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一三冊目次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七卷

〔明〕王世貞撰
清初刻本

王政敏訂 王汝南補

..... 一

明末紀事補遺十卷

〔清〕三餘氏撰
清同治刻本

..... 一五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一)

〔明〕陳仁錫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

..... 四〇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七卷

〔明〕王世貞撰 王政敏訂

王汝南補

清初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明紀會纂序

山東行
宋法
卷之四

明之有紀自陳東莞鄭端簡而下代有著述然皆繁蕪不儆惕人心惟鍾竟陵編定爲簡要獨惜其僅及

明紀會纂

序

一

熹廟而止予不自揣每欲續成全書而苦搜輯不廣日抱闕略以俟今幸邸錄未盡亡野求漸出而懷宗十七年之鴻猷大烈臚

若日星因取而卒業又得鄒流綺明季遺聞載弘光隆武事甚詳復擇其確有可據言尤雅循者詮次之以爲子嬰帝昺之續而有

明紀會纂

序

二

明一代興亡不盡昭昭於茲乎雖然興亡人事也而所以興亡則天也何也古今無不亡之國何亡國之時猶是此天下也不分崩

則離析猶是此君臣也不
好色則貪財猶是此政事
也不禍國則殃民卽間有
英明在上焦勞宵旰亦孤
立而無援卽時挺忠貞於
下痛哭流涕亦疎斥而不
用而一輩庸碌之臣乞靈
奧竈偏承恩寵而據要津
民窮矣復剝削之財盡矣
復耗散之寇泉矣復毆益

之兵驕矣復縱肆之不令
國破君亡不己也回思此
庸碌之臣非不讀書非不
多才非不高談經濟而慷
慨以治平自期卽任此庸
碌之臣者亦非深信其讀
書多才能談經濟能以治
平自期而漫然以天下付
之也及一敗塗地而事後
觀之始知其所讀之書所

用之才所談經濟及慷慨
自期者皆苟且貪榮而厝
火積薪自趨於亡也嗟乎
此豈自趨於亡耶亦天心
實有所興而致然耳書成
低回歎息不禁痛言之以
志感

明紀事本末

五

楚人季雍王汝南謹書



新刻明通紀會纂目錄

太公王世貞歐洲會纂

金陵鍾 程伯敬謹定

雲間張繼儒眉公批註

明紀

卷一

太祖高皇帝 諱元璽字國瑞澤州人先世句容郡江南國孫洪武在位二十一年

惠宗景皇帝 諱先發太祖孫懿文子國號建文在位四年

卷二

成祖文皇帝 諱棣太祖第四子郡順天國號永樂在位二十三年

仁宗昭皇帝 諱高堯武祖子國號洪熙在位一年

宣宗章皇帝 諱純基仁宗子國號宣德在位十年

英宗睿皇帝 諱祁鎮宣宗長子國號正統在位十四年

代宗景皇帝 諱祁钰宣宗次子正統中初封郕王國號景泰在位七年

英宗睿皇帝 正統中封復位國號天順在位八年

卷三

憲宗純皇帝 諱見深英宗子國號成化在位二十三年

孝宗敬皇帝 諱佑楹憲宗子國號弘治在位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諱厚邸憲宗子國號正德在位十六年

世宗肅皇帝 諱由棖憲宗子世宗王于文宗後第四子國號嘉靖在位四十五年

穆宗恭皇帝 諱載基世宗子國號隆慶在位六年

神宗顯皇帝 諱用鈞穆宗子國號萬曆在位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 諱常洛神宗子國號泰昌在位一月改神宗四十八年

卷四

熹宗愷皇帝 諱由校光宗子國號天啟在位七年

卷五

懷宗端皇帝 諱由係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封信王國號崇禎在位十七年

卷六

福王欽皇帝 諱由棖懷宗孫先帝位崇禎元年封福王而都迎立國號弘光在位一年

卷七

唐王隆武帝 魯王監國附

明紀會纂目錄終

上駐和陽縣大謀東渡江。敗金陵志無舟楫。時廬州舉縣人廖永安與弟永忠及俞廷玉等。各聚眾泊丹徒湖。逆時為水步以捍寇。蓋聞上駐和州。密使劉乃遣使以書約款。上得書大悅。因召永安等。所之者報破護江之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師來附。始知永安意也。

六月。上率諸將渡江。而北風順。船難發。舉帆順刺達牛渚。上先拔采石磯。元兵陣磯上。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盡屠經取太平。元守臣遁。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辭軍士。榜及入城。故之通衢。皆將賊

不敵。勅有一卒。遣令即斬以城。城中肅然。

太平有僑閩安等。率父老壯迎周。上曰。方今四海沸騰。餘並爭。其志皆在子。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而行乎。伐天下不足平也。上善其言。遇之甚厚。

方山秦氏兵元帥陳瑄先。以眾數萬來攻太平。上遣徐達等迎戰。後命劉特燒出。其獲大勢之。遂榜瑄先。上釋不殺。與之路。瑄先許曰。生我者。天下心。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商賈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商之故。然先。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為書招之。明日眾皆降。瑄先初意其眾未必從。故陽為招。陰實敗之。及眾悉降。自悔失計。

破諸將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眾。餘心乃召瑄先。謂曰。人各有心。幾元從我。任汝所遣。不相強也。誰之遣。瑄先既歸。收其餘眾。遂與元福壽合。兵未拒戰。胡師失利。瑄先追襲經山。解上黨。上黨民兵有盧德茂。忽瑄先及慶道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因突夜擄殺劉死。瑄先。

德茂曰。陳瑄先。始終不肯元。亦是好漢。太祖知其好漢。所以必欲降也。至降之。不得軍。殺之。歸。而後不殺之。愛惜豪傑。何其誠也。

元至正十六年。上率諸將進取金陵。時陳瑄先于先。後集兵上。分止上水陸並進。攻破兆先營。遂擒兆先。悉降其眾。獲釋兆先。俾為元帥。從征。其降兵號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將不安。上知其意。因

令宿衛。環上而戰。悉解。得入于外。上解甲。解衣。遂與疑者始安。先金陵元帥交福壽。戰死。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望歲。吾早欲至此。為民除亂。安宜各守職業。毋懷猜懼。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改之。城中軍民吏相慶。慰上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

金陵既定。上徐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集。戒士卒。為民慮。因戒之曰。爾等常體吾心。戒解士卒。城下之月。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受命。至鎮江。先守庄遁去。元其城。兵不血刃。

三 蘇丞相方勤大嘗將兩湖有異志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宗
 時基獨顯飲不顧人言曰此天子也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若此
 我當輔之時既賊猶全威諸老大候以為為時無知基者惟蜀蜀天
 澤時之以為壽壽孔明之說至是才果勝之基遂決計起全成陳時接
 十八東上嘉納之
 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璠死之千將花雲被縛雲怒罵司賊叔蘭縛
 吾主必滅汝遂奮躍大呼而起縛雲擊守者乃建殺五六人賊怒
 財殺之妻郭氏生一子方三歲聞雲被縛抱兒泣謂家人曰賊破吾夫
 必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汝不可殺花氏無後嬰兒在吾等善撫育之
 明紀略
 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兒逃過漢軍舟孫氏及兒後之江而將折
 水入蘆渚中尚有金寶孫氏取而視之曰不死忍去當先與前行始
 達上所孫氏抱兒三拜上亦泣莫兒于膝曰此行種也命賜富老家忽
 不見一時驚為神異
 陳建曰花雲夫婦死節孫氏存孤子戴奇續請之令人與妻不已
 陳友諒欲其主降奇據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尊位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甚無異節
 反諒既傳大位聲言求下建康震動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正氣歌
 奔騰之友欲以一死義不屈而走未晚也劉鑑獨微目不言下崗之妻

曰先斬主降漢及奔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基曰當傾府庫
 關軍誠以同心且天道後發者勝宜出兵俟賊擊之敗則殺以成
 王業在此一時上深然之
 時陳友諒遣人均張士誠同攻建康上恐二公欲速其來乃居康茂
 才曰汝與友諒無宜作書為降招之速來茂才依計行友諒果信而進
 兵上伏兵大敗之友諒敗走遂乘勝收復江州及贛黃等郡友諒奔武昌
 初方國珍雖以地來降猶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特南還遣將士表
 諭之曰禍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商正深
 思之國珍世建人謝過至是乃以金玉歸為報來獻上却之曰吾有事
 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穀粟玩非所行也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
 約降等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瑞所坐胡床上極許之因
 賜書曰足下有敬順之誠此明達也恐分微所部屬之他將此過慮也
 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能前天時料事勢從身而來者益欲
 立功當時無名後爵大夫夫相過臨一深一笑與余洞見肺腑故嘗
 赤心以待之兵少則益之以兵兵罕則降之以爵爵則厚之以賞安
 肯棄其部屬負其來歸之心哉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歌雄志操
 彭指揮諸人用之從吾請恩均義一及其有功並磨厚賞此數人者

行便無風行不三里果大風後忽達小孤

元正二十四年李善長徐達等以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奉
上即兵王位

上親視師南昌建隆將羅漢仁入城喻陳理使降陳理遣軍欲追降上
信之喻慰及歸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于資班皆俾自隨封理
為歸德侯城中飢困令給粟賑之

江西以陳友諒錄全床進上曰此與孟祖七寶淵忘何異陳氏窮奢極
侈安得不亡乎殺之

夏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山祀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封贈有差以歸
咸為首功

廢建忠臣祠于南昌祀趙德勝葉瑄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十有四人

時江西湖廣皆平張士誠妻改于弟士信士信惟務酒已用王敬夫妻
德勝蔡氏女皆嬖小人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棄專用王蔡蔡

一朝兩風飛虎別

葉德林以忠遠河之源

上幸蕪州以賊寇遠近皆安

今有司訪求古今書籍上因謂侍臣唐同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示後世自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晉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上議討張士誠乃命徐達為大將軍師師二十萬伐之臨行上諭之曰
卿等宜戒勝士平母使婦孺母妻殺戮母嫁立境母殺庶舍關士武母

妻姑慈城外慎勿侵殺其庶將并并受命

師將將上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當遇春曰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
既破諸郡可不勢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監臨與張天驕潘原明等皆

相為手足士誠可窮蹙天驕與俱從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
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何以取勝英若先攻湖州使其

疲于奔命則翼既除然後移兵姑蘇庶幾萬全諸將敬服已而師至湖
州張士信發兵為援失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驕遂舉城降李文

忠師下浙江杭州守將潘原明遣員外方鼎詣軍門納降文忠回師未
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謀哉乎真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遇叛寇無

犯抗雖孤城主當百萬揮所托而來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
內歡笑款接明日原明果封府庫饒兼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

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階民金印以詢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
有更革事

元正二十七年上改為興元年立宗廟社稷
定文武科舉之法

天不雨上○減膳○素○食○既而大雨○厚○臣○請○後○膳○上○曰○亢旱○為○災○責○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苟○糧○焦○須○必○多○賑○食○養○能○甘○米○

姑蘇園急降將李伯昇遣客入城進士誠曰公知天殺了公以十八騎入萬朝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羅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求據三吳有地千里南面稱孤誠謀于此時不忠萬朝之苦心勞盡敗召豪傑撫恤人民非將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天下此時不古今侯何及客曰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士誠曰吾亦甚恨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僕死有盡於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樂徒自苦耳何則天命有在人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莫若順天命令一介使奔走金陵請公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士誠仰首流涕良久卒孤孫莫能決率大將諸將護城附登城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當何為劉氏曰君勿憂要必不負君乃積薪樓下及城破縱其群妾侍女登樓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日暮士誠雖尸經衢行李伯昇決尸抱解之徐達令人以理曉諭及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得尸昇至舟中遂達家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縣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語不遜善長怒罵之上猶欲令士誠士誠自縊

雖惶曰士誠窮力竭猶背城有戰及敗縱然不屈而死其強暴之

命徐達為大將軍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南征將軍取福建湖廣楊瑄德興取廣西

李善長率輝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望上曰明曰善長從國請上始允之

陳建曰陳友諒僅得一隅據安自稱漢故不從漢而敗明太祖至此時天下已大定矣猶據壤不遠乃知帝王規模為重自與群雄不同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道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金家傑並弟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之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為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擊馮異曰金帛無益寧受豆粥澠沱河麥飯厚意又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當念年自志飢餓糠粃餅食服此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子被廢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雖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輒先獻郭氏然其意及欲厄朕后乃為寬解年既于患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誠國服御皆悉小過輒勸服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

朕為楊家之良妻。楊國之良相。定息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君臣相保。雖要安被比長。原皇后但願陛下以克終為法。

陳建曰。高皇后之德。無異姒。以其致微楊處。尤深得納瞞之體也。立世于操為皇太子。

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李漢為御史大夫。

上居深宮。初建時。上見有雕孫奇。處者。呼令去之。曰。肯克師於主。臣可謂臣極。然稱德必以克為首。何必相離。乃以彈天下之力也。既成制。皆操委令博士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著于殿壁。又令侍臣書大孝。

辭于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繪畫。今書此。朝夕省覽。不愈于丹青乎。

何以大率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由車致祭。

陳建曰。開國首祀孔子。大聖人作用自是不凡。

陳州守將左君獨降。先是君獨自廣州走下。梁元使守陳州。上以。

君獨曰。予之嗣乃足下父母之國。今肥之域乃足下之疆。真將之鄉。

不遇乎。天下兵興。素饑並起。宜惟來時以純功。亦欲保全父母。要子。

子龍。世今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于人。說已失策。便使白之母。釋。

之要。獨為慕。天冬上方足下。紙不以要于。為念。何意。忘情于。若親。

足下。蕭蕭然而。陳平當妻前。非特以故。傷則天理人心。無不順。若。溺。蕭。不。能。決。上。乃。歸。其。子。于。陳。州。君。獨。感。泣。至。足。師。下。山。東。居。納。約。款。

種。種。曰。考。訓。字。至。誠。故。能。動。人。覺。兩。漢。詔。令。皆。無。此。真。切。

今。江。表。古。孝。行。及。身。所。歷。歷。難。起。家。戰。代。之。事。為。訓。以。示。子。孫。

梁。宣。官。不。得。與。兵。預。政。

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上。天。以。生。物。為。心。雖。其。間。雷。霆。霜。雪。布。時。而。耕。稼。滿。穀。焉。然。骨。體。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

上。天。生。物。之。心。息。其。上。嘉。納。之。

梁。漢。開。以。東。守。平。上。今。諸。將。進。取。元。都。元。主。集。群。臣。會。瑞。明。殿。議。選。兵。

北。行。及。朝。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笑。曰。宜。禁。嚴。家。此。物。何。作。

至此。昭。天。所。以。告。朕。朕。豈。可。留。哉。遂。舉。三。宮。后。妃。太子。夜。半。開。建。德。門。

北。去。如。上。都。

八。月。大。兵。至。燕。京。大。將。軍。徐。達。封。其。府。庫。周。諮。及。宮。殿。門。以。兵。守。之。令。

史。紀。主。皆。令。宦。守。護。持。魏。士。卒。毋。得。侵。虐。人。民。以。諸。市。肆。不。移。初。元。

主。誓。以。周。祥。問。衛。其。對。曰。千。秋。萬。歲。不。必。慮。惟。日。月。並。行。力。可。更。年。

上。出。視。園。蔬。太。平。幾。行。命。過。園。農。家。曰。農。絲。織。勤。食。不。過。如。此。

今商知之無過取也
 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命學士房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隱之士
 詔乘輿勿飾金玉有引曰此小幣不足新主曰小幣不節大用將主
 江而恭政陶安卒先是御史言安隱逸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
 關何而知之對曰聞之道洛上曰御史聽道洛之言以故舉人以為蓋
 賦而無之
 司天監後改世選元主新制水晶宮刻漏併畫機功上曰廢高僧
 高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務此心以治天下豈至誠亡命
 辟之
 劉基謝政上念昔同患難使召基至京贈基祖父爵呼永基郡公上
 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臣思深辱榮願元
 人足矣
 前奉使江河自陝降河自於卯奉使被拘至是凡六年元厲不屈元帝
 東歸上嘉之擢為吏部侍郎
 上指宮中隙地示人于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
 而使棲蔭誠不忍傷民之財勢民之力耳
 元二年召元舊臣問其政得失馬異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待之亦寬以

上謂唐同曰古人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即典謨之書皆明白
 易知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於使人感激
 世又士不究道德不通世務立辭艱深意深近近即使通于相如楊雄
 何律定用目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達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鍾惺曰太祖馬上得天下文章非其所習然此一論古今文章之能
 事蓋矣謂非天縱乎
 鍾惺元史
 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多好神仙以厭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和
 神仙之說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樂武好神仙而其傳集使移此心
 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常遇春卒上聞訃震悼親親建封開平王臨忠武親往祭之恻然而還
 上曰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命配享太廟
 增造太廟上曰古遷立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余欲安其素平生所用
 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凡二十有一人
 今天下諸郡立學

以周自為刑部尚書上諭之司刑以補政虐廢不之將命與曰明
村終期無利亦曰與投不事不失不經卿當體之
上欲以楊憲為刑部尚書以爲不之司上諭之恭曰憲有相才
無相若夫宰相者持心如冰水義理為權衡而已無私者也今憲不
能無成乎上曰汪廣洋何如恭曰此偏淺觀其人才可知上曰胡惟庸
何如恭曰此小將將領而廢舉兵上曰吾之相無諸十先生恭曰臣
非不自知但臣恐人不能領制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
願慮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種惺曰言而不獨深識相體明于知人其一腔忠愛可謂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矣
李忠忠以折得判等敵事師上曰彼亦為其主死事故至此情有可
釋通釋之仍賜冠服
三年上行獲死尼果揚翼甫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全
康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尼果頓居和州初元七套與同邑黃璋約死離呼救并死素走報恩亦
作遠乃以素路上仍命為學士至是上御東閣靜坐素在後樓素微
服而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尼果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素耳素懷恨
頃有流汗衣背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朝廟士素至和廟

平度兵而死
種惺曰尼果何嘗不見視黃璋之死折事不逆哉何時而覺千古下
猶有愧色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曰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
世表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以騎射考其律五事試之
李文忠等即出野狐僧建捷遂次開平初元三組于燕昌府遷營
昌克之獲其嫡孫嬪妃等以歸朔庭遂遷居至上封其孫為崇禮侯
戶部奏極州連進三十餘萬請給守臣罪上曰連進二年不償民困可
知若遠其官必責于民民重困矣并其所進免之
明此令集
莫不南上素履早後請山則墮發素履至素履于日夜于地皇
太子孫益遊虞家之食三日大雨而即當足
中書省請以文忠親骨榜示天下上見其詞偉大因責省臣曰爾等為
宰相當法古昔致君于聖何乃習小吏得薄之言不知大體元德宋為
唐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奉元之興亡自是氣運
千朕何賴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
是也改之
大封功臣徐達等為公侯伯者三十六人同賜宴曰天下大業以艱難
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

上皆校各謂徐達曰：「與爾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觀軍旗無救民之心，朕故與卿等一心。安深時，朕初與二寇相構，或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刺而士誠反，而友諒之志，則士誠之志。若先擊士誠，則友諒無遠圖，故朕先攻友諒，而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也。向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不敢將，故姑蘇之師，以樂之則破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耳。二寇既除，朕行中原，宜無不下矣。又勸朕獨平藩寇，乃取元都，朕思張思道李思齊王保孫，皆百戰之餘，未有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臨蜀，併力一

陽水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新而北。元衆既殘，復爲征。張李二人望紀勢窮，不勞而元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違奇致服。

身四年，與廷臣論利病，陳李兩法，重刑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違情。上曰：「不然，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未聞用商鞅之法，可致克葬之治也。」卒漸進。

時明昇尚據巴蜀，上命湯和廖永忠傳友德等分道伐之。連戰克捷，又綿漢四州，永忠乃與和分道進，約會重慶府，取志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東勝、重慶、明昇、君臣大懼，其臣劉仁勳奔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都不過延命旦夕耳。」何益？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

中華民族數數世，破心破力，若此之非，朕所傷必多。終亦不見也。不如早降，以乞往重于鋒，解昇連道，使訪永忠納降。永忠以湯和未至，歸不受，後數日湯和至，明昇面縛，卸壁，奏求降，和受，望永忠解縛，永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蜀地悉平。

以李守道爲吏部尚書，上諭曰：「吏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奸慝無所遁，衡平則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得否，由吏部卿等宜公平以辨賢否，無取充位而已。」

上諭曰：「卿等三代之上，治本于心，三代之下，治由乎法。本乎心者，通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擇術不可不慎也。」

明紀會纂

今令陳制九奏樂章，一切強弱之集悉舉去之。

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爲霸寶之復，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降以亮上，以其舊付文館，或言鼓運三十年未除，基曰：「若使哉當國，掃除妖異，一二年復寬政可復也。」

明昇至京，上赦其罪，封爲歸義侯，賜第居京師。

壬午年，紹光原天奇處秋種，明昇位。

靖海侯吳瑄奉命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司可喜，亦可懼。前曰威德加于四海，後阿蒙上曰君天下，在德不在地也。」

張六年，上慈元以寬銀恭表，而臣民有犯必錄，一日問太子

王季子房良曰法執行而嚴紀奉何謂德則德用法則法以
民則民勢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于德矣上曰卿事者師也
今吏部請求才于天下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之含傳註之含在乎辭繁而旨深乃
詔翰林修撰孔克柔等以恒言注釋群經賜名曰聲義類要
甲七年禮部尚書牛諷奏請蘇日寧請牛為殿上曰設蘇日寧而洪三
情何益事神之通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
來者乃欲法古何哉
遺棄還侯北還臨行上諭曰爾本元若年獲國亡號俘集即欲還歸以
爾今來
爾年初今既長成故將還歸見爾父母親戚以金幣肉之禮
鍾惺曰此等事明代多以為忠明朝太祖行之不疑者非獨以天命
在我而仁心義性蓋與天地同度量矣
詔訪窮民無告及戰死軍士家屬給以衣食廩食
凡八年上以北方疲敝之餘人鮮知樂進閣于生林伯英等二百六十
六人分教北方又命都察院問里皆庶無立師于是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誠意伯劉基年初上欲相胡惟庸基嘗不悅而上尤相之基大感曰
其如老止何因憂憤得疾愈增惟庸忌基乃遣醫視疾基基藥二服有
物積腹中如石遂死為上建寢殿禮一月而卒基本在府數見諫

其于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日後上必思殺侍有問當與為政寬猛當
如指環乎聖主留意蓋則嚴嚴嚴有丈夫志每遇急難計畫五說外人
莫能測其機上甚禮重嘗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丙戌年五筮童度下諫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應詔言三事其
司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民庶思治而不
務以寬大御之視殺人如滅堦堦使民不得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管叔
誅流死今之五刑也用之一出于大公正可也而用刑之除名出聖
義毀使治服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欲求治彼平允宜易得乎此
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弱龍之根也所謂分封及後者天子數內地止
制聖書
千里而秦晉周楚逾千里也國以封少無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
有事則易亂非人所共知而臣所謂為意方大者此書奏上怒其疎
簡骨肉連繫刑罰則狀病死獄中
宋陳傳置上親賦楚辭一章以曉仍命侍臣賦辭學士飲
時詔許言事朝廷上有上策為辭言曰上原其近慈慈欲罪之以問廉臣
有何意者指其說曰此不殺此滋謗罪當錄上答之而怒未解宋陳
欲應詔上詢其心為上丹島得罪罪牛已而上覽范中有足抹者乃召
何意者詔曰吾恐時若等不能保乃欲誅抹之何其以齊民大向非東
漢之吉不教誅罪言者耶

丁十年上與犀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博學等時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是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繞乎天者。也。朕常與善推步者。于天氣清與之夜。指一指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文析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然此觀之。則星石旋。
 錢惟曰。數語洗盡天官之誤。乃知陰陽術數等書。非真知灼見。不可妄說。
 都督金事蔡真。征高麗。高麗王受其虜。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其大馬曰。今日爾求我。我主必滅爾國。吾大夫有赤心肯從汝耶。
 明紀卷一
 即抽刀刺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上嘉其忠。即其于映方。在殿檻。即封侯。
 有內使從容言。改事上。費之。即日遣還鄉。因諭羣臣曰。聞寺朝。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因結君心。苟一為所惑。將必假威福。竊權勢。而陷亂者多矣。朕故立法。寺人不准傳來。酒掃。不許干預政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微干。
 神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謀言所居井旁。遺泉。邀上往觀。乘輿將出。內使雲哥知其謀。走報。神道勒馬言。此處方動。古訣不能違意。上怒。其不救。左右提提亂下。奔奔。右臂折。尚持。賊臣第。弗為。順。上。方。

登城眺寨。見惟庸第內。兵甲。伏屏。惟庸數。臣上。遂反。遂與。其。第。人。一一就縛。謀之二召雲哥。叱安。深憐之。遣封右少監。歸葬。煙山。
 胡惟庸解連李善長。羣臣請罪之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宋濂。孫。宋。俱坐。雲。逆。被。利。其。家。械。擄。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聞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宜。宜。若。是。想。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棧。州。以。兵。卒。
 辛中書省罷丞相。等。官。止。設。五。府。六。部。等。衙。門。分。理。天。下。
 常。震。撞。身。殿。大。赦。天。下。
 明紀卷一
 先天下田租
 神十四年。近臣言。國家當理財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第得費薄稅。猶恐損人。況可重為征歟。于是人君儲財。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理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
 昭先應天寺。處今年秋糧。
 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時天下大定，惟雲南恃險遠，設我信使，上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
沐英為副將軍，率三十萬往討之。師進戰，道次曲靖。
故元梁王達里麻將兵以拒我師。沐英六歲，謂我師入深，未有
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于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
銜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
皇失措。我師作鼓譟，達里麻擁兵陣南畔。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半
折亂，餘渡出其陣後，火銅角，樹檠檠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疑，急檄
援軍以禦之。友德等掩師渡江，以猛兵急前，先之既濟，達里麻援軍
微騎獨其中堅，救果大敗。生擒達里麻，遂率師趨雲南。梁王聞兵敗，棄
明妃會軍。
城走滇海島，枝水北。王師入城，秋意無化。自出師至是，僅百有日。雲南
悉平。上召友德班師，沐英留鎮。
任十五年。商學既成，上特釋系，令諸儒議禮儀者曰：孔子深聖人，臣也
禮宜一祭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禮儀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
特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
朕深委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敢種有神先師之禮，宜將加尊崇，則
仲實乃與儒臣定其儀從之。
上徵因革，令御史袁凱述東宮禮儀，過嶺，凱遂復命。上問朕典東宮
孰是，凱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入提，卷從之。

鍾臣曰：袁凱兩言，可謂善處君臣父子之間。
皇后為氏，順后性恭儉，既青服，解濯之衣，帝曰：為天地惜物也。上以
威式治天下，后嘗薄之以寬仁。上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復何事，然可
人因諫諍曰：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毀敗者竟枉活人。
性令乃子孫之福，爾作亦長久上每從之。吳興人沈萬三聚富，數國上
欲殺之，后諫曰：彼雖富可救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殺而殺之，救之
其切，遂得不殺。至是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臣生有命，雖萬
鴆何益？使服藥不效，陛下寧不以愛妻之故而殺此將醫乎？遂崩。年五
十一。上極悼，終身不復立后。
鍾臣曰：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君，未有如高皇后之賢者。
紹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性慈，府道所釋姚廣孝，好為人，出家
好讀書，工詩文，通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也。奉文皇帝為
燕王，時廣孝自請于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白帽于與大王，戴
白帽如于江上，是文皇自來廣孝于上許之。後情難兵起，廣孝之
謀廣孝在燕，侍文皇宴時，果港文皇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
不成冰。廣孝應奏曰：國亂民散，玉不為頭。作主文皇大喜，遂封為
起。今擇日，主期文皇而文皇不悅，廣孝曰：陛下是側龍正，要風雨大，方
動，將勢期起，急行毋誤，其後來矣。

于十七年征東山陰縣民徐先集及妻高氏等元來兵荒饑饉此薄衣
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所安頭流血據執安大呼曰軍使我毋害吾父兄
舍安假讓將辱滿頭血此死後必必矣若能笑我夫則無憾也寇信
之縱諸眾斷髮夫方纔滿頭血大甲中或死或驚驚笑而去安得不死至是
有司以聞旌表其門

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遂為定制

元十八年太傅魏國公徐達卒達忠勇無比每征悉出其功至于封姑
蘇之府庫置元官之美人珠寶無所獻婦士無所幸尤有德之最後者
上撫悼不已親為神道碑建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明紀事本末

卷一

雜錄

元

上開張者謂侍臣曰漢文恭儉張敖則有心于用人蓋未盡道即位
首拜宋昌為將軍其餘大臣皆在所疑非所以示公也有一頃竊而
不能用意此其失也廣國等欲相之以后弟不許夫以廣國之賢為天
下用之何避私嫌乎侍臣言明帝亦深之聰明曰二人主不以獨見
為明而以兼聽為明故有累于厥躬也
十九年上謂侍臣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
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恩以真之人情服食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歛
以厚之人情好遊獵當簡興作節操役以安之
二十二年詔修關里孔丘廟

侍臣治善惡之報多矣上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
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殺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時有未至
耳

元二十一年以庶吉士解縉為御史大夫奏遣歸進學時吉水人七歲能
詩文十八舉于鄉進登進士上親選為庶吉士時放寬恭同上封事凡
諸餘言其選同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校職不量輕重誠信有罪用刑太
繁每多自悔時縉有報及之奏得以上論為重乃有絲服決婦之條
恐傷節義之化太常非依律可律官校非人道所為可以榮絕釋老之
壯者宗出之使後人倫誣兄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感陛下天寶清明
二十

家慈巡撫御史錢科之無敢親筆者縉保舉立執應其好上慮縉
少強將為家所傾召其父論曰才之生世難而大若若成其以爾
子歸蓋建其學又論縉曰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
也

縉建曰縉封事切直如此度王非惟容之且愛護而王成之為猶
父子其一時非常之遇也

元二十二年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平行于峻坂而什
於平地者慎于難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難臨平何可不慎

年二十三年。詔求仙人。幾三年。不得。其徒丘鍾。清。拜太常卿。三年。又
有道人張。人有問仙術者。竟不答。問聖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嘆。數斗。碎
散。數月。亦自若。除冬。則雪中如常。

上覽孟子。至。卒。芥。冠。舉。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言。如有諫者。以。示。教
諭。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與。繼。入。球。袒。胸。受。箭。回。臣。得。為。孟。子。
死。危。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大。醫。院。療。其。前。疾。而。孟。子。配。享。得。以。不。廢。
本。二十四年。龍。江。衛。夫。以。過。刑。害。馬。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唐。傲。不。許。吏。
弊。公。聞。鼓。上。切。有。微。詞。吏。雖。不。殺。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
終。身。有。虧。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為。勸。教。大。然。

史傳錄
卷一
三十一

壬二十五年。皇太子。標。薨。諡曰。愍。文。
教。官。有。怨。惡。到。京。者。上。問。民間。疾。苦。其。從。權。張。恒。皆。以。守。職。在。乎。于。民。
事。無。知。對。上。曰。二人。保。言。不。知。詐。也。宋。儒。胡。瑗。為。教。授。其。教。諸。生。皆。棄。
將。務。當。時。待。人。今。汝。言。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氏。情。不。知。世。務。不。
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才。亦。為。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
為。朝廷。焉。能。得。人。顏。利。部。臣。曰。若。二人。者。虛。糜。廩。祿。無。干。于。時。宜。斥。之。
桓。遣。
立。嫡。長。孫。允。收。為。皇。太。孫。

神。朝。廷。所。求。通。曉。曆。數。推。知。未。者。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諫。曰。國。祚。
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皇。神。可。傳。為。世。何。必。問。
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知。為。社。不。得。其。傳。國。家。
臣。聞。佛。國。寶。王。用。通。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
乃。君。之。寶。王。聖。非。寶。也。且。戰。國。之。處。趙。先。降。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
皆。得。寶。皆。不。從。謹。而。七。天。下。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
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寶。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率。民。
困。苦。是。忍。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疏。義。上。簡。約。其。言。自。是。先。
征。之。議。稍。息。

史傳錄
卷一
三十二

癸。二十六年。宗。廟。公。監。王。謀。不。執。事。竟。並。其。堂。中。伏。誅。
清。江。鄭。氏。十。世。教。子。孫。無。異。業。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
銀。錢。毫。成。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推。事。士。工。不。怨。家。政。子。孫。繼。執。親。
喪。展。數。三。年。不。御。酒。肉。家。以。用。多。謀。為。報。長。教。以。事。入。親。上。議。之。後。破。
人。妄。許。其。家。與。權。臣。通。使。時。嚴。通。財。黨。與。之。謀。犯。者。不。問。情。與。不。實。必。
死。其。宗。衣。鄭。廉。與。從。弟。澄。兩。人。爭。先。就。吏。上。牒。之。曰。我。知。鄭。門。無。亮。也。
以。誣。之。耳。報。復。福。建。布。政。司。奏。收。上。問。廉。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寄。
家。法。不。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
聞。遂。下。詔。褒。獎。之。

紀二十八年，皇明祖制成立，自為一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在始受命之君，蓋其創業之初，傳世艱苦，閭閻多事，亦無此也。此深宮之至，未嘗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欲已長者，亦相連。其與羣臣並難，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開纂後人，著祖訓一篇，立為家法，有尾六年，比七條，編至今方定。宜非難哉。蓋修德多矣，非今行吏常務文弄法，凡我子孫，欲承朕命，母作聰明，朕已戒之矣。

二十九年，以董仲舒從祀孔子。罷蔡大，大楊雄從行人楊成請。且三十年，翰林學士劉三吾奏，初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獨笑曰：太子天下奉若易易之，豈果得二王于何地？將言降為博士，辱獲學士，易儲事竟獲。

陳建曰：文皇帝封建諸藩，亦稱皇考，豈欲立朕為嗣，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于泰亨二王而不果，至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聖祖隨亦薨，使果得一王在位，其立文皇帝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

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

皇太子孫治，遷于西宮，被髮跣足，哀動左右。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哀不絕旬。水夜，寢驚枕，號哭，先是太祖不豫，多暴怒，適遇故者，喜哀。

孫入侍，事必親承，如哺也。家為然，可怖。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嘗更侍衛，則股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更寢也。此孫素謹，雖至是，衣數宵矣。是日，諸大臣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皆望見其數路之衣，深墨之色，與發之衣，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能孝，恭焉。然有至德之思焉。

皇太子孫允，故即皇帝，性太孫生而慈惠，好讀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方慈文之病，痛楚號呼，時太子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聞聲，即懷惶惶，若不欲生。太祖聞之，笑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孫文憲發，誦哀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子孫撫之曰：幾不滅。

則紀會事

三年內，孫未嘗為笑，未嘗寐，不飲，兩食而不舉，舉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不可除，情願自致。嗣後中外，遇災時，侍養決嘗請，律見中有孫，則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于是遂過考禮，終卷之，恩朝刑法，改七十三條。太祖龍竟，太喜曰：吾當亂世，則宜重法，當平世，則宜輕所罰。刑罰世輕世重也。帝聽政，每震怒，輒誅佞諂，一日進朝，惡術未解，太孫則故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夫通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是我一遺也。人祖不常氣，平有常，陳陳理以于裁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奏，脫之，蓋理父原胞病終年，後

服一罪而竟繼父素習其子因力誣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服之太祖未之信拘御史婢僕及原醫詢之乃知父而患大孫庸醫候延為寒藥中誤殺附字主人不知感服之而蘇平昇太祖驚曰有是失刑不可不誤也太祖不獨仁而且明服無妄矣一日通者獲強盜七人送太孫面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求係主人之子錫止止上而何家弊盜也遂夜止僕叔商舟運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太祖獲當盡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因獲賊也賊為北為守亦稱惟貌有特故見其人變解網聽魏魏詳定非盜也帝因案曰決獄不可不諸考太孫頂額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充則金其

然一其楚文典之傳則太祖命咏新月楚文詩曰昨夜廣陵失釣鉤何人路上望雲頭雅然未得圓圓相也有清光偏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中描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反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圓圓影落江湖寄非吉兆

聖孝陵後遺記止論王會慶又今王國所在史氏軍士患楚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休然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奏言于帝令人賁物物使還國詔行三年後禮有司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但即社宗廟不可久度朝貢訟獄不可暫廢顧少卿至情俯情奏請上曰朕非敢致古人亮朋不言也即社宗廟朕持親臨而行事則貢訟獄固不敢不調但朝一麻冕

朕疾近則存哀杖經食則體既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其以為安乎重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上皇祖考太行皇帝諡曰欽明朕遵蛟龍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命兵部尚書麻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祭園事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侍講直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廢周王嫡為庶人首告王與燕湖代以四府通謀者帝召黃子澄與齊本謀之暮欲先燕曰燕挺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親制之手除之不燕然預解已久幸離園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固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即詢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至宗師刺爵為庶人逮之雲南

加魏國公徐輝祖人于太傅時燕遣送兵將練士馬以月進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謀是靖雅之志決矣時帝尊禮賢士慕行士道反皆悅之燕王密語通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遣何論人心燕王妃輝祖妹也輝祖雅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帝召對家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部協同謀逆

師長洲姚廣孝也初祝髮為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湖賊重寇應道
士潘應龍請書通法策通兵機道衍師之未得其術然深自矜人
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雄橋亭東戰血斑斑花滿目半湖
山近湖雲氣漲城樓前夜月來江水無潮通賊窺野田有獵劍金
深蕭索事今何在北固前眼依舊其紫崇湯見其搖勝高吟笑之
曰此蓋釋子語斯道斯道汝導南朝矣既而宗物米道衍往燕為薦
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兵香建對曰會會即
爾燕王太平戲五王自說建勸之說王曰殿下將燕作皇帝乎王叱
曰和尚勿深說道衍悚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獻金因薦相衛
明此書卷一
表拱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過拱拱相之曰爾聲譽和尙乃爾
耶自三肩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害我他日劉東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
世自負王亦聞拱名說以勾連軍丁召拱至燕使人與飲于酒肆王易
服雜衛士中亦入肆拱一見即趨拜王前占其為此日太平天子王
喜館拱于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錦宰相下嵩山佛寺識其主于長安
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錄副錄
王前王勿之責也特雅之圖寔起于道衍云
九月長星西隱有聲如雷
十月庚戌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衛獻上書言北方兵起明在明

年朝議以滿堂召入侍殿之滿中須臾陛下意因臣及期無兵復臣
木晚也乃因條十款
建文皇帝 謹先啟皇帝位號然入帝諸名及皇子生復命文及諸
皆用無乃重復不稱天子不稱天子不稱天子不稱天子不稱天子
建文元年 即朱棣初年三十二歲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
更定官制
燕王朱棣行皇道入禁歷不拜御史曹鳳韶劾王不敬上曰至親勿問
戶部尚書車敬霖奏曰燕王智惠絕人酷類先帝大北平者強幹之地
明此書卷一
金元所縣與之宜從封而昌以曉將沐夫前而木動者我也當時為
者舉也舉非名動其能斷非至明燕能察上寵養大為樹之異日
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至此對曰楊廣庸大非父子耶上然
燕王還國
燕世子高燾及其車馬馬燾至京師奔遣還時太祖小祥文皇帝二
子未成曰不宜偕往文皇曰往哉今朝廷勿疑齊泰諸狀之當子澄不
可以為使行先條徐輝視亦勸上留之且言高燾勇悍無賴寧惟親王
將叔父誼祖弟情勢力保無他適之說入押祖廟中取良馬馳去世子
既還國文皇帝每曰天降戡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燾力為多

京師地震。來宜言。御史尹昌隆上言。行臣等專政。陰盛陽微。謂凡天下
是以地震。親政惡之。去知獨事。蘇。上曰。來宜言。可以直棄之。人將不食。
吾餘命優厚。官。請。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日勢難。如。而北衆。章來言。
周公補成王。不若嚴兵。息。與。許其入朝。故既敗。中大義于天下。不應便
相遠矣。茲有勞。然使。煩。謀。但不失于薄。姑沉吟。不斷。恐病至。無日。進退。
無。難。求。為。丹。布。布。在。不可。得。矣。不。報。許。命。尹。昌。隆。左。在。行。將。雖。上。疏。
我。乃。當。隆。大。呼。曰。有。奏。牘。在。可。覆。也。檢。看。之。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
生。靈。受。禍。不。若。是。臨。遣。兵。昌。隆。以。為。北。平。刑。部。主。事。後。生。呂。震。經。兄。馬。

招讓然時朝廷崇獎文士烟北疾倖任先外久之被讓發病削太甚
困極檢額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猶不為意歲遣衣告貴曰殿
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謹悉

鍾惺曰。設止會盛脩兵北平。亦既疑之矣。既疑之。而燕王父子來朝。又置不問。而縱去。既縱去。而又詔讓之。至是。又遣其官屬。當事舉動。無一可者。燕兵安得不叛耶。

七月。蘇府靖難兵起。先是。文皇稽疾不出。每問僧道術起義期。對未可。

聖君建廟
信誓告母
母曰不可
若父常言

五霸在朝分三才者不非其法所能說也不如轉禍爲福信國請見文皇
陽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文皇益固益堅信曰王
果無意乎臣奉家勅在此當罷就文皇如此城守之疾道行則謀事急然
猶足隨地呼文皇不憚道衍曰天欲敗下易舉凡乃喜遂定決時謝
貴等集兵市陳圖王斌人以木欄新造禮門文皇悲涕環顧指揮張王
朱能字入字龍口先擔負萬餘銀爲矣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依約
官來達所坐名牧下既令內官召貴賁付之將必入八則縛耳云中文
皇務疾惡御東殿伏兵左右貴焉不深慮果入爲壯士縛于是兩脇伏

兵部

大史補註

萬年好

不斥言新之圖者，冀相告，稍稍散去。
 諸難兵中上稱元年，不稱建元，以立福。張王朱龍爲都督，揮金革。
 燕王警師曰：「子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

有奸惡必誅兵鋒之以清剽剽之速令禍處于躬義典奸邪不共薰天
率爾將士謀之罪人既降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年其鑑于心毋違命
無王上書諸謀叛暴骨于澤

得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面，每體此意，使便負殺叔父名。

朱當司是無亡大義也，內心忌文皇，胆張此腹而後發，又其侯操

無視賊負，其宋襄之仁義也。

教經濟出獄，耀為翰林編修，元軍師提督，得北征，海州邑人徐州之族

諸將樹碑，叙功，議一夜，在徐碑人，其剛引急，後不覺見，地大怨，惟之，遂

止，司為我歸，文未因，按姓名行，錄濟姓名，開沒前處，待先，後上，出亡，齊

從，遇除，撤用，附脫，大數十年後，隨上至南京，其知所終，與同邑焉，相起

明經，刑屬焉，徐海行，附殺，期自願為忠臣，海曰：願為智士，其後，翔卒死

雖，孫則遁去。

明此个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景隆師次德州，校集炳文餘衆，進營河間。燕王聞之，亦景隆小字曰，元

江青，梁璧子耳，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

成二年，事景隆，選兵其定，此靖難兵，合戰，失石如雨，燕王三易馬，三被

鎗，燕王因令來風，與火，靖難兵于足，即英弁頭而西，景隆潰而南，收殺

溺死者二十餘萬人。

靖難兵入德州，教諭王前，坐明倫堂，伐焚集者，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

居臣之義何如，遂相向大哭，以頭觸柱而死。

山東教民，領兵，奉高統兵，威肅于濟南，燕王平衆圍城，與攻，銘等

悉力防禦，大挫燕衆，燕王命決隄水灌城，城中大懼，銘曰：無恐，乃許令

軍民出降，燕王大喜，止灌，林伐勇士，開門候王入，用旗下之，我中非計。

明此个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北平震動。

靖難兵至汶上，掠陳寧，肅統率兵，攝之，燕王至東昌，肅皆城，具列火器

藥，皆以待，燕方恃，每應，直至前，肅云：無不動，退而衝其中，整肅，麾兵

圍，燕王殺重，會平安，亦兵，肅云：大戰，新其大將，張玉，燕騎有衆，甲

降者，而未能奇，車騎當擊我，東北角，于是西南漸進，燕王易服，羅馬以

出，燕兵為火器所乘，大敗是，肅從兵追之，擊殺無算，乃底升戰，燕入敗

北平震動。

安幸至相與決江上北女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慶成即至杜請到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疑我舟行將與諸好緣相見無多言也

諸羅兵薄金川門李景隆及谷王德、胡門逆師入城門平黨胡物笑云之京師大祥初左都督徐增壽謀迎降謝文觀率同衆十八人即殿前殿之成以大理寺丞都理當陞大司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于左順門欲并誅景隆不果

上念惶不知所出秋月假程濟告以親憂出亡不見從之或曰上方急時一言攝大祖遺寵臣曰蒙受命與大雅則然然得慶隆及兒編杜濟

白殿也何奈何主君主儲僧薄洛為上刺殺於水門中言中大則苦傳言上崩而寢庭去諸從亡

文皇即位後心寄疑之案案不得相傳達文遂去先入舅永茂入梁帝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燕南露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人然自官府迎至蒲堂南面跌坐自稱原址名曰前胡松亭名訪張

傳至京師則老僧也需大典陸寺拜竭無虛日有以訊來請者朝廷不忽今天監經特將吳亮往審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

御殿服食于鵝遺片由于地汝戲語也豈遺忘乎亮曰地笑不能仰視

既伏命殺死別置于是進入大內竟稱老佛以奇紫裝南山石磬樹帝幸賦詩曰紫雲西南四十秋廣一白髮已出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柳條新斷細柳年綠野老來紫雲來休士歷至今悔過之

安王權及文式原臣奉迎東與勸進御史葉希賢即中葉田王四十餘人通行

宣卷和尚名盛不知其姓常宴時和尚披剃丈重安府之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里德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亟為之寺和尚好

清梵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掉離中流頃頃一葉撒一葉千水被已無天矣及過葉盡力追索莫之知宗賢益解教之或曰和尚

為建文時辭史死之示其徒問師即成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鵬問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

雲門僧在會稽之雲門寺每從舟賦詩歸則焚之或知其遊流也終不得其姓名

河南備無名姓文皇入京時備被笊衣進衣至金城行已市中金城道地極寒備嘗不渴明年過河南帝家為備取瓦器曰羊腰城之雞極寒必以為不獲之尊蓋破雞絲不肯脫竟則衣不新故焉衣必覆其上人問

不答僅作時時自吟或夜聞其哭聲聲永樂中有諸都官至誠備欲

與諸備走南山避旬月官去乃還官亦不降人居數年病且死乎至人
爾獨司戎或勿錄或贈軍西北風起即火殺樂以我嘗魯家從其言
補錫臣無姓名往來慶慶業補錫所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或後
未救之不食謝但令負德或後半者至即遣先學者

如是數年人呼為老補錫臣補錫遺風而聚者悉不出晏州市
下達者前若二人相顧傷然也而相持哭哭已相舉入山岩中坐語竟
日又相持哭止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
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新銘至臨海海上
稅入縣庭聽詔或歸路經斯天子登極然悔然可憐事安在白句矣矣

北平廣州縣官朱奉章奉章二百九十有一人
餘休休王良及常少卿舉昇大理寺丞御史監察御史魏光時府紀
善周是休或之

務到奸臣方孝孺於恭帝子澄等百餘人出資收之自是擒獲得言
其衆衆快仇報者紛紛雅樂之弗止也
燕王清宮結閣上所在宮人指后應馬王遁出屍煨燬中伏而死之
何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讓禮虛之詩宮人遭戮甚重惟得罪建
受者留耳

翰林院博士方孝孺被殺哭閣下
已燕王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輔王王博壽上
中張選大皇帝

孝除建文年號給洪武三十五年

連與宗孝康皇帝至平陵革去廟號仍稱慈文皇帝于
鐘惺曰說不失其為親聖體在當時已如此則廟食諸後不妨行于
吳日可知
連判都督徐增壽為陽武侯護忠愍
下魏國公徐輝祖于徵特武臣無不歸附惟輝祖不降上親召問始終

無權戴憲法司可建徽侯招輝祖然惟書其父開國功勞于孫光
上大怒然以元數國勇欲誅輝祖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
革其祿米而已
齊泰黃子澄被縛至京族誅之

破謀石則都練于軍
下方孝孺既而族誅先是姚廣孝為天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
不降活之以勸天下皆學孝天皇領之既革命雖生不赴適之哀經說
閣下天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余既在不何曰成王于國在文
選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王孝孺言樂欲已欲革詔召出孝孺自

錄○見○哭○慙○微○文○皇○降○補○旁○曰○此○家○事○爾○先生○無○旁○適○若○校
 筆○利○曰○語○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幸○當○投○筆○于○地○使○大○哭○且○哭○且○罵○曰○
 印○奴○作○語○不○可○草○天○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幸○情○曰○使○十○族○奈何○
 哭○益○厲○文○皇○震○怒○遂○燔○諸○市○罵○不○能○口○以○收○其○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
 人○
 邑○卿○史○馬○則○刑○夷○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遂○遂○族○川○
 放○誅○女○卿○尚○書○張○儀○卿○尚○書○陳○通○刑○部○尚○書○張○昭○上○臨○朝○語○問○建○文
 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是○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
 何○關○制○害○亦○欲○改○易○且○陵○主○未○乾○何○忍○紛○紛○為○吏○部○尚○書○張○統○俱○有○經
 左○參○都○御史○景○清○犯○駕○陳○致○之○清○性○暴○恣○僕○尚○大○節○辛○未○日○方○錄○諸○人
 盡○反○而○清○獨○安○蛇○侍○朝○人○族○之○一○日○晏○朝○清○解○衣○入○先○是○星○者○言○文○由
 紀○帝○座○甚○急○文○皇○因○殿○前○人○見○獨○解○衣○遂○收○之○得○所○帶○劍○結○之○曰○戒○
 不○為○此○不○成○天○也○事○為○不○已○然○其○當○與○血○卿○衣○文○皇○大○怒○命○錢○帝○制
 其○內○的○畫○馬○已○是○後○精○英○遂○見○時○入○殿○寢○馬○房
 始○開○內○閣○以○此○解○得○為○侍○從○中○書○舍○人○黃○淮○為○編○修○丘○文○淵○開○諭○以
 奎○任○腹○心○至○意○焉○與○機○密○畢○復○以○胡○靖○為○侍○從○楊○崇○為○修○撰○楊○士○奇○為
 編○修○全○勿○收○胡○鑑○為○檢○付○七○人○並○丘○文○淵○開
 大○封○諸○難○功○臣○丘○福○朱○能○等○為○公○侯○伯○二○十○九○人○

上○覽○奏○幸○多○千○他○君○乃○令○解○籍○等○編○開○保○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養
 災○之○既○而○從○容○問○籍○等○曰○爾○等○宜○留○有○之○衆○務○前○身○實○利○難○身○道○
 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朕○非○惡○盡○心○于
 建○文○者○但○思○導○誘○建○文○壞○祖○法○亂○終○政○耳○
 上○覽○奏○幸○多○千○他○君○乃○令○解○籍○等○編○開○保○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養
 災○之○既○而○從○容○問○籍○等○曰○爾○等○宜○留○有○之○衆○務○前○身○實○利○難○身○道○
 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朕○非○惡○盡○心○于
 建○文○者○但○思○導○誘○建○文○壞○祖○法○亂○終○政○耳○

新刊明倫彙編

景陵錄 昭伯奏疏

大德丁丑月鳳洲會纂

明紀

中山王政欲得昭訂正

景陵錄 昭伯奏疏

大德丁丑月鳳洲會纂

明紀

景陵錄 昭伯奏疏

大德丁丑月鳳洲會纂

明紀

景陵錄 昭伯奏疏

大德丁丑月鳳洲會纂

明紀

景陵錄 昭伯奏疏

大德丁丑月鳳洲會纂

明紀

景陵錄 昭伯奏疏

大德丁丑月鳳洲會纂

明紀

景陵錄 昭伯奏疏

大德丁丑月鳳洲會纂

明紀

景陵錄 昭伯奏疏

大德丁丑月鳳洲會纂

明紀

景陵錄 昭伯奏疏

大德丁丑月鳳洲會纂

明紀

推在善世道併為太子少師姑姓張賜名唐者上爵內姚少師而不

名亦然不音發聲唐居止多在傳言當賜二人亦不近上乃居還之

命姚唐孝廉蘇蘇湖唐孝初為僧其行孝成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誓

惡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備雞好款曰和尚惡心當知是即唐孝既貴

進矣往見婦姊相之曰貴人何用至我家此不幼唐孝乃易僧服而往

婦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唐孝即跪下拜姊曰我安

用爾許多拜耶唐孝曰微和尚不丁疾汝倘好人當舉還戶內不復見

福建布政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道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

船物請命上曰還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勉豈

可無令舉

布政司舟壞者修理更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與之

去

健復曰大哉王言可謂柔遠人矣

鄭賜勅奏唐末知州陳微等運糧增風殊舟艦以官糧濟軍士請速開

之上曰運糧所以當軍安得不賜賜曰法不得擅私上曰事有權宜特

報而後給無及矣微等所以請大體也且置勿問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上曰數年兵革與虎有姓問告此

石職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以此重累吾民

上意遂決

魯國公季景隆僭稱不迭訪司建章勸奏其罪觀景隆下獄景隆見季
子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曰章是役來若他人來汝罪
開門非景隆語季以手微

乙卯三年命學士解濟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統又開闢進學堂於是遂修樞密堂於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此有志之士也。命增院為二十九人。人欲其榮。

丙戌四年上祀大星連朝尚書劉賜言不刺錫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先師禮不可闕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效○
不○
小○

丁五年皇太后崩。禮曰：「仁孝初后，病劇上臨，問對天下，涕泣無可不用。然生民未及大休息，惟上祇念之，妾不能報上恩，願無物。」外家

德行之助。然情所不忍言者。猶有遠夫及子之類。
殺筆諸公婦可。不有以翼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
同享富貴。澤被于陳矣。卒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

意不在

廣東布政使奇入覲載嶺南蔣軍將以覬廷臣遷者獲其耳目以進上

爲之傷士者乃獨思之問坡士奇曰徐奇舟者經事十有八年所歷
 最奇作詩以贈之故有此觀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令衆名
 臣之受各天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辭令機

功由散祖。今禪祖病成中山王。不可無後。禪祖授子禪迦保見。賜名欽令。望祖因公。更^{亦有}于墓上。懸請居。中宮。

切實之

記七年上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
 都御史虞謙巡視兩淮潁州革民發食請發廉賑
 之曰軍民困乏待哺故也卿等尚從容議謙何如人也即發廉賑
 之勿緩
 趙恆司明聖之治微見宏遠自與臣下不同

歷八年。上親往北地。命長孫寶守北京。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在
蘆海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發而北。忽有清泉湧出。人馬
類以給足。賜名神泉。

四月車駕至。銜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

鎮石勒錫與之德久兵次清溪夜南望北斗

五月車駕至北京

七月車駕至北京

十月上還南京

開濟會通河

戶部言昨北京臨城縣民三百餘戶餘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
家儲蓄上以供天下必齊民故豈平則歛凶平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
不危

通政司言黃岩縣民告豪民特建文將士人邑裏言所建建王書與
最嚴觀書中多有干犯指請為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凡
建文中上書皆未仰位以前事朕初即位即令廢之有告者勿行今
復行之是與今不愆矣況天下之主豈有當念舊惡如厚之正魏太宗
深順職而信任之卒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
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尋往事所為勿聽

兵科都給事中倪振言有千戶不待朝命發兵捕盜賊請治事擅之
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盜附民境內盜發千元能率眾捕之正是第
盡其職若以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國是則勢張民之害多矣

被浙江按察司周新初來仰應為御史彈劾敢言實戚戚之末師人

籍為冷而寒鐵上亦知其名深雲南按察使洪清洪有克民治整肅之
喜曰今而寒鐵公來吾無恙矣及至是竟其竟歟之自後其政日苛時
花衛指揮能綱有寵使千戶往浙請命作威受恩浙推治之千戶脫走
許十綱綱奏新年禮上命官校還浙至陰前所抗解曰臣奉討擒奸惡
耳奈何罪臣臣反且不殺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
直君上尋悟其冤顧問近臣曰所何虐人對曰廣東軍司廣東有此奸
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於十一年祀蘇黃好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誼初
遷治好黨習禮偶獲免然恆為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
明紀會奏

榮奏聞以聞上依從司使練子寧今日在頭門當用之況習禮子即日
下今禁止

上巡幸北京皇太后從皇太子監國
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方朝使使在京者老
鰥寡有皇太后德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毬皇太后擊毬上連發所中又
奪財獎監司今日遊園擊毬有一言爾當惡行之司萬方王名風雲
會皇太后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胡上喜大宴羣臣盡歡而罷

山東獻瑞慶言衆請賀不許憲因請上曰大臣為國為民汝能致孝
此所為則事矣衆退上顧侍臣曰衆不可不學無射者也

紀十三年解縉或于假從其家于邊初上欲狂交誼縉謂自古竊譽
伊通正朔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縉人謂不宜過寵王
致起親親遂得非謂宜屬切漢府米反交誼亦叛悉如行宮
罪海運命送葬以從其意

開江甯河道

晉人劉猷于瓜以視劉琨主劉琨者罕輩晉人松之召從軍康信于
妻妻能佐夫以威賜金二百兩縉帶八表策

十四年縉卸甲中同切請封縉尚書呂惠然之上謂縉曰今天下雖
無事然水旱疾亦間有之宜載自謂太平之世凡服經術者言封縉

賜以假

賜以假

賜以假

賜以假

賜以假

賜以假

縉每以死葬之事望太宗滿欲處成于太宗之下亦與乎縉之愛君
矣且帝王之有間于後者在德不在封縉意不許縉士胡廣作却封縉
頌以假

陳建曰呂震大臣上貴之厚矣而猶為此何顏之厚也

十月上還南京

上將建北京宮殿今羣臣會議于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取上龍
興之地北枕居庸西時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
足以控四方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伏乞早興工營建以為子孫
萬世帝王之業上從之

周王顯楚王叔相繼來朝次日明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
謁已出東華門上遂詔給林臣楊士榮金切致楊士榮等上問曰二
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均履慶祿之位何如朕當推奉定三人試言之
楊士榮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列前兩傍東宮殿下列前後居
甲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
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東宮瑞來進家經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
聽家經但據已見者其位次遂出片牘康新所寄位次正與士奇所言
合

丁十五年上祀北京皇太子監國

修孔子廟上親製碑文刻石

修孔子廟上親製碑文刻石

修孔子廟上親製碑文刻石

修孔子廟上親製碑文刻石

修孔子廟上親製碑文刻石

修孔子廟上親製碑文刻石

修孔子廟上親製碑文刻石

戊十六年大學士胡廣卒初文皇渡江時解縉胡廣與周浚修約同或
雖既而解使人說胡動解見胡方問家人胡緒解解聞而笑曰二將而
不肯捨况肯捨性乎蓋初皆無意于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後解縉胡
廣作無文淵閣文皇曰解縉少同輩任同官縉業已有子宜妻之以女
廣曰臣妻有娘未卜男女上曰是主女遂致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既
而解縉死眾家成遂廣欲使女收還女歸入室以刀截耳家人驚而
救之破血兩頰凡言曰解縉命也縉上主之父外承之一與之盤終身
不改越數年解氏家府婦女卒歸解氏

康熙十八年。聖太子赴北京。過鄒縣。憐民飢餓。授給糴糴爲食。聖太子之側。樂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憲意頓仆不名。歎民惡。不上聞。若此子時。山東布政使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

[illegible]

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言亦言朝廷不宜輕去金陵上曰方邊起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固劾都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罷于門討諍日特于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叢喻辭辱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發奏奏曰御史職當言發給事中胡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侍員大臣不能備贊大議臣等今當有罪中使之獲命上命再出問原吉對如初上怒遂兩窮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老原吉背初違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奪奪應事文王雖失責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笑服

二十二年北兵入興和殺守將王瑛上親征率駕次西涼亭西涼亭者

故元住米巡將之所上望其類垣遺址樹木鬱然謂守邊曰元氏創此
將遠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乎云云嚴德所願位嚴德歷常元
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為殿鑒矣因下令集軍士斬伐樹木

九月車駕還京師

乙二十三年四月車駕復親征

潯縣煙晴生知縣王士廉以夫改自貢縣歲年終為省民憐予入增祠

越三日有鳥數萬食煙始直皇太子聞而嘉之曰此誠意所格

浙江嚴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等聚眾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

請兵進剿楊榮全初夜曰此惡民無知我為有司所害或死于衣食

則免書墓

避竄山林求活朝暮耳旁竟而無之當飲矣惡之恐未易覆且堅恐

為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任死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

及浙江福建三司楊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遂

車駕次清水源上召楊榮全初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

如是者并楚何祥也皇天恩屬意茲葉子榮初夜言宜承天意勿使論

之鼓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

七月十六日車駕次廣慶成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違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楊榮全初夜謀以六師在外秘

不發喪命光祿朝夕進膳和書儀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大行仙計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迎拜宮皇太孫頒行祿曰出外
有封章白事非即讓無以防侮皇太子頓楊士奇等曰集言良是但悉
行新製則不友楊士奇曰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劉季平撰付太孫歸即
納上皇太子從之太孫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雖出從權亦事
之機會貴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海議何由
與

皇太孫至京師

拜宮至京師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原吉等奏曰官監四年至

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災獲其原官令使視事原吉言東南民力

困于漕運請華南宗以省供億應請撫流民聚西澤販買船止雲南文

趾未辦金銀故事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沙為楊澤正字金問等子似三人繫錦衣

衛從者十洋楊澤在獄家人供食久致絕糧不能惟以上命巨則日與

成馬降愈勵志讀書不報同班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對曰朝

聞道夕及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曉午還遇為問若朝廷

大制作多出其手從中讀書之功居多云

皇太子高燾即皇帝位

楊士奇入奏事上望見士奇來笑謂塞成原言曰新筆蓋塞上未奏
必有理試其聽之士奇奏言恩賜南下而皆折傳言試北京山東東人
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曰各同知學士來言必有
理即命減四十萬
故解結妻子還鄉官其子頑中者舍人驛初被林過文皇嘗于書大臣
千人恭義等名殺婦曰女端其人品特其實好曰或天資厚重中無定
見憂原古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鶴雖有才幹不知顧我則此可謂君
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能而耐勢難才不端資福東心易且雖有能守懷
瑛則于用法奸惡頗端宋禮懸直而奇人怒不恤陳路通等不失正
方有薄書之才世情之心止上以亦吏官曰至剛朕一詞餘徐地
東官即位即時亦楊士奇曰今人準前籍任士觀分許皆有定
見也故其家屬官其子頑
羅海子至西山巡視下謂李泰義門古者山深之利皆與民共之然
之心凡可利民者雖廢之亦不以此山深所產哉
二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明廣聖武神功統仁至孝文皇帝
呂震言于上曰奏服請如太初不若以日月易楊士奇以為不可
黃雅亦與士奇合奏義請取服二上立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
君服衣可服上素冠麻衣服冠出視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

如上所服餘皆從義所定朝退上召見士奇等曰呂震
昨奏易服事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伴宮在旁
言始知與義士奇所親是固梁以張補知禮六人
故所折衷亦未常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
賜塞義楊士奇楊崇全初夜銀同寺各一其文曰能得
等皆謝爵位人事服于春宮陳達老臣今朕嗣位之初凡政事有闕失
或厚臣言之而服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從從以聞其
母得于再三言之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義等固肯受命
居掌文誥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通福治文誥楊氏初
惡其難訓勸躬不從文人愛戴如父母忘皆誼奏稿有異志文皇燕
照其要曰此君子不察于小人其奏稿居文誥十八年上令其父帶
于外召還文人杖老傷勿送之號泣不悲別
賜還境將士鈔幣時上御西甬門視朝謂侍臣曰今日極寒重城中
關當彈響午處將士查獲嚴禁始不可勝述有所賜
散好軍族為並放還家給還田產上謂侍臣曰方若德華皆忠臣宜
從寬典
仁宣顯皇帝諱高城成祖
子在一十一年
英祿元年丙午羅紗朝觀官軍成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今歲

馬頗當請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放之。其車士准民間例。無者送
上。令赴臺。或原言。不從。廢了。乃下令行。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
廷以禮徵。今皆殺之。害馬以獲民。是責民而賊官也。上曰。廢我。誤朕
少頃。即就出。罷此。令內批。而日不出。兵部已發。青劉劉官。領馬者。過平
矣。士奇復奏。上曰。吾偶得。後。亦。言。中批。出。于。刻。上。御。恩。嘉。門。召。士。奇。詣
內。批。宜。其。息。之。初。開。汝。言。即。遣。人。視。李。辰。言。處。某。交。口。恐。爾。朕。念。爾
孤。立。慮。為。衆。所。侮。故。不。欲。因。汝。言。而。留。此。今。有。名。矣。出。示。一。張。乃。使
兩。按。察。使。陳。智。言。無。察。司。所以。前。歷。官。月。有。度。而。歲。微。物。與。下。民。等。意
給。棉。地。矣。上。曰。爾。就。據。此。革。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
臣。臣。不。孤。矣。上。曰。懸。今。有。不。便。惟。與。朕。言。至。慶。某。不。識。大。體。不。足
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逐。耳。○
上。諭。呂。震。曰。往。王。劉。倫。從。征。交。趾。臨。賊。不。屈。而。或。謬。言。不。言。朕。思。婦。人
靈。節。于。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為。國。可。無。集。郵。其。時。偶。太。子。少。傳。謫
御。禁。便。奚。謂。震。曰。忠。臣。之。守。欲。立。功。報。國。不。求。成。功。則。惟。守。義。若。身
為。大。臣。惟。所。順。取。或。為。你。操。同。位。之。計。爾。亦。何。煩。○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秋。秋。種。之。半。時。有。至。日。南。京。者。上。問。所。過
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之。食。而。有。司。徵。稅。稅。方。急。遂。召。楊。士。奇
等。令。草。賜。免。之。士。奇。曰。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開。上。曰。收。民。之。府。當

知。救。災。恤。溺。不。可。遂。施。有。司。惡。國。用。不。及。必。得。不。決。之。意。爾。等。姑。勿。言
命。考。招。果。違。違。行。上。額。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意。允。矣。左
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救。亦。宜。有。分。別。然。不。惡。上。曰。恤
民。率。過。厚。為。天。下。主。宰。與。民。寸。寸。計。較。耶。○
上。問。于。聖。象。忽。夜。見。星。變。召。楊。士。奇。等。詣。法。司。天。命。若。矣。乃。漢。之。而。起。火
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詣。法。司。監。國。二。十。年。為。聖。意。叮。咛。心。之。謹。危。吾。三
人。共。之。賴。皇。考。仁。明。遂。得。保。全。言。已。深。然。義。與。士。奇。亦。莫。深。上。曰。即。吾
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傳。忠。貞。印
士。奇。得。負。一。印。皆。拜。受。而。退。○
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義。震。原。古。楊。崇。楊。士。奇。以。其。章。示。之。義。奇
對。曰。臣。等。親。歷。下。卽。但。以。來。諸。勅。勸。言。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發。任
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親。歷。下。之。恩。澤。已。革。被。天。下。但。流。徙。尚
未。歸。務。瘼。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
得。所。士。笑。曰。吾。意。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制。試。心。去。年。不。與。絕。懸
解。隊。團。番。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臺。進。義。三。人。皆。無。一。言。宣。朝。廷。未
嘗。無。關。生。民。果。皆。安。乎。三。人。有。漸。焉。○
義。震。曰。御史。期。進。拜。月。之。官。惟。安。成。誠。治。體。者。可。任。願。進。小。生。○
校。勘。嚴。未。遠。故。品。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過。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

臣即事之國何處無難士奇曰衛青伐匈奴以服人心○宗室帝雖
 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人有非者不可○其無罪者當存特之庶幾
 尊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淳意與上奇合上意不確然亦不復言楊
 遂進京自是道中有顧問不復召士奇與淳上京來始也士奇言
 者儲榮○請蓋前王漢衛且請昭趙王初之京上皆不聽乃召士奇
 曰○者論趙王益多何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
 或厚言上曰吾亦思之宜考于趙王戚友友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
 然當思所以保之○道乃封章言盡達帝赦罪以示之使自處容等
 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
 使朕不失親之禮卿之力也
 健恒曰士奇此言力爭所全不少萬張定力其有古人臣之風
 灯二年蘇利進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萬長元王為陳氏後上覽之
 哀憐英國公致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
 黎利之請當益發兵據此賊耳輔遂乃召塞處原吉問之二人對曰
 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後召士奇楊淳以三人對曰
 今日身與汝兩人決之舉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今得此至今勞者未
 息因者未解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同共前而此之可轉禍為福上頗
 問士奇云何對曰崇吉當從末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

得乃即其地○十數年來民皆困于交趾之役○此皆祖宗之赤子
 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威德○所謂無名
 殊產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歷心數○是誠此事願陛下今
 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書言未聞之虞矣明日朝服
 駕衣示衛尊臣曰論者不達正之之意必謂此之不穴但得民安朕何
 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張汝霖諭勸射陳萬為安南國王
 辭征南兵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為皇后張本
 后攝胡氏之廢仍命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令居後之右
 以葬理為豐察御史張山西河津人切諫○年十二作詩賦監司之
 稍長博學程張朱黃集司此道學正林七遂焚其初作詩賦舉鄉試第
 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選取欲一試而徑曰果泰
 糾劾之任無相像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辱議之曰薛公見止不可
 辱見得而屈于稱侯而已
 三年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
 補運民反亡者多上諭是原吉曰民饑流徙宜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
 矜念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加意撫恤發倉廩給之
 隨所至居住有補治者罪之

楊士奇進朝開戶執卷而楊榮頗通諳諒上召榮貴之曰卿何不卸外
議榮頓首曰臣日侍殿陛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隙門以
納天下之士與民休戚就將而如上楊
有四年顏位自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祥亦平下立更卒休屬懷然更
有還從者楊榮佐之過賀受是建縣故臨忠兵姓名所通政司以聞上
露以示楊士奇曰爾不來佐廉乎對曰所祈之義誠非有過蓋今朝臣
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房虛費于息不得不遺半歸使併所用是亦
樂得歸時實為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明知之所以博朝臣之傳上笑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御史
司朝建用一好人歟為小人所排故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未事不足
上于聖怒恒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史新狀校之
諭之曰故免歸時使給薪易京官亦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
正人彼自治之佐叩頭退居吏示之狀史怒惡佐回上命裁治改裁姑
家故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因告
佐果在枉人重罪不能新理上怒召榮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小
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佐遂命法司鞠之資千戶戚沐殺一家無罪三
人當減代為敬徽之報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樂清于市
五年少保尚書兼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吉天性寬平雅開懷無節

而不務悅人上無識不察前謂吉君子長者必處崇上前經吉素好震
為子求官上問吉上稱震有守成成功陳璘請難勿欲投吉上處璘才經
清達嘗有從隸汚所服金鐵賜衣履欲進吉曰污可洗何恨為文壞所
寶石硯匣不敢見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時以賤遺之在郭文
林稍微文書押之因威為憂所汚吏俱即內祖以疾吉曰汝何與焉明
日袖至上前自登不謹被汚上命易之一時卿人大雅堂推原吉第一
宰夜聞文書無案案息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近所批者
威怒大群奏也吾筆一下或生決矣是以懼阻而筆不恣下也吉與同
列飲于他稍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焉者吉曰君子不以寒上情
行其教慎如此有古大臣之風焉
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使建賜王璽嘉諭王國中多珍禽異數
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日常食以兩不見胡漢等請賀上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
見之今以兩不見為非朕有德過歟沈雨藏有鹿京師不見四方寧無
見乎何得稱賀
以况鑒為蘇州府知府鍾江西請安人始為吏胥呂震薦其才授儀制
司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權授等九人為
和府校以重責假便宜行事鍾初視事場為木鈞亦有盤盤觀理議之

通判楊祥校錄亦不校疏期月一宣勅居府中督惡人聲言
某日某事竊謂若干然其日某如之原督收服不敢辦王殺六人肆
害而後士屬官某者五人而死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林萃心奉命
惟說蘇人信之曰冤青天
十月甲子之紅雲家法登萬壽山小亭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從楊
氏聞之府太宰適此其紅雲時年未對門然上曰太宰作其英武而勤
定其行所長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前于順帝時人爭謂元
亡之殷謂帝以爲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七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此正合朕意昔聖帝則王之世永無興衰其大哉國之行亡繫其君
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塞壬辰車駕至京師
○六年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也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
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井遂致田陌上曰爲國養民在有實惠
誠能肯任使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戲行一夕漏下三刻以四騎出恩士奇宅
前報者言大監士奇急走出迎上已入門五月十七日奇辭休官陛下
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遊樂家母中誰能至尊萬一有微之行
便起金斧何以信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老故未年遂屏左右語既竟士
奇叩頭曰東宮今夕衛臨外間明日必言知者萬一日此換出事豈不

陳當應也○疏遂宣明日還太監范弘奏則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將
戲行何足慮竟不從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深重臣等
一有第大聖年寵同寵榮誠不可不慮臣等雖在深殿二監三卿殺
人官備之意遂私結內使車駕之至正衆奇號召外使巡於外中
當時有補盜校尉亦從服如入庫法中真盜不從以其謀告遂爲所
獲上既誅二盜笑曰士奇古不虛印日還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
日士奇入謝上諭盛謀且曰安朕莫如故自今不復戲行
○七年上下詔求賢後出樹製機構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將
蘭榮曰蘭生幽谷兮嗚其芳兮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其蘭之茂然亦
○記十卷
○七年正月初三日上廟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
長君之說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視笑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
頭呼萬歲呼後乃息
○初十日皇太子冊封即皇帝位時幼冲英諸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
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施行
○上大行皇帝葬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廟號宣
宗景皇帝
○大監王振以而大同人初詣于東宮及即位遂令掌司溫監信之

謝恩私門耶竟不性都御史王文壽疏欲出入罪繁按確慨然曰
群冤獲學我何愧焉時周勳請議不候特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待亮
南國于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討至宗王概素敬崇宗名北巡撫周純
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彩輦羊酒求寄程于四庫希復
謝致示為走筆書之而反其體辭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待選
十九年新是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趙吏郭王第年外上言國家建
都北京以來所發他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修寺舉措如是
可謂詳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勝寺之費爾及時修舉以政
養賢及興之致然之至是成

大學士楊士奇等年八十臣文貞人稱兩楊
此十年始令內閣官與各部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
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至是上嗣位幼冲而舊選廢始令廷臣內閣
會議具本奏決
嘉十一年大學士楊溥年七十五溫文定人稱南楊又定在內閣
其子來日有傳言所通州縣官建送餽遺之動惟江陵知縣范理頗
不為禮溥聞而惡之俟其歸即知悉安府再權貴州布政使或
勸理宜致書謝理回率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溥乃徐而笑之
以謝而已二公可謂兩楊

初十三年狀元彭時謝恩之旦夫朝辭候御史奏命錦衣衛李已得音
朝榮彭時不到今彭時在御屏上是待見初視人頭漢得大體
已十四年七月英武入南斗侍講徐祥蘇州人頗知天文彭時其友劉
薄以為不祥久之不遇全羅司禍不旋踵矣與令妻李南歸時大同兵失
列達塞城望多間放聲息甚惡王振不與大臣議快天子帥師親征百
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萬行命大臣監金英輔鄭王居守文
武大臣皆勿工隨行官軍及私屬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道懷來至宣
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惴惴三聲急愈速將井原軍收報謹至隨駕文
臣連上章留之振怒命令探陣未至大同兵士已走僅獲屍滿路至大

同讓欲進兵北行蓋急迫成國公朱勇勝行詔命戶部尚書王佐亮日
魏次章中推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蒙威示警不可從前若有休
信來與千軍萬馬能與其勢學士書勇曰臣于國不足惜王上係天下安
危立可輕進振怒等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聚有靈雲如俄雷而大
作滿學人喜驚恐振怒之會前軍而事俱不驗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
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
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明師收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教日師過錫山兵部尚書鄭
對請車駕蹕驢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輩當安知兵事次日駕至

上水日尚未晴去使來城二十里駛入保衛軍帳糧重千餘輛在後未
至營侍之通駐土木尤見我營不行爲過問遣使持符來通和召軍
勇草勅與和建二通使併往振惠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回里復回
面遣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到大龍上與親兵朱馬交關不降出北兵雖
以表官兵者英國公張輔尚寺卿野王佐學士曾與張蓋而下致百
人其重克者建親赤身命山墜公連日依候幸得連開召城頭重蓋夫
十七日上北行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金珠玉裘龍尺等物
詔以入馬詩還車駕

十八日皇太后命即王惟保爲兼太子下門南面見百官事奉令施行

二十三日張輝王惟保官職散軒臣馬順于幼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
官交章劾王惟保權謀誤國之罪即王諭太監金英傳令旨籍沒王振等
家終事中王孫憤起持馬順首曰朝于帝助朕爲惡禍延皇室衆爭訟
之頃刻而斃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乞二人亦殺殺之都御史陳鑑奉
令督辦承家并其室親從錦衣衛指揮王山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
處遺害遺闕擬于宸居后殿所處上方不逮王惟保尺者十面鋪樹樹
爲六七八金銀十餘庫窮山于市其被掠無少遺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北兵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收至即贈駕都督郭登聞

門不納上傳言曰賊與登有姻姻何外狀若此登是人傳奏曰臣奉命
守城不敢擅啟開隨降投討家書以須斯門大守于時廣寧南劉安守
格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定不應竟擁駕去初北兵未索路
郭登曰給我耳其若以計奪爲入城爲上策乃以壯士七十餘心餉
之食令執牙天金箭因擁駕還會有阻者既獲久駕役而去
上既隨北營令來佛士帳房外窺現但見赤光景定御帳重更令人行
利其人見一大隊蛇遠獲帳外畏怖而去自是稍加嚴密
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北所獲侍上左右人有告密者先
隨使臣兵良竊勇在彼至是亦隨侍馬駕留北既維持調護以至旋斃
二人之少居多

二十九日皇太子傳旨皇太子初冲未能踐阼禮部奏親王年長宜
早正大位以安國家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
廣州益黃蕭奉國廣州蕭奉者南海人貌甚醜陋一日而有智數生張
益在邸微詣平折竹床皮忽者已漸生竹葉同樂者江西一商人謂
以此祥瑞也同敬不執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鉢餘越俎而出其囊驢
舟以行遂遁入海哺駭解監旬日聞至萬餘人至是攻聞即城官軍禁
之輒爲所賊經其王清引兵赴援蕭奉兵兵格清盡殲其軍蕭馬賊而
死蕭奉既屠厥族遂得號稱東陽王紀元孫五羊驛馬行宮搜偽官者至

皇建樂與翰林學士馬致言上皇之出非時政無益為示社計升都人
一閣駕無不喜權則人心尚米願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厚主上
當避位於靜而後受命數補其書入朝以示廷臣因式人尚如此禮況
生乎
十五日。上皇至房家嶺。遣使回京。沿途迎候。先期臣迎十六日。百官迎
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拜。三果相抱持而哭。各
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奉上皇至南宮。百官跪至南城請朝。見初曰
朕破留北地。屏國表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爾。群臣所請不允。
未二年。命食都御史王松。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亂。民或者相執將
逐至盡。所以救荒之術。而山東河南流民停。松不待奏報。大發廣
運官儲賑之金。活數萬人。先是淮上大亂。帝聞。問。奈何。百姓其能
成。兵後得松奏。觀開倉賑濟。大言曰。卿御史不察。飢民百姓矣。
壬三年。右舍都事李東。奏。於宣府軍務。時北兵以剽掠男婦易米。報朝議
大。米一石。小口米五斗。東曰。是實物而恤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監兵
官以爲礙。倒東曰。何患。使吾民赤丁。為過人耶。李程之。各任之。悉如
數典之。後閣帝以東為能。
初。上欲易儲。語太監童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
生日。是十一月初一日。上為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見滿。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親戚殿之對相。以之發若此。
甲五年。精靈恒除。詔求直言。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言上皇破留北地。建上慶降詔。著。以易
與未復為意。今奉上皇迎歸。伏望高懸。之恩。時。朝見于南宮。或講
明。家法。或論確治道。仍令群臣。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
刑。國家。恩。最。通。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不。特。此。太子
者。天下之本。臣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臣請續經
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咸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總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先。臣亦
為此。天下也。今皇上無而有之。必係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保
天下之人。心。矣。不報。
下禮部章。論。監。御史。鍾。同。于。殿。時。所。之。皇。太子。賜。鍾。同。于。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為。皇。太子。下。禮。部。章。多。官。議。章。論。院。陳。修。德。得。災。十四。事。
其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當。受。冊。封。是。上
皇。之。臣。也。伏。望。時。節。華。群。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而。又。復。汪。后
子。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
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帝。覽。華。大。怒。命。錦。衣。衛。逮捕。入。獄。
將。訊。又。二。日。并。鍾。同。達。治。通。令。臣。引。大臣。署。治。極。酷。成。卒。無。一。語。會

天大風雨黃沙河塞乃金勒錦衣衛總兵使今因某狀身

召韓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之幾以薦起
升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奏便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往
英等之立言于眾曰南京好官惟韓卿耳再被召今特錄松龍民貨
與富家不與進焚其舍指海以避罪遣王文柱按其事瑄以謀逆逮及
者五有餘家瑄抗爭刀罪之獲免者眾文謂人曰此老張強辯耳
而七年予瑄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與安舒良視之見瑄日暮過于前
莫息因以聞特為計所費用一切土方製之至輟尚膳膳醫藥米之費
為賜焉安萬歲山後竹為憑以和藥元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
月已十矣
典安言只說月後此國家分憂不憂錢不憂官無不問家計朝廷正憂
用人似此再舉一個來終了廖象官然然而底
八年帝不第○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睿皇帝

丁天順元年正月壬午上皇後位詔曰朕昔嗣承大統十有五年不虞
來與淑慈文武群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冀期監國之人遂推當宇之
位既而皇天悔過朕朕南運既無後嗣之虞反為出閑之計故易皇儲
而立己子惟天不祐朱父而亡劉失德之良多致沉痾之難療朝廷不
忍人心共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為文武羣臣之所推戴請命于皇母皇

太后後即皇帝位別理機務係國國家其政事恭八年為天順元年大

教天下初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此各懷祥居之
志內閣王天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葉王子五為東宮其意漸洩既而景
帝病起太監與安議羣臣請復在舊東宮金謂上皇于周宜優之惟王
大意不然陳濟輩亦知之李林因會議問學士蕭德曰曰既足矣不可
存也文對眾曰今只請五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
矣十一日發文與羣臣於奏乞奉建元良以安人心左卿御史蕭維禎
舉筆曰我是一字乃是建字為標字衆從之奏上有可不見止六停十
七日親朝議者謂標之一字非後立之意于是京師號傳王太子謀建
人蕭金狀初符取葉王世子去矣詔而釋卿恭百官議草奏德景帝
十七日出視朝今舞懸諸儀舊太子議已定而不可知帝病必不起乃
與軍兵都督張軌敬觀柳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後位
遂陰結中官曹吉祥將見白于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許馬十六日既
暮親親會于有貞宅將迎報北兵獲之解有貞以為宜乘此以辭非
常為名約兵入內誰不可者親背背之有貞升殿步能跪血下曰時
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有祝天與家人欲曰事成社稷之福不
成滅族之禍歸人不歸兒矣遂往會守收諸門鎖開門約兵近千人將
夜四鼓天色晦冥守親等惶惶備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

至矣。勿過。遂拜。向宮城。從境門而入。有亭。上見上皇太后。曰。爾等何為。爭奇術。伏。合膝。請陛下登位。遂共提登。與有員等前。傳。恩。天。色。昭。明。星。月。交。輝。上皇問。卿等為誰。各對。某官某姓。升。奉。天。殿。登。御。座。初。大。武。群。臣。約。以。是。日。入。候。某。官。出。視。朝。新。進。前。漢。項。之。南。城。呼。某。報。地。群。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從。從。兵。群。臣。入。引。
論。贊。駕。功。惟。公。銘。家。形。並。為。錦。衣。衛。侍。祥。餘。事。
新。于。謙。王。文。忠。廣。人。太。監。王。斌。等。于。市。陳。錦。江。郭。會。士。祝。項。文。忠。死。免。死。俟。口。外。跌。損。衛。永。遠。免。軍。需。銀。兩。工。傳。等。原。籍。為。民。免。元。子。謙。等。下。獄。除。有。員。衛。探。張。觀。楊。言。回。君。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獻。運。夾。

二月朔。皇太后。詣。講。殿。奉。事。仍。為。順。王。驊。而。門。皇后。汪。氏。仍。為。順。王。妃。欽。天。監。奏。亦。景。泰。年。號。上。司。服。心。有。所。不。意。仍。舊。舊。之。是。月。十九。日。却。王。藩。慈。祭。如。親。王。臨。司。成。
命。景。泰。汪。氏。出。居。舊。王。府。先是。却。王。驊。上。欲。令。汪。氏。殉。節。等。於。奏。曰。汪。氏。雖。立。為。后。即。禮。品。廢。棄。與。兩。女。度。月。若。令。隨。去。情。所。不。堪。上。則。然。曰。卿。等。是。朕。以。某。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
某。王。驊。母。米。朝。先是。土木。之。變。上。兩。上。號。慈。安。皇。太后。已。命。皇。太子。居。藩。王。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進。復。仍。已。訓。諭。却。王。蓋。心。輔。政。軍。上。時。景。泰。五。乙。八。日。兵。至。是。得。跪。于。宮。中。上。覽。之。咸。歎。手。初。服。王。入。朝。

禮。侍。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於。否。時。按。察。使。王。銳。以。被。逐。下。獄。王。過。席。對。曰。臣。近。亦。一。父。老。應。道。為。官。王。謙。使。覺。已。上。上。意。我。上。謙。使。知。是。者。不。絕。領。章。戴。察。上。立。命。重。稅。比。罪。歸。上。還。之。門。王。代。比。不。起。上。曰。叔。父。歟。何。言。王。頓。首。曰。為。方。生。若。知。能。為。顯。皇。上。有。所。補。益。勉。為。為。社。自。愛。上。執。手。辭。曰。敢。受。教。
時。不。言。言。祥。等。特。功。悉。獲。十三。道。御。史。數。暢。等。合。察。科。司。不。法。等。疑。有。員。與。修。主。使。遂。與。吉。祥。江。于。上。前。耶。其。進。駕。爭。門。功。有。員。等。欲。如。排。間。上。怒。令。杖。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要。隨。有。員。贊。于。獄。會。日。晚。雷。電。大。作。兩。雷。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時。皆。折。折。于。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附。日。即。赦。出。有。員。等。拜。請。有。差。言。改。從。此。不。通。矣。

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或。得。其。能。先是。于。謙。被。誅。日。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將。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年。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服。之。無。罪。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跪。首。曰。是。上。漸。將。汝。言。而。悉。亨。守。兵。切。于。謙。等。之。成。皇。太后。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傳。言。于。謙。等。多。難。之。功。遂。立。外。藩。之。臨。上。始。疑。之。事。定。日。公。婆。進。立。事。愈。無。狀。每。指。石。亨。張。觀。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為。汝。有。員。何。臣。古。耳。于。是。上。漸。悔。于。謙。有。員。所以。有。金。赤。之。行。而。

中舉年俱不免。
 二年。遺使入出居屬。無人。遺文。於子也。此樂。夫內特。五六十。
 年上意。欲寬之。謂李。李。曰。龍。之。義。實。所。不。忍。野。曰。下。此。一。念。六。
 地。鬼神。定。之。本。祖。在。天。之。靈。靈。之。光。輝。之。心。不。道。知。此。左。右。美。以。
 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引。為。之。遂。道。居。屬。陽。越。其。孫。探。出。入。自。在。無。
 人。入。等。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牛。羊。亦。不。識。
 以。而。處。士。兵。與。儒。微。至。京。命。為。左。諭。德。與。諸。其。疏。同。并。李。賢。平。其。所。以。
 獨。謂。勸。導。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校。之。故。不。受。賢。曰。如此。亦。固。
 義。矣。言。于。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賜。勸。蒙。嘉。仍。令。行人。送。歸。于。是。與。
 獨。感。感。條。陳。上。事。上。之。謝。恩。而。去。
 時。上。獨。心。故。錄。廣。育。古。碑。而。可。身。于。預。嘗。人。孫。賢。曰。為。之。奈何。林。對。
 曰。惟。在。獨。新。可。以。絕。之。大。教。人。君。之。能。不。下。移。果。能。自。勉。故。之。事。引。
 謂。其。私。情。既。不。能。行。起。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然。
 已。三。年。上。與。李。賢。及。之。駕。奪。門。之。功。林。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宜。
 可。不。復。提。京。氛。不。得。能。下。亦。獲。任。天。今。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且。李。
 賢。一。字。尤。為。非。順。幸。賴。陛下。共。病。持。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
 李。賢。何。足。惜。不。當。置。陛下。于。行。地。上。曰。然。方。將。此。輩。非。社。稷。臣。不。過。食。
 陶。當。責。而。已。

六年。蘇。學。漸。傳。歲。久。刻。錄。或。欲。因。其。舊。而。加。修。飾。知。府。林。瑞。奏。然。司。
 題。像。非。肯。我。大。祖。于。太。豐。易。以。水。主。百。年。為。乃。掌。彼。未。壞。猶。當。敗。之。幸。
 過。其。像。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毀。像。像。為。疑。瑞。云。此。七。九。耳。宜。監。
 係。即。于。是。并。易。從。祀。諸。神。中。為。木。主。
 永。七。年。李。賢。每。有。所。未。清。上。不。從。賢。說。之。數。四。左。右。皆。寒。林。同。到。亦。為。
 賢。恨。賢。曰。古。之。大。臣。和。無。不。言。矣。雖。不。能。然。于。利。害。賢。國。家。安。危。者。
 豈。可。默。以。身。祿。但。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遂。置。監。祭。后。靜。慈。仙。師。明。氏。為。本。讓。寧。皇。后。贊。皇。后。屢。為。上。言。胡。后。
 賢。而。無。罪。上。周。復。其。位。號。號。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上。北。行。每。夜。乘。
 輿。之。上。在。南。城。每。不。快。后。每。向。為。慰。解。嚴。辟。之。後。處。家。皇。后。尤。為。盛。禮。
 下。歸。私。衛。衛。輝。余。事。未。樹。猷。尋。解。之。謂。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
 寵。自。許。將。進。言。別。是。非。于。御。前。時。惟。李。賢。與。彬。三。人。而已。無。排。去。之。乃。
 使。進。卒。無。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卻。之。曰。從。法。拿。問。
 只要。一。個。活。來。彬。遂。我。彬。既。下。微。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像。軍。臣。楊。脫。
 順。然。不。肯。上。疏。論。故。言。昔。者。高。麗。北。靡。獨。彬。以。一。枚。尉。孫。護。聖。躬。衛。當。
 報。若。今。卒。然。付。獄。乞。御。前。看。錄。則。或。無。憾。并。條。陳。達。上。法。二十。餘。事。擊。

先將李賢時獲麟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則加二字不

三下

以無分別字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實妃止稱皇太后焉聖日頒賜

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正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恭皇帝

則此其下

有某下做讀皮南丹衛後成讀時召表恭復送恩賜楊稅

意是處公城如權不念舊恩時以爲第

今處崇祐後太監言擇地一所擬爲宮中北面皇莊之七如此

新刻明通記卷之三

景陵鍾 曜伯敬謹定

大倉王世貞鳳洲金臺

明紀

憲宗純皇帝 諱見 實 崇 祿 于 在 位 三 十 三 年 之 一 是 先 水 使 見 新 上 事 成 化 元 年 王 文 子 宗 發 于 謙 子 夏 漢 齊 米 額 等 並 故 還 仍 給 還 家 產 見 自 龍 門 所 即 上 疏 環 父 諱 之 亮 上 制 之 道 復 謙 恭 候 進 行 人 住 祭 其 墓 後 竟 世 襲 千 戶

二年 二月 孫 鶴 聖 孔 廟 成 上 製 文 祀 之

此 試 陽 孫 倫 等 及 弟 倫 吉 水 承 聖 人 對 衆 開 經 講 川 諸 人 主 一 日 之 節 接 聯 士 大 夫 之 時 聖 親 官 官 宴 宴 之 時 少 執 政 欲 起 去 下 句 倫 不 從 互 聲 振 千 時 遂 奏 名 第 一

李 賢 還 京 上 范 乞 恩 假 不 允 遂 入 閣 視 事 編 修 羅 倫 上 疏 請 許 李 賢 休 制 照 陳 古 今 起 復 之 非 反 覆 數 千 言 辭 悉 切 臣 倫 從 皆 賢 私 弊 告 以 不 可 賢 怒 力 辭 內 批 出 倫 為 編 建 市 餉 司 副 提 舉 御 史 陳 應 等 交 章 乞 留 之 不 報 編 修 尹 五 引 文 彥 博 將 序 介 故 事 請 賢 留 倫 曰 路 公 市 恩 賜 恩 則 是 吾 不 可 賢 倫 難 脫 出 而 上 諭 恩 榮 之

二年 丁 亥 刑 部 印 中 彭 繼 猷 復 經 之 外 政 司 或 與 真 定 武 強 縣 民 爭 田

中山王武獻得勅



招 招 性 動 之 類 並 因 所 環 視 周 臣 既 歸 奉 曰 向 來 民 有 離 其 間 此 有 有 徐 其 歲 有 早 荒 地 有 焉 下 安 有 空 前 可 以 割 給 且 民 者 國 之 本 食 者 民 之 天 食 足 民 始 安 民 安 則 國 安 豈 可 以 民 田 畝 肯 成 重 傷 國 本 耶 況 上 下 歸 歸 本 衛 衛 科 道 交 章 故 之 得 報 先 是 始 以 論 斯 亦 天 張 故 梓 違 事 下 獄 再 有 役 賦 豈 是 復 下 獄 五 聲 衆 一 時

四年 庚 申 西 原 土 賊 滿 四 聚 衆 民 據 石 城 六月 慈 德 皇 太 后 代 民 廟 令 大 臣 議 歷 所 家 祠 視 英 敏 先 於 大 學 士 彭 時 曰 此 一 說 之 體 無 可 議 將 官 當 以 屋 松 陵 神 主 告 附 廟 禮 節 尚 書 魏 震 贊 之 曰 此 証 禮 也 太 監 袁 新 曰 不 可 慈 德 無 子 道 有 無 只 宜 割 讓

彭 時 曰 太 后 母 儀 天 下 進 十 年 為 臣 子 皇 恩 聖 訓 既 已 而 上 居 廟 面 議 上 曰 慈 德 太 后 當 如 何 彭 時 對 曰 只 今 依 正 禮 行 庶 存 聖 考 注 冊 朕 豈 不 知 但 與 周 太 后 有 碑 刻 定 之 曰 孝 子 從 義 不 從 令 離 聖 母 有 官 亦 不 可 從 也 上 然 皇 良 曰 今 慈 德 是 孝 若 因 此 失 聖 母 心 亦 豈 得 為 孝 乎 彭 時 曰 皇 上 大 考 當 以 慈 德 之 心 為 心 先 帝 時 慈 德 太 后 始 始 如 今 若 安 屑 于 左 而 廢 其 右 以 待 後 來 則 兩 全 其 美 矣 後 來 諸 周 太 后 也 上 雖 未 允 而 玉 色 甚 和 即 日 晚 時 帝 復 具 跪 傳 旨 附 聖 廟 廟 祀 事 關 繫 綱 常 不 可 有 失 始 為 世 議 內 批 著 未 允 仍 依 別 擇 地 時 帝 及 魏 震 贊 有 官 次 華 門 鼓 鼓 不 起 祭 闕 于 內 上 忌 勅 母 后 亦 告 傳 旨 如 前 禮 祀

彭 時 曰 太 后 母 儀 天 下 進 十 年 為 臣 子 皇 恩 聖 訓 既 已 而 上 居 廟 面 議 上 曰 慈 德 太 后 當 如 何 彭 時 對 曰 只 今 依 正 禮 行 庶 存 聖 考 注 冊 朕 豈 不 知 但 與 周 太 后 有 碑 刻 定 之 曰 孝 子 從 義 不 從 令 離 聖 母 有 官 亦 不 可 從 也 上 然 皇 良 曰 今 慈 德 是 孝 若 因 此 失 聖 母 心 亦 豈 得 為 孝 乎 彭 時 曰 皇 上 大 考 當 以 慈 德 之 心 為 心 先 帝 時 慈 德 太 后 始 始 如 今 若 安 屑 于 左 而 廢 其 右 以 待 後 來 則 兩 全 其 美 矣 後 來 諸 周 太 后 也 上 雖 未 允 而 玉 色 甚 和 即 日 晚 時 帝 復 具 跪 傳 旨 附 聖 廟 廟 祀 事 關 繫 綱 常 不 可 有 失 始 為 世 議 內 批 著 未 允 仍 依 別 擇 地 時 帝 及 魏 震 贊 有 官 次 華 門 鼓 鼓 不 起 祭 闕 于 內 上 忌 勅 母 后 亦 告 傳 旨 如 前 禮 祀

行官開命權呼之聲動地
劉王項志等計滿回為之除害悉平初賊保石城縣路萬里不狂與
伏虎伯毛志戰或軍遂退項志陣斬一千戶以鉤聚乃定兵部尚書程
信及撫寧侯朱永以滿回號為交章請益兵處援項志乃不將援師
即以師據賊水旱賊人馬飢渴數日困時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胡志
可召益兵志即上疏謂不若快不請賊蓋之無諸兵部請益兵永軍
四萬以往永軍散大具事請朝廷定責終乃行彭時無賊可牛據其
聖報肯止之程信司事惡兵行不可援時曰前者賊內出攻板可第
無今入山自保賊軍固守吾固不一兩月賊必成擒京軍何用再行
信甚其言不行出見言曰項志軍若賊必新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
臣戚老彭時固執程說時曰觀項從曲折保無虞也奏請未信時項
與賊相持三月餘賊弱水供乏人馬多失出降者衆賊將有陽虎體者
夜降詣軍門降約誘而四出截明日志等伏兵東山口滿回果出截
為官兵所擒餘黨皆走投奔至人極彭時華之計數明密錄得體
云
六月庚子歲大水
七月庚子壬寅紀氏出先是上幸昭德宮皇妃在御妻之列既有嫌
為貴妃妬而志也○有方若楚胎常不墮至是則刻鵠焉廢后吳氏保抱

強後不便實犯知
七年十一月非星見厚臣骨謂君臣應相惜意不通詰時召而讓
是謂內臣乃約許召見戒以不宜多言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
時又言昨舉御史建言戚官是謀與休文職尚不武官未免恩寵
頃傳音仍舊以安慰之上曰卿即傳言與汝即罷安進叩頭呼萬歲時
與商較皆同聲叩頭上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召見諸大臣乃聞人
司等言不召見又見無一奇謀至誅止呼萬歲四方固傳為口實云
九年時朝廷好寶號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常建王三株出使于西
拜折羅等其寶號罪止職之命兵部查三株至而詳時水程時刻
要為部中先入簡階也○戚繼光處部吏問之不得尚書項志答者都吏
令後入簡知是者三月水程餘莫能待大憂亦稅不官料項志
其事遂寢夕忠呼都吏往回庫中至應馬侍夫夫大憂存家微笑曰三
株去此下西詳所寶號數十萬軍民咸者萬計此一時無事傳集
在亦當毀之以故其標尚迎究其有無故志條然降臣對大憂再揖而
謝○時其註曰公餘慈不如此位不久當為公兵後大憂果至兵部尚
書○時其註曰公餘慈不如此位不久當為公兵後大憂果至兵部尚
書○時其註曰公餘慈不如此位不久當為公兵後大憂果至兵部尚

陳思中頭諱曰自古未聞有假諱者臣不敢奉命○王大怒曰○
 復○合謀○此○我○事○所用○卿○卿○之○恩○見○冠○冕○不○起○曰○臣○不○能○履○事○陛下
 上○令○正○右○扶○出○恩○見○東○華○門○即○使○人○謂○無○撫○司○曰○若○帝○指○崇○勞○余○樂○領
 復○之○或○若○年○不○得○獨○生○復○微○乃○辭○時○星○雲○出○傳○奉○官○御○馬○太○監○王○欲○請
 千○上○兄○為○房○傳○奉○不○復○動○恩○怒○曰○星○之○示○災○專○為○我○第○內○臣○懷○朝廷○之
 法○外○官○何○能○為○余○肅○欽○正○法○汝○等○又○未○曉○之○他○日○天○當○將○擊○汝○首○矣○
 醫○三○母○以○章○理○以○資○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告○恩○曰○鎮○撫○掌○天○下○之○政
 奈何○以○理○得○之○不○肯○傳○上○曰○欲○遂○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
 乃○命○單○召○傳○之○恩○曰○倘○外○庭○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于○復○
 明○紀○十○卷
 奏○上
 兵○部○恩○道○曰○第○執○奏○從○中○謀○之○子○俊○謝○不○敢○恩○獎○曰○吾○國○知○外○漢○之
 無○人○也○時○尚○書○王○恕○辱○上○說○切○宜○恩○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奉○上○恩○震○特○假○復○漸○繁○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宣○露○會○飲○天○監○奏○言○恭○
 震○動○恩○在○東○宮○上○太○驚○意○遂○已○
 和○二○十○三○年○上○崩○皇○太子○佑○禮○即○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尊○諱○曰○顯○天○順○道○徽○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廟○號○憲○宗
 有○飛○星○流○光○茫○燭○地○詔○求○立○言○無○吉○士○御○智○上○說○言○臣○現○見○有○朝廷○
 賜○不○能○割○陰○之○象○也○宣○道○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為○開○始○少○師○焉○安

將○難○枯○龍○珠○無○厭○足○步○師○劉○吉○附○下○國○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正○
 詐○謀○奸○臣○無○厭○足○附○小○人○也○尚○書○致○仕○王○恕○智○志○烈○可○任○大○事○尚○書
 致○仕○王○諒○東○而○剛○勁○可○成○大○奸○都○御史○彭○紹○學○術○純○正○可○決○大○疑○皆○居
 子○也○願○陛下○除○太祖○以○待○宗○崇○法○太○宗○以○任○內○閣○出○君○子○可○選○小○人○不
 進○而○天下○之○治○成○矣○疏○上○不○報○智○四○川○人○生○而○顯○職○十二○歲○能○文○章○居
 龍○泉○庭○掃○樹○葉○燒○之○以○照○讀○書○兩○年○領○御○試○第○一○人○集○龍○智○為○上○口
 占○曰○龍○泉○卷○上○苦○香○生○偶○窮○三○已○第○一○名○也○人○許○多○獲○了○事○郡○人○何○用
 太○相○
 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壁○周○年○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壁○延○款○于○家
 月○也○十○八
 屬○題○品○鳩○文○祥○即○會○筆○作○詩○云○春○來○處○雨○常○事○其○把○天○恩○作○已○恩○
 卿○之○今○吏○部○除○為○縣○丞
 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先○是○懷○恩○以○直○方○出○居○居○陽○至○是○召○還○預○出○恩○
 知○萬○安○使○王○恕○剛○直○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
 尊○母○妃○紀○氏○為○孝○恭○皇○太后○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
 孝○宗○徽○皇帝○
 在○位○十○八○年
 中○弘○治○紀○年○上○耕○藉○田○禮○畢○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咸○作○狎○語○左
 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消○龍○宸○聽○
 斥○去○之○二○卿○史○以○糾○儀○下○獄○文○升○曰○卿○位○之○初○不○宜○輕○罪○官○官○于○是○得

釋

南宋史記主事儲曜上疏屬請遣才丁瑗張吉正純教範元孝又釋
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愛顧身今皆棄之實荒南之閒情更
可憫已取而置之風紀滿思之地則言論亦必有其與其求教
疎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命吏部起用也

加時前少保丁瑗將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忠愍後改諡忠貞

可二年攝御史湯壽和州劉縣成河而燕士士郭行唐來吏目先湯壽
動萬安等不當以裏而二字語外人內閣卿之及安龍劉吉當閣達劉

縣考滿未至與縣張路時政附內閣者御史魏瑛即勅與劉縣安言

朝政劉吉張路附內閣者下詔嚴督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已自若

無所曲撓當書者恨也坐留獨守獄至罪死王恕上言極陳因改謫降

鄧智微中寫懷詩四人刻石胡終先蓋書史吏雖其手中不環身

猶繫又遷東風入紫宸其辭制詩司蓋校肝胆如何月望見衣雲只此

時但願太平無一節孤忠焉以吏何悲其恍惚不覺之意蓋于言表後

二十年卒僅三十六

孔鑄為州州知府三月州縣金平犯賊鑄曰孤城中虛能安我日不

賊應諭以朝廷恩感屈自解耳衆曰年滿雖當性鑄曰此吾城也吾當

獨行求討從以士兵鑄笑却之獨乘一馬而往賊悉馬開放鑄曰君新

釋

太守也至蒲州有所欲言蒲黨謀賊賊喜以行入州賊謀乃止
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孔大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賊
鑄曰然賊皆羅拜鑄曰我周和若曹本良民迫于謀徑從此苟圖賊
耳我今奉朝廷命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惡汝等汝若能從我
爾汝罪可還我歸爾我以數帛帛汝滿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
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免衆皆拜伏也曰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
復賊犯鑄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言遂引賊殺將至城下取殺帛從賊
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遂歸終任不復出

七年下山東按察使楊茂仁獄時茂仁上疏曰言多則民擾治河

與對人妻父在牛與陳從事雜分而財力匱已將典賣取回專妻大妻

與齊切書之張泰茂仁為扶老逮繫下獄科道交章論赦乃請長沙府

同知

犯八年令內閣三清無辜徐澤等上言請于祭祀時謂非飲皮骨猶存

獨善若邪竟便曲元斯不習且初發又潮潮令學士各之考定款基株

議政事彈論經史非欺其阿諛順旨以取寵悅也上嘉納之

天鼓沸河南江西北震雷聲部主事胡瑄上言言地震之聞災之小者

也而此旱暵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災也陛下深居九重左

右蒙蔽未之知耳今午廣揚船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士大夫

命反亡家于權安青威又相贈花不以爲耻言官有所禁動勞止禁
 除威陽微突兵勇由外守入人皆危之說而唐宗宋以並收
 九十年李廣諸人以燒煉藥被寬大禁士徐海等上疏曰我親見自
 洪武至天順年間皆召儒士講議政事今則外不得一親天顏夫
 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止此而求則非求則而人
 嚴半朝之御復奉事之規進和佐之人斥強國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丁十年分戶部侍郎劉大業理北邊驛軍時北邊急陽告之入是將行
 高香周結謂曰此邊驛軍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老不與此軍
 此結想不免則以取禍大莫如處天下事不以勢定天下事在
 不在建兵至彼國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實德得其要領一日
 將通檄云渠食陽族幾千石等名係官情若干封所內外官民客商之
 家但願告報者未日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供進告羅中貴子弟不
 禁也不兩月公有餘財民有餘財大吏厚以賜之歸途人執惡之往時
 權實法有未嘗百石草十萬束方准以爲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
 轉買達上軍民極草陸續運至自大慶此法立有權草之家皆自往告
 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稅無處得也三十年來無此良法
 京師風俗各省天賜地寒未見言利部主事劉岳以直言下獄
 成十一年京師西門有無入賊兵劫劫中阿正春謂同列曰熊之為

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某曉來幾禮部機院而其中亦大乾清宮機
 或問孟春微于古事何事孟春曰予不統古事曾紀不紹承永嘉興前
 幾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馬世則曰熊于字勝火即中官傳火囑米與姓
 官民今十七八余憶此事而六年不意其亦然乎
 成十五年上欲于附近地方開採人馬爲示師石右故以開劉大慶對
 曰京師係定府地方猶設都司近五衛仰思祖宗意非是此意未與一
 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四時開採奏入上可之乃有帖飛諸于宮
 門以諸大表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否世書惡不得後此事者所爲
 詔修繕軍官令兵部撥用軍人萬餘人劉大慶以上少人多奏裁去十
 分之五上令內閣傳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石人更海
 老蘇位溫言物留高請之未已若切責肯下被將以不職圖辭去于何
 處封近等入來替他上欣然從之所用軍大即如大慶所裁之數
 今御史王哲巡按江而哲所至快民怨表士風表先賢祠墓時大旱
 不入土乃親鉏鑿田出其所需當者數百人明日而足嚴有秋又喜斷
 鐵假民有女似自選其婿指爲嫁給于官徵院成婚後觀見其有竟
 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悔不坐又有大家校遠因強其所惡者
 縣鎮守欲置于法哲察其誣張之縣守怒數亦以爲疑久之其盜得始

時此服已為強曰。似西有一。六月。當天下。有十。皆太平。無休。亦。召劉大妻問曰。通。則。民。名。不。能。所。為。傳。天下。太平。大。是。對。曰。未。有。太。急。惟。行。所。當。行。之。天下。日。治。十六。年。上。日。召。劉。大。妻。曰。事。有。可。否。欲。召。神。商。議。又。以。非。神。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神。可。以。密。揭。進。未。大。妻。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妻。曰。先。朝。李。牧。可。為。監。裁。上。曰。卿。與。我。同。國。事。宜。教。者。獨。私。害。物。者。比。乎。大。妻。曰。臣。下。以。拘。結。是。則。走。以。拘。結。而。行。是。亦。前。代。奸。惡。物。之。類。也。臣。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臣。若。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疑。且。非。淺。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又。之。

江。蘇。召。劉。大。妻。入。內。廷。奏。事。大。妻。至。跪。謝。稱。前。上。稱。善。且。和。進。道。進。致。文。地。係。奏。事。畢。復。未。得。為。一。日。大。妻。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未。朕。與。劉。尚。書。論。事。話。幾。被。老。不。能。與。爾。等。榮。與。其。扶。掖。出。左。順。門。外。禁。且。扶。且。謂。大。妻。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干。上。前。幸。免。惡。揚。善。大。妻。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枉。乃。體。恩。他。人。某。今日。未。還。上。曰。李。崇。亦。在。朕。前。說。明。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孫。彌。謀。述。不。知。何。以。如。此。崇。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祿。嚴。禁。也。于。廿。七。年。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尊。葬。尊。諡。切。

稱。太。皇。太。后。立。廟。制。祭。初。成。化。帝。在。寶。太。后。前。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將。葬。將。廟。之。說。至。是。太。后。崩。上。尊。諡。而。劉。健。年。常。其。謀。乃。上。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于。始。為。妥。曲。將。順。之。意。其。實。謹。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不。亦。有。三。后。並。稱。亦。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事。須。師。古。未。世。卻。俗。之。事。不。足。學。太。皇。太。后。謂。朕。賜。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年。錢。太。后。乃。皇。祖。冊。王。正。后。朕。前。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五。帝。乃。從。朕。壞。起。思。後。天。難。免。記。極。年。且。將。葬。後。身。曾。上。尊。諡。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臨。駕。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東。陽。奏。曰。皇。上。言。反。安。穆。太。后。老。見。太。公。正。正。之。心。可。以。映。天。下。

矣。上。曰。此。事。却。難。處。打。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因。重。而。祖。宗。之。制。尤。為。重。年。議。能。定。上。御。批。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仲。朕。尊。絕。無。于。是。中。外。前。此。稱。得。禮。云。此。升。年。賜。劉。大。妻。戴。冊。各。元。寶。一。錠。而。謝。卿。等。得。去。員。茶。果。用。朕。前。親。曰。文。官。選。樣。有。開。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進。客。雖。接。有。以。前。啟。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止。命。不。必。朝。謝。恩。公。卿。知。之。承。見。承。懷。悅。也。于。戶。部。主。事。王。澤。陽。徹。跪。而。辭。退。先。是。華。陽。應。詔。上。疏。指。斥。貴。戚。切。

皇后金夫人與弄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
已下營陽留程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
既而鎮撫司具啟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上
趙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遙送出趙上獨召大張
將左右咸禁聞知但遙見大張冠履則比蓋同張陽之言而罪李也
復劉大慶誠名秦市畢上曰近來外事如何大慶頓首曰近有奇祥李
夢陽中外雖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夢陽本內事聞成何且古語狂
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服試問左右何曰此人狂妄空付
錦衣衛被囚羅織朕偏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會重責其人以快其
中○之○越○使○受○殺○立○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復職更不令法
司擬罪也○大慶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竟奔之仁也
上不豫宜劉健李東陽謝遷入見御榻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
先生每勸勉他讀些書輔他做箇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崩皇太子厚煉即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葬○謚○曰○建○天○明○道○誠○範○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景○帝
廟○號○孝○宗
武宗毅皇帝諱厚煉孝宗子
在位十六年
西○正○德○元○年○順○星○如○雨○

唐都張慈孝上書諫辭曰陛下輝瑞拱之安紀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上是之
基星見莽莽侵太微垣太白經天
大學士劉健謝遷奏
李東陽已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官任一同而獨留一將何辭
以謝天下宋陽祖戡劉備款款款款正元曰何用今日災為使當日出
一語則同去謝東陽然
蘇戶部尚書韓文公為獲所尼東一驟前野店而去
加李東陽少師時有士人獻亡技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
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鵬鵬帶子規帶意未為水深中西產之病
江科給事中陶諧言通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柱木陛下雷風夜怒然
將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為是常恐雲于蛇肝鉤鐵而正人君子
于龍面國政聖學急于究心乞查究侍從選諸人裁其誤國之罪
附二年兵部主事王仁說救嚴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在途
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東渡投江死縣浮水上斷二
司皆信之命無人索屍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恐附庸斯浮海至
關入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驛
蘇經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三請以勞要花馬池要客邊兵數由之

以上疏極陳義守之策且言河套與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奏上報可一清遠興築濬墻光緒元年會劉瑾憾一清遠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成三年建楊一清至京時以其罪遠大費也王整曰一清才高重望馬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贊之乃放還
平五年劉瑾理不軌伏誅將其家徙流寧海內激安寧憂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殺瑾龍內獄上命法司鞠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無算
庚六年范賊劉六劉七齊乃等群龍掠畿內州縣賊趨風于年分掠河南山東風于洛陽霸州文安縣人有勇力好任俠
推山東樂陵知縣許遠馮山東按察參事倂終于武州遠河南人由進士今無蹤時范賊驟起遠預聚城漢院使員及起城屋高遠其屋仍開墻竄入主徑可客人家今二杜者執刀盾于室內其餘人各入階位
殺伏范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范果伏執賊火無所死矣無所如蓋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無陵城從無交焉其才遠起程遠賊既而劉七楊恭姑以千騎犯利津遠率衆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范賊破舞陽城劫庫解因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二破寶豐縣急事甚
楚寶黃皆無賊賊後書群奸在朝滿寵藩內休殺餘臣并斥元老乙丑

上皇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新進首以謝羣奸賊有標錄令妻于者燒耕
流賊趙風于入必陽前大舉士焦芳僅以身先發先世家蓋無遺禍賊
芳衣冠故庭謝歷數其志命劉士新之曰使我平賊此賊以謝天下進
攻鉤州不克賊黨堅言欲屠城趙風于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園中引
去之
中七年黃河清五日
劉六等奔至通州狼山通颶風大作舟覆賊盡
近臣託言京軍不習戰陣議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乘
陽皆以為不可不料邊軍交車以為不可不聽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
赴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
庚八年江而姚孫調賊據泰政兵遂來往撫為賊所留報以威不為動
每日賊黨賊事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備賊左右之有謀
勇者誘以縑之使能其術因敗以為功焉
戊午年上微行
李王飛騰騎獲獲衛屯田件之天順間平府以事革去獲衛及屯田劉
瑾用事飛家賂理復得之瑾遂獲衛屯田復革罷陸完與宸濤交厚宸
濤曰今卿為大司馬獲衛可獲待矣遂遣完書與陸完答書願以租謝

為當時俗人滅除有鑑于此。漢法因弊之得引獄以通于情。每通書斷
外。親稱為外與。及時鑒載金銀器寶。藏于滅書家。分銷諸軍。要大學士
曹宏知之。大言于內閣。今幸王以金寶鉅萬。打獲獲衛。可與兵所
為。各江西無異類矣。陸完和宏心為快。乃密謀于朱本楊廷和。特二月
既望。廷試進士。內閣與御院皆在東閣讀書。完于十四日。投覆寧王疏。
次日中官以疏下閣。觀者遂東閣。言只結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勸勞。
廷和始出崇寄云。既王奏缺人使用。獲衛死田。都舉與王官業。寧王既
獲獲衛益歸。橫官交至。論獲衛不可與克不絕。

弘治十年。文安縣。山。田。水。忽。僅。立。風。已。甚。寒。凍。結。萬。枝。萬。園。俱。五。丈。中。
引見中。

宣而考父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穴中避之。類以保全者。何嘗百焉。
于十一年。時江彬與許泰劉瑾錢寧皆賜姓朱氏。率兵入衛。鄉人務外
回家兵。諸寇皆將有寵于上。彬尤近神用事。遂卒服橫驗得。民苦其役
甚。上入于西內綠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陞校騎尉。或時為肉融之
越。上或服臨之。範範之。不絕于禁中。彬等目仰。上多留前勤。亦與
彬等同。則起江彬與倭人喊。表裏弄。據為奸。特真上出宮禁。趙獲趙
郊。厚臣慶。球。不。然。
弘治十二年。蔡王跪請陝之邊境。並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張忠。曾
是其。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不。聽。大學士楊廷和。當

革制。恐貽誤。遂引。不。規。革。海。是。亦。總。引。候。除。偏。司。如。皆。引。兵。親。臨。
事。君。于。是。上。震。怒。內。臣。督。促。革。制。儲。承。命。軍。上。制。司。皆。太。祖。皇。帝。命。今
同。此。土。不。昇。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封。得。之。多。奮。士。馬。富。而
縣。奸。人。為。不。難。不。利。宗。社。今。王。請。前。懸。賞。朕。念。此。土。不。多。防。得
地。宜。益。益。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懸。奸。人。動。為。不。難。及。近。方。危
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制。不。可。得。已。王。慎。之。毋。思。上。覽。制。駭。司。始。是
其。可。虞。其。外。與。事。遂。疑。

弘治三年。六月。上。獲。獲。此。能。力。自。稱。成。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延。
連。命。內。閣。革。制。楊。廷。和。等。止。疏。言。無。效。自。領。下。同。臣。庶。天。地。動。搖。名。義。
重。謀。前。古。及。今。未。之。有。也。為。之。宗。藩。之。中。然。有。後。引。祖。訓。情。此。為。名。義。
知。陛下。及。臣。等。將。何。以。自。辭。謹。等。一。介。寒。微。戰。身。七。家。固。不。足。惜。但。恐
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跪。上。不。為。時。上。必。欲。內。閣。革。制。遂。遣。中。官
杖。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孫。偕。面。促。革。制。儲。奏。曰。初
不。敢。革。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楊。廷。初。不。可。革。上。大。怒。手。制
曰。曰。不。革。初。當。此。初。時。免。冠。解。衣。伏。地。泣。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
革。初。必。以。臣。名。若。敢。不。散。命。喪。久。上。亦。憐。察。其。誠。制。削。而。起。不。從。從。革
初。
上。復。此。事。格。明。由。東。安。門。出。學。士。知。題。者。五。十。二。人。初。江。彬。物。上。于。處。

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康黨所房，所詣諸坑，及巡遊所，校婦女寢其中，上甚非之。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教，念之不盡，上厭之。內初以約房爲家室，是以宣府爲家矣。

甲十四年正月壬辰藩反是月辛酉賊陷江寧師成得之以爲擒治平王不知止辛建衛平府伯李甲申程繼龍宸濠大勢甲召李素所厚謝繼平士深謀人劉養正等謀誅養正司事急於明早三司官謝鑒可說擒之因而舉事乃夜聚剽賊兵十二凌十一等傷兵品府民及旦各官入謝昇昇宸濠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將擒可不不知宸濠曰太后有敕旨令載起去監國曰謝某奇有宸濠回不必多言載性高亮出保磐石

正統
建文

遂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大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

左軍賊將相銜獨步處及履辦盡閉兵不可漂○許遠何言曰惟有奇
心耳○賊以水○陳逃向武夫縛燧火遠見出惠門外新之時烈日
中忽陰晦慘淡城中男婦無不流淚執守及巡按三月等官悉垂鎖
于獄今李士寬劉奎正爲軍師在左右丞相建賊有開金四吳十三等○奪

船順流攻南康九江皆陷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

提督前鎮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虔虔國遂敗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執槍江西平初宸濠據

曰：昔時用排字而亡天下，我不再用排字而亡國家，懽懽何友。
 八月下詔南征，時王守仁擒宸濠，被音猶未至，上欲親征，南遊，遂出
 師駐長樂，而守仁稟奏方至，上令冬還，待至南康，召參議諸將，必處
 據說：江西已平，屢召回京不能。

王守仁於南岳將欲停闕下，張志未奉命，謂當繼之，勸游法上觀丹臺，戰而後退，詠誦功德，達人遇至，廣信守仁不絕，夜復過王山，張永已修時，杭州守仁望其水曰：「紅西之民久遭淫毒，若人供宗室尊餉，因憂脫難，必地聚山，水風氣不足，其食之乳不潔，乎水淫淫之力，終日令

子生

○之
○此
○世
○在
○處
○所
○復
○左
○右
○不
○擊
○緒
○肥
○躬
○非
○為
○掩
○功
○果
○也
○位
○卑
○上

順其意而行獨可脫回萬一若違其意從激辱小之怒無救于天下未計矣于美守仁信其無化以滌付之

鎮十五年。張忠來秦。屢僞命召三守。仁不赴。乃移于上前。守仁之
 反。上問所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塞人報守仁。

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乃之即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甯。

閏八月上詣孝陵度江所得還族葬
也十六年正月上還京

二月。上不豫。發疾。豹。大監陳。公。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不可。為。矣。爾等。可。司。理。監。官。承。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所。由。朕。而。保。非。汝。等。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于。豹。房。故。進。奔。告。慈。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得。遣。告。皇。與。獻。王。長。子。厚。坤。副。皇。帝。位。
司。建。太。監。奉。爾。壽。奉。廣。張。錫。齡。大。學。士。張。鑄。等。奉。金。符。宣。興。開。迎。帝。王。宗。即。皇。帝。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注。流。頃。刻。霽。景。第一。新。歲。者。知。為。中。興。之。兆。云。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奉。天。道。運。英。廟。睿。哲。仁。德。顯。功。宗。文。惠。孝。毅。皇。帝。
廟。號。武。宗。
遣。司。禮。官。奉。迎。母。妃。
議。大。禮。尚。考。元。際。皆。上。議。今。上。憲。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又。以。慈。王。子。榮。仁。王。後。興。獻。稱。考。而。稱。益。王。為。叔。帝。曰。父。斯。可。立。叔。若。是。則。其。史。議。大。學。士。楊。廷。和。等。援。古。興。國。紀。事。皆。屬。榮。仁。王。侯。皇。次。子。廷。復。承。不。復。情。理。名。昭。不。報。
張。鴻。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若。拘。穴。商。賈。王。陳。延。年。漢。哀。帝。亦。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興。獻。皇。祖。恐。神。既。不。安。矣。稱。慈。母。以。叔。母。傳。不。

為。皇。上。臣。等。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奉。其。親。則。可。謂。以。繼。統。而。自。免。其。罪。則。不。可。今。惟。列。主。興。獻。王。廟。陰。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腹。全。矣。因。命。此。和。曰。此。議。從。遵。祖。訓。陳。古。禮。爾。等。何。待。朕。朕。廷。和。曰。張。鴻。善。生。不。知。國。體。從。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曰。卿。等。所。言。宗。法。似。固。極。之。意。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前。生。者。為。伯。叔。不。當。降。其。服。且。易。其。名。也。廷。不。敢。阿。順。封。還。手。勒。
九月。聖。母。至。通州。以。尊。號。未。定。駐。節。不。入。帝。闕。之。等。劉。流。泣。服。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陳。請。辭。臣。性。供。不。知。所。裁。降。而。至。宗。由。大。明。入。事。迎。于。闕。內。儀。衛。內。閣。曰。國。極。之。恩。與。由。以。報。其。胞。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慈。皇。太后。廷。和。言。與。獻。帝。后。尊。稱。已。極。茲。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皆。為。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敢。不。盡。其。吏。部。尚。書。壽。字。實。奉。官。章。聖。母。字。不。可。加。
世。宗。簡。皇。帝。大。宗。代。也。在。位。四。十。五。年。
于。嘉。靖。元。年。建。錄。平。濠。劫。封。王。子。仁。新。建。伯。
乾。清。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半。後。殿。是。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帝。心。驚。乃。從。廷。議。稱。孝。宗。為。父。考。慈。壽。皇。

太后為聖母與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
中三年五聖張于堂

南王主桂等上正大禮說言皇上非為人後而為人繼之當考母與
獻帝后上司此禮關係綱常下群臣具議

南康郡大儀上命發勢藏微清泉眼之
汪儒卿兵除文華與應等會議大禮辯論未決武定侯郭勳遽曰祖訓

如漢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曉等言當于是尊尊禮獻大會公
鶴然侯勳仇鬻等六十人上言三代之法父父子子總兄弟兄弟今

帝有武宗為子不宜更立皇上為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
聖伯母九宜稱皇伯母先今天理協人時獻皇帝三別廟廟不入大

廟尊上親之而不特矣于是稱孝宗為皇帝曰皇伯考昭昭原惠惠壽
太皇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聖太皇后曰聖母昭昭天下

前四年修獻皇帝實錄
而五年上聽政之殿領事詩詞問典學士賈余詩論房事桂等志之既

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上曰朕學詩不妨正務爾言問見忠愛但密既
居翰獨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

成七年北邊五省大旱招求元富楊一清說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
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分吏在寬厚不在煩苛臣等其

司乘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
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恩曰賊平寇陳窮兵盡剿則有十惠罷兵行

撫則有十善上嘉之
此八年陝西食事蘇之覺言臣自七月中由舒霍過汝寧目擊荒民悲

顛間埋食未絕殆盡及經陳開晚未無遺民民道偶見居民刈獲舊
而問之答曰運也有繒刺二種予可為飽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臣

見有食者取笑之繫口逆腹難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運子
封題費獻乞願臣工使知民瘼

聖九年禮官李時與巡撫陳廣壽確有惟極功既有密秋以備其
獲別製放鑄配立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

成泰孔子為先師易象為王從衆應讓
聖十年無遠殿風雨成上召麗聖等同觀收穫諭曰農之辛苦見于

歲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果為粒二升平苦也
肝強民何擇有二女歲降樂婦不從溺死詔立以自祠祀之

成十一年科臣魏良弼引著上言望星辰見東方是君臣事明發字
并奸臣在側張年拉竊權橫橫妖星示微定惟所召早敬流辨恭發

勅學敦強辨奸奸婦嫌惡甚已至厭然以回天意上曰奏察言出忠

今乎數自陳准致仕

編修楊君上修有疏言汪叔小人之尤邪動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偏于善之言終于惡果是偏于惡也且工作不可廢典彝終不可改上怒成禁紙詔命完工使之入足顯此無所損矣都督即劾宗明跪救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罰之楊名成遂宗明例外任

御史楊恩疏曰張手教之奸久寔注彼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張手教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手教根本之弊也欲腹心之弊也獻夫門徒之弊也乞斬三種治屢更斯之弊帝從建寧即訊帝欲根恩恩即欲殺之手教固不可此于立名非真即殺之亦係任其害

逆成孺子

之名姑擬之曰當朝敗弄遂得

深末的坐息以向刻說。錄全篇乎換之句。乃僅云。乃始能投戒乎。且爲厲鬼設。錄曰。吾且假汝。俟爲厲鬼晚也。止而自爲。藏即乎。彼之受諸說還何辭也。恩曰。是親相。惟其國富。強且微。中成國。宜有宮藏。人而安。其質乎。汝父某金埋都靈。某玉葬走廢。罪可獲赦數。歸起越。以千札之。爲同僚所。後應書曰。請其應決。王印相曰。不可。戒朝一百七十二年。不殺官。官係安得作傳。當微聞此。是藏。是元竹刊。其案。武聖安蘭發聲。于竹可請以身心。皆不報。甲午年。竹可于長安。謝。起書。自歸。閣下通文陳。是見。之。引。外。事。物。家。曰。七。年。力。出。

家耶遜得城。戊戌雷州。

十六年九月上諭禮部回呈祖祫造匠字太宗帝親臨宣同稱
祝獻皇帝躬修大德延及朕身宜遵宗祫于是尊文皇帝為成祖
獻皇帝為睿宗早已奉睿宗神主附太廟
十二月章聖太后崩上詣山陵大恸山躬往視哭順懷愴號慟
臣莫不感慟

紀十八年上以皇弟顯重爲監獄南守賜詩周問尚書許瓚等疏禁止
 不能
 其人即元節李時少師溫文康兼持初死時乃開鐵二籠御此俱用故
 非此字樣
 得四字樣

奉章監太后降宮請承天命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上南禮部四司
迂回踰陵寢及視太妃已畢然地宜凄涼如結山完美因奏慈駕前
樹。

帝輟朝臣服然令未嘗備國將一二年即可創設人禁脚服或
云望海王不遇徐侯方一顯赫一得金丹之訣不可謂不氣
瑞批然不遇徐侯方一顯赫一得金丹之訣不可謂不氣
十九年魏表江面熟時胡氏一遂同乞李乘隨乞弟遂乞弟氏
張胡氏貞白自誓又不謂言姑惡時一切陳姑及惡少皆計處死矣

八年始一節後諸患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主稱名哀烈
嘉二十一年楊英守伏罪帝幸育妃宮既宴宮婢楊英等以組經帝頭
有銀金釧者次告太后后就收得免詔併貴妃殺之後帝獨紀覽
神二十三年宣大總督楊鶴以報亭平請各鎮援兵應用兵部謂
全陝副邊之兵獨平宣大山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歲之心
重則自為之心輕惟延緩存兵二枝可應供上從其議
已二十四年加東一真人問仲天伯尋解乃送贈三代給與誥命除其
孫敏為國子生

平二十五年三邊總制晉銳請緩河套上喜壯之下兵部議不決

平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夜火召速救楊將時將在彼七年矣其母有
大鳥集余時曰吾必死自為墓誌果卒葬前介請若無千名請進之
念初居家時有奇遠禁官役以爲按臣乃故以行邊從者方飯有奉
飯一盞一盤見食臣即與同食畢官校入繫之帝即行諸官謂
司盡亦一內則乎將曰去矣勿顧官校上召云楊君誠悅乃爾
晉銳疎邊務十八事復上書陳八圖詔獎之令兵部議行
中二十七年歲暮諭晉銳開邊務要言和同附會放縱國是命速臣
議吏部開問等覆言臣等銳罪不容逭今奪官師得以餘官終仕違
銳諸京師說仇黨先被銳勸固計銳敢取權倖見重罪禍從矣罪自

麻法司會擬銳罪斬于市妻于流三十里（一）死家無餘資妻于振損（二）
下虎之

平三十年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將訊編氓
仇黨家室丁時沈結北兵使育馬立市北兵利皆歸沈考選超躋
佑佑以聞帝以問嵩六一年四次期滿皆廢宜以一年二市為限帝
乃起史進柱大同理兵市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解開馬市其不可有十其謀有五疏入帝謂阻撓
邊務令錦衣衛訊杖嚴典史
平三十一年詔罷大同馬市

七月劉川圍患仇黨前通請與嚴而出上令侍御得應金督學或改邊
學疎時代之嘗聞命悉極死徐所同家黨勢通遠漢國上大鴻令陸炳
會三法司擬罪奏嚴嵩大律當逆戮得旨劉炳斬有示凡違禁二家
十皆斬決其背
帝恩賜德威馬市設甘肅乃自與史遷和縣俄遷南戶郭云平三日遷
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
平三十二年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將訊編氓
仇黨家室丁時沈結北兵使育馬立市北兵利皆歸沈考選超躋
佑佑以聞帝以問嵩六一年四次期滿皆廢宜以一年二市為限帝
乃起史進柱大同理兵市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解開馬市其不可有十其謀有五疏入帝謂阻撓
邊務令錦衣衛訊杖嚴典史
平三十一年詔罷大同馬市

三治者以三千而傳德述成發竟歷以三千而即得寺則楊順歎君石

其妻從行。裝五乘與以十二官。人各一。上各一。下各一。

知縣海瑞供狀疏前說言官已不能容許其志其素聞其強項
 亦欲威去其志知縣陳典敗亦清道不坐其罪御史宋淳劾之
 俱落職
 萬曆四十三年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
 平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戚其總兵劉顯前大敵對望日夕潮漲如謂
 繼光遠來疲困不為所忌繼光即以元夜卸曲諸士卒飽食晨慶賊
 悉意攻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躪遂難指之無遺類
 嚴嵩上疏言臣年八秩願皇上哀其無告放歸于世著孫楊以終餘年
 上曰嵩有鴻卷已恩待矣尚邊望耶
 甲子四十三年上以邊卒不用年戶兵工三部餘銀四萬兩給撫官軍徐
 際曰春防既賞秋防折外以爲制責則不以爲恩不貴則建以生恐不
 若其其糧餉而賞則以俸有功上察其之
 御史林潤劾世宗司罪滿後與龍文宋軒衣塔負險不臣排滿朝政數
 以治弟聚眾數十乞正刑案以絕禍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
 以言官劾達胡宗憲至仰奉必
 林潤獲劾等語卿等制籍
 萬曆四十四年達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劾其交通倭謀叛請誅得旨
 處斬

萬曆四十五年上諭徐際公承天拜親校取藥服氣皆奏聖躬既久本
 平若從遠涉長途不惟失藥復之速亦非所以止慰二聖之心所用藥
 品只須論按按進取爲便上曰誠一行之我必爲康徐曰臣躬天祐委
 待遠行而後萬康也今遠境多虞根本宜固有一從速前進聖駕在外
 能無驚擾乎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主事海瑞上疏曰陛下初年引徐際公遠遊萬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
 名器日甚二王不相見人以此爲薄于父子以情疑修序臣于人以爲薄
 于君臣無西死而不進人以爲薄于夫婦是貪得獨民不聊生賦役日
 煩萬方愁怨諸臣醫修廢修繼相率進言天聽天施相繼未實修建書
 定工部極力督辦買市瑤戶都差求四出天鎮修以來養生也燕死
 海瑞湯下應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成彼既不
 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杖于地下瑞泣曰臣已從取并請
 之妾恩自悔跪竟萬十
 十月上不豫上雖修飲西內皇權綱絕羣朝政肅然當夜分至五鼓猶
 覽奏章覽輒四五行下而載共詳詳優宸翰揮洒天縱然也自方上選
 長生等藥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
 上疾甚遂乾清宮翌日崩
 裕王載庶即皇帝位

穆宗莊皇帝諱載灃世宗

於隆慶元年上大行皇帝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懿仁大

孝肅皇帝廟號世宗

先朝建言諸臣生者錄用以垂血脈

道贈王守仁為新建伯溫文成

嘉事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謂先帝尊稱獻皇帝世宗不刊之典至

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左當議者皇獻帝雖貴為天子父實未嘗南面

而天下難為武宗獻皇帝北南事武宗乃選列十諸帝而居武宗之右

則微以待今日臣以為獻皇帝太廟千載後不免遷遷否祀專世廟則

萬世不挑矣不報

初上錢祥時政知卿錄建言諸臣明正方士之罪徐爵外請于道詔中

行之馬拱非之謂是恭揚先德且諸罪諸臣並無應降者何家漢為市

恩遂與時有照

賜賜以恩恩

狀二年朴臣石正上聞政理慰人心疏曰春聖躬長夜之飲不可不極

曰動聖學經筵久綴金清未復曰初視前以周知民隱總理萬民曰達

俞允言涉歷昭者多不下事于內庭者稽遲不先甚且因而獲慶曰

軍機侍中及五以而能立選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德納周鼎一觸志

諱而獨外陸威儀佛道聖旨而削籍已召二臣以迄意直曰蔡澤諫項

緣近臣年故言官攻發切中傷得以累深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

察乎疏入上怒今廷杖削籍視即正法按蔡澤杖者即仰留文照臣友

也思以杖斃乃先以義句殺即而身已殺蔡澤則人共雪之文照且雪

且振以出得不死

皇太子方五歲選閣臣于御道而謂曰先生良苦煩賢補臣預有謝曰

願殿下勤學容司各讀三字聖虎而曰先生且休矣亦肯請別他者故

則聖舍矣

王時獻王之位各親仁正位中宮以端治本上曰皇后侍朕久無子多

所移居別宮以賜意年歲不知內庭事矣言即時舉斧乃復言皇后乃

先帝遺孀以適陛下有開帷之德根本之條使皇后擁護成疾已為不

可乃云別宮賜意意有大婦與違而賜意者于上曰侍疾愈即遣字無

多言

戶部尚書劉體乾先是內庫戶部取買其珠淨項尚書馬廣節時召

商取買及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其珠金玉之類每能持不行等上疏

抗論財用絀之請停取買體乾至文忠居不肯進今蘇本吏須固體乾

公孫上忠者。事殿其吏。後今內閣。請體貌而論。不必上本體。就遠欲。仕請所取。買仍。不。行。思。內。降。著。閣。任。去。中。官。平。芳。數。以。立。保。作。官。同。舉。亦。很。其。正。丘。共。經。之。上。命。提。斯。杖。之。繁。破。傳。決。刑。部。高。書。毛。昭。言。刑。人。手。市。典。衆。共。之。非。特。使。吏。者。不。免。亦。令。生。者。不。犯。多。供。事。內。庭。罪。狀。未。明。茲。知。所。坐。上。曰。芳。無。禮。第。錮。之。已。三。年。准。楊。徐。大。水。奏。開。勸。傳。買。錢。十。五。萬。石。截。舊。三。萬。石。以。贖。之。經。海。瑞。為。金。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稱。四。年。高。拱。疏。言。武。臣。高。拱。止。三。事。今。皇。上。以。子。婚。父。宜。宜。年。事。更。晚。且。大。體。大。使。先。當。勵。精。之。改。而。能。獲。改。易。尤。非。能。體。所。宜。

高拱言。選方有司。實兼救民樂遷之責。即以才力者為之。猶俱不堪。乃官其地者。非難流則遷。非遷則多才力不堪之人。未能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致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富強。才力超邁者。除補或治有成效。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不次。擢用。若用之不效。除三級利用。上疏之。刑科計仇。等。請。釋。險。事。中。李。已。內。犯。徒。恩。等。侍。音。已。釋。為。民。恩。等。襲。微。如。故。始。未。司。意。恩。等。有。內。犯。欲。皆。以。脫。已。已。獨。釋。最。始。余。就。謂。上。仁。明。獨。斷。五年。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母惟有民社之責。則敢。考。奏。

學余野逸。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校。遠。官。或。無。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要。丁。萬。狀。其。情。可。憫。道。制。數。官。得。校。本。者。地。方。甚。以。為。憂。乞。視。此。為。制。從。之。留。以。監。理。稅。孔。于。廟。庭。任。六。平。上。不。據。召。閣。臣。高。拱。散。居。正。馬。儀。至。乾。濟。宮。交。頤。命。上。曰。偶。得。此。乘。遠。不。能。起。來。官。如。少。今。付。之。卿。等。宜。痛。心。補。佐。然。矣。奏。曰。東。宮。難。初。祖。宗。法。度。共。在。臣。務。竭。忠。補。佐。不。敢。愛。戚。且。奏。且。哭。大。慟。不。止。兩。宮。亦。失。聲。二。內。臣。候。拱。起。還。長。跪。以。出。其。日。上。崩。聖。太子。冊。封。即。皇。帝。極。十。歲。月。五。十。未。

上。大。行。皇。帝。尊。臨。回。於。天。明。道。淵。然。寬。仁。顏。久。先。武。穆。德。統。奉。莊。宣。帝。廟。號。穆。宗。一。日。內。使。傳。音。至。閣。問。音。出。何。人。上。呼。年。皆。書。所。為。否。止。逆。者。會。矣。已。今。臺。諫。劾。太。監。馮。保。必。欲。出。之。保。故。按。其。奏。候。閣。臣。衆。居。正。視。江。陵。北。路。有。旨。成。順。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為。主。逆。保。也。中。使。以。旨。授。成。國。主。儀。之。乃。貴。拱。專。擅。無。人。臣。禮。意。欲。何。為。母。子。猜。嫌。不。安。今。即。日。歸。司。拱。狀。也。不。能。起。居。正。殿。之。出。翌。日。跪。於。龍。輦。車。出。都。召。召。官。輔。張。居。正。曰。父。皇。謂。先生。恩。先生。幸。自。愛。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要在。遵。守。舊。制。不。必。分。更。至于。讎。華。親。睦。愛。民。即。

用又君道所先已聖明謂意上四云
 居正既得國然天下為已法中外想望系朱其為使大約尊奉
 謀利違害言高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非法害之也
 制委棄而不允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而為尊居正之百察焉
 上方十歲以英明聞穆廟奉祀遂內使以金查遺其家為門者所執奏
 上宮內使三十以白金遺他日他家資以此給賜先帝賜否不可共
 張居正等進香鑑圖說
 太監馬保李司禮監
 神宗廟皇帝在位四十年
 於萬曆元年上居乾清宮見一無賴男子假裝內使趨走帝左右觀
 之問其姓名曰王大臣問何來曰經兵威進先所未下來厥鞠問張居
 正使人陰囑曰但得自問老為拱所求欲除行刺上言未已而厥校獲
 將已集萬之門矣吏即得傳向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
 臣人自尼太僕卿李幼遊方為病強起請居正曰朝廷等侍外人而
 公今違堯主使之入即是高老竊恐萬代名將歸于公及錦衣朱希
 孝等亦當方情素思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而不讓又水雷不止憂
 咎難堪理刑自一清因獨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于高老係爾等元老

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罪之或謂時有身家老于他日能免球戲之禍
 即故例殿衛門事必先加刑于足將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賜言當初
 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違符馬問老如何打我來希希等恨
 書懷遂罷而馬供可幸無虞已而送大臣于法司然中書豈不能
 言遂罷斬自是居正威望日重矣
 甲二年翰林院庶吉士內閣生品遂閣臣進殿馮保謂閣臣曰王上冲
 年不可以與物殊其好上尋以白燕送出
 張居正等進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內外文武姓名上讀于殿看
 覽
 丙四年御史劉臺奏劾居正專權威福居正怒惡見上辭改曰臣之行
 正威福也將冀順陛下則負明君賜忠事上無以逃身懼之震伏地乞
 肯起上手版之怒詔下臺獄廷杖一百遂成之居正復具疏為辭免杖
 奪職還里
 丁丑五年司禮馬保母裁抑中書母與朝事由是內外多怨上初密使
 與上尚侍戲見保至即正襟危坐尚侍侍上戲者保等陰解之故宮中
 皆憚保即上有所責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上稍長情不能平以左右
 故不熱然心恨之
 張居正奉旨查情視事編修吳中行趙用賢刑部員外文舉王世忠等

孝友章勤其忠親貧仕居正大慈寧院王錫爵進長次承爵居正曰聖
慈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慈亦為老先生而慈海未竟居正原撫于地舉
手索力作則頭伏曰商殺我錫爵人獨赴出明日四人同時受
杖尋遣戍庶子許文勝錫爵至孟一日班之者何下生洪英者何蘭生
意連之孫之承成翁以贈中行錫爵至孟一日文平一節其理足顯不指
利心寧辭辭首黃蓋在中為君子幸以贈用賈時觀此是上朝元標積
忠誠心人故半上錫爵二月亦受杖錫爵貴州
都御史陳瓚在告久病貽書為自強司師相事宗由宜傷從獨勿違茲
名自強云曰此老不叛也先歿也

卷二

六年上大特召居正充的來問名使徐善平來奏居正有服制不宜
與親事不聽
七年漕河工成先是淮揚諸郡苦水患及陵寢苦無寧歲上聞之發
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訓董其事巡索八百餘里兩堤相望如常山
夾峙而河流其中不特險獲不犯數十年無地耕為耕桑矣
蘇松大水積流七十餘萬張居正請賑之以安民生流滑百姓財力有
限即年歲歉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啻窮蹙見年錢糧
尚不能辦況累歲之積遺哉帝徵一法名為完備兌粟則疏諸改也
今歲之所賦即為明歲之屯欠見在之所欠人是持米之帶微况預儲

卷三

九年分罷羅里奔縣置官吏使與其縣補府民定行貧之費需
若胡與小民使其皆職上之仁哉上從之
八年張居正纂纂朝濟湖四十欵進呈曰是給士訓不若進事丁敏
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也易子伏願皇上留神聽覽勉力行則聖德日
進于萬朝上嘉納之
九年南給事傅作舟奏江皖淮風流被災傷民多乏食宜以料度重
恤或相賑為益大有可虞上曰淮風頻年害災何也居正曰此地從來
多荒少熟即元米之龍亦起于此當急賑濟以全之上從之
十年張佳胤定浙二影浙兵因被擾遂擢辱巡撫為蘇時御史張佳
胤糾金案
胤交分視師得抵稅而提問市民因受役不均聚眾焚級雖紳有七類
丁仕那者為首倡嘉胤後駕曰遠縣之尚丁難而二也從者皆恐既到
臺皆亡賴勾結佳胤乃召募兵為亂者極之曰汝等敢藏有干衛功前
無破發賊矣今市井無賴亦為亂無此勢不可以汝等為例丁為我
捕之汝等不捕則賄且有賞也眾沸難能令逐逐亂民敗之擒捕丁仕
紳等生會諸司訊之得其狀乃而委金帛者五十餘人皆泉之餘悉發
歸于荒諸亡賴皆結黨解散佳胤乃復募兵餉家廉其倡亂者名因捕
殺入曰汝為亂首吾故欲殺汝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因就使追殺
之等曰胤有已狀事今以爾有功天子不貸蓋謀汝當盡力為國守禦

軍臣嚴所自決無與吳事關上悅遣使慰右都御史兼左侍郎

張居正卒諡文忠詔太僕官護其喪歸上初重居正傳言其家多不

而厚臣諫附之至于妻妾亦不數斥乃但稱太師而已居正殯餘戚尚

存官屬有欲請元輔則碑新輔臣乃曰張太師豈有稍先太師者未

葬而輓言無所不至矣初居正嘗因家人于醉七就其弟翰林大僚為

記贈之給事李基者與之通姙婦九卿御史俱被刺往還微俟候歸延

飲必上座後事敗生斯人心離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磨爛矣

鍾惺曰張江陵相業大有可觀但驕貪擅權為世所詬惜哉

十二年御史羊丁弘道論居正罪惡詔奪其官及世籍其家長子欲

明史會要

外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奏曰居正素皆妙法國法已正眾

憤已平乃其八司老母衣食之供給不用子孫之及亡相繼殊非罪人

不替之意上聞而詔有月保全之

自居正沒後朝士更易殆盡攻者銳意其可解惟陸兗祖正言權挫一

時引致初光祖小卿以事見居正語大條無不屏息立聽兗祖稱索坐

語且久又調獲劉臺甚力因改折事與居正力辯居正大恚兗祖正已

曰相公奈何詈之拒人哉及居正歿無附和時局語人服其標

有十三年上並習事慮下欺微有聞報遣刑部尚書舒化奏曰主術

實因不責為若好已為是代有司事也使人歸通于上而下得緣矣

以飾罪上領之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以其名薦遂起南京右都御史至日親者撫

道路南都為養終官號文忠右都雅長御史成于清御史無所短長

瑞以為御史職制舉吏有官南臺亦稱北臺按正百官必自御史始故

約諸御史嚴且峻南御史而成人劍道有一御史為股要者瑞集諸御

史謂之曰爾等聞馬皇帝有杖御史法乎今以杖者御史爭不能得平

杖之每一下令不數語詞中情勢而都人傳誦之自大條系承即無不

彈然來法行時城市索錦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肯求公廷爾然杜

門靜處而已後卒于官食都堂用及入現舊情敵黨有眾士所不塔者

明史會要

其息注下獄其寶僅十餘金士大夫嘆金為發具士民哭之至羅市者

數日喪出江上白衣羽揚繡素而送者盈兩河南漢物大軍會雲集之

餘數百里不絕薪人朱良倫作詩平之曰批錦直奪此千志若都還同

孤竹清能隱海大索萬里歸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重

前有葉美說與傍人深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詔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建復曰神宗知海公而僅受南祭都未竟有賈誼長沙之惜使得大

任而竟其業則所成說不知更何如也

十四年南太常卿沈于水疏言建文皇帝御年四十年不待一孟麥領

下同庶氏于諫不恐見奉明報表衣事指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于

德意不稱宜節禮官足職或稍食慈又太子之制不報
 丁十五年申時行請華恩禮說曰治本在使氏得食頃者同荒大務
 缺運使分恩至滋榮雖有限而畿民無窮惟是弊近揚初市糧
 通行乃可延旦夕也今近河河南等處性開銀錢同家安其成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民既缺食于和知人紀文于他方是歲之為愛
 也已禁止通糧之令恐商民輟買播糶則百姓不至散待聽聞之恐
 被十六年上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慚德親微大而有虧起還不必
 追惜止等通鑑及大學衍義并宋制實刻奕錄以評治道
 內閣主鑄錢于王銓順天鄉試第一禮部郎中高柱奏物議疑信相
 半錫爵議請優試而奏極大佳物議始息銓有大才後登辛丑榜眼
 御史為奏乾國論微服事情指及王錫爵所授失職上怒送錫爵司打
 問錫爵益飲曰臣之進用原為先年從居正季情事說能謂錫爵居正以
 此居正飲而臣得進用皇上本以居正用臣而今即以處居正之事
 成臣臣即何解于居正之見責哉
 此十七年南京從官孫一謙麻城人于從因其有恩惠竊創重因米日
 一升率為微平盜去入散時強弱不均多有不得食者因初入往住
 樂之其城地不得錢不與操地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一科米計飯

按籍以必分糾各均因衣穀為流灌補葺其官同無米穀處成者
 兵部侍郎王用汲策聞其事皆加獎獎欲為之地而一謙已滿三載者
 釋雲山吏目去矣王世貞贈以詩曰有移白鳥寄城內祖道無人日欲
 復爾有若應方知地輸不摘作數行惟其地官也一謙不之官徑歸主
 部湖舟中悅然見有請為某土地者與之應答于錢之不數日而卒
 錢程口官無大小要在死其其職與民有恩惠耳孫公一微吏觀其
 用心可不朽矣
 十八年上召閣臣中時行等時行等請冊立東宮上曰朕無嫡子
 夜初日有定序鄭妃亦并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爾侯其壯健
 則金會錄
 使出總政心時行等曰宜長子年九歲當養稱教正在今日上曰也
 要生未聰明時行等曰當養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廢資本有不教
 而成者上曰朕知之既而召皇長子立立稱若上平賜之時行等無視
 良久因習曰皇太子龍潛風日岐嶷非此有咎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上
 曰朕知之遂命出
 解十九年宋璉病求罷不免璉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召坐在戶部
 終禮今日一快事然出其省長金若于璉曰朝廷錢穀事可憂而不
 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之或生侈心又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
 明年這糧可改折者璉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耗有不

有直言教切指不乘與亦不勒想此不違故乃名事奉而置之干候
行禮時既度寬弘理得成其時事得官相正安工上勤心奉
了畢知官畢意是有微有若一祭不理先如家乘之而全無痛痒則
也乘不背矣同列作服

公二十一年學臣安宗第五東宮上結其後防前日如大小文武不來
皆校使下明年册立如丹米成監直待十五歲册元于是諸位皆聽至
是上尚未册立王錫爵乃容說擊奇果行以官前册上曰朕雖有前章
但昨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冊果吉于

計王于欲封王是背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不故此不來無已將三
子並封王少待數年俟皇后無出再行册立可也既而招北李臣譯英
曰元子封王後無此事三王並封名分如何何子歸于是却即與元蔡願
元成宗納陞科臣王如堅光祿丞朱維宗等奏說進謀曰中宮春秋尚
盛尚前立一強則所冊元子日富遊往何嫌何疑以未期之事故已成
之令上怒及加除前老蔡等獲奇錫爵而歸之錫爵曰然則奈何元蔡
曰即已革除挽回二字別與商量錫爵曰等請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蔡
曰即以元蔡為首杖收惟命錫爵感其言復與元力請停冊曰祖訓所
載元蔡何惡並生官耳今冊子未生而長子年已十二豈容悲停况爵

音原無待嫡之說今更變更似可疑去年之命既改于今日馬知全
日之命不改于也年乎且元子封王祖訓無之即民間于未有十二三
歲不讀書者陛下中不行冊立亦否今出閣議放上曰外王疑朕深
痛恨卿乃輔弼親臣何故不肯從當堅足如此得不必少候二三年
中宮無出更行冊立領教電使等行乞為賜爵後計預載元九之八
上上始允之

陳桓曰觀利石立儲諸說言：忠慈古社稷臣無與近之
歷屋漸近紫微垣上居居思遠路聲臣修容
年二十二年皇長子如册諸事時年十三歲岐嶽不允請壽成謂作字

下擇東面而立一閣臣謀出銅鑄上呈長子為內侍曰移銅鑄近前此
誰不明言意在默察察行突厥一日譯巧言亂德帝意曰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劉初安當立既後衍果國問曰何以謂之亂德皇長子朝德家
司顯則是非蓋化訓臣之句而變拾之史意明切諸官焦林許開羅皇
上帝降表于下民若有性性大慶奉曰天命謂之是已諸官重其
馬皆問擇可勞而勞之外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諸官嘆服
河南大悅有人相食給事楊東明進仇民圖說御史陳公霖封進仇民
所食雁隻上覽之則然時謝青紀在序亦惻然因出所私幣五千金賑

甚傷懷大泣謂妻子曰吾等自為耳吾不能從顧汝矣遂同二處妻前
室雖止自焚我師往獲朝飲及妻田氏并餘室百餘人獻降閣下
傳示九邊遂以其地為二郡屬焉皆曰遠處屬降者曰平越
時楊使四出南京守備太監下應川府副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蔡
意然知府其地閣上言六安有礦馬皇帝恩人並採有湯廣勝故六安
衛官守之任不致金礦開收奉旨凡係皇陵果林俱不許開手
是獲與一言詳見後物

二十九午冊立皇太子常洛為皇太子

三十午上偶失保遂召輔臣跪前一言諭以輔臣東宮及罷嬖說起發

擇禁諸事一書呼萬歲出望月上云悔之復來前命太監田美珠曰

已領行堂可反計上怒欲手刃之義不為動一貫忠義前新義深安

三十一午有後進名書于各署者大約言鄭貴妃欲尼太子事道司
驛處尼驛事聞上大怒中外危疑幸上志素定方嚴備時召皇太子
大發諭曰汝莫不干涉汝去請書寫字我的慈愛汝是知道汝
的亦友我亦知道此必逆惡造捏奸毒離間父子兄弟劫掠天下也
因出御筆所寫訓諭一冊賜之曰細看誦則知我立心也傳時上流下
太子亦含淚叩頭謝去

後程曰觀神宗處父子之間其三代公主我

時補侯者甚嚴下令大索給事錢晉皋阿一貫意五指郭正域止及歸
臣沈璉給卒聞正域舟補兵僕隸札經皆下獄考訊無所得人聞璉家
長安中無敢謁海吳工人先令舉以疑似指璉并捕高得違觀案市錄
連係甚最後得微生光顏侍郎李廷樞尚書趙世卿勸閣臣一貫及卿
史完裕乃將之始其役

三十三午考察京官主祭當廣文部侍郎楊時喬一貫怒其方嚴請

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祭時論藉一給事錢晉皋皆外補得旨留用子

足部中劉元珍御史來告獨等後先論一貫權奸黨國有首元珍等俱

外時有吳中布衣在一貫坐堂與嚴之曰昔之山人為山中閑人今

之山人為山外山人布衣對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

事一生咄咄

歸烈婦陳氏卒烈婦是山陽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二年而善世死

婦遂服劍自裁母抱持奪劍婦謂母曰見必死矣已許夫矣自裁宜

或者曰無子宜死年少宜成男姑老矣日無倚宜成男始自育子奉養

無須我死也日趨市帷我婦人或即與不可露尸竟自經成

年二十四年內官楊發殘忠雲南軍民率官賀世祖將光大紆衆幾燒

其家殺之上聞大怒補臣朱應奏云陛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既而

有芥菜不足備止待計事世勸千役

除更上謂左右司此時延臣交外覓官署忙開宴打關惟待即楊時孫

李廷獻劉都屠前三人請假可令

和三十五年尚考趙世郡表言用人各有職掌家宰無所不說而推擇

司官及衙門日于各郡無六卿率屬之意

捕臣來京當止顯稅我曰兒童走卒無非誑詭等之言詭難謂此無

非成性詭等之狀乃者魯孫官宋即說廣稅各處去來開曉石其說

廣稅今臣等如何核對如何核對稅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道

增稅皇上千章難以留中而臣等之考核不可無據時戶外華

與對案之冤家月一指前則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譁語相加輔相

之地真苦海矣

中三十六年南京大水米供無

中三十七年閣臣葉向高奏言永平無事人主當視士大夫之性而視官

重及至有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為難則

其禍不忠言矣已將吏部程聚諸說亟賜簡發

遼東地震

山西大旱

庚三十八年葉向高疏請東官講學時提議

庚三十九年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成水河水漲五六尺與

馬不能行

戶部尚書趙世郡已歸久候不得命考降

任四十年吏部尚書孫正揚挂冠出都

甲四十二年福王之國河南

甲四十三年五月春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棍格仆于門內侍一人衆執

之皇太子親奉送御前審定北名張亮御史劉建元跪言其違涉風魔

脫似雞精刑部中司士相尋定為風瘋擬軍官王之案重加詳問言

有馬三道誘至龍劉二太監處語多謬誤國器也科臣何士奇請開

其事上大怒因罵革憲率官至聖母堂決沒低坐皇太子侍石三皇漢

歷主膝下急召百官入見上問昨有風瘋張亮差入東宮傷人此是英

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名開說你等說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達

見刑部問的招而止釋本內有名人犯張亮屬孫劉氏即時處達處或

其餘不許波及一人以傷天和孫親來官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

愛惜他字御史劉光復伏于殿中忠愛激切場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

極仁孝因班聯稍後孫高上聞之不甚悲淚以手執太子親命

罰學下遂下光復獄上怒稍平又以手約皇太子親曰彼從六尺孤養

至今成天大矣我有別念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成天又何誤耶人類

問皇太子曰：「你有何故？」同議米太子曰：「以此風煽之人決了說罷，不
 辨株連人曰：「我父于何等親愛爾等無益而言。為不忠之臣，使我為不
 孝之子，上說因令舉臣出，辱津張在于市，事遂獲于是罷上之眾官，諸
 何士于外，釋為三道等。」
 萬四十四年，會武被榜，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俱以獎發除名。
 將人談曰：「乃疾會錄，斯名號六，趙最有才名，士林盛之。」
 乙酉十五年，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御居浸江而南，穴處
 食苗。
 萬四十六年，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結遠鎮兵，再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
 別號崇國柱，年赴京朝覲，以楊錫為兵部侍郎，代張繼論為巡撫，往經
 略情，優賜劄一，以重事權。
 命御史陳玉庭代楊一桂按邊。
 經某楊錫開微，車騎赴河東，談防寬，聚望風，適乃新十縣陳人道等
 以向，議從寬，真于女子還陽。
 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警，暴主兵，震報相謹。
 紀四十七年，拔還師，征調要集，上以經某奏報久積，恐師老將困，檢兵
 部議，議方果大學士方從哲入奏，遣書從師。
 經某楊錫，既失策，乃警師還陽，命回還還兵，時師期不報，出沒機池，既

而杜松越五嶺開前抵渾河，乘車趨利，半渡為餘騎忽逆擊，松血戰
 突圍，自于至，而力竭，而敵劉綎備戰，兵馬家黨，入三百餘里，阻重
 關，夾攻，銳及軍鋒，劉綎操等俱陣歿，唯清和一，路卡如柏以經某令將
 撤司，獲金，先是從出師，五里，則于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知其收微。
 上起服，築建，副金都御史，兼任副侍郎，代楊錫經某，達朔，疏請決策，帳
 撤關原，上賜劄，今劉期，從事，建為軍騎，親通司，索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千壯其行，竟不及從。
 經某張廷綱入還陽，新罪，逃遊擊劉通都等，後還，觀徐撫清開鐵，必事
 軍武，上諭以兆，開必獲，意復相度，各除要，疏所宜，請其兵，將決策，守邊
 楊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惟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上諭。
 司體監傳皇太子令，旨，將驛，親至，行，上馬，中，等，都，著，撤，回。
 人，得，今，旨，發，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為，賞。
 光宗，貞，皇，帝，在，位，一，月，長。
 惟泰昌元年，八月朔，皇太子，常，欲，即，皇，帝，位。
 起，監，鄒，元，標，大，理，剛，別，先，從，先，豫，寺，正。
 以，未，應，奉，巡，撫，還，東。

位行五拜三叩頭。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奉令宣制。行。諸臣始退。

時長子御膳廣寧。奉送侍衛在乾清宮未移。御史左光斗奏請正名。後宮內建之有乾清宮。猶外建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居之。寧選侍衛非嫡母又非生母。微然在于正宮而殿下居。成不得于几。遂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今不早決。斷將惜無。奉之。各行昇制之。齊武氏之禍。復見于今矣。

將登極已定。初六。五月初五日。奉送侍衛未移宮。給事中楊廷選侍衛。立勅。穆宣曰。祖宗之宗社為重。宮情之尊嚴為難。今既奉移。宣明旨。若

復舊。宣。就延。嘉其欲中外之共主。遂建一宮。稱乎人言。論。以皆言奉進

志。廣開寶庫。盜取珍玩。宜必從重。服要朝之介。而後出宮。乎抑傳皇孫

妃名色。是日無妨。主乎以今日天光神明之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伯叔

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

生母。無妄侍侍。曰。我貴妃。我兒。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孰能平之。前

御貴妃。亦以你獲先帝為名。不離乾清宮。左右。應先帝聖鑒。隨即遣去

而滿體。所以沉痾。醫藥。所以亂投。人言籍上。至今執痛。說虎色變。臣等

安得不為寒心。此穆宣一事。斷在今日。跪上。奉送侍衛。穆宣仁善殿

御史鄭宗周奏。請下聖文。并於司藏。請。言文。并。臣。藏。稿。心。用。無。不。慎。致

御史鄭宗周奏。請下聖文。并於司藏。請。言文。并。臣。藏。稿。心。用。無。不。慎。致

光緒帝。他。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保。神。人。怨。憤。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九。廟。而。南。北。糾。遺。交。平。論。文。昇。平。可。灼。之。罪。

皇長子。日。校。即。皇。帝。位。

給。事。患。世。楊。奏。奏。方。從。第。十。罪。三。丁。殺。子。獨。制。六。年。妨。於。法。國。罪。一。失

誤。及。臨。罪。二。擬。擊。青。宮。虎。獲。奸。黨。罪。三。忠。行。胸。臆。放。縱。謀。倫。罪。四。縱。子

殺。人。罪。五。阻。抑。言。官。罪。六。隔。加。夫。律。寬。議。按。臣。罪。七。上。推。幾。斷。送。金

師。罪。八。徇。情。罔。上。罪。九。代。掌。權。機。辱。國。殃。民。罪。十。御。貴。妃。封。后。之。舉。滿

朝。爭。競。從。皆。兩。可。其。間。非。先。帝。明。示。殺。止。降。之。為。禍。不。可。忍。言。是。無。君

尊。者。一。奉。送。侍。衛。抗。先。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皆。備。非。人。臣。子。反

吏。劉。建。奉。送。志。等。並。藏。美。珠。夜。半。竊。約。必。欲。封。為。貴。妃。滅。絕。人。臣。臣。臣

此。是。無。君。當。謀。者。二。在。天。并。輕。用。制。伐。之。權。傷。損。先。帝。科。道。論。之。從。廢

乃。代。擬。出。脫。律。之。趙。盾。不。封。賊。又。何。辭。于。朕。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謀。者

三。上。貴。以。輕。毀。大。臣。有。傷。國。體。

御史顧維泰。曰。經。某。熊。建。錫。出。閣。論。年。我。子。空。無。定。策。乃。敢。出。顯。和。未

聞。我。兵。以。一。天。相。加。道。始。猶。曰。無。兵。無。餉。今。十。餘。萬。之。師。雲。集。百。餘。萬

之。金。正。發。而。今。日。曰。故。將。犯。於。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此。此。安。窮

院。而。御。史。能。三。元。復。論。熊。建。錫。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御。史。能。修。德。科。臣

魏。應。科。俱。前。後。有。說。論。之。科。臣。楊。廷。選。奏。曰。謀。殺。先。帝。終。難。抹。殺。其。功。併

繼業者亦將待其成功而在大揮平妄行一裁之倖安。皆在積難難說。機萬全之無業臣今為建陽有二策廣收羣策。包圍後功。以報君父。又。一策也。數回上方。求賢建代。人一策也。若然。上施。下。今日。漢。明日。至。千萬。當停焉。而還陽。已為雲矣。于是。焦達。路上。跪求。物。并。請。勒。賜。三。元。帑。修。德。徑。達。靈。驗。有。無。虛。榮。家。曰。遠。師。三。教。獲。達。職。始。驅。魔。卒。救。百。人。浪。語。出。關。至。考。山。而。鎮。鎮。飛。天。當。是。時。中。外。文。武。半。民。咸。智。遠。必。亡。其。怪。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此。方。安。堵。舉。朝。然。而。外。也。此。必。非。不。接。練。不。却。者。再。尚。工。作者。所。能。致。也。且。謂。職。權。大。十。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將。濟。王。而。殃。民。處。也。為。數。人。所。哭。

或有如所冀者但言斬將擒王于此日之兵將血分易言也今當催
 而張郃刻令馬上催而三路改易師號于今日何故輕車如破大入大劉
 小入小劉凡將各選精兵并調三四萬未成一川土之勢矣後進敗亦
 本為說而非今日功臣罪臣所罷及也惟有急遣才策勿使策封疆乃
 為急言上有言無遣將回請聽勅仰令魏應科張修德馬三元使遠安
 為然建勅勿罪楊建奏請勅事勿違言官使勅者即言者就令勅得達
 真心雖背賊上乃改命兵科李堂奏在
 以巡撫應應承統略遠兵代建巡之任于是建勅將共任處一半
 臣解人民收獲歲登糧獨兵為費舉打邊宕城年項之勿細查數目上

爲人所害者
 者所是也何者有一家地方事當聽之於家爲之設本司處之也若更聽之
 能區區停女何用然性格強壯龍人意而不一從概觀其然若此使或
 論不省則理必爲無所措手足矣此民爲強與計強非固窮慮者也
 上以山皮長事初勞特簡禮部尚書孫知遊入閣辦事御史黃繼泰交
 仲曰珍字今辭計款曰宰相乃第一年官必明付廷推公孫與論而後
 宣麻有先拜命無懈孫知遊龍龍有年悉款無肯印曰大典初勞亦職
 分內事何足以此三公爲先肯之其九重結開其之知曰款曰成命而登
 庸之與始重
 徐事趙知用奏言今日之事有靈論已定而不必違序者門戶是也

風逆母得無恙及郭城水災人民深流與母兩地隨風各附一木刳
達岸卒遇其母官新郭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即于賊舟待至日
中一木沖岸視之則陳崇也即午其母何以孝邀助天禁司子何知孝
惟不敢忘母名

兵科宋童家勳遺事曰奏曰建○獨○有○權○才○之○推○才○任○事○經○十○餘○月○耳
而邊境關額之域如新喪胆之人復定生聚集滿二空城今且儼然
重鎮矣民安于居商旅紛于遠而後之人因之為進我退守之地臣入
遠陽官民士庶盡強而思謂數萬生靈皆建○一城所繫無而此獨也
罪皆其任性故之何也建○獨性甚急切而道人素習急緩性不愛則土

不成況又非常之原○黎民戰馬見勝千傳○來○木○于○園○林○樹○石○于○墳
蓋似乎事民能奪其奇修王刻期于卿○青○終○後○無○割○先○龍○無○勝○傳○勝
「諸宮家」之風前遂騰傳入告矣上曰無建○獨力保見城功不可取
因言求去情有可原乃准及請免用為勞臣任事者勸
者建○獨結石為

建○獨在侍郎熊廷昭仍前經奏
張廷珍馬三元魏應嘉各降二級○額外以前熊廷昭也
刑部侍郎鄧元標熊理理時司昔王安石在宋汲之以理財為第一其
宋好拉之不知此廷昭之見也我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為富強今國

家窮又當以富強為仁義然理財而舍先時鹽課水利三項即秦北
無以善矣

遼東巡撫鍾國用因病辭免以奉議王化貞代之
升秩著全二百萬兩充餉

遼東政部諸臣張登崔儒秀何廷鼎秦邦屏等奏將官恤餉有差
裁補欠呈上于宮中覆奏庚申甘雨于其

經署張廷鼎至京奏定先著可以遵辦則三堂廣求為先著以宗師論
則山海關為先著以收復論則廣寧營東天津三陵為先著一應兵餉

裁減宜盡力全用于此著一實教目不能裁越京師自可安然而命
分司於兼兵部奏亦以復宗師為名者皆升也上納之賜上方劍一

品服仍賜宴命大臣陪饌禮數特隆
御史李日宣奏請宗師及孔子後裔于本省加額十二人上從之

鎮江奇拔先是標下遊擊先文龍奉遼撫王化貞命赴河東等處招降
叛匪是道安撫衛烏勝虎為奇數處同創鎮江殺兵士千餘壯勇又各出

抄掠遼東遼東總辦生員王一寧等率兵三百餘人羅瑪溝城下又先
時通鎮江中軍陳良翼為內應于是內外夾攻敵皆胆落四奔文龍通

進城安撫百姓因請兵糧接濟王化貞以聞上命速發兵糧接濟並陞
賞先文龍等

約奉聖太后家氏墳地二十頃御史王忬奏曰臣聞明主恩不先于
至道近頃明有一則謂奉陵夫人香火之地一則謂絕進違律衛之功
夫梓宮水竈而竟規家氏之香火殿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功勞于權
為不利于漸為失宜聖德無瑕忽有此禁制不便之患工切責之
策廷諸臣議居家祭奉天津三方並進時王忬言候信北兵之助而力
主進我亦不敢獨為然之無廷諸臣不能為為國泰三方布正有名無實
既實不能任此豈為重擔臣行時與諸臣約曰大兵來至我日不得不
應如事尚未肯且日錄守以待明年及鎮兵與米充津米粟應備完三
方並進一鼓直前助與不助守可不必以年之說今樞臣曰敵情款

盡從容坐待其來必無幸矣撫臣以此時過河戒氣自倍雖少可以成
功此主進者也夫數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其來固無幸而待
敵以憂無從容整備之來以往獨有幸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
大學士葉向高建大開文龍收復鎮江固上疏曰遼東之失必在知
正而不知奇今章文龍此舉稍得用奇之法廣為收復以固人心即
使鎮江雖守亦不必充其失果後行無復敵出一奇以破敵也
經奉策定歸奏曰頃見其罪上疏要臣提兵出關臣散不出惟是經策
一出觀空井陘而視以為整重來視以為退避兵將現以為勇怯臣臣
弟和經家一出足以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望家出更足候勦人心

已前湯鐵柱三千已盡去朝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不知樞臣與臣何項
兵馬去朝又不知臣在廣德臣思臣在何地已勒兵即速還漢以便穩安
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為教所笑而六朝臣居非本朝左右
四川顧執齊崇朝鳴龍遙據重慶已而優隔遠義一方震恐
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初王時教厚遣秦氏來其助冬義民新
使呂銀進兵圍重慶
壬二年王化貞奏與樞臣不合之難曰臣今與皇上約臣領諸兵六萬
進戰如一舉筋平臣不做貪天功即有不濟亦必破傷相救若不復援
前需時日臣臣心三路盡亡裁數必矣如臣言不可行臣罪臣身任經

臣庶得一意計殺于是命結兵劉罷移臣狀或式而唐李空虛矣
共却未言會議而去小元卿科道各有操車臣朝聞之并問商確臣撫
院不相容勢必至任其一夫以卑避尊當令撫臣退步然撫臣一撤夫
文憲必不用命唐軍上兵必資今撫臣無任自請使宣行事而特賜上
方劉唐等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成望素著豈不遽退當斟酌利用可
也

堂亦史記之書亦既裝而告焉獨可勝言哉

本兵統馬日請視師從之

郭衆路河欲渡然兵則非駐兵散武嚴密告急化員招兵郭衆走遠
河如郭有守焉之化員此時猶提說敵不被渡河河猶欲令郭將遠河
郭之未入以統將威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既而渡河遠
四十餘里一宵路半一日夜乃解圍復圍散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
鋒隊時功化員所任心腹號將也推渠當先木及戰時功呼曰兵敗
矣率所部走渠戰陣馬驟被殺郭衆忠扶病上馬中箭敗後環攻而平
半復布十面策梯攻之意不能下和守者乃羅一貫欲招降之一貫在

城大馬曰不知道貴是行路首領斷乎以面環攻三進三却城中
火藥一貫遂自刎或面平階得功走入廣平廣平軍民宜麥歸降因
命其妻封府庫以待一城聞郭衆奔門走王化員方起視事而將江朝
棟排門入守門滿城人走空矣化員收衆不知所爲而所望馬已爲心
腹時病矣倉皇整頓率以索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乾兵到
上將時之朝棟復至持刀與關乃得化員既出得功逆路賊廣平既
潰化員所招騎遠大陣殺掠進軍和之離民而奔者十不待一遠麥旬
小千進據踐或者相望化員從敵將走開陽遠能建還自石苑引兵至
化員向延師而矣延淵顏雙曰六萬軍萬平遠陽竟何如化員慚身向

此兩敵固守爭前討延淵曰曉矣公不受結盡戰不撤廣平兵千級武
當無今日此時此勢之勢也與焉爭惟有不撤廣平兵千級武
足矣乃整衆而行化員與爭前道張應吾殿後時敵騎已來無追遠者
故得驍勇以旋總督王象乾一上駝放入關時按臣方嚴備在廣平
其來也固無臣先亦非時或各道俱前後走惟萬邦安習松山沐浴
衣現向西奔降賊或其懷高厚亦成焉
史料俱震陽已簡別路遠守令郭曰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
守令勤則糧必不足守令果則糧有必不誤守令整則奸細必不容守
令仁則解兵必爲用故宜重守令今觀元處解邑大約以料資充之乎

此說不能固結其心○後復難與爲守如一朝餘難而馬馬虎趙者竟
是更倡舉以去乞傳加總數才望卓犖胆力精銳者以固宗社
御史謝文錦奏極極罪案原明曰熊廷弼控扼山海關度三方廣寧原
非轄外而必欲離之右也初因熊廷弼開關分兵應援未及策遠
至軍民奔潰與無臣並出而西不能從身殉敵惡得無罪王化員專制
一方而末見確有成謀不覺憤憤乃復還其權戰守備不設無庸軍馳
馬而奔復何難然臣竊數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才與未兵相
將樂乎終足展布無難離敵固守而不可得臣臣臣能銳矣盛役
多人不卒有本兵馬主言總計此難敵不言戰而不可付走二臣之陷

宜服上利。若能延齡才識。真魄畔。賜一世往午鎮遠。而還存去遠。而還。

太僕少卿滿朝薦奉爲國足顏倒曰一乞祿耳周恭讓劉一燾以機謀去孫慎行以封典結王紀以交章革職皆不顧惜焉獨龔士千三十劾

之閑臣祖籍朝有疾類倒乎一送累年故非空言焉之世遂臣籍還其少伍卒乞錫鉢之餉度天充戒其奢祀宗籍有疾類倒乎一乘減年多平漢陳之疾或以訖辱而後求旬月林旅之軍反以師旅而苛督祖籍朝有疾類倒乎一編軒并正原有多律并反無溫條至于遵履為軒編獻送使其乘獻送也第復何足惜力過隨之謂起于家應春之納廣漢寧之舉起于士化員齊全以得偶有落息不見西人某應不覺于脚脚忙頭頭走矣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但求于軒初不意為他機脫脚之地耳三起想亦需知的實不欲使人為人耳祖籍初有疾類倒乎凡此種：類倒皮于陛下者十二一或于當事大臣者十二八九臣不知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思負陛下以至此旋入羣職為民

漢家所內大藥房

詔修三廟。並存恤五民子孫。以被賊害。

張三年分中使領道開樞士大學士蘇永宗曰中使開濟政自女
有我皇上不建大臣而獨建內臣不建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既無
可取之制而或制或以替而為久守足以害政

太僕卿重應舉請存遺像

然師自陸廣鵬池敗後獲謀犯有武王三善道泰將王連中王元佐等
襲宋萬化擒之王三善因上疏請兵討曰此特所以有復宋之憂收人侵侮大都不過如此尺

懷兵力不加不獨守糧餉不毛者料四五萬金一勝解劍不司日劍
 可稍積兵十萬破敵不難也。但近日人情惡者日急緩者自緩兵丁窮
 矣流弊上命以即漢魏餉持塞

華文龍奏滿清城之役

潮廣平秋系係
二州記
三外人氏家猶主四子最漢一子收可憐身人逃第

陝西怪氣 故語新貌也。體長一尺八寸，獨一尺兩旁有肉，如腋下。其體大如人之足，其色如赤，其食穀，且刺皮，約有升許。

毛氏龍請之餉以完獲果之衆曰從來軍興以餉爲第一着致一日未

安兵須用一日。既用一日。兵便

為正為首。以強群為率。為風而鳴。其業夫率。毳毼。兵勇五萬。然以五

萬兵計一歲之餉必一百五十萬兩方能足用。今三年以來止總銀一

十一萬兩進米二十萬石。其設養官兵。發倉廩。匹乎。得半。千還。一日。卽
早。前一。日。費。用。如。昨。應。用。之。費。亦。不。與。不。半。米。饒。薄。乎。使。其。進。還。藏。
月。害。已。足。哉。人。人。說。足。薄。乎。饒。饒。恰。此。是。不。知。其。家。情。心。主。疑。其。

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則知之矣。故屢欲疑而致勝。臣今日之

請不辭去職。無他。專欲蕩平。价報皇上之恩。若職掌大臣。又或推三阻四。臣與計不得。隻身而去。斷不思袖手窮島坐現。山海澹望。神京震動。

今天下其民無長也

千四年川師入龍陽衛道首著禁則并妻妾氏咸實余金費等

禁極王三善被隔死之先是王三善入大分司地陳守其法除三善信

之教其罪予以容謀令招安佐毋子及從兵回省中速為極見所載

刑科詳舉龍臨論封疆守止之政曰無首一節蓋謂決政以養我戰

期待賞以固成其待彼泰得氣力完後我東奔西走逐戰逐戰然

使一面封賞一面磨擊使我財還不能支其困不能守不戰是將何以

應之從來款和之法不過藉此以舒是難之望未嘗恃此以邀戰守

之防若以款和難復此之突則乞爾從受款而為我出力以捍敵三

尺童子知其不然也

親師閣臣孫承宗奏叙毛文龍之功請速發餉以濟之

毛文龍于高嶺奏捷

刑科詳舉奏各內閣中書汪文官即承旨拿問之汪初太初先欲進門

後復據元本特屏屏請談談成齊進京師適父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

事露發元人甘以為文出而收功改名字寄納今宮元光身身在憲

府不能進論而且引為腹心謀大才職奉謀逆不待難進而且助其背

斧招搖過市攬泊升達此臣所大忌也乞禡光十大中之職以馬比脫

匠人之說此大言即嚴拿究處以正其未遂之辜旋入有守下文于

微嚴訊之都御史左光斗疏詳以汪文言之昭雪前引究也其趙棧中

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官階已崇不藉延崇何事引為腹心臣待

罪風紀人材退避例得與聞何事攬詞如其約則招招引引匪類當明

白糾若若其末也科臣失言矣科臣自總束嚴理刑俾謀殺為死事衣

安冷觀矣矣此脫匪人莫科臣若若名臣至聖見神雖欺欺人勿知要若

勿為顧科臣俱伴之也上有奇想之科臣楊大中亦上疏陳訴上曰人

中新推吏短操美心謀自明即者到任既而魏大中奉旨到任而魏忠

賢者魏大中傳魏忠賢奉事情為未明暗何得到任而忠賢復來何朝

儀帳承從未有言此言自中出無疑臣不得不以忠君愛國之公憤轉

刑科會奏

為防微杜漸之隱憂大中小臣也奉旨未有不到任者乃明旨恩二恩

三今朝廷且疑且駭其如王言之體何哉臣非敢為大中身寬也冀思

開邪之徑收視同官之誼猶然今見身窮之漸故較殿上之爭吏急不

然浸敗而內耗可罷浸假而累劾丁村天下事而可成

都御史楊廷選奏送瑞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一罪片亡賴身中平

淨身賣入內地祖宗以果擬抵閣臣自忠賢擅權有費多出傳奉煖祖

宗之政體罪一罰一様周嘉謀顧命大臣也忠賢父所命去不容不改

父之臣罪二先帝選集之閣策有德悅悅奉秋封賊之虞者孫俱行御

義罪三王紀載如鍾明正清修以勵功在爾本志俱備之制籍
去不取正王朝之臣臣罪同國家最重故志賢一手極定且於門
生字似罪五爵人其重達推去或南太北少掌守點將派頭制路政
揮弄機權罪六志直滿朝為文憲主掌凡人抗命作志賢今降序安
經恩典竟阻賜罪七義備向外走任子也傳聞官中一將貴人將上
寵廷志賢其意已橫其私志言惡病五則極致意皇上不惟係其
貴幸矣罪八猶曰無名料也祇有事件計志賢以其抗不閉志賢
勅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死罪九十官有慶已極成乃力就意
源虹之祥恩化為寵寵隨月之譽傳聞志賢與聖賢有深馬是皇上
明也書案
不取除其子矣罪十志在寺官四十平樂二處志賢者王
安一人志賢以私恩路志賢于南海子是不但仇王安定仇先帝與
皇上矣罪十一今日討其賞明日討其罪要快無窮王言慶近人于
河間定碑坊後感離龍千雲林漢海極崇慶慶人不止墮地禮用朝
官規朝恩職收廢而已罪十二今日志賢中奉明旨歸籍不食吾之堂口
守其志勤之館用不識丁藝朝廷之名若五侯七貴何以加茲罪十
三如就其親之家人欲動接三宮也罪十四良訓生員章士魁以爭權
索尚其資脈能言開礦而放之必趙禹虎可為馬志賢謀可為廢罪十
五伍思良胡遵道以侵占收地細事而竟拿黑獄草營士命罪十六科

臣周士傑謹糾織監志賢竟降其臣逐使吏部不付餘罪罪十七北鎮
撫劉喬不青殺人猶人志賢竟令劉喬罪十八魏大中奉旨到任恩傳
諒責及科臣因路臺省交掌人許襄不言而控下天路故與故罪十
九東廠日志賢受事編大不辜片每違作則第情三下當面向廠臣立
之德恩未足為罪二十前將崇功恭入長安打點定佳來志賢司房之
家事案始令降去假本宗功事成一旦過城下志賢同故人之前功矣
罪二十一祖制不書內兵原有罪志賢創立內樞使明堂廢路其中
不知意欲何為罪二十二志賢進言孫州督輝傳年人以為辜罪
其歸也以與夫馬逐放駕勒馬明輝青發則已微然矣罪二十三
其子矣
志賢先馬前皇上曾許殺其馬志賢以不殺志賢不自退罪請
成止進有微色是有怨言從來龍臣賊于尺中一舍彼非余何泰虎兒
子朕聞今此入寸臂志賢不足其幸者罪二十四此廷過內外
守不致言即或致言人固有來歷夫入為之爾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
知有皇上即如前日志賢已往孫州一切事務必呈報請旨意望上天
顏咫尺而能候志賢于百里之外若勢至此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志賢
否耶伏已查初張司巡故嚴訊正法以快神人公憤既入志賢府之不
下伴群服乞罪上慰勞之力徐下張司切責連一時臣工無不感憤於
是南北科道卿寺魏大永周宗運李應昇等奏事奉聖訓先使中記

決能建獨傳首九邊
御史賈繼春請早定策書有旨先帝升遐父子相繼臣子何得居功

科道合詞言其徒增紛擾無益干祿俱不聽

山王之臣經表遠來

兵科薛國觀奏毛文龍自信素利之能而正月駭離大兵入犯載于領
軍道是內地二十餘日寒無浪發及顧之意何卒制令怪據報尚取
去年十月間事其于大舉入犯越兩月餘燕平未報有案毛文龍當日
已有處以開信勿使以敵修書

前都御史高傑疏言昨有守邊報稱明日開議前一夜舉龍將開池及
有通說曰臣謹附附勢大兵大出不下岸上大兵財物開兵並北而
稽有以致屈平之遠居思未報願結末生

遠聞順昌先是魏大中波連順昌而及之通經兵門今與約婚姻舉

酒更相持揚發以此懼患皆趨避避肯違官所違順官所違順官所違順

陳又瑞夜平求見撫床而暢公曰吾固知卿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

沈禁因對正妻于環跪從公不顧曰無事人懷地神邑自若臨行頗

旁一素榜曰此傳勇害者向此行之不亦一負心乎筆題之字大如

牛體法道動投和出門意氣浩然士民聞之皆同聚曰夫却忠清亮節

何罪而劍此建之當投衣兩妻懸其屍于庭相保氣至開讀月延

無一焉延投徐吉公於所首姓皆號告伏地呼仇不已諸生揚建船

等順前同周餘部清忠端亮與皇久歸以願行權端速下招仗百姓恐

捕如此明公為天子重臣何以慰河上之衆毛一書恨不鼓發言辭討

厲聲曰東原旅寄適官乃收氣舉家百姓頗風等曰爾言米破運

官則此皆出魏監即諸所斥之曰送劍者皆出米破將何如佩帶爭不
勝前大呼曰辱華謂天子器耳東破何神遠官自舉之有姓從者千計
无一當拿早忠師之召自前而首前之至已有高處越二門人情
稍定或謂順昌曰公不事還清此之視忠良無異矣用今日復司公起

此行想捷曰安須多矣以我一人始禍于無終或止曰不抵我豈不
知日當與順昌外道也宜得引為公不序之義乎公成赴都必死則
斯萬望事速報元能以將此則之念公也日為我作忠臣傳可耳乃開

行赴京下獄極報竟卒于獄毛一書奏國民與有言益拿首惡正法一

事遂捕賊首等五人斬之

王恭厥火句有火藥局火起砲檢沙近居民死者無算

時以震卒地震火災天災屢作詔百官修省

毛文龍報會安堡之捷

周臣順東運進三刺要典有旨禁辦

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天司日震倒屋死傷甚慘

建故川蜀民必養春米米完開道賑先是吳春春與米底澤爭聚財養

不結交結紳勢大傾奪家財數萬澤身成養澤家人誣奏逃匿京師有

米米厥言春春窮苦賣山獲利何止數十萬魏忠賢奏聞故有言逮問

通鑑以助大工

巡撫宋恭煥奏陳王守不主戰事上上嘉納之

總兵毛文龍奏請裁撤回臣等反覆審議止其言當則駕教
他事遂謂職不知吾則皇上念及結分當當自己當處處職于故非
不知者職于上年十月內即言收心即後必大舉入犯即臣臣萬事重
云得職職職而令道鎮預為料理是職之先知已為奉違我守計矣及
今正月職即督官兵進攻威寧營守有新獲敵開梨洞是職不但知之
亦盡力策制之矣廟堂以收獲兵除歸使謂職不奉制教以攻圍板敗
正是強督之末不得不為強兵之計以此折為不知蓋不耐心長策職
則此今奏

奏為

所任須調為與要案之相非五百餘里內今謂去數三千餘里遠東
相故不知何往作此據言以欺我皇上夫兵事貴論人心論地勢有
論三方布置今止舉遠望東江耳以心論遠望兵少而西兵多未
江則海外孤懸無所進退蓋用今之人心以地勢論遠望兵少而西兵多未
實于以遠望難以出奇攻勢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奇
可以制勝人心與地勢既以前傳其所以運籌帷幄終是東江常平而
功倍然廟堂以東江為牽制之虛局舒糧手飽平既軍需若有若無敵
仗而群情泄之敵動而震議給之更不以職言為是致有今日及至今
日使議移鎮此何見也奉旨該地勢人心難明不必務舉

編修毛文龍奏請裁撤回臣等反覆審議止其言當則駕教

他事遂謂職不知吾則皇上念及結分當當自己當處處職于故非
不知者職于上年十月內即言收心即後必大舉入犯即臣臣萬事重
云得職職職而令道鎮預為料理是職之先知已為奉違我守計矣及
今正月職即督官兵進攻威寧營守有新獲敵開梨洞是職不但知之
亦盡力策制之矣廟堂以收獲兵除歸使謂職不奉制教以攻圍板敗
正是強督之末不得不為強兵之計以此折為不知蓋不耐心長策職
則此今奏

奏為

所任須調為與要案之相非五百餘里內今謂去數三千餘里遠東
相故不知何往作此據言以欺我皇上夫兵事貴論人心論地勢有
論三方布置今止舉遠望東江耳以心論遠望兵少而西兵多未
江則海外孤懸無所進退蓋用今之人心以地勢論遠望兵少而西兵多未
實于以遠望難以出奇攻勢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奇
可以制勝人心與地勢既以前傳其所以運籌帷幄終是東江常平而
功倍然廟堂以東江為牽制之虛局舒糧手飽平既軍需若有若無敵
仗而群情泄之敵動而震議給之更不以職言為是致有今日及至今
日使議移鎮此何見也奉旨該地勢人心難明不必務舉

而廢言也

上崩。孝皇后聽言。于先文臣。羣臣。軍民耆老人等。令詞陳情。請信。勸
進。至再。至三。信王公極。文武百官。朝賀。詔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建天開道。授教為文。章文。武。靖。賢。莊。勤。聖帝。
廟號。高宗。

九月。除。降。刑。

時。聖。憲。剛。猶。外。廷。親。望。親。志。賢。內。不。自。安。因。乞。辭。係。上。不。許。但。令。奉。聖
大人。家。氏。出。外。死。

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勸。監。生。陸。嘉。齡。等。代。請。親。親。忠。賢。國。事。罪。重。旨。下

監。生。于。俊。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從。其。上。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十月。上。神。廟。祭。宜。州。之。校。勸。功。加。歷。年。國。公。親。良。卿。安。平。伯。親。親。

鐵。養。成。德。令。給。之。既。而。楊。繼。祖。跪。奏。在。至。秀。侍。殿。臣。行。私。已。正。兩。親。之

主。事。陸。原。亦。奏。在。至。秀。侍。殿。臣。行。私。已。正。兩。親。之

御史。曾。繼。奏。亦。奏。在。至。秀。侍。殿。臣。行。私。已。正。兩。親。之

網。際。此。人。舍。不。解。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吏。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刑。部。主。事。錢。有。恩。跪。奏。親。志。賢。係。因。已。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侍

新刻明初通紀會纂卷之五

景龍 恒伯 嚴定

永泰王世貞 鳳洲會纂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崇禎元年 歲次正月 命內臣俱入直 非免令不許出禁門

中山王統緒存照



山東商立
國書館藏
北京師大
圖書館藏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詔焚燬非刑論曰非刑非刑慘害異常非盛世所宜有昔尉馬皇帝
勅旨學從焚燬

乙○年○春○正○月○朔○陽○跌○面○延○經○冬○報○流○賊○練○給○事○諸○閣○觀○上○言○賊○之
熾○也○由○置○盜○不○削○實○顧○其○禍○今○既○盛○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防○防○之
法○有○臨○事○剪○威○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款○定○廷○奏○親○恩○外○家○氏
謀○叛○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其○罪○在○首○等○六○人○一○曰○結○交○近
侍○御○史○劉○志○道○等○十○九○人○一○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
一○人○一○曰○逆○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論○衛○權○戴○軍○犯○內○監
等○十○五○人○一○曰○結○交○近○侍○等○俱○既○贖○罪○東○平○侯○等○二○十○八○人○一○曰○同○逆

照○不○謹○創○冠○帶○前○住○大○學○士○黃○奎○極○等○四○十○四○人

四○月○詔○燬○二○朝○聖○典○先是○翰林○侍○講○魏○元○祿○上○言○從○禁○紅○元○緒○宮○三○案
開○手○清○吏○而○三○朝○聖○典○咸○于○泯○望○其○義○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避
燬○何○也○蓋○主○統○繫○者○力○獲○來○官○事○雖○繫○者○針○安○神○祖○主○祀○先○者○狀○歲○之
言○第○紅○元○者○原○心○之○論○主○務○官○者○所○受○于○機○先○中○楊○官○者○持○千○千○後
六○者○有○其○是○本○是○偏○非○而○奈○何○從○端○三○人○則○情○三○案○孽○小○米○案○則○又
得○三○案○而○三○案○之○而○目○全○非○故○凡○推○慈○路○基○于○先○皇○儲○夫○頭○德○稱○功○于
義○父○子○是○從○親○兩○好○乃○始○創○之○私○編○標○頭○要○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
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考○三○案○自○三○案○要○典○有○要○典○朝○即○紛○紛○改○亦

多○事○雖○有○禮○之○而○已○上○從○之○故○有○是○命

倪○元○路○人○輸○東○林○天○下○之○才○數○也○其○所○宗○主○者○大○都○黎○清○桓○之○操○而○或
純○人○道○刻○樹○高○明○之○懷○而○或○特○於○太○深○得○非○中○行○則○可○謂○非○狂○僻○則○不
可○若○日○曰○卸○實○則○無○不○和○實○者○矣
奏○者○既○盛○起○朝○臣○請○捐○俸○助○餉○上○曰○諸○臣○北○伐○除○崇○則○國○家○安○並○重○兵
何○必○言○助

然而巡按御史兵經上言奏罷撫按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束手無策
則奏而委之撫按巡撫撫臣岳和聲謫言邊兵為盜人妻之內則西
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委避讓之也

明○記○金○臺

六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屬○精○圖○池○魚○程○致○過○息○不○見○小○利
而○氣○近○功○慕○近○功○者○違○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愈○踴○躍○天
之○軍○以○莫○一○戰○而○獲○無○日○時○皆○在○左○者○九○見○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
引○崇○告○還○而○一○時○所○得○米○者○皆○散○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開○有○司○以
招○稅○為○餉○而○撫○手○之○政○絕○大○吏○以○應○科○而○殿○監○而○監○防○之○亦○七○赤○子
無○平○歲○矣○頃○者○嚴○監○史○之○陳○自○能○效○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報
許○之○報○矣○貧○民○不○盡○息○者○由○于○遺○之○未○盡○善○而○功○令○之○見○不○泯○也
御史○齊○公○奏○甲○太○監○王○安○之○說○上○謂○之○若○道○原○官○家○產○仍○給○與○汗○在
絲○還○萬○錄○設○坐○監○張○三○百○兩○諭○曰○萬○錄○或○或○排○解○到○監○坐○監○飯○合○茂

里居先是鈐父尚書五典謂海內作亂華望甚堅至是賊化軍莊凡共
餘已以鈐子道海通海俱官京師惟餘妻霍氏守金索賊輩望六霍氏
訴其少子道海通海而於家不保出而賊賊身更不見守取於
家不猶愈歟于其子止我賊守賊必不得志則事便為守禦賊至環
攻壁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或曰日乃退其避山公者多屬賊漢殺惟
張氏宗族得全驚心六併衣其堡司夫人城

八月御史共觀中論周延儒權權甚嚴執其歸人塘報幸奏一字涉過
縱盜賊輒借軍機家封下都明畏廷臣請發廷臣也日收可以從功
可以罪案也皇上見廷臣獨餘細事近于明提抑知時情此以行其私
于上切責之說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先是陝西巡撫李應陽言秦賊旋旋叛上命兵往彈壓至是廷報聞
曰廷慶地處數千里土瘠民窮遠處竟早須賊蜂起脇從甚衆幾于無
民近官軍南剿賊望風奔逃但總將安南大星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
北降者雖散回原籍但復聚掠于是有官賊之嘆而人：故恨于招撫
之失事然賊于聚五六千在青湖及撫叛叛慶陽施應卷劉六等亦皆
受撫今攻陷中即者皆其衆也人等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
潼關道臣胡其俊傳追追賊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然之惟謹要挾
東界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集兵合剿賊其無而餘賊自便明言許

而士氣自鼓奉事獨可為也

分決亦昨昨昨三邊款餉銀延延延
九月命太監張德惠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上既罷濟內臣外事悉委
督撫然上其意難以法隨之多不解任使二年北兵南下京師戒嚴乃
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御憲回出勤以上官戒嚴加于庶司準相聖嚴
矣

五年春正月延綏賊傷為米高簡京君復簡保安分水流入山西者
陷清州米軍大掠四出山西巡按趙世錦歸水于秦謂以張為整給事
兼為督軍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綏之司秦而後乃集剿撫當事
無誤如此

卒慮寇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于原走威翔漢中威撫練
國事終兵重志義道兵久守要塞賊遂不敢出虎而洪承疇從劇州開
道至曹文詔以臨眺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渠各夾擊賊大小十
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俘無算而卒盡之寇盡矣惟澤天堡
晉西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平州時以司與之提為用兵未第一
陝西原任通政司馬鳴世上言三秦為海內上將自道餘以來破賊屠
野田載于茲良以盜賊我察盜視我視內鮮及時之飭外乏應手之援
撫處折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公秦視延慶以秦視秦

本皆以天下安危視秦而止。張視此流既為既氏在。今勢極。於。不。可。復。若。非。與。增。大。兵。將。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此。言。軍。馬。下。果。與。先。手。而。此。時。財。用。十。萬。萬。天下。事。尚。急。言。哉。

諸停開納列

六年正月大學士周延儒為宣府視關太監王坤初勅同上說乞。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不。宜。使。補。臣。上。摺。原。臣。于。平。臺。謂。志。道。道。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說。朕。已。首。其。誣。妄。乃。提。臣。廉。勤。莫。不。牽。引。內。臣。並。處。分。各。官。皆。為。勅。臣。則。廷。道。奏。向。王。坤。立。勅。補。臣。廉。勤。立。為。紀。綱。法。度。之。要。臣。為。法。度。而。紀。綱。全。棄。

附紀會纂

附紀會纂

附紀會纂

惜非為清臣也。上曰。廷臣于國家大計。不。言。惟。因。內。王。在。解。不。利。糾。紛。乃。謂。王。坤。疏。專。扶。朝。建。誠。功。保。也。因。結。志。道。前。升。同。延。儒。同。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朝。職。上。已。稍。察。而。職。掌。不。修。沽。名。左。道。何。堪。意。紀。五。命。志。道。廷。儒。遂。放。歸。

左良王攻賊于涉縣。而新其縣賊。望其旗憤牛靡。然賊勢為熾。據龍河。南。

除吏部舉器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者。諸員須先歷知推。委為法。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錄。紀。特。命。太。監。曹。大。金。副。周。印。謝。大。樂。蔡。安。爵。分。入。書。文。記。左。良。王。諸。等。紀。功。過。惟。謹。仍。務。格。格。

金塘後軍前給賞

十月。諭。回。上。書。嚴。辦。建。提。校。召。副。臣。商。確。溫。體。仁。竟。無。所。干。反。復。商。等。字。如。陳。徐。兆。麟。赴。任。僅。七。月。賊。禍。竟。肅。市。上。頗。心。體。仁。不。為。教。人。皆。免。之。

十二月。延。接。賊。首。孫。天。有。開。山。營。據。永。寧。關。前。賊。山。後。下。臨。黃。河。負。關。我。年。不。下。五。萬。陳。弁。騎。保。取。之。乃。陽。傳。總。制。撤。兵。開。展。七。千。人。截。延。州。固。需。師。張。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散。焚。其。巢。聚。聚。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或。分。兵。聚。敗。首。一。座。賊。斬。之。延。來。盜。悉。平。奇。功。威。名。著。聞。賊。是。黨。賊。馬。山。西。大。亂。

附紀會纂

附紀會纂

附紀會纂

戊七年春正月。諭。給。事。中。李。世。傑。千。外。以。勅。大。學。士。溫。體。仁。升。李。道。也。山。南。提。學。秦。繼。成。上。言。同。養。威。欲。為。養。鷹。欲。擊。如。鳴。而。符。其。古。擊。而。繼。其。明。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世。傑。言。官。指。責。先。事。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復。大。臣。所。喜。利。患。臣。所。深。憂。臣。所。為。太。息。也。且。呈。上。罪。惡。諸。言。而。天下。以。攻。彈。大。臣。為。天。子。所。嚴。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上言。南都風雨。永。天。陵。寢。所。在。乞。飭。巡。撫。楊。一。鵬。為。預。備。防。賊。來。犯。上。天。子。不。為。天。子。冬。備。防。不。明。也。上。于。總理。太。監。蔡。安。爵。入。覲。官。校。冊。以。卷。體。統。行。以。學。家。成。上。于。士。

有禮然後有威似有威節然後有節今諸臣未聞天子之先拜
內臣之臣士大夫尚將有廉耻乎定藩王幾將成子就見各臣拜伏
以為羞今且曰宜公愛恤不知修所為太息也上以越職干事責之
義為奏辨則官亦謂乃明朝廷密復上言寡朝建典大于典例和
是滿行多違典例也凡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司寇投冊吏部
左司典例也先謂內臣亦典例乎事典例座坐受饋以為受帝朝典
憲即長揖稱孤拜屏而設坐法內臣不干外事若必以為臣跪拜臣
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三月山而大饑民相食於金五萬餘之
罷各道監視大貽詔曰朕御極之初微還內舉天下悉以妻之大小
臣亡者多子私同恤民艱廉謹者人乞休無過論己已之冬京師被
兵宋社震恐士大夫有國家朕不得用成臣監理之例分遣各
鎮監視添設而却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知引累今經制粗立
兵餉清諸臣不慮躬其責總理監視等官盡行設用以信朕之命

心難圖事塞邊外境而起落兼兩鎮監內臣提督如故
八月經督陳奇瑜招撫降賊復叛先是川南屯化已酉諸賊賊賊無所得
食故乞降于子瑜凡數萬人守瑜等事招撫受其降繳諸如安甲與動
達官監護降者其械所馮輝也具稟稱降達之亦並未無降者人未大
創賊以餓腹困于地險不脛足脫度援遣乞士隨浙不從絕米仍事殺
掠所至惡中曲施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蘇州水勢甚不可遏矣
閏八月陳子瑜上軍機時賊益熾樓接慶陽西至鞏高西北至郿州長
安而南至藍藍寶鼎秦路二十萬守瑜始悔其見惠急分兵出禦而兵
已寡矣

十月上救師經延過雪不殺餘孽官將自禦遂元亨母乞雪特請保
元愷上言臣民之情路今監軍無事養成毒氣臨危推責有出於此
千人曰吾不自內陛下何不賞必將以將兵復而必使逆習之人
我之特請人使請口說用無此苦指陛下曰行有積習縱今行之無
績豈宜撤不聽

十一月遂召永時與郭爲壽臣等河內山西陝西開廣伊洛其定守處

非徐其冠林三邊如北

又八年上以祖訓凡即王于諸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考驗校職陳于
上言宗祧攸攸遠聞統傳之門雖清現爾倫政上以其法詔開親下
于殿已而宗祧無官多不法公私害之

賊隨鳳陽笑皇陵慘殿為墟燬於二十萬株校守陵大監六十餘人縱
高楊罪宗有餘人窮年米園巷戰新賊二十七人刀殲死

二月巡撫鳳陽御史奏振饒疏奏鳳陽之災是日上雷經廷特得免
服避殿親祭告太廟今日官修有侍讀免充儀上言盜賊之禍累及祖
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下罪已之詔非徒空言今民歲暮無若催科未

敢其年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可改從新色此二者
予下蠲免予上無償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帑而追數十年之滯紂

章一上量延不休版貼而旁及數千里之人抑之一下竟獲回轍惟有
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圖日蹙一日石在無地非兵無民非

戰刀劍多千牛情何所共焉戰場陛下亦安得龍空版而問諸兵饑之
臣義上之

公事申言自朕上言鳳陽災刻四日而馬擴克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紀

未額亮安慶之賊逃種而北也世咸守信尚奇然負人龍等處處溫標
所謂賊而軍牌也惟皇上敬恤之以中軍法

福建游擊郭之龍令粵兵擊劉奇老于田尾遠洋者老實兵備遠涉
兵出無止兵雲蒸大昨曰我天奴報國並擊勿失遠涉者老實威自
焚溺反

七月以文憲孟入閣辦事每春秋終皆改有此特補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而兩宗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

知府一人上諭科舉實監在內翰林科選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
一人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處失舉這

十月上時殿徽集下罪已之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用非人
違力之入冠則七年師徒暴虐屈辱連國慘遭法而征調未已引閣

將朕而加派惟停中夜惡維不勝愧憤今正正月克歲寒甚望陵祖祠
民怨責實在朕今調勅兵備新餉並救元之務在此舉惟是行關文武

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其風食在前朕不惡安外需言令其飲水
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令其校校官膳供不惡獨衣文縐藉茲十月三

日遊居武英殿成膳微舉非典禮書惟以有衣從常與我行間文武吏
士甘苦共之以冠平之日為止文夫官其各省瘠瘠用田天心以收

民命
十二月賊風陽

丙午九年時蘭淮安衛三科武舉陳蔭新為吏科給事中先是蔭新伏闕

源流說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武
廉同。德仁義其死。孟軻及考政事。則皆其合任其職。前所言者皆紙
上雲耳。蓋其初學之時。父師所教。皆謂孝弟忠信。克己復禮。止知榮
身榮親。雖更思行其敦君澤民之道。幾臣所以效養生之業者。此也。以
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制初典。以明監任。命都貢士彭友信。任布政
才。曾文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謂三途並用。獨今惟尚文
一途。即一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選
無品。取如是不取。如是母事。勇取來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非如
是母事。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站凡之。天下之去青其
明紀會纂
則此中人。煉成一片橫行。莫之制。故其莫之精。取。恩。其。取。與
善。其。水。人。安。得。官。不。貪。吏。不。污。耶。偶。有。一。清。廉。司。愛。者。則。共。道。其。矯。其
顯。其。其。不。去。之。不。已。臣。所以。故。實。證。之。痛。矣。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
人。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尚。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
知。惟。便。不。思。愛。養。使。政。廉。施。合。能。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為。科。道。也
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其。月。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主。守。巡。司。府
憲。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謂。我。可。斥。就。結。交。謂。勝。背。役。果。可。為。其
彼。畏。我。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于。政。應。民。制。民。顛。倒。反。復。覺。民
無。不。非。其。所。欲。可。憐。此。中。之。紙。叩。叩。無。效。赴。新。無。門。亦。不。為。當。待。乎

臣所以政實証之痛及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清則不足。分則則害
期日感。惟利。或。奸。情。不。行。竟。成。一。逆。局。舉。世。盡。辱。于。其。中。而。不。能
矣。寄。見。青。松。子。朝。不。保。夕。一。切。始。廢。便。無。窮。人。及。金。申。付。垂。鐘。湯。湯
食。肥。馬。輕。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初。為。乎。未。幾。遂。云。云。財。不
在下。則在上。使在下。也。今日輸賦。明日輸加。派。簡。有。入。之。日。即使
在。上。今日。孫。內。孫。明日。孫。家。庫。賄。賄。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
之。特。紳。子。財。何。日。而。得。其。出。而。流。于。世。乎。不。獨。不。出。也。故。且。身。無。賦
產。無。任。用。無。雜。物。無。我。且。死。後。奸。民。足。賦。糧。糧。稅。其。人。之。正。未。艾。也。即
歲。有。時。而。出。非。賈。科。第。則。賈。地。方。貢。選。墮。而。出。一。無。不。入。于。天。正。有。數
明紀會纂
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
必不能息。暴不以皇上之天下。斯送于掌。苟獨當之。下不止也。臣所以
席。榮。寵。伏。于。大。明。門。外。引。領。侍。衣。上。陳。治。病。之。藥。古。有。曰。一。當。選。得。科
目。以。無。虛。文。一。當。選。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選。罷。和。雅。行。取。科。道。以。除
積。年。積。怨。之。惡。習。一。當。選。歸。美。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額。運。由。此。其
才。自。出。風。俗。遂。解。而。世。臻。上。理。矣。運。五。九。千。餘。言。骨。切。時。弊。上。無。異。之
故。特。有。足。命。成。新。既。拜。命。惟。敬。事。焉。馬。以。敬。事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聖。帝。即。位。之。初。銳。志。求。平。而。為。政。事
之。間。未。待。其。要。為。慈。愛。鐘。而。減。臣。以。五。平。為。則。已。銳。進。至。成。馬。宗。知。然

脫之想不忘休工之望安在三者無一就殆哉一个臣也惟有引罪以
 去庶幾不誤人國乃德之惠也一利不與一字不除亂匪惡後若不斷
 運蓋天下蒼生不已也上于其身深陳新說辨有奇責其軍國大事
 竟無一言陳奏帝降二級賜賜供職
 到四月大旱久不雨服謝責罪已曰言德衍生降罰必有所致又
 祈不應乃服躬之惻誠未足上建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幾官後夫
 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唐官有同賈易惟寬體先化大施完
 正顯人欲美餘事至已經顯免博古私微學識雖休自謝或担罪
 不念價值或歸過觀名操性或差派則責責缺民或理職則以直為枉
 何堪違心則敢休任意要案除當時縣令工撫按之屬勒夫真妻津
 之役舉倒置人如熟成不知厭足飽食饒于京畿御官或乘防惟肆侵
 凌于州里動輒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肯言吏畏勢而曲承積惡
 衛護生端而勿引強此小民誰能安枕以此權上于太和積過良深
 所以規回不易都著洗滌柳肝共備開誠仰祈天意
 六十一學士溫雅仁引奏見賜金幣遣行人送歸初體仁以弱發錢銀
 黨文主知送人相時上英廟時廷臣竟並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
 聲明故上始致信之至是虎私黨難其已矣戰戰兢兢或著無虛小故
 免賜

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倉都御史巡撫安徽北太平處軍務時以屬惠後
 創設
 歲十一年春正月近歲任丘清苑等州縣各有司多不在上內訪知違
 入責既極不先動為弱職遂裁如此意也可知分卸院中飭
 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鄆而
 止御經廷革召諸臣問保舉考選為侍人少學漢道同計明人如
 木須春之數十年後米人才遠不及古以嚴度之後必添加培養人司
 正朝之才存于心術治處之才存于形勢先年春熾未接形勢隨賊奔
 走事既不效報謂兵餉不足其責斯傳約約千二百萬丁銀四十萬之
 司也下
 師令半歸三編師位十六萬似不煩刻米劉危之用也
 無千黃泉助請有卿三俊上曰三俊家貧雖清何濟會南宗應天府尹
 徐右縣亦上言卿三俊清節上同祥之三俊為司司職散衣一囊幾罔不
 愁以嚴嚴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特放還
 三月戶部王常與彥請上言臣任清湖知縣于兵情戰勢親見有素賊
 之特勢在流矢勢在止長校在分窮投在公棄時在秋長失時在冬春
 哥賊王嘉胤破河南據其城曹文詔奪門而殺而嘉胤據其城左光先
 部據其城緣國事督共攻圍而崇老翁神一元破軍塞據其城左光先
 與我而一元破軍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維謀此皆平

而不大敗也。○過天竺者。○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逃。○此皆流而不居。○故錄成也。○賊入晉豫。○分頭成。○自春至夏。○雖以至紅北。○無處不被賊。○賊真有數十百萬。○並分投以披其害。○制我兵。○故見多也。○前慈督歸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伐道。○間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格安。○故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故萬利。○其合也。○其敗之間。○萬難。○蓋在陽。○圖足為士馬之資。○春非破賊。○攻堅不能得。○食官兵院之而先。○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觀其所攻。○而使之破。○破其所所而使之失。○立截以攻之。○分為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去賊重。○雖大。○都觀望。○其先。○得者不過一二大敗。○蓋一股則論。○實不必事平。○秉叙。

明紀會纂

卷五

論議

十五

四月己酉。○黃榮。○去月僅七八寸。○至晚。○近行尾八度。○接于月。○五月丁卯。○夜。○焚。○或。○是。○至。○尾。○切。○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災。○異。○月。○食。○五。○星。○史。○不。○得。○著。○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羅。○單。○丁。○款。○五。○原。○塞。○明。○事。○永。○平。○二。○年。○月。○食。○火。○星。○后。○馬。○氏。○德。○號。○後。○宮。○明。○年。○國。○功。○臣。○于。○雲。○雲。○應。○宗。○元。○和。○七。○年。○月。○食。○火。○星。○其。○年。○田。○典。○以。○總。○博。○來。○休。○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爰。○然。○明。○年。○與。○師。○連。○年。○兵。○敗。○今。○昔。○月。○食。○火。○星。○斯。○宗。○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宮。○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經。

軍中何術。○計之。○言。○古人。○習。○月。○從。○修。○刑。○又。○言。○感。○勝。○也。○罰。○見。○也。○或。○欲。○修。○刑。○莫。○如。○石。○體。○誠。○然。○石。○體。○莫。○若。○修。○刑。○楊。○嗣。○昌。○鑒。○之。○機。○引。○出。○何。○典。○記。○其。○言。○故。○漢。○者。○欲。○得。○以。○伸。○通。○事。○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得。○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得。○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何。○者。○欲。○以。○招。○撫。○是。○甚。○也。○所。○述。○永。○平。○星。○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所。○無。○嗣。○昌。○後。○說。○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事。○招。○撫。○事。○戶。○部。○主。○事。○李。○鳴。○鳳。○亦。○言。○大。○星。○連。○行。○常。○而。○非。○復。○給。○事。○中。○解。○繁。○戶。○其。○語。○然。○實。○古。○嗣。○昌。○所。○引。○年。○月。○俱。○誤。

明紀會纂

卷五

論議

十六

七月。○楊。○嗣。○昌。○母。○服。○喪。○五。○月。○有。○奇。○嗣。○昌。○大。○行。○大。○慶。○監。○傳。○制。○頒。○給。○書。○太。○太。○亦。○與。○朝。○議。○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爵。○初。○嗣。○昌。○忌。○撫。○上。○言。○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嗣。○昌。○資。○序。○上。○不。○允。○今。○併。○及。○在。○替。○守。○制。○著。○差。○為。○嗣。○昌。○陳。○新。○甲。○也。○已。○而。○侍。○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學。○士。○皆。○通。○周。○上。○言。○嗣。○昌。○即。○之。○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擇。

召。○康。○廷。○于。○午。○臺。○上。○問。○黃。○道。○周。○曰。○既。○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罷。○還。○當。○校。○卜。○不。○用。○之。○特。○來。○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夫。○人。○止。○是。○義。○利。○庄。○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月。○抗。○陳。○新。○甲。○何。○不。○言。○對。○曰。○特。○御。○史。○林。○爾。○友。○給。○事。○何。○爵。○皆。○有。○說。○二。○人。○臣。○同。○脚。○恐。○涉。○嫌。○疑。○再。○上。

司公憂無咎。臣聞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舍今不言。後復何及。非
 私也。上曰。君若無德。不可徵伐。嗟。非惟伯夷。禹之清。若小廉曲。雖是
 廉非清也。臣聞曰。伯夷。孝。故孔子行其仁。上怒其強辯。道周又極
 爲期。孔子來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升殿而問。君追
 切道。聖子臣當令仰之。今謂不知。却聖臣。始欲絕望。朝杖母。行同
 棄道。周人不知却。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字。豈不知却。臣責其
 明也。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故爲此。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亂人。
 推行外而登言爲而辯。不見孔子之味。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
 此心。臣今日不言。言則臣賢。陛下陛下。今下杖臣。則陛下臣上曰。爾

請君有年，履歲安耳。此之連周甲，期於後泰。同忘安二字，臣不敢不糾。
 大臣在君父之前，而五鼓言為，妄安在君父之前，猶面使之為志乎。
 上臣等，朝局已優安之上，臣服亦優安多矣。諸臣從上召同，歸以母室。
 周成與宜，共修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給事何楷、臧鼎
 文、吳興、及諸較同用，勤朝事，俱端詞有立。
 十月，京師歲祲，召硃傳庭于臥內，共承時于三邊。于是承時侍庭，率時
 將公兵五萬，克復出潼關入援。賊敗，會樺岡之習，為勿已也。率九營赴鄧
 陽，賊陷，亂流而涉。河太和山從替太監李祖政已極，亂敗，言于文藝文。
 樂乃假上諸軍會標，北營皆從，樞密標王臣汝才，汝才既無，臣章械于

房竹保陳四見言不願受官餉願爲百姓耕田卅二年大發糧食才解裝協防前社書從征立功才不越因與謝的諸官居民分地耕環而居時張獻忠亦說無屯穀成法才遂共爲募役撫河曹陽戴東吳泰因可保性純不悅解散之令餉爲百姓耕田司此目前道途之阻北張獻忠入據嚴城坐轎不前其妻妾有不可言者數數省太晚環聚二三百里四面合圍近有金甌潰散勢以現在兵馬丹令督臣發奏兵由典堂執赴揚同掃蕩尤爲平之機也

卅十二年召兵議鄰二萬于平壘因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頭發之兵原有額餉但有定練則兵不虛冒餉日足用足是募兵卽足餉也若兵

不虞雖難猜何蓋上問皆對曰諸臣條陳盡之矣在得一人得一人則
制路公家亦則在私家又曰臣見州縣多破綻宜下直大之詔收拾人
心上終善覆余謝曰夫
分輝經繫時上頗于內庭遣使齎熟餽事中張孫上言宗社之安危必
非憐之曰稿稿正德初年達文監駐紮北邊可為警戒不聽
常賦歲漲廣文深三丈餘事中臣尚稱上言連年雲城失守州庭無
恙若使整水足則去年通德洛陽其水為川臣欲作池而初觀龍
入人則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之子業經使數將不得編入或不服

後殿書後殿千殺賊置於才九禁並起應之既而二賊合于房縣左良
至進攻之入救而還夫其付印節開半能文樑縣學左良玉職藏罪殺
賊初文樑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與文樑成功以結上知文
樑既值嗣昌內不司安因督師南征上甚慰勞之

安慶巡撫史可法以愛師
八月改庶吉士卿制禁于市先是兵部違榜後十書令人評議奉制不
考清論人與溫體仁輩合今遂下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刑春稱歸家於
卿制既假其仙幻術靈感伊父劉娘先無姑故刑人殺其仙地詞迫其
父以杖母亦未嘗五指扣之杖母死父終有子名強近曰發上慧奇

其制私著吏部議處法司再定罪擬辟上令加等改繫于市初初定
庶吉士有直諫發文震孟黃道周等與之違旨書欲借部以傾震孟道
周激怒道周而部居細多不法遂置極刑
今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方方劄若督師諸臣銀印
給金四萬賞功銀千五百塔輝銀多五百

九月楊嗣昌既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賜嗣昌三爵賜詩命食兵十萬
既太已限二萬而中即之隆莫感于此
兄不州縣田租有差時中外交訟上念窮民罹災已卯庚辰之間頻降
屢下而有司執法愛盡如故

楊嗣昌至襄陽入策文樑軍中遣文樑入京謝友
詳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為請平
上故有是命

賊多將黨人為間或揭黨者張為醫士或故有為始布星聚言或
謂左良玉或為已為風術分布江皖諸境見左良玉突出楚掠則持
槍手臨毒四境是年而京河南山東山西然而早饑
歷十三年今御史葉燭喉喉餘孽全八千賊真定六千銀山東風露元
早詔求五言

三月朕京師貧民公從二百
明忠會集

徐第中丘應第上書去歲慈見下詔律刑而藩卿消何今日之不應也
夫律刑之詔特其具耳今之辭難稽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卿繼以
實此時律無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詞之誠以孟軍
實今兵故而餉歸未免結貧者借以飽其私惟陛下詔諸加派之數使
天下明知之至于刑殺之輕重其一待其言律刑可以消後並明刑
不足以遠風乎已而分賑歲內三萬金是足而

楊嗣昌次荆門三大刺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十人賊更以殿下將
兵為上將營新募降丁皆隸焉以制將猛和虎將之目望微各鎮內監
運京三

宋寅士于建極殿上問遠陽多警何以報仇重臨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耻則功業自建此數百言德德通州人吏日言成寅于城功上心識之至是遂拔第一

今撫按各舉將才

黃道周以肅名對特旨滿布政司祈寧巡撫江西金都御史解學龍薦之上以道周黨羽繁茂學龍徇私於道大理廷杖貶戍戶部主事棄廷秀請寬之并杖刑終

五月召廷臣于平臺問于道周安民于事通政使徐石麟對曰于道在慶職互用故流在勸民輸粟安民在肅官用賢上是之

用聖學

五年

上九

羅汝才過天呈七殿畫入界監軍萬元吉於慶門心而賊前大昌犯慶州石柱女帥秦良玉募兵援慶州萬元吉與之合

黃梅奇士吳卿上言賊奸兇出沒尤著偵走守月馳二百里賊酒飽色滿睡不醒若將勇敢對枝復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從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臨林逃難到首慶功以馬王將以惡監犯監犯不知避

奏其功以發遣行大兵所當備愍者也

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

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饑民

命有司祭難民愍暴饑

加福建永將劉芝龍著總兵芝龍既俘劉奇老海賊顧恩因以海利交通朝貢遂以火額

冬十月士部生萬兩市簪錦衣二萬給京師貧民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孫請限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庶可闕其下通城下却議

冬十四年山東土賊李廷貴李男孫陷高唐州一時肅黎響應所在皆賊東平州吏介倡亂迎賊入城巡撫王國順檄劉澤濟擊破之復其城

河南土賊父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丘知縣擊破之

二月河南土賊瓦礫千一十數諸盜盡降于李自成今改開封東宛靈

明紀會纂

職徐德數千里白骨骸積又早荒大飢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

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廷儒聚至發智廷儒入朝至發解不出廷堅出不

久以病歸惟延儒交事初廷儒既罷升陽監生賀順康城侯氏共欲金

獨太監等與乘間得役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廷儒德之

六月南京山東河南浙江旱甚

冬十月特設松園足兵奇謀異勇科詔朝廷各訪微辟錄朕破格尋求之意

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嚴道周澤成丹表不

免周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說已數矣過此惟有論或主之終臣不

散不慎也。自來論或謂臣非封疆則貪。臣未嘗有以違言。臣亦以此加。通周。周無封疆。貪之失。而有違言。受職之名。在通周。周得矣。非我。皇上懷我之重也。且皇上所發。皆當耳。聖者見諸實事。通周。具統。雲。一。二。臣。未。嘗。不。相。與。也。今。且。臣。之。然。而。斥。之。為。有。所。謂。雲。而。謂。臣。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聖。事。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通。周。第。一。轉。國。動。念。而。臣。已。論。定。雲。何。反。散。仍。以。原。職。上。上。提。之。掄。停。內。提。

初。臣。每。于。外。政。申。或。是。臣。母。交。通。近。侍。

壬。午。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華。召。大。學。士。周。廷。曾。等。進。聖。懋。隆。入。殿。問。臣。書。奏。

臣。等。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其。安。惟。諸。老。生。是。賴。今。東。向。上。降。座。西。向。稱。之。各。跪。謝。

小。東。亞。子。壽。亭。青。山。入。京。青。山。未。屠。人。乘。機。囑。聚。鼓。為。人。屢。說。克。州。慈。書。范。淑。春。等。府。左。相。俞。起。蛟。拒。殺。擒。之。

范。從。京。京。內。臣。

御史。楊。仁。領。上。言。臣。格。為。皇。帝。初。無。所。謂。殊。事。臣。工。不。法。止。于。明。解。陰。奸。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苟。從。安。辭。求。職。誘。人。作。奸。提。批。有。告。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于。法。朕。之。皇。上。法。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東。廠。寬。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于。獲。罪。

擬。送。關。下。可。也。若。緩。騎。一。出。有。資。者。家。門。依。散。無。外。地。方。飲。饌。為。客。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解。止。于。謀。逆。配。偷。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衛。衛。尉。便。當。提。提。

二。月。餘。帝。金。二。萬。歲。上。未。元。有。五。十。二。年。以。前。統。統。有。司。記。微。者。罪。百。姓。歡。呼。稱。慶。

八。月。以。重。賞。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役。人。謂。必。不。可。收。時。周。延。信。承。上。奏。最。深。元。上。怒。其。能。回。逆。儒。以。彼。詞。解。之。至。是。上。賜。言。又。安。能。事。當。回。安。得。將。如。無。罪。者。而。用。之。延。儒。曰。無。罪。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文。或。多。盜。竊。即。如。青。道。周。之。為。人。傳。之。文。冊。不。免。回。其。不。用。也。天。下。

用。紀。會。纂。臣。等。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其。安。惟。諸。老。生。是。賴。今。東。向。上。降。座。西。向。稱。之。各。跪。謝。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以。違。疆。多。失。也。周。廷。儒。為。舊。解。曰。國。法。大。刑。馬。兵。不。臨。城。不。斬。上。同。他。違。疆。即。勿。論。朕。辱。我。親。藩。七。人。甚。于。藩。城。乎。不。能。

賜。介。民。米。布。

乃。廷。臣。于。中。左。門。問。用。替。撫。之。京。都。御史。劉。宗。周。對。曰。使。貪。使。詐。此。最。害。事。為。替。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端。才。又。問。樂。政。御史。楊。若。海。奏。兩。洋。人。湯。汝。望。冒。火。器。宗。周。曰。湯。某。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報。以。為。効。操。專。在。此。上。色。不。澤。曰。火。器。終。為。中。國。長。使。今。宗。周。進。

經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皆因朝廷無剛正之臣而創臣復進也陛下
 設職衛印因嚴衛為介紹近侍印因近侍為援引陛下壽共替餉不
 遺餘力而臣等平月所籌餉以侍官者亦陛下之兵所滿數而後代者
 印陛下之餉也必左右大臣發憤改圖無幾扼積習而強國本
 於十六年春正月左良玉率眾二十萬進收東下沿江報探將降兵叛
 將所在炮轟俱胃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諸家盡別沿江兩岸不問
 為兵為賊皆擊之良玉列狀上兵部自曰兵稍散原賊始散
 五月召巡撫保定右都御史徐樸入對樸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
 陽處滿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運道滿路難大無異曾不見一呀
 皇上何以致治乎上諭欽此下樸又曰天下以錢糧為財戶戶司
 則主與金之要在傳月治軍中令於此政簡神而自之也上善
 合意臣于手奏終
 經事中朝明後奉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
 行私內創果擬候家等事先結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
 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樸底何倫亦交劾之
 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

隆慶金四十萬貯需新倉出陳納餉母得輕重
 出千金資大醫院療疫時京師大疫自春徂秋死亡略盡又出金二萬
 下延城御史收貯
 我廷臣私竊內侍果有事朝房商之
 八月俞允現官萬計不
 九月糧上東漕運副使方岳貢為左副都御史安育上言四事清宮路
 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耻貢吏出于荒陬儲將才于郭伍上是之乎
 進東閣大學士
 十月上自用銅錫木器金銀命文式諸臣各案書約
 十一月李自成陷榆林劉綎兵潰國使同卿官先世威等被殺
 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征無能為上書一尋黨吏
 主眷深其黨內監撤職衛諸瞞目夜乘間謀殺上俱不信延儒益急之
 近視師行皇上意稍移而諸端乃盡餘其黨撤收上始信之至是吳昌
 時革職至怒遂不可回矣
 中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義兵破賊
 賊陽地震
 李自成稱王于西安魯國號曰順改元永昌親掠河東絳州一路俱陷
 上憂寇臨朝而驚曰卿等無能為朕分憂哉大學士平建泰進曰主憂

如此臣故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北居○肅宗憂之○兵外連亮郭恩等志勇劉冠至功否則兩河扼扼近云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等行朕當敬女推贊行之

癸丑歲星八月占曰國破君亡

乙卯李建泰出師上以特姓告廟建授節鉞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觀賜厄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肩輿不數武折折者憂之建泰出都侍有家財佐軍道關山西烽火番急家已破進退失措二月朔上視朝忽降為好客之其詞甚慘末云限三月望亦至順天會

明無外憂

同館張一詩相顧失已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懷慶府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保洛王

自成至太原巡撫蔡懋德遣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砲傷牛勇陣亡一半皆沒城中奪寶賊移機遠近有云若非甚暗孤主而場嚴恆多臣盡行私仇害而公志絕少甚至順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仲問左之府寄書端又云公誤守食同饒修而倚為腹心宦官惡郭探犬勝而借其耳目殺因累士無報禮之心征飲望民有借亡之恨人誦之多為仇仇

蔡懋德知事必不支焉道表聞道泰宗師八月風沙大起賊來以夜營賊懋德整中軍威應將東馬越殺火應時皆夜先自散其妻于趙郭

賊毛刺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成之

李自成至恭城上下罪已詔詔甫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

議京師城守
其定知府丘茂華叛降賊先是茂華開聲達家入出城總督徐標親為率下戰標麾下中軍伺謀全城盡手樂初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撤營縣叛待賊賊殺將及議散警衛近官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進都滿德驛郭游審天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毛傑往天津進方共言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懷慶府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保洛王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懷慶府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保洛王

徵天下兵勤王

命府部大臣各條舉軍事並郡御史李邦華少府項煜左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遷撫南京上嚴覽之怒甚司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若此社稷乃古今之正服志已定毋復多言

陝西總督余應桂上言賊寇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請調左良

清王國寶劉良佐等汝芝及劉將左無惠登相正光恩孔希賢金守嘉
年會師具條之聞。外輔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承玄其人。賜以尚
方總兵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

寇軍軍式開傳。繼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感力拒守。大砲擊賊。馬
餘人皆火。照。或言賊勢甚。丁款。遇吉曰。戰三日。賊賊且滿。若軍何
怯。即能勝之一軍。盡為中義。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軍可無慮。于是開
門。登。擊。我。賊。數。十。人。賊。俱。破。或。謂。賊。軍。曰。我。眾。故。塞。但。使。主。客。分。別
以。十。聲。一。度。不。勝。兵。請。去。情。為。據。見。賊。情。擊。之。連。出。戰。不。二。日。可。賊。也
賊。引。兵。後。還。脫。情。連。戰。我。其。大。敗。遇。吉。聞。室。自。焚。揮。極。力。力。請。賊。說。失

見賊賊縛于市。賊馬。遂屠軍式。望。不。道。李。自成。既。獲。遇。吉。殺。曰。使。守
將。蓋。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令城守不。應。經。兵。朱。三。鼎。自。創。延。撫。衛。景。環。督
糧。即。中。徐。有。蔡。朱。家。任。保。成。之。文。學。李。若。葵。閻。家。九。人。自。經。先。題。曰。
門。完。節。

督師李達。奏。上。書。請。駕。南。還。願。奉。大。子。先。行。上。召。對。于。臺。諭。閣。臣。曰。李
達。泰。有。疏。勤。朕。南。還。國。君。衣。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
邦。華。少。詹。事。趙。光。泰。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祿。寺。大。聲。曰。未。失。主
南。往。諸。臣。意。欲。何。為。斯。欲。為。唐。虞。重。武。故。事。乎。景。文。等。不。敢。言。止。

復聞與守之眾。眾臣。上。奏。曰。賊。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則
遂。排。袖。起。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始。崇。奉。遠。徵。吳。三。桂。王。承。玄。率。兵。入。衛。入。居。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
清。前。命。移。鎮。彰。德。因。賊。掠。臨。清。南。討。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守。唐。唐
賊。犯。保。穴。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熊。統。城。降。賊。賊。入。城。從。春。夜。執。御。史
金。龍。州。守。而。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孫。明。金。率。賊。帥。外。之。環。入
井。中。或。妻。王。氏。自。經。從。僅。獲。孫。以。武。梁。効。力。行。間。孫。城。射。賊。賊。解
衣。衣。自。監。孫。衣。稱。大。帥。曰。我。金。帥。史。佐。也。賊。走。解。之。觀。明。于。孫。子

婦。陳。年。十。八。與。其。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于。井。侍。婢。四。人。亦。從。下
李。自。成。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向。廣。恩。臨。經。兵。者。環。奮。約。降。臨。視。太。監
杜。勤。維。犯。八。驛。即。連。三。十。里。地。無。米。之。馮。營。軍。守。城。一。應。者。三。今。之
為。中。軍。中。丞。應。軍。民。無。益。之。傳。者。有。定。賊。見。是。也。曰。吾。欲。要。之
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眾。人。不。聽。之。馮。不。得。已。自。起。舉。火。兵。民
號。抱。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刺。軍。民。遂。迎。降。于。賊。

上。格。格。令。劾。成。大。瑞。附。餉。達。太。監。徐。高。瑞。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
高。瑞。瑞。丹。三。奎。浸。詞。以。對。為。傳。然。起。曰。外。戚。知。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
奎。不。得。已。奏。稱。萬。金。上。少。之。勤。其。二。萬。奉。養。書。皇。后。求。助。后。應。以。再

千金壹區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勸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高上面諭之僅輸萬金請內官各大手門曰此房惡貴後賊楊王之心道十五萬用金抄現銀五十二萬

丙申大風塵臺晦

賊華蓋高有勳上南還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尋常門戶今日反守大獲

上召對以舉朝無入常法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策

徐九門守者大京院

召前太監曹化淳守城

南京孝陵夜疏

賊自御書後居廟開慈寧宮太監柱之鉄逆降撫臣何爾丹以私通

軍者數至云云十八日王孫州會同曹署雙官師大索

賊簡易五州諸軍皆營總兵李守錄高賊不屈手林投數人不能戰

皆賊固之守錄引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檄至京師是上知寇

聚意急從六殿撤着走軍進賊萬散趙吳三生入內三柱師五十萬衆

日夜無耗進是日始反國賊病已過萬平矣

上即敕召考選諸臣問賊情奏陳謝德縣黃國輝封中書校給事中

餘以次對未及半秘封上覽之也登即起入諸臣立候候刻命並進

格知為昌平失守也是役賊直犯平則門竟復焚掠火光燭天宗師四

外推拒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作降降守賊止盡弱五六萬人守降不允

又與坎其市銀為塞餉久困僅人給百錢無不辭怨

賊久窺畿輔雲云豫遣其黨筆金錢冠廚師為大賁列肆于都門更遣

奸諂誘資克制門錄吏耳則陰布微悉必和都中日遣勝馬探之賊黨

皆指示若賊賊標之入營學賭結之撥馬多降無一野還者

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德寶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存賊

之須更賊大至方報過盧溝橋報報攻平則彭彭等門兵城外三大營

皆須降火車巨礮蘇蘇虎角皆為賊有賊反破攻賊蘇於震地

諸臣方待張翼城伯李國楨應馬馳關下汗流雪衣內侍阿止之國楨

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稍見不支標兵上召入恩泰年華不用命獲

一八就一人從外如故上因令內臣俱守城諸內臣諫曰文武官何為

乃請知已已所派數供乘賊虎數十人

上格中外庫金二十萬獨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

百金各投錦衣衛千戶

丙午寇攻城破聲不絕流矢雨集樓櫓塔宇與寺並開門則屠矣守

并供空帳向外不買歸子徒以研殺傷之備擇子示救處為驗
年自成對影在門後座尋經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敷侍其下因
上入冥射我杜敷也可使下一人以守者曰第一下人為實歸公
上曰我杜敷無所畏何畏為使發太監王承恩從之上同入內殿
稱賊黨重立上可自為許午腹太監中意有自為平罪報亦從上入見
得迷賊犯上不道路請進位上起叱之謂內臣情留難曰有奏青二
王為質不反則二王不見矣乃縱之出仍從下數語守瑞王則竟等曰
每當富貴自在也初聞動拘難將引體監廢錦衣五利至是方知其從
賊馬逆也

上下親視召附馬華承同謀以索丁獲太子兩行封曰忠孝安敢私
實索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為上上曰
中刻影義門侯李自成率屠賊大隊疾馳入治運殺徐大學士薛德璉
宿會館被創上至召周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起無
全出何美供曰陛下之禍自當亡應知其不利臣等戰戰兢兢不負國命
是夕上不能寐內城陷一關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
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問王承恩幸而
宮後為嚴山京烽火燭天徘徊逾將回乾清宮味者諭內閣命成國公
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失輔東宮為庶務並則國命進酒進飲散散

殺曰吾我民爾以天子之主無事分憂歸爾周身不設防皇曰大
去矣之陛下官人環廷上極為令為野皇度實謂皇停坐下十有
八年卒不聽一語益有今日將太子二王撫皇道之也后自慈念公
黑早十五矣司爾何生我家左袖掩而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成手搖
止命喪貴妃自經繫絕縊上撲劍刃其掌又刃所御妃猶數人召王
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門手持三股鞭繼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
鞭出東華門內監手執鞭有內監跪天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
化門同至其弟蘭人騎馬上赴慈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攻天止
兵上御前殿為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回內宮登馬殿山之重

自經子斯成閣內極處已懸梁莊莊嚴對徑上殿後御座左邊
朱膽衣前著曰朕自登極士以平逆賊五通宗師強朕薄德雖勝
天恩然甘諸臣之深恨也朕或無而目見祖宗于此下朕冠冕以
覆而任收分裂朕能勿傷骨哉一人又都一行可官俱是東宮行在
謂閣臣已行珠帶也不知向侍侍珠帶空閣上臣已散置几上焉
武庫臣正與一人和者竟是大內有強盜猶健吾朕相傳劉誠意
記子內非大變為變朕公受事悲感之待諸閣三軸米一箱國保
聖家身骨肉心若未就朕心中事于今無異誠未變也
下未決矣天恩南宮後東宮後東宮後東宮後東宮後東宮後東宮後

于是俱門書顧氏賊錄奏務錄錄家私物被下和
太子走詣周奎家李賊未獲門不得以爲盜還爲官外金
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前有仆地與宮人投之而起公主曰父皇
賜我或我何能偷生何新曰賊已持入恐受其辱且臣聞天府逆之乃
自出之
而賊入宮人親氏大呼曰賊入人乃我輩必是所汚有忘者乎
遂躍入御河以項間從賊者一二十人
自成入至承天門顧修爵保海等指內務諸賊曰賊一從中其手發
一號射之不中中其下手賊得數賊黨半金壘趨進曰中其下當中
分天下自成喜授多而吳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金
仍舊任各監局印官逆亦如之自成入宮問事所在大索不得乃下令
敵帝者賞萬金封伯爵逆者滅族明日午刻始得先帝山問于煤山自
成令以雙扉昇帝后于承天門側然以御榻度以逆賊吳有叛往哭者
自成登皇極殿據龍座千金星微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
賊黨入宮太監柱之被等率黨前環自成責其背王當新秩等叩首曰
儀天命改至此自成北去
賊分宮壘各三十八半金壘軍師宋殿策亦各數人宮人責氏年十六
枝臂并賊鈎出之見其妾容節相奪責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

必告於王堂賊雖見自成自成今內官者之非是實都校羅賊金指
出貴氏後給曰我貴氏之虎難苟命惟將眾擇吉成禮或生惟命
賊喜置酒極歡費大銀劑及侯賊醉斷其喉因自刺自成大笑命收葬
之內
內臣獻太子自成湯之兩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承
辛亥改號先帝后出葬宮二以升添頭先帝如添頭先帝如帝翼喜冠
聚王漆金靴后袍帶亦如之
諸臣聞變太學士范景文敗之勿賊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爲與同聚
爲大臣不能從獲傷少樹功後羅賊吳至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
飲拉入喜盛不能續吳日賊陷景天堂閣并拜自成家人辭之乃賊許
二皆潛逃魏東卷士井或其妻亦自經
尸群向喜樂侍讀士倪元璽聞變哭曰國家至此臣或有餘幸乃衣
冠向廟是書天子自讀書過橋二友爲射于墓事景文見
向南都尚書司馬分也謂家人曰慎勿結衆以忘吾痛即欲必大
行除方收屍遠三日後賊突入見顧氏如共舊起去一門須臾
共計三人
左都御史李繼嗣雖嘆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爲宋
宮遺一去必庶可無憾也後賊不食爲矣乃將閣閣曰堂上大夫望

修為後志孝大節矣故廢他乃走衣冠相稱并林月經載至見其危事
 危坐爭前執之知其必死遂去
 刺都御史施邦樞聞其憂憤遂請于凡曰愧無半粟臣將雖有鐵
 報主恩遂自縊漢解之獲蘇邦樞死曰若知大吏母父當救乃更發藥
 而卒
 大理卿凌義舉聞難以前請挂號血散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隱
 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
 能成無不辱父乃繫帶奮身絕死而死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化都城奉命守待勝門賊陷自焚城下不為折
 辱其僕獲入民舍自縊賊燬民舍焚其一僕餘皆獲救
 刑部右侍郎王兆祥奉命守正陽閣賊至或于門下委何氏亦死子運
 士晉明收整父屍亟賜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傷或從之王
 氏曰君成要亦以重明以頸落地曰謝夫人夫人須先成乃道其家
 人盡出重明親娶繼取某大孝婦曰有條夫人婦死者必為厲鬼殺
 之要氣絕取一作置上加婦人取一條置上加婦人取一條置要
 左亦脫離自縊焉得司亦亦置條上遂成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夫人何世奇
 司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劄母侍疾宋氏氏感服前母奇曰姑葬

我去年二月妻主人盡散二公亦欲盡歸解已並入室自縊世奇
 亦自縊家人救之獲蘇邦樞死曰若知大吏母父當救乃更發藥
 而卒
 大理卿凌義舉聞難以前請挂號血散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隱
 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
 能成無不辱父乃繫帶奮身絕死而死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化都城奉命守待勝門賊陷自焚城下不為折
 辱其僕獲入民舍自縊賊燬民舍焚其一僕餘皆獲救
 刑部右侍郎王兆祥奉命守正陽閣賊至或于門下委何氏亦死子運
 士晉明收整父屍亟賜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傷或從之王
 氏曰君成要亦以重明以頸落地曰謝夫人夫人須先成乃道其家
 人盡出重明親娶繼取某大孝婦曰有條夫人婦死者必為厲鬼殺
 之要氣絕取一作置上加婦人取一條置上加婦人取一條置要
 左亦脫離自縊焉得司亦亦置條上遂成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夫人何世奇
 司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劄母侍疾宋氏氏感服前母奇曰姑葬

故胎獨至此惟有一以報國耳君當去聲果正有同心也及帝崩
 後以雞頭英英梓育賦焉遂乃有親之不動動歸焉親母張氏前
 發母曰我知之矣心望自縊必妻張氏亦或一子六歲撲殺之然後自
 殺
 兵部員外金德誠政誠意親母曹氏前曰兒世六子為在政侍一
 解也子以誠明者送去母曰爾愛國恩我爾不愛國恩子事親下井
 身否或亦然爾兄留解母住德事下未歸至御河橋望馬井拜
 即投入御河使人極投其背急赴宗處將河沉德曹氏深成之家
 人報生母曹氏亦投井以要王氏亦隨其弟諸生錄笑曰母政我必
 死政然母未歸土未散灰也遂給檢其骸賜給三日復投井而死
 先係寺署丞于騰政自冠帶中要亦水命服同縊死
 葉成伯李國朝關賊降後子梓于東華門外投敵百官過者莫敢進
 視國朝死前云情狀奔馳絕律當前大受賊號國朝見自必復大受
 以頭斷將流血破面賊衆皆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朝使降國朝曰有三
 事爾既我思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焚二願見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
 事不可言自成悉諾之使出賊營將其降因以天子禮見先帝于西貢
 紀底惟國朝一人新授校步校監主院兼事與御製作詩數首遂于
 三宸前自縊死之

新樂侯劉文炳被破外城文炳歎曰身勢如此其不可不與國
 同難其女弟連年未三十而為文炳之婦城陷與弟左都督
 一大井縣千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敵大焚燬俱投
 火死紐國藏母夫人即帶外祖母九子九十餘亦投井死
 斯馬永固殺其愛馬故其弓刀鎧仗大焉于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
 辱時忠安公主弟竟以黃纓縛于女五人于柱命外舉火遂自刎
 惠安伯張慶隆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歡飲積薪以固
 家燔死
 宣威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錦衣衛都指揮王國典聞變自縊死
 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桂守宗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為今日
 事悲何必後人知自縊死
 錦衣衛千戶高文來城陷一家十七人俱自殺屍狼藉于路
 順天府知府陳貞遠自盡
 副兵馬使提成中書舍人宋大猷督自盡
 中書舍人廖之所阮文貴經應張應成處役御河成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百戶王來周發寓其家百戶動維成壁不應出門欲降百戶泥壁誓生

報皇帝

泰順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府都科道等官。聞宗師臨上。均社稷。大小。均。齊。集。中。軍。都。督。魏。國。公。徐。弘。基。等。議。推。戴。許。狀。時。憲。王。桂。王。道。遠。羅。公。王。福。王。周。世。孫。各。避。殿。至。淮。安。威。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兵。部。尚。書。史。可。法。及。署。禮。部。侍。郎。呂。大。龍。諸。公。徐。序。丘。橋。王。益。以。福。王。神。宗。之。孫。先。宗。之。位。大。行。皇。帝。之。兄。也。可。法。大。花。持。不。可。四。月。二。十。七。日。衆。官。僅。集。朝。內。議。不。決。史。科。給。事。中。李。汝。喬。伏。殿。殿。曰。今。日。有。異。策。者。必。死。今。日。有。異。策。者。必。死。

以。大。司。之。威。憲。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曾。周。後。行。之。遂。以。福。王。告。廟。東。張。監。同。御。史。郭。彪。佳。言。盛。國。名。極。正。並。彰。休。德。且。示。讓。讓。使。海。內。和。無。固。以。祥。位。之。心。徐。發。喪。得。吉。登。大。寶。為。當。北。昭。帝。正。位。禮。和。親。國。晉。發。之。遂。定。五。月。初。一。日。迎。二。入。京。以。內。午。修。府。為。行。宮。初。四。日。監。國。十。五。日。即。位。詔。以。明。年。為。弘。光。元。年。○。史。可。法。馬。士。英。馬。弘。圖。女。司。廣。王。輝。俱。入。闕。辭。事。○。改。張。通。言。吏。部。尚。書。呂。大。龍。吏。部。左。侍。郎。李。汝。大。當。少。卿。郭。維。應。應。天。府。府。正。籍。督。同。司。禮。監。東。寧。徐。各。加。恩。有。差。○。設。淮。徐。揚。滁。鳳。泗。廬。和。為。四。院。以。清。南。伯。黃。得。功。總。兵。官。馬。傑。劉。澤。清。劉。良。佐。分。轄。之。每。鎮。額。兵。三。五。人。本。邑。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湖。湖。

鴻。遠。黃。蓋。充。總。兵。官。各。率。所。兵。守。鎮。江。○。史。可。法。請。督。師。江。北。○。進。黃。得。功。靖。南。侯。封。高。傑。與。平。○。劉。澤。清。失。○。劉。良。佐。居。昌。伯。○。高。傑。降。賊。也。○。薛。顯。山。錫。舊。與。關。賊。以。野。有。號。勇。名。關。榮。家。邢。氏。號。美。為。傑。獲。內。營。傑。與。邢。通。擊。之。未。卒。切。練。洪。永。時。及。孫。傳。庭。後。劉。趙。李。建。泰。事。前。木。至。關。建。泰。兵。潰。遂。率。兵。○。下。大。肆。劫。掠。抵。揚。州。欲。入。揚。人。民。俱。為。之。罷。市。○。公。昨。成。守。傑。攻。之。多。故。掠。掠。無。所。不。瑞。守。道。馬。鳴。騶。集。眾。進。士。即。元。無。與。傑。善。登。城。言。于。當。事。請。放。高。兵。入。城。衆。怒。澤。指。元。勳。○。高。傑。寸。斬。之。城。樓。傑。恨。攻。立。力。史。可。法。曲。解。之。始。移。駐。太。洲。及。設。回。鎮。傑。平。駐。揚。澤。清。駐。淮。良。佐。駐。鳳。○。黃。得。功。駐。鳳。得。功。心。得。之。因。提。兵。爭。淮。

揚。與。傑。戰。不。勝。朝。廷。聞。之。遣。萬。元。吉。大。傑。少。卿。監。江。北。軍。解。之。始。各。罷。兵。○。傑。除。于。史。可。法。標。下。為。前。鋒。總。兵。官。○。史。可。法。尚。書。後。復。言。徐。誠。北。來。諸。臣。羅。崇。漆。觀。顧。事。成。願。從。行。非。委。順。如。能。自。拔。南。天。助。定。用。之。○。崇。因。薦。原。任。督。師。大。學。士。吳。桂。史。部。尚。書。鄭。三。俊。有。奇。救。罪。性。見。二。復。使。吳。○。二十三日。早。朝。議。遣。伯。劉。孔。昭。于。多。官。前。大。馬。快。言。曰。雲。○。除。兇。防。江。○。防。河。舉。朝。○。別。神。宜。注。于。○。力。今。日。請。推。官。明。日。請。陞。官。結。案。行。私。所。屬。兵。士。在。倖。成。憲。不。可。不。誅。御史。王。孫。常。評。孔。昭。司。先。帝。教。天。操。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止。史。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宣。事。殿。上。馬。弘。圖。言。家。臣。自。有。木。何。處。殷。○。眾。始。退。

明小北。補。紆。泰。慎。言。其。說。取。去。李。言。言。孔。昭。雖。載。有。功。文。臣。改。事。
度。金。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感。上。之。事。馬。公。關。安。白。原。亦。言。文。武。各。有。
職。事。用。人。力。與。言。事。孔。昭。一。手。定。定。臣。等。十。餘。年。矣。天。子。之。資。：。于。以。
孫。今。坐。視。家。臣。受。若。如。庭。晚。或。無。地。請。賜。罪。斥。奉。旨。削。罪。之。各。慰。道。○
六。月。命。還。部。歸。國。應。受。金。代。之。○。史。丁。法。馬。上。奏。奏。報。○。下。兵。兩。下。先。
是。英。三。往。逐。賊。西。進。○。大。清。定。為。燕。京。至。是。移。營。江。南。月。交。使。順。故。可。
法。以。開。○。封。英。三。桂。劉。蘭。公。世。襲。遣。使。巡。邊。揚。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
兩。其。軍。○。上。先。帝。遣。駕。思。宗。烈。宗。帝。所。號。伯。趙。之。龍。夏。思。○。尊。建。文。為。
惠。宗。顯。皇帝。○。崇。泰。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寧。康。皇帝。○。上。

學士馬士英薦欽定選案阮大猷知兵有奇揚冠帶此見舉朝大驚馬
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猷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
猷司制案必會議乃千人鐵更光則士英曰臣非父其指何所不允
則因提馬大猷奏辭曰魏忠賢之是非開賊可也弘圖曰廣諸人于
所愛而公之則曰先帝原無成心也于所惡而削之則曰先帝定案不
可削也則同魏忠賢曰廣亦奏曰今日欽案既翻選使先帝十七年之
定乃擬付趙汝臣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移宮未全情龍輒之妻
原制案未乾顯四方之觀聽將裁維新遂有此舉○郭維維亦奏曰案
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錄上其重惡有餘何非
陛下所以待先帝若舊之而與今日起用大猷針砭則額：今亦未先
少懲并非補臣所以愛陛下也○呂大範亦奏曰先帝血食未寒疫焉
票若習士英保其不煩請用人猷不能視史冊知習例抑止視陛下
為弁髦○給事羅萬象亦奏曰輔臣薦用大猷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
然而大猷定未知兵思漢于愛秦然則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靈石也
○御史屠象昇亦奏曰陛下深仰龍江痛心先帝崇崇法臨須臾可
世間之莫不兩血墮胸願思一飯今樣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嘗不
久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猷選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傷
忠義之氣○據遠處當選數大猷少卿萬无吉御史黎良燭主孫嘉

光先兵部中丞民典等皆逐疏糾其不聽既而大獄召對其解經極
耗通取廢應回又移長江兩合三臺十四障供餉亦患用為江防兵
即尚書○史劉宗周都察院左副御史○史御史尚書缺填言已休去○
○劉宗周三疏疏時常不齊街上所平齊既位言言大獄進退關係江
左與七○言計賊之法有以一撫形勢江左偏安清進而東扼徐淮北
控豫州兩顧則震斯威斯進泰齊無不富必弱應一重道厚祿振旅北
下淮城以系秦晉得于天地其何之選九千是選區別澤清高懸尤而
欲之按軍法臨陣勝進者斬應謂一撫二鎮亦可斬也一撫將實將悍
兵發已非一日宜分別各轉送封賞○應說魏經則量收重則并奪軍
功既模無不用命夫以左帥保馬而科高劉賊進也而亦封人誰為
不對者武臣既濫受臣隨之外廷既濫中臨隨之臣與天下聞而辭體
也一吏胥官無不既職有吏胥官而進者有在封守而進者有在使令
而進者于法皆在不赦至于偏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竟頗有從先
帝頭示誅絕立罪廢諸臣重戰昭雪自應援道昭而及之乃一舉竟用
新恩二平無改之謂何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之可以對皇
天正石土一旦身殉社稷顧古今未有之德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
○劉宗周高傑等於統制宗周將軍華家臣有不臣之心勸土親征
以操勦中作爭持洋村以激與軍心○莊任不督復舊名教統制燕博功

居得功又此舉是不與聞是議欲就高傑而莫可誰何○罪宗周而難
達清議又○法因於兩解之曰制廷論是非僅止論功罪不相礙既
而宗周于去冬過兵連見其飛捷奏用海關錢糧益○奉兩鎮過責
○宗周之罪法方○能○宗周○因○為○陛下○之功臣且權臣之事皇上既不以○得
位○為○利○法○又○何以○定○果○為○功○乎○至于○鎮○將○不○忠○帝○未○聞○改○桑○榆○之○救
○宗○周○下○又○未○聞○許○馬○之○續○按○其○事○亦○在○戴○罪○之○例○名○亮○何○容○整○假○若○夫
○經○綸○不○謹○勿○因○大○條○而○過○繁○拜○下○宜○嚴○勿○以○奉○交○而○稍○越○繁○整○可○惜○勿
○國○近○侍○而○稍○寬○○吏○科○馬○嘉○植○上○言○左○國○本○一○改○蘇○拜○當○一○迎○卷○國○學
一坊水東宮二王一條告然山度廣米言辱春原非樂受當貴宜所相
斯乎淡海絕可勿霸也○有以勞人費財傷者勿聽經武之外可慨而
有以處便是所進者勿聽○刑部侍郎賀世奇上言刑罰宜慎如吳三
桂奪勇血戰率邪同功拜爵方無愧也若夫口誦報國宜其遠北干城
河上旗兵馬不以之數懷恩數已盛熟多不立○冒濫其甚然上供報
○釋高塔罪宗七十五條凡三百四十一名為罪人○湖廣巡按御史
黃爵同承天守解太監何志孔入朝未召時既入見游而糾馬如飛權
奸榮國沃頤歸下士與奏辭志孔從前佐謝東華太監歸外間也退之
士英恐上動怒因以金幣寵福府舊藩周成張統中辛由上問○

為公不得立。故遜為公。天下皆讓王。上背恩。兵上感。故賜謝。封侯。
連上十疏。言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特能成功。下者。又曰。將定之。
與。薦之。之人。皆有賊心。已。應。謂。月。月。以。陰。德。上。不。得。已。屢。論。趙。其。
非。楚。馬。士。英。統。諸。謀。逆。言。從。逆。諸。臣。強。半。意。是。正。人。君。子。之。流。遺。料。
衆。彭。年。取。之。同。從。逆。姓。名。傳。播。不。一。思。後。人。未。制。為。正。人。口。實。除。為。
通。宗。前。制。甚。至。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為。異。日。翻。案。之。清。亦。止。從。未。喜。顏。
所。歸。制。權。匪。德。宋。末。盛。名。其。無。逆。功。之。微。德。元。祐。則。有。功。勉。之。王。
章。堂。固。集。書。三。姓。之。惡。遂。敗。劉。金。部。之。音。惟。是。公。一。信。蔡。宗。而。紀。
述。之。禍。旋。越。唐。室。一。進。差。吉。而。與。復。之。案。不。終。孔。子。曰。不。仁。不。有。
有。矣。大。米。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誠。千。古。定。案。也。今。日。何。獨。
疑。之。○。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更。部。候。考。米。統。綱。統。恭。基。曰。廣。定。案。時。有。
臣。議。計。給。事。案。彭。年。取。奏。回。祖。制。中。尉。奏。請。必。先。具。陳。親。王。奏。準。可。
者。其。後。給。此。食。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
何。資。五。道。御。前。不。問。更。部。能。改。奏。否。統。綱。令。血。噴。人。不。煩。後。言。如。
此。不。敢。對。廷。設。三。官。何。用。○。通。政。使。劉。士。積。亦。言。曰。廣。功。骨。新。臣。守。
正。不。照。居。卿。立。制。有。公。倫。統。綱。何。人。揚。波。噴。血。掩。耳。偷。餘。飛。章。越。奏。
不。由。賤。月。以。真。奸。險。之。志。豈。可。家。子。聖。世。世。不。報。○。太。常。卿。年。出。日。陳。
乞。求。公。等。狀。周。論。呂。大。魁。懷。二。心。○。呂。大。魁。跪。奏。為。士。英。英。官。等。罪。

有。介。子。告。去。○。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更。部。候。考。米。統。綱。統。恭。基。曰。廣。定。案。時。有。
臣。議。計。給。事。案。彭。年。取。奏。回。祖。制。中。尉。奏。請。必。先。具。陳。親。王。奏。準。可。
者。其。後。給。此。食。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
何。資。五。道。御。前。不。問。更。部。能。改。奏。否。統。綱。令。血。噴。人。不。煩。後。言。如。
此。不。敢。對。廷。設。三。官。何。用。○。通。政。使。劉。士。積。亦。言。曰。廣。功。骨。新。臣。守。
正。不。照。居。卿。立。制。有。公。倫。統。綱。何。人。揚。波。噴。血。掩。耳。偷。餘。飛。章。越。奏。
不。由。賤。月。以。真。奸。險。之。志。豈。可。家。子。聖。世。世。不。報。○。太。常。卿。年。出。日。陳。
乞。求。公。等。狀。周。論。呂。大。魁。懷。二。心。○。呂。大。魁。跪。奏。為。士。英。英。官。等。罪。
有。介。子。告。去。○。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更。部。候。考。米。統。綱。統。恭。基。曰。廣。定。案。時。有。
臣。議。計。給。事。案。彭。年。取。奏。回。祖。制。中。尉。奏。請。必。先。具。陳。親。王。奏。準。可。
者。其。後。給。此。食。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
何。資。五。道。御。前。不。問。更。部。能。改。奏。否。統。綱。令。血。噴。人。不。煩。後。言。如。
此。不。敢。對。廷。設。三。官。何。用。○。通。政。使。劉。士。積。亦。言。曰。廣。功。骨。新。臣。守。
正。不。照。居。卿。立。制。有。公。倫。統。綱。何。人。揚。波。噴。血。掩。耳。偷。餘。飛。章。越。奏。
不。由。賤。月。以。真。奸。險。之。志。豈。可。家。子。聖。世。世。不。報。○。太。常。卿。年。出。日。陳。
乞。求。公。等。狀。周。論。呂。大。魁。懷。二。心。○。呂。大。魁。跪。奏。為。士。英。英。官。等。罪。
有。介。子。告。去。○。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更。部。候。考。米。統。綱。統。恭。基。曰。廣。定。案。時。有。
臣。議。計。給。事。案。彭。年。取。奏。回。祖。制。中。尉。奏。請。必。先。具。陳。親。王。奏。準。可。
者。其。後。給。此。食。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
何。資。五。道。御。前。不。問。更。部。能。改。奏。否。統。綱。令。血。噴。人。不。煩。後。言。如。
此。不。敢。對。廷。設。三。官。何。用。○。通。政。使。劉。士。積。亦。言。曰。廣。功。骨。新。臣。守。
正。不。照。居。卿。立。制。有。公。倫。統。綱。何。人。揚。波。噴。血。掩。耳。偷。餘。飛。章。越。奏。
不。由。賤。月。以。真。奸。險。之。志。豈。可。家。子。聖。世。世。不。報。○。太。常。卿。年。出。日。陳。
乞。求。公。等。狀。周。論。呂。大。魁。懷。二。心。○。呂。大。魁。跪。奏。為。士。英。英。官。等。罪。

言之。然從書車則黃河無險。自領歸入。則感泗可虞。猶矣。曰。有長江
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水債清米為江南門戶
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遠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奉南侯左良玉
報稱。制料為遊擊。來國強。斷首四百餘級。還約官江一。賊停京師。
○建陽知縣蔣芬。捐俸造大礮。募勇士來千。剽賊。賊停京師。
○幸而應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腹決腹。
一。瞬而萬世不現。以明國家養士三百年之報。亦無負職三十年讀書
之志。敬者壯之。○廣西巡撫方震瑞。松江知府陳亨。終事中。李維祺。金
都御史李光春。先後各捐餉。募兵入衛。○時賊賊在川。陷遂寧。順慶。破
重慶。延無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德。俱歿。○瑞王蜀王
閩門遁。空。探兵趙光遠。降賊。士英。猶清。降勅。○吏科給事中。章正
衣上言。兩月以來。開大吏。錫擊矣。不開。獻件。開武臣。私。開。不開。公。與
開。老成引。應。不。開。賊。開。諸生。樓堂。不。開。請。獎。知。此。而。四。是。與。解
氣。第。臣。雖。惡。知。其。未。也。計。惟。有。選。取。為。第。一。義。選。取。不。就。則。守。禦。必。不
堅。宜。是。徵。江。北。四。縣。分。渡。河。淮。縣。縣。諸。路。奔。心。協力。為。募。後。使。南。京
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絕。五。津。禦。武。開。以。收。龍。耳。則。賊。不。難。旦。夕。殄。心。○
封。大。后。弟。都。存。義。為。大。興。伯。○封。陽。府。千。戶。常。應。慶。為。義。衛。伯。青。浦。知
縣。陳。曠。為。中。書。舍。人。王。錚。弟。王。鏞。于。正。無。雲。世。襲。爵。永。清。輝。定。處。使。不

革工役上出七項之行。當十數十里。疏于難。與。斷。絕。無。實。供。應。衛。有。切
者。○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請。懲。各。部。下。開。闢。南。道。從。官。載。何。今
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人。踴。躍。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一。為。輕。放。後。將。無
極。難。臣。下。擬。持。之。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幣。不。應。授。以。無。位。以。始
宵。風。不。務。之。職。犯。大。易。有。棄。之。戒。又。言。壽。人。宜。公。知。計。臣。之。持。用。如。計
臣。清。瑞。黜。練。百。僚。所。服。但。古。制。壽。人。于。朝。與。最。世。之。室。初。科。封。爵。後。不
崇。萬。一。兵。日。有。奸。邪。來。開。左。右。先。家。餘。司。不。及。議。率。輔。不。及。知。而。亮。以
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降。門。日。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則。主。國。之。務。臣
願。臣。下。擬。持。之。也。臣。入。俱。不。應。○聖。初。龍。佳。為。金。都。御史。延。慶。撫。松。○
戶科發。增。疏。請。修。水。利。○蘇松巡按周元泰。上言。刑。罰。河。忌。宜。開。浚。○
工部主事。葉國華。亦。疏。請。修。築。船。俱。有。奇。策。撫。察。議。○八月。令。錦。永。衛
都。督。馬。可。宗。遣。使。錄。事。兼。彭。年。上。言。嚴。衛。之。興。廢。世。運。之。治。亂。固。之。先
帝。亦。嘗。任。職。衛。防。緝。矣。乃。當。世。決。無。不。守。有。待。之。官。中。外。有。不。能。而。走
之。斷。故。逃。國。之。方。即。從。察。網。之。地。而。如。作。奸。之。事。又。資。餘。計。之。人。以。行
不。可。不。率。疏。入。請。浙。江。按。察。司。此。磨。○太。妃。來。自。河。南。諭。工。二。部。限
三。日。內。候。格。萬。金。以。給。賞。賜。○太。監。請。朝。進。請。給。工。料。價。銀。約。數。十。萬
工。部。工。料。并。疏。請。節。省。不。曉。○招。提。內。貢。宮。女。閨。卷。腰。然。料。道。率。推。獎
漢。子。龍。朱。國。昌。各。疏。諫。俱。不。應。○以。中。允。衛。先。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具

平角軍以逆劉恩督王永吉堡略山東河北兵部尚書張壽淳總督河
南劉晨○蘇浙江巡撫黃禹俊降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除安復版
來分未定也先是許都變起來物兩浙劉晨○前任巡按左先先授許都
與惟官陳子龍請斬斬之先先為先十米故與先大誠有世仇又甘助
先先士英後清勇故欲殺先先之罪而陷之胡右與張正言者
先先巡撫作犯後獨言許都之變突發來物為勇山管無堅地先先事
後出境胡定遠遂一切調兵備餉計其待格不一月而先先投首兩浙
後安乃令來吉推求夫弄兵禍卒至于破城據也其罪至重矣當日
兵威所迫賊已窮威而後乞命與陳子龍無異非謂降也故誅勸不力養

力道遠使來國難方張人不知作何來動矣至丁反以殺變第之于後
大破平切而鹿往固而御史張孫振論勸都督任食計正定果有其議
鹿往固鹿去○起越其縣巡撫河南其保神行能聞以士英殊大故越
之○許都建縣兵官制之龍南安伯○以欽宗楊維岳為通政使從未
國與有也○建丹沈龍結請立中官○大理寺卿柳應龍廣德松兵併
任司會同兵部官務欲祥杜氏通情事就立汗圖于士英即航重處
杜氏即許有云為權責家勞心辭欲防仙即柳應龍時共傳之○召降
賊諸臣即許有云京仍補原官以重補士英也○加淮撫田仰兵部
尚書史繼錦兵部劉澤清大興土木造安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空

保保聖皇居休卒陛下無書北使御與其事故遂為請○馬士英請
先府縣董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納銀三兩以助其費
院試廣陽縣知縣李思家不令董生納銀得舉在級○又補胡朝時
為之登向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光然也如羊腹中腹似狗腹起千
平處獲貢一星首補盡江南錢銀盡為家口○奉化而方英明稅院
改循先條者利却問罪○又布衣何光顯前為士英劉孔昭招致
千市籍其家○史可法上言大抵在日一兵未加臣備員督師不盡
責北事皆深清必南渡崇社安危映于此日哉即早當菲食沈沈待
豆豉恐無益今親廟堂作用百執精神殊未盡也意皇上初見臣等言

及先帝則陛下滿堂滿堂則滿堂滿堂是天后土肯成器瑞字號
何項項志前當先帝將于賊來皇帝亦將于賊此千古未有之說未有
之說及之及父兄被殺尚思以相國臨陣而甘心胡足願可足矣今
臣等行以賊責臣等賊以賊責臣等人心可憤天書可再下胡取
大辱臣等前代不同諸臣俱有罪之責漢元無功之足錄今君不加恩
分之大乞乞遷去至等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
降臣王成功臣行開張將功年有御波知也上報閣下亦應是也故自
澤○十月朔命給光義○時前門吳戶軒吳從龍來報事之說一
句日再行行一句午給光義俱不肖兒也大清舊政王連制行與廷

紀載江西南陽太守法有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閻賊千害君視中國臣民不聞加過一天朝廷令風行素小嫌成楚絕雖非其說實非當時之乎朝廷也說成明堂之廟之序及先王宗廟之靈也仁人君子何以報德乃樂死稽顙士師暫息即於雒陽江州坐事之人也其習正所以為天聖之惠遂不能罷還耶又曰閻賊千之害人也以其小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求議時和今切念我主辱受於天宜為今計就端滿水保偏上朝廷當待以虞賓而國公臣在此一舉無食解息之集使今故國有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子尚有辱足馬吏可法答

書曰法待罪南都凶信哭來一特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感

立月也伊而二老臣謂國殃君亡治法為重相與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若猶子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群臣勸進僕先盤園迎臣民伏闕受請於十五年九月十九日在位南都越數日即命法親視江北刻日西征忽傳疾犬將軍於三桂借資資開城大造威嚴下入都為先帝后餘喪成禮兄為大明臣子無不頂禮叩頭感佩乃再引奉犬養來朝皆言恭歡推而言之必為列國共知世宗立有厥未日不忍其君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乃天子於位受非常而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林大一號之義中原為

清爲平出神時何以維繫人心誠及忠者爲陽利而理者春秋其間特
青翠枝葉昨元武中典至廬山陽昭烈後孫權繼以國音元引忠歡歡
索屋宋馬繼統是皆于國機未報之日至正位世明日本亦序爲自意
予以正統子之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資順風靡什世前在肅廟殿
下豈不聞乎本朝心本朝之難而與孫龍龍可謂大義爲成將仰在此
一舉若夫手足肩雖并同恭親此其始而爲及在正統以正統而以朝
終也賊人竊受責問豈其然乎○長庚是見東方亮德則標成四角
我五角中有刀劍橫戟而止於於大於小於長於餘○感風視陰炎火
○地一月二震有救如吼○修興平宮度舊特殿大工繫法○上居

[illegible]

手爲一本文在馬本。時奉使訪以校。手抄。仍。止。相。封。手。卷。無。此。
 法。紀。也。漢。勅。世。受。廟。恩。故。復。有。志。而。能。仿。舊。勅。而。成。其。非。自。當。正。
 楊。然。其。上。者。先。帝。獲。從。爲。諸。勅。蓋。顯。爾。時。訪。問。本。文。有。其。不。然。後。
 諸。諸。刻。今。先。復。祖。許。不。亦。休。乎。○。中。李。令。人。微。鍾。靈。請。給。制。詔。迄。抄。奉。
 職。方。何。言。監。軍。何。事。要。行。陳。諸。若。果。報。劇。有。心。何。官。不。可。自。劾。而。稽。口。
 平。盡。收。得。爲。街。無。違。尤。甚。○。刑。部。謹。言。奏。情。凡。監。兵。字。官。辭。脫。白。丁。請。
 通。奉。府。贖。錢。者。悉。行。驅。逐。上。從。之。○。馬。士。英。奏。奏。楊。御。督。五。載。戍。功。者。進。
 在。制。馬。馬。進。忠。王。先。成。并。加。大。半。人。條。○。史。下。未。獲。奏。北。使。之。旅。和。議。
 已。無。成。矣。向。以。金。力。樂。寇。而。不。允。今。復。今。而。與。先。矣。先。帝。行。諸。餉。何。等。
 學。恩。皇。上。之。封。諸。餉。何。等。悉。還。諸。餉。之。不。能。長。難。何。等。罪。過。詳。此。不。附。
 而。日。再。千。文。字。心。悉。字。和。不。成。惟。有。數。上。非。諸。將。之。事。而。罪。事。也。開。外。
 視。願。堂。廟。堂。視。皇。上。允。望。深。恩。禮。儀。無。交。滯。諸。人。言。不。本。人。情。何。由。
 祇。獲。今。之。人。情。大。可。堪。矣。○。兵。部。傳。仰。祝。天。說。報。治。江。寧。堂。上。若。之。○
 某。四。○。亮。文。○。除。夕。上。在。典。掌。書。○。乞。恩。不。得。請。督。周。臣。新。宜。正。體。上。司。
 慈。周。孫。少。傅。者。皆。周。泣。曰。臣。以。際。下。全。部。敢。思。皇。者。或。念。先。帝。力。作。此。
 想。耶。
 弘。光。元。年。元。日。月。有。餘。之。○。初。八。日。壬。辰。五。奏。○。奏。入。業。徵。宮。○。終。
 事。中。兵。上。○。李。維。新。上。事。一。回。信。詔。召。一。回。核。人。才。一。回。儲。道。才。一。回。

州國法。曰。明言責。處入不肖。○都督手諭追降。清。○經兵許定國。阮。然。與平伯。萬餘。以其衆降。清。先是。隆祚。賊時。常。居。於。定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逃。至。是。同。爲。列。將。定國。村。之。秘。而。不。言。防。其。餘。好。子。環。雕。州。招。餘。餘。赴。飲。不。疑。定國。伏。甲。于。夜。夜。半。殺。賊。於。腹。以。祭。先。堂。親。其。遇。害。過。半。餘。衆。潰。遂。定國。遂。以。衆。降。清。○萬餘。妻。邢。氏。率。子。允。禔。詣。如。○史。丁。法。請。以。餘。將。手。本。身。爲。提。督。有。旨。與。平。伯。有。子。服。立。以。兵。馬。訊。化。遷。徙。他人。加。監。軍。衛。胤。文。兵。部。尚。書。巡。督。餘。軍。所。部。將。士。仍。聽。邢。氏。號。號。既。而。再。請。加。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校。督。本。鎮。並。歸。德。○貴。州。功。閩。萬。餘。被。害。便。來。市。揚。州。史。可。法。馳。請。歸。德。之。箭。旨。上。諭。曰。大。

臣當先圍華而後夾破得功若向楊州致高營兵將葉承領護兵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當審奪臣節不必任意又論史可法解脫歸報解諭實得功因臥病必與孤兒寡婦爭據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劉良佐見傑欲并其衆恐得潰兵不宜脫本身提督○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又合秦萬傑從無十功楊壽添殺上天監降大吏史可法乃欲其于承祭大破李本身為提督是何肺腑倘談聽加恩太史臣苟定不能相安矣○九江總督東來總成楚兼其平約有千金之勢○詔贈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并蔭一子傳衣衛百戶從優敘○汀州賊關王緒塞壘據藤峯同鄉叔橫行禍逮巡撫敗官堂現征臣

之乎。化知縣于某王，不得于解脫，願獻職自效。阮賊橫決不遠許，以官與數百人，皆米青堂給別命。華玉舉之功，王亦漸求，奉志某王亦制爲約：「通政使楊繼祖、張請聖父狀。」某吏即向書院投文奏請。奉革三案諸臣于是到迎元昌，結知王德寬、賁元崇、王承光、楊州修葺先兵徐大化范蘇也。各于溫磨察發餘物，先刻道宣行，為臣大殺賊條，厚世露水龍勝楊北升、孫花嘉、卽如開周弓等索供數條，務獲陳以瑞等，先後起用。楊繼祖久請重頭三朝要典，言張益風顯，陸坐爲刺者王之宋也。卒均灼紅丸，備之行錫布，孫慎行也。李遵侍移宮造以雲

附錄卷五
庚午
卷十
一十

之品。影射。晉婦。忠。之。第。之。翁。請。種。十。戶。等。官。一。兩。申。召。
戶。五。十三。人。建。宮。演。戲。飲。酒。上。群。友。縱。食。重。女。有。法。或。者。崇。澤。縣。郭。
村。于。十一。日。午。刻。忽。見。大。城。燄。門。華。丹。一。時。方。隱。咸。蒙。家。神。而。若。無。
州。戲。字。焉。新。輔。臣。內。佐。侍。賜。報。願。登。有。益。中。辰。辰。日。內。應。其。言。演
戲。刻。澤。清。泉。請。兵。攻。州。推。官。沈。沈。之。堅。守。十四。日。乃。退。一。月。
工。科。李。清。簡。修。條。布。實。餘。并。屬。荒。及。定。東。官。定。永。之。監。戶。印。由。香。
幾。有。收。請。以。酒。稅。助。餉。不。允。求。懇。成。數。部。禁。重。固。則。刑。部。奏。據。秦。
全。蜀。已。無。完。土。輸。納。富。人。校。驗。外。待。結。等。官。太。監。李。國。賴。請。往。浙。
江。雲。霧。山。開。採。上。令。馳。解。去。科。臣。吳。廷。茂。爭。之。不。能。禮。臣。曾。紹。賢。請

至。星。太子。獻。懸。永。王。曰。降。定。王。曰。東。改。送。先。帝。發。崇。烈。皇。帝。今。禮。部。
廣。慈。淑。女。聖。製。式。昭。金。都。御。史。趙。撫。廣。西。劉。良。佐。等。今。調。薦。起。未。
大。異。為。兵。部。侍郎。叩。或。攻。兵。部。尚。書。張。國。維。予。告。歸。即。史。致。孫。振。勛。
在。左。禮。部。尚。書。胡。錫。錫。陟。刑。有。秩。秩。字。今。敘。仕。去。以其。請。開。溫。體。仁。溫。
而。三。又。震。立。也。叩。日。二。月。以。來。日。月。色。甚。赤。欲。天。監。占。候。以。聞。三。
月。甲。申。朔。有。傳。綽。皇。太。子。到。金。鑰。跌。石。城。門。入。進。上。與。善。字。屏。移。焉。
錦。衣。都。林。同。知。楊。可。宗。家。傳。文。武。官。職。供。俱。是。龍。辨。是。傳。兵。三。桂。權。
太子。雖。永。平。陰。遠。之。民間。連。得。海。而。南。八。月。載。准。上。聞。父。王。之。留。禁。毋。
散。前。足。揚。州。高。彥。千。少。卿。馬。軍。營。家人。萬。成。將。虎。換。之。渡。江。因。遇。子。

野獲轉于帳下不覺驚於浙書皆係違誤人有所指易夢眞其禍及
 之乃召京客來于是遣內監宋興用持批札召之至是至都人聞太子
 至治第召治太武官投職名者蜂擁不絕最被公盛慮九幾至惶促太
 子奇名之虛不覺中用奴姪經小僮係並嚴戒靜出趙有奇哥丈
 某官不許私通中夜移太子入內○已丑會審太子于大明門外太子
 東向啓生一官憲某城關于前問之答曰此北京宮殿也太子指嚴華
 宮曰此我所居指神庫宮曰此我帳之所居一官前問曰公主今何在
 太子曰不知想已死矣○官問公主同宮女半中周蘭蘭問太子曰同
 宮女中蘭蘭門者我也劉正宗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一視不應正
 宗又問講讀左徒太子曰忘之矣正宗更至靜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
 曰汝以爲佛即佛丁耳諸臣無可如何遂以肩輿送入中城先是楊越
 垣賜官謝馬王昌孫孫玉之明察類太子故其神武與能其言奏孫玉
 之明倫假太子曾以先帝舊攜之中左門不答問以嘉皮何姓名而不
 答其偽無疑旋旌平何以辭世必有奸人挾爲奇貨宜欽法司嚴究
 刑即逮捕與成語處嚴訊在盡情至死不承假冒號虎○我宗主是
 患臣直言奏聞一字非微哉等何得逆戾背義萬夢屢上書自明并
 逮捕之○爲士英疏奏太子一事其言雖似而疑處甚多既爲東宮幸
 脫虎口不即到官究明即走結與可疑一也某官爭賈賈此人或罪

百出一可疑也。公主現奏周登家而云已或三可疑也。左德第在北兆
中亦有假太子事。德第者。昭穆安理。念英孫抄賜。逃脫。太子不或
千賊。即或于清兵之手矣。余月講。官方禁範。律。今出。之。如。其。殺
冒。當。付。法。司。臣。民。共。見。而。棄。之。如。真。東。宮。則。所。取。入。深。宗。屬。養。刑。院。不
可。分。封。于。外。以。廢。行。人。之。心。○。畢。即。復。會。審。太子。于。午。門。出。原。諱。官。方
共。乾。于。殺。罪。之。太子。仍。傷。坐。聚。難。於。乾。至。王。律。指。亦。太子。曰。此。何。人
太子。曰。方。先生。供。犯。殺。似。不。敢。實。言。其。偽。張。孫。張。曰。汝。是。王。之。則。太子
曰。我。而。來。從。不。曾。言。太子。故。不。認。罪。了。何。必。坐。名。改。姓。汝。等。不。曾。三。豆
者。之。朝。乎。何。一。旦。露。面。坐。此。衆。官。有。振。者。有。恨。者。莫。之。敢。決。仍。延。遲。數
○。十五。戌。戌。後。會。審。太子。于。新。左。都。孝。法。并。王。之。明。不。應。爲。所。傳。不。應
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撥。太子。跪。呼。皇。天。上。帝。赦。戮。于。內。士。英
傳。催。放。指。沾。獲。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今。被。尉。賜。我。從。尉。自。能。言。之。何。必
我。言。前。日。追。我。何。處。追。者。自。知。何。處。問。我。高。俾。見。其。言。切。急。令。快。出。將
士。劉。德。東。宮。伴。請。立。致。中。樞。樞。樞。大。樞。上。閣。即。令。榜。下。條。條。無。司。最。訊。亦
題。詩。于。皇。城。者。云。百。神。護。環。賊。中。來。今。見。前。聖。開。復。開。海。上。扶。蘇。泉。未
元。獄。中。病。已。久。矣。猶。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馬。台。烈。大。行。何
處。還。乎。天。空。向。林。園。裏。○。皇。考。恭。皇。帝。政。讓。孝。皇。帝。○。馮。可。宗。即。訊。其
實。其。英。孫。到。外。北。來。歷。甚。詳。經。胃。腹。恐。至。以。不。認。英。考。故。久。之。未。定

○。御史陳言。奏。惡民親能。易。道。惡。誘。誘。○。所以。諸。臣。有。意。此。帝。之。血。脈
有。王。之。前。好。生。獲。衆。勿。輕。如。刑。以。招。民。謗。○。年。前。房。左。良。王。孫。宗。馬
士。英。曰。竊。見。逃。賊。馬。士。英。出。身。苗。種。性。本。兇。頑。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
洶。傳。陛下。屢。降。赦。恩。士。英。以。其。爲。假。必。欲。置。之。死。地。臣。前。兩。跪。望。上
從。容。寬。宥。以。存。先。帝。一。線。不。意。士。英。奸。謀。日。甚。臣。自。此。最。不。與。奸。賊。共
天。日。矣。臣。已。旋。師。在。逃。將。士。此。目。將。髮。骨。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終
而。難。收。震。蕩。官。關。且。殺。其。罪。最。正。告。陛下。仰。祈。剴。切。與。天下。共。案。之。自
先。帝。之。愛。人。以。寵。士。英。刺。是。擅。權。事。上。與。先。帝。爲。仇。還。案。先。帝。手。定
者。士。英。有。朝。之。憂。無。先。帝。手。定。者。士。英。漢。修。之。思。宗。改。復。殺。宗。明。不。先
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復。之。心。罪。不。容。于。反。者。一。也。國家。提。綱。綱。文。武。全
時。名。冠。士。英。實。官。警。衛。結。無。應。刻。致。都。門。有。職。方。設。如。狗。都。督。爲。衝。走
之。謀。罪。不。容。于。反。者。二。也。閣。臣。司。臬。嚴。政。事。婦。六。部。士。英。上。援。兵。柄。不
放。是。升。楚。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猷。爲。派。使。湯。壽。公。濟。其。怨。殺。之。謀
兩。于。臬。臺。多。操。重。兵。司。馬。昭。復。生。于。今日。罪。不。容。于。反。者。三。也。陛下。選
立。中。宮。典。禮。故。閣。士。英。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于。天。而。久。私。賈。敬
士。英。于。阮。大。猷。家。希。南。進。選。計。阮。中。宮。套。謀。回。測。罪。不。容。于。反。者。四。也
陛下。恭。儉。仁。明。士。英。有。計。謀。感。道。使。重。親。女。甥。陽。熙。德。每。對。人。言。則
降。罪。不。容。于。反。者。五。也。國家。遭。此。大。變。消。冠。仁。意。竟。以。收。人。心。士。英

乃此殺一人將生平之不一網打盡亦不啻十死而一也又蒙反
士策伏望城號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司發五刑我亦不敢不也
先事細羅皇子幸存士英乃與大獄一手筆從其然則彼之方此
此而信事通明察之則正宗不長天道神明不長二利則宗不長天下
公議不長萬士綱常惡以先帝已五十七年之制恩四海恩於後所
歸者付諸幽囚天各一方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紫士英大獄等
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
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罪諸朝市傳首四
方用抒公憤臣謹奉表計刻以待不崇大數無呼激切以聞又傳微

云其間大義之出倘千日星無體之處處千鳥驚天地有聖公臣民不
可同也奸臣馬士英者故原赤身裸體藍面青眉九戚之罪索已悔妄
作故奢製內儲重荷三代之恩故爾孤臣白門恨在泗上會當國家多
難之日修言獲載勳進之功以今上席數之端為私家攜勝之物歸弄
威福陽狡聰明恃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欲為言以警世半立
氏重兵心本為報仇而立君乃事與先帝為仇不祇矯誣聖德初
因民願而立主乃事掃民之領何由英虎民生幻屋夜天妖家陣日
貴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因三木敗類居然御賊賊軍臣色周繼君
親耗言六宮簡選二八紅顏更為妾閭漢上蘇松常攝攝征之使降

楊季會稽妙選之旨目下江南無復安之枕言為家便制殺以此牛頭
刺禁之謂其名震應前錄除餘命贈蔭之外無朝政自私自為批而
外無功僅賴此之為何其強也而乃水山發誠雖水俱成厚小充亦千
朝臨賢良賢達千姓及同己者罪同夷虜行刑付諸如仇大獄蒙孫祿
素弘勳等數十巨艦皆引之為朋黨以散殺人樹人之憾其已者德經
蘇黃才貌房姓知刺宗同善曰慶為弘高年數十人皆皆係之朋黨以
快他如蛇如之狼心道貌有口定攝職方知何都督衙街之孫神明難
欺受痛立居由飛殺人何妨之句為嗚江漢長流滿洲盡竹琴此之罪
豈有極哉若題重書而日搜若大木重而愈烈故龍之藥狗遠散滅

收關獻之綱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銀太尉朱冰之故習畏之始有
甚焉為義士入宮平文化及之所為人而不知之矣是誠河山為之割
邑日月終以無光又况皇朝國列祖聖訓薄而懷忠之臣誰不顧食
其肉飲國向風之士咸思存其家不獨先帝得臣招討重任賴平補
心疾肯顧焉禹途羅犬以無從此日廢地戴天豈與君側射狼而奔
在晉陶八州諸名頭之難大義于今炳然近年籍新王除苗氏之奸臣
賊如斯乃盡是用端於株馬討賊與師常節收討賊之罪除粟慶則利
之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致目下倚左右亮惡木除則河北難
不無南三軍之士發力同祝中朝仁義之報聞肯嚴從殺之惡狗不致

妻我一人以爲天心不教意恩一日以忘王冠義旗所指山川爲人臣
 于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無常天監聖明之運杜忠先帝
 易此心肝願新賊臣之有以侵先帝遠收院叙之謂以張四望外意于
 邪說誤國言或受奸人之指彈或則義兵之仇抄不爲一匪共血誓
 爲翰爾爾并張必有萬難其已作殺劫狀陸王石俱共之切近在目前
 水火與情之將建離心通致致布告衆願言共事嗚呼刻期無且臣謹亦
 季林甫之行邪國有同心尚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
 德至其決裂于今壬寅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志王宜飛白于忠魂速張
 經虎之旗勿作通敵之數張重車之嚴青溫三日轉元載之肝腹盛人
 百國士盡換中外甘言謹徵○決院選賊臣先時年同鍾武候于市周
 張雷演祥劫于自盡徐蓋革職放逐○設壇太平門外百官耆服望祭
 先帝紀大猷後至哭拜先帝而米曰致先帝御批覆者東林諸臣也不
 盡投東林諸臣不以此謝先帝今陳名憂徐許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惡
 止之曰徐元一現有人在○禮部請冊甲申國難諸臣所寄部大僚
 錄國無能致致願履難同即禮部歸即已先帝所不承諸臣泣世
 見臣臣何安通者身錄○史可法自効師久無功○龍火賊爲馬錫
 紹統兵約渡京營錫即士英長子以白衣委任○張煥言左營虎虎即
 清廷沙漢其子兄并爲通敵家爲○左營都部惟張煥去江中遊元

母一人皆情之或云阮大猷奏遣兵保之也○黃傳功上言宋宮未必
 假冒先帝之子即望止之子未有明不約張四望外意于
 何恩在庭諸臣皆明○多疑願者少即明白○張四望外意于
 有言王工之明收胃米惡張朝○然杜有何連連不必疑張也○阮球
 國遣使入貢請襲封命徐事陳賊黨行人韓元勳奉給一品服前去○
 徐利都驍虎若非奸人豈敢襲王之明可惡宋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
 往聞往楚欲幹何事豈爲晉吳一人所辦主使附從竟繁有殺者法司
 弱路馬士英意在篡奪策故廣肯寬問○左良玉無請保全宋宮司東
 宮之承吳三桂竟有得賄史○張明和之而不數言滿朝諸臣但知逢
 害不惜大權○前寄苦戰寇黨海錫王封不惡通加刑害何生一家反秘
 爲倪明和窮究莊無到情必欲轉生機水邊使皇上恩恩房之德臣示
 絕後家之湯哥天同隆皇主開與二三奸臣保字凡下無死理也親上
 而仁民願皇上省思有實宋宮宋宮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破驍虎使
 宵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與三桂史可法皆路○左係能傳法司時審明
 宋宮宣諭諸諸○原任中允李明府從海南歸上書之○童氏自歸
 妃自越其無所解至上亦付錦衣衛監候初上馬即王娶妃黃氏早逝
 適爲世子繼妃李氏陽道處又亡明王之歲嗣傳即封氏爲妃曹李
 一寸不寬而連累播遷太妃妻妃各依人自活太妃赴南○阮隆奏

重氏故在上界。至是有給其條。折其桀。家散隱。靜主南。上弗事。故陳
後氏在獄。編書入。書曰。月。期。難。情。事。其。悉。焉。可。奈。邊。上。上。案。之。弗。現。○
劉。良。佐。宛。宮。王。之。明。重。氏。兩。案。未。協。與。然。求。曲。全。兩。朝。義。倫。有。亦。重
氏。秋。婦。胃。臨。終。王。之。明。係。謝。馬。王。為。廷。孫。趙。難。南。未。有。保。來。宮。未。而
不。執。正。在。處。究。朕。與。先。帝。無。嫌。怨。不。得。已。致。廢。臣。之。請。勉。承。聖。命。至
有。利。天。下。之。心。嘗。其。血。胤。舉。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誰。不。知。朕。肯。說。心
至。此。法。司。官。即。將。兩。案。判。罪。以。息。羣。疑。○太。監。司。成。遂。到。叔。女。程。氏。○
吏。部。奏。報。剪。除。權。賊。加。馮。士。英。次。孫。王。錫。少。傅。○史。可。步。奏。請。召。見。南
宮。東。會。處。分。以。息。羣。疑。有。旨。西。華。方。息。卿。專。心。料。理。待。奏。凱。捷。見。可。法

遠。通。虎。不。便。之。避。于。荒。野。建。幾。竿。之。申。訊。夫。卡。又。不。容。其。終。于。深。宮。
小。羅。織。九。鼎。水。而。已。矣。○中。行。品。因。現。在。校。而。更。然。○李。洪。威。何。如。○
軒。輦。殿。王。錫。為。右。有。基。米。友。恭。慶。坊。監。亮。帝。不。足。復。留。能。虎。沉。其。其。○
或。其。兄。持。小。朝。自。有。一。男。人。既。削。其。臣。身。爵。其。主。張。平。安。金。藏。之。不。作。
丙。定。侯。之。已。山。附。會。成。羣。誰。敢。曰。吾。君。之。子。依。遠。致。了。成。你。的。係。他。人。
臨。江。之。當。孔。虎。是。可。忠。也。于。典。之。遺。毒。瑞。尚。何。言。○良。王。受。恩。改。主。爵
恭。通。侯。無。食。森。之。思。誰。忘。結。草。之。報。願。同。義。士。必。討。天。仇。賊。臣。前。之
巫。縣。風。雲。氣。憤。夫。鷹。鷂。之。必。逐。即。虎。兇。耶。陽。置。盤。應。有。燃。燄。之。禍。漸
臺。萬。難。逃。劫。古。之。災。徽。下。遠。近。相。傳。惟。京。中。樂。口。○王。永。吉。報。請。與

太子居移氣養必非外間見重所能假託况大結典于朝廷有何關係
遣人召米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先向賜之忠則字
向羊為千之禍矣有王之明不利自誌焉夢其勢危令口輸情諸臣
無端過坑何視朕太侮視廷臣大蔑衆結成身為大臣不得過聽詔言
別生德稿○左兵東下治遠適致告示將本藩奉大于張育率師赴牧
士英等大恨京師戒嚴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又遣劉孔臨既大賊及
方國安共禦之○所兵戎破徐楊又破泗川據報洵上召將士英
請至舉良王大理姚思孝為寶手之格今詞簡備雅揚參事兵布賢等
亦請得清兵上諭士英曰還謀僭准揚不可微江防兵士英屬擬指諸
臣曰此皆良王威震為近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良佐渡江矣寧可君
臣成于請不可成于臣之手大牙有異說者斬上然然而羅于足北
守愈凍兵○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將北兵急則解北
自足良策○馬士英自出五千金委黃全登招募健卒即補清同知○
馬士英薦白永李福知兵即補總方主事○操案構請召劉澤清黃得
功將兵入後○錢謙益奏起劉淑女者于十五日進元經奇院定七
十人中選元姓一人因成浙楚五人中選王姓一人周壽嚴自獻女一
人俱選宮城內○天良王舉兵不數日即病歿于蘇州東下至朱石為
黃得功方國安所敗聞清兵緊急遂引兵還○黃得功兵至江上着寸

賊紅三山箭艇有警進前○劉洪赴省○清兵未移南千如同破竹乘
人故過恐為南京之憂○馬士英召開津之結每至或二百金三百金
發太監給批放行于崇明等處起稅如臨清則○馬士英奏上江太
捷賞劉孔昭米大興黃得功既大賊黃斌周黃雲劉彩方國安守銀幣
有差○今已停應生輪銀准賞○甲戌念二日清師渡淮如入無入
之境念四日丙子祥至揚州圍攻新城可去刀懸成急可法血香寸
既龍騎兵部代題請款不報○丁丑清兵破城八省後甚慘可法五
城上視之援創自創○自左兵撤至清兵信急洵洵上召慈兵英強之
將卒同謀所以自全士英請召撥兵入衛群吏責得○是日賊兵一千二
百餘人○清既破揚州○江寧總兵官鄭鴻逵帥水師與之京口
清兵鎗後張繼向鎮江而刷由老鵝河渡○龍澄解馬報云鼓鑼在
為後乘風而下又一報云江中一砲京口城去四塔最近楊火馳奔前
至云江中有數筏同架砲城下大校後發震倒砲城半餘早知三砲江
底粉粹矣士英將前報調打而重寄楊使○是報警報○庚辰召對
上下寂無一言良父上曰外人守言朕欲出云王經曰此語統何來上
將一小閹銀正色語問曰外間語不可傳聞諸譯則上曰止過端午○
五月壬午朔時揚州信絕左兵停留不下日報捷者百官進賀以愚都
人耳目既大獄日與楊推拒據家樓東林後社諸人大徵持此以上將

告警始有夜半者。計于東向長安門柱云。補人詭辭不醒。坐惠馬。
劉海八洞。龍已休。初曉。院中曲度。○丙戌。○官軍。上不見。朝。必。常。
殿無暇。○望楊文。總右舍都。經蘇松常鎮楊五府。○鄧鴻。造封。靖。
貴伯。上。敢行士。各進三級。○庚寅。晨。清兵。開。開。敵。江。而。南。二。斷。
見之。楊。仇。東。進。一。落。燒。越。甚。然。江。而。武。兵。一。時。皆。潰。焚。兵。奔。走。南。京。知。
敵。已。渡。江。都。人。大。震。○丁。亥。傳。云。城。門。下。開。辰。開。中。開。○百。官。集。清。議。
堂。議。事。大。臣。俱。竊。○偶。語。衆。不。與。聞。大。約。言。幼。於。清。也。是。日。盡。歸。大。
風。人。心。洶。○辛。卯。晨。傳。言。二。敵。女。在。後。殿。者。放。還。母。家。○午。後。召。後。
入。入。大。內。演。戲。上。與。太。監。韓。贊。周。屈。尚。忠。同。咸。寧。樂。至。酣。歡。二。鼓。後。上。
奉。大。后。妃。車。內。官。多。人。跨。馬。從。散。寶。門。出。得。可。官。無。一。人。和。者。○士。
不。馬。士。吳。孫。將。車。大。后。召。守。院。兵。自。衛。奉。浙。慈。明。見。宮。門。不。守。官。女。
此。余。官。姓。始。知。若。相。俱。避。去。驚。惶。無。特。亂。擁。入。宮。搶。掠。御。物。道。無。隔。街。
文。武。一。時。逃。遁。震。各。不。相。顧。或。攻。越。之。龍。出。示。女。民。曰。此。土。已。飲。大。
清。○一。日。日。姓。千。餘。人。逾。大。城。至。中。城。破。庫。殿。之。後。諸。太。子。太。子。並。止。
之。心。落。之。寸。微。日。姓。因。擁。太。子。太。子。入。宮。各。守。無。併。冠。服。俱。取。諸。殿。廟。
中。遂。守。式。兵。殿。空。座。聲。呼。萬。歲。各。都。著。官。俱。行。四。拜。禮。大。慘。亦。間。有。
至。者。○然。兵。在。城。者。百姓。盡。被。殺。之。以。見。文。其。害。也。○終。已。太。子。傳。示。
詔。曰。先。皇。帝。振。飛。丹。梯。凡。有。庶。民。親。眼。痛。心。泣。于。小。子。奔。投。南。都。建。欲。

陳。大。義。不。意。臣。奸。殺。廢。極。極。極。令。禍。王。開。兵。逃。遁。此。和。高。皇。帝。之。
陵。獲。何。法。于。小。子。父。老。人。民。團。炮。士。敵。極。入。室。○子。身。負。重。兒。皇。忠。極。
尊。謹。此。布。告。在。京。數。萬。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恨。切。指。會。兵。千。當。
恭。聽。兵。行。空。數。勿。以。前。日。不。讓。予。之。懷。惜。爾。經。緯。之。教。也。○甲。午。太。子。
釋。王。孫。子。微。仍。以。為。大。學。士。又。召。高。第。其。子。微。亦。以。為。大。學。士。夢。其。出。
飲。即。進。○又。武。諸。臣。集。中。府。會。議。當。及。太。子。子。有。強。也。大。都。皆。皆。共。入。
賊。無。以。手。後。遂。哄。然。而。散。茲。不。及。王。新。主。之。事。○馬。士。英。居。第。百。姓。焚。
劫。一。空。○乙。未。清。兵。降。城。下。折。城。伯。趙。之。龍。率。禮。部。經。憲。進。城。出。迎。
時。孫。王。駐。師。氏。煙。中。最。拜。禮。畢。即。問。太。子。何。在。之。龍。以。王。之。明。對。孫。王。
曰。逃。難。之。人。自。當。改。易。姓。名。若。說。姓。王。你。們。早。殺。之。矣。朱。國。錫。曰。太。子。
原。不。認。是。馬。士。英。擊。易。孫。王。大。笑。曰。奸。臣。什。臣。遂。餘。示。曉。諭。南。京。諸。風。
向。王。孫。孫。尊。號。沉。痛。也。信。任。登。王。氏。生。日。再。大。臣。孫。權。只。作。惡。
納。賄。武。臣。建。君。雅。忠。嚴。派。尼。止。下。顧。心。遠。近。伏。恨。時。以。為。遂。終。晚。開。
趙。之。龍。捧。太。子。上。城。至。尊。孫。王。跪。屈。道。之。坐。千。已。已。○丁。未。六。孫。王。受。
百。官。朝。賀。百。官。進。職。名。劉。登。恭。勳。如。孫。王。釋。諸。學。校。制。以。於。牙。王。孫。在。
尊。甚。禮。之。○劉。澤。宗。自。浦。口。歸。舟。大。通。入。海。○乙。未。孫。王。宴。飲。中。正。
耐。悅。忽。報。各。鎮。漢。漢。王。孫。不。為。意。孫。兵。三。百。遂。將。迎。之。有。項。印。槍。劉。良。
佐。至。良。佐。即。首。請。擒。賊。光。祿。罪。王。王。孫。遣。之。○上。倉。卒。去。所。府。欲。

入城百姓聞鼓不納僉臣江水力秦無期米水師恩兵黃狀卿充
通去同說黃符功學得功方去兵與左兵戰聞此即歸軍向上班曰
下死守京城臣等不惜死事奈何時奸人之言鼓亦進是將何所
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責陛下也居兩月將軍幸浙劉良佐境至且奏
將王之命召得功得功大怒不甲而出單騎赴北營陽岸罵之曰我
將軍死不受家良佐伏時中得功得功曰我無難為矣歸營板
刻自刻良佐即入其營板上下南京○兩月上見豫王豫王謝之不為
禮置酒堂壁侯舉坐上于太子下摘半胡上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何權
立既不違一兵討賊于義何居先帝遺體延羅遠來既不讓任又廢
威之何為上不能答豫王入曰武兵尚在楊州汝為何使走自王之耶
將人殺之則上許出汝等不辭各歸唐倪肯豫王此說得上與太子俱
去後世出例有違家臣國臣曰報皇帝○劉孔昭謀丹米通入海○馬
士英等與兵新米太后向邊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開城
不納士英攻破故州守斬其張東道遂併法馬地入杭州太后舍公麻
士英進兵城海王將寓杭州丞相太后如常豫士英欲立豫王路王
凌好不爾爾豫王胡兵八萬下德杭士英獲渡江南道還有陰火帝營
監國之事○是後又吏部尚書張從微行生雞鳴寺○佛騰自臨或○
刑部尚書高得看有自錄或○禮部主事黃瑞伯不岳殺或○戶部

中對或治亦自能○國子監生吳可其自經于雞鳴山劉原中○中書
令人襲建祥投泰淮河水死○中書舍人陳順及于舉人陳伯介俱自
或○戶部主事吳嘉胤亦自或○魏天龍擊遼東于所自或○副都楊
維垣置三指傳云并二妻俱或或云彼此處去後為虎視黎黎或○不知
名投泰淮河死者馮小瑞與官川橋下死也○見通符榜上有云三
百年來泰士朝如何文式漢骨也○帶帶在果田院○為多存介一絲
蘇州則原任少詹徐沂沉虎亦後泰或○諸生賴所安院院文廟授
坪此或○玄廟觀前首題人大婦對經或○常州石生文曹府政建者
授西廟地中或○一解民費射入城關安無使至崇崇龍龍人文城廟
南龍將河或○五教有書為錄是以難變自或○常遇諸生徐擇
必難變自或○諸生頃志寧不食死○武進諸生童元哲扁死○
至于各處起兵殺則實地諸生吳應其宣城諸生麻二樹板州神定
金聲武官陳有功余元益滿食其國領而蘇州原任遊擊曹之與成吉
武副領或○嘉慶原任通政使任州等城被兵于諸生徐玄雲徐吉
湛被殺○進士黃淳耀與先曾開府及舉人張錫爵張用國俱死○常
熟諸生徐守贊或或龍小貢生朱素璣城被殺不順或○故將王公
揚年七十戰或○諸生陶汝城被自劍或○原任狼山營兵王伯才為
亂兵殺或○家老幼屠殺殆盡○松江原任中書李侍御傅華和賈章

簡城破被殺○吏部主事夏炎被水○○總兵吳志誠前安駐兵五
 馬○被殺○解至南京被殺○○平江教衛柱明永被殺○不順或○常州諸
 生安插○徐安遠入太湖從黃兵○兵敗偏生被水○安遠被殺○○生
 張○人○李○兵○城○被○紅○餘○屢○下○至○三○力○冠○遠○其○城○典
 火○明○門○火○關○應○元○不○順○見○殺○朝○場○某○自○繼○明○倫○堂○上○中○香
 以○被○部○不○死○○揚○州○城○破○原○任○兵○部○尚○書○張○伯○熊○并○標○下○將○鄭○勤○元
 尚○書○徐○石○麟○日○其○僕○祖○領○徐○錦○被○殺○○兵○全○杭州○原○任○行○人○陸○培○鑑
 或○錢○塘○和○縣○顧○成○建○不○順○被○殺○○其○縣○知○縣○徐○子○安○亦○被○○其○前○受
 後○臣○左○慈○弟○在○北○關○江○南○隔○七○日○不○食○據○改○正○君○慈○蘇○衣○中○草○履○句
 上○長○據○南○西○而○坐○據○此○王○教○以○為○五○福○王○小○引○土○炮○不○按○國○書○禮○儀○總
 兵○當○建○杭○禮○五○大○罪○慈○弟○抗○詞○誰○請○一○文○今○獲○殺○終○不○肯○于○閏○六○月○十
 不○日○殺○之○道○絕○命○詩○有○云○峽○折○棠○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才○丹○冷
 泥○消○難○盡○傷○寒○烟○怨○不○勝○哀○兵○部○主○事○陳○用○樞○廷○擊○王○一○斌○張○良
 佐○王○建○佐○劉○鏡○等○五○人○從○或○患○抄○風○回○起○據○市○樹○于○雲○際○危○危○飛○
 市○

隆武 晉監國附

韋養正王及南補定

欽定元年五月 清兵渡江南都失守鎮江總兵官鄭鴻達等移
勢不可為國祚師回聞會唐王從河南來王性平喜詩李
流千古初封南陽以父秩失官子祖瑞王兩叔謀奪嫡未
瑞王薨守逆陳奇瑜知府王三柱始為請解後復以統兵
陽獨萬壽會赦出逃龍遊漸鴻逃因奉之供南王福州與
奇堂從按御史吳春棧禮部尚書董道南安伯鄭芝龍等共
會錢

王監國時推人若能燭愚功成請正諸大夫多言監國名正出閣
寸建號不隆辭之能亦同爭以爲不可李長倩亦有意出閣正
監國稱當天心之說推辭謝絕請正位曰不正位無以慰衆心
移徙遂定歲十閏六月十五日奉王即皇帝位於福州建自彈天大風
震起拔木揚沙及爲河京爲寶司卿坐馬恩驚躍起去墮地損其一
角人以此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內大赦改元隆武
順治丁酉漸爲粵○吾辭之能辭湯造爲佯辭辭之豹卿彩爲豹發六
犯九刑以欺言宣爲吏部尚書李長倩爲戶部尚書曹學佺爲禮部尚
書吳春茂爲兵部尚書周應期爲刑部尚書鄭經爲工部尚書馬思聰

爲通政使韓應英爲錦衣衛都督以爲建廷四府爲上將汀御衆
爲下將各設撫按總督府以謹憲一將守御一令以上武成紀傳○起
薛德勝黃芳防黃道周穆觀生何楷陳洪謨林啟傑朱繼祚黃爲俊皆
爲大學士又起曾繼何喬瑞劉繼桂葉廷桂皆入閣辦事兵達不能立
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三十餘員俱不合崇禎凡有
批答皆上親爲之○德璟繼先首以清屯練革上緒上禁之而不能行
○政撫古士爲庶宰士令獲觀主之以招選賢才○時文式省之見兵
餉幾于俱絕並罷爲政之能求州人切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等故賊或
水門下自設撫後海船不得停都氏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三千金

載入千兩計以此富敵國所募安平錢去泉州城而二十萬獲安城于安平海稍直通外內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嚴鎮明文中照刊凡賊遁入海者縱得定龍取之如奪故入湖以卻大寇去秋之六七月于福州坐見九賊入不拒出不逐自集廷臣咸執守兵父二十萬自仙變竄外定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多寡不守計計十萬餘計萬金冬情練明春火開一枝出水湖求一枝出水江而合計八萬而外而秀之而而然不足一時每有有籍江王者八月不稱監國隆武詔至不安舉兵欲東廣西巡撫吳式柅知之移寄而廣惠制討粵楚為解入儋思恩款折賊則得乃始結江遊桂平道并僑促式柅入式柅不允來交清江提兵至

格命式船船制服制式船不嚴止以兵舟之乎不事請江王母
 兵戰賊逃桂式船固密授督于粵而縣錫錫固威賊鼓鼓逃檣靖江
 及國威賊至福州奉旨新于市以檢功封對楚馬伯晉武船兵部
 侍郎領制制御史○清兵獲獲江平定南都因分兵八湖時遇滿
 避稅不悉踐民同舉城降○清帥貝勒散布官吏至斯求招撫且令
 薩機山除原任獲松經撫刑廳進北水兵○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
 不食或有乞令劉宗周此句自見少存世澤憲決此一朝成了我千古
 事慷慨與我何難亦何勇又示搭云信國不丁為輸生足能止水
 與金山只爭必先後若云表是前時地皆非偶件正而說表庶幾全所
 突門人會諸諸生至從者聞聲即遣書示周○顧先生早自決母為王
 文平所折亦投柳塘河○儒士潘集奔乘渡橋榜自沉○儒士
 周上年赴東海成○原任大學士湯弘高流寓紹興進至野舟不食
 ○時馬士英怒率所部舉弘光帝后突主紹興典與士夫和弘光所
 在原任元江參事至惡任周上民太后請射馬士英周上見仁有餘
 而剛斷不先心感于奸相馬士英遂主之○遂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
 而士英○竊太阿無異彈冠○之微而由中上者飲則應隨上
 後已則飲狀上壽言則有優勉上玩則則奉古董而以驍馬桓桓至
 後史下法又心思其成功勉不願應第一出朝官官驚驚復念珠

襄卿來之普陳臣輝蘇汝霖等嘉靖等共謀迎立遼東大興亦遣孫阮
 上表勸進遂允議推立普王監國于紹興遼平國雖之無大耗俱為大
 學士封方國安副國公張璠翼承宣伯鄭遵謙袁興伯王之澤武寧伯伯
 分國安守蘇州賜翼千衛州國華督師江上楊上方向作事○蔣馬士
 英德巡浙來聞普王監國欲入朝汝國雖知之首吞其按國廿大罪止
 英德遂不敢入○補御史陳鼎大原言加大僕寺少卿今禁各藩鎮兵兵
 馬○七月發雷陽○八月復於藩○時兵為雲集○一軍不相統一
 却由發饒○國雖跪請于王言乞期會○裁制散出此入或有休養之
 政○陰極虛人無應接之暇以為暴暴急遽遣諸師之心為一心○我孫

使人三之功罪脫爲一人之功罪○十月 清兵至方國安嚴陣禦之
國雖率王國斌趙天祥援應是戰千軍皆降○今天大風雨火砲弓矢不
得於是敗兵○ 清兵營水賊于浩江○閩中陸武顏詔至者未嘗不
者○欽廉○李王果下今廢通○州士民控○國雖聞之星馳至結
上沈際○閩○大魁元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心協力成功之
後入閩○若王國斌○是○清賊○到昭惠若以倚序權臣定分在今日登
水板爲止駐閩商人必散○月場集爲第一亞南糾正神機使必不
落難有變○若○若○可進臣老仁也豈若胡秦莽莽之客哉○
始乞○恩○斯聞成水火○閩餉不支○期之龍運○終事中華應于○

督餉應科等語。因奉通檄者數十人俱來省提問。然過越未有提督。○潮州知府楊錫燾入朝。聞召。臨其專界不敢去。○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當初之外有將贖銀助之非亦大戶助。又得徵次年錢糧。又氣極所屬庫積存餘尾竟無不取。夫定需官爲所見者數二三百兩。後或至五百兩。武列僅數十兩。或數兩。均被廢庫謀利。衣冠士族盡街門空街而已。然借此情斬並催役投拜。均隨從縱橫。此其所藉端。然而近時將職官立落不服。段干延而莫可制。浸受賄定額。○崇兵狂逞曰。清行如聖易進其未復者已知其必敗也。○鄭文龍所招閩門兵不說數百藏械。廷臣諍出開看。要滿公平。○陸武母欲服殷勤間而芝

[illegible]

復自留白。此非狀。乃。無。父。信。是。龍。落。中。傷。之。千。是。左。右。無。一。同。心。
笑。○。而。茂。即。識。知。無。意。敗。海。軍。官。來。復。舊。家。養。他。姓。生。傷。逃。建。陽。如。龍。
旋。為。奸。不。捕。獲。坐。資。給。與。新。汗。帝。龍。漢。知。縣。謝。春。宗。以。食。春。到。八。
千金。○。旋。廣。道。新。折。旋。落。至。關。梁。用。而。南。東。無。顧。之。徒。中。上。說。破。兵。
片。言。今。言。春。買。錢。賜。官。數。之。部。增。長。及。千。人。○。建。臣。屢。請。命。之。龍。出。
關。之。龍。亦。知。不。出。關。無。以。聖。意。心。因。分。兵。為。二。數。言。萬。人。定。不。滿。千。以。
即。為。龍。為。大。元。帥。出。新。東。新。形。為。劇。兒。帥。出。江。而。降。武。傲。准。陰。政。事。蘇。
址。卸。拜。而。送。之。○。二。將。既。出。關。道。將。候。餉。不。行。延。通。月。餘。降。武。下。詔。切。
責。曰。倘。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二。將。深。得。已。輸。關。行。四。五。百。里。仍。然。言。

餉。給。勇。位。如。故。○。太。學。士。董。道。周。禮。師。不。前。因。請。以。師。相。義。兵。江。西。曰。
江。西。受。臣。子。弟。領。招。之。功。故。華。帝。降。武。今。更。龍。助。之。資。之。龍。不。與。一。錢。
降。武。惟。給。空。制。百。兩。而。已。道。周。以。劉。健。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
麟。萬。元。吉。為。所。應。出。兵。蘇。州。為。○。清。兵。所。擒。械。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
積。十。四。日。不。死。○。清。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道。周。不。屈。竟。斬。于。市。○。
劉。臣。將。孫。遠。見。師。即。通。道。因。自。請。行。刑。確。察。情。形。相。機。降。武。許。之。
此。主。則。兵。弱。卒。仍。甲。龍。光。一。無。有。為。德。陳。同。歡。息。否。焉。方。○。戶。部。尚。
書。李。崇。相。以。稱。不。難。遷。讓。而。事。已。支。卸。即。中。趙。王。成。與。尚。書。張。肯。堂。同。
詣。江。南。見。言。臣。等。生。長。海。島。亦。以。水。師。才。人。散。海。道。直。抵。君。山。張。賊。等。

使。以。迎。降。下。降。武。大。喜。並。催。使。龍。是。龍。笑。曰。今。有。上。疏。言。水。師。諸。
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降。者。事。遂。果。○。降。武。決。意。親。征。二。月。非。走。半。
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跪。迎。降。武。降。武。意。欲。往。江。右。猶。未。定。右。
是。龍。因。請。回。省。工。中。人。數。萬。呼。振。前。逃。不。遠。則。絕。天。下。望。因。莊。輝。劍。津。
任。兵。部。尚。書。兵。春。枝。留。守。學。大。學。士。辭。不。受。○。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
入。關。今。以。布。政。使。調。蘇。州。以。編。修。劉。以。修。為。主。官。取。中。舉。人。萬。壽。等。百。
餘。名。結。匪。二。大。千。泉。心。○。皇。子。隆。生。慶。臣。表。賀。有。日。月。為。明。止。為。武。
降。降。武。遂。罷。大。教。軍。馬。卿。氏。廟。奉。俱。得。三。代。結。○。諸。崇。王。使。都。督。陳。謙。
陳。來。使。至。關。廷。超。不。散。入。是。龍。與。之。有。舊。以。香。粉。之。乃。入。見。陳。函。稱。

附。是。公。不。稱。降。下。降。武。大。怒。下。之。致。是。龍。說。彼。不。聽。據。武。進。人。已。前。奉。
藩。伯。光。紹。封。之。龍。為。南。安。伯。此。請。奏。乃。保。香。安。南。據。謂。之。龍。曰。安。南。賊。
第。兩。降。南。安。僅。一。耳。耳。請。留。養。而。易。詔。之。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道。而。
南。京。使。之。龍。德。之。致。至。是。力。急。駐。察。御史。饒。邦。元。來。奏。陳。謙。為。忠。心。腹。
且。與。知。主。交。不。意。降。恐。有。內。患。降。武。信。之。或。以。告。之。龍。之。龍。謂。劉。人。友。
經。其。門。監。其。獄。之。更。使。至。夜。半。內。傳。片。紙。刻。發。陳。斯。之。光。龍。開。門。伏。尸。
而。哭。扼。其。來。以。十。金。置。陳。為。才。以。發。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之。句。○。劉。芝。龍。聞。變。驚。信。急。因。跪。稱。海。寇。神。王。今。三。閩。餉。取。之。臣。臣。
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逃。征。不。可。拜。表。即。行。降。武。手。勒。賜。之。曰。先。生。請。

而南心也難刪入曰舊業降生文人去不番與惟存于老臣志
與人同志又自作祭文一理肯記一從家笑語局子自錄成○禮部
侍郎王恩任不食大樞少卿陳源天僧妻孟氏安孟氏夫妻姊妹
共河○兵部主事葉汝樞與妻王氏同溺○兵部主事高
○子諸生高朝赴水○通政使吳從學不願娶成○原任山西
○泃水○清豐諸生方綱山陰諸生朱煒俱赴水○蕭山
○生楊雲門自縊○解生倪壽年正襟危坐破缸內令人施藥則辱
○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同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砲破
之○大典自縊火焚○縣兵張賜葵守衛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為
清內應城破○縣吳及葉安王楚王魯平王督學御史王景亮寄被校
馬士與阮大猷稱權建兵數千請入關除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與計密
通至台山守為備○清將獲獲阮大猷連休月勤供今隨內院辦
方連年方固安反州郡尚書羅杜俱刺髮投誠○陳武自是龍去後乃
鎮者請設關門無一守兵寂如也○清兵至從容過蕭然○清兵入關
或出迎或南汀或南福奉供走山各關道出不意不必走走仙霞也○
閩總兵先奔者于級焚掠為食至建寧科臣黃大鵬按臣鄭為紅關城
安倉米庫數以攜資供贖吹而去一卸獨全○清兵將至浦百姓號
出於鄭為紅不可再請為紅既不下○清兵至擁見見勤農迎為紅

不任日初嘉其部不惡觀其動刺殺為紅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
恨虧我生何用年求建威發不可言也○明日優令免責歸為紅曰
自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其建威為紅向氏盡財需為紅可用
為紅大罵貝勒下今新之為紅大城金羅擊刀自刺胸不流血死後可姓
為之立祠○大鵬亦同日殉難○隆武開滿兵信急遞次計安歸于
月二十一日夜行竊賊害十車以殺二十日日夜順為傳○清兵已
劉津且連至遂余堂將石春殺行若惟何吾歸難逃失地將營為
數人已而何典都亦散去○清兵至順昌獲龍紅樓之符馬士安阮大
敵方國安父子及方連年通為諸將士開為內應在○隆武大城方
國九千
處山關信知不身自後建威仍命殺尸士英等四人斬近平城下家
亦有餘○縣珍賜兵丁○清兵連延平而東將隆武將入請因停一日
○縣龍鳳來○清兵連至遂及於薛井橋曾氏及任為官朱總祥黃鳴後
械至福州貝勒斬隆武及曹后于市朱總祥勒令改任為龍兵所殺
鳴後許建五品官以老疾辭免○建部尚書曹參德通政使馬思理俱
自縊○清副總李成棟縣固山總兵與朱打即漳州守○九月○清
兵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光普迎降○大學士蔣德璟○既而汀
漳清將龍芝龍尚好安年軍容煥然戰戰奪奪砲聲不絕留飛天北貝
勒知泉州鄭帥部必與受龍最厚因遣易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

志丁 諸惡必立王為罪耳會 靖國山兵處云下之龍經而龍拉其
 何相逆也月朔聞之乃切責周山今龍安并二十其駐○道內院○
 人持書至安平書囑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之應諸也人臣第
 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主不厭天則畏則而事東將建功此豪傑事
 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雖聞粵總督張○以何
 所各欲見將軍者欲圖地方人才故也○龍得者大代遂進長○其子
 第○勸定龍入海曰無不可○龍于船定龍不聽立福州朝見○動從○
 其歡折箭為誓分酒痛飲○三日夜半忽被禁起遂拔而北矣○則云
 龍應有民聲不又紀矣

明末紀事補遺十卷

〔清〕三餘氏撰

清同治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明末紀事
補遺十卷

凡例

當日奏奉詔敕悉如舊稱著偽之迹也紀年則歸

朝而稱謂仍其故封正偽之實也

東南抗節諸公其言其事並從是書蓋壯其節未始不薄其遇然其志未始不陋其識也紀事補遺可補諸明季本末之遺漏也

皇清

紀事補遺

卷一

一

明末紀事補遺

一八二

卷一

天之變遷豈其使一人肆於民
活哉何明自中葉以後生民之憔悴如此其無
極也主昏於上政出凶閹民窮於下窮為流寇
鄙夫蠹國竭民清流矜高炫異無非啓宗社之
殷憂釀黎元之奇禍焉耳懷宗鑒前事之失力
翦元凶痛懲厥謬庶幾宵旰勤勞者矣然無知
人之哲矜明察而愈惑無持久之力好更更而
益亂懲前弊矣乃緝事廷杖陰踵前弊而行通
下情矣而裁肆加派孰非矯清而出府臣民之
怨養勲鎮之癰內憂外患天變人窮政府寄寓
耳國勢人情至於爾日真衣敗絮行荆棘也所
以難重舉山而非緣內變禍烈哀平而不因外
威質異昏庸而憐於晉惠情非晏佚而毒於宋
徽易地潞觀彼此相笑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大
下輕輕斷送於一人之手紅閣之縊舊彼婢妾

賤火感藥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僅之至再
究何足切謝天下哉當時憤激者第謂今日無
論李綱難得即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
其說誠然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國
之主天下萬世其誰信之幸

皇清

入關伸義討賊通城西充相繼授首漸次蕩平
始獲寧宇前輩有言殺運將至人心先愚維夫
聖人能起而救之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乃偷安

紀事補遺

卷一

二

無智苟且富貴之徒雖托名於起義實忘情於
報雪遂使湯火餘生益深益熱嗟乎江南實奴
隸之質閭中亦輕薄之子輩慶則撥亂無能廢
州乃自生內讎雖仍藩號究類流入地即大於
曹滕民無加於邦宮而庭前養寇楊畔藏奸欲
以區區塊土與南陽靈武比隆豈不謬哉群奸
盜竊既伏虛名志士捐軀亦饒空影豈知人心
亡漢天不祚明早胎於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燕北殉難之日孟子有曰不嗜殺人者能王之
則高祖嗜殺之流毒遠也祀幾三百代逾十五
其間聖子神孫指無多屈暴君多僻運接而興
洪熙萬曆之恭儉史氏實多虛美成化天啓之
昏惑實錄猶嫌掛漏當此大亂之後而以私智
小才承其乏宜乎土崩瓦解而已矣不謂江南
浙東八閩兩粵燃茲死灰汲彼胥井未識人心
烏知天道觀其舉動全然草竊是猶閻獻之後
復生張李起自南都延於昆海何地是乾淨土
何民是太平人耶每恨俗儒下士談性則輒口
三百年養士云云彼爲明臣宜其云爾而土生
今日登在席竟望塗炭之苦免饑渴不思飲食
之德其爲藝順寧有極歟嘗聞明紀編年併
道間事閱明季遺聞則南寧以後缺之不止漏
略懼前非之不明則今是之不著是用蒐訪遺
編採指逸事正其舛誤及其矯誣實爲十卷以

明天心仁愛獨歸有德使人知所由以休養生
息者幸際昇平之日也時

南渺三餘氏謹志

紀事補遺

卷一

四

明末紀事補遺卷四

本末

福王

福王

福王諱由終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神宗五

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

常潤次桂王常瀛

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

年福王先就國洛陽熹宗時賜予祿入惟福

王最優

紀事補遺

卷一

一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常洵見殺

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南樞史可法督兵勤王

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

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瑞惠桂三

王道遠難至而潞王福王各避賊舟次淮安

潞王倫序比四王爲疎而人望所屬福王素

遭物議于是有推立潞藩之說

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劉良佐者都初陷壽

州傑南奔劉澤清亦至瓜洲士英並與之通

二勳及議推戴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已助

以相喝南都諸大臣遣其私人來言于可法

白立君當以賢倫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答

書極刺福邸諸不道事意蓋在潞藩也士英

得書忽奉福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

知爲士英所賣勉強出迎嵩呼定策其實答

士英書可法雖列名而爲首則詹事姜曰廣

紀事補遺

卷一

二

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會議朝堂署禮兵二部侍郎

呂大器獨後至議不決而吏科給事李沾誠

意相劉孔昭司禮監韓贊周等力持之議始

定

大清順治甲申元年王師敗闖賊于山海關中原底

定而江南遂以福王告廟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

現是有布爾黃星來而趣蓋未白與辰星也御史祁彪佳奏言旱魃大號敬輿法祀諸事先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卽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質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表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衆議以爲然于是初三日監國十五日僧卽僞号改明年爲酉爲卯光元年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爲閣臣從物望也

當是時可法寔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慎言爲大家宰劉宗周爲撫憲九卿大臣各得其任再召馬士英及南禮王鐸爲大學士士英因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並相登庸而竟枯有別矣

初士英督師淮左四鎮皆其腹心既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官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

勢之議可法乃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樞若太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維經應天府丞進韓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尙書協理戎政周垣廣戶部尙書顧錫嘯禮部尙書黃道周何楷張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各部侍郎劉士楨侯嗣曾鄭瑄許譽卿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

紀事補遺

卷一

四

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埰莊磐獻裴愷馬桃義楊時化詹尔選李模張瑄鄭友玄喬可聘李日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陞左懋第食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達黃蜚駐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敕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浙

初史可法等議分道長捷機徐四鳳靈源和倉
四鎮以提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浦北海邵穎
十二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

高傑轄徐泗泗水徐泗宿亳豐楊十四州縣
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穎等九州縣隸之經
理陳杞一帶

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爲十一
紀事補遺 卷一 二五

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

每鎮額米本色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額兵三
萬人悉聽各屬自行徵取

晉得功侯爵封傑興平澤清東平良佐廣昌侯
伯留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

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并晉侯爵傑字英
吾降賊也有號勇名稱翻山鶴舊與聞賊同

夥闖掠得邢氏貌美愛之屬傑護內營傑與

氏通暱之來降陝督洪陳疇撫御有恩能得
其用及孫傳庭繼任傑破賊于曾頭塚傳庭
因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

又一年而郝縣潰潼關不守傑率其部下李成
棟楊繩武等十三摠兵四十萬渡河大掠晉
中鼓行南下邵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
奪魄時分鎮詔未行而軍候報高兵先驅至
江浦穎守將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却職方

紀事補遺 卷一 二六

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屬
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元吉諭以
戰軍聽朝命奈何索渡其將吾規方欲寄家
元吉曰公等進取淮北而再孥淮南甚便通
江逼天子輦輦地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
爲國家意也諸將皆伴應曰諾顧獨屬意楊
州傑以徐謝苦寒揚州富麗甲天下其地有
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環寶累萬萬錢乃

紀事補遺 卷一

放手剽掠屠膾日以自數揚城嬰城不陷
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騷集眾議事江都進士
鄭元勳雅貢才望爲鄉里所望服且憂拒守
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游說兼以早自異
無隨俱死傑聞元勳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達
旦厚金帛遺之且陳所以定俱揚謝非有它
意當與揚人約結而後入鄭自謂得高要領
氣甚揚爲言于當事曰高帥來敕書召之也

一

彼手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
父老以無動苟如是卽南京且聽之入况揚
州乎揚人聞之叫呼而起曰元勳與高反
城以市德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碎其首
割之殆盡高恨攻益力

初四鎮分藩可法獨留揚州爲督輔回翔之地
且與四鎮交疎至是以三千騎渡江誓師
高傑以揚人暴骨載道感閣部以爲非法趣其

紀事補遺 卷一

下宵坎而理之及閣部至傑庭謁閣部平易
朴誠人人慰勞傑大喜

頃之傑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
其兵可法弗許傑乃困可法于軍中以要之
悉分可法左右以隸麾下寄可法于善慶庵
日以親信者仗刀侍其側可法談笑不爲動
徐草奏與以瓜步城已而可法微服爲道者
得脫黃得功亦助之稍能自立乃復按部淮
安傑亦服其闊欵布誠竟移駐瓜州恭謹受
命泣陳王事反成握手之交傑援扈非常一
變而爲忠勇亦良將也

八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亦至互訐而黃得
功初駐儀真及調廬謝心薄之將與傑爭揚
二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福

登萊抱兵黃蜚之南謂也道出揚州恨爲傑所
脇蜚素然善得功貽書請以兵迎得功乃以

轉兵三百騎會三叉河

傑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道將卒出半道別道千人走襲儀真而得功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傑精騎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綬裝出不意亟擐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子金俄中矢路乃騰而上它馬而在傑之遺兵也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追且及注槊未下黃呼及聞發腰間所

紀事補遺

卷一

九

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大刀復其殛之乃及于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歿傑所遺襲儀真者夜至

守將丘鉞馬岱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于城外基置炮火爲疑兵

高兵望見不敢進又疾趨半夜力竭矣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之益怒引良佐爲之助誓必與傑一決傑曰曩千人多維揚捐

少吾故驅之假令吾之生卒詎至于敗真不足擒也

萬元吉側身講解令故將張文昌李棲鳳以其衆請于閼部曰兵交緩吾屬置橫陣以止鬪卽閼部亦不得已于一行

會得功有母之喪可法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歿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而調盛怒是歸其曲于高而將軍收名于天

紀事補遺

卷一

十

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亡失三百騎爲恨閼部命監紀應天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我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病死閼部自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傑出千金爲黃母則二恨之講暫以成睦猶未也

當是時興平最強閼部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

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傑亦折節稱弟子
常與閹部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傑爲僧曰
他日弟子得免于禍乎僧曰居士起授牒今
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
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
士與之一心并志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
僧無爲也傑不覺斂容服

傑之妻邢夫人饒權智傑嘗語人曰邢有將略

紀事補遺

卷一

十一

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閹部出至城
厚爲調護勸傑填心閹部喜曰吾誠得高驕
擾之大事集矣

因命王相業監其軍并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
綱李本源胡茂楨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
制河南傑曰傑旣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
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以揚城爲請
場士紳聞之沒震動守土以未除館爲辭

部選還于東偏虛已府以爲之皆謂失約
俱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

吏部張愼言疏荐舊輔吳姓家宰鄭三俊詔
姓罪陞見三俊候另議

二十二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勲及九卿科道于
庭大罵愼言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
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
講陞官所荐吳姓有恃成憲又言愼言原有

紀事補遺

卷一

十二

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愼言立
班不語

御史王孫蕃許孔昭曰先帝裁文揀江歸武揀
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
官陞官外別無職掌爭殿上

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
補疏料參愼言具疏求去

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啓事屢登武臣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封爵未定所以有數上之爭兩廣總督張之洞
于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
職掌卽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全用
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卽謂
之奸臣等皆警員矣慎言存杜勲臣知爲不
可臣不能知稟檄實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
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
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
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
無地請賜離斥各奉諭旨由是朋黨勢成門
戶大起而討賊之事置之蔑聞
六月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史可法馬士英各疏奏吳三桂殺賊功封五桂
薊國公世襲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
石銀五萬兩濟其軍旣而聞王師南下始召
原任都督陳洪範應天巡撫左懋第加洪範

紀事補遺

卷一

一四

太子太傅總兵部侍郎鄭寶圖書至燕京通
好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給路費銀三萬兩
以往而命食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
時山東河北殺偽喇應德州諸生謝陞典原任
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淮貢生馬元驤等殺
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帥欽權
稱濟王淮撫路振飛巡按王變擒原任河南
參議僞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擒
僞官胡來賀宋自成李魁春沈之河又擒癸
未進士僞官武懷解京宿遷百姓殺僞將董
學禮濟寧都司李九和殺僞官劉藩尹崇衡
張問行傅龍等九人囚原任兗西道副使叛
官王世英解京獻俘聞封府推官陳潛夫秦
勇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僞官南附原任河
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啓濟命參將丁啓光俘
獻僞官陳奇賈士俊尙國俊許承蔭孫澄范

情郭經祁等七人陞見青州府徽藩率諸生
驅殺偽官請徙內地順治十六年正月
四川巡撫劉之渤奏報合江仁懷擒殺賊楊騰
鳳張見陽等擢王變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臣
孫克山東總兵加謝陞少師黎玉田兵部尚
書慮世淮工部侍郎時說傳德王起義以謝
陞爲謝陞也

改潛夫巡按河南啓濬河南安撫賜通知洪起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提兵官敕之渤下部紀錄振飛尋爲馬士英
論罷變初任祥符令三守沱城寸識胆力無
不超絕其技淮時檄著勞績與振飛鼓舞官
民殺僞使碎僞牌賊騎逼河上踟躕不敢前
民間義兵集至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
城人共倚之

初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爲君子而可法一去
天下皆斥爲姦雄呂大器等羣起而攻之

于是士英疏荐阮大鍼以知兵謂在廷諸臣無
出其右爲阮任咎任怨無所不可遂賜冠帶
陞見舉朝大駭謂大鍼一出則逆黨盡翻逆
黨一翻則上且駸駸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
安所置足手于是一呼百和衆論沸騰

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
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
議乃于大鍼更光明弘圖曰士英曰臣非受
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
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卽乞
休

紀事補遺

卷一

六

士英復爲大鍼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
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
而登之天者卽曰先皇帝原所無成心也于
所忌而誦之淵者卽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
也欺罔寡昧

日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漸無術調和近見欽按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

紀事補遺

卷一

七

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鍼對照則顯顯令行未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唯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

呂大器奏言先帝血肉未寒爰書摩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鍼不唯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

御史王孫蕃疏有曰樞輔以大鍼爲知兵乎則

燕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床頭之黃石也燕子箋春謎阮所作傳奇蓋襲詞也

御史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蹕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酒心鉅血愿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額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

紀事補遺

卷一

本

義耳今梓宮起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鍼還以冠帶豈不止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

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給事中羅萬象等皆途疏糾之不聽

大鍼召對稱旨用爲防江兵部侍郎

初士英爲司禮王坤所參譴戍周延儒再召阮

洪纖以等英托之遂起爲鳳督故王英衛之
甚而天鍼迄阿端削逐也開仕十有七年嘗
自署其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及得
召遂觀視樞席並英亦卽以佐樞處之
大鍼嘗謂人曰我非不願爲君子他人不許吾
爲君子且若使金川門下袖中有刀便當引
決其詆欺皆此類也

吏部張懷言工部程注乞休去

紀事補遺

卷一

元

順慎言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闖賊拷銀義
不受辱貽書懷言謂與其虜體以辱親不如
殺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

陞何應瑞工部尙書徐石麟吏部尙書

召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時事不嘗

職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鍼進退關係江左

興亡又言討賊之法

一曰據形勢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鳳凰北

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
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潁州西顧
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次漸板漸進秦
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
自効賊勢益孤賊當益盡矣

一曰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摠由督撫非
才卽如淮陽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
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
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實也于是鎮臣劉澤清
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
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
二鎮皆可斬也

一曰懷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竟極矣將悍卒驕
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証所至亟問士卒甘
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捷伐一

兩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并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師恢復也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中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曰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於僞命南下徘徊于

紀事補遺

卷一

主

順逆之間者實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賊復仇法略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速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大小一切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

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數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圍之榮郤兵權于閩外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移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一步則封疆諸臣坐誅者二然猶或曰事無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而亟馳一介使資蠟丸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義王共激仇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撲燕都令九邊督鎮各叩門救出其下事或

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體面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於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

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表詔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舛謬錯出卽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則今日典記

紀事補遺

卷一

誄

諸臣之坐誅者四

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反之乃一槩竟用新恩卽先帝誅璫鉅案前後詔書蒙浪勢必彪虎之類盡從乎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

立與問罪之師諒自中外諸臣之不識者始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黃得功又疏辨合未與聞馬士英居之不得上

福王諭以憲臣平日議論取重蓋亦刺宗周也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以解之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尙書

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爲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雉羽戎服騎大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

紀事補遺

卷一

誄

哭之

謙益以彌縫大鉞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爲阮奉酒阮贈珠冠值千金謙命柳姬謝且移席近阮聞者絕倒

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彞吏部主事允彞盡籍家產以助餉討賊

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脩文煥以道周建言被杖革問廷麟以忤楊嗣昌降調軍前養

實者也

史李模疏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百蔚爲陛下之功臣夫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待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而甚至輕加鎮將于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問效桑榆之收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敕諭諸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

紀事補遺

卷一

註

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勲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絲論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縷可惜勿因近待而稍寬

太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蒞海宇懲逆瑞用事斫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扭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網繆之桑土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寇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皆主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無用嚴之効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從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擬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歿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

昨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議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卽謂急撤關亭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覺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

之者矣由是後而觀感追述者之模國故事
望不敢欺必共服議者之守經當局者誰敢
違衆獨行旁觀者必欲強人從我私意徒滋
實着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讓任之
途太崎也

又疏言賊今被創入秦挑選精銳垂涎東南轉
盼深秋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
江北兩處兵民積怨深怨于斯時民必爭迎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
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听者急而渡南金
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類
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爲史冊之
矯託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職徒紛其
備未講一旦有急不設置陛下于何地得毋
令三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革梓宮言迎

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
未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
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望期芽菜雖
陋可勿剪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
以外可樂節也有以處憂憂衍進者勿聽也

刑侍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
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包若夫口頭報國
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

紀事補遺

卷一

天

數已盈勲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
己

釋鳳陽高壩罪宗七十五按凡三百四十一名

爲庶人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
坤卽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
諫止之

上先帝前號曰思宗烈皇帝

周皇后曰孝節皇后
議者以爲周思之後絕無此諡周思又非賢王
而忻城伯趙之龍亦言思非美字改爲毅宗
尊建文君爲惠宗讓皇帝景帝爲代宗景皇帝
復諡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

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帝尋改孝皇帝立專廟
九祀部額錫賻議

創溫體仁文忠諡尋復之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論大學士文震孟文肅劉一璟文端賀逢聖文
忠禮侍羅喻義文介詹事姚希孟文毅兵部
呂維祺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隨州知
州王肅忠愍懋德諡尋奪之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
入朝求召對旣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
志孔復言士英無上諸事士英稱疾不出而
以金幣餽福邸舊閹田成張執中等爲言于

福王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
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閹諸事不煩主
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有主上者福
王默然卽賜論留

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
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
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
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旣盛禍患驟至又無正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輩輟
之下貪汚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
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
魏璫窺竄神器以來是釀今禍附逆之人與
存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
魍魎福王屢諭趣澍赴楚乃去

先是六月初二我

朝傳檄至濟寧一固山額眞爲傳奉事奉攝政王

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平西王吳爲安撫處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千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又有部文索取冊籍時山東服款盧世淮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歸

朝爲大學士濟王走死而幾輔重地兵民不輯鎮將于永綬駐鎮江會與浙兵鬪殺浙營守備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有言四鎮以殺搶封一任吾輩何憚不爲事間命赴史可法軍前核治

興平伯高傑疏言自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賴歸人則鳳泗可虞猶或日有長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爪儀浦采爲江南門戶而已乎伏乞和盤打筭定斷速

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搃兵李朝象赴泗州奏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莊徐州防守

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獻俘京師

又獻賊遣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住兵部主事邵獻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追獲僞將宋朝臣斬之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遣御史陳蓋募兵雲南廣西巡撫方震瑞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樞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蔣蔡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千勛劉鉄臂等三請勤王其詞有日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唯有斷腹決腹一腹而萬世不視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二十年讀書之志論者壯之

命撫兵王之綱迎太妃于河南郭家寨常守義家

以僉都御史劉之渤巡撫四川范鎮巡撫貴州時賊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驅至各州縣言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待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如破竹

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紀事補遺

卷一

三

俱死瑞王蜀王閩門遇害撫兵趙光遠降賊士英猶請降較獎之

考選遊有倫朱統銓趙進美沈辰奎沈應旦吳春枝吳鎬失迺林冲霄劉天斗左光明蔣鳴王湯來賀李日池胡時亨爲科道部屬官起補張宋禮部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章正宸吏科給事

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

武臣私闘矣不聞公戰老臣引遜矣不聞敵

懷諸生捲堂矣不聞公戰不聞請纓如此而

日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爲進取

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

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偽官爲朝

廷效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靡

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江北四鎮

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兩京血脉通而後寨井徑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繕素親帥六師于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冒矢石履竹陣哉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也

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尙書中旨用人自此始蓋有譽清素望著士英借以開幸門也正宸封還力爭不聽

魏國公徐弘基等荐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爲吏部尙書封太后弟鄒存義爲太勳伯福府千戶嘗應俊爲襄衛伯青浦知縣陳燠爲中書舍人子王鐸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荐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應俊者本革工值福王出亡應俊負之履雪中數十里脫于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難與鏞鏢無黨各翼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永明者皆先帝時申救道周下獄杖成者也初烈皇帝震怒道周率朝結舌獨涂仲吉以孤童擔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以明道周之冤故學龍疏荐焉

補陳子龍兵科給事

子龍進慎名器疏曰陛下開闢南返從官幾何衛士閹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既登來者何衆

不測其流何底至必將大誇翼贊之功寧切從龍之念傷祿害政非國之福夫勛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乖國典立政之始原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疏入不聽大學士姜曰廣疏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無弊斜封墨敕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善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勲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則陸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

所得數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權狂之李國楨也其所得大將則執紼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堃陳啓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庭內庭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辭遂不能無絳動聞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

上之意旨轉而授之于是平臺台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塲之戲臣者痛心此弊事于講藝殿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與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狙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慘廢

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敵亦何切切以信君子勿間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熱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

御史祁彪佳進時政疏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攻緊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訟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狗口辭從迫勒而求罪案聽指揮而定即卑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慘等於求周平反後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

洪武十五年改鑾儀司爲錦衣衛專常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托事件得賄而濫刑欲飛

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于帛
抄怨憤充塞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因之
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未能消清此緝事之
弊也

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
于逆瑾用事始有去交受杖者刑章不歸司
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
之刑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命反歸忠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義之譽蓋當血灑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邑
氣短神搖卽恤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是豈
朋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誼此廷之杖弊
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

馬士英阮大鍼投旨于建安王府鎮中尉候考
吏部朱統鑣疏誣姜曰廣穢跡顯有逆謀詞
連史可法張愼言呂大器等禮科袁彭年據
祖制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啓

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實奏若候考吏部
則與外吏部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
寶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
禁戢臣札垣也事值宗藩皆得執奏吏科熊
汝霖通政使劉士楨皆言統鑣何人揚波噴
血飛章越奏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
皆不聽

紀事補遺

卷一

四

高弘圖亦揭統鑣應治究禍王召入厲聲責弘
圖把持弘圖又具疏辨尋于告去
將例轉科道陸朗爲僉事黃耳開爲副使忽內
批留用徐石麟言朗耳開交通內臣幸留飛
法

則耳開疏攻姜曰廣徐石麟劉宗周結黨欺君
把持朝政無人臣體曰廣石麟宗周各予告
去曰廣之在也陸朗曰微臣獨怒權奸自分
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當

以國事爲重福王曰先生言良是士英嘗之
曰我爲權姦汝且老而賦也因叩頭言臣從
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餘願以大馬餘牛歸
老貴陽請避賢路皇上智臣臣亦但多一死
曰廣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之地邪士英
曰曰廣定策時意在藩藩福王曰潞王勝之
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毋傷國脉內廷之爭
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于朝堂相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話嘗幾至老拳相向一時喧傳二相開朝
士英嘗賦詩曰蘭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
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寶運滅蓋
以蘭喻姜劉陽臺喻阮也

上

史科熊汝霖疏奏朝廷之上玄黃交戰不講固
圉恢復之術唯舌鋒筆鏑是務以匿帖而逐
舊臣矣俄以疏滿而參宰輔矣繼又喧傳復
厥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

內其欲乃公庶小臣爲誰驅除爲誰去使臣
聞此章不由通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交通
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起事
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人人可爲叛逆
事事可作營求緇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難
夫亦可卒曰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
一旦受此奇慘正有厥術一節未免府怨臣
民今日締造之初如育嬰孩調養爲難豈可

三

紀事補遺 卷一
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
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
誰死社稷保舉擢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
躍冶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
緩豫懷十無一二獲降踵肩背相踵則今
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勳
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饒京營統卒徒爲寇
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

任內臣而小忠亦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
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撻而恩有餘地
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
超遷宰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
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以祁彪佳巡撫
蘇松用御史鄭友玄言

胡故輔周延儒薛國觀總督熊文燦官銜廢子
復子湖廣巡按劉熙祚諡忠毅宣大總督盧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象昇諡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侍葉
盛吏部尙書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枕嘉湖七
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閘以三江
入海爲血脉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
婁江一脈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
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
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

劉河深厝運艘市舶走集於此近日漲涉淤
塞子是東瀟之水逆而向西滑涓不入灌漑
無資兼之歲歲苦陂平疇龍塝人牛立橋雖
復括据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涸轍之
民乎然此猶就早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
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
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
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

紀事補遺 卷二

四

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疏清漕工部主事葉
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該撫舉議

八月命鍾衣衛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

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示聞有廟相傳文
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
正史唯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
著嗣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輟罷
東廠尙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

盛于正德丘聚谷大用相繼用事皆倚逆瑾
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駭然三盛于天啓
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
外列聖無聞夫卽厥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
亂因之頃先帝亦嘗任厥衛訪輯矣而當世
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
賄故逃禍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
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爲人

臣所有之常後乃耻賄萬千成極重難返之
勢豈非以與拔之途愈秘而專傳送之關愈
曲而賁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
胥吏徒恃可以迫脇其尊上不可不草疏入
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時太妃來自河南福王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
括萬金以給賞賜

工部何應瑞侍郎高倬苦鉅金無術懇祈崇儉

不聽又諭選內員及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
維樞陳子龍朱國昌兵疏諫亦不聽

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師高私
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朱
國弼柳祚昌太監韓贊周廬九德各陞貴世
蔭又加南臨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曰
廣鐸太子太傅特陞李沾在都御史看國疏
保國公張文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換

授未銑鎮爲行人以自陳河口廣故

赦從逆來歸兵科時敏開屯大翟山中九衛徭
文兼兵科給事監興平伯軍以原來從逆南
來逆勦總督王永吉經畧山東河北兵部尙
書張晉彥撫督河南勦農縉彥儼經濟初國
破卽自縊死復誕賊使牛金星說降縉彥罵
不從賊乃加刑拷挾之西行縉彥潛結義人
張一方蔡元吉刼之于途脫身走龍泉關及

太原賊迫急縉彥走其城開福王立遂南渡爲賊尉馮國寧盤獲于芝麻口申報李自成拘之新鄉

縉彥召族姓姻友誓以大義盡散家財潛結太行諸雄是月六日義旅集矣而僞將勒馬貫矢出門縉彥疑其有變乃命張一方刺一人奪一馬射斃數人前突之盡殺其黨擒府縣諸僞長隨軍縞素登城歎血乃舉義旗于合

紀事補遺

卷一

聖

河古岡同時舉事者有都司蘇見樂秦衍祉等聞風來歸者有輝縣吉士式部鄭脩武李之煥郁攀桂獲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解居易知縣李昇郁英提兵魯宗孔不期而會者萬人其遙爲聲援有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大翼等殺賊先鋒賊勢頗却渡河而南上舉義漢仇疏界以原官力辭不受唯願盡殺賊以報先帝經營諸案四日八十九處運籌決

勝心血爲若拮据無成君子惜之

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楊鶴總督川湖雲貴廣西

雷浙撫黃鳴俊及接任天成以許都餘黨沒叛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斗弟也故與大鍼有仇又首劾士英故大鍼借事陷之

吳燕祁彪佳上疏申辨于是大鍼并切齒彪佳

紀事補遺

卷一

聖

陞解學龍刑部尙書改兵部主事凌駟爲御史巡按山東

起丁魁楚巡撫襄承陞王濬巡撫登萊越其傑巡撫河南各食都御史其傑士英妹夫也故起之以保國例

晉東平伯劉澤清誠意伯劉孔昭候爵孔昭不受

又封福建總兵鄭芝龍爲南安伯賜蟒衣

錢謙益心艱揆席阿士英旨特薦欽案楊維垣
爲通政使遂進使過一疏
維垣之起也馬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姦而愈疑
謙益反絕揆望

內批補張捷吏部尙書起蔡無琛吏部右侍郎
張孫振掌河南道孫振劾蘇撫祁彪佳貪奸且
定策有異議詞連吳姓鄭三俊劉宗周等

彪佳罷在以易應昌爲副都御史郭維經僉都

紀事補遺

吳

御史起葛寅亮太常卿成勇一福建道御史
文安之詹事劉同升侍講趙士春獨脩賀世
壽督倉尙書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芳督餉
侍郎以大學士王應熊督川湖雲貴張鳳翔
撫蘇松

九月謚北都殉難諸臣閻臣范景文文貞戶尙
倪元璐文正左都李邦華忠文副都施邦曜
忠介戒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侍孟兆祥忠

貞大理凌義渠渠忠清太常吳麟徵忠節庶子
周鳳翔文節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
簡討汪偉文烈太僕丞申佳胤節愍給事吳
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
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
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嗣
賜名精忠

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

紀事補遺

卷一

吳

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良謨
良謨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

又謚勲戚南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植
貞武新樂侯劉文炳忠莊左都督劉文耀忠
果駙馬都尉鞏永固忠愍太監王承恩王之
心忠愍李鳳翔恭莊鳳翔以降賊被殺者大
同巡撫衛景瑗忠毅宣府巡撫宋之馮忠壯
摠兵吳襄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忠武王

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
各子祭葬

贈刑部郎中李逢巾太僕少卿諸生許瑛翰林
院王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又補子
開國諸臣正德朝死諫天啓朝死瑞難建文
朝死難諸臣諡皆允給事中李清請也

又蘭谿右都沈子木恭靖沈微煥震斂副都張
瑋清忠禮尙董其昌文敏閣臣何如龍文端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

大理寺卿鄭瑄疏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珣通鄉

宦彭祥姜杜氏事敗互詰聞于士英卽於疏

批重處

杜贈珣詩云爲憐貴客苦心醉欲訪仙郎帆影

遲時人傳之

中旨援福建副使郭之奇詹事補梁應音給事

中王懷鄭瑜御史召肅降獻賊錦衣都督劉

僑至京仍補原官

初左良玉恢復斬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金
樂女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
遂誣先帝復職至是用之

以劉德溥爲禮部右侍郎余鳳文選司主事晉
何騰蛟兵部侍郎撫湖廣加淮撫田仰兵部
尙書世廕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福王以
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

澤清通融措辦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子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

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

又詔行納貢例原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

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

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

千兩侍閣詔三千兩援貢一千兩推知銜一

平南監紀職方萬千不等

時爲送語曰市曹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絕多
應如羊職方賤似狗廢起千年塵撥貢三聖首
臨掃盡江南錢塢塞馬家山

又有諺曰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祗愛
錢皇帝但喫酒

又魯士英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
二露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新克終着刑部
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
昭詔戮于市籍其家

是月高傑遇殺待

初十日祭旗疾風拆大霧西洋炮無故裂
應廷吉私于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可垣
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獻土將吾俱沮矣
不敢言

十月朔命鑄弘光錢時廟問災

戶科吳廷疏陳昭事之實一日諫宣行一午朝
宜寧疏入不省

皇朝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閣
部史可法云予向在瀋京卽知燕山物望咸
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
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拳衷緒何時
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王者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
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卽位所以防亂
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
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
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
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嚴整親撫
驅馳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
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仍故封

號不加改削勲戚大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
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天氣秋爽遣將西
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
以報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
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顧忘實
害予甚惑之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闕
賊非得之于明朝也賊毀明朝廟主辱及先
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

紀事補遺 卷一

書

仁人君子何以報德耶乃乘寇稽誅王師暫
息卽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豈謂江淮
天塹遂不能飛渡也況聞賊但爲明朝寇屢
未嘗得罪于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
今若擁稱尊號便是天有二日復爲動敵子
將簡西征之銳卒轉旆東征且釋談重誅命
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
左一隅兼友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諸

君子果說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
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虛賞盛
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
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也至於南州
諸君子實然來儀則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
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
大夫好高樹名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
相棄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

紀事補遺 卷一

書

監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貫察始終
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
卽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
同以討賊爲心無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
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尙有厚望焉
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益言故敢布腹心佇聞
名教江天在望延企爲勞書不盡言

可法荅書云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

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誦乎章奏也今挫
摠之際奉琬琰之章不啻從天而降讀再
三慙慙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爲貴國憂
法且感且愧恨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偷安
江左頓忘君父之仇故爲殿下一詳陳之我
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
也以庸臣悞國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
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地拆天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
以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于地下哉不特
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拊膺切齒顧悉南
中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
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
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兄也
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
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退然

不自勝謙讓再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
請始于十五日進位南都旋見鳳集河清瑞
應非一卽告廟之一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
口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桡楫數萬助脩
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
北刻日反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
國破走逆賊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表成
禮埽清宮殿撫輯羣黎且免雉髮之令亦不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忘本朝此舉動也振古錄今凡爲大明臣子
無不長跪地而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
感恩圖報已哉謹于八月薄具筐篚遣使備
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
江漢乃辱賜諭引春耆大義來勸諸善善哉
推而言之此又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
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
身殉社稷青宮一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卽

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禁陽綱目運籌春秋其間特書華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愍懷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千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繼日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興之至於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察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六正統相承自洽冠帶之屬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風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亂逆可謂大義復昔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綸回紇助唐原不利土地况貴國念篤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手足膺難并同秦越類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貽人竊咲貴國豈其然乎先帝軫志潰池不

忍盡發勦撫並用貽誤至今今天縱聰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裏體國介冑之士鑒楫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闕賊之滅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有之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唯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所以洩數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傳之不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耳之盟封本朝使臣久已載道不日抵燕奉盛孟以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殿下伏賜垂鑒

可法又疏云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兩涕臣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備員歸而海上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不及于關陝討賊之約不達于北庭一似君父之仇置之膜外者夫我卽卑躬菲食嘗胆卧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令方升之物力而破釜沈舟尙恐無救于事以臣視廟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精神殊未盡然憶北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衆動地陛下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替及高皇帝高皇后別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于賊恭皇帝亦崩于賊者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可漠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置今且速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衆簡精銳直抵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使官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重專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動兵有所激勸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本折糧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工設可已繁費一切報罷朝夕宴衍左右獻諛一切謝絕卽事興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棄從儉約乞陛下念思祖宗之洪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尙可回耳疏八不省

二十九日東方長庚見光芒閃爍有四角五角及刀劍旗幟兵馬若戰鬪之象且條大條小條長條縮

又廟門告災鳳陽祖陵疊火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白秋徂冬日烈如火在地赤

而福王深居禁中惟漁釣文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爲樂巷談里唱流人內庭梨園子弟教坊

樂人出入殿陛諸大臣呼爲老神仙寅緣來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進者接踵而至亦間喜丹青

士英嘗進沈啓南畫一卷福王親署數事士英亦跋一行

時利書倉皇士英猶與門下僧利根談禪聞蟬聲人號蟋蟀相公

初高皇時以脩殿餘材置諸南工部庫且朽矣一時佞人稱爲神木指爲嘉瑞遂大興土木修典室建慈禧殿乃賞賜宴樂皆不以節

國用匱乏搜括乃興佃練濬旋洋艦廣儀製益廬州升課稅及酒家每觔錢十文王益馬士英貪濁餽政內則田成兩宦外則楊阮十諸奸兼以鎮臣則興平東平遙制內權勲臣則忻城燕寧侵撓吏事邊警日逼而王不知大小名流相繼告罷卽宦寺之有人心者如韓贊用四十疏乞休

盧九注殿前慟哭而群小充庭以累卵爲厝薪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至邊事之或和或戰僅委吏可法一人而已是月可法進掃陵疏遂統兵抵白洋河

十一月十二日王師入宿遷可法救之隨援營

去

十四日高傑進疏渡河抵徐州

先是十月十二日

皇朝

發兵一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將從一孟孫渡河傑聞之乃與劉澤清書曰清朝發

汪子額兵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齊駐濟寧
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
本北旂俱是兵衆間渡甚急惟恐彼一越渡
則天塹失恃長江以北盡爲戰場時事判此
令人應接不暇唯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子
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
澤清以傑書聞且言清朝摠河楊方興屯兵宿
遷鑄造鉄條爲縛筏用士英稱清兵雖屯河

紀事補遺

卷一

古

北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
況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泚水八千一戰而江
左以定况國家全盛兵力萬倍于前廓清底
定願諸臣刻勵之也

傑遺肅王書云逆闖犯關危及君父痛憤于心
犬執未復山川俱蒙羞包豈獨臣子義不共
天劉陳太兵能復我神州嗟我先帝雪我深
恥發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貢金帛稍抒微忱

紀事補遺

卷一

又

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闖跳
梁西晉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
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
嘗胆惟以殺逆闖報國仇爲汲貴國原有莫
大之恩銘佩示昭豈敢苟萌異念自于負義
之愆傑猥以非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
會合勦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帝
則傑之忠血已盡能事已畢俟當披髮入山
不與世間事一意願祝復我大仇者茲咫尺
光耀可勝忻仰一腔積憤無由面質若傑六
念千言萬語摠欲會師勦闖始終成貴國
鄰之名且逆闖凶悖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
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
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
三百年拳義士民論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
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

肅王致書高太將軍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
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帶功名不在尋常中
矣若第欲合兵勦聞其事不與言言或至官
北來早令人引奏先是

皇朝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于傑勸以舉義
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彌世
孝士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牆專
力備禦

紀事補遺

卷一

奎

徐州大盜程繼孔者字肖予蕭縣健步也其仇
誣告肖子與宿州乾賊通官兵不察往擒激
變肖子不從乾賊自據所居梧桐山爲亂
馬士英督鳳時俘之以獻未及誅京師破
肖子乃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至是傑受士英
言過徐州而肖子斬木編筏引兵渡河爲援
傑降傑誘斬之收其衆事聞加傑太子太傅
可法太傅內外文武爵有差

王師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又從洛陽渡河攻
海州圍邳州

史可法高傑劉澤清等俱告急不應

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範南還

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

皇朝撫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旨有來使不必敬
語止許百人赴京覲見

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後進見
紀事補遺

卷一

奎

攝政王不許乃遙祭先帝

于十二日入京館鴻臚寺謁一日內院剛林來

登堂上賈懋第等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

不屈洪範降懋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

不許乃陳太宰于寺堂祭之

二十七日放歸

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遇追兵追執懋第等北

去改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王師萬分

緊急旦夕南下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處焉士英方賄貨無厭賄賂千名百品日令門下僧利根次其高下摠憲李沾進帶慮士英不之重也屬利根譽爲至寶士英轉獻福王亦屬中官贊其非常福王每束以視朝

始以議和遣使也士英曰和則和耳時賊窺突

高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唯高傑提兵二萬與張晉彥直抵開離之間縉彥聯絡寨

紀事補遺 卷二

五

勇銳銳進取乃分寧陵以東屬王之綱寧陵以西屬許定國許爲以西屬劉洪起河洛屬李際遇各斬賊殺擒有差

洪範請加恩北使夢臣兵科戴英劾之言洪範

出使無功王使身陷北都下役群聚晉爵天

下聞之恐哄然竊笑也乃止

加左良王太子太傅子世廕指麾使開藩武昌

養子夢庚都督僉事出平賊將軍印

先是楚宗朱盛濃疏誣監軍御史黃澍毀制辱宗貪賍激處內批刑部提問澍不至及是士英荐授盛濃池州府推官

二十日刑部尙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等二十二入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惠等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朱國弼等合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孫振又言刑官賣法侮文革學龍職以高倬代之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是時張捷秉銓阮大鍼把持部務而選郎以貪穢濟之獨科道吳迺抄駁侃侃

虞遠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誣巡按方

震瑄貪狀科參郡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
授之名儀鳳不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
飾詞妄瀆察撫臣清執有素儀鳳穢跡著聞
必恨顯參先行反噬自應嚴究以杜刁風

先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參張星初以縣令
躁進降處又掛察典不唯望圖清華之夢亦
已身絕仕進之塔乃無端幻想僥倖上賞欺
君孰甚若不二爲點破關門大典不幾爲燃

先祿署丞

卷一

五

灰之地向躍之門邪

保定侯勳衛梁世烈請襲祖爵科參國難以來
雖王侯貴戚咸餓虎狼華賈重臣悉罹鋒刃
而其脫身圖存埋名湮俗固亦不乏該勳何
以逆料其家之必藏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
宗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勳以授乎抑姑仍之
且兩封之乎恐無此法紀也該勳世受國恩
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破產從軍自當

直搗雲臺先上爲先帝復仇次爲諸勳雪恥
不時訪聞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光
復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復長安下令軍
中曰五日內無得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殊
非諸臣問家之日也

遂安伯勳衛陳溶疏請襲爵科參自都邑變遷
河山阻絕世次無憑單詞莫信業奉明旨嚴
核該勳一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祇同土塊之乞亦與萊傭都督一醉告身爲
可乘時拾芥而攘取乎況遂安勳衛今或邇
迹間閭或從容歸國安可懸坐鬼錄使後來
鞍馬遺裔執途人而可稱攀髯孤忠裂本支
而他續也

中書舍人張鍾齡請給部銜科參職方何官監
軍何事妄行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
自効而藉口贊畫轉請部銜驟進尤甚餘或

疏効或抄叅不可假借而銓部竟置高闕旋
駁旋用使職掌掃地而宵小盈庭矣

除夕福王在興寧宮色忽不怡韓贊周言新宮
宜權福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
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邪

明史紀事補遺卷二

本末

順治二年乙酉正月朔改僞元爲弘光元日

有鍾之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信詔旨核人才

儲邊才伸國法明言責疏入不省

部督李際遇降清高傑冒雪防河疏請重兵駐

歸德東西兼顧聯絡睢州許定國以奠中原

傑遺定國銀千兩幣百足

已言補遺

卷二

許定國者太原人以故總兵赦罪出獄收兵繼

掠至是以總兵駐睢州毀家養士負其功不

得封上書詆高爲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

許必手刃之

可法之造高圖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

懼討求自全計貽書閣部閣部語其使曰許

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

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迎馬前

高拱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衆

在許故擊望軍以羸見高喙曰爾有此軍何

不以此開藩乎居明日召詢之曰若豈不知

我之將殺海而不去何也許顛首曰定國故

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召我

爲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

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誤

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

紀事補遺

卷二

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

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

不去以明向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爲人懇見

其屈服且憐之聞謾語以爲信無何有千戶

者遮馬投牒云定國謀公傑故以示勿貳馬

前咎之六十送許諫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

國飾美妹進傑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

事女子第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

唯唯退時傑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于城闕曰非有令不得入從傑入者止左右驍健三百人

十三日定國開宴張燈厚具樂以飲傑令其少弟飲傑親將于別所婦女賓客皆裸坐酒半酣許弟動靜失常度坐者駭起而耳語傑曰今日之宴視其弟志有非常得無謀我傑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意亦安之三百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人皆沾醉傑所居爲雕人甲第恒高且重廊複室繞四週定國于壁後置人將卒俱休息別所傑卧榻畔止二三治文書者及傳事小兒漏將殘聞屋瓦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傑有備身鎡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刀闖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床下伏直牀簀陷而免定國蹀血向南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已盡今定何

如傑大咲曰爲乃吾爲鑒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遂遇害

明日日中城門不啓李本深王之綱郭虎攻東門而入定國已渡河北去雕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于雕人環雕旁二百里皆居之可法至徐聞之大哭曰中原不可復圖矣乃還師以救根本揚人間傑之死也酌酒相賀

定國守河南賊奄至矢如雨定國立敵樓以

紀事補遺

卷二

四

刀左右揮之矢皆中斷高與身等笑向賊曰若之乎急斫人障一版夾受灑家箭賊挾版至定國射以鈇箭枝皆貫入于版宛焉賊皆遁

定國嘗與衆少年飲衆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可忽躍起懸身手攀簷前椽左右換手走長簷殆遍而顏色自若至是殺傑乃歸降于王師傑妻邢夫人率子元爵詣卹福王命所部

將士仍聽邢氏統轄

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深爲提督福王不允
曰典平有子朕豈以兵馬汎地遽授他人乃
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廢一子錦衣
衛百戶從優議與祭葬

黃得功攘袂而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師臨
揚適可法自徐州還合同知曲從真中軍馬
應魁入得功營問故得功曰吾爲國大將功

紀事補遺

卷二

五

最多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功績而食
數城姑念其不終割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
也閭部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
右之也彼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明
日必亂亂且曰首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黃
揮其兵始少却

會福王遣高盧二監諭之曰大臣當先國事而
後私恨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葉汎東

歸設敵渡河罪將誰在命可法鎮撫之得功

乃還得功字濟山京營名將也初起徒步爲

商人執鞭入都經山東值响馬兒商人俱避

得功獨手持兩驢蹄禦賊所向披靡後立功

河北封靖南伯嘗敗張獻忠于潛山之方嶺

殺萬人獻忠幾獲而逸得功爲人憊而忠所

部不過三萬每戰身先衝突勁疾若飛江淮

人詫爲無敵呼曰闔子得功愛將林報國每

紀事補遺

卷二

六

用兵報國輒爲前驅左金王老徊徊革重眼
等畏之亞干得功革賊設伏以待報國賊有
趙虎者作北報國恃勇深入墮其伏中殺之
提報國首登山罵誘得功得功單騎突陣斬
虎將首級祭報國賊有少年勇將號無敵將
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爲汝曹擒黃將
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大呼馳至得功
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肩右手

策馬馳去羣賊喪氣櫻戒曰須避黃圃子

休字汪耐菴曾拜得功門下當高傑引兵爭揚

汪時從得功飲盤列生提肩割啖之帳下驍

將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觴有丘總兵弟辭

不能飲得功怒欲杖之總兵目汪汪大笑得

功問故汪曰生咲丘守脩腿不及杖粗也得

功笑而止俄報高兵在十里外將至矣得功

疾飲自若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

紀事補遺 卷一

七

又報抵城下得功乃上馬傍一卒授之弓執

在手又一卒授之鎗掛于肘又一卒授之鞭

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鎗跨右腿下背後五騎

騎負一箭筒箭百隨之往抽箭射疾于雨

箭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

騎須臾擲鎗用鞭鐃麾揮之肉雨墜衆軍已

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

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

後督淮揚再隸麾下從護祖陵禦革左賊再

後收永城號花馬劉者也

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旁時曾習舉

子業試時適奉死一隸遂跳應兵部將材舉

天下第一後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道走其

人好聲色將畧本無所長初科臣韓如愈糾

澤清澤清持金帛賄之如愈呼使謂讓反其

幣澤清銜之後上遣如愈督江浙餉澤清遣

紀事補遺 卷二

八

兵徂擊之于東平藏家廟韓挺挺不撓惟以

幼子不宜見殺却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

澤清自云先帝以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

興平拜爲進侯人莫得而辨也及駐節淮濱

乃大治邸第備四時之室壯擬皇居取美人

鐘鼓以充之嘗構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

歌詩頌功德澤清晏然休兵淮水置討賊事

于不問嘗誇于其客曰我二十一投筆三十

一登壇四十一列士意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澤清向特以計厚與平聞其死乃與二鎮謀曰我維殄子不足立固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莫持不可曰彼所部惡有輕屬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元爵長而還之當澤清進兵時植其母賈初開八表稱觴極一時之盛後澤清之降而戮也賈乃流離道旁無以朝哺進吏侍蔡奕家東閣大學士通政使楊維垣請

紀事補遺

卷二

又

重定欽案又請書頒三朝要典左良玉疏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袁繼咸亦以爲言福王曰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羣臣當體朕意吳孔嘉又奏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允之

陸維垣副都御史監生陸濬源又借題三案疏糾光祿少卿許言卿與卿疏言當日諸臣以

翊戴光廟爲正今日諸臣以翊戴陛下爲正俱從偷序起見光宗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濬源先帝久任一養寇釀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陛下追削萬口稱快濬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于黨奸欺上也

陸阮大鍼兵部尙書賜蟒服

中書舍人林翹疏稱正月十六日雷聲自北至

紀事補遺

卷二

十

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起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在戊日卜其大用士英薦授中書尋躡一品武銜蟒玉趨事至二月而英僧大悲夜叩洪武門自稱烈皇帝聞人擒之以隸戎政張國維國維以爲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而都人遂訛傳國維且杖苑烈皇帝于是國維遂以妖僧屬三法司旣而復言路駭

之弟嘗受封郡公本朝從無郡公其後明矣而大鉞等欲借此銀鍊擄戴溺藩一案將盡殺諸君子于是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馬士英奮然沮之僅以天悲所供錢謙益申紹芳二人上問二人疏辨旋亦解蓋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者也故折對時但知有牧齋青門而已乃于晦日斬于通

紀事補遺

卷二

二

衛

遣太監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即名封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徽池南連八門東抵衛嚴虎狼接跡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脉爲神京右臂歷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福年遣官採不於是地方詭提互趨煽惑而狐假之輩因之攘奪小民招引匪類大肆劫掠兼多內官

外臣仁信之費數邑生困民不聊生近山居民遠鳥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眾數萬藉以爲窟攻城殺今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甚定章旨照舊封禁往禍蓋可鑒矣臣竊以爲不便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聽既而馳視如逆言報罷國輔係韓賁周養子賁周寺中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宮中每有匡救士英視爲眼中釘因屬所私以開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採事詎國輔具疏請往其實士英意不在開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奪營衆授其子馬錫以乳臭兒緒兵柄時市可知矣适疏出土英遂切恨之起罷式紹撫廣西劉良佐等薦朱大典爲兵部侍郎大典久任鳳營衆契兵屢著戰功御史鄭瑜劾其侵賍百萬福王以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容楊腹詔勿問張國維予告

歸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禮部尚書顧錫嘯險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溫體仁謚而諡文震孟也

命錫嘯致仕去禁宗室入京師禮部侍郎管紹寧請上先帝太子謚曰獻愍皇太子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末幾鴻臚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命太監李繼周密往紹興觀音寺誘取王之明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考

三月初一日至京寓僧寺令內直迎入宮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馬可宗家

王英疏有云臣已遣大鍼密諭諸講官矣乃詔傳文武官識認各寇常往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東宮指稱髻而禿者方先生也鐸遽呼曰矣男子耳方遂掩耳疾走不列名疏尾其時士英使大鍼謂方曰若一列名原官便可盡復方趨出國名門

不復應命

原任講官劉正宗回奏疏云臣細細察視披其髮間眉目微異問其講讀何殷則曰文華勤政飛文華也先講何書則曰尚書孟子非尚書也問其講至若有一个臣有問難否則曰忘之矣所言不對面目非真恐爲假冒乞皇上細察真太子下落三法司稱其山東人聲口

紀事補遺

卷二

四

又奏諱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王尉姪孫家破南奔避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又于東宮行囊中得周公輔成王五字羣姦遂借此爲獄端

福王諭王之明自南京取道蘇杭直至浙東是何主使蓋指諸清流也劉正宗給事戴英各具奏王之明僞假太子非稚年所能辨必有大奸挾爲奇貨宜敕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

奏愚民觀聽易惑道路籍籍皆以諸臣有意
傾先帝之血循

福王諭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俟正告
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

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于午門外
鞠之夢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遂下之明
一刑部獄或顯詩于皇城曰百神擁護賊中來
一會見前星開復開海上扶蘇原未宛獄中病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已又誰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
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同向棘闈哀

初三日又有故妃童氏自越其僕所來命付錦
衣衛監候初福王爲郡王娶妃黃氏早逃既
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之變又亡童氏本周
府宮人逃亂至蔚氏縣遇福王于旅邸相依
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福王南奔名不相
顧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唄潛夫

妾如彭在福王不召至是妃自詣越其僕所
來福王弗悅曰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
離情事甚悉求馮可宗呈覽福王弃去弗視
尋命屈尙忠嚴刑酷拷

氏號呼詛罵士英爲元妃進揭稱童氏僕有金
哥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甚重苟非至情所
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宜迎童氏歸內密諭
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清奸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究之心不紂

既而在良玉具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
謂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
之而不豫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
逞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不
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寇
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
之私德臣下絕委求之義普天同怨陛下偏

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詭傳法師司將審明畧節先諭該藩黃得功疏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

狗苟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不殺則東宮爲假殺之則東宮爲真皇上雖以大公至正爲心恐臣下逢君之惡臣受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言

劉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情懇求

曲全兩朝倫典毋貽天下後世口實

工部侍郎何楷言鎮疏東宮甚明湖撫何騰蛟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

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嘉嫗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此事幽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

江督袁繼咸疏言太子居移養氣必非外間小兒所能假襲王舅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于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

紀事補遺

卷二

天

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

福王終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將審明略節各諭之童氏尋亦病死獄中

初五日南都皮佛倉有道聞空中有聲曰汝可至宮中尋子忽若爲物所憑遂直叩東善門冒稱恭皇帝立杖斃之

又有劉祥者神附其身自稱玄天大帝御史劉

光斗阿旨詠稱臣聞東宮兩王尚在人間不勝大駭今已知真殺臣心始安

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阮大鍼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大鍼日與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興尋以

紀事補遺

卷二

元

上游告警姑緩須臾或夜半書士英堂中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元直禱中原求其入不得

台傷尚書賀世春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維

經江右正人羣小指爲南昌私黨

大鍼密遣兵于江中劫之以何騰蛟總督川湖雲貴廣西時楊弼撫湖南士英詐言慮其人情不調疏令回部罵抗疏言人情極調且臣

紀事補遺

卷二

辛

與良王旗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肝腸青天白日伏乞以後申飭臣工收斂精神用之勦禦釋此不必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聽細人之言薄勞苦功高之士譏者灰心人人解體殆非所以鞏朝廷而鼓忠勇也科臣吳道亦以爲言皆不省許定國引王師入儀封復入考城尋破歸睢按臣委駟免之姪潤生自縊駟遺書于王師云

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楊子江頭凌御史

卽錢塘江上吳樞國也事聞貽駟兵部侍郎

潤生御史王師逼江北下徐賴總兵李成棟

南遁
四月初一日命盡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初南都有擁戴潞藩之議列名苦無符印遂竊南禮部印印之及士英旣入欲執議以起大獄議乃止後管紹寧署禮部事大索三月印

卒不獲至是士英乃請改鑄另給焉

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初左客胡以寧獻計令偽太子手書血詔付左左佯受詔爲壇而哭酒血誓師心憚江督袁繼咸在九江胡以寧舊與袁遊卽遣以寧持偽太子旨給袁會師部署三十六總兵而來以江西屬其部將金聲桓良玉乃馳疏列士英罪狀

又傳檄各鎮云蓋聞大義之乖炳于星日無禮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之逐嚴干鷹鷂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神類藍面青眉九虎之罪業已僞妄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江窟白門狼吞酒上會富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爲私家携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脇人致天子閉口拱手張僞旨以壘僞俾兵民重足寒心太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

帝爲仇不祇矯誣德初因民愿而擇主乃事

事拂兆民之愿何由莫麗民生幼幼屠蔽天妖臺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取類居然節越監軍漁色罔譏君親托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擄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雲之星謂英名實應圖識除詰命增廢之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餘無朝政自私自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微鯨水與波羣小充斥于朝端賢良竄逐于厓谷同已者性倖豺虎行刑猶猴如阮大賊某某等數十巨魁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已者德並蘇黃才姬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數十大賢皆誣之爲朋黨以快如蛇如虺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賊方如狗都督滿

街之謠神明難欺尋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
之句嗚呼江漢長流滿湘盡竹罄此之罪豈
有極歟若鮑魚菑而日熯若火木重而逾烈
放崔魏之癡狗逮敢滅倫收闔獻之獼猴教
以升木用腹心出鍾太尉朱泚之故智幾幾
殆有甚焉募死士八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
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削日月俛以無
光又况皇嗣幽囚烈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

紀事補遺

卷二

董

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嚮風之士咸思搽盾其
家本諸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
愿爲鼎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天戴地誓與
君側對罪而併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
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臣
職如斯乃盡是用厲兵秣馬討罪與師當鄭
畋討賊之軍憶裴度閑邪之語謂朝中奸黨
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克惡未除則

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
義之令聞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一人
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怠王室義旗所
指王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
必有問世英靈矢冀皇明之運誼告先帝揭
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
之黨以報四望倘惑于邪說詿誤陳言或受
奸臣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

紀事補遺

卷二

董

血爲輪囷離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
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
時追維心痛敬布苦衷愿言共事嗚呼朝無
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尙懷鄭
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正之德豈其
決裂于僉王大明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
魂魄速張殄虎之機勿作連猿之藪燃董卓
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椒盈八百國人

盡快中外甘心謹機

又沿途張示稱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教士英等大懼京師戒嚴

江督袁繼咸疏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中旨切責時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

士英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汎遣劉孔昭阮大鍼方國安朱大典向禦之大鍼誓師江上衣素蟒圖碧玉見者詫爲梨園裝束

紀事補遺

卷二

重

陞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掛鎮南將軍印劉澤清亦托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酒徐邳勢同鼎沸

史可法連疏告警福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以滕敵至此乃移書士英懇共選將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

以左兵爲慮不應可法又請面朝處分東宮以息羣器

福王諭西營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復見可法奏曰而嘆曰奏凱二字談何容易誠如上言面君不知在何日矣

又連上二疏一劾各鎮擁兵糜餉一劾李成棟避敵南奔

士英亦不應

紀事補遺

卷二

美

福王昨以選淑女爲急

先是應天府選進三名及司禮監選進六名俱無可意者特遣內監田壯國往杭州選到陳氏王氏李氏三人着于十五日進元暉殿命戶工部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珠冠禮冠三萬兩常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榛又殺武德道僉事雷續祥禮部主事周鏞鏞與鍾從兄弟也負時譽與阮大鍼有隙士英

參鐘從逆謂鑑當坐橫祚亦與大鉞有怨光
時亨者阻駕南遷者也故與四人同死
明王師已徇徐碭下毫泗乘勢渡淮如入無人
之境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
大理卿姚思孝尙寶卿李之椿工科吳希哲
等俱請備淮揚

福王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
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會反叛如今該守淮

紀事補遺

卷二

毛

揚不可撤江防兵

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
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渡江矣寧可
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瞋目大
呼有異議者當斬福王默然

禮部錢謙益言陳洪範還該收他福王諭國家
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希哲退曰
賈似道棄淮揚矣

給事吳适疏參牟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師乃
復縱兵譁掠摧陷建德東流大屬非法方國
安受國厚恩乃銅陵西關南陵城外聚兵攻
擊赤子何辜遭茲塗炭益之深熱其與叛逆
何異陛下宜加禁戢

蔡奕琛等票旨文綬久在南康國安現在勦逆
吳适譖言亂政爲逆臣出脫是何肺肝

次日奕琛具疏特糾逮适下獄先是左光先接

紀事補遺

卷二

天

浙會鞠奕琛一案适時爲衢州司理與紹興
司理陳子龍共成是獄乃奕琛入相與阮大
鍼同心排擠光先以致就逮并及于适
御史張孫振疏糾适爲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
速正兩觀之詠

王師攻揚州史可法禦之薄有斬獲攻益急血
奏請救不報其明日可法開門出戰王師破
之屠揚州可法死之

原任兵部尙書張伯鯨被執不順身被數創自刎死妻楊氏媼郝氏從之

左兵下被安慶盡殺阮氏大鉞遂謂與左兵之來不若王師之來我且用王師以殺左氏欲殺王之明以絕左兵之望聞揚州急遂不得行

明日福王召羣臣問遷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衛辦走貴陽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工科吳希哲等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名入城命住鷄鳴山房初左兵至九江袁部將郝效忠郭雲等大掠左兵附之夏玉見城中火起聞報曰左兵也卽其舟中頓足嘔血而死左死軍益亂其養子夢庚刦袁其破安慶東下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遂引兵還捷聞

封得功靖國公并進大興大鉞太子太保餘加

綴有差

五月以巡糧漕御史霍達監軍會事楊文驄分設蘇松常鎮巡撫初祁彪佳撫吳裕軍備八萬以二萬充可法軍餉而貯六萬于京口庫中及文驄監軍京口欲漏其賦而無詞遂爲築城金山之說由是京口無軍儲高傑潰卒之渡江也鄭鴻達掩而殺之不下萬人餘卒北走而降鴻達乃露布告捷璽書褒封靖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伯世襲賜蟒衣金幣京口民皆頂祝且爲建寺峙碑自前月二十五日至是月之朔日報盧捷軍門鼓角將士凱歌聲沸江濱鴻達開藩京口民爭以牛酒犒師

午日百官進賀福王以演戲不視朝忽有中旨命乞子捕蝦蟆爲房中藥時目爲蝦蟆天子士英傳令各門下闢辰開申閉王師既破揚州沿江問波

初七日鴻達軍大宴歌舞喧闐而王師乘間遣二百餘人潛入金山寺

初八日夜犬霧四塞王師竊發張燈向京師而別由上游天寧洲老鶴河渡黎明盡抵南岸遂襲破鎮江鄭兵盡奔軍資揚帆東遁

初十日都門晝閉大風猛雨午後猶集梨園入內演戲福王與羣小襟坐酣飲二鼓乃與屈張二閹單騎出奔黃得功營五鼓士英入朝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駕已先出矣遂召黔兵奉太妃走浙平明宮門同啓宮女襪走于是各官爭竄

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開各城門以待王師居民競殺城內外黔兵無有遺者午刻有監生趙某率市人出王之明于獄擁入宮中登殿鳴鐘百官莫有至者吏部尚書張捷虎之副都御史楊維垣以重接之明獄聞都城人擁立之明遂膽戰自縊妾朱氏孔氏從之

王之明粘示皇城略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

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佑懷懼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垢匿避圖雪國耻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至櫻桎梏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聞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身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其抒皇猷勿以前日有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

十二日欽天監挈意官陳于堦自縊是日福王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德功阮大鍼朱大典方國安等來見欲入太平太平民不納

十三日往蕪湖總兵官黃斌卿進登中軍翁之
其舟十四日將往浙時

豫王已薄都城趙之龍挾王之明出降

豫王加之龍與國公賜金鈴鞍馬貂裘寶帽設
牛酒于軍中袁之王鐸錢謙益張孫振等皆
降

十六日豫王入京百官朝見王鐸等南面而
點諸降臣名至鄧之麟不應王鐸急 奏之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張孫振謂錢謙益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
宜爲周旋錢領之鄧得無恙張孫振每對人
誇云非我鄧衣老幾弄出來鄧厚酬之而鄧
猶揚揚自稱不屈

豫王出示曉諭略曰福王僭號稱尊沈酒色
信任僉王民生日悖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
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
仇恨云云

時劉孔昭走浙劉澤清入海惟劉良佐降奉豫
王命引兵追福王至蕪湖于十五日及之且
召黃得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
得功創甚拔劍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真武
廟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
代岳武穆王爲四將岳已陞矣言畢手提石
廊岳像于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
逝

紀事補遺 卷二

四

是日良佐挾福王去之琪投水死福王見豫王
于內守備府豫王責其僭位稱尊荒酒色
及謀害太子等事福王默然隨囚于江寧縣
刑部尚書高倬戶部侍郎劉成治署中自縊
十八日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關廟中縊死
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死其死
不知日者中書舍人陳燦及子舉人陳伯瑜
戶部主事吳佳諱死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

馬小牆百迎橋下乞兒也小牆以爲乞者以
爲殉乞兒題詩橋畔曰三百年來養子朝如
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里山院乞馬差存
命一條禮部郎中劉萬春主事黃端伯以不
朝斬之

豫王分兵略定各屬而命御史王懷劉光斗鴻
臚丞黃家鼐分往招撫家鼐至蘇遇害蘇州
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泮池死原任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少詹徐汧沈虎丘後溪苑玄妙觀前賣麵人
夫婦對縊死常州石生及賣扇臥姓者投西
廟池中死又一鄉民鬻薪入城聞安撫使至
躍入文城壩南龍游河死五牧蓄鴉烏者醉
叟以雜髮自縊死常熟諸生徐惲以雜髮自
縊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武進諸生董元哲
痛哭死至各處起兵見殺則貴池諸生吳應
箕宣城諸生麻三衡武弁陳有功余元宣萬

會吳國楨而蘇州原任遊擊楊興武和章
韓俱戰死

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嗣曾城被與子諸生玄瀾
玄潔被殺進士黃淳耀與兄淵耀及舉人張
錫眉龔用圖俱死常熟諸生徐守貞戰死崑
山貢生朱集璜城被破執不願死故將王公
揚年七十戰死諸生陶琰城破自刎原任狼
山總兵王佐才爲亂兵所殺一門被戮松江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知孫章簡城被破殺
吏部主事夏允彙投水死總兵吳志葵黃璽
駐兵荳腐浜被擒解至南京殺之華亭教諭
眭明允被執不願死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
遠入太湖從黃兵敗福之投水死安遠被
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郡城見殺江陰屢
攻不下至三月乃剋遂屠其城典史陳明遇
閩門投火聞應元不願見殺訓導某縊明倫

堂中書戚勳全家焚死及兵下嘉湖吏部郎中錢振戰歿於震澤原任吏部尙書徐石麟自縊其僕祖敏徐錦從死南都之陷也

潞王監國于杭州及王歸至杭潞王卽以城授順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顏咸并不得殺某縣知縣梁于湊縊死其前遣使臣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見縊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而坐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攝政王數以僞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辭唯請一死命雍髮堅不肯於閏六月十九日殺之題絕命詩云峽坼巢封歸路迺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烟雲總不磨

參謀兵部主事陳用極遊擊王一斌張良佐劉統等五人從死忽風沙四起捲市棚于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

豫王既定江浙尋挾福王王之明潞王北去袁繼咸隨福王北其中軍都督鄧林奇死之而夢庚以三十六將降于英王隨命夢庚以父官率諸將入朝金聲桓不欲行乃自請願取江西以獻英王許之鄭鴻達道海東奔章唐王監國爲號隆武于是有閩中之事馬士英由廣德與鎮東伯方國安兵二萬人浙章魯王監國於是有江東之事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南樞軍發金陵匿費之誠可並日月于是俊又表從而景鸞麟師而鳳儀庶幾桑榆之收焉爾乃高張羅罽縱彼窮鑿連雞揚一出則鴟鵂集於歸昌鐵羽構机入圍鞠虞敗此美劉諸人所以接運而去也卒之寧南東指淮甸一士鮮農炊軍無夕燧南樞授命闕燼城燕士英之內其足食乎當日幅員小矣而官愈大郡縣少矣而官愈多財賦貧矣而

官愈富三反之政古人切戒彼昏不知潘醕
而已嗚呼乃如之人真不愧明室子孫余獨
惜南樞之不早蹈東海而死耳

宋紀事補遺卷三

本末



王三子韞小字長壽高皇帝九世孫也父徽
以唐世子追封裕王國于南陽府母毛氏
韞生三歲祖端王政于嬖妾因世子承奉
所遺從之四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年十
八尚未請名世子為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
傳國於次子守道陳瑜音入召謂端王曰世
皇子浦遺

卷三

子幾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端王

韞為韞請名立為世孫

崇寧五年韞年三十有一襲王位選妃曾氏
諸生曾文彥女也

七年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又其城單薄王捐
千金謀修築太守陳振豪不受命王疏奏之
烈皇帝震怒速振豪置理王又援路三子
乞增兵三千人設將一員不許

八年冬賊再犯南陽王上疏云臣府護衛二千

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給撫臣以
下繇役唯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

詔報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
烈皇帝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著禮部
事執不可王貽書子壯稱說典訓援據經傳
以相駁難上乃下子壯獄王每薄公卿為不
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効總督盧象升不朝其
紀事補遺

卷三

二

所建諸煩多廷臣忌之

會九年京師戒嚴王率義軍勤王汝南道周以
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楊繩武以聞嚴旨
切責以遣離南陽

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馮可賓鍾於議廢為庶
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
檻車行王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索賄不
得墩鎖以困苦之病幾殆曾妃剖股以進始

愈有司康祿不時資用悉絕時有以爲者曰
高牆中有天子氣言千端撫路振飛因假賑
罪宗入牆見王心獨異之王告以吏虐狀振
飛疏請加恩罪宗瞻以私錢且謂其吏之無
狀者

南都僭號大赦得出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
道杭州而南都陷王勸潞王監國三日而潞
王出降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初王師屠揚州乘勝至瓜州時鄭鴻達鎮京口
與我師張天祿相距天祿故史可法愛將也
鴻達陣傷其一目而王師編筏向京口別由
上流暗渡遂襲破鄭師鴻達揚帆東遁而戶
部主事蘇觀生亦自南都走浙與鄭宵會于
杭遂奉王入閩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二十六日次建安王下令
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羣氛統一區宇

紀事補遺

卷三

四

· 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咸震華夷仁涵義育累
茲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輶函昔年薊北
獨深蒙難之悲此日金陵復有南轅之恨孤
懸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
臣民連箋勸進至再至三謂寇迫杭城人無
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差孤
覽斯言撫膺隕涕痛統緒之幾墜愴天下之
無君孤不得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于六
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于建安收拾餘燼恢
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王輅率皇靈于魚散
之後出百姓于湯火之餘又諭鄭鴻達出示
安民于八府一州曰寡人有素十年毫無煩
擾今除下程小飯該縣官備辦外一切供億
并蠲絲無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剗膏見
德之日寡人誓約已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
不忠擾民之罪隨侍官校不過十人敢擅取

民間根薪粒米卽時察政請究定然網打八
十割耳遊示寡人生平直性實心字字真誠
爾各官一體遵行毋負寡人惓惓至意

翰林學士黃道周進誓師文監國諭祭告文登
極詔共四通并繳賜勞銀三兩手敕答云所
進撰文俱能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體孤心
嘉悅雷至日備用孤今晝夜焦勞新創諸事
方盼先生速至便議戰守并監國禮儀至在
紀事者述 卷二

五

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艱分濟典非溢格
不准再辭着門官每孤軫恤至意

又諭鄭鴻達敕曰昨據先生啟請中標黃將官
領兵二千各令把守仙嶺等關業卽俞允兼
令發犒矣孤發旨後思念兵將跋涉之苦孤
目親覩今卽使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
然後好責其成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槩應
支糧餉除前欠糧支并先生損賣代給者迨

紀事補遺 卷三

二

算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令把
關兵將三千名卽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
每名先給與現月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閏六
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至意其額兵三千傳
諭該將一不許兵冒領二不許縱兵淫賭賭
博等弊抖擻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卽將
標下大小將領年貌籍貫履歷速造簡明文
冊一本并歷來各將照給支餉數目各兵行
坐每名支餉數目并自今年正月起至六月
各餉支過幾月通共領過銀數若干現欠幾
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欠銀若干先生賸應
若干曾那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
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速造簡明文冊一
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卽造進來其發過犒銀
并發過該縣兩月餉銀給發後再月造冊一
面具啟一面移部以憑開銷孤以困頓之餘

宮內長生不諳軍國大事惟先生竭力輔弼不遑以全奉孤南來精忠大節
時聞廣軍門劉若金欲駐旆寧州以抽洋稅州中士民及舖戶恐致騷擾帖帖拒之遂罷市激變

二十九日總兵南安伯鄭芝龍進冰紗十端漳紗葛紗軟紗永春布各五端啟曰芝龍臨手跪請唐王殿下賜諭如絲如綸威高厚之恩

紀事補遺 卷三

七

惟是天步艱難正望蕩平之日幸殿下神聖允爲中興之主芝龍前得胞弟鴻達手信厚愛之過恐武備未周至有窺伺故意從迂遠之行茲奉令旨諭示芝龍卽亟會撫案司道及紳縉孝廉貢監生員無不歡欣鼓舞共慶昇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皇天所以開聖人也其在斯乎然眾議亦云只先監國而後登極此與芝龍之愚見暗合矣又據

也

紀事補遺 卷三

八

差官鄭泰傳諭欲居貢院察貢院係山股稍雨卽患水當以布政司爲衙官若布政司時未便搬移芝龍總兵衙門亦可駐蹕卽與撫按各官議妥不敢有煩審慮其論旨賜芝龍胞弟芝豹者因芝龍在省督船彼在安平練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賁去未及取厥回報統惟慈宥芝龍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有率悞更望大涵到底方信芝龍之無他腸

手答啟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細正在相信之淺深教內一切慎重動擇行在識慮工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啟所進衣著孤卽受用以昭與卿一體之忠愛云爾芝龍隨進箋劄以監國恢復中興手啟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成資今止一隅勢非昔比况孤庸庸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敬弟

忠烈敵夙著前靖虜伯奉孤南來實惟先生是奔是依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弟在朝則孤之心膽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膊也孤與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于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廟功成封侯孤必不負又論芝龍云把關守隘一切急務先生業豫料理有緒孤不勝嘉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實質至儉至勞布素外朝以紀事補遺

卷三

九

先天下餘侯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至本亮先生兄弟守巡總督重任出孤獨斷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官即孤不可辭此監國

閏六月初一日當過建寧一切監國事宜俱要豫備一統所基關係甚重勉之慎之

初二日福建布政使周汝璣參議傅雲龍張文輝副使僉事柴世延陸懷玉李長倩羅萬爵

紀事補遺

卷三

一

張夬劉國柱張晉徵玉芋都司陳績郭樹樞陸誠具箋迎賀有云分珥錫龍案表首事于維城摩紐儲祥嗣服莫先于監國殷鑒啟聖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邦載輯景山之頌恭惟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國號從唐化治順堯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潢水之芳錫玉輅以疏榮執桐珪而作寶豈謂遺家不造遂傳國步多艱念主上之播遷敷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宸之重爰揆神異元叶禎符是用師錫僉同天人變與金枝千葉獨惟一本之向陽玉水萬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闔封雖徧負水憑山闕取雖辱本忠依孝一成一旅少康王自有仍三讓三推孝文來自代邸精克勵于膽賞薪臥勢終充于泉達火然保四海而非難主天下其再見汝璣等涕淚餘生遭逢盛舉

紀曰深于集夢喜忽動于開熙朝上國之臻
圖繁僅有光赤社敬高皇之龍種行將繼美
朱陵伏願持危以慮雪恥無忘世法作求榮
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當思光武中
興亟回東西南北之人心必奏昆陽大捷愾
片時慮遲不過腐鼠孤雛計一統皇圖佇交
遊麟鳳

手教答云孤充藩院公啟定于本月初七日駕
紀事補遺 卷三

二

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夙謬
共圖恢復仰慰高廟靈輿酬功孤必不靳
初三舟次水驛口驛乃古田縣地爲入省之嚆
喉先是驛遞有坐駕大船祖候水次王卻之
不御惟乘民間小舫僅載數人者官督在焉
不設綵綬及鼓吹觀者舉手加額以爲儉素
如此吾民其有謬乎

鄭芝龍迎于舟次卽賜接見傳諭各官俱候登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驛朝參及登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
四拜禮王謙抑賜答兩拜傳諭各官還退仍
親標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臣鄭芝龍
埔虜伯鄭鴻達巡撫僉都御史臣張有堂閩
廣總督臣劉若金巡按御史臣吳春枝屯鹽
道臣羅萬爵福兵備道臣張夬分巡道臣王
芋都司僉書臣陳積內臣王承恩在西者戶
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
通政馬司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鼎尙寶司
少卿臣鄭崑貞四以按察司按察使臣曹學
佺科臣陳燕翼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衮
時鄭瑄馬思理曹學佺俱在籍穿吉服俱自
南來穿素服待罪監國寬仁憐其不得已之
故有旨勿問賜坐賜茶卽面諭云省城聞行
在擇布政司一時官吏搬移并修理未能猝
辦暫于總兵府駐蹕各宜仍舊勿得營造致

滋勞費隨諭跟役捧出御用剩銀一百五十兩係准揚巡撫呈進者除在途犒賞買辦外卽充修葺丹堊之施勿取諸民時有議修理官費酌派各屬者曹學佺言于芝龍曰仁聲仁聞王政之先豈宜窘薦未臨先派多金修理是播修風於下里也不肖有同就藉此而括庫藏科百姓增美之謂何而彰其過乎芝龍卽示禁止之

紀事補遺

卷三

主

又諭守關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餉出之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戶部得人茲嚴卿在廷卽僉擇其可者于是咸舉侍郎臣何楷精力辭曰臣尙負罪俟明法誅戮奚敢肩此重任卽頭懸解額簡賢者監國以舉出諸公俯答其拜而堅欲用之又諭吏部曰天步方艱餉爲兵卽戶部重任得人甚難茲特面允文武公舉戶部侍郎何楷

廉而能計孤于崇禎乙亥親闕邸報亦服其侃侃掖垣危難仗義之人必于直言敢諫中求之古人成說孤奉爲範何楷陞戶部尙書卽日到任理事慎勿再辭致耽急務該部卽會同何楷確議推擇清吏司郎中一員以便三堂行事并卽推擬文選司郎中事一員又命巡撫都御史張肯堂速鑄大小衙門印文俱冠以行在二字特授浦城訓導王兆熊

紀事補遺

卷三

十四

翰林院待詔專理書覽書籍事務兆熊字念菴福寧人歲貢任浦城訓導監國入闕卽爲扈從後出使溫台監國稱其眞忠如金石眞清如冰玉故有是授

是晚命于水驛下關泰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職員次早至芋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午舟次洪塘登岸擇言入城監國乃暫駐民家庭無供帳市不易肆愚民以爲天子來

刊各書計五百餘本疏獻之敕授此官施以
年老不任仕進辭監國溫旨慰之曰瑞泰以
喬木世臣之家敦禮義廉恥之節巍然如魯
殿靈光所進書籍雅體朕心如此京職原敦
勸不准辭仍候登極後卽行詔對全孤愛
重老成之意

後瑞泰因餉額不足復捐助五百金卽進翰林
院五經博士

紀事補遺

卷三

一五

監國特頒親製便覽序文一曰戎政略曰孤惟
人君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可責人臣以無私
苞苴不入司馬門天下始得眞將之用將眞
六軍之帥安矣蓋文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
靜也譬之身文脈而武骨也文青而武骨也
分明体用合則一身文茂武茂文亦必不能
獨立矣論者謂文以節武此自尋常之將言
耳若夫唐之郭李宋之韓岳我朝之徐常今

奉孤之兩鄭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
不妨專擅不妨不待皆能自靖其心此天地
之間氣必有爲而生也目今劉弁滿天下孤
必求真大將親拜而授之策以立見孝陵復
東南澤國爲半功再復西北以報烈宗深仇
爲全功半則以徐魏國處之全則以郭汾陽
酬之詔列甚明惟天下英雄連圖自奮成孤
中興之烈

紀事補遺

卷三

一六

一曰縉紳略曰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與文武
之賢者共之始予得賢將相終予得賢百職
四海兆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夷服矣然
歷稽世道之污隆機握于帝王之宇量宇量
必包乎天下始可以總統乎千官千官當而
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始安帝王量狹一統必
割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蓋量大則識必
高識高始能用彼聲色貨利又何有于東林

門戶魏黨馬黨之紛紛哉嗚呼三黨成偏安
文四黨成一隅矣今孤臥薪而望孝陵嘗瞻
以圖一統焦勞旰夜惟賢是求退維洪武二
十四年王祖分封唐國祖訓命名詩曰嘉應
協銘圖往時未詳于今有悟我天我祖既預
兆之敢不改我敬天法祖與我文武誓復舊
疆仰答我上帝之休命乎褒典酬功信如皎
日命叅將金鈞齋監國赦欵宣諭金衢又諭

紀事補遺

卷三

上

吏部兵部起大學士蔣法璵于泉州

敕曰今中興伊始朕志切親任密勿必得匡贊
之臣始可分任從行居守之重舊輔蔣德璋
簡任于先帝久欽其經綸况學博古今度具
忠亮着以原官起用佐理着新任行人司張
廷榜星速敦聘卽來行在與朕分勞德璋辭
以足疾

復敕示卿宏才偉度海內具瞻孤昔奉藩聞之

尤悉先帝簡任既至孤實眷倚非輕南京之
召未起是卿進退節全孤雖莫當明主志潛
陵廟焦勞傍徨盼卿如渴非虛傳卿奉召至
孤喜而不寐隨諭侍臣不必拘套卽着速至
便殿召對既而寂者孤心惘然孤望卿至之
切如此乃復往還動淹旬月辭奏一到大悲
孤心足恙未痊自有體裁之法徑濟名臣堅
不我顧孤誠薄德還念先帝念高皇定不准

紀事補遺

卷三

下

辭十日之內斷望卽到樹孤至懷

時鄭鴻逵疏請正位號不然恐無以堅眾心而
杜後起芝龍意別有在諸大臣多言監國名
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有急出關
緩正位不監國無當天下心一疏不報而擁
立者豔翊戴功竟勸登極

乃于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二十七日祭告天
地祖宗僭卽位于福州詔曰朕以天步多艱

皇家未造意勞監國又閱月于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既以漸集嚮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亦漸有次第朕方親履行間鼓舞率勵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之義貴于立君寵綏之方本乎天作時哉不可失天定靡不勝朕自顧缺然未有不續以仰對上帝克慰祖宗而臨安委轡尊攘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之木朕敢不黽敏以副厥心而慰羣

紀事補遺

卷三

一五

生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卽位鄴南卽以是年爲建武元年諡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卽位漢中卽以是年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惟是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望故也以今揆古卽以是年爲元年其承天竢運定難功臣悉次第進爵行賞分茅胙土稍俛低復以勦黜庸其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進

級別需求章孝秀耆宿軍民人等俱依前勸優給行在所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正官精誠禋祭以示朕續緒爲天下請命之意大赦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頒詔于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款時于行在午門外宣讀臣民跪聽者數千人

先是五鼓駕自南安伯移入布政司庭燎輝煌軍容壯麗各官咸以次入芝龍戎裝騎馬行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于駕前鴻達率禁軍殿其後至司卽入行宮百官鵠立始聞珮環之聲寅時駕用衮冕朝服升殿受朝賀初行五拜三叩頭禮繼又行二十四拜以布政司爲行殿額鼓樓門爲行在大明門以福建省爲福京以福州府爲天興府

追尊唐國高曾祖考諡號遙上福王尊號曰聖安皇帝

是封靖虜伯鄭鴻達爲定西侯南安伯鄭芝龍
爲平國侯並賜號承天翊運定難功臣鄭芝
豹爲澄濟伯鄭彰爲永勝伯以按察司爲芝
龍第都司爲錦衣衛鹽運司爲通政司巡撫
署爲吏部海道署爲戶部提學署爲都察院
稅課司爲南察院餘各官皆倣民房受事

王弟聿鎮爲唐王主唐國祀叔器壙爲鄧王

設六部九卿並賜號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以

紀事補遺

卷三

幸

張有堂爲吏部李長倩爲戶部曹學佺爲禮
部吳春枝爲兵部周應龍爲刑部鄭璫爲工
部馬思禮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
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游汀詔漳泉四府爲
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
命以上咸與寵錫是時敷求耆碩自何楷蔣
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陳洪謚林從楫
朱繼祚黃鴻俊姜曰廣吳牲高弘圖路振飛

陳奇瑜鄭三俊能開元黃士俊林增志李先
春顧錫疇陳子壯王應熊楊廷麟等皆起爲
大學士然或至或不至其遠不能至者僅別
其名遙授而已閣臣至三十餘人俱閒無事
不令票旨皆王親爲之德璟欲楫景昉皆力
辭疏行人以死請之乃止

七月初六日詠

皇朝使人馬德廠改天興府學爲國子監先是屢

紀事補遺

卷三

幸

風壞學宮郡紳馬思理與諸生鄭澤等謀重
修之至此落成因命鄭澤等准貢入監馬思
理陞級有差設五城巡視御史及兵馬司特
旌錢塘令崑山人顧咸建死節諭司經局正
字薛瑞泰搜訪遺書不論新舊硃藍批閱至
十六朝實錄尤爲要典着爾畱心朕不負此
忠款

諭文武臣民朕誓擇于八月十八日午時親率

御營中軍平虜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西侯鄭鴻達統率六師御駕親征尙賴文武臣民勇效智力謀富才能同報宗祖以救百姓有功者朕必重賞再無食言卽日發示安民司禮監太監罷天壽傳誦行在合用物件惟以儉樸爲本有司官不得違旨阿奉以害民生口敕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玉各器用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綉洒線絨

花帳幔衾褥止用布帛務從減省稱朕恬淡愛民至意違者卽以不敬不忠治罪

時王長齋布素日與大臣講求政治于便殿又性好書精搜閱不丙夜不休

自敘曰朕始祖唐定王高皇帝二十三子母李貴妃出洪武二十四年受封永樂六年之國傳子靖王早逝無嗣弟繼爲憲王王長子悼簡世子早薨次子祿第三子舞陰王襲封爲

莊王王子成王無嗣二弟浙陽王亦絕三弟文城恭靖王長子入繼爲敬王追封恭靖爲唐恭王王繼統三十餘年壽七十有二子順王順王子端王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萬曆二十二年封世子長子卽朕也家庭多難端不悅裕內官宅母毛娘娘生朕于萬曆三十四年四月初五日申時先有雲神擁送之兆後有遍身鱗錦之祥祖不悅而曾祖母魏悅之

八歲延師僅辨句讀十二歲曾祖母薨祖卽

將朕與父同禁篝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

朕二十八歲尙未報生焉崇禎二年二月父

爲叔鵬朕誓報仇賴有司持之公天啟祖考

心請子烈廟奉敕准封本年十二月十二日

祖考亦薨朕乃奉藩五年六月初三日受封

九年六月初一日請觀七月初一日執報仇

二十日請勤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部

召是使四國十一月二十一日降遷之命
責朕以越關擅離十月三日二十日到鳳陽
高牆五月大病中官割股十二年朱大典請
宥十四年韓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請宥
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卽與議
覆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不及全受先帝恩
矣痛哉今朕四十四歲共分四節一節二十
八歲爲家難二節自二十八歲至三十五歲
十一月爲治國九年十一月奉遣三十六歲
至四十三歲八月皆高牆囚禁八年事第二
節四節則上年至今年也

紀事補遺

卷三

翰林院學士黃道周至自衢州卽日召對便殿
談恢復事宜稱旨王譽之曰眞朕中興名相
也卽拜大學士入閣贊助機務

時永定土寇劣生王叔光王中慶王鳳來等因
南都之變招集亡命數千攻大埔等縣屯錦

風窳地方去城三十里而陣又聞武平失守
勢益鴟張攻圍永定縣

七日知縣徐可文陳鄉勇嚴保甲用間設奇直
搗其巢擒斬二百餘人餘黨解散叔光僅以
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銀三錢

敕禁各關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關初士

英在金陵賣官納賄顛倒賢奸三尺童子咸

紀事補遺

卷三

爲唾罵及金陵之變聖安出降士英不顧獨
奉慈福僞太后至杭杭人不能容勢逼又棄
去獨擁重賞與部將士數千奔逃各處方國
安朱大與咸數其悞國之罪而驅逐之閩唐王
僭位閩海又謀入閩之龍素善士英獨以爲
士英不卽叛降而丞丞亟求太祖子孫而立
之一念可嘉王下議于廟堂議云士英蠹國
債師禍延宗社擅權納賄怨結生靈養私兵

以致寇爲凶暴于國門擁天子以出居家
君于中道由昔言之悞我聖安皇帝悞我慈
禧太后蒙塵播遷罪在天下當爲天下之所
共誅由今言之不奉隆武之朔不請案街之
辜矯虔復戾罪在新朝當爲興朝之所共討
今江右有馬兵象兵皆云滇南遺孽湖東有
惠登相金聲桓亦舊與好輔關通士英若能
圖功自贖以黔人收滇兵爲功甚易以馬兵
收象賊奏効非難僅有桑榆之勳略寬銜櫟
之路亦諸臣所以曲體天心弘開法網者也
王以爲非故行文于各關稟奉確遵

以李世奇爲左春坊左庶子賴埈爲右春坊右
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

十三日召對永勝伯鄭彩千便殿以唐王爲監
國鄧王爲協守改都察院爲唐王府察院爲
鄧王府令工部速造令箭二十枝備殺征用

王親出幸江父老遮道懇留乘輿復返議者謂
東南仰望王師急如拯溺遲出關一日則人
心一日瓦解國家之失在此着也
改席苦士爲庶宰士特開儲賢館定取士以十
二科命蘇觀生爲翰林學士以領之考課無
虛日旣而砥砭似玉魚目混珠招徠者皆羊
質虎皮王亦厭而罷之

浦城令施燦以貪酷被劾王方恨貪官之失人
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中有羅織之者
兼以問官挾仇遂斬之
命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

十九日廣寇攻陷武平時城內猶于西街演戲
有奸人爲內應打口號三聲賊遂攻入百姓
自相踐踏而死者無算江西南廣信府永豐縣
原任大理寺少卿詹兆恒上饒縣原任廣西
南寧府知府楊聞中上賀表推戴溫旨答之

時內外文武濟濟而兵餉嚴守機宜專委芝龍一人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同太所居地名東石即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也父紹祖爲泉州庫吏蔡善繼爲泉州守府治後衙與庫街相望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善繼榆治之見其秀麗咲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

安平濱海有李習者以商舶往來日本芝龍以紀事補遺 卷三

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戰沒之與弟芝虎流入顏振泉幕中海盜振泉死其眾遂推爲長久之而所得不貲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爲妻凡爲日本贊督者例不得歸就撫後芝龍乃挈其妻還東石

當是時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堪

國不築城于安平官室縱橫數里海船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餉自給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繳付芝龍取之若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猶龍母誕日芝龍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盒猶龍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黃金爲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八莫辨其孰爲芝龍也芝龍有弟芝虎次鴻達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東南時南安有苟憨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苟憨先亡劉香恃眾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于五虎門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甚卑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以輕舟超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惶急莫敢縱兵香亦勇格虎兵器墮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而死芝龍遂并其眾勢益強

南都僭號封芝龍南安伯及擁立唐王逖進爵

爲侯開府于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攝出不送
時廷議戰守兵額二十萬自仙霞關外宜守
者一百七十處守兵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
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一枝出西江統二十
萬之兵合兩浙兩粵之餉尙猶不足芝龍乃
奏兩稅內一名預借銀一兩分遣侍郎科道
各府徵發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吏部主事
兼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
門曰不義義餉者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名
官助官助外有紳助有大戶助也

于是東南鼎沸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
者釐毫必解又大醫官醫部司價銀三百兩
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十兩或數兩于是倡
優廝隸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只名而已其
點者倩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鄰晉江
令金允治蒞訟兩造皆稱戢官則立而誦且

紀事本末

三

歐子庭竟不可制良求堪其當廷頭與陳望
王師之至他縣田產布如盤算總其來芝龍
又請清理寺囚納贖得八千萬王不聽人
戶部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
舊輔傳冠入朝自請恢復江右王允其請既而
遷延邵武爲諫官所劾而罷

王賜大臣宴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
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
終先道周而芝龍不悅諸生佞芝龍者上疏
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王敕督學御
史按之

紀事本末

卷三

三

初芝龍鴻達侍援立功汲引姻婭要地情流口
授王前加吏科給事中作樞戶部主事葉正
法皆其門下也至不盡從願屢欲望及郊天
于南臺三鄭皆稱疾不出閣部何楷劾之言
朝廷大典無過郊天而出數不出陪祭無入

臣禮王重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達
屬于殿上指呵止之云鄭益怒指知不爲
鄭所容請告再三王欲兩全之暫令回籍謝
以收復南京卽召總憲楷出都甫四十里遇
盜戕其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爲之也
時贛昭巡撫江西而

皇朝大將劉一鵬統數百騎至南昌牌先至昭卽
命士民出迎而身自扁舟遁去江省風靡獨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贛州不下王命太僕少卿萬元吉左春坊左
庶子楊廷麟等協力守贛措置有方蘇觀生
請王出關幸贛州廷臣亦滿公事僉謂贛居
山川上游澤不能仰而攻且左爲楚右爲閩
浙背爲粵東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傑知
朝廷有恢復大計也王亦欲躬履行間鄭氏
方欲挾王以自重力以缺餉沮之不報觀生
遂先赴南安王親于殿門祖之

王幸國學祭酒賴瑋進講三品以上官生聽其
餘侍圍榻觀者如堵時鄭氏無經略之志而江
西義旅響應

二十二日遂命黃道周以師相出關募兵聯絡
江西救款援衛道周慨然自任曰立君以救
民吾之素志今主上親征在卽分道而進滅
寇復仇機會難失吾爲大臣寧惜以身先之
庶人心有知不至泄泄也

紀事補遺

卷三

三四

當時缺餉自辦一月之糧而往芝龍竟不與一
錢王惟給以空劄付百函爲行資而已因加
鴻臚寺序班趙士超兵部職方司主事赴黃
輔臣軍所監紀

士超字亥玄鄉閩縣人祖榮正統初授中書英
宗北狩兩使沙漠歷任二部尚書後以討曹
賊功陞一子世襲士超雖諸生起家夙有才
幹輔臣一見深相器愛故特疏薦之士超見

其父璧官防海恭戎且力贊成之士超遂偕壯士而行

道周既出何吾驪至自廣東用爲首揆錫以銀章文曰輔佐中興

八月初四日頒刻皇明祖訓及自製登極親征監國三詔于各郡王鎮國將軍賜白金十兩初五日命天眞府重鑄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司之印

初六日命中書頒敕書一道換牌八而于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鄭芝豹命禮部頒祖訓五十

七本于內閣六部諸臣工務令熟記遵行大學楊士林欲揖等謝表云聖祖開天方策軼鼎彝之重神孫繼統羹牆憑琬琰之垂用孝作忠昭哉嗣服以守爲創允矣中興恭惟

天符握赤聖略凝玄煉五色石而補

繫顛白水啟宛城之駕擧半壁天以息龍火

黃衣耀閩海之祥世統上繼高皇併道統亦

同一揆治法遠紹開代卽心法可以萬年刻

成祖訓一書遍賜臣工百職或治內或治外

篇篇蕊笈琅函若緯武若經文字字禹圖軒

鼎宣威布法自宮禁以及蠻夷杜漸防微由

藩封而建政府煌煌大冊睦睦洪謨九重方

率祖以從先多士亦秉文而觀德此真凝典

紀事補遺

卷三

五

朝之永命而肇一統之洪脉者也臣等念切

憲章身懸文獻圖呈金鏡欲勸貞觀政要之

編名企玉書稿陋汾水大風之製伏願聖不

自聖新又日新因特制宜聲爲律而身爲度

得意忘象口成文而筆成書則訓行且徧臣

民而顯承益光謨烈矣臣等云云

敕錦衣衛堂上官曰國家新創禁門啟閉一以

更定爲期朝日大臣許帶三人小臣許帶一

人其直科抄疏諸臣各帶十人鐘鳴之時俱
于午門伺候如有青衣小帽雜于班聯之後
或借用僭戴冠帽者卽行拏究各官護短爭
執者并究各官應帶牙牌工部察奏又教工
部修理後殿垣牆低缺處以肅清禁地
時浙江塘報靖 伯黃蜚在湖州屢經破敵特
改造銀印賜之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曹學佺詣 文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廟供辦陳設各項事宜恭進祝版候填御名
至期遣大學士行禮啟聖公祠提學御史行
禮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璣恭進二祖聖容暨勳臣
六人眞象溫旨答之

戊子禮部請例應致祭太社太稷時以大雨故
宮中具衣冠遙拜命定 侯鄭鴻達恭行代
揖諭太常寺設鼓于宮門如遇祭期鳴鼓三

通以示諸臣齊集班聯

欽天監恭擇十八日丁酉與聖誕寅壬乙巳丙
申丙申丁與壬合乙丙丁相會爲日月星三
奇照耀大明之象允宜聖駕親征大張九伐
著禮部給事中陳履貞至郭外欽迎平虜侯鄭
芝龍問其途中勞苦准休一日卽來勤政殿
召對

以兵部右侍郎唐顥悅協理戎政給以敕諭關

紀事補遺

卷三

三八

防

欽天監奏進新歷敕下禮部速刻頒行

明末紀事補遺卷四

本末

惠州流賊袁王搃殘破上抗將官王廷統兵剿

是月粵西靖江王亨來自稱監國于桂林號桂

林爲西京初靖江篡位自立其後嫡嗣及其

宗二十餘人上疏告許天崇兩朝迄無寧歲

王厚賂朝貴以故輒直王而下許者于獄南

都僭號王表賀登極因僞奏全永連三州皆

爲土賊所据撫按匿不以聞及南都陷王遂

睥睨神器以摠兵楊國威爲大將軍推官顧

奕爲吏科給事臬司曹維等皆俯首聽命推

置僚屬言閩詔至不受將發兵至梧州撫臣

瞿式耜移書摠制丁魁楚爲脩且檄思恩叅

將陳邦傳防梧又止狼兵勿應靖兵于是大

義啟靖江日兩京繼陷大統懸于一髮豪傑

睨睨逐鹿閭詔既頒何苦自興內難爲漁人



紀事補遺 卷四

利靖江怒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入桂夷應
未幾靖江提兵至梧式耜堅坐梧城靖江謂
者促式耜朝式耜曰王也而朝禮也謁者曰
易朝服式耜曰王烏用朝服以常服朝禮也
靖江知式耜不可奪一日迂式耜語式耜未
及靖江舟忽拽上一小艇靖江宦官門正劉
應科羅之護衛指揮曹升持刃加式耜頸逼
巡撫敕印式耜曰敕印可及求耶

桂推官顧奕遽式耜項拽過數舟數仆數起式
耜坐神稍定曰我朝廷開府重臣若欲爲帝
會廳陵漁戶之不若矣靖江假撫軍令入署
索敕印撫軍家人疑有變奉敕印惟謹靖江
實實慮西撫與東督應而西撫情形已達數
週促兵之羽颯馳矣靖江乃用小艇挽式耜
上桂塞其艙竇不令見人但聽冰石蹴蹴聲
至桂閉于王邸式耜日疑坐不與諸靖人語

王卿人進食式耜未嘗食也

先是五月式耜知靖江必有變先遣標官徐高至桂察王勳靜高劬子得出入宮中至是得進僅粥云高後爲坐營掛制勝將軍印順治七年殉始安王難者也式耜以唐藩之立也非序故不勸進且素防靖江有變處之泰然而式耜夫人邵晝夜啼哭因遣家人周文賁疏至闕賀王卽位并乞師曰嶺表居楚豫上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嶺表失則豫無所憚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爲矣臣式耜朝以死則粵中夕以亡豈惟一省之憂因陳靖江形勢必有敗狀及靖江挾式耜而西將逼廣東

九月丁魁楚陳邦傳討靖江敗之靖江返桂時已深秋式耜猶著單紗衣靖江送飲食及衣俱不受一日趣式耜撫軍令調狼兵式耜曰戴罪之臣曷可蒞戎事腹目不食求自斃諸

靖人畏之送居劉仙岩距桂城五里許靖江以符調狼狼不應外兵且急復迂式耜入請還撫軍治式耜曰戴罪之臣曷可再還撫軍治送敕印至式耜免冠南拾而受之諸靖人爲懾然復請蒞撫軍事不荅日使數往還薄暮還撫軍治城中人士始帖然

時湖南列校宣國公焦璉爲摠鎮楊國威旗鼓知所事非正陰歸撫軍撫軍授之計會陳邦

紀事補遺

卷四

四

傳兵亦應檄至連夜縋城下入邦傳軍復經邦傳上城陴守皆連兵隨擒國威顧奕等五鼓攻靖邸戒軍士第擒靖江以安人心他無擾厥明六定誠兵將除蠱或靖江者數人外無侵株

特諭思恩官路振飛飛僅一時豆粥麥飯之威察訪莫過晝夜爲思能訪至者賞千金與五品京官

丁是吳江孫諸生孫可久上言昔聞其寓于洞庭跡跡可據願往訪之是冬訪而得之立授可久都督府經歷振飛入閩辦事振飛第三子年十七入朝賜名太平授錦衣衛百戶改兵部職方主事尋轉廣西按察司僉事後奉敕陞撫適丁父艱南歸與其兄居洞庭東西兩山之間

十一月原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翁正春孫男進
紀事補遺 卷四

伊祖所藏國朝實錄一部自高皇帝至莊皇帝十有二朝王親餞太子太師肅 伯黃斌卿授以印劍敕書復賜銀幣文武羅列郊外餞送軍容整肅觀者夾道敕書有亦一統不全卽朕不孝三吳未復卽卿不忠盼望我孝陵羹牆如見可憐我百姓湯火曷歸複製詩以送之曰朕今伸大義卿任董恢征寸心達聖祖一德壯留京將廉天地佑恩偏事功成

終招封勞報君臣其治平鄭鴻達于餞送時解所束玉帶贈之

十三日冊立皇后會氏

詔曰朕惟乾坤風雨之方圓攸在日月麗天生物之健順所彰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祖廟裕後昆建極于萬方者也朕賴文武臣民不忘高皇帝聖澤勸進紹統中興于前閏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卽皇帝位于天興府南郊恭

紀事補遺 卷四

卽祭告祖宗宗謚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統後卽于是日謹遵祖制欽命朕元妃曾氏爲皇后于宮中顧念時事倥傯冊寶冠服未脩同朕登極之日雖加中宮之稱然立后大典朕亦何敢草率而行子是申令禮部爰稽舊章擇吉于今日辰時朕親御冕袞祭告天地祖宗御殿遣勳輔大臣平虜侯鄭芝龍持節定西侯鄭鴻達內閣蘇觀生朱繼祚各捧

冊寶冠服立元妃曾氏爲皇后卽於是日追封后父江西南昌府學廩膳生曾文彥爲吉水伯后母何氏爲吉水伯夫人皇后自十九齡作配朕躬荷蒙教崇皇帝子崇禎五年六月初三日遣官楊武侯薛濂兵科左給事中許世蓋持節捧冊寶敕朕爲唐王皇后爲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來皇后忠敬貞淑與朕同修嘉行朕性時有過剛皇后婉贊補益

紀事補遺

卷四

七

宏多至同困苦八年割股再延朕命皇后之賢遠不愧高曾向孟近無忝于孝慈祖后朕今恭承天序明運中興朕爲天下報祖之君父皇后爲天下忠君之母儀朕托內助之法宮并示懿規于億兆傳不云乎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皇后其明敷五教播訓三從四海同遵王化萬方共仰皇風華夷隨倡稱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四日百官進賀中宮表百官命婦進賀中宮禮官引進行在官外候駕到鳳輝堂升坐請旨乃允進宮于內勤政殿候序行一拜三叩頭禮名曰拜殿才到內太和殿朝覲中宮一品二品賜宴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待

賜平虜侯鄭芝龍長子國姓名成功卽芝龍妻日本女所出也成功原名森于宏光時入南都太學開錢謙益名挑贅爲弟子謙益字之

紀事補遺

卷四

八

曰大木丰稔掩映及唐王僭號成功時爭二十有一入朝王奇之芝龍因是唆王賜今姓一名總督禁旅以駙馬体統行事封忠孝伯每王意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

初王之未至閩也建昌告警邵武知府吳文燁推官朱健咸移眷屬出署至是彼此不和乃互訐王以其守土之官不能安輯訛言反至

倡逃罷不可原與後而米紋

廣信知府解正發碑腰掛談鉅山典史周寅佐
死守孤城成加級銜以旌異之

益榆林僉事郭應響爲忠烈贈太常卿附祀西

郊二周忠烈祠較禮部鑄靖夷伯印賜方國

安追謚學士陶安爲文端少卿李習爲忠恪
從內閣中書舍人陶光翔請也

午時召對淡溪王并諸子及奉新王四姓

紀事補遺 卷四

如議行保甲法閩縣一百八鋪候官一百三十

二鋪令各戶自備利器以戒不虞并互察奸

宄逐鋪換補棚隘十家設一儲水具以防火

患張官堂爲巡撫時督行是法至是再申重

之故有是命

工部營繕司造寶籙一座中繡文曰天子之命

敬上游撫臣吳春枝連移駐邵武以確訪處中

消息時傳問處撫李永茂先具舟師移眷屬

駐粵東境內且與軍民不協訛橫日間宣言

寇至之日反戈相向閣臣林欲輯朱繼祚蘇
觀生密以爲言令吏戶兵工四部會議處事

吏部尙書張官堂上疏救之尋得溫旨

台州魯王不受詔相見陳兵

賜肅 伯黃斌卿上方劍令統水師于八月初

二日從福寧出寧紹金衢等處合兵進勦斌

卿莆田人先以禦倭功世廕旋以水戰功又

紀事補遺 卷四

明世廕臨行懇請移廕乃敕諭之曰功成且

帶礪茅上之是酬乃先朝應與之恩廕而不

與卿乎卿兩弟准卽襲職金吾卿二子朕爲

改與欽名長曰世爵次曰世勲以兆卿家世

世昌盛爲我中興世臣之意

以兵科給事張家玉監永勝伯鄭彩軍命兵部

多給剗付以爲家玉鼓舞人材之用不宜吝

亦不宜濫濫則人視之太輕弊則且有甚于

名也家王東莞人號芷園崇禎癸未進士順
康甲申闖賊破京師家王抵書罵賊賊縛
之使兩武士夾之間以故家王年少貌秀抗
聲巨辭辨駁嘆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猶戰
不能作一語未見有若此人者竟得不殺家
王自慮不得脫乃僞爲文書賊棄間走南金
陵會柄國者方借周鍾等案以傾東林而家
王與周鍾同館又出周文忠鳳翔之門益惡
之竟羅織削籍居錢塘與總兵鄭鴻達副使
蘇觀生等同奉唐王入閩以家王爲侍講至
是遂兼兵科使監彩軍彩駐邵武家王先驅
抵廣信時益藩方潰圍而出建昌遂陷于賊
南豐廣昌亦獻冊投降撫臣具疏認罪且言
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萬拓地數千里已至
荆岳憐臣風昔之交聯絡之義以見地見兵
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以

建輶始達星沙若不亟出動兵救遼建輶爲
通達湘楚之路使賊得襲二郡而據之則贛
蛟隔在異域卽有強兵壯馬廣地豐糧聲教
不及何由爲陛下用乎一絲千金所關極重
唯勿以臣言之憤遂弃天下之重也
王遂于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先鋒永勝伯鄭彩
統大兵由杉關援應虔撫斌卿既出道過撫
臣楊文驄慶賀登極奉疏并做鎮東伯方國
一少總督朱大典東陽縣諸生趙忠楨各札與
文驄者斌卿爲上之
乃諭內閣撰敕書各一道禮部鑄關防各一顆
與撫臣楊文驄及子鼎卿敕諭文驄曰爾夙
負英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屢相接對深所
面悉數月以來頓成奇變靖 奉朕間關至
閩監國登極力肩危統誓惟勤民雪祖雋勞
晝夜不遑錢唐遇鼎卿朕以故人之子侍之

元勳鴻遠前疏奏朕漸東賴爾先弭未萌之
隱害復振久泛之人心朕大悅慰業卽欽擢
爾以兵部侍郎理浙東鼎卿亦進虛銜今
賢奏賀并詳叙吳越情形則爾父子卽朕之
大耿小耿矣雲龍風虎各有其時丈夫相厚
豈有已乎其益懋厥績協同敷輔先清東浙
之塵繼掃幽安之寇朕若早見孝陵定許破
格酬報

紀事本末卷四

文顯賀表有亦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祥八郡
無疆大普八弦之瑞正值龍華之伊始寧亦
叔運之方終慶洽華夷歡騰朝野蓋自統肇
神堯必以陶唐爲祖功開神禹還從明德興
基淮水戈橫寶劍直開新日月滌陽鞭指鏡
衣重換舊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捷櫛風沐
雨屢世辛勤三百年德澤在人心比于商周
咸謂過矣十三宗太阿由已手賢于堯舜不

紀事本末卷四

亦遠乎兵農禮樂本朝之軌則實詳內外華
夷大明之疆界自整時常末季邊防撤而胡
馬渡彼陰山禍至近郊朝政濁而蛇虺噬乎
上國抱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此入
彼之悲兩京胥沒王綱掃地帝統在天茲蓋
伏遇口口口口乘乾御宇撥亂救民萬載瞻
涼兆協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驂服祥起赤符
聖王之靈日生滄海浴玻璃九萬里而神龍
出雲幘武夷開錦繡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
天崩翻聖水幾至六字無民雲興霞蔚過錢
塘因之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
至孝至仁周文之有敬止以三犁條清夷穴
向八揮鞭如百川爭赴谷王在東立極黃龍
痛飲腥膻掃淨比周武王之甲子更自昭明
白鳳鳴岐肅穆重臨想漢光武之乙酉于今
爲烈臣質本鷲胎之賤謬司虎豹之關然志

紀事補遺 卷四

注

本報韓子房之椎未墜奈天不祚漢曹沫之恥共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虜頭南走越雖寸心既枯猶不死願隨馬足北吞胡況春從天上袞衣曾錫翠雲裘香勺日邊瓊食共分青玉案當此彌天負罪賴龍文待以不施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俾羊裘得遂再生之日感極而十行俱下喜深而五体高捐伏愿乾坤再造水犀百萬下蛟門南北并收熊羆

一聲還鳳闕采薇作頌慶中國之有聖人天

保興歌卽外夷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爲有道之長永福永康自此賀無窮之歷矣

十五日壬子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陞殿行常朝禮十六日祭告太廟十七日禱

祭命工部造大銀斧鉞四把柄端龍頭柄末龍尾鉞端龍口吞珠柄纏金龍其長五尺十

八日駕出洪山橋錢正先鋒鄭鴻遠副先鋒

紀事補遺 卷四

上

鄭彩王親御甲冑登壇授鉞先鋒率諸將士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按部伍建旌旗鳴金鼓揚兵就道執城官在先鋒前行王乃解甲胄御翼善冠袍則駕是日方授鉞而大風雨吹臺上所懸扁幢中鼓柄折爲二太祖神牌亦倒三軍失色而先鋒啟行更有墮馬之兆

中宮懿旨令司禮監覓女厨十口務要選脩精潔得女用價平買不許勒騙王竟却之曰不

可也還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民心十九

日遣平虜侯鄭芝龍恭詣太廟宗廟行禮會典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齋滿皇帝先遣

官用牲牢行事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竝立后已五日矣二十日皇后廟見二十七日丙

午祀天于南郊

嚴禁水口驛立膳天名目令居民津貼監察御史吳春枝糾劾不職御史通判陳王謨古田

知孫吳士曜知府王國冕奉旨各官贓私可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不嚴懲民生何賴都革了職該撫速解來京究問追贓充餉

命兵部主事徐州彥頒詔于四川州彥重慶人初爲光澤令以墨聲下獄登極有罪授以駕部捧詔入川贈川撫陳士奇兵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士奇漳浦人字云浦號平人富于文藝言論侃侃天啟乙丑成進士當成紀事補遺

紀事補遺

卷四

七

都被時士奇已交代出署猶罵賊不屈身被百創殛死塔前與蜀王同日被難至是贈卹焉
浦城百姓請留縣令鄭爲虹有十不可去浦之疏命御史察議後以爲虹爲御史巡仙霞關敕吏部云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舊輔黃景昉受簡先帝敏慎宏亮才堪救時舊輔高宏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瞻卽著該部補本起

川仍著中書舍人陳翔遵旨敕賜

命御史林爾友巡按江西敕書開防論之曰爾此行著顯破情面明監臨富大展忠誠令人指之曰如此行事方是中興之驍馬此如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爾是朕親簡之臣爾之不善卽朕不明爾之有爲亦朕善用江民憔悴于貪政久矣切切以朕先教後刑先情後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

紀事補遺

卷四

十八

一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根心而行休說說話至論切諭想著記著敕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林院朕身監國登極兩月政令全無紀載後世何徵卽著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同協理史事劉以脩輪直和衷堂與聞機務以便脩摩卽日傳行入直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實錄

奏銀牌一副令吏部都給事陳燕翼頒與本科

給事中掌印朱作楫旌其直言

以何九雲爲編脩九雲字舅悌晉江人癸未進士選庶常大司空橋遠之子文行俱優王兆熊劾其從逆家臣曾櫻疏薦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弟有品有學兩京日期甚明何得一概牽詆即著前洗冤情速令前來供職纂修威廟實錄不得再有託陳不許人言再爲誣

譴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召對閩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屏便殿訪地方利病稱旨

考選推官周之夔御批其對策云之夔此作畢竟是老作家學識兩對俱到尤堪詞林之選即以之夔爲翰林院編脩

以太常卿曹學佺署翰林院事國史摠裁專設

蘭臺館以處之

吏部主事王兆熊舉士義士林化熙張倫黃宏

光姚毓璽梁春暉張伯房姚毓震薛賓陳邦良陳洪謀等往富室大家倡義勸輸王以國用不足從之并諭千人當休王兆熊爲國興誠不得一毫銷貨功成日從優議叙

川撫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壘捷春字肇復號劍津侯官人萬曆已未進士歷官四川副使時獻賊作亂省城有謀內應者捷春緝獲奸細宗人某某保全閩省蜀王疏荐之遂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起授巡撫適與同年督輔楊嗣昌議論不合楊索餉甚力答曰吾兵吾餉僅足辦蜀遂失嗣昌特疏糾之緹騎入蜀蜀民擁泣不與聞讀者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蜀王松疏繼之捷春面諭百姓曰豈有王命而可以私意請者爾輩爲此吾罪愈大矣乃與緹騎謀約私遁至平路始得開讀就逮緹騎亦憐其冤抵京入獄遂飲藥卒是時長子明俊上疏鳴冤

特加贈卹明俊因助餉銀三千金王錫以金
圖曰義冠關臣復拜官武選耶

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于兩
間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
是非分則危朕覽邵捷春撫蜀羣情號呼事
節爲之愴然雖近來飾說紛紛究竟真假難
昧明後疏奏捐助三千金並求雪父冤雖孝
子之用心豈古今之通義邵捷春若情真罪
當則雖百萬赤金豈可翻案一字若實蒙冤
則朕爲天地神人之主前後百世之公道亦
朕所當明況近事乎況明臣乎

吏科都給事陳燕翼因賜旌直銀牌于朱作楨
遂陳十事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
程鄉縣六年行取苦無資斧不得抵京不得
已乞丐于同事故人逡巡後至遂稽初考期
壬午十一月寇薄韶門始獲先帝召對德政

紀事補遺 卷四

殿寒月霜夜燈燭熒煌遺逸先帝經身案外
視臣者再問臣者三果脯茗酪捧出犬肉至
今念之五情空熱猶然爲權奸所捉僅循次
補工垣時周延儒柄政爵列恩倖咸出其門
一臣疾其所爲自春徂冬不肯投刺一謁其面
人垣卽極言其賣官鬻爵并疆廢蘇督陰脫
門生范志完縱寇入口之罪同列咋舌聞諸
閣臣先帝曰置臣劾疏袖中竟不發票其念
臣至此其得不與熊開元杖者開元言顯而
臣言隱耳然終以建言決沛不應叙功力駁
盡臣黃樹之疏票擬處分計臣爾時在垣五
滿五月然臣雖謫而先帝猶手臣疏因視延
儒爾時閣臣吳姓等蒙臣鄭二俊憲臣劉宗
周等咸是臣議或有謂慷慨陳言亟據忠憤
者或有謂異狐鳳鳴勝讀出師表者臣奉使
抵家塞胸直氣道路榮之無何里中精神之

禍起通國縮朒臣以諫垣餘氣折衷直言幾遭摭摭今願瞻里中尙不免談虎色變是臣之直言不敢行于臣里者一也臣以癸未仲春抵里甲申之變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何南中臺省祁彪佳李沾等交牽荐臣荷聖安皇帝起臣原官賜環于七月入朝于十一月先後局面判若隔世遙想當年論澍偶出一時意義度黃澍後來有借題翻身面身版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正抗阻王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問今歲舉兵東下過師滁陽搜索舊銓鄭三俊不遺餘力蓋三俊亦嘗効澍者觀聖搜索三俊必不肯忘臣言官論事自其取掌豈意當年殿上之爭遂貽後來舟中之敵親識家族相持爲戒是臣之直言不敢行于朝廷者二也陛下龍飛海甸每事留意臣科凡奉于朝廷者二也該科記著并會聚議之旨屢明矣臣

雖頑鈍人非木石寧不感憤然其所違者李強半臣里中人官情如火媒進如飴片言彈駁卽恨深怨讐者也猶憶賁捧之役陛下欲嚴用一人臣聽憑部議半字未加邇來蒙恩得後遽修前郅址臣殿廷裂帶批頰臣于此舉未著片字猶橫遭侮辱若此若其言之禍豈旋踵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朝廷者三也然雖如是竊觀陛下兩月來用人行政臣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未嘗不傾刻憂心及之出王游衍未嘗一刻不在陛下左右而冀効忠于萬一也臣謂陛下精神宜聚意量宜廣學問宜深沉臣獨憶宋臣蘇軾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廣用人太驟臣少學蘇軾氏師其中饒竊不自揣亦以此言進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括海內學問文章可以灌注百王機樞駕馭可以羅絡高光所願少進者重之一字耳論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老氏亦示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終日行不離威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緝密則害成凡若是者言皆不宜示人以太盡而使邪倭輩爲可測也陛下龍飛海甸權借閭中爲漢中普天推戴悉主悉臣何分厚薄何論遠近先後凡爲人臣斤斤道推戴者爲梯榮計耳君子薄之臣竊意此

紀事補遺

卷四

後凡擁戴者與監國同字面雖陛下厚恩不忘故人之語然規模似然且近文士習氣不宜數出帝王口中臣之欲效忠者一也勲僕一見明聖奉駕來闕使明朝再造海國莫安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力然尙餘後來一步爲恢復復仇之舉始覺竿頭著進圓滿無恨今日報功似當留餘地微寓持盈保泰之意使延班勲臣有百年億萬之量而後氣

局悠長可與帶礪同久臣之欲効忠者二也祖宗用人必由部銓而陛下自行票擬銓部反致無權一人之身倏用倏舍倏重倏輕夫人之材質生下已定非有裏背旁側可任那移塗改之理今一官安頓或至數易果其爲人擇官抑真知如不得已使營進者成起踈心而掄材者轉無特鑑遐邇觀所類及至微臣之欲效忠者三也古之帝王或起徒步

紀事補遺

卷四

或起中業然其初政大端率不過發一二言行一二事用一二傳之中外而天下已服源源來歸絡繹踵至不在多也今陛下新政美不勝言仰觀聖意直欲以三五盛王數百年所不及措手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搏挽規局真可目空古今然時會機緣緩急先後詎能一一應手如有一未當滋累爲多臣之欲效忠者四也在昔光武起事南陽肅宗前

位靈武慮皆于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壯平
專心戢志一意治兵度于他務亦皆不暇旁
及今漫應數時似仍以陛下官襍務耗其專
營而于用兵喫緊時日反坐無事甲禪匪頒
物力亦爲減汰臣之欲効忠者五也先帝勵
精十七年值邊寇交訌中外多故屬望廷臣
鮮有當意者于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舉換
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經選舉幾半天下矣欽

紀事補遺

卷四

授破格差擬國初而究竟邊腹行間賜劍乘
鉞俄頃驟貴之徒迄未有半人隻士出乎音
傑如古班超陳湯等輩翻絕域塞應明詔者
而反以言心輕信之過爲人所用方面大耳
美髯豐下者卽爲將材舌滑唇油走空如鷺
卽爲邊料金縢顯列糜費無算言之痛心陛
下試觀從古皇皇幾見乞官求進之中而有
真品者乎南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捉鼻相

戒不免尙能勉強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混
淆攪同油麪辨折切研如鑲空影無已今誰
擇精良無偽蹈實硬做者假以歲月寬以文
網庶幾積久成功其紙上鋪張口中誇大者
悉不可聽臣之欲效忠者六也吏道以貪廉
爲歸臣節以順逆爲案計典閭襍私怨是矣
而祖宗深意豈應以一二槩許全翻北案或
有傳疑以矣而先皇帝精爽決不忍以賊孽

紀事補遺

卷四

重汚聖化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鍼張孫振
輩借四鎮以挾制朝廷詎盡計典用盡從逆
者國賄之當時臣具有中興政自可爲人心
不容壞這一疏醜詆已甚而若輩掩耳盜鈴
不恤也已事無極可爲硬噎若是者非欲陛
下誅旣往但願陛下宜慎將來不然是乾坤
之兩番改置倒置祇爲羣奸諸不逞者燃灰
起用之地無怪乎有語痛恨者謂南此兩階

皆諸奸党怨望失助利其深入以爲自己出
頭伸脰之地非過論也臣之欲效忠者七也
自五月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漸直江右
等處士紳百姓亦皆有義聲憤憤者破產
募兵舉動差足振醒羣情倡激忠義而聞以
乘輿所在自二勳二伯聞部先聲之外別無
一旅足以佐發中軍鎡銖皆仰給于朝廷簡
變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幾成市道夫江右
與兩越譬之人身今日行在京師之兩臂也
一臂痿痺置若罔聞一臂靈活則用之而惟
恐不敵萬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乎臣竊
以今日閭閻練鄉兵一著在在郡縣所宜專責
一人實力舉行上游與近京城鄉尤宜全力
飭治以維官兵所不及凡所在街巷卽落實
令公舉行一頭目人目連結布置如捍禦敵
庶幾先聲可以奪魄不然貪目前之官爵近

便之可樂鄉居家寶三屈之可戀而先後廢
爛窳窳同觀禍掠焚屠遐邇不免此在眉睫
顧諸臣不察耳先臣董應舉有云殺運將至
人心先愚惟大聖人起而救之臣之欲效忠
者八也桐江一綵繫漢九鼎計其時高鳳未
播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安知不與
樊英殷浩同讎惟爾時漢主客之列之外臣
使之乃高視于叔以陰助王化未以帝王之
勢屈官一故人何異雀之適羿而孰知東漢
之所得者不已多乎方今廢籍白丁所在成
市乞墻登壘投拜門牆苟負人形粗識句讀
或能雇倩代筆上疏者咸思攬撥做官一偶
幾何堪此橫溢卽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爲宰
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而今則販夫庸隸皆
得隨意濫叨爵賞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爾時
南都有都督量成斗職方滿街走之謠可爲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痛戒士人惟負此一具氣骨頂天立地若其
平居不能自勝于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
寇賊靡然屈膝陛下開國之初承兩朝末流
廉恥頹喪之後似宜首以濯磨士大夫氣骨
爲復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有恥而能不辱
者臣之欲効忠者九也我朝尊禮孔孟使人
緣帖括之陋以親見聖賢階制科之榮以坦
荷學脈所以列聖朝真儒輩出如河東崇仁
餘于新會姚江泰州盱江吉水諸賢鼓吹休
明揚圻聖化其服官居鄉一切不苟而超然
自能勝于塵垢之外出處窮達各成本領神
宗中葉以後學脈淩微然猶若曉饒辰星耿
然未散自魏忠賢焚棄書院之後士大夫相
戒不談而斷然以濡首利慾爲安心立命之
與其高者乃以氣魄問見空慧穰毒當之然
施之世道人心遠不相中臣竊觀陛下洞達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昭融淡泊確苦如窮士誠有得于光明緝熙
之學此時人間機械沈溺蔽銅已深一旦驟
與之證顏思之傳格格難入第于孟子浩然
曾氏反身處指其入路揭之以一誠庶有救
正昔劉安世學于司馬張九成致于孝宗唯
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
四字豈隱然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
德遠輩實用此四字著實不著誠使今日君
臣上下皆能克己去私實實体此四字而有
不能滅賊者臣不信也臣之欲效忠者十也
凡此十事臣懷之兩月來積誠欲獻徒以日
不暇給憤懣至今茲因陛下旌直之舉內愧
不安集而上之伏惟陛下赦臣字數踰格之
罪冗長之罪

王批荅曰所奏十事國勢人心無不洞悉真中
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

覽著加一級以勸直言

十二月初二日王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王戎服登舟百官鱗集號令嚴明泊芋江之渚五日乃發

南平縣民張安禮林中柱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王師王嘉納之命御營兵部分賜諸將且給與序班冠帶賜號忠貞處士各賜銀牌一面以旌義舉

紀事補遺

卷四

臺

古田縣一都水口驛民有輸助者亦以銀牌賞之

河南兵脩副使邵起遣官入賀敕命起爲撫豫楚直隸晉齊六省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討逆安順便宜行事十五日命周鼎新賞親征詔四通往溫台寧輯四處開讀併順賣手赦與輔臣黃鳴俊日自卿辭朝朕切盼出關之信乃聞今日尙滯福寧殊可異也况卿不由

衛而從溫廷議不然倚卿甚重何逗遛如此

朕今親征行矣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衢州朕若出關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可畏也親征詔及諭魯王書并示于卿其善宣朕意焉餘與周鼎新議之特諭

先是七月徽州起義師右僉都御史金聲于績溪山中立十有三寨各以副將主之績溪四圍皆山如壁立山前一路可通聲等以太木

紀事補遺

卷四

臺

爲前營堅不可援會鄉官黃測時已歸順矣皇朝來說聲以天命聲絕然此之洶陽爲婉順而陰間其上下由是各棄稍稍離心是月王師從寧固山中間道襲績溪執聲至南都不屈被殺閭門十餘口皆自縊徽州遂平

時洪承疇爲南都內院招撫江南蒞殺金聲聲旣死尸獨立不仆比洪還署見聲儼然危坐堂上洪大驚入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

道周之救徽也軍無見糧苦心聯絡激勸忠勇給劄爲勸賞得之者榮于誥敕至有偪軍鉏耰棘荆以隨其後者名曰肩擔軍糾合九千餘人從廣信抵金衢安插殘黎孤城捍衛前後擒斬以百計救徽援繼厥有成績適備撫與道周議論不合忌其屯師境上遂密疏其短于朝道周初未之知也既而請兵不至請餉不給始知其由乃與監紀趙士超議曰

紀事補遺卷四

五

朝廷遣勅兵各路七月于茲矣未見與敵一矢相加道敵勢愈猖不幾笑朝廷無人耶我輩爲天下倚重必先聲一舉爲天下倡遂決意長驅將入婺源婺源令道周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爲內應道周信之遂深入谷中至明堂里而王師四合道周親冒矢石誓不俱生兵盡矢窮遂爲張天祚所擒以道周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于南京洪內院得二忠

義人勝于得數十州郡也遂及監紀趙士超中書毛元水蔡時培賴叔儒四人並械送金陵道周作詩四章大罵不屈絕粒積十有四日不庖洪承疇故道周同鄉也一見恐爲所訴乃托故不與通命操江陳姓者說之道周閉目掩鼻不言洪乃疏救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伏望

紀事補遺卷四

六

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

上不允誅同士超四人併斬于市士超臨刑時數承疇之罪而罵之曰僕國老賊夷我宗社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其肉復囑道周曰吾師神魂勿亂同去孝陵見太祖當爲厲魂陰殲之

二鄭旣出關疏稱候餉駐師不進內檄切責如雨乃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

滯如故

王乃遣錦衣街康永寧航海乞師安南風逆自
厓而返是時安南入貢使人衣冠頗類中國
但椎髻跣足所貢惟金龜銀鶴銀爐香綃無
異物也

其冬滇中亦有沙定州之亂定州者臨安蒙目
土司也父源崇禎初與河迷州土人普明聲
吾必奎等率調江西破水烏之賊既而京營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知明聲勇黠特請隨
行滇撫閔洪學入奏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
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至黔水西賊
隨就撫明聲回滇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
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迓
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
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
調黔蜀兵會討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

黔滇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布政

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圖阿迷明聲

使其下僞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

君不聞免死狐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

旣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敗

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伉罪遂與洪

範俱被逮士昌陣歿明聲仍巧辭乞撫廣西

郡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

紀事補遺

卷四

三八

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
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
道于臨安先誠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
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犬已
踰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
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騎俟
我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
者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

其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
孟戲曰常聞南中土司善殺人我不敢飲明
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
果疑明聲請先飲覓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
茶時手中預藏毒落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
辭以有事謁兵倏急俟回當痛飲明聲聞其
途中言信之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即夕
達臨安明聲約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能及明聲竟宛明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
賈人萬姓者有女故伎也明聲嬖之狎而淫
明聲死萬氏感其衆選其部下壯而美者更
番入侍沙源詣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
私既久竟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爲贅壻已復
嫌其樸陋而定洲年少白皙更竊殺定海而
贅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服遠相若也服遠
恥之與萬分棄而居後服遠病死定洲乃棄

蒙目阿迷之衆遂輕繫國公沐天波以爲可
取而代也是年八月定洲約吾必奎添衆反
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吾必奎者其先
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功得
官仍居故土自阿迷賣陣後傑驚日甚至
沐天波檄官軍及土司官祿永命龍在田等
擊敗必奎擒之永明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
州土人俱以水烏之亂有戰攻者也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十一月定洲兵至而必奎已伏誅遂大失望會
奸人饒布之余錫周等連騙天波金寶無以
償以貿易往來各土司營中謗天波家饒富
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韵來張國用豪士安
等爲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亂行天波以家
忌未出見定洲大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
波由小竄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我拒
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見誘

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
普吉村之金井巷卽夕自焚死天波弟天澤
天潤皆遇害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
城劫巡撫吳兆元爲題請言天波叛沙定洲
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鎮滇兆元不可
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僞號入告福京定洲遂
行府事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袞置
貢院脇之子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

明末紀事補遺卷五

本末



順治三年丙戌春正月己酉朔王不受朝賀以
三大罪自責布衣蔬食諸臣各戴罪
敕上游巡撫吳春枝選募健丁精勤訓練日上
游關係不減關中河內朕方倚卿以肅何冠
恟之任幸自勉旃以膺重賞新募兵糧准照
各營例給

名臣補遺

卷五

一

平虜侯鄭芝龍僱用監國畱後四字詔改正之
曰南京任二王爲居守卿以勳輔爲畱後原
無監國字面卿還將題奏文移照敕填註不
可錯悞

罰舊糧道夏尙綱萬金以助兵餉復命御史陸
清源核其素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徵貪勸
廉之風尙綱貪聲載道時吏部主事王兆熊
以爲言尙綱有死灰再燃之意故樂助云

紀事補遺

卷五

二

左都督楊鼎卿細陳起義情由詔答之曰人君
大柄止在知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
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偽朝廷憂于朋黨祖
廟由此兩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辭南都
之陷魏黨之咎莫謝其餘門戶聲氣朕自有
萬古鑑衡以御天下諸臣萬疏千章豈能奪
朕心公斷靖夷侯方國安力扼江干大功實
在宗社朕今親征在邇指日相見未盡之情
師之至

御管吏部尙書路振飛進奮練義勇說王曰此
眞安壤大略書榮畱覽服當爲卿序之

時天興府貢生鄭獻可謀立生祠以祝萬壽紹
濟之曰朕紹統七月祖陵不見疆土不復臣
子因循不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援擢朕之管
不足數朕之罪唯此一念身殉太祖天地

之自登極入闕上無血擔當當之佐下無愛
民如子之臣出餉之徵累我百姓朕實痛心
有何功德而作此无妄建祠之事且卽中興
一統亦斷不學張心文武剝了民違受謗獻
生祠之事鄭獻可速速停止無重累我民增
朕之罪過御營該部速行文于該撫按傳
示

是月沙定洲攻楚雄不能下一日楊畏知坐城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焰所指正軍畏知賊謂
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在左肅
耳因驚歎以爲神畏知端坐如故視賊解輒
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賊引去東攻石
屏石屏守亦堅復攻寧州破之永明死龍在
田在石屏與其黨許名臣竄大理定洲旣足
迤東復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環城挖
壕爲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未幾而

紀事補遺 卷五

四

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解楚雄之圍陳
兵草泥關以拒四將軍以兵五萬突之沙兵
大敗四將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又能
奇也皆獻賊義男獻賊伏誅去僞號欲迎黔
國以輔王室會聞中遣太監孫興祖調沙兵
入衛四人謂孫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
末今若徵之是獎亂也不如討平沙逆道遠
沐爵使人引兵東向興祖然之傳檄雲南定
州殺故大學士王錫衮以宵遁

鄭芝龍方國安合疏薦舊輔馬士英兩人故士
英門下也時國安營錢塘江上士英在其營
詔卽充爲辦事官軍前辦事許以圖功自贖
俟恢復杭城復官

敕諭楚督何騰蛟曰國連中微朕勉繼統雲龍
風虎舍卿其誰今朕親征暨駐建水先遣驍
臣蘇觀生瞻章山陵宣安兵將與卿同心先

江省總督南京并撫鎮劉廣修等復江省
者封世伯復南京者封世公復北京者封眞
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又諭云楚粵雲貴近
有異聞卿可以挽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骨
肉之情尤所殷望

提學御史毛協恭進同鄉各臣書疏王讀畢感
痛云江南士紳無不洒淚思明枕戈待舉朕
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臣民之望大小

紀事補遺

卷五

五

文武當時時刻廟用副朕志毋徇偏安

諭督勦蜀寇兵部尙書王應熊曰輔臣密勿重
任出總軍旅負非常之艱難托非常之親信
當使萬里之外宛如咫尺綸扉朕以臣民擁
戴繼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
凡有未復卽朕躬之有罪亦耆輔之深羞朕
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當有聞卽告况四川
爲卿之桑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舉用以

委卿一切軍民機務卽假卿便宜

應熊又疏陳西南形勢復手敕答之曰竄卿奏
詳陳興復次第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嘉卿
碩畫朕自欺虛薄何能負荷多難但稍秉仁
孝之性竊願除雪之誠一誓清孝陵二誓葬
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俟無寸功親征暨蹕
建水天以元老留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托
卿豈但西南倚賴餉濟維艱朕必從長力行
紀事補遺

卷五

六

撫措朝廷時切兵切餉沒之籌卿亦預申老
師贖財之戒上下交警不日功成矣切望切
望

敕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問臣曾之達

陳泰來速備兵迎駕

手敕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何騰蛟爲
左右兩臂卿兩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
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兩美必合預防宵

小反搆戒之記之

時王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諸郡縣王荅云卿力恢殘敗封疆屢勝猖狂逆寇用餉僅十五萬不取空城僞印爲功信從前覆京弊端賴我元臣一洗朕志削平天下聞此大慰于心至獻賊之殘忍手砍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吾太祖望卿力任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于搖黃諸寇罪原

紅野補遺

卷五

七

輕于獻賊卿還善用戎索俾爲我用若能以搖平獻釋過實功必不失信卿以不殺止殺圖機出之仁則允足嘉悅

尊督丁魁楚辭封伯爵不允諭之曰朕當危難總統全賴閩粵合濟中興卿有聞撤擁戴之大忠又有迅平逆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爲過世伯之煩卿當欽受乃奏引四咎愈見奇勳况朕繼

統半載寸功未立倚卿兩粵如臂護身還宜勉奉恩綸仍舊督理俟朕得拜幸陵月敕召卿入覲誓成中興君臣始終言出真切不可再辭負朕激望至意

特禁雲山禪寺僧宗注聚眾建醮誦請天菩薩寶號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首定江西且歷陳關外急者

王荅諭曰恢復始江西自是正著但隨機應變

紅野補遺

卷五

八

亦難執定一局其錫璽書與永寧授閩羅宋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荅咨度二事關切朕功朕深嘉納條陳泛濫希冀得官實效罔開徒開俸資俱近日弊習允當一一裁汰熊化老成沈靜無黨無倫朕所手鑒

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賀王荅之曰太祖櫛沐之天下兩都武林三悞而有今日朕勉答羣請繼續艱危我君臣當盡改覆轍打起精

神聖民實實治兵人意天心興復可必
焚一蕞才名久著萬里投誠亟當勉佐中興
雲臺之列云耳

臨寧縣知縣趙庚陳政事疏王嘉之曰趙庚此
疏言兵言將言餉言戰守包括已盡即可爲
今日閩疆禦備之要着下部看議着實舉行
毋忽

益陽王私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

紀事補遺

卷五

九

竹

有典制朕復天性篤愛宗枝王偕受慈禧之
命又偕勤鎮方國安之推奉近日表奏雖來
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勳輔
士英國安疏王本未甚明朕正不必顯戮乃
到處騷擾妄行陞授復聞播害龍游民苦不
堪又圖遂昌尤碍法紀着地方撫按官速速
止王回嚴以明大義

敕廣督丁魁楚按臣王化澄鎮臣周仕鳳曰朕

因兵力未厚致稽出關卿等仍照前旨募兵
五千不可爲浮議疑阻再召狼兵七千俱准
支給正項錢糧仍命大將周任鳳督至御營
隨駕征勦朕親至虔入楚以收天下全局卿
其力贊成功焉

敕兩廣事列銀五萬兩付何騰蛟爲收入降兵
取江剋京之用聯絡恢勦

兵部尚書楊廷麟疏畱粵餉以備大兵王以粵

紀事補遺

卷五

十

竹

餉爲御營急需萬不可畱但念卿勦事方竣
畱畱五萬湊前五萬以成勦局速復江省以
遂乘輿俟地方恢復動支正項再行勸諭酌
用

二月廣督丁魁楚倖逆藩亨嘉及從逆顧奕揚
國威等遣總兵馬吉翔械至建寧行在王命
楚雄諸王會議免爲庶人於連江安置敕奉
新王嚴加鈐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二字若

有毫釐疎虞地方官從重加法王責亦無所辭端庶尋病死顧奕等棄市

會冊封桂王并封丁魁楚平粵伯于世襲及鐵

券 陳邦傳富州伯

晉瞿式耜司馬兼副都式耜辭曰國家禍變構

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西臣辦西奚以功爲

不聽乃復授兵部右侍郎

是時浙東亦奉魯藩監國紹興輔臣曾樞薦晏

是時浙東亦奉魯藩監國紹興輔臣曾樞薦晏

一一

日曙巡撫廣西式耜得代遂放舟東下山水

詩文自娛

陞馬吉翔都督同知管錦衣衛事尋領諭招撫

流賊李錦錦卽自成嗣姪也號一隻虎初自

成陷京師沿邊鎮將望風披靡獨關亭吳三

桂乞師往征之三桂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中

人耳而勇力絕人沈鷺善謀弱冠中魁關高

選裘馬請狂風滿白豪嘗雙一玉峰妓曰飛

江者卽俗所傳陳圓圓也年十八籍梨園每
一登場花明雪豔冠絕當時三桂欲娶之而
未果

崇禎末田妃擅寵兩宮不協而流氛日熾羽書

倉惶宸居不怡戚畹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

求色藝兼絕者由母后進之以分西宮之寵

因出重資購圓圓載之以北納于椒庭一日

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

崇禎末田妃擅寵兩宮不協而流氛日熾羽書

三

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崑伎令侍柳盟

耳上制于田妃復憂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

故圓圓仍入周邸時三桂累遣節鎮方奉詔

出駐山海嘉定伯餞之甲第出女樂侑觴圓

圓適在列輕鬟纖履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

歌珠疊疊三桂黯然魂消停厄不語詰朝使

人道意有紫雲見惠之請嘉定欲拒之或說

之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關鎖鑰尤

● 重任天子尙隆推轂之儀將軍獨專受服之柄他日成功秦凱則二八之願降自臣友猶非所愆君侯以田寶之戚生膺綬冕燕趙万脂吳越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嘉定計誥三桂陛辭上賜金三千三桂分千金爲聘師行急期迫未及娶也嘉定具餼餼送其父勸家

十七年二月賊勢孔亟給事吳麟徵請棄山海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關外召三桂入衛三桂始棄寧遠詔封三桂平西伯率兵入衛以道梗不得達

十九日賊陷京師執三桂父勸勒令作書招之隨遣使資銀十萬犒三桂軍賊素畏三桂故也三桂得勸書欣然從賊矣旣而詢使以陳姬安在使以籍人告乃按劍而責曰大丈夫不能保其室安用生爲作書以絕其父曰李賊捐軀我國無人遂致京城失守聖主憂國

意父奮楫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亦分也何乃隱忍偷生而又訓以非義父旣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請從此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賊得書怒戮其家三千八口繫勸東乃三桂妻亦遇害而圓圓翻以籍入無恙

四月十九日賊從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遂薄關門三桂窘甚乃乞師于我隨大軍南下三
紀事補遺 卷五 四

桂爲前鋒九王即攝政王也爲殿英王爲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豫王亦萬騎張右翼從東水關入

先是賊軍師宋矮子諫自成云皇爺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出師至山海關與三桂接戰三桂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時數當大酋宜收兵回京又不聽是晚宋矮子忽失所在次日日中忽見塵沙山起聲如

雷鳴軍士色戰自成方錯愕間而王師突至擊之自成大敗盡委輜重婦女而奔立梟剽首懸之于纛將殺圓圓圓謂圖曰妾聞吳將軍以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與師今殺妾何足惜恐妾死而不利與王素何爲大王計宜留妾以繫其心當說彼不追以報大王之恩遇也賊亦不能復戰幸三桂之不卽圖己也乃奔圓圓而去三桂方度關至山西

晝夜不息尚未知圓圓之存否也其部將已搜訪得之飛騎傳送時三桂駐師絳州將欲渡河聞知大喜遂結綵樓構霍弗列旌旗蕭鼓亘三十里乘香輿以親迎焉旣成婚三桂遂置討賊事于不聞

辛未進士吳偉業乃作圓圓曲以亂之有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之句餘詞漫汗不甚警拔削之自成奔至紫荆關遣降賊

將唐通守之通復降于王師自成復至陝西部署殘兵尙餘五十萬而王師三千卒自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日夜人馬寂然自成不敢擊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前大兵復至三千卒從中奮起金鼓高鳴左右衝突內外夾攻自成復大奔追至黃州自成單騎先奔及通城九官山鄉寨王氏兄弟擊殺之餘畝尙三十萬錦代領之與自成妻高氏氏弟一功并左右營郝永忠等渡洞庭竄踞山寨吉翔抬之不從而督師何騰蛟與堵後錫往撫乃受封號封錦左軍侯掛龍虎將軍印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將皆通侯號忠貞營再封高氏貞淑夫人頒敕諭之云朕念赤心昔日托身非所乃今翻然悔悞竭奉中興雖名臣必待真主亦賴其有賢母而端慈訓也據督撫連章報其至誠

歸戴已掛印封侯侯朕駐蹕武昌然後面錫
鉄券再允督撫之奏欽旌母德之貞爾以善
教爲慈赤心以遵母爲孝慈孝旣萃于爾門
忠義必恒于功業特賜爾封給與恩詔仍著
有司監坊敕表用文淑贊中興朝廷封標萬
一方爾門芳雷百世皇后聞之再三嘉歎面請
加恩賜爾珠冠一頂表裏四足今聞遠被以
顯恩綸爾高氏當時以大義訓赤心俾其一
時楚督何騰蛟聞闖賊旣滅其黨鄒握旗有
指示之功故特賜郝名永忠

德明良于終始全收江省立復金陵一統成
功爾子拜爵于奉天殿爾身奉恩于坤寧宮
史冊昭昭豈不偉歟爾母子其欽承朕命
時嚴州告急三衢震驚督輔黃鳴俊具疏入告
特敕行在兵部速發兵至平應援衢州
敕處州道臣董振秀以麗水青田縉雲宣平景

寧五縣餉銀給勲臣劉孔昭以龍泉遂昌松
陽慶元雲和五縣餉銀給楊文驄時二臣互
有爭執

復手敕諭之曰師飽在餉師克在和與其同餉
而涉于爭不如分餉而歸于和今後兩日同
心協復勿再爭競近聞年荒餉急民困難支
仍將民糧分限催征以息民力兩人亦不許
差人至縣辱官虐民違者該管官具疏叅奏

金衢道臣疏陳衢州士民驚竄庫藏空虛藩宗
烏合之兵磐踞于內洩遂鴟張之寇蹂躪于
外如此艱危速宜救援乃敕都督同知施福
提兵出關以壯聲勢歸化縣復徵十七年已
免之糧以備王師詔禁止之

諭兵部尚書郭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諸臣未
有催發事件者今始于卿見之具見慎重關
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俱經朕之手暇

方行此後卿部凡有要緊本章卽于封上搭
一紅簽上書六字曰要本乞速批發庶卽知
批發以後卿切記着

兵部尙書朱大典擁重兵于金華與方國安勢
不相下王敕其協心和氣共濟時艱至是實
和未至乃加閣衙大典疏辭王諭之曰卿勤
幹濟勞苦功高朕衷實切眷倚宜祇承明命
以慰朕遠懷大典因疏薦使臣兵科給事劉

紀事補遺

卷五

式

中藻思苦慮深學純力定王召對稱旨

松江捷書至賜督臣荆本微鎮臣黃斌卿張名
振各銀二十四兩表裏四端以示激勵餘將
帥各陞級有差

命戶部給事李日燁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糧餉
其借助過者准作三年預徵

王欲不次用人鎮江諸生錢邦芑者步龍門下
也召對中旨擢爲監察御史能開元執不可

不聽已而邦芑論開元開元辭去

中旨以王期昇爲總督彭遇麟爲僉都御史路
振飛曾櫻封還內降王曰方今多事用人必
欲循調非休休度之振飛言遇麟新進士降
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撫浙江搜括民財至
于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劍州知州朱盛徵始
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
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王乃罷二人

紀事補遺

卷五

干

于是建寧行在卽巡方署閣臣蔣注璆所營
也以湫隘謹譁屢行責讓乃于三月初一日
移駐城外伽藍寺初六日登舟十一日抵延
平以府署爲行宮

兵部東閣陳洪謐在籍遣內官鄧金趣之不至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
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交南英言來賀

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匪之揚者，其解餉之任，指揮僚所佐，優爲豈曰能賢，遽行膺顯擢，何以示後不聽。

救黃斌卿卿孤軍久處舟山，援餉不繼，朕每以爲念。今得張名振資助萬金，尅復蘇松，可望其成。烏銃硝磺鎗刀鋸彈等項，可并給發。鄭芝龍進浙江水陸圖，王觀斯圖，備悉奇正之著，五路并出，與合太湖義兵爲策，應使西粵將士爲我出力，俱是全著急務。卿其速規進取，毋得僅托條陳。

約兵胡來賀縱兵抄糧焚劫，特詔禁之。

敕朱成功招屯鄭彩逃兵，毋得令其驚擾地方。百姓下遊巡撫吳之屏疏陳時事，孔亟內防。宜周王曰：泉州新舊兵額一千一百餘名，歲需餉銀七千餘兩，除紳衿每田一頃助銀一錢及典舖車舖灣船海船資助外，可足歲度。

紀事補遺

卷王

三

之額足見，諸用心料理務使兵民相安爲要。諭唐鄧二王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遷，朕心慰悅。親征原以安民間，都根本重地，王等還多方曉諭，禁戢逃兵，朕若早覲孝陵，自有綢綌恩詔。

王將取道于汀，餉部侍郎李長倩以汀屬空虛，請留餉三萬以訓練士著，而備緩急。王可其議，楚兵復需餉，以前十萬兩不足用。李長倩以爲言，王云：留餉已有前旨，該鎮共事一方，看與通融接濟。俟朕至軍前再行酌處，毋得紛爭。

紀事補遺

卷王

三

諭大學士熊開元曰：卿以聰敏執持，受知簡用，朕昔不以人言而用，今豈以人言而舍着調。理安痊日，卽來行在辦事。馬僧人乘尙爲厚誼，豈君臣之際，任重綸扉，或存悵惜，所有資與何必繳進着，畱爲病愈入朝之用。

敢浙東速接御史郭貞一賑恤驛遞曰祖制地方設立驛遞厚爲上下通達道跡流貫血脈事關非細近日文武諸臣忠上之心既微恤民之念更短累我百姓苦竄驛官先帝屢下明禁諸臣欺蔽相仍今日殘疆驛驢尤甚朕所痛悼溫處衝之免應付已奉明旨其金嚴紹寧台五府所當一體恩恤非是緊急軍務一切不許應付如有抗旨害民三尺俱在記

紀事補遺 卷五

謹

撫遠體以蘇吾民

馬士英叩關來朝先學佺以罪輔不可入關揭士英故王數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士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付自理王命付史館存案以俟口論

監國魯王遣夏柯卿曹唯才來聘王加夏柯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敕論監國曰朕無子王爲皇大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

有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用武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東浙清源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士英陵方國安斬之

左都督楊鼎卿因徐魯藩令印王手敕嘉之日若鼎卿者可謂忠盡能明大義矣朕與魯王原無嫌疑前付柯曹一使臣啟答王書或未之見乎

紀事補遺 卷五

謹

諭左都御史熊開元曰宣德達情全藉巡方御史近來積弊因仍貪者工攫取傲者喜逢迎以致民窮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卿還嚴訪詳諭務令激揚得法吏畏民懷有不稱職的即參來重處特設建言簿以壯敢言者之氣從開元請也

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弘光謂黃得功營所獲者非真也王召九卿科道議迎清羣臣曰卽

眞弘光甫經失國有遵奉而無迎請撫接納
報有侍弘光者驗之果僞下獄寃之妄入假
托以惑眾耳卽時處決

十四日王師平吉安又平撫州初汀韶間有大
帽山洞蠻強甚屢征不服永寧王誘之出降
遂與王師屢戰屢捷因復撫州王師圍撫鄖
彩屯廣信永寧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
以三營往撫圍暫解救已而復合彩遂棄廣

紀事補遺

卷五

誼

信入關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王
削彩爲戴罪立功

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誘降李賊餘
眾四十八部二南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
親至乃降騰蛟卽往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
前聽用一時驟增軍馬數萬王喜告廟敕騰
蛟定興侯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而
長沙缺餉降者稍稍解體賊帥袁崇第及田

高諸部掠舟而去獨永忠王進才而雷應下
有泉人蔡鼎者多言李遂密疏薦爲前知召至
以方外服見封國師然所言庸鄙試以古策
一亦無驗彩旣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蹶逃回
王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
文帝年號忠臣方孝儒祠設姚光孝像跪于
塔下

白安吉失守督師萬元吉都憲陳慶兵曹王其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竊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兵勢不可止陳展
收散亡入賴萬元吉退守阜口唯安遠江起
龍兵三百人時蘇觀生以閩部督師于賴同
鄉李陳王楊仁源丘壩柯文薦花六吉周待
詔劉李鎮皆請發師援阜口觀生發薪威營
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端津灘
楚師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卽謀而去
四月初一日關警頻傳人心惑亂敕唐鄧二王

力行保甲法以固根本地方太僕寺少卿林超疏陳急做實做不出君謀臣斷四字王稱其要言不煩下部議之

兵部主事張儼上定廟算而後動疏王覽之款曰此洞晰軍國事機朕三復之不忍釋手行在該部其力行之

海撫吳兆元疏解救書印劍王諭其加意料理

曰卿久撫滇疆弘宣猷績正資善後毋貽朕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南陽憂掃除沐天波業有成命不准辭務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統豐功朕復另有酬敘

諭德興王由杓曰江氏苦兵甘爲敵用情罪可原赦過之條已括于有髮爲民義無髮爲難民十字中

敕諭各部諸臣曰國家雖當搶攘乃文事武備兩難偏廢近據兩廣雲貴俱已開科豈福京八府勸進全節守關措餉之人不在大比之

例江浙紳衿向風尤不可不俯答其望行在禮科確議奏行

先是靖庶頒偽詔至貴州巡撫范鏞固卻之且厲兵固圍至是鏞進拱戴疏王以其忠義加右都督

黃斌卿久托舟山未有寸功虛糜廩餉乃削伯爵

國以公爵救之龍兄弟遣左軍都督吳兆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錦行人林必達奉命而來王以其惑獻欺侮兼以芝龍兄弟愧憤不出諭令囚之以候常朝日而廣後兆錦以金贖刑必達亦復原官

諭補臣黃景昉曰福京訛傳驚邊潰兵竄逸山寇乘機抄掠兵單餉絀根本之地動搖如此深爲可憂所議歸併事權以憲臣兼制二撫及兵道移駐福清等事卿其確議力行之

答諭吏部主事鄭廣唐曰朕獨居不御酒肉力

行已久豈爲難事若王言屢易時勢使然朕豈得已哉至求治過速止爲心切觀陵爾言言藥石遠識深心朕心嘉悅

謂侍臣曰近日兩京覆後武臣冒濫驕食已極怯禦敵而勇殺民巧凌亂而無法紀何能破其積習

初五日王誕日諸臣先一日請賀王不受曰朕志大統已近十月孝陵不見百姓不安文因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循于內武擾害于外中興事業茫無端緒蔬菜自勉豈可晏然自居以聽羣工慶祝耶惟于行在所總用太牢遙祭二祖列宗唐國祖宗另設于旁

王師追崇安王敕施福速統兵出關驅勦命輔臣將德璟督之福故遷延德璟復疏趣之王歎曰如此情景與鄭彩進關張家王守新城何異乎

工部尙書鄭瑄爲國姓成功請發烏錠王曰國姓圖功雖是急務御營兵器關朕身命烏統豈可全發如此等事該部以司空大臣全無執裁惟請朕躬爲推卸之地鄭瑄何無骨力至此姑且不究

鄭芝龍疏陳閩省守關兵餉器械衣甲共用銀一百五十六萬王諭之曰卿兄弟純忠大節擁戴朕躬中興大事非卿誰托據奏卽竭三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窮于接濟地方錢糧只有此數若不內外兼顧勦守益行大害大禍必然感至中興事業必不忍言從未有離藩不顧正業家門堵賊者此理至明不待再計也前卿兩奏次議用兵四萬猶恐用餉難繼今必先議守後議兵以三萬守關口一萬守腹裏此數之外再不可增若持議不決曠延時日卽朕自悞高皇也卿當遵依以全守關

之事若復再有爭執再有推卸是彼蒼不欲中興朕亦只有避賢路而已

是月六日王師至阜口新威營先潰江兵次之萬元吉亦遂入贛贛城民倉皇爭竄元吉欲殺其妄之出署者人心乃定

十一日楊文薦自任賊守命中書康范生乞師與南雄奮贛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遊擊張國祚率兵五千人至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十四日王師臨贛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贛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皆惴惴莫敢下

二十九日閤部楊廷麟自雲都力促新撫閻總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循自寧都召募二千人亦至然皆未敢逆戰

王命建祠祀江西死難曾亨應黃端伯蕭漢李六覺名曰四忠以曾鈞徐蜚英配亨時有王

鈞者亦同死難並敕禮部予諡以表之

處州府貢生李瑞庚疏陳恢復三策治安五要王覽其疏曰以靖淮為恢金陵復江浙之禍著以出兵九江為破南昌固嶺南之急着以奇兵襲江口以偏師復徽為下上應援之急着三策俱說得是治安五要于養民任賢生財節用獎廉懲貪諸務深明洞曉應是通才學士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敕諭楊文驄曰大明寶祚啟自太祖兩遭覆陷凡為太祖親孫有能操臂先立則太祖神靈有依大明國祚斯立朕與魯王大義正在于先後名分尤在于叔姪魯王先立朕雖叔輩斷當北面魯王以存太祖若復後立是名為爭總一立也先立以存太祖為孝後立以壞祖宗為不孝朕先監國登極四十日在萬古自有至公豈今日一二依臣可以顛倒楊

文應受知最早投蘇也以明大義勸魯藩而
篤尊親未甚明人言雖如其面朕心自有
鑒裁所進陳函輝散稿不堪一笑鬼蜮滿紙
宜靖宜侯奏參以爲食肉寢皮之可恨也朕
愛姪王萬不得已業允勳鎮所請以明太祖
大法該督尚慎終如始善保地方善行宣撫
得親孝陵朕必不負元功

贈於江死難原任長樂令夏允彝右春坊右中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允給祭葬諡文忠

王覽戶科給事黃周星疏曰奏內三寒心處真
可寒心盜賊公行民生凋敝兵將退縮府藏
罄懸辜詆蜩沸角戶分門全不以國恤爲念
者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
信舉措刑罰失中廷議紛紜狡竊者是則朕
躬之過也從今君務改弦臣亦須猛省

敕諭御營內閣傳示臣民曰臣民擁立朕躬朕

志誓救民雪祖外寇雖狂尙可暫守而養戰

銳諸臣議論紛紛殊爲道傍築舍今徵北來

鼎回報關上情形甚確國姓成功迎關回來

迎駕暫至邵武相機出關二十八日之行止

總之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惟以

寧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并以六字察驗臣

工此後除戰守駐蹕一聽條陳外若有敢請

駕回天輿并請退避廣東者諸臣必從重治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罪餘必立斬以徇朕以通于上帝臣民仰體

欽承

副都御史荆本徹疏請小舟可資戰勝王諭以

閩中方用水師覽此奏誠爲要着下部議之

閩縣侯官縣耆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王感歎

曰卽位十有一月無時不思親祖救民飛躍

旣久豈得回鑾固知入虔風險艱辛之狀但

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朕朕負閩實多

矣

建寧諸生請駕再臨建水王曰朕進取之念甚堅甚切萬無轉蹕之理但謂養家力作征役宜寬朕亦耿耿于中

赦于華王迎駕兵須嚴加約束曰朕之焦勞日夜督救湯火之民于華王豪爽忠敏才敵萬夫受朕深知重倚必要嚴約兵將令民聞草木不驚方爲尼駕時雨之師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江撫劉廟修以行宮刻期吉峻疏請駕臨王答之曰朕蹕位虔南收復江石卽移師入北廟謨久定矣祇以間省三關嚴商守禦乃爾駐延時日大廟奉先肅修禱崇諸臣分任功次俟到日議酬

禮部右侍郎曹學佺疏陳駕駐延津所有關切四事一沿延河隄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京米船一事倒銀兩許以生錢准債王嘉納

之

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覽爾所陳祇衛靈隱匿革火耗禁牌票去飛詭除陪租六事皆去其害足以裕國者着逐款力行過爲嚴飭有踵前弊者監司令守府佐立行糾察以副委任之意

上游巡撫吳聞禮糾內臣戴照貪婪滅法王命輔臣黃鳴俊先行提問後奏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兵部命多給獎功釋罪榜文星馳軍前宣布勅順德知縣蔡相曰順德係東粵鉅邑地方多故亟當軫恤民隱加意撫綏况履殘酷之後倍宜施恩者乎惠民與洽以俟報績

禮科給事龔善選進大勢攸歸疏有曰楚畱良州蜀畱遊義江畱潁州南安浙畱金華温州信天意之有歸人心之有侍者乎王然之

嘉興起義舊臣徐石麟殉難死其子爾穀疏稱

先臣起義獨先殉難獨苦王傷悼之官爾毅
爲中書敕再從厚與同難侯峒曾一體加恤
禮部主事吳登請旨首冠南昌選鋒銳進最爲
上策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
矣往虞非時且人力舟車俱有未便王然之
諭餉部侍郎李長倩曰大師飛輓方亟中興事
業尤仗轉輸該部一力擔承以副倚畀至意
已督萬元吉御史黃廣疏請再召滇黔兵馬以
圖恢復王曰東南只此幅員生民止此膏血
不難于調兵難于措餉雖土司官兵忠義勇
敢必先議餉銀出于何處然後召兵不難也
工部右侍郎葛寅亮疏言務去飾治繁文必收
近取實局王自爲老臣格言朕當書銘座右
敕督輔蘇觀生曰自卿行後朕擬卽幸虔州以
慰後待李閩浙士民戀戀難釋不得不少爲
遲留安此赤子迎駕各兵卿要令其併力齊

心克復湖東清道之功與扈蹕等至措餉艱
難卿所久知切戒以兵無擾民勇必堪戰勿
致虛耗糧糗湖西正在戰守著與梁應奇餉
內發三萬兩接濟
鄭芝龍于泉州建寺名曰報恩王賜名敕建報
恩禪寺僧官贍田俱如議遴選置買以永梵
修
江南布衣翟輩疏進直言王曰此疏于古今得
失之局亦有所親至親切朕躬處言言藥石
誠可嘉尙准隨便候對
諭兵部侍郎于華玉曰朕痛兩京繼覆止因兵
民扛根致危宗社今日僅有彈丸資此民生
以期恢復一統若復傷民卽促國脈卿宜仰
體朕意實令民安新兵誨諫擾民乃未經節
制者卿當亟振刷陋規毋徒憂畏譏謗
諭戶部曰納貢事例原非得已大縣量准四名

中縣三名小縣二名不得濫收事平卽止
時出師逼湖東亂民逃竄有致恨于政令不一
者王敦揭重恩與輔臣傳冠同事何三省與
督臣湯來賀同事誠恐權任太分翻多掣肘
號令重出莫知適從也
荷廣警報狎至御史鄭耀星疏陳諸臣虛聲多
實際少王深以爲然曰爾旣知之自當力輓
之母僅托空談可也

紀事補遺

卷五

堯

諭兵部尙書曰大器曰卿所言用人太濫所用
之人又轉相援引虛民叢盜望治何由所見
甚是朕自當急省改

諭輔臣曰朕爲天下臣民之主拯救蒼生心實
惻然況可令官兵肆虐小民受害乎聞沿途
閭閻兵搶掠終日所議招撫是爲何用還着該
督撫各官申嚴約束毋得任其騷縱害民

御史朱盛濃疏請實行訓練兵卒王曰兵宜練

必練心練胆練力練氣練忠義方成勁旅不
可徒放礮喊如兒戲故能着申飭行
太僕寺少卿凌超疏稱急舉實做密察三言及
謹慎二字與以浙人辦浙事用奇用正時至
機動等語王曰覽爾疏俱有成算于胸中吾
久不見凌生矣着卽召對

山西道御史林蘭友疏陳仙城釀亂激變賊黨
聚眾焚劫事王曰仙邑壬午之寇由邑令殘

紀事補遺

卷五

四

酷署官貪黷豈惟仙邑古今天下之亂那一
非守令不肖所致據奏李芳馨之暨旗羣盜
之響應禍始于無良胥役縣官豈能無罪除
縣官有無貶跡實際別議外今當先拏猾胥
以服黃地之心次部署官兵以爲戡勦之用
王謂首輔何吾驕曰文章之氣可銷甲兵多
士奮庸務收俊乂朕念福京土子亟宜寬輿
茲定期六月開科鎖闥三試徹棘放榜不訢

游移一日監臨照兩京舊制定用御史兩員
提調則布政司監試則按察司一應科場事
宜卽于五月抄報進不許苟簡滋玩分考官
務用科甲推知不足卽就科甲中行官禮聘
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來試者跋涉可念
着地方給與文書路引以禦盤詰現在流寓
的就赴福京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恩歲貢照
舊例着禮部考選

紀事補遺

卷五

聖

時三衛告急兵部司務徐心箴疏陳三可惜四
可憂王自爲切中時弊

大學士曾櫻薦同鄉劉達堪爲御史王曰御史
爲朝廷法官若不清勤激切何以明目達聰
從來巡方積弊積玩朕所親見這所舉用劉
達堪巡粵左卽着允行

五月一日王師圍廣信諸軍先後潰散江撫劉
廣後退避雲東援兵益不敢前廣信遂陷

兵部主事徐州彥疏陳間關入蜀宣布皇恩目
擊情形等事臚列督輔撫按在事諸人王應
熊樊一蘅李乾德馬象乾來壽圖劉麟長王
芝瑞萬年策鄭達元劉泌范文光牟道衍田
國華曾英曹勳莫宗文楊展賈登聯譚詣等
戮力殘疆奉揚威命王曰川蜀頻年苦寇民
不聊生聞諸臣提挈贊襄朕心甚喜州彥克
盡使朕着卽前來復命

紀事補遺

卷五

聖

諭靖夷侯方國安曰卿威望素著勞爲江上諸邑
之冠至矢心奉戴忠誠無二朕心鑒孚卿無
可間之嫌朕豈聽纔之主中外大小諸臣須
同心一德乃能辦敵切勿妄分彼此使敵人
聞之得計卿其曉示將士善體朕意方國安
奏富德你三縣大捷斬獲甚衆由鎮臣方元
科竭力支撐傳明德田勝徐有聲協助王大
悅

初九日廷試貢生救禮部各察正身年貌嚴核
混冒懷挾等弊以作人文士隆治典

廣西桂州等府州進賀監國登極素四十六道

王念其路遠遲延不罪

黃斌卿疏陳古今多一精忠中興少一名相王

覽奏曰輔臣道周精忠大節就義從容真足

感動天人爭光日月朕方恢中興大業而一

代純臣先殉國難撫念今昔倍爲愴懷翕龍

紀事補遺

卷五

聖

楠現在何處著該部再行察訪務得實信回

奏以憑從優卹錄其毛玄水四員并與察卹

禁地方官官買曰府州縣之行戶實地方之惡

政官之稍有良心者尙以官價買之比市價

十去其六全憑良心者直票取如寄胥吏緣

之奸乾百出朕昔潛邸久知此弊宜行永革

王謂羣臣輔臣道周委身殉難其子子中備述

之鎮臣黃斌卿亦有此奏讀絕命詩有支天

千古事失誤一朝人之句朕亦不覺泣數行

下卹典着于五日內祭例具奏其子子中年

俱幼稚更可憐憫准給銀二十兩以助書資

賜吏科給事朱作楫旌廉大字銀牌兩面曰作

楫以羈旅之臣直言受知身處掖垣龍御暮

金真濁世之靈光也

王曰天氣炎蒸輕犯豈宜淹禁軍徒以下准俱

保釋以迓天和

紀事補遺

卷五

四

明末紀事補遺卷六

本末

福京監察御史王孫蕃韓元勳疏陰減篇恤士推一時之恩唯是二書三經不若三書二經爲合式其題目仍照七篇俱出二場亦然

監軍兵部主事黃師正進督師史可法遺表王曰可法名重山河光爭日月至今兒童走卒咸知其名方當擊節渡江速圖恢復乃爲強

已子補註

卷六

鎮力阻奸黨橫行竟實志以死也惜哉讀遠表令人憤恨應得贈恤葬葬易名未盡事宜行在該部卽從詳議具奏聞其母妻猶陷虜穴一子未知存亡作何尋獲黃師正多方圖之

時瀘溪危急揭重熙泰督輔傅冠身任督師日午未起未嘗至闕上一步人言嘖嘖王怒其有負委托准以原銜歸里



王謂諸輔臣曰臨民之官豈可以銀而得朕于閩浙近地凡有捐餉至二三千而求爲知縣者朕斷不允蓋爲生民計不可不周況撫戢凋殘有所未便耶復諭首輔何吾驥曰朕在延多日漫云兼顧江浙終于江浙何補不如寔寔出閩拿定一件做去尙爲得力且今地方止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彼所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資祖負民族之存亡尤其小者今還要催林咨兵併陳天榜兵到決意初一日必行

紀事補註

卷六

贈諸生翟翬翰林院待詔常江南人雅以復仇雪恥自負閩監國登極匍匐入閩建言諫諍不遺餘力王特官之不受至是病故御史錢邦芑爲陳其本末王憐其才并贈以是官賜銀二十兩爲葬資邦芑爲綴還之王曰朕視忠臣過于骨肉一臣之亡卽少一助翟翬賜

監國後先國家仇讐利害曰上神宗嫡猶奕然靈光大統已定誰敢復爭且聞處繼陷強敵日引兵西下勢已剝膚不協心戮力爲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尙所以早并于曹瞞也公受國家重恩乃貪一時之利而不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爲何如人耶觀生大烹戮耀于市耀粵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觀生旣殺耀卽集兵向肇慶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桂王乃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統兵至三水聿鎮使督師陳際泰

非江右
大士禦之

二十九日戰于城西唐兵大敗

十二月二日又遇唐兵於海口時有白旗賊新就東撫觀生用以拒敵賊故海寇狡猾善水戰詐以數十艘降林林不爲備唐兵皆大艘乘東南風發火箭火球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俱陷全軍皆覆佳鼎中

死

明忠僅以數十騎免

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迎降卽用兩府印文以無警報廣州觀生泰然

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砦水寇則有徐石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爲用然桀驁不聽茹制白日市中殺人懸其腸于官府之門莫敢呵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

紀事補遺

卷六

十五日李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聿鎮方幸學宮願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王師且至觀生曰此妄言爲賊間者斬之旣而洶洶猶以爲花山寇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倉卒未集

聿鎮乃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縱城而出走洛城里邏者獲之安置東察院成棟使餽之食

事錄不食曰吾君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于
地下自縊而崩觀生過吏給事梁鑿問計曰
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
九字于壁而縊死

大僕寺卿崔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梁
萬爵死之

十八日殺諸王之左廣州者十六人何吾驥顧
元鏡王應華皆降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時潮州山寨私擁趙王佟李遣兵至潮趙王卽
自歸雍髮居光孝寺會陳子壯至啟事洩王
實不知也廣州知府陸元幾降受佟李指逼
至玄妙觀勒令投環

觀生以修魁楚之譽而構唐桂之爭外俱方
張內憂更烈觀生之罪其可逃乎或以觀生
受唐藩特達之知宜立其弟比之荀叔過矣
若聿鎮之遇雖從谷庶幾追配殺宗無愧哉

以視諸藩其得失竟何如也

紀事補遺

卷六

六

中末紀事補遺卷六

本末

聿鎮唐王第四第也借位福州乃封聿鎮爲唐王以主唐祀汀州之變大學士蘇觀生守處問敗卽撤兵入廣而處遂不守適唐淮諸王航海至廣州

時粵督丁魁楚西撫程式祐已奉桂藩監國于肇廣觀生故與魁楚有隙以爲由隆武而言

紀事補遺卷六

則宜及其弟乃與舊輔何吾驤布政使顧元鎮至籍侍郎王應華于順治三年丙戌十一月癸卯朔擁立聿鎮爲監國使王事陳邦彥通奸桂王

初五日遂僞僞號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宮改明年爲紹武元年白舊輔蘇觀生何吾驤而外顧元鎮王應華皆爲東閣大學士而軍國事專屬觀生

時議者僉曰肇慶監國詔書頒發天下知有新君矣今復蹈靖江覆轍速外氛二百里間立兩帝自樹內梗三百年國紀人披其葉而我刈其根矣奚止不利孺子王耶觀生不聽邦彥至肇慶桂王見于舟中太妃垂簾丁魁楚侍立言戰與平孰甚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慮方殷寧可尋踪譚尙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

紀事補遺卷六

魁楚然之

遂於是月十八日桂王僞位尊號加邦彥兵科給事中使齋詔之至廣及邦彥至而唐王已僭位遂不敢入而貽書以報命觀生且勸其與魁楚并力勿國中自鬪貽漁入利也觀生頗不自安

大學士陳子壯移書程式祐請力馘蘇而擡兵東上乃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往諭觀生以倫

金著與製一碑碣不必繳進仍賜四語俾勒于石曰生既盡君臣之義死亦禦夷夏之防名稱大明正士寔闢天地綱常錢邦芭莘奉行

禮部繳進貴州試錄二十州

初有曲周孫生員韓雄都者與王遇于淮揚頗有獻納繼乃與路振飛等起義太湖同副總兵王雨泰將王奮武中書路澤溥澤舉人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楊廷樞等同仇敵愾大挫敵鋒至是雄都入閩王稱爲佳士超拜爲兵部職方司主事

王閩江督萬元吉死守贛州特加樞銜江撫劉

廣循退避寺都着革職贖勘

諭吏部驗封司員外曹元芳曰東南爲朕一人

故三遭寇虐覽奏如痼瘕左躬義師所在雲集乘其怒而激勵之困奮勢而利導之眞慨勃一大機元芳爲國家仇讎驚心慷慨請纓

具是忘孝但勇往難往而有濟更難也

鄭芝龍旋除孤臣督撫黃道周矢志盡忠王特贈道周文明伯謚忠烈祭葬卽照伯爵例行妻封一品夫人四子長爲錦衣衛世襲指揮次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三子着任行在尚寶寺丞四子任中書舍人廟敕有司一立于本鄉名曰報忠一立廟于南京名曰憫忠春感致祭再與立坊于家象額曰中興蓋輔

紀事補遺 卷六

四

其遺詩卽立碑于廟門

特加福京鄉試解額三十名以示寵與首善

廣開薪燕至意

督輔楊廷麟疏陳虞事危在旦夕援兵半以潰

亡至曰吉州失守督臣萬元吉諸兵皆付一

擲撫臣劉廣循先出等部副總陳丹張崇李

源符五月一日失機成何法紀此番功罷宜

明鄭卽詳細入奏惟虛惶公勿借勿讎見在

收拾殘敗亦卽中興根本粵兵復兵三萬餘人准卿召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約束必先議定近日地方苦兵尤甚于賊經過不慎號令不嚴驅虎進狼緣林四起豈必寇作戎首哉包象乾張家玉兵卿還嚴諭不得收聚兇徒終成潰散脫十日內一定親臨汀洲而議方

畧

御史部尙重郭維經曰官員賢否關民生之榮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倅切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滿堂清官天下必少呻吟百姓朕于此選至虛至公力拔其尤而後已焉

又副兵部試司務蔣平楷曰覽爾奏多發人所未發如一官五月而更易數人一人數日而更三命百里而督撫並設巡方與中使並差皆害政之大者至謂疑人復留用募兵不問餉有聽言之名而未收其用去鋪張而存實

意相機宜而務持重皆切要語朕所嘉尚焉吏部尙書郭維經疏列三吳起義死難士紳各贈官有差焉麟贈兵部郎中錢振先贈泰政顧泰贈兵部主事王日如贈兵部員外馮翥贈副使錢圭贈泰政王有容贈僉事麻三衡贈國子監學政凌宏煥張明光謝球俱僧訓導

大田縣貢生樂英進冊府元龜一部

紀事補遺

卷六

五六

琉球世子遣官航海入賀并貢方物

表
前臣黃蜚一家殉難于祭葬并行原籍建坊旌

表鄭芝龍撥兵遣將守江山壯衛聲勢未可卸遠調之指自救藩籬時海師議久不成朝廷兵餉尙缺禮部侍郎曹學佺謂恢復之策舟師直搗金陵或可冀望萬一故罄竭家資及鹽本諸項勉成一萬以濟之左都御史張曾

堂疏召桂支善於用海有船五十餘號有兵二十餘名乞釋罪圖功置臣標下王曰前楊耿糾其募賊入港因發兵捕勦鄉既信其無它卽往隨鄉前進定限夏至前到以便卿乘風卽行崔芝候再立功卽予掛印

翰林院檢討何九雲進家藏書四百八十四種

三千五百本令弟九祿賁授王曰朕性喜

圖書新進者縑細殊富着卽收進內有重的

紀事補遺 卷六

仍發與九祿領回九祿着任國子監學正以

示酬勞

四川泰政劉麟長疏稱恢復重夔二府三州二

十三縣以肩餉贍川兵不敢虛糜破冒王嘉

其不避難危盡抒方畧忠勞懋著特陞太僕

寺少卿俾望前來陛見供職

時有訛言駕回天興者王聞知怒曰朕以進戰

自誓豈有復回之理誰謂此言以惑亂耳目

卽應立刻察明斬首以警其餘

行人司瞿昶疏除楚蜀滇黔事情楚左一事權

專任使須敕重臣以待南昌荆襄之復卽遣

大將以鎮之蜀左結將士收民心用蜀人辦

蜀事搖黃則勦撫並用獻賊則鐵渠魁滇黔

則在外擾鄰邦內顧門戶但近日勲臣土司

議論未定其地近蜀之遵永楚之接界平溪

同仁具宜防援種種皆扼要寔著王嘉納之

紀事補遺 卷六

王謂近臣曰信無五易而得周損今又說損

不可用才能必試能而後見俟到任後不效

另議未晚信乎用人之難也

禮部議會試定用十月移催各省各府有恩貢

生傳元綸起廷試進所著函風保治全書五

經涉錄各一部敕諭留覽以啟新學

六月以楊鶚摠督偏沅何騰蛟回進敕印一爲

交付疏王諭之曰卿宣勞心江漢功在社稷

紀事補遺

卷六

復楚恢豫長驅燕代業已全擔付卿楊錫之
惟陞因彼時未審輿圖偶爲錯舉豈有一柄
兩捺之事令中樞需人業召錫入佐矣朕與
卿分則君臣誼則父子何不因疑奏明遂爲
是舉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尙惟紹終一
心力任危地以必見孝陵必葬咸宗爲任朕
與卿當共勉之後有兩奉君命出江百念迴
思顧楚之疏中有愿爲愚不愿爲智不敢棄
不忍棄不能以兩年死掙之城華之他人之
手云云王始欣然曰闕外之事悉以賴卿惟
有早開雲臺以待王命

翰林完新選幸士萬荆等十二名隨廢吉士後
入閣拜先師復救翰林院官時其教習母得
作輟其服色比庶常而冠袍角帶焉後兵部
主事萬曰吉効其非制且有膺鼎見售之說
王曰拔士于貢中作養人材事關特典名爲

幸士原不同于庶吉士母得慷慨不平暗行
詆誹

敬臺臣艾南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
覽

時錢唐江上戰功惟方元科爲能用命救爲定
胡伯并發手救以示優異

王曰天下之壞不壞于寇而壞于兵不壞于兵
而壞于官殊可痛念浙中無所事事之官道

紀事補遺

卷六

遊于家驛驛于途漁獵細民的通省着按清
察徹底安輯地方

時王師數萬逼楚疆李赤心等却不敢前監軍
道章曠獨騎督榆兵血戰斬獲甚衆王師
屢却督部何騰蛟疏聞特陞曠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提督軍務恢復撫湖北地方

巡閱御史鄭爲虹叱責之龍標下將官陳俊卿
太爭舟芝龍密疏于王王曰于戈寧謐全藉

文武和衷爲虹此責亦是代卿約束卿幸勿芥蒂仍以王臣王事視爲一体等子虛丹九所殷望

徽州知府伍經正不奉魯藩王以其義凜一尊秉節不二再與賀加一級示勸

福京太僕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王謂之曰同一去國太平無事人競進而已獨退則爲枉國運多艱人致身而已思去則爲避此義諸紀事補遺

卷六

上

臣所素知者惟燦仍降一級以警偷情

命黃斌卿曰荆本微雖飛賊寇乃爾騷擾地方民恨實甚殺了便罷所招降將士善爲約束一勿令流毒致重民怨

鄭芝龍製油扇五千五百握有奇分給閩中應試生儒以爲知暑王破例允行改十五日鄉試首場四書題三篇經二篇十七日二場策三道判二保從減篇節省之旨也是時吳炳

從江右單騎入闕王命爲布政司提調棘閣

而以編修劉以修爲主試以修字懋卿號九

一閩中人庚辰進士先是以修進文昌化書

王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生長其

鄉卽與門人較定更當廣布成書以襄上治

福京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除六事文職廣而脫

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

益輕議論煩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愈

紀事補遺

卷六

上

紛移蹕煩而民生日苦王歎爲苦口良藥隨

以士和爲延平守

是時蘇觀生陳廣多方鼓舞援軍將士吳芝蕃

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王師遇于李家山

九牛之間數戰皆捷王師疑援兵至撤圍退

屯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賴守已闕

兩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鵬右都

御史

二十四日江起老趙印選胡一清率師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客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三千粵師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閩部丁魁楚部下遣師四千先後皆至營于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戰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諤出募砂兵三千銓曹襄毅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留滯南安萬元吉以爲必待水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左此一舉王其竄曰

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

也桀驁不馴襄黎二公如慈母之奉嬌子豈能如約

是月朔皇子珠原誕生羣臣表賀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王歎賞大赦覃恩手詔封步龍泉國公鴻達漳國公尋改步龍平國公鴻達定國公鄭氏廝養俱得二代誥撰敕及織聯者日不暇給

閩部顧錫嘯流寓温州有鎮將與督學相結取事例銀供餉諸生鼓噪鎮將縛十二人殺之錫嘯欲疏劾鎮將乃乘衣縛錫嘯投之于江子鑾遁免鎮將者賀君堯也顧爲冬邦年門生邦年子爲

皇朝嘉湖道鑒左署中適君堯以賂佟鸞官鑒見之以告乃置之死

動

廿七日發榜取中葉瓊等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錢邦芭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而是科弊中甚多榜內李枚文理大謬編修周文襄御史劉霖懲取布政司原卷不通處疏糾之王卽命刪革逮房考推官王三夜追贓一萬兩以助水師餉其餘乃旨令南城御史方元金覆試罷廢四名仍發續榜俱准

爲舉人繼而三俊之賍甫完而王師已至幸免株連秋七月都督陳壽潛使與行人林奎至闕趨起不進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啟函稱呈叔父而不稱陛下王大怒下廷議禁獄陳壽曰者武進人乙酉春齋南都詔封芝龍爲南安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安南譙爲芝龍曰安南則蕪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諸留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芝龍大喜厚贈而

使手教云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至河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宇聲言餉缺盡徵問錢塘信也
廣州守將殺
皇朝知府趙景推及李宣國高州府鄉兵逐皇朝所置官復其城
以皇子恩釋僉都御史田闢于獄聞河南人甲戌進士南都時以戶部權稅處州是年春募兵入衛改署都察院事疏糾閣臣曾櫻語連中官王含怒未發也既而遣錦衣衛王之臣往閱其師并發月餉之臣迎合意旨疏糾誑兵冒餉遂下詔獄然兵籍俱實餉又未發班行多申救者王怒不解至是乃釋後聞崎嶇楚粵間卒抗節而死
晉師黃鳴俊久駐衢州八月忽退入仙霞關王怒適鳴俊于職方主事天復從駕詔逮獄而

今建寧府羈囑鳴俊鳴俊俱請奮勇自效尋統兵出關

王子琳原覺謚莊敬

鴻遽駐關外傳言王師至則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削其封爵

王因首輔何吾驤言決意幸汀入粵而芝龍力請旋蹕福京且云傾家相助可四百萬關門紀事補遺 卷六

固守決難飛渡王不聽芝龍歸又令繼母赴行在力向中宮言又不聽時王師已輻奏關外王尙在延平將幸贛州特詔宣芝龍商留守事宜芝龍不至內院洪承疇先給芝龍啖以閩粵王官爵凡閩隘水陸之兵式月時俱早撤回浙東既滇王師從容入關而或由星或由汀或由福建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不盡由仙霞也

十七日王師將至浦百姓請出降拔臣鄭爲虹不可再請行又不可及王師至擁見貝勒爲

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爲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立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字天王揚州人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潔已愛民唐王入關聞其廉欲置之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寵其任爲巡關御史亦以恤浦民也閩將不法爲虹繩之有曲護閩將者反露章彈爲虹市恩要譽王知其忠不問復命巡接上游關將頗爲飲手王師入關爲虹數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爲也竟不屈死

科臣黃太鴻同日殉難

紀事補遺 卷六

七

爲虹義僕噴龍興標下中軍遊擊原某浦城千
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從
死百姓爲之祠焉

王師破延平王出奔猶載書十車以從時隨行
者止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
而何與郭亦遁去

輔臣路振飛追駕不及縊于邵武山寺

禮部侍郎馬恩理工部尚書鄭瑄俱扈駕中途
紀事補遺

卷六

十九

逃歸恩理詐死遁至海上擁戴魯藩瑄則爭
先屈首而已上遊巡撫吳閩禮遁入山寺人
有勸之者曰豈有堂堂巡撫而怕死耶後率
鄉勇赴敵死

延平守王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恩以守此
土不能持寸鉄與闔死有餘愧可與之俱生
哉乃正衣冠縊于堂王士和臨川人富經術
崇禎朝領鄉荐初爲吏部試司務王入闕疏

除六事王嘉其直腔知府清正不阿廷人德
之痛哭如喪所親鳩金餞焉

永福降紳黃文煥男琪逐縣令起兵伐山開道
至延平朝貝勒時有貢生高美中書張份暨
僧不空等鳩衆起兵王師之遣示安民者輒
殺之倉卒無餉曹能始學佺助以千金始克
招募黃琪璠報貝勒王下福舟遂各逃散

時詭傳王師入閩有留髮不留人留棺不留屋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之語省城巨室移棺郊外城中如洗

廿八日王抵汀州王師踵至建寧知府楊三畏
延平道秉樞趙某一路迎降隨征御史王國
翰以警急聞王怒欲杖之扈從皆遁次日有
十餘騎叩城曰扈雖者乃追騎也遂執王及
曾妃去國翰及子都督同知武禮部曹學佺
通政司馬思理俱縊死妃至九龍潭投水王
崩于福京或曰代死者唐王聿劍王實未死

其從亡諸臣則戊辰進士賴垓河南丙子解
元熊緯也後粵中僭號上僞號曰思文皇帝
是月羅明受率水師至賴王師截之于江明受
遁走棄巨舟八十餘兵士被獲者數百賴城
內外列營喪氣王師于二十八日破廣營二
十九日破海營自是東南城外無一卒

九月三日王師圍賴城中留者江起龍罷卒三
千江國泰金昌振四百餘餘日移所招虔人
紀事補遺 卷六

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憶水師後
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賴人登陴日久勉強
支吾旦夕王師既平汀洲別遣李成棟韓固
山畧定興泉邵漳等處九月八日入泉州德
化縣令陳元青迎降

大學士蔣德璟絕粒死之

十九日王師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十
留一二父老仍鳴各舖羊酒郊迎貝勒王

扎淇塘沙洲出諭安民禁兵士毋得入坡
掠分賊任官悉如舊制福州縉紳俱遁山谷
首至者某部尙書某一人而已跪沙中竟日
貝勒不爲禮徐乃令去曰爾之官在明朝若
是大乎並不使用也速去

雉髮令下有閩縣人趙卯生三子矣時妻已
喪卯乃多沽魚肉與父母暢飲酒酣請父母
拜之曰暮卯俟父母安寢徘徊中庭愴歎數
紀事補遺 卷六

四呼其子曰爾讀書筆硯可簡出吾有所用
隨令三子先發乃濡濃墨大書于壁曰男子
趙卯不肯雉髮願死擲筆縊于中室時年三
十有六

禮部尙書曹學佺字能始號鴈峰年十八舉于
鄉二十一成進士官轍所至野利除害工古
文詞賦富于著述尤喜臨池入晉魏之室嘉
宗朝以序何揔制士晉所著書讀及闕寺三

案削賊追奪幾陷不測歸乃閉戶著天下名勝志選古今十二代詩撰五統說繼乃旁通天文禪悅字說語錄二十一史皆有纂輯威宗朝屢詔起之不就唐王夙知其名初入闕卽起爲大常尋進少宗伯特設蘭臺令修威宗實錄問駕已離廷律卽削髮入山寺爲僧有不知時勢者四人思爲恢復計乃率里中羅無三十餘人直抵寺中而強之學佗曰千金子不憚傾囊以應奈時勢已至此何四人苦懇之學佗惻然曰與其留爲兒孫用不如先爲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翌日下山予之如其數四人者延學佗至師府時卽九月十六日也至十九日王師入城學佗乃呼家人告曰吾志已定吾今日盡節之日也遂沐浴正衣冠縊于中堂年七十有三語不及後事後五日始得入棺次年二月

十九日移觀西郊二忠祠葬祭成禮

右衛指揮胡上琛字達聖號席公直隸人伊祖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州右衛遂占籍焉上琛幼孤依母家田氏少長嫻禮義文詞年十八赴京襲祖職折節讀書耽于賦咏多著書畫有富意者輒典衣購之唐王入國陞錦衣衛扈從延平及王出奔上琛徒步歸閉戶不出王師將入城上琛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

愛妾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志久矣特慮君志未決月上臺拜動顏色遂服冠裳與妾琛天地祖宗並坐中堂飲藥酒而卒上琛時年三十有八妾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時囑母氏撫養

十月三日鎮城中有縫城而出者王師獲之以爲鄉導夜泊小東門而上鄉勇猶巷戢又之

四日黎明王師四集遂破

忠誠府萬元吉楊廷麟投水死郭維經入嵯峨
寺焚死兵科給事萬發祥守道彭期生吏部
主事龔棻御史姚奇翥兵部主事于斯昌王
其玄黎迷球柳昂霄魯祠宗錢謙亨戶部主
事杜珽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鈞劉應驄賴
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俊臨江推
官胡纘知孫林達吉監紀通判郭登寧鄉官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與升馬芝貢生楊述
鴻黃尚賓胡國偉王明管聲元戴綬良之輝
朱長應賴尚佑劉期錫等數十人不死于兵
卽自盡投水耳

十九日王師入漳州漳州道傳從龍知府金應
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而鄉民兵
起殺從龍麗澤

當王師之未入泉州也鄭芝豹先至開城索餉

糾糾不應者卽梟其首縛親家母子廷抵漳
得數萬又具火手五百將盡焚城中宮室以
餉未足遲至明日俄報固山兵將至乃奔安
平芝龍保安平時樓船尚五六百艘軍容烜
赫戰艦齊脩礮聲不絕震動天地以前約南
都洪內院信未通故猶豫未敢迎師又自念
早撤關兵王師得連行無所累有大功而兩
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聞廣總督可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得猶南面王也員勒令泉紳與芝龍最厚者
郭必昌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與清恐以立
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旣招
我何相逼也員勒聞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
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詩畫至安平
其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
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
則投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

若將軍不輔立我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
入鑄閩粵撫督印以相待我所以欲將軍來
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畫大喜必
欲降附諸將多不從其子成功痛哭而諫勸
之入海而芝龍念田園徧南廣東政以來增
置庄倉五百餘所驚馬戀棧遂進降表單騎
以五百人自隨而降

成功母自縊死芝龍過泉州大張播告誇投誠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之勲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

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
箭爲誓遂命酒痛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
挾之而北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惟狎
客陳鼎隨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乃面作家
書數封皆囑無忘

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芝龍本
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

何

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
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成功樹
旗曰殺父報國張肯堂沈猶龍等亦往舟山
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陸見
奉朝請

十二月朔成功曾文武羣臣于烈嶼設高皇帝
神位定盟恢復仍改明年丁亥爲隆武三年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移于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振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十八日陷國城中人執阮
韻嘉袁士弘監送楚雄伏誅

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無犯定州據省
凡五百五十日

五月李定國帥師向臨安庚申至壬戌援之敗
阿迷州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旌承
昌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

六月鄭成功于廈門中左所設演武場六月四將軍入巡西楊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之上座以爲同樊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于天波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可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遂卽折箭對誓迤西得免于屠戮畏知之力也

七月土司龍左田許名臣來降鄭成功合鄭鴻

建軍圍金州于桃花山不克

八月十八日四將軍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鼐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中顯至營曰但得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劉文秀曰謂諸人曰沐世子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禮世子世子歸以三十騎道之悉反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階而上中顯認之愕

紀事補遺卷六

然謂其人曰此卽撫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與兩將軍還成都車餽余錫用徐中和等以謝國人文秀隨引兵討倭革庵革庵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窮險峒名溪鳥其外巢曰大莊夷蠻黑老虎路之其戰口御雙刀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定國益師往誅黑老虎定國之攻臨安也定州步目李阿楚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

礮礮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又屠晉寧及昆陽主貢歸化又殺數十萬人迤東被戮之慘幾與蜀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楊畏知不衰也

十月四日峒人多出降破之執萬氏定湖以歸沙亂由于萬氏滇人疑其如夏姬及歐俘難

黑奇醜莫不大笑

是月鄭成功從大學士曾櫻謙領明年明中僞

朔號戊子大統歷用文淵閣印印之

順治五年戊子閏三月同安溪皆下以吏部

主事葉雲署同安事

五月閩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還

八月王師破同安葉翼雲及領將邱進金裕皆

死之遣光祿卿陳士京入朝于肇慶

紀事補遺 卷六

順治六年己丑土京還自肇慶僞封成功爲延

平王始稱粵中僞朝

六月漳浦守將叛降于成功

順治七年庚寅成功率師南寇

順治八年辛卯二月

皇朝守泉州鎮將某領廈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

縉諸紳咸避于浯嶼成功自南返泉州攻者

始退十二月成功寇漳浦其令叛降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海澄守將赫文興舉衆叛

降成功圍長泰縣

皇朝督師陳錦來援敗之

二月成功復陷平和招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

府

七月七日陳錦爲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

其首叛降

兵部侍郎王靈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在

紀事補遺 卷六

彼爲僧繼而僞敕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

能決九月

皇朝金帥援漳島寇失利

順治十年癸巳三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

臣使言思文今雖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

臣乃具公疏請救驗視卒不可得

五月金帥以萬騎勦海澄遇伏大敗

六月島寇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尙文叛降以定

海李孟發僞署大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

杭成功赴勦順治十一年甲午四月初議割

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上雜髮不受王師復

潮州

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于粵東

十二月朔成功陷漳州漳屬十縣叛降者九獨

龍岩不下

十二日泉州屬七縣而叛降者六

紀事補遺

卷六

重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烏寇陷仙遊攻凡半月

四月烏寇援粵之師失利僞統軍黃梧降級

五月烏寇聚旗大潰六師戈甲耀目集縉紳觀

之

六月烏寇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寇陷揭陽澄

海普寧三縣命峻揭陽澄澄普

十二月守舟山將已臣興舉城叛降于烏寇發

師已三月阻風西是始抵城下十六日王師

再遣師使議和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粵中僞朔

十年大統歷以前年有軍事也守泰州將馬

信棄其城叛降于舟山

二月叛將馬信及馮用張鴻往俱抵廈門謁成

功

五月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

閏五月改廈門中左所爲思明州

紀事補遺

卷六

重

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來降縣令王元士

從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陞城出

七月五日以陳忠勇侯留守思明州成功帥師

北寇奪閩安鎮斬我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

餘人

二十三日戰于南臺舊橋又明日戰于橋北再

勝

二十八日戰于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援

將張禮八月四日成功陷連江

二十六日王師克舟山僞摠制陳雪之英義伯

阮進俱赴海死

順治十四年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火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粵中以僞軍書通問于

思明二月徐孚遠觀粵中僞行在泛海取道

安南入滇成功會師浙海以前少師司馬張

煌言爲監軍北寇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卽放羊于山久而孳

息日繁見人恬不畏避軍士競執之時天朗

淡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擁擊義陽王溺焉

于是返旆

順治十六年己亥五月島寇悉師北指張煌言

以所部亡命爲前驅入江抵瓜州城下明日

成功至王師禦之滿漢兵死者千餘島寇乘

勝遂克其城成功南渡寇鎮江煌言訴長江

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

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陷鎮江水師畢至

七月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

五日蕪湖以叛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湖上游

門戶倘皆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

扼要害非公不可

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汪之南北相率叛

降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池旌德貴池銅

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經縣巢縣含山舒城

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凡四

府三州二十三縣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

待時爲叛降計

時有大帥單騎東奔飯于村店店惟一老嫗大

帥皇遽問曰今殆何如老嫗不知其爲大帥

也合掌向天而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

敢飯而去金陵亦竊議拔降未定而謀和島
寇疎放權蘇四出營壘爲空士且釋兵而嬉
用輕騎襲破其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
寵未就王師聲城出戰島寇大敗成功遂乘
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與楚師
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和門山中出天台以
入海成功之敗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
中途遇紅夷船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公何不取臺灣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
則不患無餉矣臺灣海中荒島也

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飢上下無策文
燦向芝蘭詠之芝蘭曰公第聽某所爲文燦
曰諾乃招餓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
生一頭用海船載至臺灣令其爰舍開墾荒
田爲生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
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夷所奪築

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
城數十處臺灣之城叠乱石高數丈厚丈餘
用火煨之石化爲灰融洽成塊

其門戶爲澎湖澎湖淡水地勢低下海舶至此
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
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船渡之直抵城下城
中紅夷不過千餘人餘則皆鄭氏所遷之民
也以大礮擊城城堅不受礮灣民導之曰城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於城濠貫城而過
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水若塞其源三日而
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船遷其
家成功撫其地數年卒子鄭經嗣後至甲寅
耿精忠反于閩

鄭氏人猶稱粵中僞朝曰二十八年

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委身而託
之祭則寡人亦云幸矣藉之謀國不已謬乎

事雖雖喜圖籍工文詞而空言無實好作聰明有利天下一舉手得之之心而容之無其量馭之無其才徒借筆鋒墨陣鼓忠義而圖恢復多見其不知量也觀其始不能出關寸步既且先去爲民望擾攘經年而所成如此堪識者一笑哉黃道周輩號稱心膂在承平固曰能賢畢竟迂遠不達事變其于宏濟時艱全無影響賴卽後亡而萬則自用頗專楊亦遜于見事豈所稱扶危定傾者耶卒之君逃臣死俱歸孟浪適以速鄭氏之負篋擔囊而走已耳可慨矣夫

明末紀事補遺卷七

本末



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壽鏞崇禎十五年王師至山東賂兗州守將劉允清亥金十萬澤清遂棄州不守王師八充壽鏞自縊魯王被執時年幼詭稱魯王牧兒見兵入掠王邸贊王忽流淚兵入掩之旁有人曰此魯藩八千歲也兵入刃之三擊不中兵人駭曰犯其補遺

汝有大福我不害汝前有一少年女子甚麗犯之不從死于墻下意汝婦耶汝其埋之王因得脫十七年二月甲戌王嗣位

三月北都陽王遂南奔

乙酉四月福王命移江廣道浙江暫駐台州

五月十日南都復陷福王出奔馬士英率新部奉福王太妃至杭州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為宰相

棄天子挾女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苑于鄭虎臣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可歎哉

時浙東已車潞王監國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尙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疏三疏申大義于天下而已無何王師入浙潞王降

紀事補遺

長勒布散官吏于浙東且令薙髮

疏原任蘇松巡撫山陰邢彪佳赴池水死宗周絕粒自斃其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塔秦詞瞻詩云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表夏甫時地皆飛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會稽王毓耆聞變即遺書宗周有

云願先生早自央母爲王炎午所笑毓耆遂
投柳橋河死諸生潛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沈
死周卜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
寓紹興城外迹至野寺不食死

時馬士英亦奉福王母妃至紹紹人猶未知福
王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福王母
妃清斬士英言戰鬪之氣必發于忠憤之心
忠憤之心又發于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

忠憤補遺

卷七

三

無恥在在不憤矣新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
從不曾眞寔寔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
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
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
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
醢醢上悅色則獻妖嬖上喜音則貢優鮑上
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
于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

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盡

金珠而四方孤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三望

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交選

取方棄機打劫巡方總督見允卽題其餘編

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

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

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于此也茲事

急矣設本閱臣可以走平兵部尙書可以述

紀實補遺

卷七

四

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

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說謊英

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號

呼法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

絕色卧薪嘗胆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

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

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

鼓可厲苞桑可固也

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所
欽慕卽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
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
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
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
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
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
輿搖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
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孟
白勿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不相充
無它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
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厲猶可
俸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僚倒烟霞仍效賈
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
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
活之區也哉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

閣下上干洪怒死不歸辜閣下以國法處之
則當束身以候提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
待鉏耨

時浙東郡縣降附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除姚攝印官發閩左爲馳道執
朴以行役者衆譁不能定九江僉事孫嘉績
乘衆怒遂斬攝印官閩左少年輟耕而從者數
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鄉道謙應之紹興遵謙

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也少任俠不爲繩
墨之士所禮閩人屈尙忠過主越遵謙筆號
之曰吾聞諸先生即左都御史凡僉述官皆可誅
也時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
召其故知豪傑以從

初王期昇爲太守夢有持謁入者魁而記其姓
殷以問誰官陳子龍子龍曰越亂兆矣此殆
會稽守殷通也至是而驗

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于寧波時
定師王之仁已授降表肅樂大會紳士于
于城隍廟召募義勇郡紳謝三賓陰致書之
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爲禍階須以公之兵
威脅之之仁至寧陳兵教場受約于肅樂出
三賓書誦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
有左祖三賓者使之任餉而止而兵部尙書
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鄭遵謙陳函輝宋之晉
柯夏卿方國安熊汝霖孫嘉績等迺偕王至
紹興卽監國位朱大典亦追孫珪上表勸進
于是以分守公署爲行在以明年爲監國元年
是年仍稱江南僞號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
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
蕩孫嘉績然河霖錢肅樂當瓜里羣臣皆奉
表勸進

王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

推未晚也固讓不可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
普爲東閣大學士國維首參馬士英誤國士
大罪士英俱不敢入朝

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事子世風爲平

將軍大典鎮守金華之晉司票擬未幾起舊
輔方逢年之普謝事起章正宸吏部尙書李
向春戶部尙書王思任禮部尙書張文郁工
部尙書余煌兵部尙書陳含輝吏部右侍郎

紀事補遺

卷七

八

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余都御史
封方國安鎮東莞王之仁武寧侯張鵬翼永
豐伯國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補御史陳潛
夫原官加太僕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上
皇太子號曰悼皇帝福王僞號曰赦皇帝潞
王曰潞閔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又復於潛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尊食鳴鼓放舟登陸搏戰

未幾復轉棹還戍奉以爲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乃還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驟然國維疏請于王曰尅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咎之逸而攻堅搗虛人無應援之暇此爲勝筭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惜不能用

初孫熊之建義也皆書生不知兵迺方王二帥紀事補遺 卷七

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之分餉者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新出義餉勸助無名之証也分地者某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

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庭譁然戶部主

事董守諭面奏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爲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冬有義師專供本郡軍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閣部以五府歸方藩而方王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爲徵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不過

紀事補遺 卷七

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尙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爲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王師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至王師敗績追至草橋門下適大風雨遂收兵而退王師駐沿江營木爲城

會福州遣兵科給事劉中祚頒詔於越諸求富

紀事補遺

卷七

十一

貴者爭欲應之監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星馳有紹上疏于閩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新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入閩者王監國退居蒲服禮誼昭然若以偏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曰鳩集爲榮一旦南拜正朔鞭長莫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胡秦莽楚之安哉熊汝霖吾知奉主上

不顧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由是浙閩竟成永炭

十一月進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爲寧國公封鄭遵謙爲義興伯監國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諸軍皆受節制馬士英阮大鍼皆竄入方營欲朝見王不許下羣臣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不當殺恒

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監國回越城以謝三賓爲禮部尚書尋入東閣鑄大明通寶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中進某所造監國魯元年僞大統曆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監國在紹興以柯夏卿曹惟才爲使奉書闕用敵國禮

紀事補遺

卷七

十二

往者劉澤清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于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餘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內向行朝震恐議以伯爵廢之孫嘉績等重署爲勝將軍始返

定海扼兵陳梧敗於橋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乃不當罪乃止

二月丙寅殺宗大祥董守諭明朝堂哭臨三軍
縞素一日從之

錢塘自正月以來各營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
監國云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
敗後遠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
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沈船一戰
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
是月王師決堰放舟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
紀事補遺 卷七

營守泚命王之仁率水師從江心壘戰是日
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船數十隻鄭
道謙獲得鎗甲八十餘副國維督諸軍渡江
會閩使陸清源資紹至江上犒師馬士英唆
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藩罪國維曰禍在
此矣

四月王正月率師渡海鹽破澈浦城又杭州固
守堅不可克魯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

邵尙書余煌兼部兵尙書督江上諸師而王
師屯北岸以大礮擊南營碎方營中厨鍋灶
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閩中曾以手教
相招入閩必大用卽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
五月二十七日夜遂拔營走至紹陳兵刼監國
南行二十八日夜月色甚明王師遂入杭州
江上諸軍聞報俱潰鄭道謙攜賈入海國維
二十九日惟王之仁一軍尙在將由江入海國
維與王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王之仁泣曰
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清師數十萬屯北岸
倏然而渡孤軍何以逆敵之仁有船可入海
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追護監
國

禮部尙書余煌大張旆示盡營九門放兵出走
筆畢正衣冠赴水死

是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孫熊所將

皆奇零殘疾嘉績盡以其兵付某某與張正
中合師三千兩浙來受約束者當竄鄉寨太
定大僕卿陳浩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祖
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劉譚山將取海軍以江
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調有浴于江者徒涉
往來王師驅馬試之不及于腹數十騎過江
而列戍驚擾走死不暇監國發自紹興富平
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護監國由江門
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慰元妃張氏世子由
定海而出

張國維行次黃石岩而方國安馬士英合兵奔
至天台詢之士人云山西有徑可通楚粵至
滇閩者因士衆未集稍憩以俟山中有石橋
恐敵人之來襲也命毀之橋中有石板板有
文二行曰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駭以

爲此天意也遂留不在遣人投誠至杭貝勒
大悅卽命阮大鍼遺之以書以巽其禮爾人
大喜卽決計獻監國以投降乃遣將守監國
夫至營而守者忽病不省人事監國得單
騎逸登海舶傳命國維防局四邑遂過東陽
治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

二十五日王師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
誤天下事者文山臺山也一死而已

二十七日王師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
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謂知府王禮
曰子有父母在可無死余國之大臣也義不
得生暫欲薙髮以紓民難于是經理諸事三
日畢從客就縊或曰赴圍池苑云

王之臣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于
蛟門下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到
松江提冠登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客入

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臣不肯身
洗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
命難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

陳函輝哭人雲峰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
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
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穆叔生死爲魯
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女恩無可
報妻兒而不能親落日想夫湖上應憐故國

紀事本末 卷七

孤臣臣年五十至七回顧萬事已畢徒慙赤
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
一生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
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叅文佛
蘇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于卷尙存副在名
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
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
間同志又作自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語

腐戶自經死

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
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沈河死

兵部主事葉世桓與妻王氏同溺死

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

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

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沈水死

諸暨諸生方峒山陰諸生朱瑋赴水死

紀事本末 卷七

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

坐臥內命人掩覆聞聲誦佛死

王師至金華督師閣部朱大典出兵與戰傷王

師士卒數萬固守月有五日不下王師取民

間耕牛載紅衣大礮集城下向一處擊之城

崩大典以家眷悉置于樓閣門縱火自焚死

其子師鄭鄒武進人亦死

總兵張鳴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內應

城破鵬翼及葉安王楚王晋王平王皆自殺
行學御史王景光被殺不願遇害

馬士英方國安等猶擁殘兵數請入閤唐王以
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臺州山寺爲僧隨爲
王師搜獲阮大鐵先已遁降貝勒隨令內院
辦事方逢年及刑部尙書蘇壯等俱雜髮投
順士英國安至杭貝待待之厚兩人遂擒魯
王妃及其眷屬以獻貝勒復誘兩人使盡攜
眷屬及愛將銳卒入城中駐札月餘貝勒治
宴其將領四十八人同時就戮囚士英國安
挾之人閤俱械一室士英日吟詩消遣一日
引入洪塘與總兵數人俱彼殘時有黑氣從
西南來以爲諸臣破慘猶有天變云

阮大鐵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署其姓名
膺之南征者懸內院之缺以待大鐵初降不
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黨潘汝楨之子也時

紀事新編 卷七

七

紀事新編 卷七

七

爲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鐵數等大鐵入牋
應奎故作色斬之大鐵不覺屈膝既而示以
銓之書大喜過望從征福建方過仙霞嶺口
稱雷爺相見遂墮馬折頸而死雷紳祚者太
平人以孝廉仕至河間道因劾周延儒被黜
至弘光時六等定罪爲大鐵冤死故顯神云
兵部侍郎楊文驄士英戚也乙酉夏道蘇州取
庫金二十餘萬田楊同遣兵四百載幣物獻
貝勒貝勒盡殺之田仰私送幣帛數車貝勒
受之使田兵別營以鉄騎千餘圍之盡放田
兵出圍令楊兵下馬去器械于次日火礮四
衝之火箭齊發一營皆沒張名振既護監國
出海投肅 伯黃斌卿于舟山舟山者四面
皆海元時爲昌國衛首越王勾踐欲置夫差
于甬句東卽此地也今省入定海設參將一
員以鎮之崇禎而黃斌卿爲其地參將斌卿

興化衛人少隨其父于京即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苦于無資有懷劉氏助之得辦劉氏乃爲其妻妬死後自縊將陞任正北總兵南京既失遁歸閩中建僞號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爲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緯長江此進取之地也唐王善之封爲肅伯賜印劍率兵屯舟山便宜行事既復上疏乞周雀芝自副雀芝

卷七

五

號九玄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爲盜于海其入饒機智僞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統之其所爲東京者乃國王也國王曰京王擁虛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主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即薩摩于諸島爲最強與大將軍相爲首尾雀芝既襲日本散在海中無不如

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跡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爲益如故久之就撫以雀芝爲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

乙酉秋唐王加雀芝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其冬雀芝遣人至撒斯瑪訶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濟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概許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

紀事補遺

卷七

三

年之用自長奇島至東京三十餘里馳道橋梁驟遞公館重爲脩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雀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以悅之叅謀林簫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齋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以爲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雀芝懷慨下士來者多歸之而斌卿爲人猜忌故至是雀芝怒而入閩福州既破鄭芝龍約眾議降安昌王恭揚尙

書張肯堂侍郎朱永祐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雀芝涕泣而謂芝龍曰雀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三十年威望一朝墜地爲天下笑請得效死于前不忍見公之至此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雀芝既去舟山斌卿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得還軍斌卿怯于大敵而勇于害同類是年副使荆本徹至舟山屯小沙畧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藉士卒所至爲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爲流言民有軍里者從斌卿攻之本徹遂遇害

至六月浙東事敗張名振護監國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而斌卿不納飄泊外洋名振故與斌卿爲兒女姻其兵勢每相倚藉王鳴謙至舟山斌卿謬擊之盡併其衆叛將張國柱乃

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名號驍勇斌卿念陸戰不能勝之乃使百姓棄城而身率水師出戰于洋三日夜不能當國柱名振水營將阮進精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秋濤方漲乘之發礮無不靡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却元妃世子去斌卿得以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爲海中小盜名振拔之使統水營進甚德名振而斌卿以計間

之使進背名振取其駟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時監國監舟外洋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監國入閩
十月丁酉監國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次中左所卽廈門也時芝龍旣降并令鄭彩執監國以投誠彩不可匿監國而以南夷貌類者服監國服居舟中謂守者曰事苟急則縊死以示之王師挾芝龍北去乃

已芝龍子成功年甫二十不從父志復建殺父報國之旗于海上然亦不欲奉監國仍稱閩中偽號鄭彩乃奉監國改次長垣以明年

曾監國二年海上遂有朔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監國改次垣熊汝霖爲相

辛未監國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爲建國公張名振爲定西侯

紀事補遺 卷七

五

楊耿爲同安伯鄭聯爲定遠伯周瑞爲閩安伯周雀芝爲平夷伯阮進爲蕩伯周雀復海口以參謀林篤舞總兵趙牧守之遣義子林皋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二月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浦失利又明日王師救海澄南師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鄧西王復建寧其裨將王和復紹武初營山中取民

間几桌數百張每張然火線數十柱黑夜順流環城而過守者謂裨兵薄城礮石交下遲明日方知其僞守者習之不疑一日和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篤舞趙牧死之周雀芝退保火燒嶼是時舟山復有吳勝兆之事勝兆

朝守松江師也頗懷異志聚吳中失職者并招太湖義旅以臘書求援于舟山斌卿猶豫不

紀事補遺 卷七

五

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張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之時斌卿已進爵成侯其肅伯印故在名振請卽以其印封勝兆爲期是月二十六日勝兆之聚謀者既衆人人以爲事成在旦夕肆言無忌而所撫義旅多不就約束欲渡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次骨其未經招撫者則睚眦北師因捕義旅以見勝兆勝兆外無以目解輒斧質以

狗義旅且惑勝兆中變

當是時名振率師窺崇明而海蕭樓船喪失八九
九踞歸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因失勝
兆之約義旅遂刦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
勝兆之部曲且與義旅異志于是有詹世勲
者矯勝兆之命召義師次第人斬之畢而執
勝兆當事者雜治其獄陳子龍侯其會沈廷
楊徐式殺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連

紀事補遺

卷七

一百

染入案當事鞠之長吉口承與詹世勲謀叛
非勝兆也于是并殺世勲初忠威伯賀君堯
帥溫州嘗賊殺禮部顧錫嘯衆論非之及溫
破入閩復至溫之王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資
來舟山其操將歐與有隙于君堯至是潛告
斌卿斌卿遣盜殺之中途

七月監國親征至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奎步阮
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令朱丕承寧海
令錢楷皆以城降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
林正亨爲戶部尙書錢蕭樂爲兵部尙書沈
宸荃工部尙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靈
通改使余颺左都御史林崱吏科給事黃岳
吏部考功司郎中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
攻福寧州其帥余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

紀事補遺

卷七

二六

海上天子船中國公而能成事者乎錢蕭樂
致之書曰將軍獨不聞宋末年二王不在海
上文陸不在船中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依沸
鼎以称安巢危枝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
書遂降

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破
執不屈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奎兵部侍郎林汝翥攻福

清兵敗皆死之初咨于福京主銓政曰此謂色太平之事願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募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檄以待死聞監國至而起

吳鍾璣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

紀事補遺

卷七

二五

爵僂卧丘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千萬請加歲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辯其數書創付監國允之

十二月斌卿攻寧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文瓚黃德叙王家勸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爲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結海濱義旅餘姚人王翊王江具帛書邀之爲偵者所

得邑紳謝三賓又許夏等以寔之夏等入獄西島師始至泊桃花嶺仰視城上寂無舉動王師以大礮擊之即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爲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詎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饒罷邵夫建義之事胡可

紀事補遺

卷七

二五

假三賓在旁搏頰以謝夏等皆論死文瓚妻張氏夏妻陸氏獻宸妻朱氏文琦妻朱氏皆自縊死

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乃刻意爲保聚之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卽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日食初舟山之田強半屬內地大戶至是盡籍爲官田總計合山之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

斌卿欲并收其一如土司之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

王翊遂入四明山四明在漢晉以前通爲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爲四明週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豁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關山據險自守諸將共破之大關山四明之心也四明之爲山寨舊矣

紀事補遺 卷七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監國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鳳南都時御史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職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瑞而左彩彩積恨之

監國次陶安從亡諸臣之室保俱琅琦守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河霖奴子與之爭日元

紀事補遺 卷七

夕汝霖自監國所歸沐熊鄭兩家以簪珥相問遺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彩汝霖遂爲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于牛田鄭氏故以商船爲事遵謙強取二舶資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秘其辭色彩乃詐朴部將丘輝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鄭鴻達謙過輝船送之破擒輝既擒謙而難于面之伏艙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所殺我豈出

河意而相避平輝出謙乞隻雞孟忝哭奠汝霖既畢蹈海死

謙妾金四姐者故娼也嘗管殺其婢王氏下於獄謙以千金出之謙死金四姐東臺聚彩每饋食斬象人以侑哭彩聞之沈之海中

二月以錢蕭樂爲東閣大學士時江西金聲桓遣北將郭天才援閩與巡撫佟國龍有隙天才來降封爲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林眉自縊興泉守道湯
綦緋衣坐堂上遇害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
知縣都廷諫死之永福陷兵科給事鄧正幾
賦絕命篇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長
樂陷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
府王和巷戰自焚死監國在閩中先後復三
府一州二十七縣王師調江廣兩浙之兵來
收府復府縣至是盡陷僅留寧海福安二城

遂陷

是月王翊破上虞殺攝印官王師由清賢嶺入
義旅屯于丁山狼頑失指屠百餘人有孫說
者閩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上虞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
翊合兵社嶼守閩禍牙軍器甚整北撫勒兵
東渡下令教鄉聚團練攻杜舉破之其副將
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間舍翊以四百人

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復自天台至四
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
餘人而京第亦出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謙樂卒初余登華以福寧
州降鄭彩受之福寧危而後降由于劉中藻
故幕府在焉彩及掠其地蕭樂與中藻書每
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蕭樂固有血疾亦念其
恨也疾激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
閣大學士是歲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
都之變東南如故併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
則借寇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
爲不倫矣斌卿于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
至長崎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爲天
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俗佞佛而教人務排釋
氏且作亂于其國日本起兵盡誅教人生理

于土中者無算驅其船于島口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于五達之衢置銅版刻天主像于土以踐踏之毀案有西洋物雖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方欲復仇大舶載砲與日本爲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日本方戒嚴于外國京第卽于舟中朝夜拜哭不已

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籃
紀事補遺 卷七

與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問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臣哭于我國我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京第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由此也

孝卿假而船留長鎗長鎗故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箔以綾幔分爲私室當月夜每室懸琉

璃諸妓各簪琵琶中國未之有也孝卿戀戀不歸而其國輕之竟不發師王翊又被上虞走其令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余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素應彪皆齒掠橫暴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旅蔓延于八百里之間設爲五營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軍門下戶安堵如

紀事補遺 卷七

故嚴畝而稅入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置重典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盡閉吏胥不敢催租縛民郡縣長吏惴惴保守一城爲幸皆薦誠講解翊計天子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狗奉化王師方攻吳奎明力不支而遁至河伯所翊猝遇之戰王師敗績順治六年己丑正月辛酉朔監國次沙垣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王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王師乃離城十里掘壕樹柵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爲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尙等同死者數百餘人張名振之妻師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西者亦失欽于斌卿而別營於鹿頸兩人皆恨斌卿第孥皆

紀事補遺

卷七

三七

在舟山未得聞也

六月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閩地盡陷鄭彩亦棄監國而去名振與阮進進往迎監國于沙埕扈至南田以建跳所處之從亡者爲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鑾兵部尙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而鍾鑾

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爲博士弟子員率之進見襴衫巾繅拜起秩秩監國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翎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

左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武則自稱都督將軍未有三品以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振大僅受御史在承平固爲顯要而非論于今時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

紀事補遺

卷七

三七

懸絕以之相臨恐爲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吳鍾鑾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

初諸營進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聞名振名振不樂曰侯王翊之來我爲上言之也翊朝行在觀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鈴鍵哉山海久不寧有北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人所致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

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
印曰請自隗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潮
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

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朔之前營黃中道
曰嚴我公動搖四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
其使分義各營敢受招撫者視此我公踉蹌
去

王師圍建跳所藹 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
紀事補遺 卷七

金鼓動天王師圍解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
先初同張柱國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
以事

朝先固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爵爵居
間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頸四五月而聚兵
數千邊海爲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建跳所阮進將昔日保舟山之力以百

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
所存問官守斌卿喜收海盜資其剽掠有黃
大振者善劫獲番艘數萬金以餽斌卿不厭
大掠無以應之逃匿朝先營驚危言以懷朝
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

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布陸偉朱玖通戰輒敗
求救于安昌王恭摺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
罪曰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于
紀事補遺 卷七

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旨處
分

九月十四日胥會于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瑋
朱玖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
掠砍傷斌卿沈之海中二女從死

十月己巳監國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府
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祐吏部侍郎孫廷齡
戶部尚書

是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阮進述請兵不發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勸得普陀山慈聖太后所賜藏經爲贊則兵發矣進與名振上疎監國以登波將軍阮美爲使監國親餞送之

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不知所往

紀事補遺

卷二

五

十二日見山舵工節曰此高麗界也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琦凡商船往來至國例發小舟護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芻策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而知艤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寺一日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日福州寺閩僧居之一日日本寺本國僧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者拜其位下湛微

紀事補遺

卷二

五

返

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且忘備豈能渡海爲人救援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監國在舟山

三月朔王翊朝行在陸兵部左侍郎

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王師攻舟山惡塢中梗金師自奉化入田師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餘里遊

騎四出以搜伏聽者邇之于海馮京第以病

不能行匿鶴頂山爲其降將所致害于寧城

時周瑞周雀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

以爲舟山犄角亡何芝瑞有隙監國使武陵

紀事補遺卷七

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構之益甚瑞

一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

中左所彩太敗泊涅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

而張名振亦欲結成功歆反擊破彩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巳卯朔監國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斌卿之破也阮

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杖一不

以賊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墮
之朝先又不以會是時朝先居舟山名振治
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
名振猝至

朝先手格殺十數人而死

台州分收道耿應衡遣好細入舟山託于巫者

謂監國之祿命宜禳灾星張名振沒醮請監

國行香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之謂如此

紀事補遺卷七

舉勦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一人矣會王

師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崇關金華馬進寶

出海門而陳錦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

張名振既進厲監國發舟山舟泊道頭

七月朔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

大星墜地野雉將鳴爲團練兵執于北溪過

奉化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其絕命

詩授筆于翊書而示之乃引筆以擲海道而

出北師將會定海蔡翊以待每日從客東瞻
掠髮脩容謂諸帥曰使河曹見此漢官威儀
也

八月十二日北師畢集陳督誅之翊坐于地曰
母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
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
貫直木絕其吭乃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
之則跪而翊王師見之皆爲泣下曰非獨王

紀事補遺

卷七

公忠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遂削髮爲僧
以見金帥于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
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踈隣人俱厭之
江隣妾而黜其妻妻亦懷恨數江登車而去
聞者薄江所爲一日江出隣人以其妾在不
疑旣而不返始知向日以術脫其妻也江旣
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

孝陵題詩痛哭

是月辛酉王師試舟海口南師以舟突陣獲樓
舩戰艦十餘艘十一人而縱之丙寅大霧王
師之舟悉抵螺頭門守陣者方覺先是阮進
詣海門議和王師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
北帥金鶚之舟進以火毬投礮風轉篷腳反
擊進面創甚投水北帥刺取之安洋將軍劉
世勲都督張名振統精兵五百義勇數千皆

紀事補遺

卷八

城力戰殺傷王師千餘人

九月丙子城陷以巴臣興守之王相李士宰相
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及舟
山而三耳唐王嘗聞涇縣江陰之以守見屠
也歎曰吾家子孫過此一縣三尺童子亦當
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繫衣南面視其妾
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
縊死然後題詩自縊禮部尙書吳鍾巒屠曹

陀山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太

城別言堂自縊孔廟

吏部侍郎朱永祐被執貝勒令薙髮活之祐曰
吾髮如可薙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
城流血濡衣僕曰主人生前好潔今無知邪
血遂止

兵部尙書李向中居憂城外王師購得之向中
哀淫翔武殺之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董

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

杜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

顧環工部主事顧宗堯舍人蘇兆人安洋將

軍劉世勲左都督張名振工部所政戴仲明

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定西參謀諸

生林世英皆死之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

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監國至

中左厝尋居金門案屬泉州同安縣東南沈宸荃艤舟

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監國在金門三月

自去監國號

順治十一年甲午口月口日鄭成功奉魯王居

金門初至禮待甚恭既蓋憚王積不能平成

功術之未幾將王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

中

紀事補遺

至十一月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進陳雪之

圖舟山巴臣與叛降

丙申王江復與沈調倫聚中明山聲勢浸衰調

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劍卒

八月二十六日王師復取舟山進雪之俱赴水

死

丁酉朝議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數

日之間溺死者無筭遂空其地自丙申後歷

九年山中無事甲寅冬山寇復囑聚牛載而
平然皆偷驪摸嶺之寇徒爲民害而已

自浙河失守雖復郡邑而陸處者唯舟山二年
耳餘則以海島爲金湯舟楫爲宮殿而已海
舶苦水扈從者晨沐不過一盞船僅周身穴
而下仍復蓋之其與處棺中何異監國舟名
河艚稍大而其頂卽爲朝房諸臣議事在焉
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騎島衣冠聚謀雖

紀事補遺

卷七

金鰲橋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
者以此亡國之慘圖諸殿壁可以得師矣野
史氏跋

明末紀事補遺卷八

本末

永明王諱由榔神宗之孫桂王常瀛第四子

也常瀛最少與惠王常潤同李貴妃出萬曆

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與福瑞惠三王俱受

封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天啟七年瑞

惠三王始各就國瑞國漢中惠國荊州桂

國衡州地皆荒瘠而衡在江湖之表尤爲僻

紀事補遺卷八

遠常瀛靜守藩封號稱賢王正妃王氏貴人

范氏以選侍孫氏妖媚見幸故王范俱不見

答後數年選侍坐巫蠱事死王始親一宮生

四子長次俱天崇禎十五年三子及四子皆

冠會督撫題請發宗人府序名玉牒咨禮部

會題冊封三子爲安仁王四子爲永明王

十六年獻賊陷衡州蹂躪全楚桂王由永州入

粵西得脫而世子官監宮人等阻永州浮橋

下賊悉擄之安仁永明俱禁永州衛以木押

籠之令僞湖南道徐姓者督兵押赴衡陽僞

道卽衡陽人壬午鄉薦也密啓王云臣係新

科舉人爲賊所迫至此今幸臣起發王駕雖

一面撥夫支吾頃已遣報桂殿下自有兵來

救駕又囑守者都司王有成毋令賊來驚擾

徐亦問候日數次桂王旣脫走桂林卽密遣

人偵視得僞道啟報遂謀諸征蠻將軍楊國

威國威遣中軍焦璉飛調狼兵數千兼程而

下

十二月復永州迎二王以出而賊兵復合璉負

永明徒行一日覓肩輿入粵安仁亦免凡桂

藩内外人等俱給路費送歸藩下而徐姓者

已死於亂軍中竟失其名

獻賊知粵西有備乃毀桂邸木石至長沙建僞

殿遂由楚入蜀

十七年春桂藩父子君臣相會於桂林廣西巡撫程式帮巡按郭封總兵楊國威等會議桂藩係朝廷親王今遭賊難至此宜調處錢糧安置但桂林有靖藩不便同城唯梧州倉庫充實請王先行遷蹕就近支糧應餉然後會題請旨桂藩乃順流而下

六月始至梧州沿江安蹕文武咸朝忽報福王建國南都喜詔方到哀詔繼至及開讀宣言紀事補遺

卷八

三

本年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陷京師大行皇帝殉社稷桂藩伏地大哭自辰至酉絕而復甦遂致疾八月薨於蒼梧葬於藤縣城北惜號興陵

守陵官每見五色雲覆之因啓賀且傳童謠云五色雲照王墳歸南土永自明

時藩府宮眷僚屬尚有千餘二王資囊已盡賁支卯糧猶不足用而安仁素殘刻凡永明表

食所需仰給王兄恒缺一日安仁遣內使周明押衣篋四送永明舟中王大喜啓視皆藉黃袍別無可常御者王爲不懌周明前啓曰願王勿煩惱暫用收貯靜俟天命有歸自有服御之日

順治二年乙酉夏五月王師下江南六月唐王監國福州八月詔至桂林封永明爲桂王時靖江王亨嘉密與參謀孫鼎金議以勤王爲紀事補遺

卷八

四

辭遍檄四方調集漢土官兵又強劫撫鎮三司瞿式耜于元燁張同厥鄭封及楊國威等初進監國表文諸臣力諫不聽又慮遲疑生變於是卽將藩衛及先至狼兵共萬餘人立諭藩府文武于靖江府臨朝稱賀是日加孫金鼎爲參贊軍機大學士加參贊嚴天鳳范友賢爲將軍總統左右前鋒雷楊國威爲城守卽日誓衆興師由水路出平樂抵梧州殺

官刦庫于時桂府兩王舟泊梧江方在危急而廣督丁魁楚已飛奏閩中卽發兵西上梧江靖江見所調兵不至傍徨無計西兵小棹東師巨艦一鼓之間全軍喪沒魁楚傳令收兵恐驚桂府親來朝會

靖藩既敗與嚴天鳳等十餘人駕小塘舟飛渡桂林堅壁不出令孫金鼎上潯州催兵應援及抵潯州遇叅將陳邦傳等奉調勤王率師

紀事補遺

卷八

五

東指邦傳與金鼎爲兒女姻金鼎以爲救援有人矣乃告以靖江敗狀邦傳宴之時叅書胡執恭毛可求同席酒半邦傳起更衣招執恭進密室謂曰今者靖江無謀動取敗衄我等若少依違禍不旋踵矣幸金鼎自來送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富貴耶計定復卽席謂金鼎曰今日之事大人知之乎金鼎曰已知之不必言再飲沈醉投金鼎于水邦傳

秘之取其屍擦灰包紮訖卽傳諭各兵艘悉改勦逆紅旗卽夕解功至梧州魁楚大喜亟鎮征蠻將軍協同東師前定桂州臨城之目楊國威旗鼓焦璉者與國威不協乃登令所部縛國威及嚴天鳳等械送軍前囚至兩廣魁楚卽命傳赴福京後得旨嚴天鳳楊國威處斬貶靖江爲庶人安置廣東博羅縣未幾病死封邦傳富川伯晉焦璉都司使

紀事補遺

卷八

六

順治三年丙戌秋八月福州不守丁魁楚聞報密會湖督何騰蛟西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等議推監國而閩學兵部尙書呂大器自閩至原任兵部尙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時安仁王于九月病卒于梧式耜首言永明王賢且神宗嫡孫應立桂太妃王氏曰諸君子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十四日于袁經

中監國肇慶

推置僚屬魁楚大器爲大學士式相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皆晉爵

諡唐藩僞號曰恩文

福京舊輔蘇觀生粵人也督師援顓顓破撤兵度嶺魁楚故與觀生有隙兼聞顓敗倉卒與司禮監王坤趣永明走梧避之式相曰今日

紀事補遺 卷八

之立爲祖宗雪仇恥爲生民援塗炭正宜奮大勇以號令遠近今強敵日迫東人復不靖苟自儒外棄門戶內憂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聽

已而觀生使給事陳邦彥勸進復回肇慶

十一月唐王弟聿鎮浮海至廣州觀生雖勸進終忌魁楚不願過肇慶竟回廣州適聿鎮至遂與舊輔何吾驥布政司顧元鏡總兵林察

等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乃僭位置六卿僞號紹武召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以拒肇慶

是月十八日永明亦僭卽尊位取藩封永字又

以神宗孫取歷字改明年丁亥爲永歷元年

以府署爲行在尊父桂王爲端皇帝太妃王

氏爲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

王氏爲皇后大赦陞賞有差時論不立東殿

紀事補遺 卷八

不選宮人諸臣朝罷喜相謂曰鳳準龍顏果

中興主也不設東殿宮人可謂美政之始

加魁楚兵部尙書式相吏部尙書並東閣大學

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

太妃復召對諸臣論曰今朱家皇帝僅存此一

線續承大統願諸先生盡忠竭力相輔助之

文武拜謝

遣給事中彭耀赴廣諭觀生被殺廣州進兵至

三水永明乃內兵部侍郎林佳鼎督總兵李
明忠龍倫蘇聯等禦之佳鼎故粵中監司與
林密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匪除迎佳鼎佳
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
水死肇慶大震

式相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紀綱慎政教
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
王坤者舊北闕自南都失而入閩唐王遣出乃
紀事補遺卷八

人肇慶秉筆司禮監

內批改戶部郎中周鼎瀚爲給事中
式相力言
不可不聽

呂大器以病辭入蜀

內批陞再巡使王化澄爲大司馬式相疏言化
澄誠賢有廷論糾封墨敕何可爲例請補部
疏尙得體

言李永茂內學士知經筵預入疏薦十五人

爲十五省鄉望疏至王坤啓禮部未幾半
內次皆誅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獨斥永茂疏
諫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事去省人進
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相
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阻
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

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相又言曰司
禮抑求不可薦入更不可
紀事補遺卷八

吏科給事劉璵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永明
怒叱逐璵等式相力持之得復用

十二月王師由閩趨潮惠俱下之潛師襲廣州
望月唐王方視學警報至觀生吐曰潮州公
文昨夕到兵何自來耶王師先以數騎抵東
郭門守門者猶以爲招徠海上盜也驟聞之
比覺而城不及閉先鋒入反據城以引外騎
執聿鏢觀生自縊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

衡等死之聿與周益遠四十四王觀元鏡
何吾驍降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瞿式耜請守
峽自司禮王坤趨永明西避之式耜夜掠舟
舟留駕曰我兵水陸鳬至云水可注下楫也
爭之不得請身留肇慶宗人府朱容藩曰左
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行益孤亦
不許永明遂駕小舟上西峽走梧州丁魁楚
以朱治憫爲總制守肇慶

紀事補遺

卷八

十一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李成棟分兵徇南韶自率
兵向肇慶永明由桐州北走平樂而魁楚感
于奸弁蘇聘從桐西走岑溪式耜隨行而妾
媵衆多逗過梧州惟大司馬王化澄戶部尙
書吳炳翰林方以智文選郎吳貞毓給事中
唐鉞御史程源中書吳其璽洪士彭掌錦衣
衛馬吉翔扈蹕
李成棟入肇慶朱治憫走治憫字子晦浙人也

川文安之雲南王錫衮爲相周堪慶郭都賢
劉遠生等爲六卿王時魁金堡等爲給事
晉騰蛟閣部督師是時孫可望方由川貴入雲
京安之錫衮以道阻不能達

丁魁楚之去梧也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
兩曰金二百四十餘萬兩方至岑溪成棟追
及之戰于藤江魁楚被殺闔門盡沒
王師入平樂陳邦傳棄城走南寧永明聞報大

卷八

十二

怒王坤請召武岡鎮劉承胤入援藉之赴楚
承胤聞召卽統兵至全州迎駕封承胤安國
公

式耜上疏曰篤不幸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
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
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在粵而
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
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楚不可遷往

舉鄉試有交譽崇禎時爲肇慶同知驟陞此職至是薙髮云

成棟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等取高雷廉三郡二十九日成棟入梧州巡撫曹燁降失是蒼梧令萬思璵作一本龜令人牽之號於路曰降敵者似此及王師薄梧巡撫曹燁以春秋得雋者也因與櫟肉祖牽羊以迎曰燁不知天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也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若以罪不赦作諸軍門亦唯命若惠逸天之福苟保首領使得是所君之惠也卽涕泣不敢仰視成棟笑而受之釋其縛焚其襪兵入梧城萬思璵大書曹燁姓名於木龜首置堂中遂遁

二月永明入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爲東閣大學士遣使湖南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并趣其兵入衛是月式耜至自梧州疏請徵四

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海內幅員此止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聽又泣請曰東藩已失所存惟桂一隅若復委而去之武岡雖金城湯池何能長久臣本起此以舉事願與此地俱存亡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委節制

紀事補遺

卷八

四

封總兵焦璉富川伯鎮桂封舊鎮陳邦傳思恩侯守昭平

永明發桂林三月薄桂林式耜檄總兵焦璉璉駐別縣黃沙鎮聞檄卽率三百騎赴救時山水泛溢士卒徒涉百里水及馬腹臨江無舟搜邨中得漁舟二艘士卒以次渡畢璉乃渡初十日薄暮抵式耜府式耜歡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

翌日王師數萬猝至數十騎直突寧昌門登城樓式耜署在城樓下矢及式耜綸巾式耜呼璉璉卽袒臂控弦自下射之十騎輒連發數矢敵應弦而倒數十騎乃下短兵接戰璉復殺數人時城門閉餘騎復登城挾馬越城而下奔還大軍璉卽啓門而出麾三百騎大呼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三千斬首數千級王師復合璉又大呼殺入軍士無

紀事補遺

卷八

五

不以一當百呼聲震天戈刃所及血肉飛式耜率士民擊金從之以助軍威王師大奔璉復追殺數里王師乃退

初承胤之從武岡入援也猶尊朝廷持正守法逐司禮王坤爲竊天子權面叱周鼎瀚爲奉寺鼻息雅重式耜特發兵數千援桂旣而承胤請以金吾郭承昊馬吉祥嚴雲從封伯柳史毛壽登駁之吉祥等疑疏出劉湘客指

鼎鑪造飛語爲重卓崔記之議激承胤怒逼永明立命廷杖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萬六吉于行在午門外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益橫脅永明幸武岡式耜疏請畱蹕全陽以扼楚粵之中不聽四月永明至武岡改爲奉天府以巡道嚴起恒爲大學士

紀事補遺

卷八

五

等來歸悉賜五等爵晉騰蛟總制世襲定興侯駐衡州巡撫堵胤錫駐常沙聲勢稍振五月承胤援兵在桂索餉而譁式耜括庫藏不足夫人邵捐簪珥以佐之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擊鬬掠市而去

是時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茂平南王尚可喜統兵取湖南進攻桂林焦璉負創奮督督師撫按肘腋腹石分門聚守用西洋銃擊

馬騎王師稍卻乃出城奮擊自辰至午不及
餐將士枵腹式糶括署中米蒸飯分哺之將
士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王師旋去式糶先
令路將馬之驥伏于隔江犄角接應王師北
追殺二十里而還孔有德敗走望虞山樹木
皆以爲金甲天神幾爲焦兵所及

余龍者故江上盜也有家萬餘受贖督萬元吉
招撫及贖破龍等無所歸出沒甘竹灘

紀事補遺

卷八

七

既而廣州陷東莞人癸未進士侍讀張家玉舉
人韓如璜等起兵攻東莞是年春修養甲素
聞家玉名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家玉衣
冠出見責元琳以大義元琳固與家玉同爲
癸未庶常者也歸報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
答書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
可以不賢之招招乎生殺榮辱惟公所命其
師林存力贊之遂結鄉勇何不凡莫子元等

紀事補遺

卷八

六

襲東莞入之執新令鄭流金籍降紳李寶斯
家犒士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走以舟
師屯杜深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
陳太赤領縣事兵部給事陳邦彥招余龍等
起兵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
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權奸阻不用唐王得
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卽家授監紀推官而邦
彥亦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
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觀生東保潮
惠不聽丁魁楚立永明于肇慶觀生與魁楚
不協撤兵回部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覬動靜
授邦彥兵科給事令回慰觀生而觀生已擁
立唐王聿錫邦彥貽書報命遂隱高明山中
未幾廣州破肇梧繼陷將至平樂邦彥聞之
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襲廣州龍許之
乃焚北船百餘于東莞遂突廣州邦彥使其

紀事補遺

卷八

十九

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璜等亦戰死李成棟至順德破余龍于黃達江馬應房迎戰死之當時王師東指不能復西由是桂林稍定

式邦自三月至五月曉夜立矢石中推食解衣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無變志又焦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邦以國士遇之獨得其死力璉乘勝復陽朔再下平樂

紀事補遺

卷八

二十

督張家玉兵部尙書提督嶺表軍務以魯可藻巡撫廣西可藻和州人以明經令新城政最擢御史式邦敘軍功特拜是職

式邦復請告自劾曰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萬死無一生之望者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

懷集縣丞徐定國向厓山中誓不薙髮及是引兵復懷集御史魯可藻督師復富川及賀縣引兵與焦璉會平樂陳邦傳亦由賓榔入潯州王師引還廣州遂復梧州西再定式邦力也以保桂功晉式邦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式邦辭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何不拜

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請再返蹕全陽不聽

六月偏沅巡撫陳夔龍率滇營標將趙應選胡二清入覲晉應選一清都督少保各謝恩率兵還漢

時王師破杜溶村韓如璜死之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園之家玉走博羅

七月前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于九江村與陳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輝爲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僞降王師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之并坑花山盜之守東門者

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歎曰

其死於是乎佐若相與坐而歎庭戰而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

吹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走即鵠潭李戒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縣令朱實運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常燦殺守道于華玉知縣章應斗以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張家玉亦破博羅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初劉承胤號錢棍擁重兵頗建間及迎變遂與中人迫脇朝廷太妃刺血書詔召駐札商丘伯侯性久衛性遣部將謝復榮以五百人至式耜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昭告興陵時三王已定長沙衡州且陷八月進逼武岡承胤戀子女玉鼠惟恐失之遂降爲王師前導

十月十日吉翔謝復榮奉承明及李國新關而

出永明三字在襁褓并托母樊氏摩馬失之
百官俱未知也吾鄉從從三日不得食至一
士人家見其中堂供神宗像與永明貌類永
明且拜且泣士人夜夢有天神降其家詣天
人悉從有二學士侍側一髯而魁梧者曰此
蘇學士軾也一秀而瘦傑者曰此李山人泌
也士人師方以智貌類山人士人奇之寤因
自備曰居中南嚮坐者豈當今耶跪而進饌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永明受之大駭復前行村民皆獻雞黍土司
車祐戎服具卒乘以迎獻黃金刀永明皆慰
勞之承膺引兵追躡且懸牌諭內外有知永
明所向者賞萬金時永明與承膺相距三里
復榮請永明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
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永明徒步三十里
足疲不能前危在漏刻會侯性率兵奄至乃
卸肩輿先發性至峽口王師引去永明已

晝夜不食暮宿羅家店越五日抵古泥封進
祥符侯
府臣吳炳以疾留武岡破逼薙髮兵部尚書
傳作霖見獲不屈械項遊營遇內閣吳炳乘
輜來作霖謂炳曰爾做內閣耶何不識廉恥
至此炳歸自縊

紀事補遺

卷八

在藩上

話

永明崎嶇入粵次柳州式耜屢疏極言不可他
一移一步滇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演三百年之
土地僅存粵西一綫返蹕收復號召聯絡粵
師出粵以懷江贛楚師出楚以取武荆且粵
西山川形勝兵馬人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
飛輓有資永明三救留守不赴李成棟用四
姓盜鄭昌等為道破高明殺朱實運于南門
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
二十七日成棟圍博羅穴地置礮轟發之雞鳴
城陷張家玉走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

澤之裏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眾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極其守成棟救增城家玉列三營于城外成槐合杜永和間可義分攻之城中亦突圍出戰將士死者數千人無降者諸請血戰潰圍而出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出卒死欲戰無人必俱受縛矣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已壞焉用徘徊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

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闕賜也時年三十有三官軍得其屍集諸神視之李贄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齒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匿覺斯不得踪跡也家玉常乘黃馬神駿趨疾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蹶死溪水側云

成棟又以水陸師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傳度猶率兵巷戰力屈索筆題其壁曰無權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祐禍患是搜千秋而下鑒此孤貞遂赴水北兵出之檻送廣州在獄不食五日惟慷慨賦咏所傳有大造于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子何之我躬分良苦之句十月二十八日被磔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

業

死逾年贈兵部尙書子恭尹能以詩文世其

陳子壯至廣州臨刑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參而炫同日死與市子上圖亦見獲其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是日佟養甲命何吾驥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祚王應華伍瑞隆閻捷先陳世傑等觀之養甲問諸降紳曰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語曰

真忠臣真忠臣

永明倉皇跋涉亦如出武岡時是用陳邦傳

承盾既降北兵利其賁伴與歡飲遂殺之

時長衡既失何騰蛟嚴起恒劉湘客咸至桂林

永忠盧鼎諸鎮兵雲集貳貽調和主兵撫慰

有加籌畫糧糗日不暇給復疏言柳州搖蕩

裸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鄰黔蜀南

寧地逼交夷不可遠幸爾來將士瞻雲望月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爲會極江楚民情以桂林爲拯救之聲援騰

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任汛可圖恢復不

聽初土司覃遇春從騰蛟手楚潰歸入桂林

陳兵索餉騰蛟式貽俱惡之比至柳守道龍

文明承督撫密檄伴與遇春飲解其部曲執

遇春送桂林誅之永明至古泥遇春子鳴珂

訴冤從行者倉皇未詳其始末對以不知鳴

珂率諸苗攻文明文明走遂入柳州大掠矢

及永明之舟遂陷

永明倉皇跋涉亦如出武岡時是用陳邦傳

曾禹以三千人送駕遂次象州

十一月式貽集郝永忠焦璉誓子神前刻期出

師盧鼎趙應選分路駐兵轉餉不絕督師何

騰蛟得展武略攻三王之兵于全州斬級無

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軍如天津

關關道亘三百里王師去楚永明欲幸南寧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爲新興侯焦璉亂兵所阻

十二月永明入桂林式貽與起恒並相式貽黎

明入閩夜分始歸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

騰蛟仍督師出全州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郝永忠出壁興安永忠闖

賊左營也前在桂林與焦兵不相能式貽調

和之始得其用及壁新安有江西進士蕭琦

式貽令永豐時所得士也爲人貪壬以禮恒

驟騎司馬時居永忠營百媚之遂言桂林富饒固守殷厚趣永忠起關因聲言五節報營卽撤兵西上二月二十二日郝兵抵桂左右趣永明遷蹕式耜曰不可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風塵而遽使駕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回波逝雖長年三幸能逆挽其賊杖哉左右禁近益周張不止式耜請

貴財縱兵淫掠焦璉遣人謂式耜曰強敵外逼奸究內鬪勢不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容出城駐兵城外俟永忠城中乏食必外掠斷統兵四而擊殺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爲保障以梧爲門戶協力守粵事可萬全式耜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虞敵騎騁虛不聽

時永明早發式耜疾出送駕永明卽以數十兵

遮式耜車入掠其署百姓奮義擊賊俱爲殺傷式耜家人假以何督師令箭救式耜家屬得出式耜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逼式耜登舟城中煙火高于樓櫓式耜家人放舟二里樟木港黎明少司是劉遠生等至抵樟木港式耜已兼晝夜不飲食惟歎息不及送駕身不能死桂署爲恨遠生等謂兵變倉卒急難著手請下朔平間催遽入援發微遠近毋內

恐檄地方紳士毋驚疑雜髮檄一吏入桂島
烟火收倉儲毋爲亂人所盜式耜黎之舟下
三十里豆市井人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明
日式耜乘小艇返桂城下俾會城人知留守
在也仍回駐陽朔璉兵續上楚鎮周金湯熊
兆佐亦入桂城式耜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
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三月一日式
耜還桂署無舍零落滿城暴骨唯烟火中燿

災氣耳式耜令軍悉屯官舍灑除街路其從
官被掠如窰入者漸周給之太常黃太玄死
於兵棺殮之撫順荒餘收拾破傷招徠撫字
桂城始有人跡

何騰蛟方犒軍永寧聞變馳回而郝兵已飽掠
避去滇鎮胡一清新興侯焦璉俱統兵相繼
而至日需粟米數百石式耜撻髮爪辦之軍
復大振

王師聞桂城兵變二十三日直抵北門我耜
勞軍士勉以忠義騰蛟督將校分師應門而
出胡一清統領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
統楚兵從榕樹門督師及焦璉從北門戰未
合璉即奮臂顧左右曰璉爲諸君破之單騎
橫矛直奔王師左右衝擊勢若游龍王師合
而復散耜數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
呼殺入與焦璉合連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
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臂曰兒好爲我破
之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十人奪敵馬而馳
一清每乘馬必剪其鬃王師意爲牛遇之輒
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胡與焦合兵轉圍
而前金湯兆佐率楚兵橫擊之璉標下趙興
白貴帥銳師夾擊皆殊死戰白貴戰死王師
遂奔追殺三十里北渡甘棠而去式耜得於
北門督師還交相勞苦督師乃列營榕溪諸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師分兩路而軍永明永明發桂款式耗獨處孤城已而煩傳內明永明每款獻下淚至是式耗生疏詣侍在候駕及三宮起居永明乃大喜知留守在也不置書旌美遣官慰視憊悴狀式耗寸縑無還賜紗緞及尙方銀兩并賜精忠貫日金章以表其忠太妃賜紗緞尙方銀與夫人邵復進式耗少師臨桂伯璉等皆晉爵式耗恤死事

軍士家爲壇祭之焚白晝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是月永明至南寧扈蹕者輔臣嚴起恒馬吉祥兵部蕭琦給事吳其憲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六七人而已潯柳二府爲陳邦傳所據不乘地稅資用乏絕嚴起恒殞署吏部關選五邑城三十四縣三州鹽客藥戶皆入仕籍式耗念南寧蠻鄉不可久駐日爲永明海軍道

紀事補遺

卷八

四

請遣桂督勦鎮撫士直取全州會東人有反歸信促巡撫魯可藻繕兵以備文念存無講官經筵久曠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于扇進之趙臺者順天人錦衣籍以武職改文階陞南寧添設巡撫有才幹能得土司心會有湖州人胡執恭爲吏部當該在先帝時陳邦傳因入京襲職與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西入南寧邦傳于會焉因迎駕得預票擬時下敕有拜君之賜于無窮句遠近笑之會禹欲得南寧執恭佐之臺不讓于是陳趙治兵相攻

金聲恒王德仁以江西來歸初聲恒本潯陽衛襲世職以邊咨歷楊嗣昌史可法諸部累官進徐總兵尋轉左良玉後降清順治乙酉四月左良玉東下以江西屬聲恒既而良玉死其養子襲度率所部降而聲恒不願

東下北行乃自請願取江西以獻英王許之遂以江西專委聲恒還師南向與蘭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西屯九江聲恒宣言王師馬步二十餘萬旦夕且至迭檄江西連降卽免屠城巡撫曠昭解印而逃江城人皆走至是年六月四日紳士及諸亡命迎聲恒于九江十九日聲恒至有諸生數十迎于江千聲恒戴方巾青紗金線蝴蝶披風受諸生廷參于舟前廷參者初見卽跪跪已起揖乃拜復起揖再拜而止聲恒故武人被輕衫受文謁喜殊不自勝左右顧從者當如何答禮且笑且樞引諸生起口中謙讓喃喃有所云而無其辭頗涎隆縮如繻諸生及從官皆自笑之聲恒恐內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

體忠忿江城久不迎謁聲恒也則與金氏分營而居城以東者爲王城以西者爲金所居也

都會宣闕處官府用第萃焉其徧種姻族又分據華劇網羅諸富豪略盡以便益器置官屬陰忌王氏上馬精強亦不大誅掠漸得人心欲遂除之未敢以發會雅髮令至齋文者聲恒之叔也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恒曰此王兵爲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卽其揖時刺之屍出王兵大擾燒德勝門及章江門與諸金格鬪三日殺傷相當聲恒且戰且招以至兵屬體忠是爲掌旗牌王得仁軍中所謂王雜毛者也聲恒念江西據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閩廣得江西則東南要害居其大半而身以孤軍修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計王師南下以來功未有高乎已者意且久且封王次亦不失爲侯耳及收淮西疏還乃止以聲恒爲副總兵提督江西軍事視原秩更貶于是聲恒氣沮

是時閩中僧號以陽延麟爲相督師取江西南
元吉爲兵部尙書督師至贛州

紀事補遺

卷八

三七

紀事補遺卷八終

明末紀事補遺卷九

本末

丙戌八月王師平福京殺明人士是以游士莫

敢言自外歸金氏威震閩楚巡撫李鳳翔死

聲桓益驕乃大治宮室以明都司署爲師府

役夫萬餘窮高極壯嘗臥病思食虎卽令環

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聲桓性陰

狠能銷噤不泄方南顧明後內甚清盛欲待

紀事補遺

卷九

四方有起者因而自立自巡撫李鳳翔死北

來有司益多挫之

王得仁亦望爲總兵而不得意同快快又屢受

折辱得仁本起羣盜隸國營每臨陣未嘗有

堅陣性又獷躁不能無惡言或曰天下事大

定矣願君命當侯否耳富貴自有時君其忍

之得仁益憤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煨金銀以

萬金使丹客宗超一開天寶洞將以立璽寶

致物惟極天罡雷役使丁甲神爲百勝天符

異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公尤重富

優伶每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此金王兩

家怨辭稍稍聞于外贛州之未破也萬元吉

嘗遣間使密誘聲桓使反萬從武陵楊嗣昌

西征時嘗與聲桓相識于左營故也聲桓得

書不報捕其使械繫于庭夜乃解其縛飲食

勞苦之間督師殷勤甚厚未明而縱之萬地

紀事補遺

卷九

二

後其使亦間泄其語諸歸客恬之知兩家不

得封意貶間自露其關防劄印乃言聞主尙

在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者卽舉江西

封公亦嘗達一二平未幾江城人士走諸金

門下者受意爲聲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誦

其冠服之式聲桓令塑爲華陽巾而羽衣與

像入祠觀者昨舌歸客極言明復夫聚且阿

意謂先長矣印令公舉江西待收京且分天

下而王之聲桓喜甚且遣間使請焉後巡撫章于天至遇諸將益偃日從諸將索環寶奇貨呼聲桓曰金副摠得仁曰王把摠先此兩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自文于偏裨至是其部曲亦駭一日章宴藩司鋪璲席地望聲桓等干墮外酒半嬉笑視曰王得仁汝欲反邪是日得仁歸大愧其從騎聲桓亦失色俯首鞭鞭還帥府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遣官票追其側三十萬得仁大怒提衆大呼曰我流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論汝官無餉可得扛則有之聲如喇叭目睛皆出杖其差官三十扛日寄章于天此三千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所遣請印數輩皆不還奈何丹客宗超一弟子黎士文者亦輕撥喜事舊與左右往來其弟郭

紀事補遺

卷九

四

嬰有門人官圖者黎從置劄付爲官即因爲轉賣以榮載喜事少年又雅游于金客黃人龍之門即因人龍自荐于聲桓曰若輩并能得之明兵雖大聚獨我知圖主所在耳公誠無愛厚賈資我以往可期而至也聲桓曰願汝歸何知酬汝且功名本共之居其間黎生及胡爾肯夜袖兩印入帥府一爲鎮江侯一爲維新伯篆文柳葉上刻小篆文曰精忠報國曰此上所私賜也聲桓喜甚日掛腕間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舉印界之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待趙旗鼓歸而議之我聞烏金王爲何騰蛟所敗已使趙旗鼓往覘且質何擒主否也趙旗鼓還盛言烏金王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于寶慶二人以故按不發已而巡按董成學亦覺金王謀反有端屢揚言欲奏聞而索得仁狀兒得報恐與之歡兒則

居家狀泄堅不肯與章言天又從索金玉杯
匣等物益恣其怒日聞諸匠爲旗幟練火器
製鞍甲今年正月既望章于天率數十騎忽
如瑞州掠諸富家財或謂得仁曰此恐非爲
索財賄也前有滿兵數十騎不知所往恐其
伏瑞州待撫按定議而發脫有尺一詔出不
意公等且見擒得仁益急

正月晦春節二十六日壬戌官將猶習儀于上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藍寺得仁伏軍裏甲而往上甬道努隊睨聲
桓曰如何聲桓搖首是夕未發文武各罷得
仁歸晝夜部勒全營次日癸亥五鼓遂反七
門不放殺殺並巡按及城守道于帥府盡捕
運司道府縣官令百姓改裝得仁遣人邀擒
章于天于江中聲桓使人迎南都舊輔姜日
廣于浣湖里地以姜門生故吏多仕南北者
故迎與其事資號召也出示安民稱閭閻號

金自爲豫國公王自爲建武侯姜曰廣稱太
子太保中極殿大學士皆稱賜尚方劍便宜
行事大約謂勞苦功高不惟無寸功之見錄
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氣雖平不得已効命原
主云云

于是以聲桓中軍宋奎光左爲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黃人龍爲總督川陝山東山西河南五
省兵部侍郎初王氏演郭韓諸戲及請祠像

紀事補遺

卷九

六

服式皆左良玉舊各胡以寧敬之也時以寧
死子甫十有二歲救爲進賢伯諸金皆爲都
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錦衣衛同
知金幕書記吳尊周爲江西巡按王幕書記
陳芳爲江西巡撫府縣各屬堂佐皆其客也
時舊冠服亦易倉卒不具盡于優伶箱中取
之一時唱導威儀如他日鄉民擁觀噴噴惟
視其起間前後皆禿無髮以此微異私人信

布寮署而諸客首言明事者錄並不及唯陳大生黎士文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真官閑歸而不願出者則又生以觀望矯詔加銜勒令爲官欲因劫聚義旅觀其強弱諸客久失望亦各自稱銜級出所藏閑中劄付散賣頗給欲羅萃山澤別爲一軍由是職方監紀交錯于道復如弘光之時

黃天雷妹有殊色得仁爲之心死而王休忠亦

紀事補遺

卷九

七

欲之故構怨于聲桓殺之而奪其軍以納其妹天雷妹尋以不食死已而追悔之乃厚過天雷凡事者而行奔走求官者皆就黃以歸建武建武之門幾傾豫國客前所遭迎唐王者丁時遇輩趙趙道中實不知所在金王亦貶其詐微聞南來人言唐王已死諸臣復擁立桂王于廣東乃爲閩中禪詔進諸官秩有差然聲桓意終疑又謀求益王世子立爲

監國諸事唐王而嘗爲魯王官者因亦各謀迎立魯王而戴之縉紳有識者見其舉動各引歸相戒勿出東方義旅總督師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唯姜曰廣在城中與金王調策兵食而已王得仁西征九江以寧從兄胡澹詣軍門說以順流而下揚言章巡撫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若驚傲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

紀事補遺

卷九

八

陝山其誰爲請有也得仁咤其言到九江不移時而破之珍其鹵獲自部送還金亦忌王北伐數趣使歸以澹謀廣聲桓望客皆曰此上策也時江西諸郡皆反獨贛未下黃人尤聞澹謀謂聲桓曰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贛州高氏在彼聲桓愕然問故人龍曰昔者明有寧王名爲宸濠反于江西以不備贛州故爲巡撫王守仁所擒也聲桓心動會

紀事補遺

卷九

九

三朝鎮守湖廣羅總督恐其兵趨廣欲先敝金兵于贛州遣人遺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創舉非常扶大義爲天下倡威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如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垂其後計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乃立議代贛然忌王氏專制會城勢與偕往使使先肅冊印封高進庫論以利害進庫卽

高得復入城守與金王相持七十餘日而會城空虛獨倚朱奎光黃天雷爲重
夏四月乙未朔世子某生王氏出也假冊爲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喜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來歸初成棟之降也以副總守吳松貝勒調隨征閩閩下令以徧師赴粵不意唾手得之及敎功疏下進佟養甲兵部尙書假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又成棟委官署所下城邑養甲必亟易之以是觖望形諸詞色養甲不之省也時永明在南寧成棟遣洪天耀
欽人丁丑進士原任明廣驛傳道潘胃緯
莫陽人辛未進士李琦三人賁奏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幸肇慶先是成棟所收兩廣五十餘印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搗之其意勸之畢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之志遂自刎成棟哭

紀事補遺

卷九

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食
事張調鼎謀之蜚金千萬賂要人以取擊于
松將發而金聲桓以江西反率師圍贛贛帥
高進庫求援于粵謂贛爲粵東門戶贛朝下
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崖峭壁仰
面萬仞勢難驟攻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不
成及旬日束手待盡我爲公守公資我糧佟
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銀八萬餉之彭年故
還發以激怒其軍心時歲大旱竄盜滿山成
棟陰結其巨魁謂養甲曰贛旦暮亡粵又寇
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
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成棟故
令羣盜遍城下呼聲動天以休之養甲勉示
安民成棟請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
榜遂布書粵中僞號養甲愕然然已無可奈
何

監軫事略

卷九

二十八日王師復破九江報至江城內外皆走
車一輛舟一渡索值至數金雖斬之不能禁
五月五日佟李親泛龍舟會既而回成棟署復
開宴優人冠帶登塲成棟謂養甲曰義冠褲
帶何等威儀養甲曰一朝自有一朝之制度
何必羨彼成棟曰大丈夫須作千年有名的
事豈能拘拘受制于人哉我今要歸明了郎
自去其辭以刀付從者請佟去辭養甲大驚
曰還須商量爲是成棟曰有不同心請汝須
試之安用商量卽越席以劍擬之養甲俱亦
去其辭成棟勒養甲于營中卽下令次日民
兵悉解辭復衣冠而以所藏摠督卽印表文
上之時陳趙方仇殺人心皇皇乍聞反信皆
疑懼百出天耀等皆舊臣降清者力陳成棟
忠誠且述金聲桓事甚悉人心始安于是封
養甲襄平伯兵工二部尙書成棟惠國公彭

年左都御史時金聲桓亦藏表于佛經部面中遣使賈至詔封豫國公兼兵部尚書得仁建武侯

自

兩省返歸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

麟山人戊辰進士

余聞大學士晏清黃岡人已未進士原任廣東水利

爲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

張佐良文選司郎中黃雲衮行人潘駿虬兵

科主事龐天壽掌司禮監時固山譚泰劉良

紀事補遺

卷九

十三

佐等帥師救贛州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遂突圍南昌初聲桓反時推姜曰廣爲督師卒益藩世子鎮守南昌盡撤精銳而行姜固文士不嫻將略彼圍大恨不知所爲聲桓愛高進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礮日增壘堅壁爲久困計

初九日聲桓兄金成功納降許爲內應奎光聞而殺之王營禪將貢鰲以其軍叛斬關竟出

而黃天雷未之知也報至贛州聲桓大怒慮

高兵尾之王得仁曰吾聞兵法制人不制于

人今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督三軍之士

銳志攻城贛城乏食不知外救不及三月可

卜必下贛下卽一師守贛一師入粵粵知贛

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清

師知贛破粵下必向解圍至贛而我以逸待

勞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

紀事補遺

卷九

十四

之衆可懾于旦暮若攻城垂破而撤兵棄之

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獨不聞寧王

覆撤乎聲桓家在南昌聞警遽退師王兵見

金兵走亦大奔贛師突出自相蹂躪者數千

人十九日金王回師敗王師于北沙獲西洋

砲三聲桓與姜曰廣盛服袂而迎之舉以丹

紗鼓吹輿至德勝門部中聲桓有驕色遂勸

兵入城中獨郭天才以爲不可而屯營西岸

是月楚撫堵後錫與馬進忠等文下常注何騰蛟聞報卽出嚴關身先士卒大戰日月橋遂于二十七日復金州進攻東安破之上疏報捷不爲自叨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瞿式耜一人也式耜冒暑往金州勞之

六月三日王得仁悉其精兵來攻王師橫出擊之大敗于七里街王師素畏得仁名雖勝時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得仁遼東人生而髮

紀事補遺

卷九

上五

備五色故雜毛之稱聞於南北大將軍固山額真譚泰乃行營掘濠溝築土城伐山撤屋爲浮橋于章江廣袤七里章江故深險富湍駛處沒水置石疊與水平然後加土重棧爲橋溽暑趨役死者數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竟就附郭數十里間田禾山木廬墓如洗其丁壯役夫率曰與薄糜一食水半奏之芻蕘無遠近辰出申還病疫死者十七八各旗分

取婦女同營者迭斃無晝夜死者亦萬餘而
其外兵死水死走死者且無算焉

固山額真營蒲子塘距永和門六七里築十餘丈高臺于永和門外登望城中市貿往來獨行耦語一見之只留惠民門縱城中出入亦籍以浮掠廉城內情實聲桓諸將俱托諸兵而遁

郭天才屯西岸五戰三捷見城中無出戰意亦
紀事補遺

卷九

上七

撤營去所遺購軍精先後數百艘王師又橫江夾所擊之時王得仁率師二萬直趨九江姜曰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清兵轉輸必由之地吾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數十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卽撤師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吾守之未易卒下分釐引兵徐出東西犄擊內外夾攻此驍

角之勢若復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此成擒耳曰廣不聽

一日夜檄十四五至得仁嘆曰不過欲得仁同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王師水陸截之得仁首先士卒轉鬪而前斬首數十奪輜重大礮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入會城王師遂屠九江

七月瞿式郭疏請幸桂不報

紀事補遺

卷九

成棟復遣營鎮羅成耀率兵迎扈即命爲前導永明乃發白南寧救趙臺留守南寧諸臣皆扈蹕東行至雞龍山有景雲獲復瞿式耜築三亭于上以志其瑞碑文至今存云

八月癸巳朔永明至肇慶成棟迎于百里外儲銀一萬以備賞賚加成棟太傅翊明大將軍總督七省諸軍以其養子李元俊爲錦衣指揮掌絲綸房事成棟進冊兵一部請一應錢

根盡歸朝廷敕部奏銷永明仍著勲臣成棟料理候恢復之日另行酌議成棟遵受隨

貢金寶儀物及僭差六萬銀兩政無巨細受成于成棟時從蹕諸臣自負五蛇功而成棟意不憚也得官不由成棟題授者悉捕擊之內外布列皆其私昵時王師圍南昌水遮陸截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錦綺金室筐篋萬千以爲幣聘親迎之日繡施帷燈香

紀事補遺

卷九

燎厯亂鼓樂前後導繼街巷城外高臺望見旌之意以爲飭降也笙歌方喧忽大聲震天火光數十道捲黑雲如大車輪飛墮城中開言城崩舉國狂走相蹈籍赴池井水死者無算已而寂然歌鼓復作衆乃稍息晡時得鉛彈子于澹臺祠東稱之其重八斤蓋城外礮核也自建武新婚礮驚酒荒日甚城中相率哺醺縱歌舞窮夜累日聲相面客如土虜根

而已諸將裨啟請百不一應惟日責姜太保
令其遣客間道出城號召四鄉起義胡濙與
姜書曰國中擁百萬精強不能出寸步日夜
荒宴而暇穿外救澹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
決自金氏入城腹富民鋤貞烈幾盡劉天駟
家鈔西山解休胡奇偉擒至李鳳翔欲釋而
金卒斬之庾領以南腐小郭應銓兄弟不返
吉安限而到今支解會應亨父子臨刑莫不

紀事補遺 卷九

蔽齒王氏楊萬同時起事者宛怨略徧四維
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爲義乎不附金王
者爲義乎天下方亂雄鷺並起強者自立能
者因人夫戴舊王稱宗國此固忠臣義士所
願望而全能者風動之資也今之確乎歸然
不與畔援爲佐者獨陳九思孤軍五年百戰
卽今兩家歸正彼前一收祁門旋還師僕獨
卒未嘗通聘幣介尺素于二氏也其受命閭

紀事補遺 卷九

中者揭司馬傳詹事前入國門已厭見其所
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以竹盜之魁
傑若蔡全才鄧參三輩前已爲金氏蕩滅餘
豺獠爲會聞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
腹獨張起祚起幕客守羣宜圖得當以報而
瑞州闌僻不能有所爲鄧雲戈以五千歲號
召烏合崎溪武寧漢谷間望屋掠煙實羣盜
耳以當北兵如振落離萬衆何益且卽今義
士如雲見前者摧折戮辱如此稍有志識莫
不飲恨祝亡今徒假年號種怨自恣目前尙
無真主而欲使氣節之志爲金王出死力其
誰聽之相國孤城瓦注一葉蔽目不見泰山
豈知重圍之外所在白骨如丘陵環南新附
郭百里村烟斷絕人之所存兵于何有相國
無庸談義兵爲也姜讀竟默然良久曰吾悔
不用某言

和姜之出也道故江上使某邀某俱出辭曰某
三年不入國門久無本朝冠服今暫見長者
何顏入郭姜敷邀之乃入城調之于故第相
見櫛簪娓娓道故某問曰明之所以失天下
非在與闖耶金則左驤王乃闖枝公與侯安
所受之哉十日之間年貌兩易名雖歸明實
叛清耳今擅除舊忿殺人筦利權大更張如
此是僭也若其元闖廣而如此爲之是僞也

紀事補遺

卷九

主

相君從與同事無後譽後世論史謂姜公何
如人不引身而退歸耕澹水之陽無從叛
亂居姜名天道所惡也某去矣姜無以答後
百日而大兵至姜在圍城追思其言而悔不
用也

時城中斗米漸至一金宋奎光憂諸將不足與
謀思假神道以威衆而德勝門郭中關王廟
向有酬賽神羊神馬朝自出就水草夕還廟

調馴殊常而未嘗有試鞍勒者奎光一日早
起使備香醪急趨夜勝門楊言曰德中關帝
見夢賜吾馬以破敵今趨往領逐入廟握馬
鬣不鞍而馳之三十六營兵將七門四民皆
驚願聽約束從宋督出戰而金王終待外援
夾擊奎光計復不行

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于衆云能解圍
破敵自言其名曰摩訶盤若聲桓欲驗其術

紀事補遺

卷九

主

乃請以米五斗試散兵民自辰至酉闔城震
足由是駭服推爲國師每日闔城手香隨國
師環繞七門各衢市誦摩訶盤吞三匝期以
某夜出城破敵令軍士無持寸鐵獨用葦炬
數百千牛縛之人持一炬薰四端豫國公建
武侯親挾竹批率師縱馬大呼衝陣即破矣
得仁尅其詐聲桓猶惡之

真人虜乃稱病佯狂聲桓爲求救于國師摩訶

盤若曰：「噫！吾已知之，彼私飲御婦，天帝罰令爾吾行救之，遂偕往視疾。」人龙狂言如初，聲桓戒左右縛之，且刑拷鞠摩河盤。若曰：「我北來，巡按江西御史也，遂磔之。」是日并殺章于天祥，姜太保印更以內外軍士聽金鳴時指揮城中升米二金矣。

固山額真聞其窮也，以米二石使人呼于城下，紅而餽之。聲桓答以冬笋百斤、金橋一石、圓

紀事本末

卷九

三

山亦笑稱其能答

城中薪亦盡，撤屋以炊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捷重戶枕數千金而死者，禽鼠艸根木實殆盡，遂殺人而食。廢宅生雀，麥飢人食之得仁，猶稱瑞曰：「此天貽我也。」

交衢直巷先有瞭者為隱號曰雄雞也。即男伏雌也。即婦有超即帶刃者曰有尾，即羣竹者一聞無翅與尾，即共出擒而殺之。其始第兵食

民既而民復羣聚掠兵為糧，後乃父子夫婦相談譚，固止知其轉輸路絕，乃西南逐張啟，祚西北降鄧雲彪而殺五千，歲北剿余應桂，吳扛于都昌，東收湖盜涂麟次第擒殺。

胡僧憤金王所為，以為兩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膈墮死。其二子亦為王師所殺。百姓轉為王師耳目，牛酒蔬菜日至安坐而收其斃，是同舊輔路振飛、錦衣衛康永、邱撫兵。

紀事本末

卷九

四

汪某自閩航海朝于行在，閣臣宴日，曙兵部蕭琦相繼去。

九月，督師何騰蛟復永州，又復衡州，將恢長沙而取鎮，曹志建不受節制，還屯永之虓虎關，騰蛟困而顧兵。

李成棟拜表出師，注衆登舟，忽震雷起，舟中折，中軍船桅杆士衆皆驚，成棟諭衆說曰：「此棹必有毒物雷當擊之，何足為異。」

時江廣皆反，賴守將固山高進庫，孤守賴城。初，高亦隸左部，與成棟相締盟。前此六月，成棟遣使招之，約以勤秋北救，不至當輸款。至是，成棟復追持諭入，賴勒令高反，辭語不遜。進庫怒，碎如其諭曰：「李固山反，便得國公。我若反，亦是國公。此諭帖當與誰令要我反除死？不爲遂逐其使，使還。」

成棟卽進兵擊之，敗績回。至中途，報獲奸細，得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密書則養甲遣家人約進庫爲內應也。成棟還行在，密奏之，定計誅養甲。時養甲在朝，其所隨北兵皆分發梧州，就根成棟，遂遣督張世新、張祥、管餉十萬，率所部士馬至梧州。端師梧有井水寺，頗寬敞，卽寺中按部給賞。伏甲小巷，北兵旣就賞，世新令次第從小巷出，皆執而殺之。三千人無一得脫者。養甲知事已敗，露齒表使人北上，復被獲。

十月十日，使養甲赴梧州代祭興陵李元伯。養甲殺之，楊柳沙舟中。成棟還奏云：「今內患已除，臣免內顧憂矣。」養甲子崇禎問由提塘官至，擄兵弘光時賂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贏積過多，貝勒至攜之人閩，因同取粵，被成棟脅反封漢城侯，帶閭閻至是，成棟敗歸，慮有他變，以計殺之。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十月，楚撫堵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赤心于營中稱高氏爲太后，及具疏稱自成爲先帝，帝錫隱忍聽之，且請封爲興國侯。高氏弟必正輩封伯者十餘人，統衆至湘潭，屠其民長沙，聞之，懼協力守之。故從錫攻之，弗克。初，丙辰，進士李紹祖降北，後任楚撫，守永州，騰蛟攻圍七旬，堅守不下。吳郡太倉人馬廷鸞者，舊縣令也，時亦陷城中，與紹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廷鸞感恩，由是城中動靜纖悉

皆知王師援兵遂絕紹祖乃降械送桂林

紹祖式耜同年進士也式耜流涕讓之曰汝素

受國恩奈何生爲背叛之臣死爲不義之鬼

今日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豈獨紹祖

也式耜曰天下人皆不爲紹祖其如我何紹

祖詞窮遂磔之

遣使召弋陽王不至弋陽王江西宗室也王師

至入建陽其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礮礮卒

紀事補遺

卷九

王

背負不用手攜而發輒命中郡王人士司擁

獲之成棟屢攻弗克及歸後遣科臣洪士鵬

往亦不得入

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行遂贊敕往遇王于

陽山然衆皆自怒不聽王赴闕卒不得要領

而還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

臣任之廣關以外臣獨任之

當是時朝臣分黨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

耀大理寺卿潘曾纘學道李琦兵部尙書

燁工部尙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

武進人
丁丑進

爲一黨

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輔臣吏

部尙書晏清吏書侍郎吳貞毓給事吳其璠

洪士彭雷澤俊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爲一黨

自各路來者左部御史劉湘客禮部尙書劉潔

紀事補遺

卷九

王

吏科丁時魁兵科金堡戶科家正發禮科李

用楫文選司施以徵光祿卿陸世廉太僕卿

馬光禮部儀制司徐世儀爲一黨

翰林陳世傑封司吳以進給事李貞御史高

資明太僕卿楊邦翰職方司唐元楫以廣東

人爲黨然行朝之權盡歸李元後一人元後

修整大雅與士大夫交與元從本姓賈成棟

義兒也以守舍留聲慶袁彭年素負重望掌

臺網于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派昂斥幸授爲事遠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者袁虎頭劉錢謙益保舉者虎戾丁虎尾金虎爪蒙虎脚也廣省大小官員非成棟不得擅除平樂瞿式耜爲政更遠柳州則焦璉爲政潯南思恩則陳邦傳爲政通政司陳乞職官者猶曰以干計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

紀事補遺

卷九

成棟銓僅空名而已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庚申朔永明駐肇

王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承恩大興人世錦衣

指揮食事

王申出爲福建都司閩中階位累官管錦衣衛

事加今秩其標下彭鳴京等及故中承田闕

有衆數千皆願隨承恩往召弋陽王成棟忌

之

初八日兩舟相遇于英德縣成棟邀承恩過舟歡酒至夜闌佯醉卽席丁叉之

時江西宗室朱由櫟入閩由櫟王午鄉舉廣東教諭丙戌閩省鄉識同考受紹武命爲侍讀至是入閩永明旨也成棟並命錦衣衛捕繫

庾純獄中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驤罷先是潯梧參將陳邦傳以功封富川伯尋以迎駕進思恩侯成棟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反歸先疏入告進爵慶國公其子曾禹右副都御史永明蠲潯州留僕攬嫌月餘承守潯州如懼閩部故事永明不許許以居潯檣而邦傳賄詔敕中書張孟光使易居爲守爲言者起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未及歸時邦傳潛通降啟以故爲成棟所輕兵科金堡承風指刻之邦傳疏請陛下蒙塵兩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

是以臣爲無將請卽遣金堡爲臣監軍以觀
臣一萬鍊騎大學士朱天麟票擬金堡從容
朕亦未悉所請着卽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也
怒曰堡請邦傳卽請監軍堡又論郝永忠若
請其頭亦與之耶宰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
墀大聲疾呼繼印于內閣永明方燕語聞之
震驚翻茶沾衣急論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印
目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當出金堡于
紀事補遺 卷九

邦傳也第金堡往日臨清受闖賊官發其從
未是所深忌耳

江西自金鳴時受事能軍善守相持至八月
副將楊國村稔降江南運紅夷大礮至盡日
力攻聲聞百餘里山谷皆震

十九日亭武城破聲桓知不可守豫使匠爲數
棺閤門規鴈漢裝坐其中縱火焚之乃自衣
其銀甲寶纓赴帥府落池死先是聲桓病時

使人問死生于八角庙漢將番君梅銷之神
神曰死在浮瀝至是始驗

王得仁突圍出澹臺門兵衝不得前三出三入
遭之者輒死與譚固山馬首相值者再而不
識其爲大將軍遂被執支解

宋奎光城破後二日得之城西空舍擒見固山
諭之降不食乃殺

姜曰廣服儒衣冠死于裨家池陳芳黃人龍皆
紀事補遺 卷九

死亂軍中餘將不知死狀者大皆爲人所食
也人腊蕪臍充奴勵字云

二十八日起舊輔何吾驤黃士駿入直南昌已
破

何騰蛟方統諸鎮兵圍長沙烏金王統大兵南
下湘潭馬進忠胡一清等皆走騰蛟曉起營
壁皆空乃大慟曰五年督師心血嘔盡而所
成竟如是天也遂緋衣坐堂上不去執見烏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金王勸之降對曰王何患無降官降將哉果
以我爲血性男子何惜一劍遂不食七日且
死謂寺僧曰取一瓢河水飲我是水自衛來
猶吾君之水也滌腸胃而死瞑目矣遂遇害
并擒其夫人某氏及幼子皆被殺騰蛟其先
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騰蛟生而所居并忽
生魚鱗具五色居人異之號爲神魚并登辛
酉賢書起家南陽令時流寇充斥至邑輒破
走之後從巡撫陳必謙及賊戰於安臯斬首
四百級由是知名擢武主事尋兵備淮徐平
土賊程肖宇王道善張方造等衆數萬福藩
偕號擁撫湖廣盡瘁邊事未幾晉撫督後左
兵犯闕以討馬士英爲名騰蛟百計沮之不
聽左兵大掠城中人走避督署者數萬騰蛟
以印授家人速持去獨坐于堂亂兵入飛矢
集几爲不勳良久至使人請曰公不行不難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一語而別騰蛟赴之既登舟舟遂發使四神
將守之行四十里至陽邏鎮騰蛟罵曰吾封
疆重臣豈相從作賊耶因自投于江寺者懼
誅亦赴水死騰蛟順流數十里遇漁者救之
得魁標將熊朝佐等及士卒聞騰蛟在稍稍
來集家人亦持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間
乙酉四月良玉死闖賊彼殺騰蛟自寧州間道
入瀏陽向長沙時楚人相傳騰蛟入水浮沉
三晝夜不死有大龜負之登陸皆以爲神爭
相從之監軍道章曠長沙道傳上瑞督學道
堵循鈞各練兵一萬及舊鎮馬進忠張先壁
盧鼎等皆次第以兵來會軍聲稍震既而閩
中僭號晉騰蛟閣部封定興侯并以章曠堵
循錫爲湖南北巡撫分駐湘陰常德爲犄角
皆從騰蛟請也騰蛟令南陽時雅與王善故
所陳皆報可及是遇吉章曠亦疽發背而卒

二月李成棟進兵擊贛州次信豐高進庫遣使乞緩以緩其師李兵老而懈進庫夜劫之盡沒信豐江中成棟倉卒手提小號灯夜半渡江至江心忽失所在後三日有餓人餓馬浮與水面始知成棟死也

兵部尙書張調鼎監軍道挑生文俱死于亂兵三月七日騰蛟成棟敗聞至贈騰蛟中湘王諡忠烈子文瑞奪情拜都御史監胡一清軍後

紀事本末

卷九

三

以病卒時騰蛟死家中井自是遂無神魚成棟江夏王進元後車騎將軍南陽侯成棟妻妾四十八房元從悉勒死于廣署聲恒亦贈王爵皆設壇祭之其陣亡諸鎮將俱加贈卹以杜永和爲兵部尙書總督兩廣

敕南陽侯李元從保扈行在

封楊太福安樂伯羅成耀爲宜城伯馬寶爲安完伯四路援勦

又加都督車任重宮保鎮守惠潮
總兵張世新張祥等各行分

命收海上四姓餘賊訓練水師

封新會土鎮王興爲高明伯招集義旅王興身材短小相傳所謂繡花針者也

又封總統林時望爲勇毅將軍

忠貞營李赤心等潰兵于茶陵由道州入粵西塔僧錫以胡一清趙印選兵守衡州王師至擊紀事本末

卷九

三

敗之徐錫走道州衛承俱不守

瞿式耜疏請兵科給事吳其雷監各營軍再出諄諄以歲月稍暇財賦優裕用以盡力條內治以自固嚴外脩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凋零殆盡凡跼足而至者非懷忠絕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于正則用之于邪安可驅爲他人用故

一時咸以桂林爲稷下

四月孫可望遣

楚雄道楊畏知及僞戶部饒霖

弟龔鼎

永昌人癸未庶吉士

僞摠兵潘世榮等詣行在

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初張獻忠入

蜀屠戮無雉類收載蜀府金銀道錦江而下

川將楊展截而殺之重貨悉沈于江獻忠遁

入貴州後誅死于西克其動旅尙有四部曰

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僞號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龍

奇定北四人者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

懷張李究無寸土甚無謂也我常歸朝力學

天下而還之一雪此恥遂率衆入雲南會沐

天波爲洞蠻所刦卽提兵討定諸夷可望年

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其能次

之文秀與能奇又次之然實等夷無統屬已

而能奇死其將馮泰禮主其營事可望籠之

以術遂兼兩部侵欲自大當諸軍之從貴陽

入滇也貴陽不置一守有皮熊者初名羅聯

芳守黔以范廣薦授摠兵至是遂以其軍入

貴陽而摠之報稱恢復黔省駐平

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于遵義有

江人王祥者委任特專應熊死而祥據遵義

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爲張賊餘孽名

雖向正事宜革心朝廷無爲所愚及滇使出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朝議以爲不可不行封賞兵利金堡言祖制

無異姓封王者楊畏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

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乎此

純臣之節乎可望于若輩若因其向義破格

明恩猶幸收用于萬一旦法有因革今時異

勢殊土宇非故猶必執舊法耶議久不決於

是龔鼎等先歸

廣之南寧與滇省之廣南壤地相海而可望來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書有不允封號卽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以兩廣告急兵脩弱單密存異志欲私結可望其中軍武康伯胡執恭者紹興人也謀以原請空取私填封可望爲秦王又鑄王印令執恭率軍士五百賫赴雲南矯敕所載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以總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事之以父師可望大喜迎拜受敕宣諭黔滇文武欸贈執恭具表稱謝執恭僞稱遣還

先是正月金堡泰何吾驤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何吾驤不自安

五月四日慈寧太妃垂簾召吾驤及堡爲解釋之

督師堵胤錫來朝道龍虎關楚鎮曹志建遣兵

圖之志建勅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王師

入京闕門死王事者九十三人胤錫初爲長

沙守與志建善時志建爲楚將封保昌伯有

衆數萬屯三湘之南界地險而僻得免蹂躪

志建安之忠貞營兵敗過其地大掠志建恚

甚時胤錫復督忠貞營入衛志建并恨胤錫

迎入龍虎關阻隨行將士五百人于關外一

記清浦遺蹟

四

夜盡縛而殺之胤錫寓佛寺中幾不得脫聞

粵西明經何圖復方結寨楚界界上使人告

以難圖復率兵迎之因得脫走至賀縣圖復

尋爲志建所殺

六月後錫至肇慶召入閣三日加督師大學士

兼尙書賜白銀五千錠使調李去心高國勳

等于藤鬱間率之出楚國勳等皆自成部將

所謂高國十三家者也何何膝蛟撫後請封

赤心興國公鄒國公協守湖南名爲忠
貞營騰蛟死堵循釣撫之湖南旣失赤心等
由郴桂竟趨梧州大縱浩掠欲入廣東循釣
力主其議李元楷曰我輩爲子時公何不來
復廣東今反歸從乃來爭廣余子陛下在此
他來何爲循釣語塞而止移牒式報書曰上
有密敕云東人握君子掌一朝不戒生刼入
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唯卿與先生圖之初
王師入南都滇將趙印選同王一青王永祚
出滇勤王至江西與高進庫戰襲其老營盡
殺其父兄妻子進庫忿戰益力破滇軍三人
走湖南投閩部何騰蛟及騰蛟被執楚地盡
陷三人相謂曰吾儕以勤王出滇因國破君
亡暫依可閩部今閩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
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
時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留守督師仁慈亟主

可與共當一面蓋往焉收殘兵得萬餘皆走
桂林式報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所過
刼掠焦難部將趙興好剛任氣怒滇兵之橫
遂治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幾成肘腋之變
式報亟召焦建與語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
諸將軍協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私闘兩軍
皆慙泣璉斬趙興以謝滇諸將事始得釋
是時楊畏知將回滇朝議賜可望一字親王章
而無封號畏知西過梧遇堵循釣曰可望業
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斬之也
激猛虎而使噬之人奈何循釣然之爲補贖
入奏七月弟封可望爲平遠王賜國姓與名
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錦爵
皆爲公畏知至可望始知初封之僞顧深恥
之曰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籍于彼而肩肩
更易徒爲人笑耳仍厚待執恭屏畏知所賞

衆不用也具疏辭封曰臣唯一意辨賊成功
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
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懾服者修
有貢獻已做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諫讓不
敢以公爵均敵

土星定封野蠻皮敵爲民國公掛鎮王祥爲
民國公新興最無難國國防擒寇也

定國選道將王永祚張明岡同圖永州

紀事補遺 卷九

八月黃土倭何吾騷羅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
李元循爲東援瞿式耜爲西援嚴起恒爲內
援焦璉爲外援朝政在握輒行白簡政府票
擬置底簿以待之任其改削黃何入直以來
彈劾盈筐至是告歸

遣使以蠟丸封國姓成功爲延平王封薊國公
吳三桂爲漢中王皆不報命

九月嚴起恒獨相是時定南王孔有德攻道州

永國公曹志建與戰敗逐出白金三十萬兩
置營中下令曰斬一級者賞金一足軍士爭
先赴敵殊死奮擊王師敗績斬首無算遣人
獻捷

陳邦傳鎮粵西橫州徐寇鬱林梁士奕各聚兵
據境邦傳不能制因赤心等至思借之以爲
重乃與盟結爲婚姻以討徐彪等且籍其力
以傾東勲忠貞營遂散處賓衛境上居民苦

紀事補遺 卷九

之邦傳亦不能堪幸堵銘鈞之調之出楚也
而赤心等初敗于柳州殘破之餘不樂北出
欲請高雷二郡以息士馬循錫不可數日竟
接營而西循錫患恨病作
十月別部劉世俊劉國昌使人來告願從出楚
循錫悅親至潯迎之

十一月二劉果至遣東下梧以侍并檄他鎮兵
期山望日北發忽感寒疾遂篤草遺疏自爲

戰敗而逃時舟居且夜半突命從者解
裝戶各斃命臥榻死有食糧固不若自沈于
江蓋江魚腹中耳從者力諫乃止以二十六
日卒贈樞密公諡忠肅子世明是夏先卒于
軍

忠貞營次橫州赤心死高必正統其衆

王永詮張剛明之國永州也永地三面距水二

將以陸軍斷其一面北帥李斗東堅守至五

月不下

十二月十二日定南王孔有德統兵至銜校疾

走繞出河外乘其不意襲其營自相擾亂棄

甲兵而走逃入山谷百姓恨其營之捕掠也

爭轉而獻諸定南王惟德部將張明剛全師而

還還留浮羅武壯湖足日置黃銳兩年一朝在

潭潭末果不祚因即自是粵西門戶危于累

卯王師遂入南雄廣之西上韶州羅成耀葉
城走至廣城會輔臣何吾驥輩餉至行在成
耀刦之乃密救李元魯于庶聞斬之以正失
守封疆經軍刦掠之罪

時郝尙文守潮州其子囚于南京已遣人通馬
部院國柱及是王師至潮州尙文遂降

紀事本末 卷九

明末紀事補遺卷十

本末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乙卯朔永明在肇慶



南韶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戒舟西上
兵科金堡爭之不得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
于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順始有寧
宇財賦繁盛十倍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
外可備敵材官兵士南北相犄制勝致王可

七年正月

卷十

一

抹券而求也且韶去肇千餘里強弩棄城堅
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
亦能往以天下之大只存此一隅退寸失寸
退尺失尺今乃朝聞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
何地疏再上而永明于九日登舟十三日解
維百官踴躍就道提督禁旅都督同知南陽
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
敵耶獨堅守不去

紀事補遺

卷一

二

二十六日舟至梧州卽舟中爲水殿文武羅列
樓于梧江之濱二月王師圍廣州命調陳邦
傳高必正入援邦傳久與東鎮構隙且怨金
堡等之善元胤也奉調赴援意在修怨三月
戶部吳貞毓詹事郭之奇兵侍程源萬朝禮
科李用楫戶科朱士鋐李日煒等迎邦傳意
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
罪馬吉翔倖于永明時窺太妃金堡欲殺之
戶部吳貞毓薦縣令于李成棟得賄八百金
金堡奏其事二人切齒劉湘客貪丁時魁富
金堡刻有彈劾金輒先之袁彭年中郎子神
宗朝東林苗裔也與東諸侯善蒙正發給事
其鄉人每除降輒出五人手遂爲衆的奉旨
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掌衛事張
鳴鳳鞫之嚴起恒請對于水殿不得入復牽
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頂揚言曰金

堡卽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
常萬死其聲達慈寧之舟蓋堡駁御史呂爾
璵疏有臣何臣人也而與何人也以仁傑之
袍賭昌宗之裘語故源以爲言畱守瞿式耜
閱邸報得堡疏愛其文憐其遇至于泣下上
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
爭之曰詔獄追賊乃魏忠賢弄權煅煉楊左
軍何可祖而行之內頒赦布四人罪狀乃出

三

忌者之手式相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
不可以飛語飲章橫加桀案開天下之疑且
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
遠近之望凡七疏不報獄具杖金堡丁魁時
削奪袁彭年而劉湘客蒙正發亦遣戍于是
馬吳及朝士并恨式相思中傷之

四月高必正至李赤心之死也其黨張良等四
虎等一時物故必正疑邦傳藥之邦傳亦恨

必正等久擾其境必正率所部西回惟邦傳
東出駐清遠馬吉翔等駐三水俱觀望不敢
進

時廣州被圍日久江寧伯杜永和棄城奔海口
李元胤以檄責之永和復還廣州爲堅守計
乃進永和附爲侯

五月掌衛事長鳳鳴臥病忽如夢歷見青衣人
四求與之坐隨出大牌謂鳴鳳曰天子欲來
紀事編目 卷十

四

閩羅查驗幽寢兵冊先取官四十八員聽分
職事迎候故來延公耳鳴鳳視牌果得四十
八名而住不注銜內爲鳴鳳熟識者共十一
八人皆行在文武也遂默識之旣醒令人記
籍其名爲虛閣王化澄兵侍程深提督太監
徐元尙寶太監周進賢錦衣衛王之臣國舅
王惟讓王親姜佐周京營總兵劉大用張應
舉禮科朱士鯤清近司陳家相勇衛旗鼓沈

天德西寧候宋國柱祁陽伯楊奇藩鎮軍門
朱客藩朱盛藩援勦督鎮成大用及鳴鳳也
至是鳴鳳疾卒餘皆相繼病殞惟宋國柱楊
奇尙存焉

高必正與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而
李元胤亦至自肇慶慈寧垂簾召三帥賜對
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
皇上何不處之乎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
記事補遺 卷二 五

爲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已稍定敢
請其罪永明慰免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
疑卿元胤曰皇上旣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
之故賜臣敕書令臣安心辦事乎慈寧曰卿
莫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誹卿
謀反元胤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
還是傳言永明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
是也但處堡等之人如不堡等處堡等之後

亦無勝堡等之事慈寧曰臣恨封一事豈非
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六月廣西巡撫曾可藻以丁報去職登舟將發
永國公曹志建權稅官劉成玉劫其資宣國
公焦璉聞之大怒卽遣兵討成玉成玉奔永
國軍兩國幾治兵相向前行人司崔共美時
在恭城聞之致書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強
敵四逼唯藉羣公固廉藺之交縱桓文之烈
乃忘君父之大仇修細人之讎隙後世以此
爲何等舉動哉志建悟卽杖殺成玉兵始解
七月焦璉帥師入衛

八月孫可望遣僞總兵常榮率兵三百人至梧
州入貢金一萬兩良馬一百匹復以黃金四
萬賄朝貴疏奏列秦王衛且以不願改封爲
請廷臣愕然謂可望旣歸誠不合以私封擅
奏因召榮面質之曰是奉上恩遣胡執恭親

資敕室所封于是諸臣始知爲邦傳矯旨因
議秦王乃親藩上十五王之首輕犯宗牒有
違祖訓但國家多事須特渾黔爲援宜姑與
王爵惟更易字樣另遣敕諭爲可匡國公皮
能者叅可望不道畱守羅式相疏請斬胡執
恭以正欺君誤國之罪有言於永明者曰不
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
藤斬斷已允行矣而高必正出疏爭之閭臣
嚴起恒亦堅執不許會內江楊鼎和至極力
言王封之非起恒悅投鼎和兵部尙書議遂
寢由是可望怨兩人次骨既而朝議擬封冀
王遣太監夏國祥資敕宣諭俄聞國祥被殺
于養利州橋下再遣司禮監趙進貴赴復報
中途被劫羈進不遣又遣御史姜爾文入黔
蜀聯絡道經可望營亦畱不遣蓋可望惟忠
朝廷之宣揚真偽也故但係朝使未經人耳

目者密殺之否則畱禁之

皮熊在黔畏其相逼九月遣官李之華通好稱
盟可望致書曰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
堅守則足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國本
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多兵出之途卒無
救災恤鄰之念而以不穀爲道長發之舉若
黔若滇總屬朝廷畱守無非綢繆糧糗唯欲
與行在聲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間若
止以一盟了局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
望與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避之苗寨黔中院
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黔省可望
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
呈繳濫割武職加授總制叅遊文職加授監
軍督餉部卿僉憲概行裁革王祥招烏合六
七萬分爲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于烏江河
而大潰祥乃褻其文繡珠玉金室之屬祚竹

夾三千背使牙將負之先驅衆心盡懈多送款可望可望掩擊之祥夜走牙將已刳其資而去比曉失妻子從者僅百餘騎追者至祥率死士數十人短兵接戰創重自刎死可望遂下遵義于是賀慶駐鎮南陽侯張先壁馬進忠等由湖南入黔皆歸可望其勢益張地與粵西相接

十月王師克廣州范承恩迎降杜永和率舟師入海奔瓊州

紀事補遺卷三

九

十一月五日定南王孔有德入桂林初式相分佈趙印選胡一清與焦璉楊國威等兵扼榕江及是一清等佯以分餉入桂榕江其空壁也武率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未見敵而四潰式相發使趨印選兵出城城中大亂沿途驅掠式相令戰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水東門外烟飛蔽天鳴

鏑聲繞城靖江王及綏定侯蒲櫻出走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縊于宮中式相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式相曰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畱守因舉杯屬一清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逝

江陵張同廠號別山故相居正孫也以總督監胡一清軍于靈川已而走矣中道問崔公安

已臣前星

在曰尚在城同廠曰安可使畱守獨殉社稷遂回從江東瀾水過江不入寓過式相署式相喜曰同廠至我死不孤矣同廠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相曰封疆之臣知有封有疆耳同廠曰然君恩師義廠當共之式相曰子無畱守之責可以去同廠正色曰死則俱死耳遂畱與式相飲明燈正襟而坐督標戚良勳忽牽三馬至跪而請曰公爲擁戴元老係

國安危身出危城尙可號召諸勦再圖恢復
式耜曰四年忍死畱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
不能禦敵以至于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
諸勦乎遣之出城復有家人泣請曰當忍死
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來二三日且至萬里赴
行在乞一而而訣式耜曰吾重負朝廷尙念
及兒女耶亟掬之曰去毋亂我厥明六日王
師入二公衣冠南面坐兵士望見以爲神不

紀事補遺

卷十

十一

敢入乃發數千人圍之被執式耜欲入與妾
訣同廠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見定
南定南曰汝閩部耶好閩部式耜曰汝王子
耶好王子定南箕踞于地曰坐式耜曰我不
慣跌坐定南肅然且揖之見同廠曰汝何人
左右命之跪同廠大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
耶提溺器時爲汝跪定南大怒厲聲曰余大
聖人之後也廠曰汝等已爲辱侮先聖罪當

死定南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
以刀背折足強作跪狀廠大罵不屈牽衣將
斬之式耜正色曰叱之張司馬國之大臣不
得無禮死則吾同死定南素重畱守悚然遂
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面
稱孤後爲清將賜號稱王擁衆數萬任以南
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語曰
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大清自甲申乘闖賊之

紀事補遺

卷十

十二

雙蹤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天時人事
意可知矣公守一城捍天下數年于茲屢挫
強兵能已見于天下尙復誰爲乎若轉禍爲
福建立非常以事明者事親毋憂富貴空以
身膏野草復誰知之式耜曰汝爲丈夫旣不
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未幾甘
爲鷹犬俊傑固如是乎尙得以時務富貴欺
天下男子耶本閩部無功德異能受累朝大

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蕩中原
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
贖尚冀求活耶一死足矣母多言定南知
不可屈愈欲降之同廠叱曰豈有天朝大臣
降者定南愈重之館兩人于別所防禦甚嚴
而供張飲食如上賓式耜曰與同廠賦詩慷
慨廣和清泉司王三元蒼梧道彭曠皆式耜
里人也定南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
興亡何代無之生若朝露何自若如此公可
薙髮爲僧自當了悟爲世人所不能爲豈僅
僅守拘儒之節耶式耜曰僧者降臣之別名
也佛卽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未識人倫何
謂了悟王彭見其至誠喟然曰嗟乎此真正
人不敢復言會式耜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
清兵羸弱城中空虛狀勢緊急提兵抵桂林
且曰中興大計毋以我爲念遲卒得之以獻

定南定南大怒聞十二月十七日晨請二公
式耜方食食微舉同廠振衣出謂廠曰我兩
人多活四十二日名事畢矣廠曰快哉行也
今日獲死所士卒皆爲泣下二公顏色不變
洋洋如平日廠藏一白絹巾于懷至是服之
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山
下式耜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此整衣
冠爭就及俱被殺日色無光大雷冬發遠近

紀事補遺卷一

古

士民皆爲流涕同被難者旗鼓陳希賢錦衣
衛楊芳齡家人陳祥先是初三日式耜知桂
必不守遣坐營徐高鸞印謝表赴行在道阻
匿陽朔山中王師獲之至是亦同殉難滇營
一卒怨同廠剗其心食之定南怒戮之于市
清將馬蛟麟蒞殺雅重式耜以葦席覆之加
土于上時給事金堡已爲僧矣上書定南請
收葬許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式耜門下客吳

江楊橋入王印謀殲兩公啟視畱守功血在
頸身首不殊面如生兩人撫之而哭曰忠魂
假在知某等殄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揚撫老
曰次子未見耶長公失所耶目猶視端叩首
曰吾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大集焦
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殮淺葬兩公于風
洞山之曠地姚端築室其旁與清凝上人守
墓不去事間贈式耜粵國公諡文忠贈同厥
江陵伯諡文烈臨難詩載在浩氣吟時廣州
亦先四日爲平南王尚可喜所破報至梧州
永明于十一月登舟幸潯州勇衛提督周金
湯大掠梧州陳邦傳在清遠聞之飛帆先歸
邀永明于藻江將謀劫之以爲重十二日永
明丹衝雨而過邦傳謀不及發而百官及南
簿之舟在後者邦傳劫之于江殺部郎潘駿
觀童英許王鳳等以永明南簿陳羽營中永

明及三宮易小舟前行十六日至潯州二十
八日駐蹕南寧馬吉翔李元循追從後至從
官稍集飢凍無人色括行囊併吉翔所獻得
四千金散給之十二月勇毅將軍林時望以
京營潰散空虛捐貲招募收集遊兵數千及
是方至戎政馬吉翔所部皆失忌時望獨擁
眾兵遂與龐天壽等密奏時望返畱有異志
不早圖變在肘腋時望初至十七日早矯命
矯兵預令健丁卽演武場擒時望以弓弦勒
死時望本黃得功偏將貌極偉麗胆力過人
自入行繼保扈功最著雖驕悍如郝永忠等
皆嚴憚之時望被害于是禁旅無人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乙酉朔永明在南寧

行殿受朝賀

十日祀太廟

諭東閣大學士文安之督師經略楚豫賜上左

劍便宜行事

時趙印繼率兵入行在鼓譟援餉搜括宮中簪珥及布帛綢繆綿絮等物而去

一月孫可望遣僞將軍賀九儀總兵朱養忠張明志張勝等率兵入衛南寧初以翼王封可望終以不允秦封切齒朝士監軍楊畏知曰秦固美號然假何如眞可望不悅李定國等亦勸可望趣畏知行以終始之畏知行未至

紀事補遺

卷十

一

可望以遣賀九儀等至南寧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焉九儀朝見後使人盜殺楊鼎和于崑崙關卽舟中殺關部嚴起恒投屍于水隨殺兵科張載述劉克珍吳霖等于各署朝臣惶怖龐天壽馬吉祥叩請之九儀曰前者國主請封此數人實阻之故奉令來殺之耳天壽等具以邦傳擅封今已改造冊寶責鴆前去告之九儀唯唯而退

起恒死三日有漁者報云江中有浮屍順流至一大虎大如負之入山以爪拾土方事葬埋時賀九儀在司禮監署聞之遣人往視虎尚在旁墓已成矣虎見人乃握尾緩行去九儀亦爲驚嘆

楊畏知入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畏知陝西寶雞人舉鄉試第一崇禎庚辰以保舉特用應官雲南金倉道好言王霸之略故爲

紀事補遺

卷十

式

可望所重及朝行永明以孫氏故引之內閣畏知疏辭再三不允賀九儀諧之可望遂疑其貳心于己

三月三宮上田州

二十五日賀九儀修行宮爲明主永明駐蹕是月遣使借賀九儀寶補秦王金冊于可望可望大喜遂迎拜受隨遣僞中書楊懌先奉表稱謝略云秦王臣朝宗望闕奏謝臣自入滇

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臣耿耿孤忠朱

之天日者也諸臣得疏額手相慶

四月十二日太妃王氏崩于田州十四日訃聞

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寧輿于慈寧宮

喪禮以日易月

先是庚寅十月式昶遣孫簡討昌文入行在辭

世宗太師桂伯爵印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驚

卷一

一元

辭朝同巡撫督司藻御史朱田麟問道而至

阻山中至是月爲叛將王陳第扶之以出至

梧州大學士方以智爲僧在大雄寺聞昌文

將至謂清將馬蛟麟曰聖閣部精忠今古無

兩其長孫來汝能以德敘之義聲重于天下

矣蛟麟以爲然厚遇之

浙人魏元翼式昶以聖吏黜之遷怒昌文謂于

清將執之至桂林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

中鍊索鑑然縋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余孫邪元翼叩頭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奚問焉九竅流血而死

定南王疾遁將禱于城隍神恍惚見宮詹司馬

四大字入殿見司馬儼然南面大驚拜歸以

告定南駭甚供雙忠神位于缺佛寺而昌文

適至定南因厚禮之昌文遂遷畱守柩于明

紀事本末

卷十

三

木

月洞清凝亦遷司馬之柩與夫人合葬焉

司馬無子女適兵部主事吳重義清凝改葬之

晨而重義夫婦適至

清凝者陽羨人不談禪能急人難入粵西式昶

愛而禮之桂陷清凝在昭平同式昶次子玄

銷崎嶇赴難走至永安州遇兵玄銷失于路

清凝倉猝入桂林而畱守已歿玄銷自庚寅

三月航海親傳嘗艱苦至十月始至粵西

萬里尋親不獲一見哀哉後玄鑄或云入滇或云入滇不知所終

五月孫可望諭九儀械畏知還滇可望怒叱曰遣爾至粵所行何事且倣爾內閣耶畏知曰此由聖恩畏知三疏力辭不蒙諭允業已報聞久矣可望曰果爾卽宜潛還本國爾寧倣得內閣耶畏知憤然曰殿下以歸正遣畏知請駕畏知在朝乃欲爲殿下行尊周室事假紀事補遺

卷十

主

令畏知不可爲內閣殿下何以獨可爲秦王乎可望大怒命從軍法欲脅之使改逆知必有諫者畏知昂首卽出時安西撫南等咸在旁謂可望曰我等欲行大事如此人尙須畱下可望卽傳諭宜且畱他死而畏知已戮矣可望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之事不成矣

是月十八日敕鴻臚寺曰以憂戚之中不遑親政令值服除當面與輔臣商決政事兼行日

講該寺卽傳王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堪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永明患足病

七月十五日中午遙祭祖陵

十八日葬太妃于兩江之宋村山謚孝正

九月陳邦傳叛降于定南王南寧震恐永明議移蹕人心惶惶龐天壽馬吉翔素與賀九儀自成約力排眾議堅請向黔十月九儀入朝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謂廷臣曰昔秦王爲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臣旣各疑一我豈能擔此重任乎遂撤營去永明遣官賁留不應

十一月南陽侯李元循疏請航海不允

十二月初十日永明至瀨湍而南寧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尙甸死之開國公趙印選報王師已過新定州從陸路追襲僅隔百餘里于是君臣悉登陸焚舟揖蹕踰

失於扈蹕官員相失主獲桂恭王妃亦不能相顧而棄

十日自永明由土司大黔境至通江界邑三十餘里清帥線國安以精兵追蹕于夜摩掩其輿君臣相顧失色國安行次遇白髮老人問曰承應何往汝見之乎答曰見邏江土官迎駕入土司矣又曰去此幾何答曰正半日程但山峻路狹恐人馬難行言已遂入深篁中

系事補遺

卷十

國安視西日就山即令駐營協鎮馬雄趨進曰承應相去不過三十里何以不追國安曰我奉令南寧未聞奉令土司也若連夜追襲或有疎失誰任其咎雄聞唯唯遂同還南寧次日鄉民以聞云清兵已回上下稍安及過通江猝遇可望所遣總兵高必貴陳國能狀三品等訕飯朝叛夷方糧師乃相率扈蹕可望致書從官曰南寧不無備走安隆從之是

冬宋國桂楊奇應從大旗遊海溺海中死卒如張鳴廟之夢云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癸酉朔永明在野次

三日至版朝

十三日次富川

十四日次西洋江

十五日次寶月關

十六日次廣南

言

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氣道路無碍廣南雖云內地界鄰交趾尚恐夷情巨測臣再思維喉安隆所

貴州安隆縣

滇黔界

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爲宜永明允之

日發廣南次章下三十日次隴利三
日次鼎寶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
年三十日次姪堂

三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身三日次板屯
四日次板橋五日次崗沙六日至安隆所

可望遣總兵張勝屯兵安隆城外來謁請易安
隆所爲安龍府又遣督捕張應科爲總理提
督實用以陰制永明也凌逼百端無復人臣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禮其疏辭云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
知彼時尙有諸侯諸侯亦尙知有天子今天
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于何
地令于何人

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吳之俊賫璽書至滇

三月可望欲入安龍陛見僞兵部任僕進曰國
主欲入安龍恐二龍不便相見可望遂止

僕博學能文尤善太乙六壬常語人曰明運已

終事無可爲矣曾具啟勸進稱爲國主設六
卿鑄興朝通寶以千支紀年可望聽之故聞
言遂止

惟令應科奏報每年進膳羞銀二百兩米六百
石于府倉庫支給開報而已于是僞知府范
應旭直署于藩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
銀米若干可望見之恬不爲異

永明日居宮中一籌莫展從官紛紛告艱請奉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則盡搜所用金銀器皿銷毀滴之或所給銀
米已至卽用以呼盧取快否則灌園怡情不
復計軍國一事

四月平西王吳三桂由漢中統兵入四川可望
守將白文選走回雲南

定南王孔有德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
黔大軍駐柳州接應可望使李定國與馮雙
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

合吳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眾乃曰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以刀自刎王師皆驚嘆以爲烈士文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滇可望下令曰不聽我謀損大將劉撫南罪應誅念有復臣功罷其職間住文秀歸雲

紀事補遺 卷十

三七

南

九月李定國北取衡州自南寧既敗胡一清趙印選馬寶曹志建等尙留粵西屯山谷間定國至皆相率來歸民間亦多嘯聚以應者聲勢大振可望亦自至沅州使文選張虎攻辰州陷之殺總兵徐勇長岳相繼奔潰而皇朝敬謹王率兵南下

十一月遇定國于衡州相持匝月定國密令滿

雙禮率兵伏永州小路而親率所部決戰倖敗至寶慶復還奮擊伏兵起而夾攻敬謹王大敗復得盛號始知敬謹王亦死于亂軍中定國退屯武岡

可望殺陳邦傳剝皮傳屍至行在大書于牌曰逆犯陳邦傳先經肆刦皇損標掠宮人罪已漏網不思建功贖罪輒行背主反叛今已拏獲解赴軍前立將邦傳父子剝皮傳示滇黔

紀事補遺 卷十

三八

云云絕無奏報之疏遣人遞送安龍卽去

御史李如月疏劾孫可望擅殺無人臣禮邦傳宜加惡諡以懲其逆疏上畱中召如月入朝面詰云諡法乃褒獎忠良字樣從無惡諡之例爾小臣何得越典妄言看革職于午門外廷杖四十張應科卽入朝看科抄科臣以本畱中告應科遂往如月署索其疏稿如月笑曰何須用稿自有揭帖明早發來旣而果遣

紀事補遺

卷十

手九

人以揭帖授應科署云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至偽營提塘當官開拆應科大怒覽報可望可望得報卽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乃縛如月至朝門應科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我皇朝從此無諫臣矣奸賊孫可望汝死期不遠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遺萬年之賊號孰得孰失應科促令僕地剖脊及背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口及斷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止

時行宮湫隘內監宮人非輪班入直者皆居朝外宮人有夏良職者年十九聰敏殊麗能詩工眞草書馳馬試劍皆絕技也時居西城應科朝罷過之見良璞方据案作書心動卽令

紀事補遺

卷十

手

民家婦出入通殷勤又兼知良璞與巴棟王妃結姊妹常往來王府第應科所居適相對遂饋遺巴東交契甚密王妃常出見應科以嫂呼之漸以良璞情事告妃爲誘致良璞通焉後良璞盡入王府第夜宿應科署益無忌憚有密啟司禮監者遂以上聞執良璞考訊具得實發內官杖斃以內監知情不舉同杖死賜巴東王及妃皆自縊應科大怒旣而知龐司禮奏報凌虐數十人至司禮署怒問天壽曰夏宮人有何罪而致之死天壽曰此官家事與卿何預應科語塞手按其刃擬甘心于天壽者三見有僞不敢動已而馬吉翔至解之乃密遣戎標叅將張隆實璽書以良璞致死事告可望已先得應科密報矣謂張隆曰朝廷何苦因一宮人殺多命孤當遣人去處應科爾可同回其明日傳宣王愛秀同

隆還卽以愛秀代應科而令杖應科于朝門
外革其官押解至黔未幾委任如故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戊辰朔永明在安龍

封李定國西率郡王定國自桂林勝後不復稟
可望約束馮雙禮與爭鹵獲金帛遂回黔語
于可望可望連發令箭調遷密令雙禮總統
而以爲都督關有才等潛師距其後有龔銘
者爲定國中書使黔聞其事卽馳書間道密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聞定國時訛言繁興有傳定國滋不悅曰我
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管偶語
者曰秦王下長沙卽改年號受禪讓矣及廢
處劉文喬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
罰我等如何苦損身命又以殺楊畏知故內
外咸怨是月可望出師慨然經略中原其封
定國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
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親捧上敕以光寵

之而椒益交相論嘆以爲此眞項羽之刼印
客封賞也至有爲李定國慮者此僞遊雲夢
計耳當時李定國已統兵過克江克復柳州
慶遠南寧太平諸城而可望所遣令箭一曰
三至李定國因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
事備嘗險阻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
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
我與劉撫南同起河南戰功具在一旦詎誤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輟廢棄于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
南我豈得已而奔哉將欲遠師俄得龔銘密
報知雙禮等追兵將至卽遣精兵伏柳州江
口盧荻中俟雙禮過遷江來賓二邑間方逆
之雙禮敗回伏發一軍皆陷悉投江中李定
國令縱雙禮有才還易旗幟以詠逆爲名移
師柳州聲言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其
軍士言敵殊易殺親履行間立大功以服眾

紀事補遺

卷十

聖

心耳謀知敵屯回路江遂欲襲擊破之令于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延遲行三日至回路江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睨軍亂還南搏戰南軍潰王師鑒衡州之失亦不追遂各引還而李定國于是遂據有廣西行在聞之君臣慶幸計欲通好安西密與內監張福祿全爲國內關吳貞毓內翰蔣乾昌李元開御史李

順周允吉朱議昶武安侯鄭永元太僕少卿趙賡禹郎中張鐫蔡演朱東旦中書易士佳任斗虛太常博士胡士瑞等謀以馬吉翔龐天壽素黨可望秘不令聞

八月遣馬吉翔南寧省陵旣行而貞毓等始撰敕及鑄屏翰親臣金奉以賜定國許封晉王九月遣主事林青陽孔目周官由間道趨柳州十月青陽等至柳州定國率官軍郊迎受

紀事補遺

卷十

三四

讀感激泣數行下軍中皆流涕遇青陽等有加禮焉且云因係密敕未敢復奏俟恢復東粵卽來迎駕有劉議新者自行營回過南寧爲馬吉翔言其狀吉翔雖赴南寧留其弟雄飛在安龍覘動靜乍聞議新言大驚曰不早自爲地事發禍且及我輩矣陰使堤塘王愛秀報可望可望大怒使人邀青陽周官執之併執馬吉翔赴黔以待對理陰待之

是年王師破廣州杜永和降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壬辰朔永明在雲南改雲南爲興龍府

可望遣僞指揮鄭國至行在言定國私通奸臣要賜封爵今使者已被執供明乞查發同謀者付之以報國主永明諭曰事非內人所敢爲假敕假寶外間多矣國怒而出質之諸臣皆曰不知國曰有金奉密旨差官姓名豈同

風影朝臣佯應曰是必文安侯馬吉翔奉命
謁陵或携有先年視師空敕因而填發未可
知也國卽南去械吉翔還朝面訊吉翔力辨
于是藏方司郎中張鏐御史周允吉吏科徐
吉應之曰此係我等所爲因我君臣性命懸
于賊子之手惟有藉安西一着或可保全朱
家國祚今既事敗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庭死
當爲厲鬼以殺奸逆李何箝口以貽主上憂

紀事補遺

卷十

三五

乎乃供同謀者吳毓貞等十八人國按名執
禁令錦衣衛康永寧會同嚴訊備極五刑因
問誰爲教稿鏐曰我爲之允吉曰改定者我
也問何由得實張福祿曰我爲尙實實由我
盜用國曰此事必有主使蓋意在連及永明
也遂復加毒楚鏐曰果有主使者國問爲誰
鏐厲聲曰主使者逆賊孫可望也國怒罵之
鏐亦大罵十八人皆同聲不屈既訊以報可

望可望令礮張鏐張福祿全爲國三以餘俱
斬永明諭鄭國貞毓以輔臣處絞鏐等臨刑
猶從容入慰主上挺然就戮顏色不變其相
謂曰我等死後不可分離須戮力同心活擒
秦逆獻之闕下因向闕拜而就死

吳貞毓絕命詩曰九世承恩未盡酬憂時惆悵
乏良謀魂迷故國長依漢夢繞高堂愧報劉

紀事補遺

卷十

三六

仇擊好未破朱泚額空竭丹心報國辭
李元開詩曰憂墳呼天酒酒厄六年心事戀王
畿生前痛爲忠奸辨身後寧知什立碑報國
痴心終不死還家春夢已無期泪羅江上逢
人語慙愧無能讀楚詞

蔣乾昌詩曰天地從來不可欺寸心肯許世人
知奸臣謀國非常慘志士成仁自古悲辛苦
十年今已矣聞關千里竟何之孤魂飄渺從

風去作化山河壯帝畿

胡士瑞詩曰撫景千年恨捫心一片丹狀阿柄
已失巢覆卵無完夜雨青燐諸秋風白骨寒
彼倉如可叩封事死猶殫

朱議昶有精忠貫日吞河岳傲骨凌霜砥浪濤
之句餘皆不傳安隆人哀之後爲祠以祀稱
十八先生

可望諭雲南城守僞固原侯王尙禮今籍定國

紀事補遺

卷一

三七

宮眷并文武兵丁婦女欲分配各營尙禮
慮大營分散將滋內亂乃三啟止之惟汰安
西大營糧餉尙禮遣女使餽茶果子王妃實
皆金銀也安西大營賴是得濟

六月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僭號及期冕小不可
冠自辰至午後大雨震雷交作可望不懌而
止遂還貴州八月可望設科取士以慧光寺
爲貢院取中陳士慕等五十四人是月定國破

廣州府雷連亦下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丙戌朔永明在興隆府
可望遣兵犯常德敗歸

定國率師圍新會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庚辰朔永明在興隆府
時平南王尙可喜率大兵救新會擊定國敗之
率殘兵數千奔回南寧標下高文貴斬統武
亦次第奔回南寧駐鎮不知虛實奔黔告可

紀事補遺

卷十

三八

望謂定國將席捲而東可望大驚恐定國真
入安龍卽調鎮國劉啟明等十三營遣關有
才統之以拒定國使白文選赴新安龍促永
明移黔永明母子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
亦心非其所爲對之心動因以情告曰姑緩
行俟西府至可無危矣遂以輿徒不集報可
望陰以雷侯定國定國兼程疾進先遣參將
楊祥許爲營卒詣行在謁司禮龐天壽于衣

甲後心出密疏署云藩臣李定國謹奏而鈐以屏翰親臣賜章天壽以聞永明閱疏云臣今統兵迎扈不日卽至行畿先遣奏安萬勿輕許逆賊輒行移蹕云云永明稍安然甚秘之關有才等見衣甲皆阜又有捷取字號則以爲王師從天而下遂跨馬而逃

二十一日夜半白文選率步騎至安龍城外大呼曰安西兵馬卽至矣切須謹慎言畢奔馬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本

而去黎明忽有叫門者曰我西府長隨太監也隨令入朝面奏曰定國卽至矣遣臣先馳奏聞因至凍酒箐秦兵到塞路馬不能前所以少遲耳俄而週城礮起馬嘶聲震數里結寨徧九山頭安西率騎入朝陛見君臣相持痛哭永明諭曰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定國泣奏曰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粵以迎鑾輿乃不惟不副臣願且置陛下于重憂

臣萬死無能自贖矣永明慰諭賜坐及茶定國還營知文選去未遠遣夏太監等追問之及於普平布文選乃還隨定國入朝密計幸滇

二十六日永明自安龍進次普安遣兵守盤江以禦可望

紀事補遺

卷十

早

二月十一日定國發前道後衛各騎卒三千親與文選居中扈從自新城普安直抵曲靖諸永明于行營安置而親率精兵入雲南時守滇者爲劉文秀與王尙禮王自奇等劉文秀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伴與王尙禮等勒兵私以數騎馳迓定國曰我輩以秦王爲重卓尤恐卓後復有曹瞞定國爲之指天誓

三月定國及文秀文選等各率所部至曲靖扈從鑾輿入滇以定北府爲行宮暫駐蹕焉改雲南爲滇都賜定國晉王冊寶封文秀蜀王

紀事補遺

卷十

四

文選鞏國公王尙禮保國公王自奇襲國公
秦王扈衛張虎諱化伯水軍都督李本高爲
崇信伯高文貴彥昌伯定國記室金惟新爲
吏部侍郎龔銘爲兵部侍郎馬吉翔素黨可
望知爲朝議所不容乃誦事惟新及銘爲言
于定國五月得奏請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
六月遣白文選張虎賁聖書還黔慰諭孫可望
宴辭諭曰卿等往道朕意務使兩藩復敦舊
好事事爲祖宗社稷起見卿等功名垂竹帛
矣文選等謝往見可望曰國主倘以舊好爲
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萬當
立致定國于麾下可望以爲詐欲殺之衆救
之得免乃奪文選所部兵并鞏國印羈之營
中使張虎復命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顯爲逆
也

七月光祿寺少卿高續御史鄧昌期疏劾馬吉

紀事補遺

卷十

四

翔顧天壽以讒邪專擅二藩與之友善惡道
奸弊復蹈可望故轍疏上兩藩聞而不朝永
明以續等妄言論廷杖革職安西金維新趨
謂定國曰續與昌期罪固當死而藩王則不
宜畱殺諫臣之名定國晤馳救之至則續已
死而昌期得復原官

八月晉王李定國奏請歸秦王官眷遣張虎護
送至黔李定國親餞之郊外

十一日移蹕秦王官卽雲南府城中五華山地
也山上有五華寺爲滇南諸刹之冠于是初
蒞朝堂二王侍立文武肅然朝賀出皆喜相
謂曰今日乃見真聖主也

是日永明爲二王割襟訂二姓之盟二王謝恩
感悅先是李定國有龍驤天威二營旣出粵
祁三昇統龍驤營畱蜀可望令鎮遵義及定
國入滇調三昇而可望亦使人調之三昇謂

其所部曰國主安西舊主義均今安西尊承
明爲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
府之調爲正京皆諾于是卻秦使整旅還漢
可望遣兵追襲三昇且戰且走輜重盡失十
月達行在朝賀畢卽命封咸寧伯以旌忠正
順治十四年丁酉正月甲辰朔永明在滇都
可望遣僞臣程萬里請大營及舊標還黔許之
仍給夫馬以送

紀事補遺

卷十

聖

二月起用先朝禮部尙書雷躍龍入閣辦事躍
龍爲可望所罷任時告假在滇故特起之
龐天壽以秦慕自疑懼晉王害之憂憤病卒贈
恤甚隆葬宣城之華亭寺前

命太監李國泰掌司禮監事

三月似僞戶部龔彝仍掌部事彝以進士爲先
朝侍郎孫可望爲戶部者也彝乃辭曰臣受
秦王十年知遇未有所報安敢拜新命乎

蜀劾奏曰龔彝止知秦王十年之恩獨不念
祖宗父子受國家三百載之恩乎有詔議處
彝伏闕免冠謝罪降印局大使數月仍還原
官

初可望在滇僞兵部任僱廉表勸進時僞已死
定國追論其詔逆詔掘僱屍戮于市籍其家
子孫俱遣邊遠充軍

四月舟山監國魯王遣總兵何達武實表請會
紀事補遺

卷十

聖

兵出吳楚

王自奇反于楚雄率張明志關有才二鎮營兵
西上永昌

八月舉雲南鄉試以演武場爲貢院取中王肇
興等五十四人

可望自定國入滇久謀內犯畏定國兵強不敢
驟發因程萬里奏請大營回黔具以滇兵單
將弱告可望又諸鎮自楚粵至者皆聚于黔

所部甚衆遂大舉犯關然人心多不直可望
馬進忠馬惟興馬寶以同姓相密又與文選
交陰謀助定國從容爲可望言文選心脅舊
人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特前爲定國所脅
使其心果向外必不敢復來今來而奪其兵
失歸向心試重用之必能爲國盡力可望信
之乃以文選爲征逆招討大將軍總統諸將
前行自率大軍而進畱馬雙禮守貴州馬進

紀事補遺

卷十

望

思以病畱安順可望令預造柁鎖二百具曰
破潰之日械逆行在君臣也雙禮力諫不聽
及送師于郊又諫曰國主征而果勝難免犯
關之名若其不濟則黔非國主有矣可望叱
去雙禮痛哭而回及師行在途雨水滄尼馬
多倒斃抵交水定國以沐天波王尙禮新統
武守滇扈從而親與劉文秀督各鎮兵禦之
永明御五鳳樓宴餞簪花犒賞三軍時久雨

忽霧人心踴躍王尙禮素有異志天波統武
精嚴城守召尙禮入朝悉收其兵器以兵守
之天波素善流星鎗經亂每携袖中是日恐
左右有變出鎗無縱橫擲擊尙禮俯首歎曰
吾以爲檻中虎不復煩公機臂矣

九月朔定國等兵至曲靖屯于三岔與可望接
戰連北退守曲靖堅壁不出

紀事補遺

卷十

興

國軍且言人心內向可一戰走也可望聞變
欲還馬寶伴爲切齒曰吾乃爲賊所欺要
當手縛之生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輕重而
廢大事耶文選前爲賊時嘗戰傷足醫者生
截他人足以接之雖愈而跛故寶呼跛賊云
可望乃止曰兩酋齊出會城必虛因使馬寶
張勝武大定間道襲雲南十八日鄂國公馬
進忠密遣人報定國曰可望已使張勝等統

銳卒三千襲雲南矣公可坐而待斃乎定國
遂傳令三鼓舉食五鼓發兵攻之可望大敗
潰走白水所隨不及三百人皆傳宣官校餘
悉陷歿于是急問左右馬國公白總兵安在
眾應曰未敗之先白馬一營已歸晉寨矣可
望大悔恨曰馮雙禮阻我與師而堅執不聽
天亡我也且先臺老僧能前知嘗問以出師
凶吉曰惟不令馬白相隨可无咎也初謂白

紀事補遺

卷十

吳

馬有碍于師行既悉除不用豈意其謂進忠
文選因仰天大哭復遇淋雨既又謂其眾曰
昔年有石碑出水鐫文云來是觀音面去是
老僧頭由今推之天意欲我去髮歸清也定
國不世之仇定須報復我又豈惜此數莖頭
毛乎于是決計歸清可望方奔回而李本高
率數十騎追及之引鎗刺可望過馬首可望
大喝曰本高非孤舊人耶受恩深矣乃來殺

主乎本高應聲曰既做朝廷官便須知君臣
大義本高非殺主乃來殺欺主賊臣耳言未
既爲流矢所中可望得脫餘眾相率盡降
定國既敗可望騰露布奏捷慮會城有失使文
秀文選速追可望自引兵還救根本

二十一日張勝馬寶等潛師至滇欲入城守者
誤以爲捷師先還也不爲意詣視視衣甲皆非
遂急閉城已有一騎突入獲之張勝大呼王

紀事補遺

卷十

吳

向禮開門至數十里無應名乃退過三市街
已昏時矣見金馬坊垂布文餘執居民訊之
告曰此晉王殺敗秦王之露布也勝復令人
讀其辭乃知可望于十九日兵敗而逃頓足
嘆曰大事休矣卽縱兵焚掠至橫水壩定國
回師遇之馬寶跪迎于道張勝接戰竟日殺
傷各千餘人張勝見勢不敵敗走至赤佐縣
山谷中餒甚求食不得邏卒獲之以獻磔于

市

王尙禮知可望敗走憂憤不知所出遂飲藥死

永明猶令部議加贈鄧子祭葬賜坐東門外

定國凱旋諸臣郊迎入朝慶賀復至晉第啟賀

劉文秀獲張虎于西水械送瀕都繫獄

可●奔還貴州夜半入郭方與馮雙禮相持而

哭忽聞城外礮聲三城中驚竄蓋雙禮欲誅

之密令本營起礮以速可望之行可望遂事

紀事補遺

卷十

四

家口輜重走鎮遠文臣惟楊惺先武弁則康

國臣鄭國張應科葉應禎等皆稔惡不容于

演黔者故僭可望遠遁及至楚南遣先前往

赴長沙經略洪承疇軍前通款投降降禮斷

後掩其子女玉帛同文秀文遐歸雲南

初縉紳附可望勸進者壘壘可望敗後滇人以

討讖之其末云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

勸進書

十月定國率師討王士奇于永昌遣人招之不

從令關有才逆戰定國陣擒之自奇敗走騰

越勢窮自刎張明志自訴被脇請收集潰兵

自贖

定國既定迤西遂班師奏請行賞封白文選肇

昌王馬進忠漢陽王進忠爲闔營降將所謂

混十萬者也封後旋卒又封馮雙禮慶陽王

馬寶淮國公馬惟興敘國公新統武平陽侯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郝三昇咸寧侯高文貴廣昌侯礪張虎關有

才于市軍民大悅

時鎮將俱陞賞進爵惟沐天波辭曰吾世受恩

常慮無以報寧敢望新秩乎蓋久知國勢已

去自分身殉使其子分贄于各土司曰庶存

先人之祀千萬一

是冬議開緬甸爲省以元江土司爲總督不果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戊戌朔永明在瀕部

遣使賁璽書從安南出海封鄭成功爲延平王
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其餘除授有差

徐孚遠隨使入覲

始劉文秀追可望獲其馬騎一自云曾爲可望
內使在滇時奉令密審銀兩金犁于內殿昨
令臣隨行者爲慮臣起審也今旣敗去願首
報以爲興王之資文秀遂率之還滇奏之命
侯晉蜀二王而同起審及是果獲審銀二十

紀事補遺

卷廿

三

九萬兩金犁一重五百兩千後宮石臺下二
王奏番供御用永明諭二王以濟軍餉
是日可望入京封義王獻滇黔圖險阻設伏曲
折皆備

二月賜前滇黔總制范鏞贈卹初鏞駐貴州可
望入滇遣定國與之盟言共扶王室鏞開陳
大義且曰假令可望渝盟奈何又笑曰扶明
我則奉之渝盟我則殺之及定國入粵西可

望凌逼君上鏞以憂憤死永明追悼之故有
是命

并賜故輔嚴起恒楊良知及張載述劉喜堯吳
霖等五臣贈卹

又可望殺吳貞毓等十八人于安龍北關至是
令部議加原銜三級予諡贈卹立碑于馬場
表其地曰十八先生成化之處

四月劉文秀擁發千臂永明臨問定國亦率賢
紀事補遺

卷廿

三

責治疾篤上遣表云敵兵日逼國勢日危臣
請入蜀就十三家之眾出營陝洛庶幾轉敗
爲功云云永明嘉之及卒命以親王卹之
文秀儀度溫雅柔和謹慎入滇之初曾屠武定
既而悔之自是不妄殺一人

先是有西安人曹自明自言識天文地理陰陽
象緯遁甲之事兼能制木牛流馬火攻器具
又驅遣風雷諸術常往來秦中各山圖集義

旅未就因見王氣在滇黔間變服至貴州文秀一見以爲舉人既而文秀病因見定國定國大喜疏薦之朝命爲雷擊將軍試其火器殊效又製撼牌撞木行管用之周匝連環屹如長城乃遍取錢木之工徵求夫役自明亦自尊大遇朝士不爲意靳統武遣人陰殺之其後果有知自明爲洪承疇所遣爲緩兵之策者以告定國定國諱焉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文秀既卒定國以蜀自益委朝政于龔銘金維新乃派兵加餉實官需舊人怨叛邊警日迫定國不及覺也

是月孫可望統楚蜀粵三路兵規取滇黔報至行轅上下震恐定國慮可望難識險隘而各汛守皆可望舊人恐更調之使其將劉正國楊武守三坡紅關諸險要防蜀使馬進忠等駐貴州而蜀兵至三坡正國奔回雲南解目

克遵義楚兵自鎮遠抵黔馬進忠等亦走五月王師獲黔撫冷孟錕洪承疇待以賓禮曰公若歸誠當仍用撫黔孟錕曰寧爲明鬼聞香不作叛人遺臭乃送覺羅貝勒軍前亦以甘言招之孟錕不爲屈膝強之再終不屈乃押赴市孟錕挺然直立遂解其尸報聞咸爲怨悼遣兵侍程源文安侯馬吉祥諭祭贈兵部尚書賡其子冷之旭世襲錦衣衛僉事

紀事補遺

卷十

三四

蜀兵敗楊武于開州之倒流水

六月定國上表出師自任當黔路移鎮安順以白文選任川路移鎮七星關發夫運糧天雨泥深輓負不前輒鞭之至死冤號載道矣七月蜀兵抵山川

八月定國率勦鎮出師永明御五鳳樓宴饌未及誓掛大雨忽注軍士散走無復行次咸相謂曰此番師行渾不似征可望時也定國陸

爵後阻雨不前日行僅二三十里人心惶惑至關嶺刑牲祭漢前將軍祠定國憑酒誓曰定國奉命興師不以此身殉社稷佐中興者神威當截其頭願謂諸將曰諸公皆受國恩何不予神前各明忠赤乎于是諸將皆跪告干神曰某等有不與晉殿下戮力同心報君父之恩者神明殛之既盟而飲還營定國大悅

紀事補遺

卷十

五五

十月王師至貴州馮雙禮連疏請援定國欲卽進兵俄得洪承疇書略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候吳王之至卽當會兵以聽指揮無煩王師遠出也定國信之遂緩師而王師由水西泗城并川中三道而入報至定國始悔急整兵禦之過安龍與王師連戰未分勝負忽傳王師前導爲可望扈衛康國臣定國慮軍中將士多可望舊人參或中起且舉

爲回風激還本營潰亂定國急奔邊行在勦鎮俱散

十二月蜀兵出遵義趨烏撒曰文選懼棄七星關走回落盆

初六日定國微服入行在密奏移蹕較沐天波宣諭緬甸發官旗沿途徵兵開路迎扈諸臣俱議束裝獨行人司任國璽疏請畱滇曰君爲社稷死臣爲君父死何往焉下其議皆曰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捲土重來再圖恢復天意未可知也君臣死社稷尙非其時何遽出此疏在畱中

十三日定國諭民避兵云本藩在滇多年與爾人民情均父子今國事顛危朝廷移蹕勢難同爾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殺掠湮污猝難逃避爾等宜乘本藩未行時各速遠避毋致自誤貽戚于是城內外哭聲鼎沸携負狼奔

時已徵貯秋糧定國諭各營不得焚燒倉廩恐

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或曰永明諭定國勿燒故云時王師三路會于曲靖朝議莫知適從有陳建者舉文秀遺表云請入蜀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阻之沐天波請走迤西地近緬甸永明從之

十五日黎明發滇都從之南者數十萬人又能奇子承業糾狄三品劫駕事泄定國乃親殿死業遂不復追永明至碧雞關兵民塞路哭

紀事補遺

卷十

七

聲動地永明諭住輦立起手扶天波左肩回顧城中宮闕揮涕曰朕行未遠已見軍民如此塗炭以朕一人而苦萬姓誠不若還宮死社稷以免生靈慘毒之爲愈諭畢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國飛騎亦至共請前發以慰皇心永明乃就輦間關至大理扈從相失過半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癸巳朔永明在野次四日駐蹕永昌傳諭罪已

李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

吳三桂由廣西四川傍島其虛從黃草增入滇城兵不血刃迤東皆平卽分兵三路追殺總兵王國勳于普測澤

吳三桂敗白文選于玉龍關

定國聞敗請急渡路江趨磨盤山有門一道長亘五里曲而險隘乃設三伏初伏竄名望中伏高文貴三伏王國璽以禦王師

紀事補遺

卷十

七

閏正月十五日永明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尙四百餘人兵士數千人工部尙書王應龍聞永明奔迤西偕其子晝夜兼行至永昌面永明已前發矣應龍孤身不能于亂軍中獨行乃謂其子曰吾本草莽微賤蒙恩授職官至司空先不能主扶社稷今不能患難從君尙能覩顏求活人世乎因自縊其子泣曰父殉君難子成父志宜也亦隨自縊

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及王師過騰越

直越磨盤山入隴要固山額真等俱戰它定國中書慮未桂降于吳三桂告以伏兵機密賧命求官三桂卽令搜捕伏兵名望知事泄不得已發礮出戰中伏亦發名望爲流矢中左目自刎國璽戰死定國坐山嶺聞礮失序大驚曰兵敗矣跨馬而奔將士皆散稍定乃問駕安在或對曰將至茶山定國沈吟曰君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率兵走

孟良

二十四日永明聞磨盤之敗百官爭竄昏夜失道迷大谷中及曉仍故處也輜重宮人爲亂兵所掠扈衛斬統武旗鼓孫崇雅刼掠皇損降于皇師

時潰兵散亂敕沐天波率禁旅及文武百餘前進

二十六日抵囊本河

二十八日抵錢壁關卽緬甸地界也緬酋遣使言敵兵墜境諸蠻驚懼從官勿佩兵器乃可入國馬吉翔矯旨從之

三十日至蠻漢緬人遣其頭目通話曰緬土小邦乃大明貢臣今皇帝親舉玉趾以臨敢不伏而迎諸郊惟是扈蹕諸王及勦鎮將軍携有重兵自宜次于外以圖恢復疆宇若人于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小邦是示天下以不武也不重損我天朝威望乎天波見其勢不可入乃奏曰聖駕進緬臣必居外矣臣君南北阻以大江之險音問難通請陛下以太子托臣臣奉太子進茶山監國一則可以在外調度次亦可以遙爲聲援此願前慮後之長策願陛下決計永明日興廢由天非人力所能挽太子尙有父子之情奚忍遽離后兄華亭侯王維恭請于後亦

弗討于是君臣哭別

二月壬辰朔次大金沙江緬首以四舟來迎從官自覓舟江上得從者六百四十六人馬九百四十餘匹俱由陸期會於緬甸

十八日次井亘緬人止之不聽前進

二十四日緬請大臣問故永明遣馬雄飛鄔昌琦資敕書往諭緬發神宗敕書對校不同疑其爲僞及見沐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歷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二十三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

當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陞陞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而爲緬人隔絕文選遂拔營去

三月十七日自河口分路陸行者至陞陞城對河離城五六里駐營緬人疑兵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村落通政使束蘊金

中軍姜水德絕死

四月初三日傳諭守關者爲已航海赴關兵勿復來蓋緬人畏兵改馬吉翔以此懷其心而不知爲其所愚也沐天波蒲縵王政隆等謀乘間走戶臘二撤亦不許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駕五日發井亘七日至陞陞城下次于緬酋所居城對江八日進猪磬始知前陸行者漢世榮等被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緬人分給土人爲奴多自殺緬人于赭磬置草殿數十間編竹爲城從官各結茅散處蠻男婦日來貿易初至饋獻頗豐後乃漸薄八月望日爲緬國朝會之期逼令沐天波以臣禮見今天波跣足爲諸蠻先以誇耀于諸蠻馬吉祥李國泰等猶以令節飲后弟玉雅恭家維恭有女妓黎維新已老矣吉翔強之爲梨園舞維新泣下曰今何時願猶爲歌舞歡

耶吉翔等恐捷之蒲縷家復縱博喧呼聲徹于內時永明臥病不能禁繫息而已

九月緬人貢新穀命分給從官之窘者吉翔多私其親故鄧凱以爲言吉翔擊凱傷足

十月戊子朔禮官請頒庚子歷從之

順治十七年庚子正月丁巳朔永明在緒經也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于永明而在永明左右者又皆偷安無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于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到今于緬王約何地交割永明以答敕付緬人定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

是時二君子皆散惟餘塌茸一二輩馬吉翔爲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爲唇齒惟恐定國之至于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

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舉火永明怒以爲擲之吉翔國泰卽推碎分給

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永明方覽國泰惡而去之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辛亥朔永明在緒經

一月廿八日白文選密遣緬人賁本至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爲上策數日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

紀事補遺

卷十

四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奏東宮而出者事賈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任國璽曰上年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而托之講書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軍事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人緬必能主出緬今日事勢如此乃

卸肩于建言之入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省

又諭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字崇貴侍立不敢就坐永明並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亡不敢廢禮今日蒙土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紀事補遺

卷一

三王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向弒兄自立遣人索賀七月復來言三載供億之勞索報禮俱無以應

是月十八日緬人請吃咒水

卽盟誓也

設宴于海中

對山望海樓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已而伏兵四起悉被藏焉惟沐天波覺其謀出袖中鎗擊殺十餘人被獲縛諸樹以弩箭攢射之死是時死者馬吉翔蒲縵王惟恭而下

四十二人而其先以病卒與婦女驚竄自縊者不計其數同行文武盡矣

緬人又發兵圍行在永明幾自縊吉王同妃縊死宮人命婦縊者不下百人盡劫所有而去二十一日緬人復修草殿奉永明居之曰此事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寮怒耳緬殺諸人後有馳呼而至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國公蓋恐本朝索之恩畱以獻也而天波已先死乃復治天波所居室移永明眷屬二十五人入居之并進飲食八月李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爲所敗覆其五舟乃與交還俱引還十一月十八日永明召都督同知鄧應入謂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何如

紀事補遺

卷十

癸

十二月三日楠人請永明移蹕皇太后及太子
同行三更渡河始知其爲王師也蓋三桂以
重購致之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四
月二十五日以紅帛縊死

定國旣敗還而文選軍在後引而北定國使其
子嗣興隨文選以觀去向文選部下勒兵回
向嗣興嗣興怒亦勒兵迎之定國遽使召嗣
興還曰吾兄弟數十人今惟存吾與若耳何

紀事補遺

卷十

三七

忍更相戕吾前所以使爾隨之翼其悔而復
回仍與我併力也旣勒兵相向念以絕矣任
彼所之吾自盡吾事可耳遂率所部向九龍
江而進文選北行屯錫泊王師至遂降

定國在九龍江聞報東走景祿

壬寅五月至猛臘土馬死亡日獻定國乃置醺
自述生平所爲如命天已絕願速死母徒苦
眾人未幾聞滇城四月二十五日之事定國

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卒于軍八月嗣興降
與劉文秀子震文奇能子承業俱入京受世
職

孫可望死其子襲王封一代後亦降爲公

三桂進爵爲王乃踞五華故宮增修舊制紅亭
壁沼曲折依泉傑閣舞臺參差因樹冠以銅
闕繚以雕牆廣袤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
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弦錦綺圖書之

紀事補遺

卷十

三八

屬則取之三吳從圓圖之好也三桂將進圖
圓位正妃辭曰妾以章臺賤質謬污瓊寢始
于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本保
賤軀獲與牽匹之役分已過矣今吾王析圭
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諸鳳侯門上
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禪屬稽之大典斯曰
德高若欲帝弱繫于繡襦培塿塵于玉几旣
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

紀事補遺 卷一

三桂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悍妬絕倫羣姬之黷而幸者輒殺之惟圖圓屏謝鉛華幽居別苑以順適其意不甚相軋圖圓之養女曰陳故効從陳姓本出于邢于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三桂潛有異志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霞披星冠日擁藥爐經卷而已三桂治戎之暇每至其處必晤言移日府中人過三桂怒不可解事邢爲緩頰則立解

三

常曰吾晨焚修爲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咸敬禮之康熙癸丑歲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

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嶺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粵西亦從四川黃草壩直薄滇城俘洪化斬之籍其家舞衫歌扇稚意嬌鶯聯體接眇俱入禁掖而邢獨不見于籍歲癸丑金陵邵爲童赴楚幕訪其實于鄉

紀事補遺 卷一

管

三

長老題絕句于壁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卽是人搶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行營歷歷草淒淒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晴威尙在老軍猶說舊平西邵有濡頭之癖落魄稟諧詩故不甚顯于時

東南人材獨萃粵西論其尤者如騰蛟殉國式邦致身十八之成仁二張之遂志非萬里之長城耶新興連挫大敵安西兩蹶名王亦中葉以來未有之勳矣乃文武忠烈而君卒偷情雖無秦逆終陷蠻鄰耳噫豎子洵不足與謀哉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一）

〔明〕陳仁錫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

明崇禎刻本

皇明世法錄敘

古之君子。出吾之精神。
以觀天地萬物之境會。
而始有言。是言也者。將
以闡聖經明理道。紀典

序一

故甚哉其不可已也。然
令雕鉢文詞。馳騁波濤。
而無當於治忽。不衷於
理道。又或有意乎天下
國家之故。而所操非其

要。不能原始以要終。詳
本以措末。古未必約其
精。今未必核其備。於損
益廢置。先後得失之情。
未能周知。而無遺於四

序二

海九州。帝王萬世之業。
未能灼然若列之堂戶
之上。以是爲立言也可
乎。其於學疎矣。古人方
志學時。便以天下爲已

任。獨慮遠覽。本之性情。
統之理道。不急朝夕之
效。不徇口耳之知。於古
今國典民彝。禮樂兵刑。
文事武備。上自星曆。下

序三

極水土。近而宮闕。遠而
四夷。攷臬博求。惟恐不
及。則萬事之理。未有不
能辨者也。然且弗敢以
私遇有所得。輒思入告。

我后。旣已履天下之任。
惟所設施。舉無不當。則
又曰。嘉謀嘉猷。惟我后
之德。善則歸君。忠則自
盡。君臣協心。同底於道。

序四

澤潤生民。裔夷咸賴。人
臣報國之意。如此其至
也。故無意立言。而其言
也精矣。何也。素所問學。
使然也。予自束髮讀書。

間有所論著。奉先人遺
誠。弗敢腐。弗敢迂。務經
術以經世。旣已幸廁中
祕。益早夜振厲。欲殫心
昭代典故。講明舊章。祈吾

序五

君遠追唐虞三代之隆。近
揚

聖祖

神宗之烈。憂居以來。捷戶繡
閱。手較資治通鑑。曰辨

邪正。審治亂。箴諫深切。
啓沃之資也。已取西山
氏衍義讀而善之。曰。美
哉淵乎。懇誠深厚。條析
事理。揭格致以端本。明

序六

道術以防壅。論治體。察
民情。選人材以作則。誠
君天下者之律令也。已
又讀丘文莊衍義補而
善之。曰。美哉詳而婉切。

而易遵始于審機。歸于
功化。近自闕廷。遠及夷
狄。有序有倫。有體有要。
洵真氏之完書。治平之
鉅典也。君不知此。無以

序七

爲修而致治。臣不知此。
無以爲學而輔君。然則
爲人臣者。必將深思玄
覽。該博討論。使千萬年
之行事。較若白黑。天下

之事理。析若秋毫。然後
可以下窮聖學。上佐明
主。以爲則成。以及則遠。
以正綱維。則治臻。以盡
撫綏。則民乂。以議規制

序八

則禮樂興。以崇教化。則
風俗易。以之理財。則用
足。以之慎刑。則刑措。以
用人。則百工得其職。以
治兵。則烽燄消。疆圉固。

而四夷讐也。我

成祖文皇嘗諭諸臣曰。爲學

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

之全。務實得於已。庶國

家將來皆得其用。大哉

序九

王言。夫務實得則不逐末

以遺本。不徇古以卑今。

上以佐君。下以正學。較

之繁詞。縟采。無裨理道

者。奚啻天淵矣。

高皇帝混一區夏。開剏之績。

比隆唐虞。綱理天下。軼

於三代。敬

天勤民。親賢遠佞。敦節儉。崇

禮教。思患預防。垂憲後

序十

世雖

聖德日新。而惓惓不忘儆

戒。雖威加四海。而兢兢

不忘遠慮。至於

訓諭臣工。誥誡遐裔。語

簡理至。無微不燭。卓然
與謨訓相表裏。自生民
以來。未有及焉者也。

成祖以神武之資。奠鼎燕薊。

立政立事。率

序士

祖攸行。

神功聖德。不可縷指於鑠。

宇宙。以昭

太祖之鴻猷。

列聖繼之。式克丕承。太平之

業垂於無極。真與日月

同運行。非徒備一代之

美而已也。蓋三代之隆。

莫過乎周。曆服之久。祀

逾八百。豈惟其功德入

序士

人之深哉。亦繇規條備

而教化立。令後嗣子孫

得

祖宗之法。而循以爲行。故能

久長而勿替。然則今之

世有能恪勤纂述不顯謨烈自靖自獻以佐

盛明

在天之靈或固有待矣仁

錫旣心契衍義二書乃

序十三

加讐訂而合刻之猶恨

昭代之典故未詳使人證

於古而畧於今觀嘉言

善行之無遺而忽

聖祖

神宗之猷烈曉然於累千萬

世得失理亂之迹而貿

貿於三百年來

朝廷官府之務雖云博洽

終慚實踐是以輒不自

序十四

揣畧倣二氏之意考明

舊章而推廣之著爲

皇明世法錄首輯

二祖之謨烈以爲萬世法而

又明禮樂以和神人辨

曆象以示修省。恤民以

固邦本。積儲以裕國用。

明罰敕法以厚俗。稽滯

河記防海。以通水利。紀

元輔錄名臣。以彰景範。

序十五

詰戎兵以嚴武備。考四

夷以示懷柔。俱原始要

終。或耳目之所親歷。或

輜軒之所覩記。稍爲網

羅。以補丘氏之未備。要

使

二祖

列宗之許謨碩畫。瞭若列眉。

庶爲君者。雖身居九重。

而可以周知夫政事得

序十六

失之情。爲臣者。雖誦讀

草茅。而可以得夫四海

九州帝王萬世之要。卽

明不足以通難知之意。

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

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幸備史官。無政務之煩。得從容蒐討。以恪勤纂述。區區之衷。亦冀稍有實得。輒入告。

序十七

我后期自效於

盛明。以內無慚本心。上不負

明主而已。昔宣聖問禮問官。於學無所不究。然以

定一世之則。必曰吾從周。故墳索外史不見刪述。而惟憲章文武。闡揚當代。豈獨以身爲臣子。勿敢渝哉。亦見錐鎬之制作。懿美明備。有非他代所及者爾。故立言之精者。莫若宣尼矣。是編也。敢曰具體用之全。倘亦從周之志也夫。

序十八

南京國子監祭酒前

經筵講官左諭德兼翰林
院加俸一級陳仁錫書
於白松堂

序



皇明世法錄序

君子之學。爲其有用於時
者。或引而施之天下。或列
而存之論著之間。二者恒
難兼之。聲施功烈之士。不
以文章自表見。其好爲文

李序一

辭。以自負爲至論者。常懷
詭曠渺。迂遠而不切於世
務。若夫立身朝廷之上。爲
當代賢輔之望。決大事。定
大議。嘉謀善畫。著在國史。
而猶以靖思極慮。綜理羣

制。彙爲一代之書。俾自今
至於有永歷年垂之無疆。
求之於世。豈非難其人歟。
予鄉陳芝臺先生。自少博
極羣書。以文行推於閭里。
凡六經聖賢之跡。史家承

李序二

森古人興壞得失之故。至
於鴻本玄術。區刻螺文。方
域奧隩窮區極物之類。無
不抽噴瑩理。繩貫條列。而
於經時度務。立綱陳紀之
大尤欄神明。旣舉進士。首

臚傳名。問親于史館。而純
深勁正。謙謹恭約。當世之
望公如韓范歐富。而公恂
恂不自足。以爲君子之所
以遇於時者。必危盛世而
憂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
盛世無可弛之事。夫有絕
人之資。無可弛之事。則必
有不周之智。而過爲苛細
之害。此君子之所懼也。是
以高視遠覽。宇宙拓坦。合
而衡之。推其大綱。去其繁

李序三

上原

寶訓之昭垂。下盡蠻海之紛錯。該設軫轉。大勢在前。廣哀類集。著爲亶表。顏曰。世法式彰。

皇明之大典。崇乎茲哉。所謂

李序四

君子之學。爲其有用於時。蔑斯尚矣。使夫繇公之書。不必有絕人之資。而其智無不周。不必有嚴切之防。而其事無不舉。何者。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望遠。

李序五

深視而審聽。惟得其法之所在。而從事焉。故能執簡以御煩。以簡自處。則上不擾。上不擾。則下不亂。以繁與人。則事不制。事不制。則人盡其能。是故下有博達之士。識通世務之臣。則人主無爲而靜治。下無博達之士。識通世務之臣。則人主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如我。而紛紛煩密。以有爲於天下。天下愈不可得而理。

矣。嗟夫。有一代之定法。必有一代之顯王。有一代之盛臣。必有一代之經術。我祖宗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罔有缺越。時遠勢殊。政繇俗異。至

李序六

我

皇上聰明淵懿。繼天測靈。靡治不修。而公以猷念對揚。昭示紀極。非書所稱明作有功。元首起而股肱喜乎。何其盛也。且夫事之難治。

在今有甚焉者。自搜括加派之繁興。新逋舊徵之雜迫。雖有水旱盜賊饑饉流亡之災。官不敢議題留民。不敢望賑恤。所以爲財賦計。不可勝言。而財卒以匱。

李序七

自奴酋插束蠢發於東西。而黔滇閩粵關隴荊洛。推埋竊志。流劫騷然。所以爲厲兵計。不可勝言。而兵卒以衰。自選舉之格嚴。吏志於拘畏。不志於奉職。而公

廉勤慎不日多。流徒竄殛不日息。所以爲擇吏計。不可勝言。而吏終不可擇。自流徒竄殛不少貸於吏。誅殺擊斷不少貸於民。所以爲刑罰計。不可勝言。而嚴

李序八

刑峻罰而惡不可止。若此者。非法不立而制不具也。執簡御煩之勢反。而士大夫之經術不素習也。今佛老寢多。士尚虛譎。不修聖賢之業。文飾以相譽而不

通於當世之務。至其爲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急財貨。有一事曰姑試行之。其濟與否不可得而知也。其濟與否不可得而知。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

李序九

復發矣。繇是言之。綴之以其類。分之以其觚。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先生之書煩煩如繁諸乎。夫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

者猶不能兩得。而先生兼之。豈第先生之學爲有用於時已哉。循其法之所存。將見公卿百執事。因其職之所任。皆可以達其事之終始。利害而發之以勇。守

李序十

之以專。達之以彊。卽士之未入官者。亦皆習於其說。而律歷禮樂鹽鈔賦役河漕水利兵刑防備綏近懷遠。自其性之所近。皆可以講貫而素治。昔胡安定作

治道齋。今學者日講習其中。其後經世大儒皆出於其門。今先生之作。猶安定之意也。學者其亦有所興起也夫。

同郡後學李模拜撰

李序士



皇明世法錄總目

維皇建極五 卷一之十六

高皇帝寶訓

文皇帝寶訓

高皇帝聖製

高皇帝聖武

文皇帝聖武

懸象設教五 卷十七之二十六

敬天

曆法

皇明世法錄 總目

禮制

樂律

祀典

法祖垂憲五 卷二十七之三十三

訓宗

鹽法

屯政

騎政

錢鈔

裕國恤民五 卷三十四之四十一

理財

版庫

黃冊賦役田土

農桑

水利 東南西北

制兵勅法五 卷四十二之四十八

大閱 說征 征講 奏捷 功賞

京營 四衛營 侍衛 皇城守衛 京城巡捕 巡視京營

將材 班軍 衛兵 民兵 戎政事 軍器 火器 戰車 戰船

江防

皇明世法錄 總目

平刑

濬河利漕五 卷四十九之五十五

南河

北河

黃河

新河

漕政

衝邊嚴備五 卷五十六之七十四

昌薊

遼陽 附薊遼奏議

宣大

山西

陝西

沿海置防五

卷七十五之七十七

粵東

閩浙

南直

遼海

接防

葵順伐辟五

卷七十八之八十三

皇明世法錄

總目

西南夷

附日本

套虜琉球

東夷西戎

南蠻北狄

苗寇流寇山寇

崇文振武五

卷八十四之九十二

開國元勳

內閣輔臣

經濟名臣

郡縣名臣

表忠

總目終

皇明世法錄

總目

附

皇明世法錄卷之一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論治道

敬天

孝思

謹好尚

謙德

經國

封建

興學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一目次

目錄

皇明世法錄卷之一

史臣 陳仁錫

太祖高皇帝寶訓

論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爲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

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儀以疾辭

祖幹亦以親老辭

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于心

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

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也。禪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叙彙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

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較興則

聖明世法錄

卷一

實錄

二

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爲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庶民之術。尚當爲予盡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宴罷。因召羣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寔歸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旣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

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

聖明世法錄

卷一

實錄

王

耶

戊寅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爲治。

四月丙辰。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

敗黨不可必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太祖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四

漸平。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爲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輒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敍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

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

太祖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蹢。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競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元定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五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

太祖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也。

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益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監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繇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開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爲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聖明世法錄 卷一 實錄

六

太祖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惑於儉壬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陛下所諭甚切實帝王爲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

太祖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侍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

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太祖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於忠已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憐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聖明世法錄 卷一 實錄

七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太祖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在得人而不專恃法今此人

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

太祖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底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爲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懷羣臣皆頓首謝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八

七月戊戌

太祖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之善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八月丙寅朔

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

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勸人之所欲盡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踈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求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詔諫之語人所易從皆主信之爲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九

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汗穢簡策貽詆千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

太祖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

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

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

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間門之失

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

太祖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勢治民者順其情

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

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十

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

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

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陂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子

太祖御講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先於

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

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

之好仁者恥於爲不仁好義者恥於爲不義如此

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

本致風陵俗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爲惡國家欲長

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七月庚辰朔

太祖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太祖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

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

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

如聖諭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

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

懼者恐爲治之心有懈也憚心一生百事皆廢生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十一

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

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

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

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

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三月辛丑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有壅

蔽則耳目聾替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

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

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

偏而聰明爲所蔽矣

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余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主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一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過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進。

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

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祀戒五日。前三日爲戒。後二日爲齋。既進覽。

太祖曰。凡祭祀。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悉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主

不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徵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爲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

太祖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

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位禮成

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羣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隣殺生不如西隣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高

未聞以物微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袞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已而欲徵福於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爲國爲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有未至徒尚禮文而欲徵福於已豈不獲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成

太祖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圓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

德惟風夜寅威莫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太祖親幸焉召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耐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是在是而吾心卽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高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也寔爲天下蒼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

太祖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自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飢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爲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錄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爲常

吳元年四月辛亥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七

仁祖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等側再三慰之

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三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丁卯

仁祖后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

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家事母遺呼與偕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不感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四代考妣祭訖

太祖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勳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君當儉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七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廟時享之禮既而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

太祖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意謂爲兄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歿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

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訓典。俾子孫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

太祖因侍臣言及醫者吮癰事。曰。朕嘗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亂。母后之墳。爲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蓄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母極臂。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太

九月己酉

太祖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爲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

太祖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養之道。豈敢怠忽。復感嘆曰。養生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祭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謂兒節序告奠。古必有所爾。其考論以聞。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皇陵。

太祖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爲一日之奉。不可得。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太

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令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太祖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卽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日暮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宜齋潔以安神靈

謹好尚

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

太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材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僊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三

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八君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卽神仙也功名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卽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圖天下之安其最遊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往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

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

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窮寵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靡惑者幾人焉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遠聲色昔成湯所以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行尚要當慎之益好功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一

三

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太祖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哉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盤遊樂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敗獵禱祠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敗亡要之不過聲色不殖貨利惟成皇明世法錄 卷之一 寶訓 重

湯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

太祖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于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爲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謙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羣臣以

上功業日隆歷表勸進

太祖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戡干戈索弓矢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

吳元年七月甲申相國李善長勸

太祖卽帝位

太祖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重

重

重

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咲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傲卒致亡滅貽誤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太祖見使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

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併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寧國揚州台州府并澤州各獻瑞麥共二十本羣臣皆賀

太祖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五

功生事幸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由是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太祖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曷足以致斯翰林應奉惟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音露降

陛下恭敬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而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栢乃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太祖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焉敢常此一或忘鑑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五

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太祖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飢饉朕聞其民故特遣人賑卹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鬭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爲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瞻舉樂
太祖曰古之帝王功業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

蘇太和雖日舉樂未爲過也。今天下雖定，六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也哉！侯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壬午

太祖閱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卽改作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卿此言太過，堯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素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太祖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寔爲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

雙瓜聯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

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族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遂爲贊并賜其民錢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羣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特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咎。凶蓋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素

聞灾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以致咎。何則？凡人惧則戒心常生，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灾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以共成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灾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

心生則戒懼之志怠故鮮克終可以爲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寔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

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灾亦可弭苟喪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賀表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天

太祖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爲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

太祖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闕克新對曰

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太祖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對曰

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經國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來致書

太祖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僞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爲有以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爲違天悖理豈能有成且人謀不如天從天與人入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於天耳夫天下猶器也衆人爭之必裂一人持之則完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於東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天

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子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

太祖還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鑑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兄當時主將皆無

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吾卽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乙巳四月庚子

太祖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爲萬乘何也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太祖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

聖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手

涉作難豪傑發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遜知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羣犬逐兔高祖則張罝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爲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何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然難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陸克之先是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

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淅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

聖明世法錄

卷之一

寶訓

手

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

太祖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若索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關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太子以動兵是以子抗父且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內寔冠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王珍父子據有巴蜀僭稱大號喜于

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擾就爲拯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令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後事可定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難定但民物彫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庚午

太祖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耳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爲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一 實訓

重

里十有餘年今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羣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爲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戢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爲心上天鑒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

主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爲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桑梓撫諭親故眷眷不舍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意不是過也

吳元年四月丁未

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禕對曰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俟蘇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資土可成江河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局嘗急遽乎用兵征討十有餘年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額高輩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一 實訓

重

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爲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爲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問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利衆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捷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便得自固則難爲力矣

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道遐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

太祖謂太史：劉基學士，閩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來，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一 吳訓

諸

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係焉。基曰：近滅張氏，彼聞而落膽，乘勢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爲聲援，豈得乘勢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

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爲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巳

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

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机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絲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爲，可以佐之。其餘或有偏裨，任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如君。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重

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庚申

太祖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真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闔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扈謁。

檀爵專賦。上疑下叛。開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從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縣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賈訓

五

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開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太祖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

太祖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

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頓首謝。既退。

太祖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搗其孤城。必然克之。

太祖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賈訓

五

臨清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斲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還。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

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口理萬幾不敢
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
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遊富貴，不可忘艱
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然而
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
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
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
則淫。奢淫之至，憂厄乘之。今日與卿宴飲，極歡，恐
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
諸將詣闕謝。

皇明世法錄 卷一

美

太祖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宴語。

太祖曰：「今成一統之業，皆爾諸將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畝畝，際風雲之會，每奉命出師，征伐誅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賜。』」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太祖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黷賊者

專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修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其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先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鄆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誠，則姑蘇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一

美

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朔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眾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李張二人望

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詔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固獸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閏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內官監等官品秩

太祖謂侍臣曰古之官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一 齊訓

卑

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官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屢霜堅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

太祖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祿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

太祖謂羣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猾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之未嘗以詐力和人然二人卒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羣臣頓首稱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太祖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

皇明世法錄 卷一 齊訓

卑

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資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撻拾陳言

太祖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徂于近俗者當計遠慮苟泥古而通今溺近而忘於

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聖

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長久長治之

計。羣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耳。要之爲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興學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卽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至是

太祖以規制未廣。諭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爲重。朕承國弊之餘。首建太學。招林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葺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遊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學較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

王永冠禮樂之教。號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較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入習於戰鬪。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聖

惟知干戈。莫識祖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較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較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太祖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藝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聵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爲世用。雖繇其質美。寔亦得師以造就。

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爲能故卒無實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入正士爲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爲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爲人師者以名聞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國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左

太祖諭之曰致治在賢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間閭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賢訓

器

方表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太祖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子子綱常以正彛倫攸叙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

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較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禮部給賜國子生鈔北平陝西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監三年以上者八五錠二年人二錠俾製冬衣復命工部于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杜釜牀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較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賢訓

器

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生人材皆爲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長才者也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學較

太祖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爲耕匠氏舍斤斧則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爲學朕嘗念北方學較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四書五經其他子史諸書未賜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尊儒術

聖學

褒功臣

教太子諸王

正家道

厚風俗

議禮

興禮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目次

崇教化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

史臣

陳寔

太祖高皇帝寶訓

尊儒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太祖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兩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皇明世法錄卷二

史臣

四月戊申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太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行乞臣先入見

太祖乃以勅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往世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義倫攸斁天寔厭之以喪其師朕幸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

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勅，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

太祖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太祖曰：「爾年雖未老，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爲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溫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六

一

一廐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寔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况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羣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太祖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

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太祖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庚

二

太祖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宮，對偶悉從典雅。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繇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

太祖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錄

四

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立儒教幸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趨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親御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十一月壬戌

太祖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校訛之曰古先

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

太祖謂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卽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寔以微滅是豈禮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錄

五

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敬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以副朕懷

聖學

丙申五月庚寅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吳元年四月庚戌

六

太祖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幹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

天下豈不定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

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辛丑

太祖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太祖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狃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狃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古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七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有財有義等反覆言之

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

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

堯舜然觀其接受其要在於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積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解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之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太祖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八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太祖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微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鑒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情真有理之龜鑑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太祖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悖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恕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己丑

太祖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太祖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嘉歎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九

太祖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太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儉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洪武二十年五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太祖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

時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

太祖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太祖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言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辛巳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十

太祖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隣人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謔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及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末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說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太祖曰小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遂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褒功臣

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太祖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佐成周伐罪虜揚誓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啟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略卓有武故能過絕亂略消弭孽應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十月丁巳

太祖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賴諸將相佐家爲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從親行陣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

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爲一代元勛光著史冊
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
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惡
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
終自懷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仰復輪心出入左
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
臣不思爲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
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
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益
謂中原木牛民水蘇息豈可遽恃爲安乎爾等當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宣訓 士

如大將軍所行其國大勲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
頓首謝

教太子諸王

吳元年八月壬寅

太祖祀山川畢出齊次頒胙于羣臣將還宮顧謂諸
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
而謙怠是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
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
克誠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
者皆由于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

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情今甲士中夜而起尾從
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詣勞逸他日不至驕情諸
子趨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

太祖遣世子標次子棟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
稱商高宗周成王爲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
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
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爲商周令
主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宴安必
生驕情况汝他日皆有國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宣訓 士

宣訓

宣訓

士

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
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
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卽祖宗陵墓
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
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十一月甲午

太祖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
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太祖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杜周
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

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羅封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

太祖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

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家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食，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古

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旁荆棘謂之曰：古者用此爲枋，則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

一舉是從，將欲登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棹，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克，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机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破問，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官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官，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兼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人各盡職，故連抱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主

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官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官官屬，不別議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破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同，卿等必謂府寮導之，嫌隙將繇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

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

太祖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太祖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繇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

賈訓

六

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月乙未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繡盧德明張易爲太子諭德

太祖諭之曰範金礪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傳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謫言無非僻之事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

太祖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陛下此言卽無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

太祖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

皇明世法錄

卷二

賈訓

七

以天下爲憂及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太祖召東官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則能

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又諭秦王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傳相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克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劉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大

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學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

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助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和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克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尤

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己未

太祖諭省臺臣曰朕諸子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官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緒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繇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不易辨

太祖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隸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訓錄成。

太祖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蓋所以重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祚，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

皇明世法錄

卷二

訓

子

敗。故詩云：不愆不忘，率繇舊章。

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陬陋鄉，幾于亡夏，顛覆典刑，幾于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爲秦府右相國子監教朱復爲。

燕府參軍論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三二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于古。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未據古人，仕爲王臣，孰能以正。

輔導孰爲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于當道，爾等與王言待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餽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等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善閑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敕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太祖謂皇太子曰：八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

皇明世法錄

卷二

訓

主

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思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處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爾生長官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于閭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區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

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壬戌

太祖謂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天愆必至。故寒水者必於其源。源寒而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設王有所遠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較有所弗及矣。夫善雖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主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

太祖召太子官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養。衆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遇誠行。自然漸

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可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克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太祖顧謂之曰。汝等間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太祖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跲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跂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繇其德克於內。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主

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戒德之斧斤。諛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則必爲其陷矣。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

天下蒙其利。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事。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敬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奸邪。惟勤則不惰于安逸。惟斷則不牽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則未有不得其當。今有人指石以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況人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雷

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服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賞。以負

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亦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受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

太祖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

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董

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

汝其識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如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詳審。庶免構陷之非。縱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則人心常服。益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十二月甲午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而殘暴者爲

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愷悌。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括克聚歛。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秉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鑒。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廢。明世法錄 卷二 賈訓 主

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情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儉。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冊

皇后馬氏

太祖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苦。與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泔河羹。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當從朕在軍。倉卒。自恐

飢餓。懷襖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固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勤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爲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咸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厄朕。后輒爲彌縫。卒免于患。殆又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結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爲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太祖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 賈訓 主

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故歷代宮闈政錄。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于婦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

太祖論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替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

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各自修飾。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指于衆論。衆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情。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風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

太祖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天

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効。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太祖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甲寅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敬。事長所以敬。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无

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服。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錢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歲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許告者。刑部奏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許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怨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

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入果哀求改過太祖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乙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竊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太祖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爲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乃獨不然耶徽大慚吏遂得終喪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聖明世法錄 卷二 刑罰 手

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爲官奴以贖父罪

太祖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卽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義斯爲孝也又顯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曲法以有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爲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巳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

風俗頹敝鄉隣親戚不能周卹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不貸大失忠厚之道朕卽位以來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論以此意使民知之議禮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國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

母并得祀竈藏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太祖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祭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辦香皆可格神不以非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

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醑組饌克實神庭徵求福祿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爲國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癸亥

太祖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餼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爲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爲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太祖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捨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三

太祖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據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與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暮月三年必世益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次者

太祖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肅爲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八月庚申

太祖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殺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侈肆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蔑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

太祖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三

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浸近，未能粹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太祖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卽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

皇明世法錄 卷二 禮

禮

庶幾愜朕心也。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奏事，有未聞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聞習者，合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

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勅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通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 禮

禮

禮

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者，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禮成，勅中書省臣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皆繇上古之君，迺爲裁定，今皆取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典，甚重，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

者少。不誠者多。整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絳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煩。乃命官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歎。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盼。猶答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祀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而錫齡繁之福。朕與卿等。尚風夜無怠。以答

神明之休祐焉。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錄

美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

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

子並矣。加之非。孰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

是析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

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謂

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

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

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

干戈。不關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

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傅爾。博爾。木。赤老溫。伯顏。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錄

主

不滅。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迹。而不究

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

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

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

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

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益。伯夷。伊尹。

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

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

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

華黎。傅爾。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肅朝儀

太祖諭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德讓百僚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取咎責

興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太祖御教門召學士朱升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聖明世法錄 卷二

樂間試之

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

太祖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惟后夔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太祖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太祖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

耶堯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襲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厭前代樂章率用牌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堪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聖明世法錄

卷二

三

无

太祖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詬謔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太祖謂禮官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教民使之隆愛敬謙讓知禮讓也朕卽位

以來雖以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爲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如此則家誼廉恥人知禮讓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知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謂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

聖明世法錄 卷二

齊訓

聖

太祖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人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刑樂爲虛文也

甲午

太祖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難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聖明世法錄 卷二

齊訓

聖

崇教化

洪武二年二月庚午先是

太祖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產

太祖曰民富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陵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

太祖諭之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厚者汝知之乎古

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爲爾等立法秉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母陵弱母吞貧母虛小母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通順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等侍制王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太祖顧謂之曰朕論此輩欲勉之爲善耳禕對曰自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錄 聖

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

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思至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俗推恩及於朽骨近世徂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爲義塚俾之墓埋或有宣遊遠方不能

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墓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成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錄 聖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

太祖勅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爲之本數訓導民教爲之先故禮教明于朝廷而後風化達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來朝求入太學因其慕義特允其請耳爾等善爲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縣陸

太祖問之曰試言蒞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爲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勵之

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爲本而身又爲教化之本長一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己以爲則己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爲獎勵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試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終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夏國

書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任官

守法

求言

納諫

去讒佞

却貢獻

勸民

理財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三目次

節儉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三

史臣

陳

謹

太祖高皇帝寶訓

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

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

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棋檣而爲

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虓而盛斗筭省臣對曰人

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史臣

陳

謹

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鋸石則必缺麒麟

之駿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

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書省臣錄用諸司勅退官員

省臣傳獻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

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

職爲法司勅退豈宜復用

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

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

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

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吳元年十二月是月。

太祖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爲難；及更喪亂，斯民凋敝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儒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於暴橫，又皆以胡人爲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反爲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爲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卽扶元氣之謂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陞降。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掘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沒人而厚已。況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

聖明世法錄 卷三

賈

二

任官

此皆不廉害之也，則當深戒之。

四月癸亥，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太祖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於軍門，爲朕敷陳王業，論當世之務，深合朕心。雖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議論。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僉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託不効，有負。

聖明世法錄 卷三

賈

三

任官

上恩。

太祖曰：所授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緩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閏七月辛酉，西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止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質固倫安，流毒生。

民身處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諭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者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令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遇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貢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以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兩江西行省參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官制

四

臣等

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今名德之興也卿今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八月丙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驕驕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覆瓿不如韓盧鎔刀之劍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又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州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爲參政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官制

五

臣等

太祖論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雖徼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易者衆往往官吏多爲利昏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罪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卽無私義之謂也私卽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探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

芥藿即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

太祖令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論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祿穀事今朕亦不迺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額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殺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駁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簡束簡束則自不爲非也

聖明世法錄 卷三

前漢

六

世宗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太祖覽之親加刪定詔判行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北風憲爲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略無所爲而出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陛下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九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

安百姓與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

聖意

四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猾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興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賢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

聖明世法錄 卷三

前漢

七

世宗

心近謂其非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寢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非實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爲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繇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廢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存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戶部

太祖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官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事何繇治職何繇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材凡郡得一賢守

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平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

皇明世法錄 卷主

吏部

八

官

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舊例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教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愷悌之政也爲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庚戌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

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太祖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取辦得無剗削於民主簿之職本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課課爲能若止以辦課爲能其他不見可稱則失職矣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吏部

九

官

太祖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積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四下者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流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威務當決奏首勿忌避當嚴正者勿阿隨當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諂諂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竊純幸

蒙

聖壽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來朝

太祖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議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不苟治效有成即爲賢材天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官制

十

任官

下何受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愛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太祖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

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

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

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

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太祖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爲明夫燭火之光豈勝於烈日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材以爲治使天下之賢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柱佑贊敦爲春官柱敦趙民望吳源爲夏官勅曰管之科華者爲政社稷永安繁歲者在朝若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官制

十

任官

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故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

合天人坊諱四時以臻至治其敬慎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

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

十餘人

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

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

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四家

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用所以

治也。爾其審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

太祖召吏部與部臣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嫻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有士。習始令服。逢掖者。或不閑於武。器破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其懷遠材乎。三代而下。若若為己。謂羊祜杜預。字靖華。文武兼資。難繫以一律。夫。本。面。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繁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皇明世法錄 卷三 黃 士 任官

卿等其審擇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吳顯為國子監祭酒。

太祖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書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教矣。為夫鐘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積最。

常選

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課為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唐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為政。故監勸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

太祖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眾賢為耳目。則聽視周乎四海。任眾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材宜留聖慮。

皇明世法錄 卷三 黃 士 任官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

是以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始終。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巨詐似信。懷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太祖諭吏部臣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于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太祖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貢調 高 任官

用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各爵非所怪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隴中一旦舉之加於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試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太祖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

才高年少勇於敢爲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遠使牧民未

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太祖與群臣論治道論之曰構大廈者必資于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郡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斷輪者不能爲舟若任人之長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克任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貢調 高 任官

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太祖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也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

太祖謂廷臣曰馴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馴悍者可使柔驕暴者可使循軌

若踴躍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八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爲先務不可後也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

太祖謂省臺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責緣出入爲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刑法

大

律

殺闖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

太祖諭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諳大抵人之犯法者違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諳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行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微召故老者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皇明世法錄

卷三

刑法

七

律

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仲實對曰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卽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

至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對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囑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有後思之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初大抵更涉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大 宋書

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太祖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眾流障礙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上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蕝蕝夫蕝蕝至賤者也古人尚取於其言况左右前後之人與共事者豈

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戊午

太祖謂論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嘗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爲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已亦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太祖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謫言爲國益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錄以聞自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實錄

九

不

二月己未

太祖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忠言日間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

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李周末主譏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習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

陛下此心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之不免尤見天地之量

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言訓

干

東言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松言宛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馬以增宛平驛

太祖可其奏領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爲民弊崧以爲言民後患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爲朕訪察民間利弊何事當興何事當革具爲朕言朕當行之毋爲容默但保祿而已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

太祖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筭簡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鈸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鞞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太祖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言訓

干

東言

十二月丙辰

太祖諭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惴哉群臣皆頓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瞶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繇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踈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太祖諭兵部試尚書茹瑋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客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思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於天下也瑋等皆頓首謝

納諫

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蔡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

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爲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旬客有虎爲害主公旣遣人捕獲之今奏發民間伺之以大無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甲辰三月戊辰

太祖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官制

重

前

太祖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飽德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因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

太祖諭群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諫而臣下銘默多諂不盡其誠者有之

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諱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益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

太祖謂群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親湯以從諫弗拂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拂諫耳大抵

皇明世法錄

卷二

言

言

明

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微僻那倭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檢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與者太宗英傑之王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揀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忘盡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問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嘉嘉之美

言而非也無譏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恐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為賢明至若昏庸之主客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繇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

太祖諭侍臣曰朕親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已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言

言

明

君苟能虛已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賢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為迭

興之問位乃知秦爲漢閔隋爲唐閔元爲國朝之問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繇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

未有不繇創業垂統爲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反是蓋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

聖明世法錄 卷三 旨訓 美

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

頗合取意

去說後

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卽位二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邪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九月乙未

群臣大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正其志蓋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染如三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傳和陽者專爲苛察細事其張威福一增略不相禮陰謀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爲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之能

皇明世法錄 卷三 旨訓 美

濟病護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

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

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

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

審察彼讒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

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繇其

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

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太祖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繇知之對曰聞

之於道路

才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中書省臣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彈蠹長良苗者必芟狼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誑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官制

天

主理臣

太祖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民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賄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繇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繇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

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爵欲效之可

乎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脩之伯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朕建都於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人才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卿所奏誠未達時務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內侍以久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官制

天

主理臣

太祖卽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况開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繇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監戒特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羣臣頓首稱詔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典刑之事此人心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太祖曰然朕已命戮之嘗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

太祖諭廷臣曰諷人之能害國猶穰莠之能害苗故

善治田者必去穰莠善治國者必去諷邪穰莠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手

主謹錄

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諷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諷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戊戌

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

有立政用險人

太祖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太祖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

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

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惡將

如大馬傷人人不怨畜大馬者乎沉曰小人

姦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太祖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

非義乃牽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

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傳會曰是不必

為此諛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

易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手

主謹錄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

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誘諛誘言近於

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誘言則聽日聰而諷人

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

曰聽言之難從古為善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諷佞

自遠

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太祖曰朕日總萬機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繇以

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

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謹諸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諛言者致敗亂蓋國有諛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護佞之人儉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爲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諛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

太祖諭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圭 圭 圭

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睥睨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與否果然然不肖則偏陲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致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平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却貢獻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簡較燕敬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新州進竹簾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新州所進竹簾固爲用物且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圭 圭 圭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買回回以番香阿刺吉爲獻阿刺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

太祖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啓奢靡耳却其獻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太祖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剝下益上以觀恩寵所謂聚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況朝廷旣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管子論治

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微之豈不失信乎夫遠理而得財義者所駭屬民以從欲仁者不爲遂不聽

已未潯州遣官貢人參

太祖論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諭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耨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又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皇明世法錄 卷三 貢 詞貢錄

家法千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於詒謀之道也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勘卜監藏羅古羅思喃哥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安

南國遣使入貢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方物之貢歲以爲常朕念彼嚮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論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未也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遣元帥康茂才爲管田使兼振前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

太祖論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管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

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早潦不時有妨農夫故命爾此職方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畜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送迎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閭等上疏勸

太祖謂默以怡養神氣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

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之道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爲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爲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美

新

吳元年四月是月應天府句容縣普民施仁等獻瑞麥

太祖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穗兩歧丁酉歲應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蘇人民勤於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畝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爲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皇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爲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怠乎

七月是月

太祖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之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

太祖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

其父母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仲夏不雨實爲農憂祈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爲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饗爲管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詣王皇明世法錄 卷三 勤民

供饋於齊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暝于日頃刻不^種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植進蔬食^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禮畢駕還乾清宮

皇后妃嬪見

太祖曰方^天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

在大雨苗且水深尺餘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奏充拓新城請令民築之

太祖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田畝今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遂令操版築之役得無妨農乎且築城本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爲政之道也其令俟農隙築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賞勸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太祖以其時民當種麥勸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皇明世法錄 卷三 勤民

二麥耳近聞爾等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上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勸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亥

太祖諭群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苟有怠忽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大

爲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宵衣
勤乃事惓惓至懷

七月庚戌

太祖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親尚書至殿後人曉
常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皆能知之朕民之事則
鮮有知者蓋彼自謂聖明焉民皆事我者分所當
然故威嚴日重而恩惠漸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
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瀆離散不難矣
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憂
非君可畏非民衆非之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宣訓 聖 勤民

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陽諸縣
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廟宇地壞請修治

太祖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
水患方息民本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
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然後爲之庶得先後
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廟舍祠廟爲先失其序
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

太祖諭食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
之賢否而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
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
此無憚乃至閭閻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
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
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
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
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
徇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遇
擒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宣訓

聖

勤民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陝西秦州衛奏修理城
請兼軍民爲之

太祖諭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蓋權宜
役之於曠閒之月耳今民將治田之時而欲兼用
民力失權宜之道止用軍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已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
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十六
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太祖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
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備苟致事有失宜

豈惟一民之害將爲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爲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

太祖諭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緣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和便卽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過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送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斃毋重傷吾民也

五月戊寅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賞罰

聖

勅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寤應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儉不暇食倦不暇寢擬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言安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臥服逸
七月戊寅

太祖問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贊善劉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求嘗一口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吏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輪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九月是月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賞罰

聖

勅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桑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間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廢幾可以絕其弊也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河南簡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太 論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賑濟

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溺於死亡深用閔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飢寒爲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其體朕至懷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卽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皇明世法錄 卷三 齊訓 聖訓

享胙于此豈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太祖諭戶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卽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游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潯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

歲豐足民受其利

太祖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才而利之然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之也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韓王墳成惟享堂周垣未備請築之

太祖謂工部尚書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勞民也方當耕種之時而英請築享堂垣此豈使民以時之道英武人不學惟知築垣爲急而不知奪農時爲重也遂止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皇明世法錄 卷三 齊訓 聖訓

太祖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卽忘饑暖卽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

太祖罷朝因與羣臣論民間事太祖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

不登則舉家餓餓一食一衣則念稼穡幾杆之
勸爾等居有廣厦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
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達而後國
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政裕
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理財

丙午四月己未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
洞療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
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理財

聖

論民

太祖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
乎國家愛養生民丁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
常制惟指歛以腹其膏脂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
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
崇本而杜末則國計可以恒紓基對曰臣愚所不
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
寶小錢皆用麻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
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
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放此爲例

太祖曰鑄錢當以輕重爲準豈得以多寡爲則蓋錢
輕則多錢重則少理勢必然若違輕重而較其多
寡則工匠不堪難爲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壽泉六合天
長五牧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
政爲重故問國君之富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
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
仍其舊又設羣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
勞而享恩蓋但恐所司不爲究心民又怠惰馬政
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
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及諸牧監
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太祖觀漢武帝紀頗謂翰林待制吳浣曰人君理財
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
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墮
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
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

紆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爲國家者

太祖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歛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

聖明世法錄 卷五

哭

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

太祖命戶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青萊等府局鹽歲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

以阜民前代理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蠲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揚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博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於田畝則爲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爲聚歛以傷國體

節儉

丙午四月乙卯

聖明世法錄 卷三

哭

哭

太祖問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太侈何若更用木輅詹同對曰管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輅卽木輅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渾厚爲得中故取焉

太祖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亦未爲不可參政張昶對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祀天

太祖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爲萬世之法乘木輅何損於祭祀祀祀事在誠敬不在

義文也。視頓首謝

十二月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未遂

太祖見其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飾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爲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花園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錄是起矣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實節儉是實有所繕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孝

帝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新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繇於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

太祖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

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禁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餒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安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卿等勉之毋忘朕言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聖

十二月己巳

太祖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官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國滅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儉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

太祖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箴戒盤龍金也令

宮人洗滌銷鑄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緹爲被猶膠棄遺也

七月丙辰

太祖問白藏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內使着靴靴行雨中

太祖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聖

節儉

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當履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內使奏增飼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牘牛以爲膳以

助精神

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積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得錦硃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聖

節儉

太祖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

太祖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繇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繇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嘆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騎奢浮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

亡隨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嘗不惕然於心。故必
身先節儉，以訓於下。侍臣頓首曰：

陛下戒愼如此，使後世守而不替，長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臣奏：「令天下諸司致祭，
太祖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寶皆出於民，道里往來
亦甚勞煩。』」

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爾問甚善。
然事不在爾后。」曰：

「陛下爲天下父，妾忝爲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書 第二

其安與否豈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
天下民財，甚非后心，其止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四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戒奢侈

勵忠節

報功

警戒

弭災異

屏異端

評古

仁政

皇明世法錄 卷之四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四

史臣 陳仁錫 謹閱

太祖高皇帝寶訓

戒奢侈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錢金牀進

太祖親之問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

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

不亡卽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

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以儉

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

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

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吳元九年九月癸卯新內成

太祖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

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

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

以甃地

太祖曰敦崇儉朴恐習奢好尚華靡豈不過修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于心哉但構爲宮室已覺作之者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官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間暇有以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二 戒奢侈

勸飲費費者

太祖問召諭之曰勤儉爲治身之本奢侈乃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爲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太內宮殿

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

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飾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

太祖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游幸耽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廢主攸亡卑宮陋室聖主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餒梁肉於犬豕致忿怒於神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三 戒奢侈

人故逸豫未終賊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太祖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飢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簡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風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爲之未嘗過度宮臺之間皇后亦能儉已而後爲之爲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

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

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其崇節儉庶幾無悔

勵忠節

吳元年十月辛亥

太祖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四

萬曆

存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歿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成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十二月丁卯

太祖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

郡遠蒙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爲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凡

聞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一聽於天以此存心足爲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貪邪釋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禀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者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爲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五

萬曆

報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歿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鶴籠山勅中

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歿有無窮之榮。身雖歿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較。

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賞罰

六

報功

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推暴靖亂。以安生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圖於矢石之下。勒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顯爲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做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

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

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

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雖其恃

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

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

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

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

其爲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改。至於妄殺胥吏。

殺戮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

衛千戶吳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賞罰

七

報功

過顯。因利其所獲。辜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

子服衰經。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冤於朕。朕方

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

則富成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

祿爲三一。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

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

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將臣皆頓首。

丁丑

太祖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

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奏成算遂翦群雄顧臣等愚陋大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授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

太祖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場納我逋逃邊鄙之民薦罹其害遂命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八

書功

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勲勞獨念戍者永遠鄉土不得收葬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疾者悉為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國公徐達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雄克濟大勲今遽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朕不意遽殞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辜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

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勲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

子孫生事謫充軍者亦有之今自立勲仍給贍其

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太祖曰內外武臣皆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

其勞績未嘗慙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悼仁故給之全俸使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九

家功

有所贍爾心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子而子則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為適中優以全祿未為過也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太祖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

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

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

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

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太祖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必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警戒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侯陳同群臣朝

太祖深憐之理退因謂群臣曰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繇其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待衆寡謀故至於此使其持重有謀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跨豫章閩越臣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十

警戒

舉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誠可爲鑒戒者也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爲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吳元年十月丙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焚厥務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繇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十一

警戒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丑

御奉天殿犬宴羣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群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天下實錄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擄掠生民惶

懷。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興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恩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剝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主疾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譬戒哉。

丁亥

太祖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太祖曰。喪亂之源。縣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

此深。有傲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四月戊申

太祖命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偕祖母。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管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訓

三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太祖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無度。政令墮壞。民困於貪殘。烏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不興。

太祖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

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消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太祖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書

卷四

知敬遠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繇是而致朕爲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彰善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爲法守

壬子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驕誣至於天災垂戒朕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

天書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以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義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書

卷四

太祖謂群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卽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輩遂爲朕臣僕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

至淪喪卿等宜鑒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爲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

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

宗社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遠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太祖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太 監 奏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繇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

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製中都城隍神主成

太祖自爲文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安之

太祖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廷慕恒競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民父母者

也苟所爲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頓首曰願

陛下終始此心則天下幸甚是日昭鑒錄成以頒賜諸王

太祖謂秦王傳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誡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太 監 奏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太祖以祭祀還宮空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譔樂章以致敬慎監戒之意論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譔述毋有所避

洪武七年十一月辛巳朔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外戚宦官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於蒙蔽至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太祖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親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戒於聲色嚴官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大

書

用苟于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辭而作開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其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卽臨朝臨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寬安但祗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尤

書

畏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太祖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廢禮縱欲則禍延於

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太祖與翰林侍制吳沆論持身保業之道。

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應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沆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太祖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辛

寶訓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地之廣。誠古所未有。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偏。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

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太祖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太祖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什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太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壬

寶訓

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太祖曰。心無所懼。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太祖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歸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天。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弱良多。

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卽以爲言使知有所警衛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悛敢不盡心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太祖曰自簪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宴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詆莫不具載周公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重

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弭災異

吳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太祖因久旱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而兩羣臣請復膳

太祖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炙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歷幾豐年詩人頌之曰緩萬邦屢豐年

主上平海內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惕厲感茲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太祖曰人事通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圖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叅政傅藻對曰古人有言天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重

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願臣等待罪辛輔有戾調燮貽憂

聖衷答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

太祖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

勿奏祥瑞若災異卽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

太祖諭四輔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

屏異端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賈訓

書

洪武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卽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如此

太祖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灰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繇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歿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灰况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賈訓

書

洪武

洪武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灰黃木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岩巖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

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緯可干漢之文成五刑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書獻

太祖却之。侍臣諸留觀之。或有可取。

太祖曰。彼所言者。非存神固氣之道。即陳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欺。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母爲所惑。

評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

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三

評古

寬大。駕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蜂起。然皆不知脩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向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皇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壬戌

太祖與起居注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諧謔。

太祖曰。君臣之間。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發其父。失君臣之禮。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人君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三

評古

五月丙子

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太祖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襍故也。

太祖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

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非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九月戊寅

太祖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已力。肥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爲優。

太祖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勍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爭戰日久。智勇相角。故難以爲力。

皇明世法錄

卷四

晉訓

天

評古

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勍量。能容物不如殺降。附勍亦不如堅。然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勍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

太祖問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太祖曰。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

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太祖曰。不然。太宰誣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覆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

皇明世法錄

卷四

晉訓

无

評古

太祖御左闕。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得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

太祖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

太祖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興。寇鄧耿賈以爲之佐。歷代以來。莫不皆然。天之生財。以爲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

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
起居注參同對曰三代以下稱漢唐宋其間名世
之臣亦可以當之

太祖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祿乎霸術其
間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皐夔稷契伊尹太公者
鮮矣吾方有事海內憑賴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
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群賢畢
出佐隆大業稽之于曆自宋太祖至今正當五百
年之數定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聖明世法錄

卷四

齊訓

季

評古

九月乙巳

太祖問侍臣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侍臣對曰太宗
雖才兼文武而於爲善未免少誠高祖豁達大度
規摹弘遠先儒嘗論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以此觀
之高祖爲優

太祖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
怨而封其子爲羹頤侯內多猜忌誅夷功臣頗度
量亦未弘遠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
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則太宗又爲優矣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
蹤指示比文臣警喻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
立基業猶構大厦剪伐斲創必資武臣藻繪粉飾
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黜
墜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金堅二者
均失之爲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跛

丙申

太祖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
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爲信
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歛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

聖明世法錄

卷四

齊訓

季

評古

實繇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
宜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
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

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
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見母隱也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太祖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
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諄視久之至
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
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

下之分漬至於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桀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

皇明世法錄

卷四

重刊

重刊

重刊

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樸出於古之樸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

變詐而自無不勝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而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情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蓋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九月丙辰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剗殘滅亡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顯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乙亥

太祖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忠親諂諛並進有求求賢忠諫者忌之諛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

皇明世法錄

卷四

重刊

重刊

行於天下。開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

太祖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於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書

評古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襍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帝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爲制命。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叢敬之言。始都關中。

陛下渡江。卽以金陵爲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肇於此。故非漢高所及。

太祖曰。商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

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縣昌。侍臣頓首曰。

陛下之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

太祖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聰。通於人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書

評古

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六月庚戌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益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郎入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

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遠。凡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太祖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之用房。杜。則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玄宗之用楊。李。則致安史之亂。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監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乙酉。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固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

卷四

實訓

五

評古

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私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

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緣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太祖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五

評古

八月乙卯。

太祖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太祖曰。高祖聞一善言。卽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爲治。亦有可稱。

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

太祖與侍臣論古。

太祖曰。晉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隣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聖朝世法錄

卷四

實錄

堯

許古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

太祖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接德涼薄。侍臣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

而

聖德謙冲。不有其美。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

太祖觀唐書。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甚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嗣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太祖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

聖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堯

許古

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因處城猶籠禽。勝獸豈能逃。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一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覲見遇春等。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乙巳正月巳巳。

聖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聖

仁政

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賴焉。

丙午五月壬午

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緣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

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其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太祖謂劉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繁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聚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

聖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聖

仁政

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

仁政。實在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三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管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來謝。

恩先是詔免山東郡縣租稅至是翼等來謝。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饑饉艱於衣食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安也今若等遠來跋涉良苦是以所安爾者反勞爾也豈朕之本心爾歸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七月辛卯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觐

太祖諭之曰朕與公等率眾渡江替除禍亂以安天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賈訓

望

仁敬

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歲一生欠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群雄所苦歿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息荒罔卹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心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遭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成皆善待之庶幾

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遵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主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敬承。

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頸武跨越千古

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洽於民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賈訓

望

仁敬

混一天下寬卹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籍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等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已喘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創殘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太祖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

五月乙巳

太祖幸鍾山。謁跡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從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四

仁政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高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卽賜白金衣帽遣之。與歸。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卽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宜令其遠還。則人壽不過百歲。令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

樂。空何如。侍臣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悽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八月乙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艸莽。遺骸徧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四

仁政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上得其道。下無天閔。元季政荒。民困于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或亡者衆。朕荷

天命爲億兆主。顧茲失所。豈忍使之暴露哉。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

太祖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爲。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爲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爲罪之。

五月辛巳

太祖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對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宥則下無遁情

太祖曰不然注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
犯者必衆注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罟勢
非不峻而岫水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
不生古人注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
異章服以彘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

卷四

寶鼎

笑

牛乳

夷之誅而罔國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戢。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也。寧慚而退。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

太祖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襪三萬鞋六萬八千。輒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體寒。况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十月丁酉

太祖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兵部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錄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脚勒厲鞭策求聘不已豈不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無損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聖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聖 仁政

聖明世法錄

卷四

賽訓

聖

仁政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太祖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太祖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水中。求之未得。

太祖命弼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鋤乎。對曰。類。但比所擲者差短耳。因命壯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

太祖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卽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汪廣洋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寒况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

罷其役仍命臨濠行工部惟留審治及燒石灰匠其餘匠悉遣還家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因差遣還沂州受親舊私遺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如大河衛百戶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濟寧民有言是其主不見已十年百戶即以僕還之因受絹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賞罰 哭 仁政

此使人舉動卽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九月丙辰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之安今臨濠營造之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十月癸巳

太祖謂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內練兵者所以衛民凡中國之民安於畝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

有兵以爲之衛也因思邊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況今十月其寒可知朕爲天下主每聞一夫之饑食嘗爲之不美又念一民之寒寢嘗爲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軍裝以給之勿緩也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譬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鮮寡孤獨饑寒困路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卽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嘗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檔積

太祖諭之曰今所作官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歿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檔積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獨其家役三年復爲文遣官卽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賞罰 哭 仁政

冶鐵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向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勅諭戶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閭閻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而致然歟。抑吏緣爲奸。而病吾民歟。今歲豐而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謹。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聖

仁政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太祖曰。蠻夷之人。相煽爲非。一時誑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惡。脅從之人。不必窮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爲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

民不勞。故民力紆。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爲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爲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爲政者。爾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較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綾下綾。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銅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聖

仁政

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達言。寶源局給錢。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太祖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爲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請以裁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太祖謂戶部臣曰。以裁代穀者。爲其輕可以便民。然裁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拯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跛而成痿乎。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審 仁政

五月癸酉

太祖謂兵部臣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卽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勞而不報者。匪義。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並優給之母。令失所。

九月癸未

太祖諭左軍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遼東驛卒者。今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濟寧暫往。待春

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退朝。召五軍都督府臣諭之曰。軍士有從征亡故者。有疾病而死者。其父母妻子老弱無依。雖已優給。然遠違鄉里。終無所託。其有願還鄉依親者。悉遣其去。人給鈔五錠。爲道里費。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審 仁政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頓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廣茶陵衛城庫圍四里。

宜循城西排柵舊趾開拓之。以壯一方形勢。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爲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爲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衆。軍民

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開拓。倘墜壞必須修理。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太祖諭戶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食給。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卽聽其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爲遊民。則逮捕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聖 仁 政

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趣。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必嚴禁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極諭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

太祖御右順門有近臣奏廐馬暴斃。請罪主典者。太祖曰。凡有血氣者。必有殃也。今廐馬自斃。何可罪人。得無輕人而重馬乎。其勿問。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太祖覽之。謂侍臣曰。旣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玼。以杜言路。

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太祖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集。今雲南地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以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聖

仁 政

皇明世法錄卷四

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求賢

邱刑

賞罰

寬賦

恩澤

賑貸

保全功臣

禮前代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目次

禮臣下

訓將士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

史臣

太祖高皇帝寶訓

求賢

甲辰十二月丁巳

太祖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

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

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

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爲朋黨。中外百司。貪

婪無耻。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

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

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吳元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

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

治。吾以一心統其紀綱。羣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

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

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各舉賢才。以資任用。

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

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太祖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
同明貌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
或不逮沈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
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至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
太祖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
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
賜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

太祖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敕百司訪求賢才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二

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
曰請自今令百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
冒濫之失

太祖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
見其著視其所不爲可以知其所爲但嚴舉措之
法則冒濫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
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
智之不足也而追逮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

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
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
者爲其有賢人以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
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採舉情禮遣送至京
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

太祖御右順門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
大業者不能以獨成是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
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
賢故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策於漢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三

二月丙辰

太祖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太祖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櫓之
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
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
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
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

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觀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詔至京師先是

太祖謂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爲國得實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者匿德藏光其於窮處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賢訓

四

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

太祖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十月戊辰

太祖諭吏部臣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

禮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東皐近朝臣爲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而吏部其以朕意再論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戊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太祖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倣古制舉用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賢訓

五

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無有所隱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太祖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里論治平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納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乎

舉之者何如耳

太祖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聞

太祖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爲時用大小器使富隨其能毋使其才而不盡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

太祖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敕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巖穴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六

眞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耳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以前佇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諮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爲比來務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

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伐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禁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

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慶府知事周昌言

臣見士人或因小過罷斥然其才有堪用而於例不得舉宜垂寬宥令有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示懲昌言不可聽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七

太祖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賍者免徵有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有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

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爲治

太祖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卒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賞則民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吳元丁六月甲戌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八

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婦草萊者施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桎梏之下屈伸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瓚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爲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連坐案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

太祖曰民之爲惡譬猶木之積垢加以澆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衛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九

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取適中以去煩弊夫細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

日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十月乙卯

太祖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以臺憲爲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甯戚鄧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干公陸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十一月己亥中書參政傅巖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

太祖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太祖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巖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

太祖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

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紛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無忽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士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倣古人吉月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與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若謂欲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復以廣東行省參政周頤爲刑部尚書。

太祖論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爾其體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太祖諭之曰。膏梁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梁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梁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故爲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爾爲刑官之長。爾於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爾其勉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主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生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太祖曰。愚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見者莫不怵惕。宜速以死罪論之。法可執奏不已。

太祖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

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敕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請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

太祖復諭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寬宥之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輸作屯種。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過。復爲善人。爾等宜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冤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主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

太祖覽大明律。謂中書丞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滿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責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實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令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太祖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驟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實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有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九月辛丑敕刑部尚書胡禎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古

法罪疑也。輕四凶之罪。正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今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閔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其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死罪皆減死論。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

太祖責之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爲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

罪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治勵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太祖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真。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曲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異。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在推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所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伸。繫者得釋。苟存心不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揜鑑以索照。獄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爲繁滋。而疑獄不決生者。拘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主

幽於囹圄。死者受寬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實違上天好生之意。凡錄囚徒之際。必預先稽問前牘詳審再三。其有所訴。卽與辨理。其實以開。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以財求免。事覺監察御史奏欲并置於法。

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親。彼愛恨於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顧理之所不可。爾論法欲并罪其父。然於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

太祖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

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有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爲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加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魚害及鰥鰥焚林而田禍及麋穀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賈誼 去

望于汝也濟大憤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近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陞駱太祖諭之曰古人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

矜若濫及非辜豈可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折況於人而可忽乎爾往慎之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冤抑因謂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若之道仁育義制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賈誼 去

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之於刑獄每存欽恤之意蓋刑期於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太祖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爲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併論前罪誅之以懲餘者

太祖曰前罪既有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

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文

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貨以行輸林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嗜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太祖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爲

卿

太祖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錄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輸糧違期及移易者坐法當誅

太祖曰四川水陸險峻輸輓良難故有失期及移易者朕心欲悉宥之仍給道里費遣還病不能至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允

遣內官就道給賜稅糧未足者令就本處輸之

賞罰

甲辰三月辛未

太祖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太祖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有功不賞是謂吝無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則喻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過人

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國家名爵焉可幸得耶。爾曹苟能罷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慚服而退。自是無有復言者。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嶺州軍還。

太祖御戟門。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兵不失隸。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侯海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獎率三軍。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托。將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訓 主

軍其勗之哉。遇春曰。臣奉

主上成算。所至輒克。非臣所能

太祖善其對

吳元年九月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太祖論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

上天之靈。藉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如王國寶等。歿於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

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責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旣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徂於暫安而忘永遠。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力。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爲樂否。對曰。荷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訓 主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欺隱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冤者。治書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聞。

太祖命召數人親問之。已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爲稱職。今爾爲御史。不能爲民伸冤理枉。反陷民於

無辜朝廷耳且將何賴耶於是盡釋其人以恕下吏原吉等能不障蔽聰明賞綵幣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己丑

太祖召魏國公徐達晉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各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宜力四方克著勳勞故有此賜達等謝曰臣等賴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之

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覺雖貴罰也況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爲過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主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蘭州捌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及往招之郭的買不從着沙火石及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情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主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如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

小人僥倖耳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以勸懲天下。

太祖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此。亦知爲政之道。大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爲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之。

寬賦

吳元年正月戊戌

皇明世法錄 卷五 齊訓

語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爲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俱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獻對曰。卹民王者善政。

皇上念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時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山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

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于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增損。徇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與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齊訓 重

洪武十一年二月辛亥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人不安。則事爲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爲之憂。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爲潮水所漬。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太祖謂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六月戊寅

太祖諭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宴享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吏

恩澤

己丑三月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處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關爲質

太祖曰古者處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于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關後改名明完

丙午四月戊辰

太祖幸濠州父老來經濟等來見

太祖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久困兵爭莫獲寧居今賴皇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皇上憂念

太祖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極歡

太祖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主

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爲善立身

孝弟勤儉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水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太祖曰將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

將士尤朕所知深念者其給之無緩

洪武七年三月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送至京師中途逃竄者

太祖教諭邊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皆吾赤子今既來歸又輒逸去蓋彼生長之日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爾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令失所洪武十八年七月丙子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仕而舉留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夫

太祖賜手敕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太祖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宜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爲盜此守令不得其人之故也今縣官能爲吾拊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爲政以得民心爲本既得民心則其去也民豈得不愛而留之否

才者民疾之如仇讐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卽此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監恩也

賑貸

洪武元年七月庚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所失宜遣人賑卹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無然曰惡在其爲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爲行之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饑者民宋昇等來言

太祖卽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饑須運粟以濟之

太祖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濟之死者多矣况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

見其患益甚。卽令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太祖謂戶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饑。有司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速治其官吏。於是所賑人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爲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保全功臣。

甲辰四月乙巳。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手

春等論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勛。匪朝。

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寧不爲其所累。我將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

太祖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興兵以來征伐之事。謂中山。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

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爲公侯。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子孫。與國同休。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

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衛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羣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幾眇。太宗怒。欲寘之法。非羣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貸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況其他乎。卿等能謹。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手

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

太祖御武樓下。指揮使郭英等侍側。

太祖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

乎。英曰。臣性至愚。嘗念及此。

太祖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

室。豈保身與家之道哉。英等駭愕。頓首請罪。

太祖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內省於心。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寬之遠地。使。

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思所以保汝輩之遺汝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

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恃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潢汗之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勳於國朕既酬以爵祿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有所賴汝其識之英等頓首謝曰

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聖明世法錄

卷五

賢訓

聖

十二月甲申時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而諸功臣不禁戒

太祖乃召諸勳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所有莊佃常倚汝之勢挾威以凌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約之使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之德也

禮前代

洪武三年六月丁卯左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校

元諸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及以其寶冊來獻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太祖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矣

太祖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亦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

聖明世法錄

卷五

賢訓

聖

衣冠就令謝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已已買的里八剌朝見

太祖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為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祖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

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爲仇讐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刀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實古帝王一視同仁之心也

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太祖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如榮悴況於人乎崇禮戾買の里八刺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宜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還老成宦者成禮哀不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賢訓

高

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刺辭

太祖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卽欲遣爾歸以爾年幼道理遠遼常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之愛又謂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漠

太祖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迺歸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及於彼可遣

使平祭禮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况彼久離中華已變異俗非典禮所加

太祖曰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悅况典禮所加其孰得違德令禮哉於是自爲文祭之

禮臣下

洪武元年七月丙子敕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乃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恥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賢訓

聖

諭將士

己亥春正月乙巳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

故取天下以不殺爲本。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烏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惟國家之利在已，亦蒙其福爲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癸卯九月壬申

太祖平陳友諒，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驚於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美

十二月戊午

太祖問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聞騎士，汝能知其數乎？」對曰：「不知。」太祖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似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遠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抗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合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美

甲辰三月己巳，召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令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闘，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繼其後，以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

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勦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感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甲辰五月丙寅

太祖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无

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矧爲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效力智者效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舉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輟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

太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

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以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辛丑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太祖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故命以專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无

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既平定在於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爲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九月丙辰

太祖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軍還之日極稱先鋒張煥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若其始終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

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蹇若懷
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
等當壯盛之年正當發奮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
衆進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掩其能毋謂難處
於衆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
識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勳即
有超人爵賞苟畏怯無能而希慕賞功猶不稼穡
而欲有秋其可得乎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太祖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都曲往往皆授重名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賈 聖

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恩乎

諸將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
彼而從

主上猶出昏暗觀天日豈敢有反覆耶

太祖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諸將曰臣觀

主上器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懷衣食以

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太祖曰爾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諸將

皆頓首謝

七月丁未

太祖以淮安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
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據擾吾此皆
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
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
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卒
拔宜候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益其挑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
且彼疆域日感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
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

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賈 聖

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

衆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衆軍
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
矣

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
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
者必因其時以立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

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
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
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
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
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
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收滅獨士誠據有浙西
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
往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
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
戮毋廢丘隴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聖

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
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
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
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七月戊寅

太祖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志
仁者所不爲曩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陵
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
而淫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
者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

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
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
可爲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
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
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

太祖曰方國珍魚鹽負販詣竄偷生觀望從違志懷
首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
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
是亮祖頓首受命而行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聖

戊子

太祖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
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
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名不致失次目今居營者
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
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
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
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
爲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

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深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力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徒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十月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繇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陳和無爲等衛軍繇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富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降陷陣所向披

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慮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過春纔遇敵騎挑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領與小較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閩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論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論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

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親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往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辭出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題六

是日大將軍徐達等與諸將各率兵啟行

太祖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陽美事好共爲之復論楊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北方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

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二月辛亥

太祖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聖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征南將軍湯和校師進攻延平

太祖遣使賁敦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通者通者遠之所矚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懼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八

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之。

三月甲戌

太祖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勞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程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其下。非素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勛。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之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於是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以慰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訓

吳

乙酉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太祖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太祖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觀當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閭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

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太祖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召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爲主人之有禮。如來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阿木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齋詣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木之功當先酌。阿木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爲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道之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訓

吳

三月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定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太祖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閑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

非易保祿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輕
輻不行卽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諸將皆頓首
謝

戊戌

太祖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
勇而好鬪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
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
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
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
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手
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
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
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
若此爾等宜效之慎毋怠惰廢事

庚子

太祖諭諸將技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
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
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情
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
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

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
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
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
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
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矣汝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六月庚辰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張溫
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
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
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廢是故惟仁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手
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

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
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
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
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卽復縱
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傳
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
爾能此爲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十一月辛丑

太祖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

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爲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十二月戊午

太祖問指揮有筇虛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乃五千人之長也。簡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贊訓

五

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且居京師治軍。與閫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唯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箠楚軍士。爾等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汝等其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已未

太祖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祿。爾等享有富貴。政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

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爲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諱切爾等其勉識之。

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驢牛羊。不賞。

太祖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贊訓

五

爲將。愛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畫。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

太祖親閱武于教場。既罷。諭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紉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弊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

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縱恣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洪武七年四月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

太祖諭之曰。發兵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爲本。以威爲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書

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齡受命行。皆討平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亦孰肯盡心效勞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

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洪武二十年十月己酉

太祖與諸將論兵政

太祖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治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發軔。限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書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是月

太祖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敕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宜爾之能哉。皆由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視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諸士卒爭先效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繇其善撫士卒。故能如

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爲公侯小者爲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功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錄士卒而來或苦虐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餓以死也夫爲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姜

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肄習

太祖謂兵部左侍郎沈潛等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悟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貽覆轍必至害事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

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六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諭群臣

武備

馭夷狄

懷遠人

辯邪正

育人材

務實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之六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六

史臣 陳仁錫

太祖高皇帝寶訓

諭羣臣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聯其勞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於春夏至秋乃穫所以必懲乎暇豫故勞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於有旱潦螽蟥之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三月丁丑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勤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爲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爲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倣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常豈復知有仁

義哉卿等戰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爲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

太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是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所爲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爲苟容苟事有差謬皆足爲已之累譬之良玉一有瑕疵卽爲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輪忠納諫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爲盡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二

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有善者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爾等也他日復命訓文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繇以爲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之曰自古豪傑議察於未形故夏將亡

而慕義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化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待其迹之著見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鐵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繇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爲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三

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按察司僉事周浪等定議按察司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害國害民此卽鬼魅也凡

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

三月丁未

太祖諭羣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繇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

主上此心。率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四

六月癸亥

太祖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踰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其政事縱弛。親昵好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以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羣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

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語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明日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太祖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勗強扶弱。獎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爲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五

賦爲兩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于民。民有詞訟。當爲辯理曲直。毋得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綱。爾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贓人。發其事。吏赴井死。

上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受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義則善。見利則耻。小人則舍生爲利。所爲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爲世之貪汚者戒。

九月己丑。張士誠既死。

太祖謂羣臣曰張士誠我本欲生全之但其爲人剛
恃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初定建康
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攻伐彼諛誘吾將士自開兵
釁戰鬪連年卒爲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
內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侈自娛不念民艱其下
又無忠良卒以譏詐取敗其死也吾甚憐之

壬寅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
張氏爲將領兵計窮勢逼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
列于將校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六

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號於
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
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
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
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放職從大軍除
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
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
復喪敗何足爲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
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

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
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
士弘吳去疾等爲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太祖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
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
綱盡繫於此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
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
自治則入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
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
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七

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而處文職當
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
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豈
不美哉和頓首謝

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
院使劉基及其僚高翼進戊申大統曆

太祖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
定

太祖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
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

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詞命必裨謀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較而後刊之

十二月癸卯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胷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賢訓

八

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戊辰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賢訓

九

太祖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儆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一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做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王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

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自驕富貴之志目淫以致于朕古人置敬器於坐側正以戒其驕淫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宜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放率奉爲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皇太子侍側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十

太祖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有無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

八月戊寅

太祖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於朕既設六部選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使委人蓋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

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爲開封府知府

太祖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民人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

太祖諭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十一

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壘魯高啓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統傅恕王鐫傅著謝徽十六人同爲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復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太祖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始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

之俗制度疎濶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其間雖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令公論以垂鑒戒

甲午

太祖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主

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令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汙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想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行省參政

太祖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與使苟賢無間於疎

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弊政腹剝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甲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太祖因召御史臺臣併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理冤免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主

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爲臺諫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爲心揚善規惡辨別邪正不可循習故當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失其職守矣

洪武四年閏三月庚辰改兵部尚書劉貞爲治書侍御史

太祖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謇諤之風以

爲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迹，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四月壬辰

太祖諭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察則聖。故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爾。思日夜，所以成大功，不遑暖食。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人之未勤庶政，先爲優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賞罰

古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

太祖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宜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畧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爲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

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全名青史，豈不美哉。

壬午

太祖諭羣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誣上，恪守乃職，是爲正人。昔寇準在相位，丁謂爲參政，嘗會食，食汗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爲執政，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慚而退。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寢疾，探吏往候之，憲官力疾強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避辭謝之，吏曰：然某爲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體體耳。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

八月戊子

太祖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驕，不以爵隆而有怠心。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賞罰

主

故能享其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爲受福之本
驕怠爲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洪武六年正月己巳

太祖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
庶務惟郡守縣令爲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訴訟
皆先縣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斂平徭役
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既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
官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利病尸坐不
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爲府官者知其
弊能繩其奸貪去其闇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吏部

七

下皆安矣若知而不言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
必爲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
身居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顧
爾等爲政何如耳命賜以酒食明日陞辭
太祖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
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
其賊而梓其德故殃流於衆是人莫不有是德君
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
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
德勸善惟欲成化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

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職廣施惠
政以副朕懷

丙辰

太祖諭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
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饕
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
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爲賢則墮
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
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
拂已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吏部

七

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修其在
已人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黃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爲
廣西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麗磨勘司令呂宗堃
爲福建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
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
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
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
古之君子垂德聲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

太祖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戴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污吏。惟知好賂犯法。而不知身命。其與賈胡剖身戴珠何異。若使官吏受身守廉。安得有喪身之患。只爲任情恣欲。重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七月丁卯。以戶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陞辭太祖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爲守將迫脅。壞法廢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爾往毋蹈彼覆轍。當守法奉公。不爲阿私如違。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九

將妄有所求。當告以朝廷法度。阻其非心。則汝可以遠罪。而邊將亦可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陞辭。

太祖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地。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使下之爲郡縣吏者。轉

視效。雖海嶺之遙。朝廷可無憂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按察司僉事。呂本爲北平按察司僉事。

太祖諭之曰。風憲之設。本在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罰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愆。豈不見千雲之臺。繇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燭之微。可不慎哉。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九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

太祖諭羣臣曰。水趨下則流。人法上則哲。故希賢者不已。可以齊賢。希聖者有恒。可以齊聖。古之人知成身之難。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顯名於天下。後世今之任官者。多圖苟安。不顧清議。而甘爲碌碌之人。身沒而名隨以泯。爾等宜勉之。毋自棄也。

十月甲寅

太祖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

可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凌分之譏。聖人著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羣臣。以道事朕。當有鑒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觐。

太祖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民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遵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壬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

太祖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除有司未久。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衆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爲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覲爲贓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犬丈夫立志爲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淪于不

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爲善者。愚人也。能爲善者。賢人也。至於爲惡者。乃下愚無賴。惡之人也。然爲善爲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之善。若以此日日行之。卽是率性之道。我爲善事。而他人有志者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鑒彼前非。勉於爲善。則永安祿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壬

太祖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至公爲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婪掊剋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生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

汝當謹守法度。恩勸其職。苟或不然。瘠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命爲府州縣官。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爲臣之職。事君撫民。二者而已。然能盡撫民之心。卽所以盡事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苟可以安國家。利人民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國子監助教趙新等爲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五

布政使

太祖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有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爲政鬱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太祖悉召前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多繇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卽傳於遠邇。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亦不可掩也。爲善爲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

太祖諭六部察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繁。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爲朕總理庶務。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五

察院爲朕耳目。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舉人除授教官。

太祖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遠成。譬之爲屋臺者。必基於實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卽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敎人。尤當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卽如工人習技。常見已不若

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所習益下矣。淺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國子監十四人。皆爲六品以下官。

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蓋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鬻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繇獲濟。冤抑者無繇伸理。賢才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資訓 蓋

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書洪範成。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爲註。至是註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常之道。吾未能焉。朕每爲惕然。惟以此書爲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四月丙申。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人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以聞。

太祖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守之。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難得也。苟能思其所難得而保之。豈特爲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廉潔以律已。受汚辱之名。以爲父母羞。朕念爾年少。更事未多。特有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資訓 蓋

還職。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益於將來。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

太祖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項。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爲同。毋矯詐以爲異。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

十月甲寅。

太祖謂羣臣曰。爲君爲臣。獨理貴明。處事貴斷。昔唐

太宗與羣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爲三代之後人漸澆訖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治可謂燭理明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爲不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國家興衰皆繫於此若爲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明上無剛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廼用後艱若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

太祖諭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已厚而待人薄已之所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美

爲有不善雖大亦隱忍不露他人所爲或有過失雖小必不能容忍亦有過在已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責已厚而責人薄責已厚故能成德責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責已薄而責人厚責已薄故德不修責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丙寅

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誤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終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

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親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

武備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圭

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宜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

太祖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形勢因曰自元運既隱連年爭戰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人困於下中原豪傑智均力竟互相仇敵必將

有變欲併而一之勢粹未能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爲兵耕則爲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輒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以爲何如克仁對曰積糧訓兵待時而動此長策也。

吳元年二月乙卯

太祖問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情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廣訓

天

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慮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

太祖謂將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根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必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亡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

唐徼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太祖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往西北防邊旣行朕復思邊宇既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廣訓

元

陸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脫所能遙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畧使朕覽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太祖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陞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散聚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邊將嚴爲

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東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

太祖與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

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賞罰

手

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馭夷秋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太祖曰溪洞徭獠雜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逆

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爲非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太祖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爲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賞罰

主

後世議朕以海外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麗國王王顥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仁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

太祖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爲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卽遣使護送入京或居一年半聽其歸省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參議胡昱言納哈出名雖元臣其實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蠻子阿納失里諸將各相猜忌又勢孤援絕若發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聖

兵擊之可一舉而擒

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囊而乘之非仁也納哈出之爲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衆耳然人心外合內離亦豈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覺悟念昔釋歸之恩幡然而來不猶愈於用兵乎不然爲惡不悛將自取覆滅爾言雖善然未可遽動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廣西都司言頻年猺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近誘引爲患請先捕戮此輩庶絕其黨

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誘猺獠爲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其無辜大抵馭蠻夷之道惟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猺賊出沒不常實爲民患臣愚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猺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簡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聖

太祖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爲患耳苟其爲寇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懷遠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入見

太祖問廣西兩江黃峯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

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人未

嘗不同者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
似豈有不從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
兵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
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
則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閑暇不無觀望於其
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之內地庶無
後患

太祖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
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重

反易爲亂若不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艸
華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戶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
入版圖卽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
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爲令兼其所有自
實田賦並請徵之

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
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
彼率先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爲定額
以徵其賦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
立威

太祖覽畢諭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
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
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不
能懷其暴惟威惠並行此取蠻夷之道也古人有
言以懷德畏威爲強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
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陛辭

太祖諭之曰爾先世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重

然繼世非難保業爲難知保業爲難則志不可驕
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
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於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友方物

太祖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
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
善撫之使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
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
之道也仁智辭歸至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太祖命禮部遣官致祭敕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庚申，象州王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簡，有兵種二百人，今皆爲民，請收集爲軍。

太祖不許，因諭之曰：「兵種旣爲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卒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可以爾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需挈金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逋，通貢蠻人恃其頑險，不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太祖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其逋負豈敢爲耶？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賢訓

五

辯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許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真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謂羣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

率羣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賢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正瞭然，自辨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太祖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形戮加於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諂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悔，必思改爲；彼小人者，不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恥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放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賢訓

五

十一月壬寅

太祖御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爲難識，惟受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僞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舉妄用，旣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

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

太祖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當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辯

太祖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在公門則不私其利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足辯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吏

太祖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

尚書沈潛對曰君子小人擇未易識

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

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襟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潛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

亦豈能悉去

太祖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治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太祖謂羣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其召治工數人而問之莫能答最後

一人言曰鍛煉不至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乃

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一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絀口不言時政王惟名

等四人聞言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曰言之非難言之當理者爲難昌齡輩安知其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吏

吏

終不言乎若聞言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

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謫詐不肯言耳

太祖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

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謫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誅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

太祖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教導爲先今太學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

水之所聚。太學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

庚午

太祖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不知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卷六

甲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驚。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狹。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朕觀今之爲吏者。寡於學術。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爲吏而致通顯者。與夫守身保家之道。豈有不化而爲善乎。自今省臺六部官。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教

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錄

聖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太祖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爲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嘗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聽復其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成大宰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賢訓

聖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預耕則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賢豈不重乎。

務實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

太祖因與議使者輒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劔閣棧道之險古人云一夫守之百人莫易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也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爲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稱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爲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賢訓

聖

吳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爲美也。

四月壬子

太祖論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

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士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淵

書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目次

成祖文皇帝寶訓

聖學

敬天

法祖

聖孝

節儉

謹使

懲戒

謹好尚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七 目次

勤政

明決

仿實

神武

教皇太子

教皇太孫

目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

史臣 陳仁錫

文皇帝寶訓

聖學

永樂二年八月己丑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則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于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寶訓

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緣積習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繇是急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于獲乎永樂七年閏七月己巳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勞諭甚至特

命為翰林侍讀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明日入

謝以其老賜勅令致仕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疑滯不流動處益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爲要領亦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十月丁亥朔鴻臚寺奏免午朝

上將退顧侍臣曰若等各就休息一日復問無事居家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二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等昔年富力強不可自逸大禹尙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敬天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卯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爲本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朕此敬庶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虔恪以率于衆

十二月庚戌朔

上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諭之曰祭祀莫大乎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祭而帝牛繇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嬪卿等繼朕省牲使應乘對越之誠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乙巳

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圃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益不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三

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

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于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尙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百官節餼仍如例給

之

法祖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嘆息曰只如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上未乾何忍紛紛為此于是

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于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四

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

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于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乃進吏部尚書張純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皆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辭免職將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敢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望老成之意十一月己亥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

板歲久篆文消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

上曰板歲久則當易正不必改洪武為永樂蓋朕所遵用皆

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永樂元年八月丙辰禮部言南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鮑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闕之請增置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與其奢也

寧儉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五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

豈可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聖孝

上駐師龍潭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今禍難垂定何以悲為

上曰吾往日渡江即入京見吾

親比為好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鍾山仰懷

陵寢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諸將皆泣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諭脩實錄官曰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紀載垂範萬年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

天地同運日月同明漢唐以來未之有也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憤陷于顯戮咸厥自貽今已命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爲監脩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茹常爲副監脩爾等皆茂簡才識俾職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

聖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六

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必公用光昭我皇考創業垂統武功文治之盛與乾坤相爲無窮斯汝爲無忝厥職矣欽哉

永樂元年五月己卯制諭文武群臣議上

太祖高皇帝

李慈高皇后尊諡曰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順

天應人奮揚聖武掃平禍亂混一六合創業垂統制禮作樂配功德于乾坤光華于日月帝王之盛無以復加躋于上賓

帝所萬方哀悼思慕不忘

皇慈孝慈高皇后齋莊誠一善聖仁慈同勳開創生家爲國隆配

天之厚德爲天下之母儀仰惟眷顧之隆永荷詒謀之慶日月于邁深切孝思諱惟尊號未稱功德實諸前古必在尊崇所當博詢輿議至顯鴻猷庶用合萬世之公侯尊親之志爾文武群臣其定議以聞欽哉

庚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子各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于天

聖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七

禱等五寺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

上曰子于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

天命爲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爲經國遠謀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十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之人建文時爲奸佞所損斥者多不當罪

已勅吏部召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闕宜令歸俟命。其有老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于親之遺物有不忍棄。况人才乎。

十二月壬辰

上宴閒御謹身殿閱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領學士解縉等曰。

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萬然可見。縉等曰。誠如聖諭。

上曰。朕于宮中徧尋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人

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朕深慟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者乎。縉等對曰。國初佐命諸臣之家。理當有之。其遺書各王府求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令官員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別錄。本予之。仍重寶之。

永樂二年五月己酉。錦衣衛奏明日

車駕詣

孝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領侍臣曰。明日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戊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從容論及

皇考時事

上戚焉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於親。

上不荅。既而論之曰。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堅。或又能擴充增益于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于當時。顯名于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能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能凌弱。衆不敢暴寡。天下宴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

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漸而退

永樂四年六月丙寅南陽府獻瑞麥有兩岐者

上語禮部臣曰比郾縣奏祥瑞獨此爲豐年之兆

若年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餒之患皆

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

宗廟

節儉

永樂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

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于心不必此也況此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十

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

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于此者繼踵而至

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八年三月庚辰

車駕北征駐蹕凌霄峰勅凡供具減半還輿和因謂

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等切孜孜朕服用素儉

約非好爲節損亦天性如此今萬里出師爲

宗社生民之計不得已勞苦士卒如之何尚役人以

自奉耶廣等頓首曰

陛下天性勤儉如大禹又憫恤下人如此蓋人人思

盡心矣

永樂十二年二月癸亥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

贊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備福故

每漸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紉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爲子

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

曰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十一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謙德

永樂元年十一月癸巳

上宴開額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

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

無事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邊

疆考成憲以爲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

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爲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九月丙午周王禕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以爲

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罷朝

上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大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祗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于朕侍臣曰天心垂愛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加儆

聖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十一

永樂三年七月戊戌陝西興平鳳祥二縣進瑞麥三十本禮部率群臣上表賀以爲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覽之謂尚書李至剛侍郎趙珰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于下者乎覽表祇益漸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諫後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惓惓

永樂四年十一月庚午百官上表賀醴泉甘露之瑞賜璽書諭曰朕敬恭事

天地上致孝于

宗廟下祈福于生民而貞應屢見卿等謂朕德所致朕何敢當斯益

上天之祐

宗廟之靈及爾文武群臣協輔所致然自古有道之君祥瑞之來愈加警畏是以國家蒙福人民乂安卿等宜勉輔朕德永承天休

警戒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癸亥書諭世子曰比北京山西地震坤道貴靜占法地震主兵數動人不寧

聖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十二

上天示戒不可不謹宜撫綏軍士嚴固城池伺察人情不可怠忽

辛亥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天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適一已之情與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樓居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宮卑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慮勞民力

土木之事在今不爲若云兵戈但當初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緣天運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益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修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古

十一月甲寅

上以京師地震召文武群臣論曰隆古聖王之世山川鬼神莫不寧皆緣君德脩于上臣職修于下感應之機不誣後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災異數見今地震京師固緣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謹修職以共回天意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永樂六年四月丁酉

上御西角門因言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

天命在我

太祖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

上曰帝皇之興雖有天命亦須修德行仁以承之順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修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卒至于亡

永樂八年十月戊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已未上諭三法司官曰昨夜太陰犯執法甚急爾等典刑罰宜加敬謹無罪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毋纖毫輕重

永樂九年二月癸卯

上御右順門覽奏贖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款側將墜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奎

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于危處則危置于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于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上諭六科令查奏贖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通奏改之恐失信于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于改

七月丙戌

上曰幸天門群臣皆侍語及四夷。

上曰朕初即位恒慮德不及遠今四方夷狄來歸中心更自警惕益慮志得則驕驕則患生朕與卿等雖隱微之際皆當慎之古人有言不見是圖吏部尚書蹇義進曰四夷慕

聖德而來。

陛下篤恭不已華夏蠻貊永有所賴。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巳勅皇太子曰朕以上元節張燈午門意在與民同樂不意失火傷人雖錄不謹之故亦上天以垂戒不德也方茲祗懼以務修聖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去

省爾亦宜敬慎勿懈凡各衙門進送物件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成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賜群臣觀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以爲頑祥屢見事百官上表賀上拒不受賜勅諭曰朕德涼薄託于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祇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顧朕冥昧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母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九年四月巳酉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

上勅文武群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省愆遑遑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

豈所以相朕恭承

天意益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永樂二十年正月巳未朔日食先是

上諭禮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况在正旦永念厥

聖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去

咎寧焉于心卿等宜各修厥職以匡輔不逮。

五月辛未

車駕北征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

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

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可以爲殷監矣

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車駕北征還至京師陳國簿

上乘御輦入謁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群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文

武群臣上表賀

上諭之曰。四夷順則中國寧。然不可恃此有怠意。卿

等當加與一心。教天恤民。修勤政務。用感召至和

俾雨暘時若。百穀豐登。四海萬民。家給人足。然後

朕與卿等同享治平之福。群臣舞蹈呼萬歲。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酉

車駕北征。次清平鎮。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夏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太

太祖皇帝御制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訓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醕之失也。

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惟恐失墜。雖軍旅之中。君臣盃酒之

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

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

巳亥

車駕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體

皇考之心。自製詞五章。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

意。亦將垂示子孫。俾有所謹飭。遂命內侍歌之。群

臣聽畢。皆叩頭言。

皇上深恩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霑醉而罷。

謹好尚

永樂二年正月庚戌。有道士獻道經者。

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

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而下不為邪。人生好尚。猶

不謹。儉人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

重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元

墮其計。將害無窮矣。是故不得不斥。

永樂五年九月壬申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

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疾自少。如神

僊家說服藥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

理。近世有一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此又愚之甚

也。

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人

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

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今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別其人也

勤政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卽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群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壬

永樂四年正月丙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黼黻倦于聽納益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量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問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卽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

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勸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七月戊子享

太廟

上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

上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時已五鼓侍臣請曰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壬

聖躬勤勞請少息

上曰朕常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卽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妨思慮所行何繇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于思則理得勤于行則事治勤之爲道細民不敢廢况若乎

閏七月庚辰

上宴閒閣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言江西田家刈稻甫畢何獨早廣對曰臣鄉多種早稻故種獲皆早

上又問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于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于理如何千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令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八月丁酉先是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迨送六科至是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五

上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火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情者多至亡國爾欲朕効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于聽受不厭倦也

永樂五年四月庚子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生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養生之道當務閒默爲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閒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

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爲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閒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

明史

永樂元年九月丙申錦衣衛引清涼寺僧言近寺軍民牧放牲畜蹂踐寺外之地今捕得其人請付法司治之

上命釋之曰京師隙地少民艱于墾畜寺外有閑地則推以便之乃契佛濟利之心此何必禁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五

閏十一月丁卯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謀報塔灘驛賊籠禿魯灰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謀欲寇寧夏惟賊帥蒐的哥以資糧不給不從

上覽奏顧侍臣曰胡寇至誦此語未必可信籠禿魯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鈔掠豈如中國之人必裏糧然後啓行其以資糧不給爲亂者蒐的哥恐泄其事機故外託此爲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槍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書勅往諭北京行都督庠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

運糧贖固守備不可怠忽既書勅未行山西都司
去報難賊五十餘人劫掠及溝村黃甫川之地皆

必

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書勅但于勅尾申戒
之今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討窮食乏
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
馬俱困隨其計中不可不慎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釋安慶府民誹謗罪先是有
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
財民將訴于官典仗教軍誣民爲誹謗語縛送刑
部獄具刑部以聞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論

上曰民被誣矣諒恒言軍強民弱民安敢肆焉對官
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厲民民不堪將訴之則造
此語誣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共訊其實悉如
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八月乙未有軍較縛至二人言北京城中往往盜
剪官馬尾二人專衛馬尾帽子市此皆因盜所得
請罪之

上曰嘗見其剪馬尾乎抑以疑似執之乎對曰實疑
而執之

上顧三法司官曰市中貨馬尾帽甚多可盡以疑似
罪之乎其釋之

十一月丙寅廣西欣城縣儒學訓導到官歲餘邑
中有蠻獠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
念虛靡祿廩無益于國詣闕白其事禮部尚書李
至剛等言不當擅離職請罪之

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可治而赴
闕自陳蓋非苟祿偷安者其送吏部請用

永樂四年三月乙未禮科引奏都察院逮至嘉興
縣知縣李鑑鑑叩頭言臣誠有罪幸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重

上問鑑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好黨姚瑄
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
籍瑄未有亨姓名

上曰罪止于籍非輕矣無上司之文雖當連坐不籍
亦是慎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

四月己丑錦衣衛校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
者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
命錦衣衛詰之果決私忿誣之

上曰人言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轉付法司論如律

九月癸未

上御右順門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數人誹謗罪及追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

上諭之曰汝以死罪誣人若朝廷遂聽汝言彼死何辜汝造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之險惡汝今實自戕何憐諭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留留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庚

十二月丁亥有盜殺人當刑令家人告乞貸死願服役遠方以贖

上曰貪生畏死人之同情豈獨汝哉欲人憐已曷不憐人汝前殺人時都不推恕于今當死乃望垂憐汝若可生則死者何罪命即日誅之

永樂五年二月壬辰有虎賁士百餘人公差至外府其從者掠民財官府出榜禁約虎賁士揭榜訴府官誣已

上曰朝廷置官府牧民彼出榜禁戢軍卒無害民乃其戢當然汝沮之是沮朝廷法令汝雖不掠民財

是汝從人安得不知其所為知而不約束與自掠何異命法司以虎賁士及其從者悉治之如法

七月乙亥

通政司言有養馬軍人告人呪咀其馬死者

上曰此誣詞也彼不用心畜馬致馬病死豈有馬不病而人能呪死之理愚昧小人誣平民罔朝廷以規免已罪不可聽遂斥之

十月辛卯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上曰未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室往往有之豈當一禁罪以違禁其令巡按御史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壬

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雖違法不問

永樂六年四月戊子有告言肅王摸聽百戶劉成言輒罪平京衛軍者

上曰此或下人所為未必盡出王意勅王械成等送京師因顏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繇左右小人作威福于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于王前王與之押脛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歸于王矣故諛佞德之蠹也林無蠹有美木左右無諛佞有美德不可不去也

十二月丁亥通政司奏北京種田民告運木軍民有怨謗語

上曰軍民出力運木未免自歎勞苦人情之常也此人以罪誦彼屯田必造誣以規僥倖脫已罪告誣之風不可長命付法司治之

永樂九年三月癸酉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其母致貨託已爲賂部官求免已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

上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

上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夫

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母寓其鄰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貴豪結言已與部官厚可以賂免毋遂致貨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準與賍律指揮當罷職誦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汗賊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卽械造交趾克寧

九月庚辰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

士人包囊古所進楚王書囊與衆聚觀書中有于犯語誦付法司治之

上曰則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位命百司

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卽位以前事盡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

帝王豈念舊惡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何暇瑣瑣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十月丙午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秦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政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夫

衆捕之使民免于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遠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聞

堅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未通政趙居任奏蘇州有逃

軍言今年水潦得田禾乞免秋糧究此人在鄉所

行率不法且今歲蘇田少水而奸民多私央隄防

車水入田以壞禾稼冀苟免稅糧耳請俱罪之

上諭戶部臣曰言水潦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央堤車水求免稅糧恐無是理蓋與其勞力央堤車水曷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

官有九分入已豈肯以一麻九自受饑餓耶殆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浙西水潦趙居任不恤民隱今居任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視之庚寅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與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

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今繼母改適即義可絕已失節于夫乃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務實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三

永樂元年正月己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蝕不蝕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去邪任賢然後日月當蝕不蝕適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蝕耶不詭

永樂四年六月己未朔月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

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

上曰正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對曰宋盛時有行之者矣

上曰于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

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七月甲辰

上宴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歿則無閒顏于三十令名無幾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永樂五年五月辛酉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觀音閣以祝

聖壽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三

上不從曰人修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禍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爲善何假外求哉

永樂七年三月甲辰朔

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昔舜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蓋欲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後心登封泰山薦道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我

太祖皇帝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家不

殊俗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侍臣頓首曰

臣丁守

才和之法而以堯舜爲心天下蒼生實受其福彼秦皇漢武何足道哉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北征次清河京城官吏耆老送駕者前

上進其耆老之曰京師人烟輻輳欺詐者多爾等

宜督子弟務生業毋事游惰人衣食足則廉恥興風俗厚而皆本于父兄之教爾等勉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聖

神武

建文時李景隆郭英平安胡觀吳傑竝以兵來攻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英老

邁退縮安復而自用觀驕縱不治傑儒而無斷數

子皆匹夫徒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衆而無紀律

則易亂且擊前而後或不知擊左而右不相應徒

多何益今彼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紀律不肅分數

不明往者鄧村壩之敗如風行草掃其士卒非不

多也大抵將爲三軍司命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

奮其兵甲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爾等但

林馬厲兵聽吾指麾兵法曰識衆寡之用者勝吾策之者審矣第患爾等遇殺當謹以爲戒即日渡河而營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

上臥榻迫旦兵端有火光如迅雷燁燁相上下金鐵

鏗鏘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欲戰我軍既渡河

景隆等軍橫亘數十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敵疑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敵雖衆不過日中必破之衆踴躍爭奮

後軍房寬先與敵交戰不利

上率精銳赴之所向皆靡斬敵驍將瞿能父子及其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聖

精卒萬餘先是戒張玉朱能等曰必先摧敵鋒繼

以馬步齊進乃令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

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

莫敢嬰鋒乃麾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

爲戰勇氣百倍

上遙見我陣後塵起曰此敵人乘我後也乃以七騎

急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稍却數十

步而止須臾復馳入敵戰擊殺數十人進退如是

百餘合殺傷甚衆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

就我軍併力擊之。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于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形勢相懸，數倍我衆，殆難破矣。于是復進戰不已，敵飛矢如注。

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乃稍却，敵來逼而限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上，遂相持。

上曰：吾不進，敵不速破，乃易劍以勁騎馳出敵後，突擊明世法錄 卷七 又見帝實訓 孟

入馳擊，敵勢少動，遂敗。棄戈而走，須臾敵大陣亦敗，奔北之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折其大將旗幟，敵衆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烟焰天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等潰而南，盡得其斧鉞及委棄輜重器械斬首數萬級，溺死十餘萬，追至雄縣，月樣橋殺溺踰死之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騎走德州。上率師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况遼東早寒，恐士卒難勝，走德州。

陛下熟計之。

上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徐凱陶鎔欲城滄州，爲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敵衆所聚，定州亦城完，有備。滄州土城，墮圯已久，今天氣向寒，城豈易就？乘其無備，出不意急趨攻之，敵有必敗之勢。今聲言東征者，示無南伐之意，以怠之耳。失今不取，彼城完守備，恐難用力。凡事貴密，故謀令衆知者慮泄。王與能叩頭稱善。我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徐凱等所設備，惟青縣長蘆而已。埽壕兒竈兒坡數程無水，皆不備。起此而徑至滄州城，擊明世法錄 卷七 又見帝實訓 孟

下是夜二更，啓行，盡夜三百里，敵兩營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鹽倉，遇敵哨騎數百，盡擒之。食時至滄州，敵尚未覺。督軍士築城，我軍至城下，始倉皇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及擐甲。我軍四面急攻之。上麾壯士繇城之東北角登，逾時拔其城，而先已遣人斷敵歸路，遂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餘匹，生擒都督徐凱，程運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李英，張傑并指揮以下百餘人，餘衆悉降，咸給牒遣歸。永樂十二年六月戊申。

車駕征虜，駐驛蘭忽失溫，是月虜寇答里巴馬哈木。

太平把禿字羅等率眾逆我師。見行陣整列，遂頓兵山巔不發。

上駐高阜，望寇已三分路，遂令鐵騎數人挑之，虜奮來戰。

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敗而却。兵攻虜之右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驛，攻其左，虜盡死關。

上遙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餘眾敗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虜勒餘眾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刺河，生擒數十人。

聖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三

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

永樂二十年三月辛巳，車駕北征，駐蹕雞鳴山，虜之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當諸狼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

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曉。

六月癸巳。

車駕北征，火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眾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明日得報虜攻萬全者，其父遠遁。

七月庚午。

上親征北虜，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輜西奔，陷山澤中。遇大雪，寇倉卒以其眾逆戰。

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相踐死者相枕藉，餘眾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陣。

聖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三

上乘高而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獲之。

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

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尙數百人，馳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兒伯克等。

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幕次豐潤
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豈我所得已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
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上曰然

七月己未

車駕北征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捷阿魯台部
屬送

御發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
叛而遁者繼聞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美

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惴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
于闊源海之側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遽信前哨繼獲營部
曲亦言虜悉眾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

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乘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文武諸臣論曰朕非欲窮兵黠武也虜為邊患

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永樂二十二年六月癸亥

車駕北征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引兵
抵白邨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于是英國公張輔

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

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明日諭輔等曰昨日之
言決矣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

且今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

于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
志定矣遂命班師

教皇太子

永樂元年十月己未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于

皇明世法錄

卷七

美

太子者為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慎微五
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

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
庶務雖吏案奏牘皆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

庶可為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
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

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于載籍每覽昔人言

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于

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
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文華寶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足爲治爾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今朕此書稍克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訓 早

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其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間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永樂七年二月甲戌

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兼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其若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爲治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當進學之時朕欲使其知

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爲朕言廣等偏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賜之

皇太子今巡狩北京命爾監國天下之務所繫甚重爰建文武才德之臣爲爾輔贊蓋自古聖哲爲政未有不需賢而能成者爾宜悉心以求益虛已以納言庶幾整肅弘綱康理庶務然聽言之際宜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訓 聖

加審擇言果當理雖蕩莠之賤必從之言苟不當雖王公之貴不可聽唯明與斷乃克有成至于武備亦宜盡心君處恒重于防閑幾務必嚴于慎密斯皆致理之要宜祇勤佩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託之重

四月庚寅賜書諭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群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爲好惡育德養望政在此時天下幾務之重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其敬之慎之時

上聞皇太子譴刑部尚書劉觀故也。

永樂八年二月乙巳，遣書諭皇太子曰：「前命爾覆重囚，爾奏乞賞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從汝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子務本之訓，復勅諭曰：「往者朕以待行，欲其周知民事，遂作書教之。名務本之訓，此書于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粗備且皆切實之言。今別錄賜汝，閒暇能沈潛玩味，觸類而長，大有益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聖

永樂十六年正月丙寅，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且賜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群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書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使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德日增，朕夙夜奉養，仰惟。」

皇考創業艱難，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爲彼所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審之于理。但觀此表及詩，卽俱瞭然，而情不能遁矣。永樂二十年三月丁丑。

車駕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務重，當明恕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恕則能體物，勤則無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五月庚辰。

上駐驛威虜鎮，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書諭之曰：「爾以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出于孝心。然朕此行本爲安民，顧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聖

朕此行本爲安民，顧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付爾。」

宗社之重，但樂善親賢，杜諛去佞，以保民爲務。稱朕付託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繼今勿進。」

教皇太孫

永樂五年四月辛卯，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御奉天殿，召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院待詔魯瑄等諭之曰：「人于學問，常以先哲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

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辭爲能。

永樂十年八月丙辰。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立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親征胡虜，發北京。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惠帝實錄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謂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卽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戊戌。

駐驛宣府。

上坐帳中，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艱，皇

太孫所對皆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識，適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其比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越，他日必爲太平天子。」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嘗命東宮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丁卯。

車駕發清水源。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惠帝實錄

皇太孫從行。

上于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爲此者乎？」對曰：

「陛下豈爲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略哉？顧此虜禽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遽叛，非彌補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

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于絕漠，令不敢近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歎曰孫之語我之心也。

五月癸酉

上駐蹕楊林皮閣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于富貴安逸不識民艱經國之務懔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常以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天下之事須周知人之艱難須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千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孫務本之訓勅曰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吳

爾嗣有

宗社人民之寄今開暇宜與儒臣講明此書而服膺之庶幾克稱他日太平之望欽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癸未勅皇太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古帝王皆以讀書明理爲本未有不如是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

宗社可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其勉之。

十二月丁亥勅皇太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之行立千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

兄弟之愛盡長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慾戒荒暴振綱紀別淑慝明賞罰以保

宗社悠久之託爲天下生民之福爾其勉之又曰比聞出郊園獵一軍害民卽能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入傳爾之善至于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効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爲所怨今爾于此一事使百姓咸德軍士畏法足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吳

從不言而信者矣自今更宜夙夜勤勵讀書明理以廣其智識將來德成業就爲天下所瞻仰亦不負朕期望之意欽哉。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目次

成祖文皇帝寶訓

睦親

戒飭諸王

警外戚

仁政

恤民

重農

安民

寬賦

皇明世法錄 卷之八 目次

賑貸

恤災異

抑祥瑞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

史官 陳仁錫 謹閱

文皇帝寶訓

睦親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己亥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數歲得一見

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今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

來聚豈不甚愜于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

日一朝用解友于之意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九月己丑勅遼王植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藩屏

宗祖傳序萬年與國同久建文君信任奸回以殘骨

肉朕于其時迫于危禍不得已而起兵賴

天地

祖宗之靈克平內難建文君之罪已絕于天朕為諸

王臣民推戴以君主天下方欲與諸弟聚處同天

倫之樂而賢弟以邊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為艱

固請改國荊州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于彼

以益邊防欲于荊州別給一衛備使令言之再三

卻而復至。謙約之誠溢于言表。去衆就寡。厭遠懷
還手足之情。何忍遽扼。今勉從所請。建國荊州。而
仍舊封號軍衛。已令兵部改機。用稱吾弟之意。
永樂二年九月庚戌。賜書晉王濟煒曰。得奏欲上
護衛。及所畜小韃靼。夫護衛皆爾父受之。
皇者其何可離。爾惟當脩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
爲非。輒自疑而欲上護衛耶。所奏不允。其小韃靼
護衛有缺伍者。就以補之。

永樂三年五月壬戌。蜀王椿進荔枝等物。

上賜書荅曰。比送至荔枝諸物。其見厚意。惟賢弟抱

聖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二

明達之資。敦忠孝之義。處善循理。秉心有誠。稽古
博文。好學不倦。東平河間。無以過也。引睇蜀國。山
川邈遐。賢親親。不忘朝夕。勉自愛重。用副所懷。
十月戊辰。周王橚遣人貢奏。深陳悔罪。改過之意。
上喜。命侍臣封橚所奏。遣人賁示齊王。橚而賜書荅
橚曰。得奏具見賢弟遷善之誠。良深嘉悅。兄之心
惟欲與諸弟同享昇平悠久之福。使諸弟皆同賢
弟此心。福慶豈有窮哉。賢弟宜益加持守。爲諸王
表率。隆藩翰于國家。昭令譽于無窮。此兄之所深
望。近齊王數爲不法。已封賢弟今日所陳者示之。

亦異以興起其遷善之心。

戊子。賜周王橚等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其在此書。朝廷常守
之。可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爲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
保全宗室。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

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爲心。朕與諸弟各勉之。時橚子衆。特賜十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三

本。

十一月乙未。齊王橚上表悔過。謝罪。賜書荅曰。覽

表云。繼今改過。不復爲不義詞。意懇至。深慰吾意。

兄弟之情。豈有他哉。但欲相與同享富貴。保全名

永終不隳耳。吾弟勉之。今後護衛人犯法。須如律

處治。若非王府之人。有犯須歸有司。王府不得干

預。將來吾弟所行皆善。其樂不可言。而兄亦與有

保全骨肉之美。吾弟勉之。

永樂四年五月辛亥。以秦王尙炳將歸。

上召其從臣諭之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誤。朕

遺書戒之。顧問克自省改。今日見王應對進退。循合度甚。適朕意。此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皆叩首曰。此錄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効力。

上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爲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適爲材。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導。雖小過必規正之。雖小德必助成之。謂小過無害。馴至于大過。謂小德無益。馴至于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之。從容以入之。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命賜紗衣一襲。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四

襲道里費。視常例加倍。

永樂六年五月戊午

上以藩安唐鄧伊魯六王將之國。命戶部歲給祿米各一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田三年。仍勅王府文武官屬曰。封建宗親。所以藩屏國家。必在得人。以爲輔導。今諸王年長。皆應就國。爾等宜竭誠匡贊。惟德惟義。一遵。

祖訓。惟孝惟忠。用固藩屏。王有無窮之福。爾等亦有無窮之譽。欽哉。各賜鈔有差。

八月乙未。賜書諭平陽王濟煥曰。爾與兄高平王。

同母。今爾兄蚤亡。歲祿例當罷支。以爾能養母。特與爾兄歲祿內存米二百五十石。以益供養之資。又聞爾能念同胞之義。爲之維持家事。整治墳塋。深慰朕懷。夫人之處已貴乎脩德。德盛則業廣。業廣則福隆。庶幾不忝厥世。而令名無窮。爾其勉諸。永樂七年五月癸酉。賜伊王樸書曰。古之聖賢。皆貴改過。吾弟前者之失。今能省悔。朕甚嘉悅。當國家無事。正欲相與同樂。太平音樂亦常情所有。但不至流蕩可也。自今國中諸事。皆須審而行之。不可怠忽。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永樂九年八月丙辰。禮部言庶人椿之妃鄧氏卒。

亦當以庶人禮葬。

上曰。椿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乙未。禮部言長山王賢煥薨。

上惻然曰。

皇考之孫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遺。官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賢煥庶人椿第二子也。

永樂十四年七月癸丑。賜書獎答蜀王椿曰。去年

谷府隨侍都督張興來言。捷清朔。異圖言之至再。

兄未之信，令得賢弟畫具其實事。人之無良，一至于此。賢弟此心，周公忠有王室之心也。儀賓顧瞻，回附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圍，金織袞龍紵絲紗羅衣九襲，紵絲線羅紗各五十疋，絨錦十疋，綵絹千疋，兜羅錦十條，高麗布百疋，米千石，胡椒十斤，馬十四鞍，二副，往致兄意，至可領也。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楚王棖進馬二千匹。

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領賢弟厚意矣。畜馬甚勞，已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遺諸姪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六

永樂十六年五月戊辰，遣官以書諭代王桂曰：「王

前違背

祖訓，屢爲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省改，以不忝所生。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良用嘉之。今特勅所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軍士五百，復除長史紀善等官，爲王輔導。王其益懋進脩，以副朕友愛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乙亥

車駕北征，胡虜穴沙城，召晉庶人濟煇及其子美圭至濟煇晉恭王長子洪武中嗣王爵。

上靖內難，承大統，而其弟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煥、永和、王濟煥並奏濟煇心懷忿恨，圖爲不軌，上優容之不罪。但屢勅訓諭而已，而濟熿等言之不已。

上遣人察之用

祖訓：免其父子爲庶人，俾守恭王墳園，至是

上軫念至親，召至將封美圭爲郡王，時公侯伯五府六部交章劾奏其罪不宜封。

上諭群臣曰：「罪廢十年，人之恒情，不自懲艾。且仁者不絕人之祿，矧吾至親，其能忍哉？爾等勿復有言。」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七

上從容諭濟煇曰：「昔守謙有罪，

皇考以公天下之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後仁義兼盡矣。爾父朕親兄，朕豈有惡于爾哉？爾懷不臧，屢戒飭不聽，惟大義之不可容也。故免爾王爵，亦豈朕心所得已也。然十年之間，朕未嘗忘爾人，孰無過能改，斯善爾勉之。今封爾子爲郡王，俾爾享祿養以終身，其無以思爲怨，遂封美圭爲平陽王。論之曰：爾其率德改行，以益爾父之愆，盡忠盡孝，用不忝祖宗，終保祿位，遂賜冠帶襲衣貂裘鞍馬及金銀鈔幣牛羊等物，遣中官護送其父子往居。

平陽復遣中官詣太原，送舊所隨侍人悉還之。其有坐齋塲事逮繫者，悉釋之。命錦衣衛撥校尉五百太原護衛，撥官軍一千以備從衛。命吏部除官屬禮部給儀仗，及醫士廚子靡不悉備。

戒飭諸王

成世子郭王輔則將軍附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賜代王桂書曰：「吾弟言女戶徐忠欲得如奉天靖難功臣例陞指揮使，徐忠本黨附群奸以危我者，爲吾弟故釋之，不問而忠猶妄覲，非分之恩，且忠何功，欲得陞官，朝廷以名爵爲激勵，有功者不敢吝，無功者不敢濫，惟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八

其至公乃足服衆，今若無功濫予將來何以使人？舊制女戶但授百戶，今授徐忠以百戶，庶幾不違皇考家法。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賜代王桂書曰：「別久懷思，不忘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人甚苦之。人言雖未可必信，然告者衆矣，果若其言，吾弟大戮夫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今兄嗣位，亦惟體皇考之心，保之愛之，豈敢輕有所傷害，而吾弟視之不如土芥，殺之不如雞豚，夫其罪當殺，猶當請命。

于朝死，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今日脫吾弟囚辱，復諸富貴安樂之地，乃虐人無已，人其謂我何其審思之有之，則速改以從善，果若無之，亦須戒慎以弭人言，庶副同氣友愛之意。

三月丙午，賜秦王尚炳書曰：「比以爾弟永興王尚烈年長，令暫居鞏昌，誦詩書，練習武事，以成德器。昨聞過鳳陽，自留守司官下至指揮小校皆被塞楚人，不能堪，竟莫明其何罪。夫國家篤于親親，宗室謹于禮法，斯共保富貴，今聞長世尚烈所爲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九

若此，豈保富貴之道？凡今臣民皆

太祖皇帝數十年教養者，况鳳陽

祖宗肇迹之地，過其地虐其臣民，豈賢子孫所爲乎？本欲罪其從官，但以方出姑釋，不問爾其長兄當深戒之，使改行爲善，將來有成，非獨慰爾父于冥冥，亦稱親親之意。爾之兄弟亦得以俱成，令名也。五月丁丑，賜岷王榘冊寶并勅諭之曰：「苦

皇考封建諸子以衛邦家，而爾在建文時被收冊寶，拘囚困辱，蓋已極矣。朕卽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

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屬使軍民及蠻夷之衆驚疑不安及至京又出語悖慢略無敬君事長之理且當有事

宗廟之日沉湎酣酒無顧藉至對闕堅則僂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寘焉無慚如此尚可爵土耶今以同氣至親特略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親君子遠小人進學脩德用藩屏國家毋作匪柔以貽後悔欽哉毋忽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三護衛止給校尉三十人隨從仍賜勅諭之曰爾所爲傲慢悖慢上違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十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而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道途遼遠于朕心有所不忍勒至即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後悔八月辛酉賜晉王濟埕書曰比有自山西來者言爾弟濟炫數以圖書擅給驛馬我國家定制遇急務以符驗給驛馬無符驗而擅給者有罪今以爾弟之故姑屈法不問然其有過不使之知則恐將

來復蹈前失爾爲之長兄宜善諭之使奉法循理永保富貴庶不辱前人爾有愛弟之譽朕亦不失親親之道

十一月丙子先是有首寧王權誹謗魔鎮事者上曰此不出王益小人爲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凡再遣人捕之權皆掩蔽不發至是賜權書曰兄弟同氣至親兄數年躬履艱難亦爲保全骨肉豈有他意近者之事既悉置不問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爾而固爲遮蔽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益用小人必害國家所以決欲去之者爲賢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十一

弟計也書至更不必蔽亦不得有所畜疑
永樂三年五月丙辰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思陳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周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堅冰至孔子釋之曰其所繇來者漸矣絲辨之不早辨也故凡事慮于未明則有益論于已然則無及我

皇考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爲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爲于親親藩國重于守法朝廷之紀綱明正親藩不詛譎于共間藩國之禮

師不輸朝廷不苛責于其上。恩不至于掩義義不
至于陽恩。

宗社永有磐石之安親藩同享無疆之福此

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繼述之意而諸弟姪之意亦皆
然也吾常思之朝廷不能篤親親之道是不孝于
祖宗不友于兄弟不慈于子姪棄仁背義咎孰大
焉昔建文嘗蹈此失矣吾卽位以來恒切戒此聞
居獨處敎詔子孫亦惟在重骨肉手足之恩不可
爲非禮苛責之事言出乎口心通乎天地鬼神蓋
吾躬當奉藩豈有不能身體其事哉夫爲藩國者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十一

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事至繁一人
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當若吾
于兄弟子姪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寧秦
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內懷
快快或聽小人敎誘爲非甚者形諸怨謗魘鎮所
爲不知不仁固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
容忍不問然此特私恩耳爲君之道必正公義而
後有以服天下況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
心故雖不可虧親親之私恩亦不敢廢天下之公

義夙夜思之事有兩難欲直言其過使之圖改則
恐傷恩欲隱忍不言將來積過愈深理不得容是
陷之于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
亦謂吾徒能愛之不能敎之養成其過故皆直言
以戒之矣雖未能必其不逆于心若有亮吾之意
信而從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榮與國家同久
豈不兩盡其美哉茲特遣書陳布惻欵繼今之後
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侄亦惟常念
皇考之法具在。各盡乃道共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
所言。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十二

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國諸王亮之亮之。
六月癸酉賜晉王濟煥書曰昨令爾弟慶成王濟
炫暫居潞州聞爾不忍其去甚見同氣之情然吾
以其年逾冠宜令居外涉歷庶幾有成不意濟炫
至彼恣縱非爲徇私滅公道禮壞法如護衛軍人
爲強盜既不以聞又不罪之反朝廷遣人捕之乃
造飾僞詞曲爲掩蔽豈是臣子之道今以至親姑
容之俾改過自新且令仍回太原爾愛弟之心素
厚宜朝夕訓戒之使毋蹈前非勉于善行庶幾可
保富貴。

七月癸卯賜書周王櫛曰比各府縣錄周府長史司務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通行號令于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今賢弟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于國內其亦可乎若奸人造計離間卽其實以聞當究治之如賢賢弟所命則速遣人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議

九月乙巳屢有告齊王櫛不法者

上賜櫛書曰比數有人言王過失以兄觀之王豈有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志

他也但由性躁急下人不能堪耳今兵荒之餘民始蘇息宜重愛恤何忍復苦之且所當深慮者刑罰太過將左右之人或萌不測噬臍無及古人覆轍可以鑒戒繼今宜涵養德性寬以馭下用保始終

十月丁卯有告齊王櫛不職事者遣人密察之還奏皆實乃封告詞示之且賜之書曰王比爲悖逆之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爲而惡之不當爲王舍其當爲而從其所不當爲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王而恬不知悔恣肆

日甚非分之恩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

永樂八年十月乙卯

上聞周王櫛于國中作廢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王國廟祀則肇于始封之王

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于國中過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永樂九年二月壬辰遣勅戒勵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志

主

威不遠顛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王情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情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賁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令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此皆王不學之過不學何繇達禮致王于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永樂十五年二月癸亥谷王棖以謀逆削爵爲庶

人革去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賜勅諭德曰爾頑
狠兇悍棄滅天倫造爲反逆賴

天地眷佑

宗社之靈蜀王忠孝發爾陰謀罪狀顯著諸王群臣
咸請明正國法尙念至親曲加寬貸今削爾王爵
降爲庶人以全餘生朝廷于汝恩甚厚矣其深省
之

永樂元年四月甲子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于河
南境內買人口賜手勅諭曰昔秦惡王遣人于浙
西買人口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去

太祖皇帝聞而怒之秦府官屬及浙江郡縣承行者
皆被罪前鑒不遠也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
所遣人入其境或有縱恣違禮將斥爲爾之過可
不慮乎況此舉非出汝父意其已之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癸卯遣勅戒永和王濟煥曰
凡朝廷儀物制度等差戡然不可違越比聞爾擅
造印章僭用竊初竊紐惟親王之寶可用爾擅爲
之越禮分矣以爾年少及念爾父同氣之故姑宥
不究自今宜謹遵禮法毋蹈前過

永樂十年二月壬戌勅靖江九府輔國將軍贊廣

曰監察御史言爾交通外國以錢貸民多取利息
至繁人妻孥逼脇鬻居以償所負古畜馬乘不察
于雞豚伐水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國家舊制四品以上官不得與民爭利汝宗
室之親乃恣肆如此果爾所爲則赴京面陳若左
右小人假爾名爲之節據送京師

警外戚

永樂二年四月丙戌春坊官勅奏中軍都督僉事
李諒于文華殿早朝百官班退之後諒獨進啓事
有違禮法請治諒罪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主

上命姑宥之而勅賜諭諒曰朝廷之法公于天下不
以親疏有間朝儀凡百官謁東宮偕進偕退不許
獨留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令行之初爾首犯之
帝王行法先于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不問其
戒之愼之非分之思不可再得爾其欽哉

永樂四年五月戊午有告故駙馬都尉富陽侯李
讓家人中鹽虛買實收下錦衣衛獄又行賄衛官
罕問侯之子恩謝過可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不爲私親費爾曹政當奉法報
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誣以苟利與賄賂以逃刑

雖爾曹不得免况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論曰宥罪可施于疎賤而貴近不可倖免刑法必先于貴賤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八月乙巳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都指揮欵台乘馬過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之門容怒其不下箠楚幾死欵台靖難功臣豈當非禮陵辱爾非不知亦不以聞自洪武以來往來駙馬之門何嘗有下馬之令晉王敦爲駙馬縱恣暴橫卒以悖逆滅亡覆轍在前可再蹈乎此書觀畢仍以示容其受使令辱欵台之人械送京師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六

永樂九年十一月辛巳建陽鎮衛撫武戡有罪逮至戡

孝慈高皇后戚屬時守徐王墳于宿州縱恣不法

上以先后之親特有之戒之曰古之賢外戚皆務守法法者防制于未然邇之則吉遠之則凶朕爲天下主一遵

皇考成憲不敢違爾乃敢恃恩縱肆藏匿遁逃輕犯國法今念

皇妣之親姑曲法宥爾百今宜改行爲善庶幾享福若復不改國法必誅愼之愼之

永樂十年八月己巳皇親徐赫匪逃民法司請罪之

上召赫論曰疎遠小人尙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狎思先衆犯法昔中山王勳親大臣謹守法度不敢縱越分毫故能流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首

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府軍衛指揮使張昶奏事畢辭歸南京

上諭之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九

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想爾爾宜愼之昶頓首謝命禮科賜鈔六十錠又諭之曰此賜非多爾能守法保富貴何啻萬倍于此昶皇太子妃之兄上頗聞昶弟旭居鄉驕橫不欲顯斥之故因昶致戒云

仁政

永樂二年二月己丑刑科給事中秦強盜該死罪

其中有年十五以下者兩人。昨蒙

恩宥其死。但沒入習匠。輪作終身。臣等揆理論之。彼

雖年幼。既能行劫。亦當被刑。不宜免死。

上不從。曰。童稚未成人者。本無知覺。向非成人者誘

之。豈能自爲盜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又曰。古毫

惇不加刑。二兒去惇之歲。皆不遠。況試其力。皆不

能勝。二斗粟果有秦舞陽童區寄之能。可曲貸乎。

七月戊辰。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戮。

上曰。免。既而諭之曰。朕免之者。慮過其自新之路。

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既黥之。彼雖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手

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于墨刑

不輕用也。

十月庚辰。刑部尚書鄭賜等言。比軍士初犯罪者

皆蒙宥。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予惡。木腐發生。君亦不予。小人忘矜恤。朕

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也。

永樂四年正月己亥。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

往河南阜君山捕盜。陞爵。

上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爲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

始聚爲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于不得已。汝往先

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卽是良民。不

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此行。當

以保民爲重。無重困之。

壬寅。琉球國進閩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

臣言。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勅。止其再

進。

上曰。論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

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爲德。帝王乃

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主

十二月癸丑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

曰。內庫貯藥材。廣而不能濟人。于闕門之外。徒貯

何爲。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爲湯液。或丸。或膏。隨

病所宜。用于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于

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

艱。猶千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

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爲文具而已。

永樂十一年七月壬辰。遣使賞勅。諭交趾布政司

及府州縣官曰。交趾新附之民。舊業多廢。爾等宜

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務崇寬厚無益刻薄勤加憂恤使遂其生息以漸興于禮義之化庶幾爾等可爲盡職其勉之哉。

永樂十三年二月乙未釋工作囚徒四千九百餘人。先是

命出繫獄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人逼于饑寒雖慈父不能得之于子。今亡者必其衣食空乏出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期秋成後赴工。令下有不願去者七百餘人。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圭

上憫其感恩急于趨事并其欲回者皆釋之。

永樂十五年九月辛巳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四方之人服役京師者水土異習加以寒暑勞勤蓋有致疾而醫藥久未痊者此皆盡力奉公當加恤之。今天氣已寒其給行糧遣人護送還家仍令有司善存撫之。

卹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

上諭群臣曰。朕居藩邸時凡百姓艱苦靡不知之。數年兵興北方之民疲勞尤甚朕所以舉養者爲

宗社生民之計。今

宗社既安而北方之民未安。吾夙夜不忘遂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事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

十二月癸酉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江北地廣民稀務農者少。皇考時嘗遣人督民耕種。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廢業。今不及時勸民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來春宜早遣人督勸。因歎曰。古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朕爲天子誠使四海皆給足。雖不盛饌以樂侑食未嘗不樂。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圭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陸辭

上諭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其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

華者亦悉以聞

戊辰

上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投一軍一民者處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復分毫矜恤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蘇息何遂爾等其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三月辛丑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債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畜

上怒甚曰孔子聞廐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爲人貴于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况畜牛本以爲民今乃毒民如此命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有司不奏而擅責民償之罪

四月乙丑賜書楚王楨曰所奏府中欲脩造兄于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眾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早蝗相仍民苦寒餒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卽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停罷今後宮爲建文所焚東宮亦拆毀皆未敢興造賢弟幸體其

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修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爲之如此公私兩利矣五月丁丑勅戶部臣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安養之而已故卽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憲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卽令所司覈實蠲除其租庶不貽患于民爾等略不體朕愛民之心因循散慢視爲虛文有司拘于歲額一槩徵收下民之情鬱而不達朝廷患澤遏而不下此豈大臣爲君爲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閒田地無人開墾卽于歲租額內削除庶幾民免橫擾之苦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畜

戊寅賜書秦王尚炳曰前以諸群王年長欲令出居外郡爲講讀練習之計今四方來奏水旱蝗蝻道殣相望因念諸郡王所至脩葺供億之費不免重勞軍民如永興王未行且令在國俟一二年歲穀豐登然後遣行其所脩治居室卽日停罷十一月壬辰早風雨沍寒

上召工部尚書黃福等曰濟河之民服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旦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軍士仍賜鈔克顧直

閏十一月乙卯戶部臣言近定使臣往來廩給止于見有儲積之處通支自濟寧若干程至德州卽先于濟寧通給自德州計若干程至北京卽先于德州通給今濟寧德州皆請令民于見有儲積之處轉運米粟往緣途驛館領貯待給爲便宜從之上曰此徒知便于官豈顧不便于民北方之民勞悴未蘇寒不得衣饑不得食朕早夜圖休息之更安忍重勞之轉運勿聽

永樂二年正月丙午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歸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主

上諭之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治一方者以一方之心爲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每思飲食衣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勞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才賢爲國家任牧民之職夫受人寄者當盡己之力爲人上者當推己之心治民之道惠養爲急不害播種則民無饑不妨蠶桑則民無寒蓋民之衣食皆出己力未嘗卽給公家惟賴公家經理以免強凌衆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順其好惡去其爲惡之人則爲善者自安無其越未之習則務本

者自固無有所擾之况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爲甚今略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復勞擾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十月丁亥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汝輩生食膏粱身衣輕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主

敢爾必誅不宥

十一月丙辰工部侍郎趙穀等奏鎮江府民言乞于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因爲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卽復用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爲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遂寢不行永樂四年四月戊寅

上諭戶部臣曰朕念北京數郡之民比年軍旅困于

供給故特免租稅以優之其耆老近日多有來謝
恩者今春作方輿老人正當勸督子弟勤力田畝
不宜妨其所務况衰倦之人豈堪跋涉遠道卽檄
諸郡止之戶部言下人受恩感戴出乎忠誠恐難
止不從

上曰朕心在實惠及民不務虛文勞民其止之

永樂五年五月辛未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因命刑部悉逮寘于
法又勅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國之本在民
而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五

生民爲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浚河渠
修築堤岸陂池捕蝗蝻遇有饑荒卽行賑卹比者
河南郡縣薦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
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
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提草實爲食者聞之
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
匪人之過已悉寘于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
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八月壬寅廣東布政司言揭陽諸縣民多流徙者
近招撫復業凡千餘戶戶科給事中奏此皆逃避

差役之民宜罪之

上曰人情懷土豈樂于遷徙必有不得已而去者旣
復業則當撫綏之何忍復罪爲人上者宜戒刻薄
遂勅廣東布政司及郡縣善撫輯之

永樂七年正月甲寅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巡狩蓋古人省方觀民
之意服食之物皆備以行都無取于民尙慮有司
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而先受害者必
不宥之其遣使先諭道途所經及北京所屬郡縣
朕至日止令正官一員朝見毋侵擾百姓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五

五

永樂九年三月庚辰温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
數千斤赴京阻隔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
輪京爲便

上問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
布耳而勞民于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
布亦不必染色

閏十二月庚辰工部言今京師城垣河渠合修治
者請如洪武故事徵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
府民役之

上曰

皇考以五府州興王之地。特加優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同邦畿也。其役之於歲終閒暇之時。亦以附近不甚爲勞。今役之宜體。

祖宗之心。節用其力。寧寬無急。訖工之日。即遣寧家。毋久拘之。

永樂十二年三月辛丑

車駕北征至萬全。命忻城伯趙葵等督運兵餉。命都指揮王煥等。以騎兵護送。

上進彙等論之曰。役民數千里。隨軍餽運。艱難勞苦。此已過矣。爾等宜朝夕慰撫。勞勉無毒。以刑威不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手

然是重吾過也。其務體朕意。

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己酉。行太僕寺卿楊砥奏。畿內民皆養馬。近見順天等府所屬多有官軍老幼。

無賦役者。宜令兵部戶部取勘。循例養馬。

上語砥曰。民間養馬已其煩擾。但以國家武備所急。不可以止官軍老幼艱難者多。政當存恤。何忍又

令養馬。爾用心過矣。不聽。

永樂十七年秋七月辛亥。工部臣奏。請以平江伯陳瑄所統運糧軍士。明年俱赴北京營造。歲用糧

儲。宜令各處糧戶自輸北京。

上曰。國以農爲本。人之勞莫如農。三時勤力。如有旱暵水溢。歲則寡收。幸足供租稅。而官吏需索。有出終歲不允。饑寒又可令運糧數千里之外乎。若令秋收後。運米則北方河已凍。候春暖而運。又妨農作。如其所言。公私俱不便。其令戶部議兩便之。

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乙酉

車駕北征。次通津。戎其地平廣多廩。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此者必安業。于此不爲寇矣。彼聞大軍至。懼而暫逃。後當復歸。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至

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士卒凡有種藝。皆勿犯。違者斬。

重農

永樂二年正月己巳。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稅不足。自供半歲之食。皆英等怠惰不嚴督所致。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召英等論曰。屯田軍國之大務。已驗之良法。爾等不留心于此。徒坐享厚祿。何爲用兵數年。今始得休閒。而民以疲弊。若復役疲

弊之民以贍休閒之卒。爲民者愈困。爲兵者將憐矣。益畜兵以衛民。豈以兵困民。汝等宜深思之。用心勸力以督下人。若今歲復怠情耕糞不及。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永樂四年六月丙子。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似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五

于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爲令。復額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永樂十三年正月甲子。行在戶部言。漕運至漸多。請發民置倉貯之。

上曰。東作將興。不可役民。民失春種。則一歲之計廢。可令法司除死罪外。出徒流以下定等第。輪作後不爲例。

安民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丙申

上謂兵部臣曰。朕初舉義旅。清君側之惡。罪止奸臣數人而已。故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爲衆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爲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衆。許諸人首告。犯入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五

三司官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爲患。而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一使特勅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齎勅諭曰。昔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建文君信任匪人。改更成法。致兵過連歲。軍需百費。皆出于民。有司又不能撫恤。嗟怨盈路。民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于不得已。念其所自良。可矜憫。朕卽位之後。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爲天下

主謹守成法嘉與百姓共樂治平獨爾等未復本業因而劫掠群臣奏請調兵勦捕朕慮兵戈所加誤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齎勅諭爾有爾之罪其即各復原業永爲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勅都督韓觀往招撫之勅至民悉復業

永樂四年三月丁巳遣勅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本皆良民爲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島劫掠苟活流離失業積有歲年天理良心未嘗泯滅思還故鄉畏罪未敢朕比聞之良用惻然茲特遣人齎勅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諭爾凡前所犯悉經赦宥譬之春冰渙然消釋宜卽還鄉復業毋懷疑慮以取後悔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曰交趾頭目中有既降復叛叛而復歸者可揀拔一二人宣布朕命悉有其罪量才高下俱授以官庶幾以安衆心

寬賦

永樂元年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曰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獲先後不齊地里有遠近之異不可驟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于民急責必至于病民其勿問蕭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永樂四年二月癸酉四川成都等府及貴播二宣慰司西陽永寧二宣撫司奏官民田荒蕪二千六百七十餘頃乞蠲其租賦

上諭戶部臣曰田土荒蕪皆緣人民彫耗所致若復徵其租賦則彫耗愈甚荒蕪愈多矣可併其歲額除之但人民蕃息則土地自闢賦稅自克矣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永樂六年三月庚申堂交趾布政司事尚書王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欲重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永樂七年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蕪而稅糧尚責里甲陪納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有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卽移文各

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其逃徙者，姑宥罪，令卽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永樂九年六月丁未，雲南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思言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產，每歲于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爲便。戶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折輸。

上曰：取有於無，適以厲民，此有司之過也。况彼遠夷，猶當寬恤，豈宜拘舊額，其除之。

九月壬午，先有屯種軍擊登聞鼓，訴云：踰年在京操練，至秋始還，而本衛責徵子粒，實以公事妨耕。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美

告訴不聽。

上召衛官責問之曰：何得不體人情，而刻薄至此？衛官言：初起自都督府，必欲追納呈上府所下檄。

上召都督府經歷詰之曰：五穀必種而後有獲，豈若汀蕪溪荇，不藉人力，自生成乎？且人一身，豈當有

兩役，皆不能對。

上命刑部臣曰：此輩不恤軍士，爲朝廷飲怨，其治之如律。遂命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

徵子粒，著爲令。

永樂十年二月庚申，山西猗氏縣耆民張彥清等

言：累歲旱澇，田稼不登，乞以八年九年逋租折納鈔帛。

上諭戶部臣曰：田有定租，農安得歲常全收？有司但知科征而已，民非甚不得已，豈肯自言？今累歲旱澇，衣食必不給，鈔幣何從而出？宜悉除之，其耆民入賜鈔二錠，遣歸。

五月辛亥，初

上平定內難，命北京之民始終報效者，蠲芻糧徭役，給牒爲信。至是，武清縣民百一十餘戶以遺所給牒，有司復徵其徭役事聞。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美

上諭戶部臣曰：遺牒是下不謹，復征徭役，是上不信，不謹其過小，不信其失大，其悉蠲之。

永樂十一年七月乙巳，蘇州之長洲、崑山二縣湖廣之常德、漢陽、荊州、長沙、沔陽五府州奏：去年河水泛溢，淹沒民田，其稅糧乞俟今秋徵輸。

上曰：農民終歲勤動，供稅之餘，衣食恒不足，旣去年田被水災，而欲以一年所種爲二年之租，民之衣食何由而措？戶部宜覆實蠲其被災之租，凡蠲田九千頃。

十二月庚申，四川漢州什邡縣言：縣民自永樂五

年至十年虧官茶十六萬六百五十斤乞折輸鈔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其採辦

如又令納鈔民不能堪况蕞爾小邑虧茶動以萬

計累年所負取償一時有司逼迫之必有鬻田產

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所虧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庚申蠲蘇松嘉湖杭五郡水

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七百餘石初有司請減半

徵之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田被水無收未有以

賑之又可徵稅耶于是悉蠲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永樂二十年十月戊子山東高密縣言逃民七百

餘戶已復業其累年所負糧芻上司屢遣催徵乞

寬貸之

上諭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于王政也

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于逃徙比

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

致耕獲失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復業及其復

業田地荒蕪虛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

賙卹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

爾戶部其申諭有司繼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

負糧芻等物悉與蠲免

賑貸

永樂元年十二月乙酉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

真定東強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殍者衆今天

寒乞遣人覈實以施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及矣

今遣人覈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命迫于旦

夕其可待乎命戶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監察御史

一員監督賑畢具實以聞

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

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

務盡其道耳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益散

財得民仁者之政

八月甲申戶部尚書郁新言四川松潘衛軍士缺

食請遣官審勘

上曰饑者待食朝不及夕若待審勘而給草死多矣

宜亟賑之于是命軍士家有十口者給米一石九

口八口者八十七口六口者七斗五口四口者六

斗三口以下五斗。總小旗給如其月糧之數不必驗凡

永樂三年三月丙午淮安邳州言饑民計其口數請得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給三月猶不免于餓死國家欲惠民豈可爲旦夕計特命戶部倍其數給之

六月甲申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甲

上諭之曰四郡之民頻年厄于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稚替替饑餓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亟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綏撫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具以聞卿等宜體朕憂民之心欽哉無忽

永樂九年七月戊子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六十五口戶給糧二千七十石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飲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

積可供五六十一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楊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

永樂十年六月壬申浙江按察司奏今年浙西水潦田苗無收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而逼民輸稅上以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比趙居任奏民多以熟田作災傷按察司之言不可悉信

上曰水潦爲災人皆見之按察司敢妄言乎愚民雖間有爲欺謾者豈可以一二廢千百爾即遣人復視但曰苗壞于水者蠲其稅民被水甚者官發粟賑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甲

甲戌勅戶部臣曰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殺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

甲戌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闕謝賑濟恩命賜道里費還還又召問老人今歲禾稼如何對曰來時

甚茂。

上曰禾稼雖茂民力未甦凡所借用官糧今年不責爾償俟下年豐熟乃償老人叩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準此例凡經賑濟者悉免詣闕謝恩。

八月壬戌山東定陶河南中牟等縣者民詣闕謝賑濟恩。

上諭戶部臣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則以天下爲休戚比念民饑命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况郡縣儲蓄政爲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

聖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聖

意也已今止之而今復來竝給道里費遣歸其未至者再移文止之。

十二月壬申戶部臣言邳州今歲淫雨傷稼民乏食命監察御史乘傳往賑之陞辭。

上諭之曰民命朝不保夕爾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頃刻稽滯。

永樂十二年二月庚申有自陝西來者言鳳翔隴州民饑。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水旱世恒有之國家廣儲積正以備民之急朕數詔有司卹民今乃坐視其饑寒

不言亟令監察御史發庫賑之并按問其長史坐視不言者罪。

八月壬子河間府滄州順天府通州固安縣淫雨實抵縣雨電傷稼事。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于此時政望秋成既如此將何以仰給其速遣人臨視果爲民患今有司發粟賑之。

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降勅切責陝西布政司按察司曰比聞陝西所屬郡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致其流草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聞罪

聖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聖

將何逃速發所在倉儲賑之稽遲者必誅不宥。

十二月辛丑以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馳傳往賑之通等陞辭。

上諭之曰民饑餓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毋緩早至即存活亦多爾至彼其有司一切不急之務悉停止之民間事有不便者條陳以聞于是

賑饑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十三百餘石鈔十二萬六千三百錠。

永樂十八年十二月辛酉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卽令布政司發

粟賑之

上曰正是普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

永樂二十年三月丙寅戶部言直隸開州徐州高邑靈壽樂城等州縣民饑

上慨然歎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不至于饑窘者則特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唐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糧亦何憂水旱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器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餒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卽驗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

卹災異

永樂元年六月甲子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所司不以聞請罪之

上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此

而不罪何以懲後命都察院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五年六月辛亥廣西布政司奏柳州自正月
至六月不雨

上覽奏憂形于色語廷臣曰春無雨則不得種夏無
雨雖種亦且稿死此民一歲之計無望矣命戶部
遣人覲往視之

永樂十年七月己酉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
四本

上顧尚書夏原吉曰嘉禾雖豐年之祥然今四方數
奏水旱未必皆豐宜遣人巡視存卹不可恃此原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星

古等頓首曰

陛下存心于此實
社稷蒼生之福

永樂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謂通政司通政馬麟祖科給事中朱希曰在外有
司官來朝朕令言民間利病事云田穀豐稔閭閻
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
人言之自令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
饉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五月己卯朔山東諸城等縣蝗命有司捕殄且諭

之曰蝗苗之蠹爾不能除之亦民之蠹今苗稼長養之時宜盡力捕殄無遺民害

九月壬午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近山東蝗生有司坐視不聞及朝廷知之遣人督捕則已滋蔓矣此豈牧民者之道其令各郡縣每歲春至驚蟄之時卽遣人巡視境內但有害稼若蝗蝻之類及其時初發卽設法捕絕或蟲蝗有遺種亦須尋究盡除如因循不行府州縣官悉罪之若布政司按察司失于提督同罪其各處衛所令兵部一體移文使遵行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吳

抑祥瑞

永樂二年七月辛酉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上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衣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爲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爲朕賀矣乃止
永樂七年三月甲子文祖進白氣泰寧侯陳圭率文武百官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盡心爲國爲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

者勿賀

七月辛卯順天府密雲縣民獻嘉禾賜鈔二十錠先是行在禮部尚書趙珩以頑祥疊見若兩岐之麥野蠶成繭日食不見之類皆欲稱賀

上悉却之至是因獻嘉禾欲率廷臣上表賀

上曰古之帝王爲治尚敦實黜浮華朕德弗逮但得四叙協和海宇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卽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爲遂止

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禮部尚書趙珩奏曰前密雲縣民獻嘉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吳

禾

陛下却群臣之賀今嘉禾又至此實聖德之應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于同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于賀嘉禾謂頑祥朕德所致其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輔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十一年五月丁未曹縣獻騶虞行在禮部尚

書呂震奏駱虞上瑞請明且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駱虞

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

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永樂十二年九月戊寅榜葛刺國王賽弗丁貢麒麟

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海宇清寧遠人嚮化貢獻方物斯皆

天與

聖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哭

祖宗之佑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

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永樂十三年九月戊申西域貢獅子文武群臣以

爲

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

上曰遠人貢土物以達誠何用賀書詩所稱唐虞三

代之治曷嘗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

稔百姓家給人足卽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集朝

堂百官稱賀元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生黃色龍

文又有嘉禾一莖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

特此而驕卒皆亡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祇

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

十一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

將至請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

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兵于

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永樂十四年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

在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賜勅諭之曰朕惟

聖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哭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掃除群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

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揆朕涼薄曷克膺

茲別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爲臣民能遵守

太祖高皇帝成憲爲子盡孝爲臣盡忠奉公守法安

分守已用承福祐國家之祥孰大于此爾文武臣

僚宜各盡心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

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勿賀

永樂十五年七月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致禍然四方旱潦蝗

痧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永樂十七年九月丙辰。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氣也。太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之應。禮部請率文武百官上表賀。勅免之。且諭侍臣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和。故百工有卿雲相和之謠。朕寢食之間。恒慮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季

天卷何以賀爲。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目次

成祖文皇帝寶訓

求賢

用人

任官

興學

崇教化

育人材

崇儒

稽古

皇明世法錄

卷之九 目次

明制度

求言

聖言

糾邪正

斥奸佞

防微

明賞罰

褒忠節

體群情

禮臣下

獎勵臣下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

史臣

文皇帝寶訓

求賢

永樂元年九月辛巳。勅吏部臣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甚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剴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竝以名聞。毋媚疾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永樂二年二月乙酉。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

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

上曰。朕初卽位。取士姑準其多者。後不爲例。又曰。學

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

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

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母尚虛浮。惟取朴實。

三月庚戌。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初

朝廷命文臣舉懷材抱德者。武臣不與命。昔蓋慮

其不學昧于知人今能薦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用罪之昔馬周因愛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微來如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罷之

永樂十年二月戊辰命禮部尚書呂震論考試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無過百人其務精擇收散不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用人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丁丑

上初卽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二

上曰今之人才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便能成就

又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爲世用隨器任使共

理天工何必致疑

九月戊子陞都指揮使劉江等一百九人爲中軍

都督僉事等官

上顧羣臣論曰諸將從朕舉義多歷艱危今內難肅清論功行賞富貴方自此始夫國家于功臣固當保全而帝王用人豈可獨遺動舊漢賈復吳漢才

堪輔相光武徒欲保全之而弗用朕深不取夫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於不相信苟不相信雖父子將爲秦越況君臣乎吾報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兩得羣臣頓首稱善

永樂元年四月戊申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三

然可際也朕

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荷

天地宗社之靈肅清奸宄遂正大統澄沚以來思惟

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心懷

危疑不安于職實恥蓋不達

天命不明朕心故也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密之嚴者非皆

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五月乙未曹國公李景隆等言洪武中有犯黨逆并黥刺而建文復舉用者請俱罷職發原配所有不曾犯罪而爲奸臣齊黃等薦舉任用者俱發爲民。

上曰此議過矣。

皇考作養人材皆以遺子孫後雖錄奸臣以進豈爲奸臣之用此皆不是但洪武中曾犯黨逆者發原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誼

四

配所非犯黨逆而經黥刺者罷遣爲民。

九月壬辰吏部尚書蹇義等言

太祖時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黜今有來告復職此于何不當復

上曰天下人才皆

皇考所在造就爲國家之用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凡一才一藝悉用之古稱任官惟賢才初興之主往往因材于前代況出

皇考所造就豈得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復分別但隨才擢用

十二月乙未擢鄉貢舉人王偁爲翰林院簡討既命下

上問左右曰翰林簡討之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簿侍書待詔又問皆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視偁若何對曰偁初除未知其爲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

上歎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偁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宜而今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士心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偁同遂陞博士張伯頴以下皆爲簡討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誼

五

永樂二年三月庚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

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退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四月癸酉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

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戊寅吏科右給事中孫璿密奏前日禮部所定給事中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矣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之不誠爾早晚在朕左右當言不然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其既去乃言爾亦過矣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然亦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六

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欺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耳適爾所言其勿泄也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六月丁亥

上命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食衆則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錄於節儉朕昨觀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朕意語吏部令諸司汰冗官庶幾省國用紓民力

十月壬申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遂較晟曰比御史言卿專擅蓋言官欲與其職而亦諸事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七

理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關外之寄若有便宜卽先行之而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不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國家之大事豈細故泥朕知卿有素而委以重任豈他人所能問也卿勿以置意但盡心邊務終始一致以副朕懷永樂三年二月辛巳兵科給事中言奉天征討官多有已陞都指揮而今仍於京衛更番宿衛者雖已給都指揮俸而宿衛與軍士同列名實不相上曰此曹於戰則勇而才智不堪任方鎮故使之且在左右廣見聞識大體他日不負任使而可得

永保祥位矣。

永樂四年四月甲申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言監
察御史車舒怠惰不事事請繩以法。

上召舒諭曰朝廷擢爾憲紀之職爾目所治何事試
言之舒不能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惟嗜安佚
信有之乎又無以對遂謫戍邊詔謂瑛曰御史當
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
言不能是者悉出之又諭吏部尚書塞義曰御史
將以敬肅百僚苟非其人不可輕授又曰豈但御
史百官大小之職皆須擇人庶不渎官廢事。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賞罰

八

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先時
福以刑部尚書坐事謫爲辦事官未幾復其官命
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爲言。

上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有疑唐太宗爲君
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
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
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
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
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

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
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

永樂六年十二月乙酉召廣西潯州判官湯宗至
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平爲北平按察
僉事嘗奏按察使陳瑛受賄卹賞賜有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屈居記憶舊嫌齊桓用管
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丙申吏部奏教官考滿稱職者請仍陞教職

上曰教官果然稱師範之任者以教職內陞如才堪
撫民及朝繁者亦當隨才任使不可執一自今凡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賞罰

九

教官考滿吏部同六科都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
畱六科理事一年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
用之。

永樂七年六月丁卯初

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

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及顧佐張泰歐陽謙等二十
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龍士安四人繇吏

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於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
寄須用有學問識達治體者安可用更此選司之

弊遂命賈黯等爲御史再勿用吏

永樂九年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戮

上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有之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上覽畢以示羣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黯

十

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豈足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春秋之法夫而入於中國之害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疑難而外夷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朕恆語卿等言事之人有乖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繇得聞善道爾爲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任官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爲國牧民其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然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今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黯

十

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永樂二年九月丁卯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恒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爲信如此何繇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

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永譽而卽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

永樂六年六月戊戌吏部引選人奏授官既罷

上諭尚書蹇義等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爲能容數石者授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授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永樂七年七月戊寅行在戶科給事中王惟正言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貢訓

主

蘇州府長洲嘉定二縣政務繁冗而知縣江浩王儼皆錄監生始仕巽懦無爲請改用能者

上顧樞吏部尚書方賓曰人材當隨其高下而任之譬如舟車任載倍其所受則必敗蘇松繁劇誠非新進庸才可辦江浩等卽召同改用別選老成諳練者任之自今繁簡郡縣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廢事

永樂八年十二月癸丑

上諭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曰御史國之司官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有以

刀筆吏爲之者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此徒任風紀祇使人輕視朝廷前之錄吏爲御史者悉罷之矣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永樂十年正月壬寅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守令一郡一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于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大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貢訓

主

永樂十六年三月甲戌行在吏部言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官多缺

上曰布政司按察司古方嶽之臣方數千里之地生民吏治應諸數人之手得人則民安而政理不得則民不安政不理其任匪輕今廷臣中有賢能者可選用之

興學

永樂二年二月癸酉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不中式者例當充吏

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

飽則能學，責人之功當量其力。論人之罪當明其情。北方近三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合組豆而事軍旅，飛錫輓粟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式者，可發回原學，補其廢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十二月辛巳，吏部言：寧國府學訓導考滿當調除。其生員告言訓導明經善教，乞仍除本學。庶幾諸生得卒所業。然訓導所書考滿奏牘有錯誤，宜治罪。

上曰：學官明經善教，於今難得。奏牘錯誤小過，可恕。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錄 五

其宥之復職。

永樂三年正月丙辰，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上諭儼曰：此其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為切要。汝宜勉之。八月己巳。

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選用師範。教育俊秀，嚴立教法，豐廉錫儀，期待甚至。建文以來，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虛糜廩祿。爾禮部宜

申明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材之用。

永樂十年三月丙申，雲南布政司左叅議呂名善言：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校，從之。上謂禮部臣曰：學校風化所繫。人性之善，發夷與中國無異。特在上之人作興之耳。

永樂十五年三月乙未，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批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錄 五

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

崇教化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申明木鐸教民之令。召宗民耆老，諭之曰：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洪業，倣古為治三十餘年。海宇寧謐，民咸樂生。尚慮教化未洽，遊食者衆。自京師至於天下郡縣，皆當置木鐸，及見丁着業，牌令民每日傳述，以知警勸。勤於生理，毋犯憲章。良法美意

可傳萬世。建文中信用小人，更改舊制，京民被其虐害，遁逃相繼數年之間，風俗靡然。朕今嗣承大統，嘉與萬姓同樂太平，邇等其謹遵成憲，安分守法，永爲良民。母作不靖，以干國典。苟或違之，自罹殃咎，不可逭矣。仍命戶部行天下咸遵之。

永樂元年九月癸卯，通政使趙瑄等奏安東中護衛有千戶家居，詈其妾。庶母重聽，謬以爲詈已，訴官逮問。庶母坐誣當杖。千戶告乞代受杖。

上曰：不尤其誣已，而願代受杖，可嘉。并其庶母罪免之。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夫

永樂五年五月癸酉

上問侍臣曰：間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親。奉先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上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

奉天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永樂十年十一月丁亥，開州民父子三人自陳受國家恩安處田里，無所補報。今天壽山營造，願父

子同往効力。

上曰：得無別有所爲乎？命戶部審之。還奏父子別無所爲，報効蓋出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爾意誠善。夫爲民欲報國恩，不便効力役，若能安分循理，務本棄末，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鄉里做爲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意諭之。

育人才

永樂二年六月甲午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主

上命禮部臣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蓋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爲文之際，記憶偶差，遂至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至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啓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岐王訓榮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聖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大

中爲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竝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

月給筆墨祇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銳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永樂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陞

上諭曰爲學以至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強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己之德將來國家亦得實才之用進士皆叩首謝復諭之曰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凶德孔子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銳爲道里費

聖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九月壬午

大

上聞翰林院讀書庶吉士王訓湯流柴廣敬相繼病卒歎息謂侍臣曰朕深有望文學之士復前古之盛故簡拔此二十八人者加厚作養之庶天下才俊有聞而興起者曾不幾時連失三人何其成之難而喪之易也咨嗟久之

宗儒

上義師至汶上飭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論後世其功德在生民蓋與天地日月相爲無窮今曲阜孔子

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母入其境敢有入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

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

上幸太學先是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範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禮樂衣冠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賢訓

壬

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世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閏七月乙亥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讀學士致仕武周文陞辭命畱之賜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惇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饌楮幣給驛傳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世版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永樂十二年正月丁亥修曲阜孔子廟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孔子代天立教故萬世帝王敬事之廟宇須稱不可但應故事今老釋之居布滿四方皆宏麗堅固孔子曲阜國家豈可不致重朕舉兵靖難時嚴禁將士過曲阜不可損壞焚燬將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賢訓

壬

士皆不敢違今爾宜體朕此意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辛酉修曲阜克國復聖公廟時有司言復聖公廟壞

上曰國家重道尊師致嚴祀禮而廟宇不稱是瀆神矣瀆神有愆奈何不謹命工部即遣官修治又命凡從祀諸賢之廟有壞皆修之

稽古

永樂元年七月丙子

上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簡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

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底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兩皆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摭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狀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事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輒爲一書毋厭浩繁

永樂四年四月己卯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綰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貨皆欲積書沉於朝廷可闕乎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主

遂召禮部尚書鄒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解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鑒書論

皇太子令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

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成帙進覽至是書成以進

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問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若能納嘉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令刊印以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

明制度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主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午勅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臨御命所司歷考禮樂制度參酌古今上自朝廷下及臣民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皆有等差著爲定式頒布中外行之久矣朕慮今有司因循苟且奉行弗謹致有非分違法干犯刑憲非朕所以愛民之道爾禮部其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圖示中外俾人知遵守庶幾享太平之福

永樂元年四月甲戌賜晉王濟寧書曰

皇考之世參酌古典詳定禮儀車服器用各有等級

比有言駙馬胡觀所乘棕輿其制度僭越與諸王無異詰其從來云爾與之夫諸王所用其制下天子一等片王之分可僭其漸既長何事不可僭矣繁縷小物孔子惜之爾繼今宜慎重不可率易

永樂七年四月甲午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廷立法五十餘年服式器皿皆有定制比來臣民數有以越禮僭分罹刑憲者此諭教未至也卽以舊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繪爲書冊頒示中外及諸色工匠俾知遵守

求言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錄

謫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子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

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

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衆取人言以爲治朕卽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成卒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爲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其賜衣一襲錢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且下詔之卿等亦毋嘿嘿守位而已十二月己巳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高澤上書論事凡數百言

上嘉納之以示六部尚書侍郎曰疎遠之臣猶能存

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奉用副委任

永樂元年十一月乙未

上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處天下之民有失所責爲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問卽可言彼有所欲言卽可達而久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錄

重

永樂二年三月甲子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四月丙戌

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

官可否廢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毋隱又顧諭
林院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
得敢爲者強於已敢言之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
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怪天
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永樂四年六月甲子

上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
能記憶蓋必思久而後得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
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
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裁勝者爾等當悉記之以
聖明世法錄 卷九 美

永樂八年三月丙子

車駕北征次交雪峰因問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
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美在上星火之輝何能

上禪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
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爲必盡衆人
之情毋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永樂十年正月己丑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官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瘼已
言者幾人對曰百五十人

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
盡今日皆須言絀默者罪於是各官悉上所言命
六部議行之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勿問
永樂十九年四月壬寅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
天命祇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南京乃永樂十九
年四月十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其知所
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息歟或祖法有
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

聖明世法錄

卷九

寅

辛

分歟或刑獄冤濫害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議
惡交作諂諛竝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征暴斂剝
削結尅而殃及田理歟或賞罰不當肅財妄費而
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
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
過度徵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羣吏
弄法抑有司聞其罷懷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屬
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寡昧未究所繇爾文武羣臣
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
隱庶圖改政以回天意

聽言

永樂四年四月庚辰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者宜執付法司治如律

上問其實對曰以鹽衫市之復與之交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復言鹽衫於物雖微交通於法難有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治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易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上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鹽衫獲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天

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奸人所欺爲聰政是至聰之下自不能欺

上曰古人言聽思聰聽作謀非持敬不能盡心不存雖聽不聞聽不聽雖謀不後

十月己亥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上書言事且乞不以示近臣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獨不示近臣視政惶恐退

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爲治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與妄人也若聽其言卽如妄人癡病本證未除他

又作矣豈可用也

十一月辛巳戶部人才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中事次及寬政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忠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爲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剝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天

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永樂十九年正月乙丑陞給事中柯暹爲監察御史何忠鄭惟恒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切直

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致請於上罪之

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問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言罪之是視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卽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罪之將

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去。

辨邪正

永樂元年十二月癸巳

上宴閒頤侍臣論奸邪

上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真而實偽。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信其言而任之，鮮有不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政以此耳。

永樂二年七月壬戌，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

詞理謬妄，誘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辛

解縉等請置於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卽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簡所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永樂九年三月乙丑，二法司奏審錄因徒既罷

上召至前，諭之曰：刑當於愆，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欲，恣意爲之，非過誤也，當懲以法。君子誤犯而不怨，非有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

精權度不宜樂論

斥姦佞

永樂元年十月癸丑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儉人爲朕言朝廷法

太寬，非所以爲治。朕已斥之。爲治之道，譬如醫藥，有是病則服是藥。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

之時，乃嚴法爲治，此是無病服藥，豈不反有傷乎？

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守位曰仁。

何嘗謂嚴法侍臣對曰：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壬

皇上奉

天法

祖一念好生，天下生民之福。彼儉人所言，非

皇上聖明，豈能辨其非？書曰：國則罔有用儉人。政謂

此也。

上曰：古人云：親賢臣，遠小人，苟不遠之，必將惑人。

閏十一月癸酉，通政使趙葵等引奏山東男子獻

陣圖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

刃，鮮有不傷殘，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

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
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
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
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
去之

永樂二年三月庚申

上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使小人
畏而不爲可矣雖其爲惡之心未必革然爲上者
用法當以寬不以猛待民當以誠不以矯猛則民
不堪僞則民不信去歲命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
聖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至

安軍民禁止惡奸導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
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瑱等云秦四川見無犯
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
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瑱不肖刻剝如此假令
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
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
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
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邀功不顧枉
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
誣民而執瑱等赴京罪之仍發文各處撫按官使

戚知琰等所爲而以爲戒

十一月乙卯通政使趙葵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
五色石可爲器用

上曰此僥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
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卽
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
爲命梓出之

永樂六年三月癸亥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昇及
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瑞

上賜勅切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徧
聖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至

知故委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爾於軍民疾苦
一毫不言乃言栢花爲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厲
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
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
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爲瑞也相爲朋比戲侮如
此忠君恤民之心果安在乎姑曲宥爾之罪若復
爲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

丁丑蘇州楊州二府檜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
有奏栢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

之務諛悅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永樂七年六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等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不爲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漸而退

永樂十年五月丁亥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鑛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審

長沙府民言臣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

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安不在於利皆斥之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未貴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蔣

庭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聞大

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

羣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

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供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九月癸丑浙江治水左通政趙居任言蘇松等六府自春及秋雨暘不愆民樂耕作比之往歲實爲豐年

上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兩京供億多出於此比年水旱相繼民饑饉寒朕深憂之居任爲人雖頗廉勤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驗視母爲所欺

永樂十四年四月壬申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周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量

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

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蓋訥前嘗奏請封禪

上不聽至是復奏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嘉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

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

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

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

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八月辛巳監察御史俞信等劾給事中丁珏不敬等罪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遂謫戍邊

防微

永樂四年正月甲申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

上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亂纔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盧溝橋易之而返人還與太子言酖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賞罰

美

所爲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穆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永樂十年六月癸酉禮科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上見而知之曰此蒙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誅

明賞罰

上初舉義大賈將士諭諸將曰賞罰者至公之道也賞當人心則衆勸於善罰當人心則衆懲於惡善爲政者不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衛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用將士平大難非賞罰至當何以服衆然予耳目豈能周及必爾諸將從公核報勿徇私情勿虧公義有功無功必從其實庶賞罰之典合于人心得其心斯得其力矣

永樂二年正月丁巳

上既定屯田賞罰例因諭羣臣曰凡合衆作事必有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賞罰

書

懲勸之道然後人皆思奮人人皆奮何功不成此法行之數年必有成效但在任之得人爾

六月乙亥

上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蓋謂濫官發以朕論之亦未謂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不肯輕授

七月丁卯有奉天征討將告功賞未當者

上命成國公朱能隆平侯張信等審議以聞因諭能

等曰刑賞者人君御天下之大權不可以濫濫刑則害者被害而惡者不知戒濫賞則無功者蒙利而有功者不言恩必推至公母有所徇

十一月丁未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永樂四年正月癸丑河南布政司獲旱君山首賊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天

并其家屬送至京且言初其母遣其姪繫之于家而馳報官遂獲之

上曰母與姪知大義俱免連坐但執賊首誅之

辛酉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罪四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爲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致於敗亡此豈可效況佛亦有天堂地獄善惡報應之說爾儒者乃欲姑息而治耶

四月壬戌戶部引奏種樣田官軍言於今種樣田者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是數人者更兩歲始至京雖較其所收當賞而違令過期官軍皆當治罪

上曰收多者當賞其勤違令者當責其慢可通計兩歲所收之數官軍竝賞之若慢令不至非軍所得專惟其官

永樂六年六月庚寅

上召新城侯張輔等諭之曰安南已平皆將士用命所致已命禮部定功大然賞罰不可不公賞罰公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天

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見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將士功過以聞

永樂七年六月己酉勅行在吏部及都察院曰守令民之休戚繫焉比遣御史考察賢否而陞黜之還言汶上縣知縣史誠祖廉公愛民治行顯著已陞爲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事易州同知張勝介汙殘虐壞法欺公已寘諸法夫郡邑之廣守令之衆豈能悉得其人卿等宜悉心詢訪具實來聞其

廉能恤民者建用之貪刻無狀者罷斥之庶幾門
懲激勵之道

永樂十年六月丙子通政司奏有軍官舍人告襲
職者兵部以其父嘗遇海賊退避爲平江伯所戮
不當襲今乞矜憫

上曰官職以報有功豈因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卽子
襲職有罪卽奪國之通制今乃敢越制祈恩命兵
部發戍交趾各召至前諭之曰爾往交趾能奮勇
立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丙寅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字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
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
利病近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
田野荒蕪人民饑寒甚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
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
賞之以明懲勸

永樂十六年十二月戊子申嚴官吏犯賊之禁進
法司諭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賊者必寘
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掇魘貞觀之治所以爲
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財而

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良農必去良莠者
爲害苗也繼今犯賊官吏必論如法不可貸

永樂二十一年七月乙巳

車駕北征次土木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
上面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
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
之以徇

袁忠節

永樂元年三月戊戌有司言股太師比干墓及祠
圯壞請發民修治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爲國不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字

爲身故犯顏諫諍死且躲避小人爲身不爲國惟
讒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
樂諂諂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
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
哉朕方以是爲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
共保

祖宗之洪業

永樂四年八月丁未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
圯壞請命修治

上顧侍臣歎曰此皆首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人感德百世祀之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功之道今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况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禮父母所愛亦愛况有功於國乎遂命工部即遣官督修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悉復其家

體羣情

永樂元年十月壬申左都御史陳瑛等奏中書舍人芮善奏刑官罪請下獄先是善之弟家武進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聖

夜有盜殺之并殺其婦劫其財物第家疑所親者捕送于縣獄具上刑部刑部驗非盜縱之善曰

上刑部官故出劫盜更命御史鞠之御史復驗非盜縱之遂明刑部官無罪請罪善

上曰兄弟同氣遭罹非命心切哀憤理有未察然今尚未明盜假令獲盜有驗而善固誣執盜則不貸

其釋善勿治

十一月庚辰免敘諭康孔高罪復其官孔高先任祁陽縣教諭建文中謫敘大理縣至是例得復祁陽孔高朝中誨還枉道過家省母母適病留侍九

開月不行刑部逮問孔高罪當杖仍謫教邊縣以聞

上曰母子之愛本於天性睽違萬里數年矣一旦相會情難遽舍況於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復其官閏十一月戊午戶部臣奏近歲有商人於諸城納米中鹽者雖未支鹽而官已給引目此非舊制當追其引目罷支所中鹽

上曰商人米既入官則當償鹽不償是罔民而奪之商人本錢未必皆已所有賣其生產有先捐數倍之利告假於富室而盡勤勞以入米所望非小其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聖

引目勿追所中鹽悉還之但今後須循舊制丙寅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螟饑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係捕之徒益困之耳南陽縣所言不可聽

永樂二年三月乙酉中軍都督府奏辛言畜馬者馬爲牛觸死宜責償

上曰虎尚有爲牛舐死者況馬乎富家欲市一馬不易得卒安能償免之

十月庚辰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遣鎮撫陸英奏近有強賊三十餘人於山後劫掠地無巡警寇猝至民罹其害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

上覽奏顧問英曰以此爲良策乎寇盜未至不豫思備禦既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百人欲徙民五十里沒有賊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器

方民不可徙

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門召成國公朱能諭曰今天氣愈寒民築孝陵垣牆者可悉罷歸未畢之工令軍士畢之軍士就役者日給之鈔復曰朕今日夙興覺寒氣襲體因思百姓之勞故命爾不可因循稽緩軍士就役亦難但旦出暮歸比百姓服役數百里之外差異亦宜恤之母盡其力蓋隆冬盛寒非

先帝陵寢朕亦不勞之也

永樂四年三月丙申宿衛將軍奏京師偏街小巷

多草屋往往失火延燬官民之居乞下令悉易以瓦

上曰草屋遇風雨濕漏沮洳不可居豈其智不知用瓦之便顧力不足耳爾細人不適人情敢妄言遂斥之

五月丙辰吏部尚書憲義等引奏齊府教授案垣等三人謂齊王所爲不道垣等不能輔導爲善匡救其過宜與於法

上曰齊王少性出於天性如暴虎雖檻之不馴曲木雖揉之不直皆性然也中人以上聞善則從下愚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璧

之資雖教不善齊王朕竊於屬至親拔於艱危困苦之中納諸富貴安樂之地恩亦不薄及聞其所爲之非誠心以告之溫諭以戒之反覆諄切至于六七尚無一毫改過之志先旨從其下人之言乎刑法之施爲惡者不寬免無惡者不以妄加庶幾有所勸懲前日齊府僚屬從王來京者朕已察其奸邪數人寘之於法垣等皆先自歸朝廷陳告母一槩論之

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都察院奏海運官軍其舟被風膠淺漂沒糧米合當追陪仍治其罪

上曰海濤險惡舟膠淺必壞官軍得免溺死幸矣豈當仍治失糧之罪悉釋不問

十月丙戌有守衛卒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

上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爾況遠外哉命兵部黜其守衛官戌邊

永樂八年七月甲戌

車駕北征還次龍門

皇太子遣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至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裘悉敝未有更衣朕何爲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賢訓 罪

獨先俟入關將士俱易衣朕亦易之未晚

禮臣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亥

上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

皇考多效勞勤今筋力雖衰日與羣臣竝近朝參觀

其步趨之艱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見任事者

不在此例

永樂元年九月壬寅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

嚴奇良通政丘顯俱以年老賜誥勅令致仕歸鄉

陛辭

上命賜宴復賜鈔爲道里費顧謂禮部臣曰沂等昔

嘗考位大臣雖爲建文所黜朕已復其官顧今俱老

宜優佚之然君臣之閒進退當以禮故知安養令

歸用全始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任事令致仕者優待之禮一視沂等

毋或不及

永樂九年七月己丑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

義患背疽光日

上命御醫劉觀往見之曰速與善藥不可緩視病深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賢訓 罪

淺及用何藥明且來報至是觀言病證淺已傳善

藥不足慮

上曰勿謂證淺不足慮宜謹視之又諭之曰醫者視

人病皆當如救焚拯溺毋憚寒暑晝夜況爲國家

療一大臣人貴賤不一譬如木有可爲棖椅者可

爲棟梁者六卿股股肱之臣蓋棟梁者爾能療之

使安亦是有功於國不可怠忽是日遣中官賜義

鈔一千貫且諭義曰有疾之人能靜定其心亦易

得瘥須戒勞煩也

獎勵臣下

永樂元年五月壬午勅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曰行部統六曹政務甚煩而卿爲之長能悉心理慮爲國爲民凡所經畫具有條理而於糧儲樽節措置尤爲得宜比聞小人或加惡謗古云省已無愆奚卹人言卿勞心爲國朕知之有素自今一切浮言宜置度外勿用芥蒂惟懋忠勤以副眷倚

十月戊辰賜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得償中國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哭

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顧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加獎之

十一月己亥命儀封縣知縣許譽復職譽居官有守政不苛刻百姓安之秩滿至京縣青民詣闕乞

上從之謂吏部臣曰守令民休戚所係欲知其賢否但觀民心之嚮背今民不忍其去此心嘗有及人之德卽令復任仍賜鈔二十錠文綺衣一襲

永樂二年九月庚申

上御右順門召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解縉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在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卽令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之妻入見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哭

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十二月丙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縉等人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之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功何居品級又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

永樂四年九月己巳禮部奏有守邊百戶獻馬四疋。

上召百戶諭曰爾畜馬甚勞朝廷馬足用不須爾獻命禮部還之百戶言臣畜馬頗多恒念無以報國恩此出臣實心。

上曰爾爲武臣須馬以立功能用心多畜馬可嘉矣但汝報國在勉立軍功不在獻馬竟不受賜酒食及鈔而遣之。

永樂七年六月壬寅陞汶上縣史誠祖爲濟寧州知州賜勅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壬

朕統御天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寡焉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於廉公平均賦役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讓特陞爾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縣事其益共乃職慎終如始以永嘉譽欽哉并賜上尊一織金紗衣一襲鈔千貫。

永樂九年九月己巳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九載考績皆命復職賜勅褒諭曰尚書喉舌之司所以佐天子安生民政之得

失民之休戚俱係於斯卿等以經術發身事我祖高皇帝奉公守職恪勤不懈肆朕繼承丕緒簡永碩德以任台輔而卿等克秉正直撫忠竭誠無有所隱一德一心始終無間可爲淳良篤實君子者矣今歷九載厥績益彰朕深嘉獎夫君臣相遇自昔爲難卿等尚益篤忠誠益勵直操表率庶僚光輔至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職此爲戒欽哉。

閏十二月庚申居寧夏都指揮僉事韓誠來朝初誠豫言韓輶別部同居寧夏者有懷貳之心。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賈訓 壬

上未忍發旣而果叛爲鎮兵所擒斬獲相半至是誠來朝。

上曰朕於遠人來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擒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之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擒戮皆其自取也然爾忠誠明於幾先朕嘉念不忘自今更加勉之帝禮部賜誠鈔二百錠羊一羴酒五十瓶仍宴之於會同館。

永樂十三年九月己未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滿九載復職賜宴於禮部且賜勅褒諭曰國家建北京

置行部尚書總理六曹其職重矣卿質直剛毅事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任洎朕肅清內難校勞竭謀贊

精守成簡在朕心朕登大位圖任舊人特授卿尚

書卿經北京之務一心爲國知無不爲總理庶務

咸得其當屬茲九載考績惟稱特賜勅褒獎卿其

益篤勤誠以率其屬庶永終譽欽哉

辛酉行在工部尚書吳中九載考績命復職宴于

禮部賜勅褒諭曰尚書之職所以總綱綱維一事

失當則天下有受其害者必得才識通練之士方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奎

堪斯仕卿發身冑監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稱任使朕舉義靖難卿自大寧來歸

多効勞勩朕嗣天位屢加超擢繼陞冬官卿亦克

殫厥心及茲九載考績式稱朕用嘉之俾復厥職

尚屬乃操勞乃功表正厥屬以永終譽書曰慎厥

初惟厥終欽哉

癸亥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以九載考滿

復職命宴於禮部賜勅褒諭曰都御史持憲綱總

察羣司爲朝廷耳目其任重矣卿剛直有爲習於

吏治祇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務及朕卽位屢用遷擢授鳳

憲激揚糾察咸得其宜歷任九年不聞過舉可謂

難矣尚益懋忠勤厲風節彌成至治以永終譽欽

哉

承樂十九年正月己卯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

率領舟師俱運糧儲赴北京諭之曰北京所需糧

餉爲切而人力漕運不易卿能公勤御衆使倉廩

充實所助多矣然民力有限國用無窮卿宜益勤

撫恤俾軍士樂於趨事雖久而不怨斯國家所賴

不淺矣勉之勿怠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奎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目次

成祖文皇帝寶訓

諭羣臣

戒近習

嚴武備

備邊

馬政

諭將帥

撫士卒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之十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

史臣

文皇帝寶訓

諭羣臣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甲戌

上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洪業垂法萬年爲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

建文信任姦同悉更舊制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

予荷

天地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考妣之佑繼承

天位凡

皇考法制爲所更改者悉復其舊爾羣臣尚竭乃心

力弼予治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於彼苟

事有過誤卽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

覺靈情同欺罔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持已

在於存誠始終靡愆咎何繇至始若不謹曷克有

終予念君臣一體故披露赤心丁寧告戒爾等其

欽承予意

八月丙寅

上於宮中得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
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偏閱。閱畢。車
馬錢糧數目。則畱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
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賁
進曰。臣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
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其盡心
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
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二

九月甲申

上既陞賞奉天靖難諸將。仍諭之曰。人君秉至公行
爵賞。無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雖賜
賚有限。而爵祿無窮。然繼今能益懋功勤。朕不吝
於報賚。爾等勉之。又曰。爾等前勞。朕或知其未盡。
論報之際。輕重失宜。其卽面陳。使歸于至當。若不
自陳。而退有後言。或至怨懟。甚不可也。又曰。今天
下已定。君臣相與共保富貴。朕不可居安忘危。爾
等亦不可恃功驕惰。但常念前勞。圖保名節。斯福
澤延。公子孫功名播於永遠矣。

十月丁巳。宴奉天征討功臣畢。

上諭之曰。君臣謂之元首股肱。蓋一體相須也。故爲
君必務保全其臣。然爲臣亦當思自保。凡人致富
貴難。保富貴尤難。爾等從朕數年。萬死一生。今皆
身有封爵。祿及子孫。可爲難矣。但當思保之。夫有
功則賞。有罪則罰。此

祖宗公天下之大法。爾等須遵守。若不謹而犯之。朕
不敢曲宥。蓋以私廢公。則天下不服矣。其務敬慎
庶幾共安榮於永遠。

永樂元年正月庚辰。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上天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三

之德。好生爲大。人君法天。愛人爲本。四海之廣。非
一人所能獨治。必任賢擇能。相與共治。堯舜禹湯
文武之爲君。不外此道。歷代以來。用此則治。不用
則亂。昭然可見。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爲天下主三十餘年。海
內宴然。禍亂不作。政教脩明。近代鮮比。亦惟任天
下之賢。保民致治。以克臻茲。朕繼承大統。以主天
下。夙夜兢兢。思惟撫安。以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
臣。職無崇卑。體朕斯懷。各盡其道。無爲撝撻。無縱
詭隨。端爾志。勵爾操。懋爾忠勤。共遵成憲。爲民造

福其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四月辛未

以岷王暉所爲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事賜勅諭之曰昔我

皇考封建諸王以固藩屏王府官屬有不能輔導或誘王爲非者咸加顯戮成憲具在今岷王所爲縱恣擅拘諸司印信驚惑衆心激變夷人又受命不朝京師此果出王意而汝等傍觀不言乎抑汝等導誘爲之歟二者之罪必居一矣今姑屈法寬宥止降爾職尚思後效以贖前愆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罰

四

九月丙子朔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爲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繇茲道舜誅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聲教達于四海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至成康而後刑措不用漢高祖初定天下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至文景挾書之律內刑之條一皆除之唐高祖革隋弊政定官制頒律令太宗承之懲斬趾禁鞭背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初太祖懲五代之亂用刑頗重咸平以後務從寬仁載之前史可考見矣朕思

皇考太祖高皇帝奮起布衣當胡俗沉淪百年之後奸雄睥睨反側之餘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爲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爲祖訓垂憲子孫而墨劓刑宮並禁不用朕以菲德繼承大統仰思聖謨夙夜祇服惟欲舉賢才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爲治爾文武羣臣尚思各恭乃職敬乃事勿爲朋比勿事貪黷勿恣情縱欲以干匪義至於用刑必欽必慎期于刑措用臻康理以上不負

皇考創業之艱而朕於守成之道亦庶幾焉爾惟欽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罰

五

十月甲子勅晉府長史龍譚等曰朝廷封建親藩而選賢命材爲之輔導冀以贊成德善不至于有過也古之爲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來又私以車遞送王年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古可乎廷臣皆欲實汝於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毋復爾戒之戒之

閏十一月癸丑

上諭都察院臣曰朝廷置風憲爲耳目糾察百僚綱維庶政比來有司奸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

詔諭略無建明爾其申明憲章在內令監察御史在外今按察司官各舉其職庶副朕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罰

庚申

上御奉天門召都御史陳瑛等諭曰國家重祿任官一以爲民慮牧守不職又設按察司詢察糾正之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之寄於事無不得聞無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今聞河南數歲蝗旱水災爲民患牧民者多失撫字甚者又侵漁剝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嘗有皇明世法錄 卷十 六

一人言者坐視民病而不需意徒費重祿何補於用爾移檄切責之俾各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又命檄浙江等十二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體來察上聞

永樂二年正月甲辰勅諭天下文武諸司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爲本愛民以實惠爲先言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曰於民能愛人卽所以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爾等而治軍者或不卹軍治民者或不卹民非惟不卹又有刻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宜各寬

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卹其饑寒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欽哉

十二月戊寅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爲甚既命汝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官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宦者擅役之而不告何皇明世法錄 卷十 七

耶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蓋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遂逮所以役工匠中官責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乎遂付錦衣衛治之

永樂二年正月庚子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以愛民爲本愛民之道使其衣食給足無凍餒之患則鬪爭可息禮讓可興化行俗美臻于至治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撫有區宇保民致理於休養生息之道思之至而慮之周故三十年間天下殷富生齒日繁至治成功超越往古朕正位以來仰遵成憲惟欲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怠寧尚慮天下之廣黎民之衆有未寧歟居者爾等皆牧守之官必思所以養愛之母殫其財毋疲其力毋爲貪墨毋肆暴虐教之務善以遠刑辟道之務本而棄末習如民皆安居足食斯德行與刑罰措而天下治爾亦將有無窮之聞欽哉

永樂四年正月甲午北京行部并天下文武官述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八

職者凡千九百四十三人賜勅諭曰人君守成法以出治人臣遵成法以輔治君明臣良上下協和乃臻治效朕自蒞昨以來宵旰孳孳惟守太祖高皇帝成法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故誨不能使牧民者盡其牧民之道典兵者盡其典兵之職官無廢事人無失所而已其間能勤以集事廉以律已仁以卹民公以治軍旅奉職守法無所變易者朕以褒賞之其有以怠廢事以貪指越以私滅公以苛刻屬下亂政壞法無所顧忌者朕以黜罰之此豈朕所敢私乎奪賞罰一出至公爾等無以

善惡爲無驗禍福爲無稽天有顯道固有常憲爾等恪遵朕訓無怠無驕永保貞吉欽哉

已亥六部都察院數奏朝覲官其所治事稽違者多請治其罪

上召至前諭之曰爾等分理庶政勤慎則百事舉怠忽則百事廢顧立志如何耳今諸司論爾等職事稽誤皆繇怠忽之過夫慢令棄法固有顯罰今姑宥爾其歸改過自新若仍蹈前非朕不能曲法以貸遂勅免謝辭即日出京

四月甲申遣翰林侍讀曾日章奉勅諭西平侯沐

皇明世法錄

卷十

九

晟日章陛辭

上曰朕所欲告晟者具載于勅爾以朕言諭之故黔寧王感

高皇帝厚恩盡心竭慮功在社稷名垂竹帛爾今日受國家之寄非輕爲子而能繼父之功業孝莫大焉爲臣而能廣君之謀猷忠莫大焉如苟足於目前必無遠大之計周慮於事外必建奇偉之功恃一己之能易盡集衆人之智無窮其必勉之

七月丙辰復前更勝右衛指揮使陳景先職初景先以虐害軍士罷戍邊至是浸思餽乞復官兵部

言景先不恤軍士復之無以警衆

上曰朕念此人舊勞姑宥之遂召景先至前諭之曰積功至指揮非一日之力朕嘗戒爾輩善保名爵爾輩徒知得之於萬死一生而不知失之於一旦不謹守法循理保名爵之道也豈可不慎且爲將豈可不恤士卒譬如人身將則頭目士則手足手足常在捍禦頭目而爲之用若將與士之心乖隔一旦有意將能獨自爲功乎爾罷職居卒伍以來悉知爲卒之苦矣朕姑錄功棄過以復爾職宜省已改行若復有犯國法具在朕不得曲赦爾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賈訓

十

永樂五年三月壬申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口者事聞

上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意欲修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永樂六年十一月申寅命太子太師洪國公丘福

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門廣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切孜司經局洗馬姚友直等官輔導

皇長孫仍賜勅諭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躬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賈訓

士

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講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轉能裁決得中斯寔

宗社之靈

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宏才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之子必資兼弱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

稽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爲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譽欽哉

十二月庚辰遣使齋勅諭北京官吏耆老軍民曰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自藩邸入正大統每惟靖難之日北京軍民父子兄弟攻戰守禦竭誠效勞艱苦備嘗未始忘之今天下太平爾等宜守分力本孝親敬長教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訓

主

誨子弟寢睦鄰里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爲善人君子或有過愆宜改行易慮以臻于善若不率善而作奸犯科朕雖念舊勞其如公法不可貸何夫爲善獲吉爲惡致凶天道昭明報應不爽爾等服膺朕訓庶幾福及子孫

永樂七年正月丙午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官來朝者千五百四十二人陛辭

上諭之曰君國之道以民爲本故設官分職簡賢用能惟求安民而已爲臣能體其君愛民之心推而行之使天下之民俱得其所爾文武羣臣受國家

委任宜操節勵行盡誠竭慮治民者專務恤民治軍者專務恤軍察其饑寒體其勞勩爲之除害興利救之務本力業孝悌忠信尊君親上欽行禮義無作愆非庶克永享太平之福比者營建北京國之大事不得已勞動軍民爾等宜善加撫恤無爲貪酷以重困之夫文官之祿皆出於民武官之功實困於軍能推仁恤之心蓋亦報勞之意苟不知報或又縱而侵之非惟國法不容鬼神猶將禍焉禍淫福善天道惟彰賞罰至公國典具在爾其殫心盡力勉致安民之效以副朕拳拳之懷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訓

主

二月戊寅

上諭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朕命爾等輔東宮監國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端正嘗一日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人乎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也朕時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壬寅

幸駕巡狩北京。至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爲善最樂。當時諸王。泯沒無聞多矣。獨蒼有賢名。至今凡爲善者。天佑之。人仰之。生受其福。沒有令名。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亦宜不忘斯語。侍臣皆頓首。

三月庚午

車駕至北京。大宴文武羣臣。及北京耆老宴畢。賜勅諭羣臣曰。朕荷

天地之佑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賈

主

宗社之靈。暨爾文武羣臣。翊戴贊襄。再安家國。今海宇無事。嘉與卿等同樂。太平。然當思相保於永久。自古爲理。安不忘危。卿等宜夙夜盡心。致乃嘉猷。匡朕不逮。國家安則卿等亦安。勉之。無忽。賜勅北京耆老軍民曰。朕與爾等躬歷艱難。以至今日。幸四方無事。宜相與共享安樂。人情久安。易生驕怠。驕怠者罪矣。所繇生也。繼今爲父兄必教訓子弟。爲子弟必孝敬父兄。夫夫婦婦。長長少少。和順敦睦。各安其分。以勤儉自執。以禮法自防。婚姻死喪。互相助貧。窮患難。互相卹無乖爭之風。有忠厚之

俗。而永爲太平之民矣。勉之毋忽。

四月壬辰。勅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曰。蠻夷讐殺。自昔而然。必務殺之。非柔遠之道。雖有積戾。難化。然鳥獸之性。亦有可馴。姑盡心撫綏。蓋天道好生。人情惡死。體天之道。念人之情。則中心惻隱。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懷之。昔李廣殺降。終不得侯。禍貽子孫。今卿鎮邊疆。必使蠻夷感恩服義。安生樂業。則朝廷得懷遠之道。而卿有及人之惠矣。慎之。慎之。是時蠻夷叛服不常。成怒之。有俘獲至者。輒殺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賈

主

上聞之。故賜勅切戒云。閏四月戊申。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曰。朕命皇太子監國。其所裁決庶務。須令六科逐月類奏。且如賞一人。錄何而賞。罰一人。錄何而罰。或罰而復宥。皆須詳錄奏來。勿有所隱。夫國之儲嗣。天下大本。朕簡爾等輔導。期有裨益。使天下之人仰望風采。如一賞一罰。皆出公當。庶足服人。苟有不當。爲天下所議。爾等其夙夜盡心以副

朕懷。

八月戊午遣官祭歷代帝王禮畢。

上從容謂廷臣曰。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爲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後世。我

皇考法古爲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修祀。著爲常典。朕今舉此。亦惟體

皇考之心爲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贊務庶幾克臻其效。

永樂八年二月辛丑。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皇

聖明世法錄

卷十

賢訓

去

長孫。勅原吉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學問。正當涵養德性。充其大器。爾其勉盡乃心。朝夕輔導。俾智識益廣。道德有成。將紹承有賴。爾亦與有光榮。欽哉。

丙午北京耆老以

車駕北征將發。詣朝辭。

上諭之曰。朕此舉爲安民也。父老有子孫親戚從行者。皆當訓勵之。使奮忠勇。樹勳名。果能卓然有立。亦將與爾有光。若出外而撫循之。惟朕在。爾毋庸憂。皆歡呼萬歲。命禮部悉賜耆老布鈔。

七月丁卯。遣使齎制諭命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佩征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甘肅。勅諭琥曰。昔爾父鎮甘肅。撫輯有方。軍民安業。爾其體朕之心。踵父之行。恪勤夙夜。毋恃貴戚驕傲。以凌人。怠慢以廢事務。宣朝廷德意。使邊境晏安。人心悅服。則予汝嘉欽哉。

八月丁未。陞都指揮同知王貴李文俱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使。勅諭之曰。爾昔從朕靖難。多歷艱難。論功行賞。已報爾勞。比從朕北征。胡虜復效勞勤。今錄爾功。陞爲都指揮使。任邊間之重。爾益

聖明世法錄

卷十

賢訓

去

勵厥志。修厥職。俾奸宄屏息。境內乂安。庶幾永保祿位。傳之子孫。如或恃功玩法。隳廢職業。干犯憲章。國有常典。朕不忘爾功。爾亦毋忘朕訓。欽哉。自是出征官陞職都司者。咸以是諭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乙丑

上御右順門。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曰。爲朕養民。其先在于守令得人。然守令賢否。在按察司考察。懲勸。考察按察司。又係於都御史。卿等豈可不慎。如卿等不能舉職。卽按察司之職亦廢。何望乎。令能盡職哉。其勉之。蓋廉則無私。無私則舉措當。

而人心服矣更審察各按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者皆罪黜之

永樂十年正月丁未陞國子監司業趙李通董子莊爲趙府長史勅曰朕子趙王年少不務學問所行多愆禮度今簡爾等爲長史宜悉心輔導諭以德義使博究經史以知古先聖賢之行事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屏絕邪佞親近忠良隨事規誨務歸於正以承藩輔之重

祖訓云凡國王文武之臣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輕以負朕委任之意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太

十一月乙酉陞郎中李冲等爲各布政司官御史李時秀等爲各按察司官

上諭之曰任方岳任風紀皆要職當慎操履務長厚戒刻剝上不損國體下有利於民庶幾不負所命若遇貪虐民瘼官廢事身名俱喪矣其往勉之

永樂十三年正月辛丑勅諭天下大小衙門來朝官曰治天下之道君總於上臣分職於下上下相承體統不紊故事理民安天下和平唐虞三代之盛率繇斯道朕以眇躬託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羣臣翼贊以協於治惟盡乃心惟敬乃職以熙庶

政永康兆民倘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顯相報施無爽倘慎之哉朕所畏者天所保者民所資爲理者賢才古之賢人君子爲德爲民功加于當時名昭于後世爾尚以爲法夙夜祗慎用副朕保民致治之意欽哉既諭榜午門之外曰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以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戊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問民間疾苦文等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尤

之寄宜悉心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郡縣官有闡葺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來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永樂十六年正月癸丑時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各府州縣及土官衙門官吏來朝六部都察院及六科給事中交奏其職業廢惰請付法司正其罪上皆不問賜勅諭之曰朕承天命統紹鴻業夙夜孜孜圖惟安民於今十有六年而天下未安民生未

遂究惟厥咎。皆謂有司不得其人。夫民者天民。天付人君安養之人。君不能獨治。則必建官分職。以共治。今爾等坐視民窮。恬不舊意。小大蒙蔽。悉不以聞。獨不畏天地鬼神乎。繼今能改過自新。革食爲廉。革暴爲仁。上體吾心。下撫百姓。使百姓皆得其所。則可以永享爵祿。保富貴矣。如復不悛。而違命厲民。罪必不恕。譬如使人牧牛羊。不能蕃息。又多餓死。則牧者必受譴責。況受牧民之寄者乎。福善禍淫。天有恆道。賞功刑罪。國有常典。其懋勉之。無怠無忽。

聖明世法錄

卷十

寶鑑

壬

五月戊辰除受代府長史紀善等官。賜勅諭之曰。朕

皇考法古爲治。衆建親藩。以屏國家。朕第代王受封西鄙。今受爾等代府長史等官。職專輔導。宜悉心巨贊。講論正義。助王於善德。將王有令名。爾有榮焉。苟惟依阿曲從。不能輔之以正。而陷王於非義。國有常憲。爾其勉之。

永樂十九年四月癸丑。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勅曰。今命爾等分歷郡縣。撫安軍民。詢察所苦。凡利之未

與者。興之害之。未革者。革之。諸司官吏。蠲法厲民者。黜之。守法愛民者。旌之。爾克副所命。致民安於田里。而無饑寒愁歎之聲。則予汝嘉如。又徇私蔽公。不辨淑慝。不察是非。軍民休戚。不以究心。特爾之罪。亦不可追。欽哉。

戒近習

永樂元年冬十月戊申

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糜費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爲憂。此輩坐享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資。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永樂四年正月壬辰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亦勅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簡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効。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永樂五年六月庚子

上諭都察院臣曰自昔閣臣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孽頗獲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紀綱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卽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接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僞作勅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宣宗 重

爲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爲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做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爲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一員徑詣 世將李 一于爲共之人詢問明白械送京師 實重 部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鞠治之雖聞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永樂十年七月癸卯 上謂都察院臣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

有不便聞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可與中官事比聞中官都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卽移文中外知之

武備

永樂五年九月丙子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請罪之以示儆

上曰軍官須諳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今其子弟多驕縱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處女將來襲職何以得用姑移文戒諭之今後比試不中者悉請成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宣宗 重

交趾

永樂六年二月己酉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自昔勳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陳積累勩勞致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富貴及其子孫不幸徂於安逸驕奢淫醜忘祖父之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賄僥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致臨陣敵畏怯疲懦墮馬棄鎗喪膽擄魄皆緣驕肆不教之過自今初試不中

蜀本衛所充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選有才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臣曰。將士有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力。

太祖皇帝之制武臣子孫世襲其職。老弱殘疾者優給之。旗士有軍功者。子孫亦得優給。爾等不可稽違。國家能體恤下人。然後得下人之心。毋以四方爲事。而於將士之家。恩意或有不周。

永樂十年十一月戊午。命兵部及五軍都督府自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罰

言

今武臣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年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先是

上以襲職子弟。生於養育。驕惰不閑武事。濫嗣祿爵。無益國家。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趾。三試不中。戍煙瘴之地。以警勵之。至是寬宥之。命從舊制。又曰。在營生長者。循此例。若自田里間出。未嘗習弓騎者。不可遽責其成。須一歲中十試之。

永樂十二年八月丙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卽以丁男補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用以征戰。何能濟事。今後宜令補步隊。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

永樂十三年二月癸酉

上以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肅遼東軍士操練屯種怠惰不力。分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督視諭之曰。朕卽位之初。於操習屯種已有定法。然久而玩。玩而廢。數年以來。徒爲虛文。爾等往考其實。操習者必觀其騎射擊刺之能。屯種者必視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罰

董

其儲積多寡之實。悉具來聞。以行懲勸。庶幾振起頹弊。爾等亦務廉公。乃稱任使。

十一月辛亥。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尉守司徐宿沂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曰。安天下者不可一日忘武備。故軍士必練習。器械必整。齊隊伍必嚴肅。

太祖高皇帝時常操練。赴京比試。觀其能否。朕卽位以來。屢勅天下整肅軍伍。及有軍情壯者甚少。初至卽選所屬步騎兵。選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

以明年春陝西甘肅官軍駐真定餘悉駐德州操
統俟赴北京閱試。

永樂十七年七月戊午

上謂行在五軍都督府臣曰武臣子爭初葉滋者非
徒使食祿而已期爲國家他日之用苟不先時練
習一旦有急臨陣對敵豈不誤事自今在京築職
軍官悉令成國公朱勇總率操練其應分班上直
者別差人代之。

十二月丁丑

上諭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美

之張弛漢唐世遠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受天
命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
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
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時戎部整肅甲兵強盛天下
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王綱解紐軍政廢弛羣
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於時將帥效忠上辛警勇肅清奸宄遂
建洪業嗣位以來夙夜惕厲虞殫宋元覆轍以墜
皇考至繼嗣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

備爲國家承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
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違者不
追究死亡者不勾補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買放取
軍明有程限今縱共在外至五六年或十餘年不
回及同所取軍十無一二至者猝有緩急無從調
遣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不存恤軍士不
盡心國事之所致自今宜監古人之得失體國家
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
舉武衛有嚴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
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老

備邊

永樂元年十一月己卯四川行都司奏越萬衛番
賊不時出沒請調軍勦捕。

上諭兵部尚書劉儁曰鼠竊狗偷鑒夷常性若能嚴
加備禦彼亦何施今不務此而輒欲興兵殊不思
官軍一動善惡均受其害況所費亦重但令嚴兵
守備而遣人撫諭之。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
曰寧夏多屯所或虜卒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於
四五屯內擇二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

深如廣之半。築土城約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集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從八門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一事。朕遠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籌。

永樂五年四月甲午。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掌邊境軍務。宜一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敗事。比有內使以他事至邊。擅索兵馬之數。爾機緘不密。而遽與之。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內官內使往來。無勅旨者。皆聖明世法錄 卷十 賈誼 天

勿聽信

永樂七年六月戊午

上謂後軍都督同知曹隆等曰。國家置邊軍鎮守。所持城池爲固。今胡運雖衰。鼠竊狗偷之性尚存。不可忽略。須高城深池。日夜警備。若城池堅完。巡邏不怠。猝有緩急。可以戰守隨宜。今秋氣將至。當嚴備之際。懷安衛宣府前衛萬全左右二衛城池有壞者。宜令軍中併力修築。不可緩。更須申飭邊將。善撫士卒。訓練齊整。上下一心。古人云。地利不如人和。不可不務。

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廩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酌多寡之數。陽和雷什之四。天城朔州雷什之三。蔚州雷什之二。餘悉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永樂十一年六月辛未。開平傅禦成安侯郭亮復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報亮曰。軍在精而不在多。爾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聖明世法錄 卷十 賈誼 无

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七月丙辰。勅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曰。邊境不可一日無備。於農隙而不圖猝遇寇至。何以濟事。其令諸處修築烟墩。高五丈。必堅如鐵石。庶幾寇至。可以無患。

永樂十二年二月丙午。命成山侯王道往宣府大同開遼東等都司。調至軍馬。

上諭之曰。兵貴精多。而不精。徒費食而不濟。用其精。擇之又曰。指揮千百戶。尤須精擇。士卒強而將領弱。亦不濟用。

九月癸未命成安侯郭亮與安伯徐亨往開平備禦

上諭之曰開平以孤城臨極邊又無險可恃但晝夜嚴守備寇來勿輕出戰去亦勿追蓋虜多詐無爲所誘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丙辰勅成山侯王通曰備邊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

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舉今西北邊備尤爲急務而各衛所軍政弛慢官

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訓 手

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

備禦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

副委任時寧陽侯陳懋鎮寧夏都督費瓚鎮甘肅

皆遣勅諭之

馬政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上問兵部尚書劉儒曰今天下畜馬幾何儒對曰比

年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足

上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爲最重

本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雖建文

不君耗損者多然亦考牧無法卿等宜循洪武校事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幾有蕃息之效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

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爲羣民有亦國之有

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

永樂六年十月壬辰禮部尚書劉觀言各衛馬多恐有疾宜豫市藥備醫療

上曰唐時馬多至四十萬七十萬未聞有預備之藥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訓 主

善畜馬者但水草得時牧養如法自然無疾今天

下衛所及太僕之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弊民

力爾徒知恤馬不知恤人也

永樂九年七月辛酉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凡物遂其性則生息蕃往時

北京軍士養馬散牧於野順適其性人不勞而馬

蕃近聞置棚造坊禁維之如此牧養拂逆其性矣

安能使之生遂朕常以此訓諭司牧者皆不能遵

用爾兵部申飭戒之

諭將帥

上初舉義諭諸將士曰吾與若等今日馳驅非求富貴蓋上以安

宗社請朝廷下以保身家耳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軍民者

太祖之赤子奸雄作難假君命滅親薄危

宗社驅之以蹈白刃非其所得已也今所欲除者惟

奸臣數人耳爾衆慎毋嗜殺則傷天地之和以損

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毋貪財貪財則失民心民心

失則大本虧矣居民耕桑商賈貿鬻慎毋擾之夫

有亂時無亂法違予言者必法以懲之

聖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重

上義兵至江上將濟誓於衆曰子及若等之來不得

已爲救禍計且上爲國家下爲生民賴

天地

宗廟垂祐獲遂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

夫困獸猶鬪不可不慮京師

宗社官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位守法循理慎

勿縱恣但持兵來拒者殺無釋此外秋毫無可有

犯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右軍都督府同知韓

瑄正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賜勅諭之

廣西蠻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不得已而後

用兵所以蠻民悅服邊境安然今復嗣位謹遵成

憲卿往鎮之宜務德爲本毋專務殺戮庶副朕法

祖柔遠之意

永樂二年二月壬申朔勅江西總兵官襄城伯李

濟等曰永新縣民流劫朕初不欲發兵慮害及無

辜故但遣人招諭使復業改過自新今得奏知彼

不俊前非殺死弓兵里長及邀捉巡簡如此即不

可再以理諭必發兵勦捕可選精銳三千抵賊巢

聖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重

穴務在撲滅不可姑息以遺民患但令農作方興

尤戒飭將士嚴守紀律毋得擾害善良有誤耕種

如獲賊人尤須詳審果曾爲惡即解赴京來如係

誣誤平民就便發遣寧家毋濫及無辜以傷天和

又勅濟曰所言賊人二百名恐非實數今慮將士

但求滿數而不察是非濫及無辜切須戒之但有

誤傷良善一家及妄謗良民妻妾子女一人指爲

虜屬者皆處重罪雖有功不賞爾宜嚴切戒飭毋

令擾害良民

八月癸巳清遠伯王友奏獲海寇初友承命陛辭

上密授方略至是友秦募得百姓嚴實等授以

聖策令捕賊實等得賊船十數艘賊數百人并其所

掠貨

上覽奏喜遣勅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
多繇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嚴實等有獲
亦爾之功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干與毫末
蓋人冒險成功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復樂爲用
矣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諭天下武臣曰國家武衛以
禦侮衛民不以世治而忘備爾等武鎮藩方或禦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罰

重

邊微當竭忠効力守法奉公用修厥職士卒者捍
禦攻戰所資也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撫
綏屯田者儲蓄之本也必耕種以時然後公私充
足其加意督勸若完城堡修器械勤訓練謹斥埃
慎哨備皆軍政所急不可廢弛況爾等爵祿富貴
或繇父祖之功或出於己身之勞當夙夜體念保
全永遠苟忘其所自不循禮分培刻貪虐於下朝
廷之法至公不私雖後追悔不可得矣敬之念之
無忽朕訓

二月辛巳廣西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奏桂

平等縣蠻民爲亂請發兵勦捕

上賜勅諭之曰朕命爾鎮守一方期於撫綏其民悉
使得所非專以兵爲威也桂平等縣小民爲亂或
者迫於有司誅求不得已逃匿行劫苟圖自存豈
未可知宜遣人分諭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
兵未晚

永樂四年六月癸酉以靖內難功賜都督都指揮
誥命并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妻

上諭之曰爾等今日厚祿顯官雖出已之勩勞亦必
繇祖父母善德所致故朝廷推恩必及爾祖父母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罰

重

而爾等得業此恩當思謹守禮法以保祿位不辱
於祖父母然後可爲良臣可爲孝子順孫凡人富
貴得之難保之尤難不可怠縱也

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

上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燧在我

太祖高皇帝時率先歸順恭修職貢始終一誠我國
家亦待以優禮安南之人皆愛其福日燧死其後
三王皆爲賊臣黎季犛父子所執篡奪其位更易
姓名階擢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故兵四劫賊害
不幸攻擾占城侵我邊境陳氏之孫天平被其迫

逐歸命朝廷賊乃僞陳詞款請歸奉之爲主朕推誠不疑資遣還國彼包藏禍心又紿殺之侮辱朝使傷害官軍淫刑酷罰暴征橫賦虐共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躬天之命子育萬方不敢不正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朕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必獲其脇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朕心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美

於此雖有功不宥爾其慎之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慎載之以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卽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

宗廟揚功名於無窮此朕所望也其往勉之能等頓首受命復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晟曰昔爾父事我

皇考累勦勞勩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之後越等追封爾兄弟繼襲侯爵爾受一方之寄者數年邊境安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自立功烈今命

爾爲左副將軍副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克盡忠勤和以輯事建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啓後嗣爾其懋哉夫智信仁勇嚴爲將之道也畏懦則愼事委瑣則罔功必務深遠之謀毋徂目前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驕則有以稱朕之委任爾其懋哉

壬辰浙江各衛指揮從征南者陞辭

上曰發兵爲誅暴誅暴爲安民爾等必戒約軍士經過無秋毫犯民軍士饑饉一出民力民勞甚矣不宜復侵擾之既入安南之境當區別善惡毋致王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實訓

美

石俱焚蓋國家出師以行弔伐將帥行軍必嚴紀律弔伐以施仁義紀律以戢貪暴如貪暴不戢則仁義不行宜勉盡爾職以副委任若不遵朕命妄戮一人雖建奇功不得贖罪

癸巳勅征討安南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曰古人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爾爲副將總兵官有所調遣相機審勢如無妨碍須應調或總兵官遠度與爾處事有所妨或正與賊相拒或道路梗塞勢難赴之卽明白具報不可故違以傷和氣將師不和取敗之道爾宜慎之

丁酉諭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鋒廣西左副將軍兵孫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若賊乘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恃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爲款伏以怠我師而別出奸謀潛肆攻劫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食以待官軍之饑困賊之說謠千狀萬端不可不慎雖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朱襄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致敗亡爾等加慎相機而動擇利而行朕不中制也勅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亦如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罰

吏

八月丁亥朔勅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安國僻在海隅自昔爲中國郡縣五季以來中國多事不能制之歷宋及元亦嘗悖叛用兵圖之而無成功然宋元所以無功者蓋緣將驕兵懦貪財好色爾其戒之富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與持久若至嘉林欲渡必六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迭出遊騎於嘉興賊相對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於千騎晝夜舉火放礮以眩惑牽制而游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朕意如此然難遙度

爾其用心運謀蓋自古善戰者皆因敵以制勝也十月丁未聞成國公朱能遣卒命征討安南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仍以雪陽伯陳旭爲右叅將率師征安南勅諭之曰皇考太祖高皇帝命大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等率師北征遇春卒於柳河川文忠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動著名青史爾等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乘此冬月瘴癘肅清同心協謀殄除逆賊是萬世勛名以副朕之委任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罰

吏

永樂五年十一月癸丑勅交趾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今交趾已平如有反側必當勦滅然宜戒飭將士不可濫及無辜雖內逆之家其幼稚男子皆不可殺但驅入內地或爲民或爲奴惟執兵拒敵者殺不釋勅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亦如之永樂八年正月乙未諭從征將士曰胡寇違天逆命殺害朝使荼毒邊民非一朝一夕之舉更共爾等皆材武之士嘗從朕立功矣今日之舉更共搃謀奮勇驅除此虜亦永享太平唐薛仁貴本龍門一布衣太宗征高麗應募而出高麗兵二十萬拒戰仁貴着白衣奮身獨先所向莫當諸軍隨之

以遂遂敗高麗太宗召見獎異搜游擊將軍嘗自
言朕得遊東不足喜所喜得一名將耳大丈夫挺
拔自奮如薛仁貴豈不快哉人生天地間當志氣
卓立使智出萬人勇冠三軍德被生民名垂竹帛
豈可尋常與草木同朽腐爾等勉之誠能建立大
功高爵厚賞朕所不惜若懦怯無勇或失機債事
軍法具在朕不爾私

三月乙亥

上北征大鳴鑾戍大閱召從征將士諭曰爾等有從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者有從朕靖內難者有襲祖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平

父之職者亦有順天道來歸者老者未衰少者方
壯今海宇清寧四夷嚮服獨此殘虜梗化數爲邊
患爾等相與協力驅除之

太祖皇帝鴻業有萬年之安爾等子子孫孫亦享萬
年太平之澤因言今有必勝之道又言昔薛仁貴
狄青之徒皆奮自行伍其功名炳炳在天地間至
今談者想見其風采爾曹勉之悉賜之酒食

永樂九年十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臣曰武臣子孫襲職者未嘗知前人建功
之難而驕享厚祿鮮不覆轍

太祖皇帝置武學教之欲其諳禮義知古今以圖繼
續爲國家之用歲久人心玩愒武學亦不悉舉軍
官子弟安於豢養武藝不習禮義不諳古今不通
將來豈足爲用其申明武學舊規嚴其課讀毋爲
文具虛應故事耳

永樂十年七月辛卯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奏
請修築察罕腦兒舊城河凍之時撥軍巡邏賜勅
報曰修城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後守者當用幾
人少則難於守備多則難於餽餉朕意此城不
過關防一二逃卒若寇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里

如何爾更熟議以聞

永樂十二年四月庚戌

車駕北征駐蹕興和勅大營及五軍諸將曰軍令嚴
則人心一功賞明則人心勸行師之要也今或朝
發一令而夕下聞此不嚴所致將士効力而名
不上達此不明所致其立傳令及紀功官凡出一
令傳令官卽騎馳報各營將校有功者紀功官隨
錄以聞其有作奸及慢令者亦錄來聞

永樂十五年二月丁卯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
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且諭彬曰交趾本中國

地其人皆朝廷赤子。朕懷懼綏勤於夙夜。爾久事
藩邸。忠厚謹飭。簡在朕心。用是付茲重寄。尤宜日
親賢人君子。效古良將之所爲。審度事機。區畫有
法。庶副朕之委任。

永樂十六年六月戊戌。勅交趾總兵官豐城侯李
彬。曰。爲將之道。在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
犯。智則不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
兼此五者。乃爲良將。朕命爾鎮紘遠。東政當以古
之良將爲法。欽哉。

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命廣寧伯劉榮充總兵
官。仍鎮遼東。陞辭。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訓

里

上諭之曰。爾起自行伍。從朕靖內難。勦胡寇。多勞
績。暨守遼東。修飭邊備。固封守。俾朕無東顧之
憂。可謂勞矣。自昔人臣。勤於前者。或怠於後。善於
前者。或不能保終。爾其戒之。朕惟不忘爾。初爾益
親近風終。

永樂十八年三月己巳。朔。勅安遠侯柳升曰。今命
爾鎮兵補賊。正欲除害。以安良善。須嚴約束。士卒
毋縱。毋伐桑柘。撤毀廬舍。發掘墳塚。殺害寡弱。剽
掠民畜。以擾吾民。蓋國以民爲本。不能撫循而暴

虐之。是傷其本。爾宜體朕至意。

壬申。勅總兵官安遠侯柳升曰。賊屯山寨。其衆雖
少。然薨尾有毒。宜加意防慎。不可忽易。前高鳳極
進。致敗。不可不戒。困乏之道。但斷其汲道。防其走
逸。晝夜勿怠而已。

永樂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北征。次隔寧大閱。諭諸將曰。兵形猶水。水因地而
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形。兵無常勢。能因敵
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
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賞訓

里

節矣

庚午

駐蹕隔寧。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
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瑄。應城伯孫
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
罷其領兵之任。張信託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兼全。弓馬便捷。所向
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
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

駐蹕西涼亭

上曰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晝夜不得喧譁遇有警
惟靜以制之不得妄動寇或遺人口馬馳牛羊諸
物不可貪取恐爲所餌

癸酉

車駕次閭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
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
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
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皇朝世法錄 卷十

賈訓

罵

上召諸將諭曰卿等常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
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
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
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
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翁則士卒附將帥
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
列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
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
險難不獲濟爾等勉之

辛巳

駐蹕威虜鎮諭諸將曰軍旅重事朕在營中此心未
嘗自逸每出一令必審思而後行古人云將者國
之輔輔周國強輔隙國弱爾等宜體朕此心果朕
所行未當爾有深謀長策卽面陳之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己酉朔

上北征駐蹕宜府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時積
陰初霽諸軍部伍整肅旌旄戈甲精彩鮮麗
上悅顧侍臣曰軍容固盛然必將有謀士有勇小大
協心乃克成功

皇朝世法錄 卷十

賈訓

聖

甲寅

車駕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公二匹侯伯都督各一
匹

上諭之曰古人克敵制勝多藉馬然必謂息有素不
然雖有躍雲追風之才不事於閑爾等所領騎士
亦宜精熟訓練庶幾得力

庚申

駐蹕萬全勅大營五軍諸將曰朕不鮮勞勦屢率將
士以驅除虜寇者非志於用武蓋爲中國生民計
也諸將宜協心奮力夫有精兵十萬可以橫行天

下。一人奮軀千人莫敵。今以三十萬之衆當殘虐何患。不克況大義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奮爾謀。勵爾勇。身先士卒。不懈於夙夜。將何功不成。何名不立。關羽張飛皆漢熊虎之將。其生也忠貞。日月其死也。廟食百世。皆大丈夫所樹立也。古今人才不相下。爾等勉之。如苟偷逸。不能卓然思奮。事至而無謀。敵至而無勇。以致失機。非徒墮敗。乃功名國有正法。朕不汝貸。汝等勉之。

乙亥

駐蹕沙城。寧陽侯陳懋奏請進止。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賁訓

罪

上遣勅諭曰。朕既命爾爲前鋒軍中諸事。宜自審思而行。豈朕一一所能遠度。但晝夜慎密。不可疎略。當以古明將之事自勉。更杜絕儉言。庶不誤事。

九月辛丑

駐蹕西陽河。命參順伯吳克忠。安順伯薛貴。都督吳成。蘇火耳。灰柴。永正。李謙等率騎士三千探虜聲息。

上諭之曰。孤軍遠出。前無應援。若三千人一心。雖有勁敵數萬。倖至。可以成功。若將無謀士。無勇。上下離心。雖擁數十萬之衆。祇就擒耳。卿等從朕征伐。

皆百戰不挫者。今深入覘虜。若虜有可乘之機。能出奇擒獲。時汝之功。昔唐李靖以三千輕騎。克復定襄。威震北狄。卿等豈可多讓古人。其往勉之。永樂二十二年二月丁未。命陽武侯薛祿率兵討湖州府叛寇。

上諭祿曰。寇首惡不過數人。必誅之。餘脇從者。宜與分別。蓋百姓皆有父母妻子。豈好逆從亂。其間必有不得已者。宜約束軍士。不可濫殺一不辜。將帥之罪。不有陽禍。必有陰譴。戒之戒之。

五月戊子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賁訓

罪

車駕征阿魯台。

駐蹕開平。

上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帝王之武。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問彼此。今諸人從阿魯台。其脇從之。衆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可。朕體天愛人之意。

丙申

駐蹕清平鎮。卽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在後。

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
金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
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
耶遂命分兵接之

撫士卒

上起義師緣館陶渡河遇一病卒仆於地命左右以
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所宜乘

上曰人命與馬孰輕重人病不能行不載之是棄之
矣吾豈貴馬而賤人哉且彼從吾盡力而病吾乃
不恤之豈爲人父母之道左右皆頓首聞者亦皆

聖明世法錄

卷十

賈訓

哭

感悅

永樂二年十二月丙戌

上因言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
時數因困獵過田家見所食粗糲知其所苦每親
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管轄者
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
人之道亦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
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樂四年三月庚戌有言戍邊軍士勞苦者

上歎曰宣府萬全興和諸衛皆臨邊土瘠產薄未冬

先寒朕嘗親歷其地將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
勞苦特甚今國家雖安然邊備未嘗弛也况腹
裏官軍特加之恩遂命禮部卽遣人運鈔賜之犬
小官軍人各五錠以罪謫戍者不與仍令諭所司
歲給冬夏布必先時支給後時者罪之

永樂五年六月庚寅賜征南軍士家鈔各五錠

上語禮部臣曰朕居深宮猶苦炎暑每念軍士南征
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觸毒鬱之氣道遠未能勞之
悉與鈔五錠給其家

永樂七年五月乙未

聖明世法錄

卷十

賈訓

哭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交趾弗靖父勞士卒屢
涉寒暑雖糧餉不乏而衣履敝壞夫欲人効力而
資用不繼何以資成功其令廣東廣西江西四川
製衣鞋十萬往給之原吉進曰昔楚伐蕭師人多
寒王逆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彼感人以言尚
如此

陛下施實惠誰不思奮交趾餘賊臣知其易手也

永樂八年五月庚寅

上北征次蟠龍山勅清遠侯王友等曰士卒從朕遠
征備極艱難古人爲將皆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未

食不先食朕安得獨享滋味凡軍中所獲牛羊及
光祿寺上供米麵諸物悉均給士卒

六月壬子

駐蹕玉潤山

上出營外見病卒謂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等曰
士卒從朕征戰今旋師在途去家漸近而病固如
此若不收恤必致流離遂命中官周視營內外將
士有病悉給醫藥仍命諸將善撫軍士之有病者
毋令失所

七月丁卯

聖明世法錄 卷十 賈訓

辛

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
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
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臣曰臣等
比見

陛下服御供具儉約蓋將帥有過之者

上曰朕往時在軍中皆然不特此行但此行尤念士

辛勞苦也

永樂九年十二月壬寅

上諭工部臣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

流下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
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戶而薪炭竭
貴數倍蓋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
少每戶給百斤出征者三倍不可惜緩

永樂十二年四月辛未

上北征駐蹕清風臺命大營五軍諸將但官軍有疾
令太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萬全休養因諭
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
不能獨成功若爲將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緩急能
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撫恤無令失所

聖明世法錄 卷十 賈訓

壬

永樂二十年四月辛卯

上北征駐蹕宣府命太醫院增醫士於各營諭之曰
將士國家爪牙今從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艱難食
則慮其饑衣則慮其寒惟恐有所失宜蓋風雨寒
暑饑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況一身遠役哉其令
醫者朝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爲
文具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卯

上北征駐蹕開平適雨卒士有後至而露濕者時其
地尚寒

上通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懋
之至則報之耳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
穽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爲國家除
殘去暴奈何不卹

皇明世法錄 卷十

賈誼

奎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一 目次

成祖文皇帝寶訓

報功

恤舊勞

保全功臣

恤刑

宥過

清釋道

懷遠人

論達人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目次

取夷狄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一

史臣 陳仁錫 謹題

文皇帝寶訓

報功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聞奉天征討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語者勅諭之曰朕舉兵靖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賞典未行蓋緣所司功狀未上功狀明而後論賞此豈一日所能就哉管中山武寧王從我

太祖高皇帝開拓疆土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寶訓 一 報功

後賞典方行不問當時有一語之怨今纔踰月而爾輩有後時之悔不亦過乎。衛戰聞之際雖遇小捷咸卽論報豈當大定之後乃遂忘爾哉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詳實或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爲詭妄以速愆尤庶幾公道明人心服。

十月丙辰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于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但于本廟祭之。

上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

自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卽其廟祭之于義可也著爲令

永樂六年六月丁酉濟陽衛故指揮同知達兀刺

赤之子原成統襲職目青不能視事兵部侍郎方

賓奏請罷之

上曰有疾其職可罷其父有勞祿不可罷與之全俸

俟有子長成仍令襲職

永樂八年四月丁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賞罰

二

勳功

車駕北征駐蹕清水源撫寧縣老人張甫通遷安縣

老人何彬督運皆至。

上聞而嘉之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忠義之心人人有

之此兩人皆以白衣隨軍督運而所領之衆如期

皆至非撫綏有道豈能得其如此凡有功者當朕

何愛于一官可皆授本縣縣丞免視事使優游安

佚以終其老

永樂十年六月庚午兵部尚書方賓等引奏奉天

靖難故官子弟比試襲職

上可之已而復召賓等諭曰朕適見所引故官子弟

比試者不覺愴然蓋初舉義之時其父兄忍飢冒

寒艱苦百戰不幸有成子戰陣或歿于疾病今觀

其子弟皆羸弱若令如例比試而後襲職必未聞

武事而因是絕其蔭祿無以自存矣今可令襲職

給全俸俟長成比試不中罷之未晚

永樂十五年七月甲戌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言幼

官襲職者有免缺例不應襲

上曰命武臣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

相貌孫贖既胆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皆望祿及

子孫一不得襲卽祿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賞罰

三

勳功

免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壬午陞山東安丘縣知縣張

旗爲山東布政司左叅議縣丞馬拯爲右叅議并

賜鈔幣紫衣先是反賊賓鴻等攻圍安丘甚急城

中素無兵備旗余卒率民男女嬰城死守賊不能

攻而官軍繼至賊敗走事聞

上曰將帥虐民縱賊縣官能禦賊保民人但堅志奮

力何事不濟旗等宜寵異之故有是命

恤舊勞

永樂三年正月庚申

上諭戶部臣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嘗同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己心以失人心爲庶民且不可況人主乎

永樂四年四月丁卯鴻臚寺臣奏順天府老人三十餘人謝優免稅糧

上曰耆老遠來不易光祿寺與酒食禮料與道里費宜歸還諸老人論之曰往者連年軍旅北方之民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四 恤勞

供給勞困朕未嘗忘之比歲農種如何民力稍復舊否諸老人叩首曰仰賴

陛下鴻恩蘇息調養漸復舊矣

上曰朕久居北京心念之欲來視念民力未復恐重困之今若等歸論勉鄉人子弟勸力務本相勸爲善毋爲不善斯汝耆老之職復叩首謝

上領侍臣曰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調理之庶幾可安不然病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永樂六年六月庚辰詔論北京文武群臣曰北京軍民數年之前或効力戎行或供億師旅備歷艱

難平定以來勞悴未蘇比以營建北京國之大計有不得已重勞下人然隱於朕懷不忘夙夜屢勅諸司務隆體恤而任事之人略不究心驅迫嚴苛貪漁剝削致其窮悴赴訴無所以廉得其實悉其于法自今北京諸郡不急之務及諸買辦悉行停止其民之流移來歸者免賦役三年奉天靖難始終報效之家厚加存撫爾等其恪遵朕言違者不宥

十月丁酉勅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欲於鞏昌易取西平侯家所畜善馬以充募牧苦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五 恤勞

太祖高皇帝時勲臣之家皆令畜馬蓋相與共享富貴之意朕遵承惟謹爾此舉雖出爲國然非朝廷優待勲臣之道其止勿言

永樂七年三月丙寅勅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後軍都督府曰北京軍民昔同艱苦供億餽運城守攻戰萬分一生朕未嘗忘之今巡狩至此宜加恩澤凡奉天征討將士及始終報効人民除十惡強盜不原其餘有已不分已未發覺皆釋之已發充軍者官復原職還原伍民還原籍永樂九年正月辛巳順天府查例等縣民奏所收

官草因雨泥濘而法司坐以侵欺責償甚急乞寬卹。

上曰北京近縣之民朕嘗用兵終年供餽雖勞不厭今國家無事縱有侵欺猶當以前勞宥之况無侵欺可枉之乎特命釋之人賜鈔五錠爲道里遣還十二月乙未雨雪寒甚

上御武英殿召禮部尚書呂震諭曰昔奸臣構凶朕率師征討當風雪苦寒之際將士有墮指裂膚者而勇氣不衰今

宗社已安朕居天位適對此景思督艱難惻然動心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六

恤勞

凡諸靖難將士各賜之鈔都指揮人三百貫指揮二百五十貫千戶衛鎮撫二百貫百戶百貫百戶所鎮撫百五十貫旗軍百貫故官并總小旗父兄皆在軍中凍傷者皆如例。

永樂十年六月癸亥刑部侍郎張本言浙江送至奸惡鄭公智外親宋濂之孫請如法罪之。

上曰濂名儒事

皇考于開創之初嘗有勞矣其子孫雖奸惡之親而論濂之勞當宥可宥之還歸。

辛未命禮部賜奉天靖難子孫襲職者鈔都指揮

襲久者一百五十錠初襲者一百錠與賞者金吾右衛指揮陳興等四百七十六人。

上顧謂侍臣曰諸將與朕同起艱難亦當同享安樂而今有亡歿不逮者矣雖有子孫襲職豈能悉得其所昨在宮中對諸子諸孫甚樂因念及諸將子孫心不能已故加之恩蓋朕于一飲一食之際未嘗不思艱難之時學士胡廣等對曰

陛下所以得衆心保洪業蓋在於此。

保全功臣

永樂四年二月己卯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七

恤勞

上命兵部凡軍官有罪謫戍邊立功者悉復其職因曰玉有玷磨之可使瑩衣有垢濯之可使潔人性皆善艱難頓挫之後豈無悔過之意哉。

永樂五年十二月甲午以

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復諭之曰自昔人君有天下皆賴將臣以靖禍亂功成治定則期共保富貴以貽子孫然往往不能保全而至於覆敗蓋亦爲臣處高位者易至於驕縱冒刑憲者多至于怙終人君代天理物賞善罰惡一出至公苟有毫髮偏徇則何以服天下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立法垂憲傳之子孫功臣有犯必訓飭再三不悛然後寘于法雖在親舊未嘗曲貸當時天下之人咸謂

太祖英明剛斷至公無私朕繼承大統卿等宣力事朕誠願相與遵守憲度共保富貴而君臣之間事有難處蓋盛滿之餘驕縱于法置而不問則違祖宗成憲悉處以法則若朝廷少恩今以太祖成諭功臣訓勑備錄于前爾等遵之則福臻逆之將禍及必然之理敬之慎之

永樂七年七月辛巳書諭皇太子曰比巡狩北京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八 齊金功

道經昔日戰場追念往事愴然寒心又念諸將相從者皆欲保全於永久然人情貴則生驕驕則作過及犯而宥之則枉法罪之又傷恩反覆思惟不若先事致戒君臣之間得保始終今以

太祖高皇帝戒諭功臣鐵榜及律條定制并近所授勅諭通錄之人賜一本俾時覽省以保富貴其在北邊者皆已頒給在京師者今發去至即給之爾於此亦可以知保全功臣之道也

永樂十九年五月壬戌給授陽武侯薛祿惠安伯金玉永順伯薛斌鐵券并封贈其三代誥命

上謂祿等曰卿等事朕久勤勞亦多所以致此不易矣但人情位高易驕祿厚易侈宜思得之不易保之惟艱則安榮始終傳及後嗣勉之勉之

恤刑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

上謂刑部都察院臣曰前勅法司令囚人入米贖罪以省轉輸之勞近聞有貧不能致米憂戚而囚者期欲生之乃速之獄非朕本意自今凡人命十惡或罪強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或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或罪五年後錄爲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輪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仍選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九 恤刑

永樂元年十月己酉大理寺卿薛昂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具獄凡或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夫治獄得情尤難鞭朴塗楚之下罪人成于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分遣御史宜具實慎刑之意授之使論決之際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辨釋必揆之以理

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十一月戊寅。錦衣衛臣秦抵殊。處罪一人。請決。

上審知有可矜之情。特有之。使屯戍興州。且諭刑部。

尚書鄭錫等曰。人無不可爲善。此人一時迷誤。犯

罪當死。朕矜其情。故有之。使屯戍。在彼得改過。自

新在國家。得一人。排可以食數人。則亦有利。自今

罪人於法當死。而情有可矜者。准此例。

閏十一月甲子。

上曰。與侍臣論慎刑。

上曰。孔子云。何以守位曰仁。法司每奏。必因當決。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賞罰 十 慎刑

未嘗不反覆究思。稍有一毫可生之情。即期寬減。

猶慮獄訟不得其平。故嘗勅諸司慎。卹。又曰。往年

朕躬臨戰陣。凡所俘獲。亦未嘗輕戮一人。況今日

爲天下之主。可妄殺哉。

十二月丁丑。錦衣衛臣秦福。建送至亂冠若干人。

法當棄市。

上曰。朕嘗許以不殺。今殺之。是不信。不信則後來者

之路塞矣。俱宥之。謫戍邊。錦衣衛臣復奏。冠有婦

女一人。奉據掠得之。今已爲妻。合當俱發邊。

上曰。本惡良民。不幸爲冠所掠。可釋歸原籍。

承樂二年四月丁丑

上諭三法司官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

仰給。必死。輕罪而歿。與枉殺何異。今令五府六部

六科協助兩等。盡數日疏決。凡死罪獄成者。俟秋

處決。輕罪即決。遣有連引待詳。未能決者。皆令出

獄聽候。復論之。曰。古人治獄。每於死罪中求生。道

今不可使罪無大小。皆論於死地。刑罰公則民畏。

刑罰濫則民玩。不可不謹。

九月丙寅。刑部言有千戶違法。縫夾皮爲鞭。灌桐

油其中。以決罰人罪。當杖。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賞罰 十一 慎刑

上曰。制皮鞭罰人。取其柔薄。蓋刑具之輕者。示辱而

已。今用皮鞭。又灌油其中。倅人甚矣。用心殘酷。如

此。豈可使長人杖之。仍罷其職。

十月丁酉。刑部尚書鄭賜等奏。會諸司官錄四

上召諸司官諭曰。理刑必務明慎。譬諸農人之耕。爲

去稂莠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

之矣。刑以除凶人。若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

善人害之矣。爾等皆宜盡心。不可怠忽。

十一月甲辰。

上御奉天門。錄囚。參所矜宥。囚已皆出午門。尚慮有

枉抑者復召錦衣衛指揮程遠鴻、臚寺少卿卨旌等謂曰：「囚皆久困於獄，而乍至朕前，久困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則刑罰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其有辭，卽來白。」

永樂四年五月庚寅

上召三法司官諭之曰：「朕屢命爾等決獄，貴明而無滯，明則有罪不與無罪者同免，滯則無罪將與有罪者同困。前日刑部言遼東衛官縱軍士往高麗者一，指揮專理屯田未嘗與知而一槩逮繫，久不聖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主 刑」

疏決。至於病危，假令病竟不治，此人何罪？卽是法司枉殺之，司理之職重民命爲本，輔君之道施仁政爲務。爾等任大臣掌邦憲，而怠忽若此，耶？今天氣已熱，除犯斬絞罪繫之，其徒流以下，皆令所在聽發遣。

八月丙辰，三法司奏敎誘齊王爲不軌者數人罪，當棄市。

上曰：「旣死則不可復生，更慎之。齊王朕親弟，其素性狠戾，朕尚不能化之，何可盡誅他人？再詳審之。」

十一月己卯，法司進月繫四數。

上閱之，凡數百人大辟，蓋十之一。謂刑部尚書呂震、大理寺少卿虞謙等曰：「旣非皆死罪，今天氣寒沍，而悉繫不決，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難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准贖罪，卽發遣。大辟繫聽決。」永樂六年九月己酉，刑部給事中張信劾奏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致有疫死於獄者。

上惻然曰：「朕敎命法司無滯獄，卽是爲稱職。乃視人命如草芥，遂召尚書呂震等切責之曰：「汝坐享厚祿，而飲酒嗜嗔，不事羣臣，無輕重駢死獄中，汝不卹汝不畏鬼罰，不畏朝典耶？」期三日，除大辟罪。」聖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主 刑

餘雜犯死罪以下疏決，違者不宥。

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四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寔，請處決。

上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一有不實，則死者銜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犬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于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

汴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榜掠吏不勝
卽引服僧之從者惻吏無辜赴官首其辜逮僧鞫
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
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
人寬抑爾等其詳審之既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永樂七年閏四月丙辰行在刑部都察院錄囚
上諭侍御史盛等曰古人制刑斷罪必出至公謂之
欽恤者欲其敬慎惻怛使有罪者不幸免無罪者
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已後來之弊如楚伯州犁高
下其手以教挈囚漢張湯舞文巧誣操縱任心是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宣訓 古

非失實枉直倒置卿等宜用爲戒務存公道今輕
罪已照例發遣重者必五覆奏庶合古人欽恤之
意

九月壬申

上諭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明刑慎罰朕之
本心是是非非爾等當究情實隋煬帝時盜發令
于士澄捕之牽連二千餘人悉論成大理丞張元
濟怪之推尋多非真盜但以謗管不勝自誣服其
問真爲盜者五人而已而以被旨斬決不復執奏
並殺之煬帝固無道然元濟等之罪亦大矣朕數

戒爾等存矜恤須體朕此意必循至公若違朕意
致無罪之人冤抑以成是汝等殺之有不陽責必
有陰譴矣

永樂九年四月癸巳刑部都察院言各布政司按
察司所鞠重囚審覆明白者請遣官臨決

上曰驛云審覆明白然能保其中悉無冤乎京獄有
冤者得擊登聞鼓自陳彼在數千里外或有冤欲
自陳難矣人命既絕不可續寧緩無急果若有失
緩可以改急則欲改無及其再遣人審覆來聞而
彼遣官決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宣訓

五 恤刑

九月戊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朕自莅祚
以來敬于用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故今再三詳
獄必使罰適中而人服爾等雖面承朕訓然聞屬
吏因循苟且未盡得中自今除謀反大逆審覆無
異決不候時其餘死罪可具疏情犯進來朕詳覽
之仍五覆奏然後加刑天地神明鑒臨在上朕不
敢忽爾惟欽哉

九月己卯刑科給事中曹潤等覆奏處決重囚
上曰大辟重罪不可率易論決苟一失當死者含冤
無寃大抵善惡報施理所必有如犧牲天生以養

人若殺之過度猶無善報况殺人乎自今遇此重囚既覆奏仍錄所犯之情封進朕燕居得詳覽之俟封進之後有命然後決之

十一月丙子刑科部給事中曹淵等言曰者

上以天寒念獄囚淹滯勅近臣就獄審錄輕卽釋之臣功見其中有淹滯一年之上者且一月之間瘦或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得示懲而輕者或干無辜其三法司官皆明彰國典以戒將來

上召法司論之曰朕於一物不忍傷害况人命乎爾等不體朕心寬濫如此縱不畏國法獨不畏陰譴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大理

耶姑記爾罪徒流以下期三日內皆決放重罪當繫者亦須矜卹無令或于飢寒

十二月辛丑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聖王治天下未嘗廢刑亦未嘗毫髮不慎朕屢諭爾等詳慎刑獄非輕惡重罪者遇盛寒暑必存卹之此聞徒流以下往往有或于獄者又蔽不以聞夫殺一微物有陰禍人命甚重爾等怠肆如此天監在上其能免乎已往之事姑宥不問自今致勤夙夜無蹈前過苟復蹈之國有明憲

永樂十年十月己未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出繫

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遣醫療之因諭之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存矜恤後世以治刑爲能事則必流於刻剋吏必爲朝廷飲怨于平民卿等不宜有此有此者立速改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己巳勅諭三法司官曰爾等職典刑獄議之際必務詳審罪入大辟者先疏情實來聞而繼以五覆必不可恕而後決之則或者無憾爾空夙夜敬慎毋爲深文苛察毋以愛憎爲操舍務使法平訟理以副朕欽恤之意其或肆情徇私罰及無辜雖或目前苟逃刑憲天地鬼神鑒臨在上不爾貸也爾其省之

癸酉行在刑部奏決囚其間有於律雖輕而論情則重者請真重法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

四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辰命法司及北京行部錄

上諭之曰方今嚴冬困圍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並受幽繫飢寒瘼久非德政也爾等卽具成獄及所疑者進來朕親問之

永樂十三年十月壬辰法司奏曰支官糧者
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五
覆奏著爲令

永樂十四年五月甲午總兵官都督金玉等擒獲
山西廣靈等縣山寇劉子逆等百三十五人械送
至京

上謂行在刑部臣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因飢窘或爲
官府所害不得已相率爲盜可止罪其首惡以示
懲戒餘皆免必發交吐南冊奉議河池向武五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賞罰 大 雜刑

銅鼓各衛充軍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庚辰令自今在外繫囚當處
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

上謂法司曰刑聖人所慎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
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成有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
災朕屢詔寬卹然處在外諸司罔體朕意濫及非
辜故令衣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尤須
愼慎不可輕忽

有過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申陞都指揮使景福爲

右軍都督僉事都指揮僉事薛貴爲後軍都督僉
事徐甫爲浙江都指揮同知並加賜賞初

上陞功臣福等有罪不預至是

上謂兵部臣曰諸將士從朕征討出萬死一生一賞
半誤得之良難而武人不諳禮義易于犯法朕旣
棄過錄功卽可如個陞賞于是福等皆預恩命
永樂元年五月乙未勅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曰比聞大寧諸衛官軍多逃于口外相聚劫掠罪
本難容朕念此輩皆

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奮力效勞後因一時畏罪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賞罰 尤 有過

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奪陷爲盜賊改過無歸可
卽差人齎勅往諭朕意旣往之罪咸釋不問安革
心悔過各復職役庶幾父母妻子相安於無事若
執迷不悛發兵剿捕禍及閭家悔之無及

六月丁卯泉州衛金門千戶械送所獲海島逃民
至京師言其數嘗劫掠海濱請誅之

上曰或者其初窘于飢貧不然則有司失于緘撫逃
聚爲盜蓋非得已命釋之且問曰尚有逃聚未歸
者乎對曰多有之因遣齎勅往諭之勅曰爾本國
家良民或困于衣食或苦于吏虐不得已逃聚海

島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惡死人之同情帝王體天行道視民如子當洗滌前過咸俾自新故已獲者悉宥其罪今就俾齎勅往諭爾等朕已大赦天下可卽還復業安土樂生共享太平若執迷不悟失此事機後悔無及其後勅書至彼皆相率來歸矣十月乙丑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盈朒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逮治

上曰人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于計數或成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干

干迫促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詳具進來

永樂二年二月戊寅大理寺臣奏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請論還例律

上問工部臣曰小秤之禁已申明否對曰文移諸司矣曰榜諭於市否對曰未

上曰官府雖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則不犯令不從則加刑不令而行之不仁其釋之

三月己巳

上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論曰爲治貴得大體比

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月日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閒謄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當罪之

上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亦今從傍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永樂四年五月丁酉都督程達有罪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主

上特有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遂勅晟曰都督程達犯姦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從爾立功蓋其才足當一面其餘文武官有罪發立功者各量罪之輕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當其才成功可必既而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爲善者怠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爲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六月丁亥先是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詣天津衛

所部海舟必約日同發不得先後遲者治本舟部運官罪至是瑱遣人奏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雖同日俱達亦無所損然違同發之約應罪各舟部運官以戒後來

上曰姑宥之顧謂侍臣曰始患海寇爲患故勅令同發今已濟而無損雖違約當愆然海道甚艱其功可以贖過大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討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服何服功哉

十月丙辰先有吏科給事中犯法繫獄至是其父代陳情願改過自效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賢訓

重 宥過

上命釋之仍諭之曰再犯不宥矣已而顧侍臣曰被罰悔則爲惡之心確知罪惡改則向善之心萌故許其自新而戒其再犯侍臣對曰昔聖人於怙終加賊刑正謂此也

永樂七年正月辛未復貴州都指揮僉事俞讓官初讓買番人爲奴奴殺人叛去事連讓罪應流

上知讓前征交趾有功且才能可用諭兵部臣曰古者用人取其長棄其短故無遺才而有成功人孰無過亦孰無良心上能寬假之下亦必思復故秦穆公不廢孟明辛勝胥而興霸業朕嘗愛惜人才

苟有所長必不以微瑕棄之今讓之罪惟不能約束奴耳可恕遂令復職

永樂九年三月丙子直登聞鼓給事中言有縣官以贓罪謫戍邊擊鼓陳者

上命三法司審之曰無令負冤三法司訊之其人言實受贓蓋年踰七十昏耗致此不敢逃刑惟

上天地大恩幸垂哀憫當改過自效三法司以聞上曰老而不戒得無足卹但臨罪能悔可恕姑屈法宥之然其年已七十雖改過無所用今還鄉爲民已卯刑部奏民有盜勸善書者於律凡盜當黥發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賢訓 重 宥過

戍邊

上問點未對曰已黥

上曰朕嘗命爾等罪當黥者其所犯來白若情可矜憫者寬之蓋黥即爲棄人欲改過無繇矣況盜勸善書原其心在好善但取之不以道耳豈可比盜財者然黥之其免戍邊又令錦衣衛去所黥字

永樂十二年二月甲申兀良哈福餘泰寧朵顏三衛納賄罪馬至遼東勅都指揮王真等每馬予綿布四疋初三衛嘗竊掠邊戍勅令納馬三千匹賸

罪至是馬悉至

上曰蠻夷之人服則赦之。故命予布。

永樂十六年二月癸巳。民有告言湖廣隨州及康強縣藏各處逃民五百餘戶。有出入官府。蠹政害民者。有左道惑衆者。有肆行劫掠者。不治爲患。將甚。

上曰。人孰不欲保聚鄉里爲良善。此蓋阨於飢寒。而有司不能撫綏故耳。可遣一循良御史往諭之。歸。不須治罪。遂命監察御史歐陽和行。和至諭以德意。民間。

上不治其逃徒罪。皆欣出首服。和悉散遣歸。惟出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孟 清釋道

入官府蠹政害民。及動衆劫掠者。論之如法。

永樂十七年正月丙寅。監察御史李偉奏。江西新淦縣逃匠雷劍南等聚衆拒捕。

上命都督馬聚都指揮劉忠領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劍南等自詣歸罪。

上覽奏。謂侍臣曰。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命皆有之。遣使馳召聚等還。

永樂十九年三月丁亥。詔諭瓦剌部落曰。瓦剌部落。往年寇邊之罪。已在赦前。一切不問。自今其頭

目人等。能據誠來歸。悉授以官。初瓦剌爲土魯台所敗。其部衆流散。有近我邊境者。懼爲邊將所執。故下詔安之。

清釋道

永樂五年正月辛未。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被刺爲僧。赴京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上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其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孟 清釋道

肅又歎曰。朕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肆如此。何況後來。此不可宥。

九月庚午。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僧會司奏。縣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爲僧者。令披剃給度牒。不聽。

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爲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永樂十年五月丙午

上謂禮部臣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群生。今天

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脩齋誦經。動輒較利。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游蕩荒淫。略無顧忌。又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舉一動。或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卽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永樂十六年十月癸卯。

上以天下僧道不通經典。而私簪剃者多。命禮部定通詞。榜示天下。今後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僧道

天 清靜道

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隣里保勘。無碍。然後得投寺觀。從師授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司。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爲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出家。有亡命避罪出家者。併寺觀住持罪之。

懷遠人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

上諭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時。諸蕃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

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于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來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論之。使明知朕意。

永樂元年二月丁卯。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雲南麓川平緬宣慰司土官思倫發原輸差發銀六千九百兩。續又增辦一萬八千兩。今思倫發卒。前此有虧兌者。皆已調之。近西平炭沐晟言。以後續認者。難於爲額。俟二三年民食給足。可令再輸。

上曰。馭夷之道。使知歸向朝廷。不失臣節。可矣。豈資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賞罰

毛 懷遠人

其利耶。正以原額爲定。增辦者。悉除之。

九月己亥。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入貢。已至寧波府。禁令。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鬻於民。宣命有司。會簡番舶中有兵器。籍封送京師。

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修朝貢。危蹈海波。跋涉萬里。道路既遠。貲費亦多。其各資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拘之禁令。至剛復奏。兵器民間不得私畜。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送官。

上曰。無所鬻。則官爲準。中國之人市之。毋拘法禁。以

失朝廷寬大之意。且沮遠人歸慕之心。

十月甲戌。西洋刺泥國回。哈只等來朝貢方物。

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乎。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不聽。

永樂二年二月丁丑。

上召母進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

上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

垂顧問。彼必不樂。侍臣進曰。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賈訓

天 聖遠人

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何所問者。皆田獵之樂。

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喻。

上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心必

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五月甲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琉球國山南王

遣使貢方物。就令賁白金詣處州市。敕罷法當遠

問。

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於遠人

當懷之。此不足罪。

九月壬寅。初。中官往使真蠟。將歸。有隨從軍三人。

適索之不得。國王以其國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是。禮部引見。

上曰。中國人自述。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語

言不通。風俗不諳。吾焉用之。況其皆自有家。寧樂

處此。爾禮部給之衣服。予道里費。還真蠟。尚書李

至剛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適于彼者。或爲彼所

匿。則此三人亦不當遣。

上曰。不用逆詐爲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

福建布政司奏。選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其舟爲風

所漂。至岸官已籍記。舟中之物請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賈訓

无 聖遠人

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兩國通好。是蕃邦美事。

其舟爲風所漂。正宜矜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

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善。況朝廷統御天

下。裁其令布。政司舟壞者。爲之修理。人乏食者。給

之粟。俟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十一月庚戌。

上御奉天門。視朝。西北諸胡來貢。命光祿卿賜食。既

罷。禮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上曰。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

豈聞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使馴帖。況虜亦飢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來者。推誠待之耳。

永樂三年正月乙丑。湖廣都指揮謝鳳等奏。招諭答意等五寨生苗。皆向化。刻箭爲誓。不復叛亂。

上謂掌前府事隆平侯張信等曰。蠻夷雖頑。猶然亦有信義。今既向化。當以信撫之。稍有侵擾。彼將不直。朝廷其以所刻箭付湖廣都司藏之。仍戒飭有司。務益懷綏之道。

永樂四年正月戊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錄

手 懷遠人

上宴群臣於奉天門。蠻夷酋長預宴者。皆起舞稱壽。曰。臣等生居絕域。習見僻陋。今日復覩天朝太平樂事之盛。臣歆且有光。

上曰。朕爲天下主。使天下之人皆同享此樂。朕之心也。衆歡呼稱萬歲。

永樂五年六月癸卯。

上問禮部臣。近四夷之情何如。對曰。蠻夷繇來叛服不常數年。

陛下懷之以恩。待之以禮。今皆悅服。無復反側之意。上曰。朕素待之以誠。彼或不誠。亦不與較。故亦有感。

激愧服者。孔子嘗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聖人之言。萬世可行。

永樂六年十二月己卯。雲南孟良府土官知府刀交遣其弟貢象及金銀器皿。禮部言刀交嘗搆兵攻劫鄰境。誦詐不誠。空却其貢。

上曰。蠻夷能悔罪來朝。可嘉矣。往事不足深責。命受之。而賜之鈔幣。

永樂八年十一月癸未。賜國子監琉球等處生李傑等。并其從人冬衣靴襪。既而從容與群臣語及之。禮部尚書呂震曰。答唐太宗與學較新羅百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錄

手 懷遠人

皆遣子入學。當時僅聞給廩膳。未若今日賁與周備也。

陛下聖德前古未有。

上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我。

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著爲令典。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朕安得違之。

十二月丁未。勅諭鞍靬太師阿魯白曰。爾遣脫忽歹等來。言元氏子孫已絕。欲率部屬來歸。爾此心朕具悉之。朕奉天下君。惟欲萬方之人咸得其所。

凡有來者皆厚撫之初無遠近彼此之問脫忽又致爾言謂反刺之人非有誠心歸附彼如誠心歸附當遂獻傳國之寶矣彼誠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嘗重此寶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主天下豈有此寶蓋帝王之寶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爲寶則元氏得之當永保天位福及子孫何至衰敗凋落如今哉朕忽安等回特遣指揮岳山鎮撫丁全等偕行諭朕之意并賜爾絲幣至可領也永樂九年二月甲辰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爾等來朝置督罕河衛命馬吉爲指揮餘爲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一

圭

作述人

千百戶鎮撫賜諸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上諭翰林學士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貪殘自昔徵爲邊患勞動中國至宋歲賂金幣剝及丁人膏血卒爲大患今既畏服來朝則恩遇之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永樂十年六月辛酉遼東建州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奏塔溫新附人民缺食乞賑貸之上謂戶部臣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遠人歸化尤宜存恤其卽遣人發粟賑之毋令失所

永樂十一年五月庚寅國子監琉球生模都古等三人奏乞歸省

上謂禮部臣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宜厚賜以榮之遂賜絲幣表裏襲衣及錢爲道里費仍命兵部給驛傳

八月乙丑命鎮遠侯顧成充總兵官都督梁福等副之統率湖廣貴州二都司及武昌三護衛所調官軍二萬人勦捕臺羅等寨反叛苗寇

上諭之曰蠻夷叛服不常蓋其素性今討之非難但慮殺傷過多耳卿等至境上且按兵勿動已遣人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一

圭

作述人

賈勅招諭如招諭不服進師未晚

永樂十四年六月乙亥廣東儋州土官同知王賢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來朝貢馬賜鈔幣遣還

上謂行在禮部臣曰黎人遠處海南素不需王化今慕義來歸而朝貢頻繁殆將困之非存撫之意自

今生黎土官峒首俱三年一朝若爲令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甲寅車駕非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想爲前鋒遇轡輟王子也生土千率妻子部屬來歸想遣人馳奏仍

附進也先土干奏書其略云臣也先土干窮處漠北旦暮遷徙不常又見忌于阿魯台幾爲所害者屢矣危不自保仰惟

陛下體天心以愛民今四海萬邦皆蒙覆載生育之恩豈獨微臣不需洪化謹率妻子部屬來歸警諸草木之微得依日月之下露被光華外且無憾謹昧死陳奏

上以示群臣且曰烏獸窮則依人黠虜亦然但彼既來歸我須懷之以恩即日勅寧陽侯陳懋曰也先土干順天道來歸誠心可嘉空厚撫綏其家及其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書

實錄人

部屬其貴財尊畜一毫勿有侵損庶不孤遠人來歸之心勅也先土干曰爾智識卓越灼知天命親率部屬來歸可謂超群出類者矣朕覽奏良用嘉悅爾以誠心歸朕朕以誠心待爾君臣相與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已勅寧陽侯陳懋偕爾同來在途愛重以副朕懷也先土干者在虜中尤以黠桀自豪云

已巳

駐蹕天池寧陽侯陳懋以也先土干也先土干還望

偶入見

天顏尚有懼色

上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悃久願來歸但爲阿魯台等牽繫今幸見

陛下是天賜臣再生之日也

上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爲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天道恒與善人爲君體天而行故爲善者必錫之以福爾今順天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富貴勿憂也先土干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命悉賜酒饌也先土干退謂所親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書

實錄人

上諭文武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先土干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歸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及織金襲衣遂賜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饈悉較以賜之宴罷御用金杯等物亦賜之于是左右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乙亥

車駕發萬全。

上乘馬忠勇王金忠一騎後隨。

上詢其虜中事對曰虜中歸心天朝者衆但爲兇渠所制不能自拔耳。晚次沙嶺賜忠勇王金忠等酒餼又賜勅勞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身家富貴子孫蕃衍垂名青史。永遠有光爾明達天道卓然超越于一方天必祚爾及爾子爾孫于無窮芳名偉績又豈呼韓邪突厥頡利之可擬哉。爾其勉之思拜受譯者宜讀訖忠及家屬部落皆拜舉手加額呼萬歲。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美 懷遠人

論遠人

永樂元年八月癸丑勅安南胡奎曰朕君臨萬方體天爲治一物失所時予之辜今占城言與爾隣壤爾屢興兵侵其土地殺其人民剽掠財物占城之人困爾荼毒夫兩國土地傳自先世而至於天子何得恃強踰越爲惡受禍古有明戒然事已在敕前茲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則兩國並受其福爾其欽哉。

永樂三年七月壬子車里宜慰使刀暹荅還頭目

懷線思奏舉兵攻八百大甸宣慰使刀招散哉。

上賜勅諭曰八百小醜負朝廷恩德阻遏使臣肆爲慢侮固公義所不容然朕爲天下生民主體上帝好生之德一民失所朕爲不寧彼八百爲不善者不過首領數人其下軍民皆朕赤子兵行之際寧無多傷況其土官幼弱無知多因奸邪小人教誘所致今已遣使諭其土官改過遷善而索其惡黨乃孟昉等若八百執迷不悛爾等卽合兵征之但擒其首惡而撫安其衆無多殺戮仍擇其支屬賢者奏聞立之若其悔過服罪卽止兵勿進。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美 懷遠人

永樂四年閏七月己巳雲南守臣言緬甸軍民宣慰使那羅塔檀加兵孟養殺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請發兵討之遂遣行人張洪資勸諭曰人君受命主宰天下必明法令一人心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各安其生朕自卽位以來萬姓歸心四夷聽命爾那羅塔亦克敬順天道恪修貢撫安一方之人朕甚嘉之今聞與孟養構兵殺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虜掠其人侵其土地何異往者之心也援之國法其可容乎。遣臣請發兵問罪朕慮大軍之行濫及無辜今特遣行人賁勸諭爾其易心改德。

勉循善道遠所侵地及虜掠之人自今奉法循理各守疆場以安其民庶幾可免前罪如復冥行不悛天討必加悔將無及

永樂九年五月乙酉

董卜韓胡頭目南科遣人朝貢且言客隆蒙礪門二招討與兵侵掠鄰境阻遏道路請兵伐之命禮部賜南科絲幣表裏且降勅諭曰天子上體天道以好生爲心今天下之人皆朕赤子撫之一視而無間雖千百中有一二輩爲惡造罪然豈可因一二輒系及千百爾以容隆蒙礪門二招討之惡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賈訓

美 篇道人

兵誅之夫兵戈所過必累善良當別遣人諭令改過若其稔惡不悛發兵未晚宜善撫爾民保爾境土以俟

馭夷秋

永樂元年正月甲辰設普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時慈長來朝言建文時於其地置貢寧安撫司以故父者昌安撫近吏部遵舊制奏罷安撫司然本境地瀾民稠歲於普安軍民府輸餉三千餘石且路當要衝舊有湘滿等驛乞仍設安撫司督治爲便

上曰

祖宗大經大法萬世不可改其他若時有不同後世當因時損益以便民者豈可執一而不知變通之道天下之人既以爲便則當從之命吏部仍置安撫司改貢寧爲普安賜以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三月戊戌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則皆黨之空令一槩操練庶可長久兼用

上遣勅諭之曰卿策固善朕慮土軍皆夷人樂散逸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賈訓

美 馭夷秋

而彈拘束若役之同于官軍或情有不堪蓋馭夷之道當順情以爲治可斟酌行之

九月甲午西平侯沐晟奏雲南車里宣慰司土官刁邏峇令其下剽掠成遠虜其知州及民人以歸請發兵討之

上諭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果若不從然後加兵則亦有辭昔

皇考之世思倫發爲其下所逐初但遣人諭之彼怙終不亡乃發兵殄之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賜賚諸

夷而遽繼以兵自此何以取信且聞車里已納上威遠印信是悔過之心已萌可令雲南都司移文諭之若能格心嚮化不必發兵遂勅啟曰兵重事也危道也不若且令雲南都司移文諭之如能格心嚮化卽兵可止若諭之不悛加兵未晚其訓練將士以俟

永樂二年四月癸未麓川平緬宣慰司并木邦孟養二府俱遣人朝貢平緬所遣使者奏木邦孟養叛侵其地禮部臣言宜以孟養木邦貢使付法司正其罪庶蠻夷知懼不敢侵越隣境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賈訓

罕 聚夫侯

上曰蠻夷相攻奪自昔有之執一二人罪之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朝貢之使祇沮遠人嚮化之心可令西平侯遣人諭之

永樂四年正月戊戌安南胡奎奏請還前安南王孫陳天平

上從之天平陛辭奏曰臣亡國餘孽荷

陛下大德煦育生成得反故國承已絕之宗復已失之位是使亡魄再生朽骨更肉臣雖庸愚實切國

報尚望

陛下天地父母曲加垂顧終保餘齡

上曰自古亡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之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內徒朕爲主于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爾其明以燭微智以防患仁以恤下寬以容衆庶無後憂賜羅綺紗衣各二襲鈔一萬貫

辛酉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言哈密忠順王脫脫爲其祖母速哥失里所逐遂遣勅諭哈密大小頭目曰安克帖木兒死朕念一方之人無所統屬其姪脫脫久在侍衛朕撫之如子遂令襲封王爵仍回哈密承其宗祀撫綏其人比聞其祖母以脫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賈訓

罕

聚夫侯

脫不能曲意奉承一旦遂出之然脫脫朝廷所立雖其有過不奏而擅逐之是慢朝廷老人昏耄任情率意不顧禮法如此爾大小頭目豈亦不知有朝廷故坐視所爲而不言耶朕念此事初非出汝等本心故特勅諭爾宜卽歸脫脫復其位盡心贊輔之俾善事祖母孝敬如初則爾哈密之人亦永享太平之福于無窮

四月戊寅車里宣慰使刀遲答遣使貢馬復遣子刀典受學國子監初朝廷出師征八百元江軍民府遣人助給輓運抵車里之境悉爲其守者阻遏

時乃進答從征八百不預阻過事然懼為元江所

構故遣典假受學之名為質實朝廷不疑之

上諫其意諭禮部曰賈子衰世之事朕惟誠待人

不以此也進典謂之曰爾遠來求學固是美意然

使爾父母且夕憔悴萬里之外朕所不忍夫學之

大者為忠與孝爾編善事父母常存心上忠朝廷

下卹一境之人卽此是學且歸語爾父爾敬事朝

廷之心朕所深矩但保終始始決非他人所能聞

也遂賜典束服鈔幣命隨貢使同歸

十月癸卯先是兵部尚書金忠等言湖廣洪州泊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蠻夷 里蠻夷長官司所屬蠻民吳蘭吳廣吳塘華等以

妖言聚眾為亂攻劫其傍近人民有司招諭不服

請發兵勦之

上曰蠻夷作亂亦常事而兵行不免傷及良善其令

湖廣三司再遣人招諭服則宥之至是湖廣都司

言蘭等聞命皆已從化

上曰蠻夷之人以殺戮為生業豈知有禮義故聖人

以不治治之非大逆拒命豈可輒動官軍馭夷之

道既服舍之可也

永樂五年十月戊子遣使賞勸諭老嫗宣慰使刀

線友曰朕自臨御以來撫綏遠人無間彼此一以

至誠是以九夷蠻各供職貢爾受朝命為守土

之長而比年以來不修朝貢何時而然安南黎賊

父子逆天構禍神人共怒朕命將出師禁行天討

爾不畏朝廷敵愾乃與秀琴偕通助之兵象好詭

如此爾罪奚逃卽發兵問罪恐傷及無辜今特遣

使諭爾能追悔前過虔圖保全不然天譴人罰悔

將無及

十二月甲午勅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蒙

哈密指揮法都刺欲設把總官一員以理政務爾

須度其可否及當委用何人朕嘗勸哈密官較惟

聽令於忠順王若復置把總官則是又添一王而

政令不出於一令出一則下難奉承爭強競勝

亂所繇生宜審思熟計具可否以聞

永樂七年四月庚子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言所

轄當杆萬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聚眾劫掠

請發兵勦之

上勅昇曰蠻夷反側不常其來久矣如違詞軍卽一

方之人並受荼毒宜遣人撫諭諭之不從令鎮遠

侯顧成經略之昇如

上旨遣官賁勅宣朝廷恩德遂皆歸化。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未。瓦剌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遣使貢馬謝過。言數年以來仰戴。

皇上大恩。如天罔極。前者不能約束部屬。致犯邊境。且拘留詔使。皆爲左右所誤。實非本心上負大恩。天兵遠臨。必罪萬萬。今慚懼無地。痛自追悔。伏望天地大德。曲賜赦除。俾得自新。仍朝貢如初。上覽奏曰。點虜尚敢巧言文過。群臣以爲夷狄禽獸。不足與較。惟天德廣大。無物不包。請姑容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賁勅

聖 景泰

上曰。然遂受獻。命館其使。

永樂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諭暹羅國王三賴波磨刺札的賴曰。朕祇膺。

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爲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鬪。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滿刺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爲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于。

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爲所惑。輯睦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一

賁勅

聖

景泰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二目次上册

太祖高皇帝聖製

詔制詰書

卽位詔

農桑學校詔

赦汪東朶兒只詔

諭遼國詔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唐鄧秦

隴等處稅糧詔

免寧國府稅糧詔

免應天等府山東河南北平稅糧詔

免江西稅糧詔

免兩浙秋糧詔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詔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上册

免河南等省揚州池州安慶徽州稅糧詔

免山西陝右二省夏秋租稅詔

免姑熟金陵京口等處六州四縣秋糧詔

護持朶甘思烏思藏詔

諭西番罕東畢里等詔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諭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參政魏鑑瞿莊詔

諭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

諭元臣納哈樞詔



諭元丞相哈刺章蠻子驤兒納哈樞等詔

諭安南國王詔

諭元丞相驤兒詔

諭高麗國王詔

諭雲南詔

諭大理詔

諭西番國師詔

赦宥詔

存恤詔

命丞相大夫詔

廢丞相大夫罷中書詔

免天下秋糧詔

諭日本國王詔

免秋糧詔

平雲南詔

諭雲南詔

免秋夏稅糧詔

諭雲南詔

赦工役囚人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上册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御正殿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上壽制

西安衛都指揮使葉昇林濟峰詔

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郭洪誥

李世昌詔

信國公湯和詔

西平侯沐英詔

駙馬都尉李祺詔

大都督僉事陳方亮詔

駙馬都尉黃琛詔

翰林承旨宋濂詔

光祿卿徐興祖詔

吏部尚書王敏詔

追封隴西王李貞詔

追贈義惠侯劉繼祖詔

追贈義惠侯夫人婁氏誥	贈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誥	封康鑑母朱氏誥	永昌等侯誥	致仕官誥勅文	曲阜知縣孔克魯勅文	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誥文	貴州宣慰使宋誠誥文	普定府軍民知府者額誥文	泰軍府泰軍誥文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上冊 三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誥文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誥文	刑部尚書聞濟誥文	左右都督誥	太常卿誥	禮部尚書誥	刑部尚書誥	欽天監令誥	國子監祭酒誥	漕運使誥
	安慶侯成誥文	中國公鄧鎮誥文	真人張宇初誥文						諫官誥文			中書左右丞相誥	御史左右大夫誥	戶部尚書誥	兵部尚書誥	工部尚書誥	翰林承旨誥	太僕寺卿誥	尚寶卿誥	

內外衛指揮司誥	都指揮使誥	王府武相武傳誥	各處知府誥	與元臣禿魯書	與元幼主書	與驢兒書	功臣廢子誥	承宣布政使誥	提刑按察使誥	與元幼主書	與元臣乃兒不花書	與元臣禿魯書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上冊 四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上冊 四
---------	-------	---------	-------	--------	-------	------	-------	--------	--------	-------	----------	--------	-------------------	-------------------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二目次下冊

太祖高皇帝聖製

勅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等

諭岐寧衛經歷熊鼎知事杜寅西涼衛經歷蔡秉堃甘肅衛經歷張訥等

諭征虜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副將軍濟寧侯顧時及諸侯等

勞遼東都衛指揮勞大同都衛指揮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下冊 一

勞西河衛都指揮勞海南衛指揮

賜誠意伯劉基還鄉賜署令汪文劉英勅

命功臣祀獄鎮海濱勅

諭晉王勅諭中書天象勅

諭中書議律勅諭中書免浙西秋糧勅

諭中書誅戶部主事趙乾過期賑濟勅

諭中書賞賜北平等處軍士勅

諭中書整理甲冑勅諭中書誅知縣高翼勅

諭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勅

諭中書勞苗人勅諭中書西河等處中糧

諭中書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諭中書卻高麗諸謚諭中書諭高麗

大祀禮成諭中書諭秦王府文武官

諭丞相枉序班勅諭山東布政使吳印勅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

諭知衢州府事文輻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

賜文學趙晉致仕諭桂彥良職王傳

勞翰林承旨宋濂諭遼東僑禦

勞羣卿督工諭寧夏衛指揮耿忠

勞臨洮衛指揮趙琦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下冊 二

諭辰州衛指揮楊仲名

諭安南使臣阮士諤諭元丞相驢兒

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諭年幼承勅郎曹儀及給事中等省

賜魏鑑等守服家用諭高麗使回

諭曾秉正等諭罪人曾秉正

諭中書賑濟京城孤老

勞河南府守戍陸齡諭太師李善長勅

勞江陰侯吳良勞致仕承旨宋濂

諭翰林脩撰劉泰諭太醫院官代職

諭御史	諭出使人員勅	諭各處巡簡	諭儀禮司序班尚志勅	諭舉到人材	諭幼儒勅	諭祭酒樂韶鳳勅	問斷事官勅	命羣儒議建言事勅	勞致仕管田使馬世熊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下冊 三	賜吏部尚書劉崧等致仕	賜翰林編修張美和致仕	命戶部定俸祿	召山西左叅政俟斯職吏部尚書	召前按察副使劉崧職禮部侍郎	廢丞相汪廣洋	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勅 二道	命書禮部慢占城入貢勅 二道	命書召李思迪	命道士祭嶽鎮海濱	命使齋帛祭歷代先聖
命應天府諭鍾山僧勅	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	諭天下有司	諭羣臣務公去私	諭繼嗣臣僚勅	諭國學師徒	諭王本等職四輔官 三道	命方常職御史勅	諭王本等職四輔官 三道	命御史審決罪囚 二道												

諭善世禪師板的達勅	諭故真人張正常嗣子宇初勅	命書勞西番指揮何鎖南	諭中書回安南公文	諭占城國王阿答阿	諭神樂觀勅	翰林侍講學士李紳勅文	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勅文	諭征南將軍	諭延安侯唐勝宗	諭右軍督僉事張德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下冊 四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	諭征南將軍顏川侯永昌侯西平侯	諭刑官	諭河南布政司及諸府州縣官吏	諭琉球國王察度	諭琉球山北國王伯尼芝	諭刑部尚書開濟父	諭海西右丞阿魯輝	諭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
																			</	

諭安南國王阮廷檜歸省親勅

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勅 三首

諭曹國公李文忠勅

命曹國公李文忠提議都督府事勅

諭御史大夫丁玉勅 二首

諭信國公湯和勅

諭遼東都司發回高麗百姓勅

諭遼東都司勅 二首

諭遼東都司指揮潘敬業旺勅 二首

勞西河衛指揮勅 首 勞西涼衛指揮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下冊 五

勞寧夏衛指揮勅 勞北口衛指揮勅

勞四川衛指揮勅 勞福建衛指揮勅

勞海南衛指揮勅 勞廣西衛指揮勅

勞昌國守禦千戶勅 賜平涼縣尹王軫父勅

考功監令勅 中書舍人勅

東宮官勅 兵馬指揮勅

翰林院典簿勅 翰林院典籍勅

國子監助教勅 王相府長史勅

王相府審理正勅 王府典寶正勅

王府典儀正勅 王府長史正勅

王府工正勅

王府司膳勅

抄紙局大使勅

王府典膳勅 生藥庫大使勅

織染局官勅

目次終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目次 下冊

六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二上冊

史臣 陳仁錫 謹聞

高皇帝聖製

詔

卽位詔 洪武元年正月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

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祖宗之靈遂成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

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

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

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

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輿情於吳二年正

月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卽皇帝位于南

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

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

太社太稷於京師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農桑學校詔

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繇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繇甚與朕意相違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後注以吏事出身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於戲農倫不整實君師之過坐享民福亦豈職分之當爲斯言既出臣民聽行永懷多福故茲詔諭想宜悉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二

赦汪東朵兒只詔

朕自起兵以來伐強暴官賢能人皆樂從不十年之間中國安寧惟爾汪東朵兒只棄慈母之恩抗兄不弟其趙朵兒只助惡不仁苟安內地輒敢跳跟朕將發副將軍率兵以加之爾乃遣子入侍今憫其革心向化特命人賫詔釋爾前罪詔至來朝求言詔

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羣雄並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尊稱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奎度日月相刑於是

靜居日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映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措手足惟詔告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鑑朕之不德假公營私者又非賢人君子

諭遼國詔

君國子民非

上天之明命

后土之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

然若爲人上能體

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三

神則祿給世世無間矣爾等雖祿自嗣王位以來內

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況敷遣使中國稱臣

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其哆囉祿可謂賢德矣豈

不名播諸蕃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諭特賜

遼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著撫邦民永爲多福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唐鄧秦

隴等處稅糧詔

洪武二年正月

朕本准布衣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

十有四年矣

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於海悉皆戡定重金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

年

天厭昏淫羣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

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

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

效順何忍復勞朕爲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

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

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甲

晉冀土地疆宇盡爲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

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

附地面可將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一年有司

更加存撫以副朕懷

之京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輒資糧餉是以未遠

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

等州已免稅糧外西抵遼關北平河南所轄諸縣

免息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免徵以遂朕之初

之末免於秦隴等處則云平定中原朕思其民當

甚困憊已將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

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

地民雖貧設官署理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

歛洪武二年夏秋稅糧免徵以遂朕之初

免寧國府稅糧洪武二年五月

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業，繼克鎮江，下宣城，賴

天之靈，將士之力，西征北伐，罔不乎定。朕念創業之初，軍國所給，皆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一日忘之。今天下之勢，十定其九，南北混一，有期。朕欲四郡之民，次第免稅，息故先太平，次及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其寧國府洪武二年夏秋二稅，亦與蠲免。有司其體朕意，益加存恤。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五

再免應天太平鎮江等處稅糧洪武二年五月

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爲京師之翼，郡至如興師旅，定羣雄。六合一家，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心拳拳舊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免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雖惠不及於心，有慊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宣州已行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再免一半。其廣德、滁和無爲，今歲稅糧，亦與蠲免，以慰吾民。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應天等府山東河南北平稅糧洪武三年三月

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于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資于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卽位以來，于今三年，深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奈綠守帥新戍於邊陲，大將率師於吐蕃，轉運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同，雖嘗免其稅糧，猶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給，實爲浩繁。止此數郡，以克國用。遂至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特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鎮江，已嘗免其稅糧。二年，寧國廣德滁和，已免一年。今此七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六

洪武三年夏稅秋糧，再行蠲免。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皆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此九處，洪武三年夏秋稅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因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稅糧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今此三處，洪武三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朕以布衣起，知黎庶之艱難，糧稅從寬，必先郡邑之凋弊。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

承以體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江西稅糧詔

洪武四年五月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成遠海南鎮諸番西控數種戎夷北屯沙漠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爲困苦朕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 七

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後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兩浙秋糧詔

洪武四年五月

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師征討四方尤知將士勞苦重荷

上天眷佑平羣雄一天下東際遼海南定諸番西控戎夷北靖沙漠皆以精銳屯此邊要用一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事豈得已惟兩浙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兼以貪官汙吏害民肥已四

載于茲朕甚憫焉今既掃除奸蠹更用良善革舊

弊而新治道以厚吾民其洪武四年合納秋糧及

沒官田租盡行蠲免於戲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

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然思之所及時有後先咨

爾民人各安生業共享昇平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詔

洪武五年

嘗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此有國家者所以

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朕乘羣雄鼎沸之時率衆渡

江兵屯建康十有八年其間高城疊壘深澤軍需

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効力濟

我時艱民力繁甚朕心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

雖嘗蠲免四歲稅糧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

勅有司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洪武五

年合納秋糧除頑慢刁狡不行蓋倉完備及多科

害民糧長末戶秋糧不免外其所管人民秋糧盡

行蠲免有司不許徵收於戲朕欲使爾民優游快

樂於田里此朕之心也然以國家之大供給之繁

有必需而必與者其勢似不容已爾其服勤賦畝

以稱朕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河南等省揚州池州安慶徽州稅糧詔

前者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即今天下平定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之本意也奈何工匠之徒厭鎮官殿致是土木之工復興愈勞繁重內郡多被艱辛其餘外郡轉運尤難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勅中書下戶部便之度出幾何量入幾何對云官軍足食可三二年於是詔令河南北平等省直隸揚州等府悉將今年民間夏秋稅糧盡行蠲免所有事宜開利于機於戲從吾化者撫之外吾化者繩之惟爾臣民日省月新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九

共享無窮之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山西陝右二省夏秋租稅詔

洪武九年三月

山西陝右地居西北山河壯麗昔我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而號召萬邦曩因元主華夏民無的主已經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復我中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炎方于今九年矣其間西征燉煌北討沙漠軍需甲仗民人備之外有轉運艱辛內有秦晉二府宮殿之役愈繁益甚自平定以來民勞未息今始方寧正當與民同享太平之福朕于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勅中書度倉庫軍有餘糧特將山西

陝西二省民間夏秋租稅盡行蠲免以甦吾民於戲民省君艱則天下大治五常如今則風雨乃時惟爾臣民想宜知悉

免姑熟金陵京口等處六州四縣秋糧詔

洪武九年八月

賞功罰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之先曩因率兵東渡江東姑熟金陵京口宣城廣德徽州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次不逾三年盡入版圖當時天下豪傑互相雄長殊聲異教若欲平之非甲仗之餘供給之盛豈能平禍亂一寢字而爲人主者耶今禍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十

亂已平朕居大位十有一年嘗思六州四縣之民久勞於前雖我子孫累世不忘特以今年秋糧盡行蠲免於戲興王定亂肇福天下惟思民之勞先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護持菴甘恩島恩藏詔

大矣哉大覺金仙行矣哉出無量庵阿僧下兜率生梵宮異哉雪嶺之修世人過者乎天上人間經劫既廣忍辱愈多方成佛道善被人世法張登字人有從斯道者天鑒神扶身後同游於佛境若違斯道而慢佛者則天鑒神知禍因地獄與鬼同處

直候拂石劫盡而方生其斯憂乎苦乎一念回儒則百禍烟消化為諸福今桑甘思烏思藏兩衛地方諸院上師踵如來之大教傳五印之多經代為開揚化冤頑以從善啓人心以滌愆朕謂佛為衆生若是今多院諸師亦為佛若是而為暗理王綱與民多福哉有不尊佛教而慢諸上師者就本處都指揮司知律施行毋怠

論西番軍東畢里等詔

洪武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奉

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裏應有的土官每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土

知道者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裡坐地有為諸般上頭諸處裏人都來我行拜見了俺與了賞賜名分教他依舊本地面裏快活去了似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軍東畢里已一撒他每這火人為甚麼不將差發來又不與俺馬匹牛羊今便差人將俺的言語去關與西番每知道者將合納的差發認了送將來時何不征他若不差人將差發來呵俺着人馬往那裏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聽得你每釋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與布施應道那的是十分好勾當

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禍福便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時節呵將俺每禮拜着將差發敬將來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軍馬往你地面裏來你衆西番每知道者

論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典寶副林清齋到從孫守謙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詞本文辭妥當誦之忽思從孫之遠行不覺淚下而又沾襟今遣表使歸朕特諭爾王府文武衆官即令守謙未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三

壯志若孩童既出鎮於西南必文武之臣為守謙之已能若倚之而不謀繼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幼孫而童凡導以仁王之理少有不從從容必以歲月而成其德守謙本幼朕輒敢令行者為何蓋謂所係者文武是也諭至爾諸人格恭朕意日夕毋怠

諭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叅政魏鑑聖詔

今年仲夏勒卿南行又抵仲汛而彼中政令得失杳無知者卿郡之籍民也如民焉株於民者何至於學焉而閭里曰儒如儒焉已而起於儒者云何

乃至於尚志焉故官於朝然不及考而遷調之於功未見惟志於業未見惟勤卽今職於炎方其所轄者甚衆且八閩之地利盡而海勢慘諸番古今居是者君子焉小人焉弊端爲人情焉珠玉焉翡翠焉金銀焉求帛焉子文焉賢人焉非人焉忠君焉愛民焉脩身焉篤孝焉高名不朽焉沒身紹嗣焉其言林焉而又同焉卿其審擇焉力行焉功名遂而身家全矣

又

朕觀上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取不能取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 冊 主

若君能則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繇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亂繇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小人凡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爲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背理而違法者繩以法地無論此令已入條章久矣人皆貪官動爲下人所持縱有吏卒縱橫安敢誰何所以國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治愈弛而亂愈生繇此也朕嘗切恨若爲官

布政權無馭吏卒之威則諸事不成蓋吏卒能爲股肱爪牙若馭以得法諸事辦集方今有職者孰能爲此忽九年秋丞相奏福建兩參政致極刑於一老吏朕聞當哉若不如律者數如捶死有何他論故往諭之今後凡有不如律者如是近行者尤加急治勿令欺侮方稱是官

諭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

嘗聞殷高宗思治夜有賢人入夢日以求之得傅說於版築委任用之海內咸安周文王起磻溪之釣逢與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君臣者鮮矣昔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 冊 古

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羣雄並起之秋摧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律施令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阻律犯令者不知其數欲悉以五刑決之又恐沒身者衆特姑宥憲章權以役代又三四年矣俄而天變於上朕心惶惶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閏九月初九日詔令既行布滿天下中外寂然無有言者獨卿數露肝膽備陳國事雖的否中半豈不盡已之謂忠哉所言中者卽時施行其餘未至者惟且勿論朕以至意諭卿卿若日夜

如斯爲國爲民則神天鑒焉

論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

朕每觀前代名臣傳記人各設施皆以律身保命爲務然後孝於親而忠於君者矣吁志哉所以名於世者爲斯今朕起草萊定羣策平禍亂君主華夷凡我中國之人且知有才藝者未嘗不使至於朝雖曰至於朝若欲別賢否而授之以官則不然云何蓋謂人之才藝可知其於賢不肖雖在帝堯且難之所以不能盡測人心也朕本無知不敢的以人爲賢否定用故特以事試之凡受試者當此之際服役其形財惑其志欲動其心其於孝親忠君立身保命雖千百人中欲求一士如斯者鮮矣所以昏愚之徒難保身命孝親忠君者無他但爲役形者勞其苦不禁財盛者富飲用而且豐欲動其心色貨窮所欲故非誠志君子不能立命於天地間所以事不能忠君身不能孝親往往覆命者若是然有等悠悠之徒雖曰心淳臨事而不果例待仁義乃有後艱於斯之道朕嘗命官往事數以是事諭之而職事者視以常談爲官者雖簿書之徒卑隸之輩亦莫敢誰何朕嘗切齒忿恨大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五

夫之爲無英決嫉惡之心乃爲小人牽制於戲惜哉而不悟何也俄洪武十年夏五月山西布政司奏云簿書之徒無端之狀朕勅中書以考其人皆累犯不悛前過之徒已入也所朕憐一才一藝特脫彼艱難使革心臨事而又爲非勝常當月特以勅往令刑之其符到山西布政司即如朕命而刑之此可謂除奸去僞者歟公私咸遂清寧者歟其布政司官當方面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若有除奸去僞豈處孝親忠君之道不至哉豈不如前代名世者乎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六

諭元臣納哈樞詔

人生天地間機變造化得宜時勢不失者乃爲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人事而失德有若是耶昔者爾被獲於江東朕特生全爾歸此朕順人心之所好所以好者人人凡有患難誰不欲脫患難而身安者乎當時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爾已心度之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而乃盡殺之甚不少當是時若以已受患難之心推及俘囚者爾必大昌福及後嗣必有日矣如去年冬

爾將兵寇我邊界彼回軍之日凡棄下者皆生全於我處朕未嘗輕殺一人棄者黃紬萬戶奉朕命令而往爾處非已願行實差不繇已也本人於爾頗有恩惠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其爾之患難爲黃紬所生其黃紬之命爾獨故意殺之天心神鑒爾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則彼勝我負已兩經矣爲爾所害者將及八千人皆無生全誠可惜哉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之後若能與我通一介之使則前日之讐必成冰解火焚矣論至之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 七

思之
諭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納哈樞等詔
自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自生者有抗朝命而自爲者目擊耳聞實非一人獨卿等奮忠仗義衛君深察歲月如流倏經十有一年邇聞所衛之君因疾已崩在卿等可謂有始有終良臣之名播矣然昔爲人臣今則盡矣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者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朕觀三者誠可再思凡此三人皆元親孫滴派不過遠分叔伯而已卿

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操顯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幼無乃人倫正而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別理難構拘從賢則古彼至尊已崩卿等能推派以立之不絕有元之祀當此流離之際爲臣者尚能竭力爲之美聲盈人耳目豈不難哉若或不然或尊或卑但以立君爲名內有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恐累嘉名況日生諠煩彼此疑猜當此之際當貴若風中之燭命如艸杪之霜其不難矣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王詔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 八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使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奈何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或者可吁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令陳瑞奪位而爲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靡王殿儻或慢天地殘虐庶民又

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荒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眾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棄其禍。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三何蓋謂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若有不可逃其禍也。假使當時之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拾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艸抄之朝。露賢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海

七

爾叔明白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孽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怨而致是耶。然固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之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且天地之廣。掌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之外。求爾世爲永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不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釁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思兵養民。以遠天鑒。後必無窮之福。

矣。若否朕命而必爲。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之。聖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豈不美乎。

諭元丞相驥兒詔

天地惡盈而好謙。其德好生而惡死。此非時人新造之言。乃亘古至今明驗也。朕云如是。蓋謂卿等當元天更運命之時。卿帥騎步堅忠貞之節。捍禦邊陲。已十一年矣。每當遣人通問。未得回報。今再差人詣所在。以禦寒之衣。作微禮。卿能受賜。不傷人命。以修後嗣之德。豈不智人也。哉。朕言至此。惟卿以智量之。勿爲愚者所述。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順理則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海

七

諭高麗國王詔

使者至。貢陳其禮。敷王極情。朕既聽之事大之心。甚矣。表云。守侯服於東隅。祖朝鮮之苗裔。自五季已事中華。言無不當。然朕觀上古之君。自服綏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大槩聖人之心。體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耳。未嘗誇伐。所以不寶遠物。

不勞吏民聖人之心弘哉今朕雖不才敢不寶三之臣忠卻來誠之美貢若漢唐之夷彼隋君之伐東在朕之今日非許備於我安敢違

上帝而勞擾生民者乎若或不守已分妄起事因兵天災人禍必有至者王其審之自今以後薄來而情厚則可若其厚來而情薄是爲不可王其思之

諭雲南詔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艸萊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絕無強弱乘暴寡所以臣順於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 主

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基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自致喪身滅姓於大理之手三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派其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尚力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

理下契人心卽奉貢來庭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仍賜唐宋所封舊號令彼爲王合兵加誼悔將何及於戲胡虜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特諭示想宜知悉

諭大理詔

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近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今經七年四夷諸國皆已通報無不稱臣入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秋輸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 主

林承旨詹同奏盡閱羣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爲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至今未得爲王朕會臣僚議係唐宋所封以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未知信否故特遣官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卽再遣使者專資寶印誥命令爾王臣開設國事同享承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兵會雲南未知勝負何如爾其審之

賜西番國師詔

佛教興於西土善因溥被華夷雖無歷以編頑惟

仁心而是則大矣哉。妙覺難窺，昔從斯道者，恆
三空脫塵輪而出，苦趣永離，幽冥使生者懷而
者慕，豈不聖人者歟。邇來西蕃入貢，有僧公哥監
藏已藏卜，乃昔元八思巴帝師之後人云。踵師之
道，深通奧典，獨志尤堅，化愚頑以從善，起仁心以
游愆。雖是遠聞，特加爾圖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統
治僧民，名當特之。善人永爲教中之稱首，於戲寂
寞山房，燐青燈而讀詞，觀皓月以吟風，墨疊盤陀
之上，草衣木食，方契善符。

赦宥詔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五

詔曰：釋罪宥愆，昔者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甚。豈
有罪重而脫僥倖，以自歎致冤深，而含忍無訴者。
故有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書。至今明焉，漢
唐及元，懦君承祖業，權繇姦佞所恃，固有太赦之
說。雖脫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失，則姦頑得爲漏
網之魚，鬱含冤於滿地。朕德薄才疎，失傲聖人之
道，相繼行之，是致五星紊度，黎庶匪寧。若悖理乖
仁，非朕者誰。今不敢不察。若脫兇頑於僥倖，致
良善以無伸，豈聖人恤刑者歟。特命中書條陳，若
果真犯難答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因人致

罪過失者，盡在赦下。所有條畫開列於後。
戲肆赦於青災，爲良善者，國賊刑於怙終。實王綱
而治亂，凡吾臣庶，律已修仁，勿干刑憲。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存恤詔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
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收元洪武
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
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場，屍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五

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
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
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或子殺親老而無
養，親殺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
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具名以言。朕當
會居存養，使不失所。所有存恤事宜，條列于後。
云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爲民也。但君思治而民乖
民欲樂而君昏，臣稀賢而不法，君或懦而臣剛，此
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勿以仁爲弊，以干刑憲。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命丞相大夫詔

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萬邦來庭皆繇德政所致非昏君邪臣所能及也朕平天下之初數更輔弼蓋識見淺薄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遷猶其於伸冤理枉略不留意以致公務夫勤乃黜爲右南廣省參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今中書久闕丞相御史臺亦闕大夫稽古揆今誠爲曠典特命左丞相惟庸爲中書右丞相中丞陳寧爲右御史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省臺協誼匡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故任以斯職播告臣民於戲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

五

皇天無私福善禍淫惟爾二臣當寅畏

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爲先以勤爲後各盡乃心以臻於治欽哉欽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非平夏稅秋糧詔

古今民之休息長養惟君主之其於水旱災傷在有司飛報以聞君親調之遇者廣平馳驛來奏所屬郡邑天久不雨朕思爲民立燕藩屏中國保障平民命工墜造官殿軍民共成何期有司差役不

均有傷和氣致令民艱種樹除將布政使薛祥等見行取問其北平所屬地方洪武十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廢丞相大夫罷中書詔

朕廣

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會集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加增減亦恭以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朕嘗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

五

務當不期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典以致丞相胡惟庸構臺小賁綠爲姦或枉法以惠罪或執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廣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定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紊煩於戲罔職六卿康兆民於宇內漢命蕭曹肇四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免天下秋糧詔

朕荷

上天眷佑

山川效靈

祖宗積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克皆民之所供今民力未甦詔告有司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其故回事故官員自思情無實犯則親自來朝仍授以職於戲欲消愆而弭禍非致吾民於仁壽之鄉將何以答天心之永顧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日本國王詔

襲宋大駟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羶凡志君子孰不興念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盡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援鄰邦前年浮辭生讐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册 主

構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

想宜知悉

免秋糧詔

朕荷

天地祖宗護佑山川百神效靈在位十有四年思昔創業之初軍需甲仗惟江左王郡之民其勞甚矣

特以洪武年秋糧太平應天鎮江廣德寧國五郡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於戲立法以繩頑施恩以撫善斯做前王之道非朕已能故茲詔諭

平雲南詔

朕荷

上天眷佑每歲效靈

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千版籍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册 主

惟西南諸夷爲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頓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拉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渠魁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福民永已聖賢之爲逆

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之故茲詔諭

諭雲南詔

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大將軍平華夏諸將四征五

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五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弗庭。況雲南將王誘我邊士。因是發征南將軍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將軍賴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行赴復。今特遣使齎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定等處人民。今後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平之。所有事宜開列于後。云於戲春秋之義。罪重者釋有罪而納逋逃。爾雲南王及諸夷酋長宜其然乎。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三冊 完

故茲詔諭

免秋夏稅糧詔

嗚呼惟皇

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暫有雨暘之愆。終未凶荒。然朕豈不知江左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王。供給浩繁。安無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江西浙江雖次第歸附。爲首定中原。民人爲我供給。越大江入河淮。抵北平而漕河南。其勞甚矣。通年以來。江東浙西江西及直隸府州官隸糧長

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河南山東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強以凌弱。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供遺左。北給北平。惟山東民資皆至焉。北供山西。西入關中。河南民資歲常助關內之民。以供官。斯二布政司民糧。今年秋夏亦盡行免之。於戲。爲民上而不爲民。便豈有不罰者乎。自今以後。任事官民。毋蹈前非。庶我民。故茲詔諭

諭雲南詔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三冊

三

自有元失馭。羣雄竝起。聲教異爲。烝黎各擅。是致廢興疊疊。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羣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肅靖華夏。莫安黎庶。通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奮恨。是以特與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條列于後。云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

奏

救工役四人

奉



天承運皇帝制諭爾故違憲章官吏人民曩者命禮曹布令于天下朕做古制以禮導人後以律至諸司是繩不循規度者斯乃行刑也且刑聖人不得已而用者爲良善弗寧故也今朕一寰宇而兆民衆如爾等官貪吏弊民縱奸頑詐良侮愚若不律以條章將必做效者多則世將何治爾諸人所犯若論以如律人各盡本犯而後已柰何工已久矣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主

構成機關以居大覺金仙塔就而志公之神受其下因是將爾等罪無輕重一繫有之於戲君子非善何以永世志人非功何以名書釋迦志公已逝數千百年猶能生爾等衆其善正之道志者可無覺乎故茲制諭

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御正殿制

朕聞堯舜之君德備天地禹湯之治大治民心朕本才疎德薄惟知圖治未克行仁仁乖

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所護累

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

命著跡於殿廷雖不遑寧處於斯時甚畏無知於悠

久昨卿等請御大朝故不違羣情朝臣民於正殿

賴爾臣僚毋隱匡輔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上壽制

父母劬勞之恩

昊天罔極當生之日思無上報痛心無已所以奉祀

清晨靜居終日毋敢歌歡邇來卿等數云太平以

朕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許卿等依期來朝

毋致過吝惟儀肅穆當故茲詔諭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主

詰

西安衛都指揮使葉昇林濟峰詰

握乾符君天下惟陳紀而立綱施以當時取法後

世所以爲王者也朕受

上天明命履前王之規發號施令但有賞善罰惡耳

所以內有中書都府臺察外有行省都衛及指揮

使司皆重任所在以居功德者然而都府係總天

下之雄師都衛亦總方面之勦兵若居是職者選

非輕易任非薄功邇來西安衛都指揮漢英等情

事弗勤不謀怯敵是致歸者失於撫勞逃者終不

復還爲斯官不稱任難居重位詔令還朝送付法司責問難易其西安所在機務甚重不可一時缺官今特內調都府僉事葉昇林齊峰前往署事以長兵戎兩昇齊峰當夙夜勤勞雄鎮番胡使遠人入貢庶稱朕懷於戲深高城隍實邊戍之首務列旌旄而張赤幟以壯軍威爾惟懋哉

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郭洪誥

昔之君天下者非忠義之士弗成故所以漢高帝美雍齒而斬丁公者是也曩者郭雲出自農家因元國亂帥義旅保鄉里受元平章事彼時中原皆爲吾所有其雲獨保裕州壘論不服累戰不屈必欲有爲奈何勢孤援絕陣敗被獲終無善言自將必盡爲所守者懷慕不能自爲解至朕前嘗是時朕嘉其忠義撫以存生授以有司之職以觀施設是後不終任而民稱頌方知才兼文武特授南陽衛指揮職事命還鄉里戡兵備禦南陽到任之後軍民樂業深體朕懷奈何一疾長往惟存長男郭洪年方十有三歲性頗聰明其郭雲雖無開國之功難以世襲次有撫安之道加以忠義凜然今既去世可以子洪入開國功臣之例授以宣武將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三

劍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宜令中書奉勅毋稽早爲到任爾洪毋狎小人勸習武事以俾長城庶稱朕委任之意爾惟懋哉

李世昌誥

昔君天下者實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焉歷代相承永爲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授兵衛之職者何蓋爲爾父遭時大亂能率衆以保關內是以民安而地闢及至胡人退諸雄有無知者以漢人棄父母之邦遺丘靡從胡人復爲我中國仇讐皆無所成惟爾父效竇融之事帥二萬騎及步兵之衆助朕成功至今關內之民時思之爾當習將之籌謀以待成人而禦侮特授爾某官永爲世襲爾惟懋哉

信國公湯和誥

古者哲王立綱陳紀賞有功罰有罪執此道而天下安朕起草野賴諸將扶持得平羣雄定禍亂君主華夷當定功行賞之時爾湯和雖居舊將之行惟守毘陵於患少久雖未彰顯其情在心然終未實爲朕令從之久泯前過而封見功爵以中山侯今者朕復念前功爾功東平越地南下八閩西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四

摘察罕腦兒酋長下巴蜀頗有其功。今朕特擇爾過報昔勤勞。授以信國公之爵。永爲子孫世祿。於戲。人臣無將。可謂忠矣。威福不專。可謂智矣。爾其慎守斯道。以訓後世。宜哉。

西平侯沐英誌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昔帝王之定制也。思親繼舊。實人事之常。朕觀人之處世。易難之兩端。往往耳擊耳聞。且爲人者。易於衣食起居。不亦樂乎。有艱於度歲月者。不亦勞乎。朕於極穠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受厄。父母不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壹

可復會爾。當是時。八歲而逢難。爾知存活。朕憐其孤。而且幼。特撫育如兒。夜臥同榻。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吾有諸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嗚呼。推仁窮理。特釋患以提攜。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以吾無異於爾父。蒙蒙覆頤於左右。俄而思起。若是猶動首育之心。念昔以爾爲子。今有微勞。特貴爾爲西平侯。爾當思幸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恩。憂寐神交。則鬼神知報矣。嗚呼。扶顛持危。惟仁者之爲。知報不忘。獨君子之道。修其苦。究心利濟。永爲多福吉哉。

駙馬都尉李祺誌

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帝女下嫁。必擇勲舊爲期。此古今通義也。朕今命爾李祺爲駙馬都尉。爾當堅夫道。毋寵毋慢。永肅其家。以稱親親之意。恪遵朕言。勿怠。

大都督僉事陳方亮誌

曩者天下兵久。邇來旣假以息民。朕嘗設都督府。以總內外諸軍事。其任官也。非勲舊有功德者。安能職焉。爾陳方亮。乃兄隨朕渡江。有勞於前。遺功在冊。爾亦服勤足稱。委令及從。征有功職。昭勇將軍。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壹

軍羽林衛指揮使。今特授奉國將軍。兼大都督府事。既承朕命。夙夜毋怠。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駙馬都尉黃琛誌

朕稽古典。昔帝王之女。別之以三。一曰帝之妹。或帝之妹。皆稱大長公主。若帝之親女。曰公主。其餘兄弟之女。則曰郡主。此所以別尊卑。明嫡庶。斯義倫之大端也。爾黃琛。本朕房兄蒙城王之壻。於理以職事稱之。其姪女。則當名之以郡主。曩因神劄之時。未暇考究。樂稱駙馬。禮部乃執禮以奏。特去前名駙馬之稱。朕思止有姪女。不忍去其前名。故

仍稱公主。無公主之食祿。爾琛亦仍稱駙馬。不與駙馬之門庭。其祿止食前官指揮使俸。然公主見食五百石。已過漢唐郡主之祿多矣。爾其知分限勿驕傲。永保富貴吉哉。

翰林承旨宋濂誥

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實有功。世之文武莫不雲從雨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爲。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簡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三

光祿卿徐興祖誥

昔漢治天下。官不技藝。商不乘馬。錦繡不得承於戲禁。朕統御以來。隨所善而應是職。使有知而不忘其前代。必欲以無知而役有知。朕不知何且帝王之飲食。非精於烹調者孰敢易爲之。故選官必擇忠勤慎德之士而爲之職焉。爾興祖世業烹飪。其於五味之施。皆無過不及。可謂能矣。善矣。朕已就爾善此而用此。自下而升。已幾轉矣。然當在微職時。其所爲爾司之者。人莫敢過而輕之。何也。以其心誠而志篤也。偶不作。遇者彼司有犯憲章。

者法司究其源。朕將謂爾或若是乎。其犯者詞盡而爾無所干。朕謂法司曰。官首無知乎。有知乎。曰犯者爲客。而機深首者不得而察。無知吁。難哉。於斯之際。可偶而不爲。安得不誠志乎。今命爾爲光祿司卿。爾尚益盡乃心。潔涓食飲五味。均調慎始。慎終毋怠。

吏部尚書王敏誥

昔君之用人也。善用而無疑。非也。非獨君能無疑。於臣實錄。臣不致疑。而能成賢者矣。朕統寰宇。設官分職。惟吏曹爲六卿之長。可不精其選。而索其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五

人焉。爾王敏雖周旋左右未久。見其施設誠爲允當。今特授吏部尚書。

追封隴西王李貞誥

昔君之典禮。謂人臣有功勲者。制有生封死贈。其骨肉之親。有有功勲者。甚有褒焉。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李貞。前因朕之姊貴。遂爲駙馬。今因兒貴。至列公班。邇來長往。當贈以王爵。受之於冥冥。封隴西王。謚恭獻。爾中書如勅施行。追封寧河王鄧俞誥。

人臣於世。或而不忘者有二。何謂或而不忘者二。

其一者謂生秉忠義磐石國家雖歿之後君不忘其忠國人不忘其正功播史冊名垂千萬年雖歿且不朽是謂不忘也其二者謂生不忠於君而盡政害民將危其國禍及其家雖殺身而歿君尚不忘其奸國人怒其惡至奸頑名於書史與忠良之名同流傳於後世永不能泯滅者亦謂不忘也所以忠良者千萬年稱忠良福及其家其奸頑者千萬年刀及其項禍及其家亦如之者今爾衛國公鄧愈生秉忠良將歿而復建戰功朕昔行賞與爾有誓生封公死封王朕思前勞特追封爾爲寧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上冊

五

王謚武順於戲名傳天下福及其家可謂歿而不忘者乎千萬年不朽者乎爾當正直於冥冥宜哉

追贈義惠侯劉繼祖誥

朕昔寒微生者爲衣食之苦其死者急無陰宅之難吁艱哉爾劉繼祖發仁惠之心以已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樂葬

皇考妣於是至今難忘朝夕懷之切切今懷之極切特贈爾繼祖爲義惠侯乃爵於冥冥爾其有知朕茲寵命

追贈義惠侯夫人婁氏誥

人之處世家道興隆必夫婦之良德而然後昌其內助之功尤大義惠侯劉繼祖妻婁氏非獨夫之仁惠外施實錄內助之功廣耳曩者朕寓居是方家遭流疫父母俱亡無地可葬因爾夫婦憐憫困苦樂惠斯地以致朕

皇考妣陰宅於是至今難忘特贈爾婁氏於冥冥爲義惠侯夫人爾其有知朕茲寵命

贈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誥

昔者聖人君天下凡名臣之善非崇一己之善必惠及至於祖焉爾濂學通今古性淳實有古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上冊

中

人之風範之而不怒靜之而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者乎夫淵之澄清攪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消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今者公卿等皆有祖宗封號爾爲文章之首臣祖亦有贈焉朕勅中書下吏部特贈爾濂祖德又爲太常少卿故諡卿知之奉迎前去以爵冥冥者也

封康鑑母朱氏誥

昔君天下必崇德以報功使舅者安而德者懷社稷悠久黎庶咸寧前都督勸國公康茂才助朕興邦事將成而中道忽疾而逝朕念前勞特以嫡出

次子鐸授封侯爵正妻田氏已祿夫人惟長子康
鑑雖係庶出已長成人因前人有勲勞難忘授
明威將軍廣西護衛指揮食事其母因子貴今以
朱氏爲德人

安慶侯仇成誥文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
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爲
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級有序以
罪輕重也爾大都督府僉事仇成從朕渡江所向
皆戰每必當先爲敵衆而我寡爾效力於當時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諭 上冊 里

彭蠡之戰爾巨有功今以年邁朕思前日之勞特
封爾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以貴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
職爾宜懋哉

永昌等侯誥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
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爲
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級有序以
罪輕重也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羌戎今歲獲功已
歸雖首惡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所有孽裔盡行

拘入勢孤力寡將自消矣今特封某官爲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某侯食祿二千
石以貴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職爾中書如勅奉
行

申國公鄧鎮誥文

朕聞昔列聖之馭宇必賢能以輔之所以賢能輔
之者在禦大災而捍大患斯守昇平之良臣也至
於創業垂統摧堅撫順忠君澤民者生則振威華
夏歿則名彰後嗣雄哉鳴呼斯善成於前者也朕
初帥師東來爾鎮之父年雖居幼體態英邁肩羣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諭 上冊 里

將之列耀武揚威轉戰豪雄神風凜然立俘囚於
麾下每戰有之所以行賞驗功亦同乎景故生受
公爵死後王封此實朕法先聖之典今洪武十三
年服制已終朕思念勞命爾襲封爾恪守前業毋
晦勲勞是成於後者也庶不負朕懷哲王之道欽
哉欽哉

致仕官誥勅文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奈何
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壯志貞而名未出
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爲斯所艱爾某

某司每稽無疵特命中書下吏部召見轉官而乃
養老於家今授爾爲其官致仕爾往欽哉

真人張宇初誥文

朕開上古之君天下者民從者四曰士農工商而
已始漢至今率民以六加釋道焉所以道明者縣
爾宇初之祖通神善幻化能忽恍升太虛肩廓落
之剛風吞宇宙之浩氣以是利濟羣生功著歷代
所以去傳之久香燈之永蓋謂行深願重德敷上
下精神愈靈今前真人既往爾當世嗣特遣使詣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皇製 上冊 聖
府命爾爲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真人領
道教事爾其慎哉欽哉

曲阜知縣孔克贊勅文

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怠者先師也蓋謂傳德明
道終身不受禍患故報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
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
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
徒共之若果成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
吏部奏爲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知縣孔
克伸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襲昔衍聖公已薦族

人孔克贊爲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
實以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
派分明以爾克贊爲賢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
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來庶民儉使人效勤
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聖德於戲陰陽流芳
萬世不泯英靈常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誥文

建昌之境密邇四川番漢同居諸夷棄土官守是
方者必仁智之兼義勇之儀方安諸種而世祿者
也前平章月魯帖木兒祖世守斯土傳至月魯帖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皇製 上冊 聖

木兒軍民懷澤已有年矣曩者朕命將西南經理
其地而月魯帖木兒順天地之革命弗驛兵民以
禦敵乃率僚屬以歸格上下之鑒見昭境內之民
安斯爲至福矣爾兵曹具由中書中書筆誥授以
昭勇將軍建昌衛指揮使封印仍統舊部以報來
誠如勅無怠往欽哉

貴州宣慰使宋誠誥文

黔中之地諸夷雜處漢姓同居禦其方者非德足
以化頑勇足以捍侮則官守不宜況歷代命世守
者必初從之義篤竭忠之誠不離方膺是任如或

不然曷能居其地馭其民爾宋某之父當朕命將西南經理斯土首以義從固膺斯任永保世祿今命爾襲父前勲當撫恤諸夷選能一侮以安是方則於爾嘉

普定府軍民知府者額告

西南諸夷襟處羣居古之令雖稱焉以事大之禮以尊中國其間能幾人誠敬而始終者耶朕統寰宇經理西南惟選邊氏者額者平日習讀漢書善云華夏之言以理道深長論之篤於正一之道斯奉神之心弗怠若與講明安民之理亦有大善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里

今授以普定府軍民知府仍統舊部撫民練兵以聽朕命爾吏曹速爲施行毋怠往欽哉

恭軍府恭軍語文

馭兵之道微司斯任考機無暇時謀出萬全智人不測觀靜議動察姦料僞在知之於顯微之初制之於首萌之際斯可謂馭六軍動靜而有方所以歷代設兵政而或恭軍實助君之愼密也若得其人則京衛寧讖致九重無宵衣之憂宗社磐石之安非其人不獨失機候事而軍士強弱之不分混淆難用實計不情月支無別弊出多端斯罪之大

者也智人識此時謀日慮知機於機人之先料出姦頑之上則稱職矣今特命爾某爲五軍十衛恭軍府恭軍爾往欽哉

諫官語文

諸善與邦仁君澤民大賢以爲易中士以爲艱所以今古名世者罕爲此也然朕嘗命儒者誦諸經鑑欲本於心善於言者鮮矣若商之伊尹傳說其心寅畏故以格神之詞而敷奏仲虺佐新運而明革運之道未嘗不以幽明之理表正人君今則不然者何心非精一之誠智非通古之才事務一臨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里

泛應恍惚須臾乖違所以不易而難上志之士精誠無二動合神人辨是識非去惡優善君心革而神明知四時序而陰陽和斯非艱而易實誠志之所協也今朕司言者命爾某職之特授其官恭某官當體先賢而慎神人則永昌於後名於世吉哉文淵閣大學士宋訥語文 翰林與稿 呈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奈何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蓋壯志貞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爲斯所艱然昔望於磻溪亦老而已猶有非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

爾某年雖高邁特授某官宜往欽哉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詩文武英殿大學士上奏

東閣大學士吳允詩文同

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靡焉且當時諸儒皆本賢之德所以輔景運三百有奇永嘗文辱君命事體滯行可見文華君子之賢君子行文之盛今特倣宋制以諸殿閣之名禮今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補民同宋樂文並歐蘇然久未得人朕甚歎焉邇來朕觀前某官某亦頗稱任授以某閣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吏曹速為施行毋怠往欽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理

襲封衍聖公孔誦誥文

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敘大展藝倫協天地陰陽定民居者為此也至周文繫於三墳道遠於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途橫難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唐智定真折偽以成詩書其修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於今耿光而弗磨者因陰明之誠無間感通上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某嬰疾長往嫡長子誦服闋來朝令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

如勅毋怠往欽哉

建昌衛指揮使安配誥文

歷代先聖賞有功官有德相傳至今凡有天下國家者未嘗異此道而能服海內之民朕統寰宇務修前王之道官德賞功前宣慰安配建功有年今勤勞於建昌地方宣朕所以可為至功矣特授建昌衛指揮使右封印署專爾兵曹速為施行毋稽往欽哉

刑部尚書開濟誥文

制刑之道始至聖發大仁及其行也才非王佐重皇朝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果

非惻隱何克先聖賢之制斯非貪愚要名者能知若官得其人海岳無震蕩之災

天無荼度之曜百川循流四瀆弗溢商樂經營農樂種樹百工技藝無不美其仁所以盡寰宇人皆居於壽域之中是蓋謂官掌刑者當致有藝倫不整而自倫攸敘不理而自敘是皆刑當其罪也仁測於仁人至聖之道行焉朕嘗命官職古司寇之任必欲仁有施而法中罪何小人無矩矱持仁義法加良善病國殃民愈治愈亂已多年矣朕觀爾開濟至智之士持授以司寇之職責善大夫刑部尚

書但願明理條章仁法並施而允書不云乎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朕不簡辭特意不二以詰諭之
汝往欽哉

中書左右丞相

詔

左右丞相

朕聞賢者輔君則君德倍焉何哉蓋宰宰之職
出納王命若使出納非宜則君德虧矣出納合宜
則君德張矣然何止出納王命而已矣其進退
職亦爲重要所以庶職爲重要者爲分理天下之
多務若多務理則民之樂苦曉然矣既知民瘼之
艱辛必使之無艱辛矣於斯之道豈不君德備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見
焉若爲人臣異此道而他強爲則衆職臧否不分
事多繁而不律則君德虧矣然用人爲易惟得人
爲難若欲必得其人使見之於行事今爾某國之
舊臣施設諸事已有年矣今特命爾爲中書某官
當夙夜奉公上美
皇天之昭鑒下契黔黎之仰瞻使陰陽和而四時序
均調玉燭海內晏然嚮爾來賓朕與卿等同閱熙
熙皞皞之年豈不偉歟今承朕命當崇乃功廣乃
業爲邦之柱石亦爾爾之陰隲安得不賢智者歟
爾宜懋哉

左右都督誥

同知

朕惟取兵者必機樞而智圓謀出不測氣果而剛
心勇而斷忠義凜然務他不及之算懷仁人以觀
勞苦令三明而復五申信衆而無惑臨事之際功
必賞罪必誅若將者能備此五事所向執政當先
然將之道不但行營於敵如是其守承平之將尤
爲難之夫行營於敵乃兩軍相加謂形影俱見不
難也若禦侮防姦於承平其事密其機隱非慎忠
時刻機心無鏡觀形色以辯朝野何足以掌內
外之兵若居是職者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平
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知斷而忘謀雖知謀而忘
算縱事有成猶謂僥倖若加以酣歌夜飲以士則
失教練之方以陳則無知虛之數設若有警則五
事靡矣若堅五事夙夜匪懈則朝野之姦縱有之
亦當欲速朕於斯之大用掌天下之兵必欲兵期
於無兵豈輕授職事於無智者爾某官爾懋哉
特命爲大都督府某官爾懋哉
御史左右大夫誥
君居九重上古之君無中古之君置之然上古之
君無九重之隔故有易於耳聰目明而乃天下治

若中古之君禮有出警入蹕之威儀及其居則九
閑之要禁似乎幽遠人莫可易見却乃天下之事
達於國事則政修而刑明自後之君法九憲之
而居之兼九關之要禁備果幽遠而罕見也天下
之事雲屯霧集於外內不可得而遠所以天下未
治於斯三等之君皆有說焉且上古之君出入無
警蹕之威儀九重之要禁何哉於戲當斯世之時
元首之明股肱之良亦由民淳風厚而若然若中
古之君起居否上古之君制威儀險要亦事理而
天下康寧因何務而然也蓋爵人以官寄之以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

聖

太常卿詰

少卿同承

祀神之道大所以古人於此虔恭寅畏特專職以

典掌之使壇場淨牲牢潔不敢有怠備奉上下也
今之設官與漢唐同官職太常所供之事其理亦
然凡達人智士居是職者自以爲萬千之幸而至
斯地焉故夙夜在公必欲周旋於上下神祇之左
右又必欲使神悅福及將來何故以其大祀無如
國之祀至尊者惟

天地是也人於世若敬之豈不萬幸者也若愚而不
知者將以爲泛常無夙夜在公之心以神明目無
視而爲無忌多而敬少非獨一身而不福又必將
來不佳於斯之道可不慎選其人而責任之今爾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

聖

懋哉

戶部尚書詰

侍郎

管君天下者首建倉庫府庫於斯建者備精糧藏
金帛以待祿給庶職者也然而必設官以司之且
古稱天子富有四海斯言既出永世人云可謂愚
驕愚之君臣何哉蓋斯言似理而實阿以其德隱
而道微故也言富有四海而爲四海用所以民爲
命而供君君爲民而集給此所以道德也其似理
者何以其盡海內以供之豈不臣有者乎此言富

之理也。實阿者何？所以奪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爲首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賢臣必欲致君知民瘼之艱辛，當敷奏府庫之儲蓄，乃曰：「民脂民膏，若妄費則道德虧矣。」若奏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廩有餘，庶職祿備而軍足，介民無憤。科則國之常經，定大道，張君德美矣。於斯之職，古今慎選賢能以職掌之。天下戶口之增減，尤當備知而冊。朕於此職，可不重乎？今特命爾某爲戶部某官，於戲量入度出，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宜懋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聖

禮部尚書誥

同郎

昔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彙倫而攸敘，立條置綱，以張維之。冊書曰：「令頒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故重其禮者，蓋爲國之治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無禮，則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爲用，表也。法之爲用，裏也。昔漢初會中，有以劔刃柱者，因是而叔孫通以綿蕪而制周旋，使百辟皆備軌度，以成列。方乃儀表上下，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人神，務得通今古博羣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乃

爲是任。今朕命爾某爲禮部某官，爾勦點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嘉焉。

兵部尚書誥

侍郎

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軍六諸侯，軍三軍，大將軍之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爲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刃利，兵行糧艸爲之先，橋梁舟車爲之堅，前期使道清，傷無斃人，則軍士神清氣爽，勇倍且雄於斯之設，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若忠良之士，必以軍爲國之大事，凡皆有備而無患，然略無因公託私，肥己害民之爲，知他非忠良者，必假軍務爲重事，假公營私，一日干犯憲章，伏罪而瞋目，身家及焉。至於軍國之事，非失機則誤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擇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天子威加海內，奠安黔黎，必得人而後已。朕今法古以爾某爲兵部某官，於戲謙山川之險易，辯地理之遐邇，嚴烽燧之分明，豈不慮危於居安之道哉。爾精弗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聖

刑部尚書詰同郎

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不從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爲善而無惡其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制具以齊不從者旣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愈臻不善者無於是乎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寰宇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同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不如前故姦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是後歲月彌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欲

是時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聖

必治之不可得而速成也若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道蓋慮淺而見薄亦欲天下治耳不期創治也然於此可爲世之大病於國可以沽名於當時之一氣耳斯在聖賢不若是於已必濟之以世雖萬古可爲也非聖非賢小人姦人則是非非是其害於家國身及焉所以及家國身焉者何謂以是非則君與民良者受諂而禍所以受諂禍者何謂者謗君禍者禍民身家者謂執法者不法于憲而伏非身覆而家喪此所以身家者也又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所謂病者謂愚仁人者也愚名各者皆

是也云何蓋愚仁人不仁愚各沽名各斯所以爲國大病莫甚于此者矣故治國者必擇人以治刑朕於此欲必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必仁人則可爾某僉曰可今特授爾爲刑部某官爾敬慎體道哉毋僞焉

工部尚書詰同郎

昔聖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六曹之設內工官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異技國無奇役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爲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

是時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聖

者少因是而官賢稱君聖德今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臨事之際必因公而後私因私以弊上於國則不利於民爲害是以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嘗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復爲是不隔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福民固國以奉天地是以前賢能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保而國昌今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爾某爲工部某官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

欽天監令詰

兩儀莫安中含萬物惟人最靈天有日月星地有山河海君於其間則父天母地然人之父母言能教之獨天地不言以垂象告之則人若欲異焉所以黃帝立人以司之古者仰觀俯察不匿而報若忠君愛民之臣斯稱職若非其人則君失欽若昊天之道警誠無所知此其所以重在任人然非曆數之精專識氣候之否泰尤爲難之於斯之道必熟於算者可異於常術者佳特授其爲某官於戲龍寢而露月星非蓋而暴赤日機察九泉而俯厚坤力變晴以目雷漢慎哉毋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卷

翰林承旨

翰林承旨

翰林承旨

翰林承旨

翰林承旨

翰林承旨

翰林承旨

翰林承旨

翰林承旨

自漢以來惟賢志者得與君同游稽其所任之事則宰國朝之典章凡侍左右必慎容儀致禮節於上若言則闢左聖之威德堯舜之道統無稽之言不語故職名曰五經博士以今言之則翰林院官之職是也於斯之職必博通古今已身已修已家已齊善則揚顯則匡口無浮言行無頹迹古人於此數事而能之乃得陞是任而輔君弼仁以輔先聖先賢之事不則安得居此任而同君遊乎朕今

特以爾某爲翰林某官爾當一前入之道助朕未知則揚名者矣

國子監祭酒

太學之設無如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君之嗣責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稱者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肆焉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祭祀也吾說似非而有理焉且仲尼嘗曰於世務德仁人無彊無暴不殺凡出弟入孝謹以事君今皆垂而爲書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卷

歷代崇其德而先師焉然王者親祭必祭故設官以代祭之其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素牲牢淨

厨醴精邊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奠先師而名吾方謂不然則非也況子曰祭神如神在所以祭必謹之若以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既遠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知生又非仲尼之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依期而奠焉今特授爾某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冥鑒知庶不負委

令之意爾惟戀哉

太僕寺卿詰少卿同典
丞勅亦同

昔人問國之富卽數馬以對者何蓋事在戎其戎
始軒轅其馬載甲士代涉險備邊禦侮足折衝斯
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愛育乎所以古人先馬而
後錢糧故數馬而對馬之功不但備戎事耳若使
君有道則馬之力牽犁耜駕糞車闢土沃田其利
甚焉所以古重之者爲此也歷代相沿皆設置長
養者使擇地利之可牧節水艸之多寡必寒暑縱
放以時其羣構之際必健健而配弱弱而應色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壬

毛而歲明齒使強弱異處羣飾以名則君用無選
擇之難官於斯從此道者豈不智者乎若縱放不
以寒暑牧養不節水艸失調而致矯柔不遠而之
齒毛不乖強弱混淆及其用也誤事失機其官可
謂得罪莫大矣今朕羣馬既多公廳曰寺尉官首
者爲寺卿少卿寺丞等欲備前理道之事而牧養
之以爾某職某官爾夙夜毋怠以稱朕委令之意
爾惟戀哉

漕運使詰同知典訓使同
判官較亦同

漕運之設勝國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

已供入府庫者官欲他給而移之則漕運者行焉
若江海者必帆巨舟假天風可刻期而抵所在若
道由河淮則操輕舟用便楫假天風加人力半之
亦期而可至其所於斯之設豈不便於國事而興
起焉若居是職身律法張於上無瞞於下無虐身
立而名家出矣朕所謂良法也謂用力少而致重
多故如是而言何也假以陸路轉運較之於舟楫
之舉則百夫可代陸路十千人之艱辛其所擾者
少其所安者衆生民得遂其生豈不良法也凡任
此者非忠君愛民之士不可使之行今朕將欲用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辛

人而求之惟爾某僉曰可今特授某官爾往毋怠
以政求聞則功錄焉

尚寶卿詰少卿同典
丞勅亦同

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爲神器特謹
以示信然非忠勤無侮之士安可職於尚寶者耶
今命爾某爲朕尚寶某官爾當宵晝慎恭使事密
而隱機潛而深方可周旋於左右爾其敬哉

內外衛指揮司詰同知
判官較亦同 銜錄撫 所錄撫

軒轅平蚩尤以制兵列聖相傳而有軍職焉所以

軍職者禦侮防姦朕雖薄薄敢不效先聖而安衆
庶爾某職某官今特授某官既承朕命夙夜毋怠
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功臣庶子誥

古者賞大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
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
行賞法前王之制已後于洪武七年朕於暇中秉
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
羣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鉞鋒帥六師
而四出其野宿風食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空

鏖戰於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
天下諸庶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
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存
活者有之所以朕爲諸功臣庶子恐後無依故敕
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庶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
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不恭而怠事者
則律如定章果能慎守律於承平若或遇國之患
難而忠義凜然威風大張則功竝已之尊長者其
享福之期必與國同堅今以某官某庶子某爲某
官使知前人受賞功之由而夙夜在心方稱任焉

欽哉欽哉

都指揮使誥

昔聖人制兵禦侮職其人首非忠果之士不用焉
所以用斯者近鎮腹裏遠守四夷其當時之將與
士卒同苦樂冬不圍燭夏不統扇料敵制勝機無
暇時故有中國莫安四夷賓服所以爲士卒者樂
於戎行以其教養如法也所以教養如法者何夫
教明旗鼓知角金使進退熟而刺剗便弓之弛張
箭之端曲甲堅兵利騎勤習而知戰此其所以教
之能者也養者何養胃不奪其給不敵其力使得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空

休息于井牧丘甸之間此所以養之者也或云當
時之將居邊陲而臨重地先知地理之易難布斥
堠於要害專烽燧而告部下備內姦外出外姦內
入毋中敵間斯數事周密雖與敵旌旗相望彼安
可輕得利而歸曩者之將備若此之爲方磐石國
家今朕一寰宇故古人法守在四夷設都指揮使
司總方面之兵非如前人豈稱委令爾某父前功
在冊今特授爾某處都指揮使司某官爾往欽哉
承宣布政使誥同
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

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禱給焉。惟周諸侯下法爲秦
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爲郡縣而治之。斯法也。
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
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
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
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行
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
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
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戚
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

齊

室

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
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
民樂耕。其繇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
則朕雖菲才。德必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
多搜人。皆愚下。其有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
宣布政使司缺某官。爾某歷事有年。食日可朕特
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王府武相武傳誥

古者諸侯王居方隅。列土雖有多少之不同。其設
官匡政。則有大夫相傳之職。職必文武備之。所以

用文武者。文以臻善啓德。武以耀武揚威。然居安
之時。武相武傳。則不專操其兵事。在衛官若入宿
直日。其士卒之數。有無。或如否。常法。則相傳點閱
分明。毋使畫動而夜情。其相傳如忽有警。則出爲
主將傳與指揮副之。不預兵止。懷節謀以控姦。
頑。是謂設武相之道。在斯。若非忠良而毅果。豈稱
是任。爾某從征多戰。開拓有功。特以爾爲某國傳當精衛護
之道。永王國昌爾家慎哉。

提刑按察使誥

訓使與會事同

古者制大和於寰宇。遂生民之休息。政在列國。天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

齊

室

下爵分五等。授法諸侯。使世守而繩不律。則天王
以時而符。兼考政也。當時事簡。民安。故獄無囚滯
之徒。野無怨聲。自秦併之後。設郡縣以治民。官無
世守之心。乃有剗剗之食。因若是。自漢唐宋以來。
皆設糾察之職。分道以鎮覈之。若比古。則不如然。
得人。以任。猶爲美治。今按察司之設。豈輕授非人。
以靜方隅。而振綱紀也。斯必得人。使權豪欲跡。姦
宄潛蹤。是其人也。朕今以爾某爲某處提刑按察
司某官。爾其敬慎。無私公被一道。吉哉。

各處知府誥

同知與知州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奎

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微萬物得其所以成
享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
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
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列土之後人不入賢非賢昭
然矣何以見之且列土者使子其民祿及世世而
稱小國之君無乃不才者非其所有而有欲取無
厭有十年而削土者有之有三十年而滅號者有
之有二十年而覆命者有之有五十年而祿及者
有之當斯之際賢不肖曉然矣自周以下秦併六
國之後罷列土爲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
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然非君不得
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
報而名賢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若君知報報
天命也所報者立法治民若不知報非君天下如
臣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爲
何謂祿出於民若爲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天下
若不知報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爲民上於天下若
不知報君而未審何功而官若不知報民亦未審
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却乃官祿其身古今未
之有也今命爾某爲某官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

以格

皇天之昭鑒往署毋怠

書

與元初主書

皇帝特問元初主曰自伊父子北往至今每有人
來皆稱流離無寧衣食艱辛未知是否誠如是當
較之於知命者方乃可全不然東趨戰而西殃民
喪已成之士馬圖不可得之資非善保者果若不
信昔者彼居和寧朕發六軍捲甲趨三千里之戰
果曾獲利耳以此觀之當爲已戒而自存可也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奎

與彼本爲勅敵何以書教之莫不似乎有詐不然
古人得天下豈盡滅人祀決不如是所以繼絕世
舉廢國是也冀因彼先皇知天命而北往遂得善
終且中國實漢朝之故地胡本不可久居今我朝
炎運方興之時若遠

天命而來犯恐自就囚也即目買的里八剌非昔日
買的里八剌近二年以來語言自能發潛民間見
爲牧童彼若來取即當發還誠不有讓今遣使特
問至當審之

與元臣禿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曰：上古君天下及名世者，至今歷數興亡，又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馭，羣盜暴作，爾元若皆臣權，終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稷鼎治，黔黎今已七年，中國頗安。且曩者兵戍北塞，選將安邊，不期朕指揮好殺貪汚，是致同人而異志。乃有小靈干等，異死北徃，實朕用人不當，非來歸者不誠。今朕指揮累受刑責，法尚未已。爾諸人還會知否？只此可見朕之本情。何如？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不過匹馬單戈，那有百萬之衆？今也諸番入貢，朕擅中國之富，戍兵百萬軍。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李

民樂用以此觀之，朕非誠可動神人乎？爾聰明宜詳審達者識之。

天命有歸，人不強違。此順天者也。今遣使記問，餘不多及。

與元臣乃兒不花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乃兒不花，爾遣人大同來言，欲於平地駐劄，意在臣順於我，却感前日犯擾邊民，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是安民而已。豈有懷私讐以傷物命？且爾等本元之臣，彼初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在。

爾不得不聽命爾前日犯邊，各爲其主，爾何哉？主就之機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觀光，誠與不誠亦在於彼。記至彼中，若有知運者，使上觀乾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與元幼主書

大明皇帝記諭大元幼君曰：順

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如是。非新造之語，自古無千載國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子當主中國之時，兵多將廣，尚不能自持其權，以致上等兵多者，意在莽操、懿、溫中等者，頡頏日廢，生民下等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突

東送款，西受降，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一勅令而誰何者？與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若重寢，所以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遼境，意圖中興。君之神謀子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八千騎，欲與全中原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子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中，權時自爲，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一百餘年，養育之久，生齒之

禁以此思此德觀之未必至於便終此亦天理之常也若若不惜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福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殿下皇子南來已經五年潛養鄉野今聞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儲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前去庶不絕元之祀君其審之如不答而不省禍將不遠矣

與元臣禿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所云爾心意在不屈而不順將以爲守中道而爲良臣吾不知果然然乎若如其云爾不成者有四又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完

將不得其效甚不遠矣何以見之且爾素爲元臣累效力於王家際隙一生君臣彼各又將三年矣以人臣論之凡爲人臣君有難爲臣者不守君而自處遠方此臣耶逆耶此不成之一也方今彼元運終天命不留切君昏而邪正莫可知爾若固相而不離左右久之非爲護所殺其流竄遠方有不可逃不戒之二也卽目孤處沙塞步騎不滿萬數部下者口無克腹之食體無禦寒之衣人將散而爾獨不能屈不成之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飢寒逼身不敢旋足吾又恐爾爲部下所戮不成之

四也果如吾言不得其效明矣當此之時不知石於何庭垂名於何無以此觀之則忠順兩亡其爲丈夫之志歟小人之迹歟有此者悔之晚矣若以吾所言以爾所自度力不及他無往則開心曲我豈不待爾如勦問不多及

與驢兒書

記諭元臣驢兒三月間爭帖木兒火者歸言爾見於長峪駐劄又起營東北然此將軍果能終身事爾幼主乃世間之美事忠臣之道人神共願者朕恐爾事有不得已若入人彀中奈何當此之時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上冊

七

不能顯乃枉姦惡之名惜哉今爾所守疆封與吾邊將旌旗相望甚不多遠若不通一介之使則恐將軍他日有進退兩難是爲丈夫於世似乎無機若通信使進退自由則有無窮之樂若不從吾言他日幼主一失爾羣臣中強者自立弱者從之卽爲臣下之臣以英名論之美耶辱耶不然強者自立有不服者必驅兵以并若乃力不及兵爲人所

有命爲人所害妻子星散身膏艸野比通一使進退自由吾不知此孰丈夫之智耶愚耶將軍若聽吾所言則結我爲後着他日遇難則來

是時也